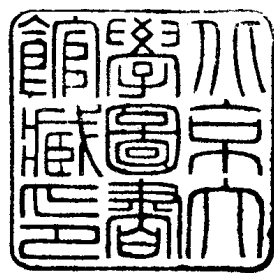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一八七册目次

憂患集偶鈔不分卷子遺錄一卷

〔清〕戴名世撰

清康熙尤雲鶚寶翰樓刻本

憂患集偶鈔

弘光朝僞東宮僞后及黨禍紀畧

桐城戴名世田有

嗚呼自古南渡滅亡之速未有如明之弘光者也地大于朱端親近于晉元統正于李昪而其亡也忽焉其時姦人或自稱太子或自稱元妃妖孽之禍史所載如此類亦間有而不遽亡者無黨禍以趣之亡也黨禍始于萬曆間浙人沈一貫爲相擅權自恣多置私人于要路而一時賢者如顧憲成高攀龍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之屬氣節自許每與政府相持而高顧講學于東林名流咸樂附之此東林浙黨所自始也國本論起兩黨相攻擊如仇讐嗣是有妖書之役挺擊之役迄數年不定神宗晚節鄭貴妃寵愈甚其子曰福王上于諸子中獨憐愛之王皇后無子光宗于兄弟居長繫中外心而貴妃早貴顧天下有出鄭氏上者輒觖望即上亦兩難之一時名流俱以倫叙有定請早建太子章滿公車上怒或黜或廷杖相繼不絕而言者彌衆皆以斥逐爲名高政府如沈一貫與申時行王錫爵皆主調護而言者遂竝攻之然上意亦素定卒册光宗爲太子而福王之國河南所以賚予甚厚諸子不得與比王不喜賓客所好

惟倡優博奕中外皆以爲不足忌國本既定兩黨激而愈甚泰昌天啓間紅丸之役移宮之役中朝相爭如蜩螗沸羹與挺擊號爲三案及魏忠賢爲政浙黨盡歸魏氏東林駢死牢戶餘斥逐殆盡烈皇帝立定逆案而魏黨錮之終身弗與齒崇禎十四年正月流賊李自成陷河南府福王遇害世子走懷慶事聞上震悼輟朝三日泣謂羣臣曰王皇祖愛子遭家不造遘于閔凶其以

特[illegible]皆于皇貴妃之園寢[illegible]

司[illegible]懷慶授館餼養備[illegible]之禮

嗣[illegible]元妃黄氏繼妃李氏皆早[illegible]

與潞王常淓避賊至淮上崇禎十七年四月烈皇帝凶問至南京諸大臣議立君意多屬潞王而東林恐以三案舊事有嫌于福邸亦不利立福王總督鳳陽馬士英遺書諸大臣言福王神宗之孫序當立士英負縱橫才初爲太監王坤所擴謫戍阮大鋮者名在逆案中時時欲出不得間而與士英最善崇禎中大學士周延儒之再召也大鋮歸誠于延儒求薦已延儒難之遂以士英爲託因瑶草復起是即大鋮復起也瑶草士英字也延儒入京見帝首言馬士英有邊才可用遂起爲鳳陽總督至是大鋮與士英謀立福王因福王與東林有郄福王

立東林必逐如此而逆黨可翻已可出也兵部尚書通
可法詹事府正詹事姜曰廣兵部右侍郎呂大器遺書
士英言福王有失德非人君之度不可立是時士英兵
權在握與大將黃得功高傑劉澤清劉良佐深相結諸
將皆願立福王如士英言吏科給事中李沾復從中主
其議于是以福王告廟五月己丑羣臣勸進王辭讓
以福王監國是日
大清兵入北京王監國以史可法為東閣大學士兼兵部
尚書姜曰廣為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俱入閣辦事
以馬士英為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

史仍總督鳳陽可法請分江北為四鎮以得功傑澤清
良佐分統之所收中原州縣即歸統轄天下既定爵為
上公世襲復奏設督師于揚州節制諸將馬士英乘虛
下兵渡江與羣臣合疏勸進壬寅王即皇帝位以明年
為弘光元年甲辰以忻城伯趙之龍總督京營戎政寄
諭恭將王之綱迎母妃于河南郭家寨李自成遺偽制
將軍董學禮率兵南下至宿遷總督漕運路振飛遣兵
擊敗之擒偽防禦使武愫尋尊皇考福恭王曰貞純肅
哲聖敬仁毅恭皇帝妣　氏曰孝誠端惠慈順貞穆皇
太后皇祖妣貴妃鄭氏曰孝寧溫穆莊惠慈懿憲天裕
聖太皇太后皇太后太皇太后皆生稱也嘉靖中已議
正先朝之誤而禮臣不考遂仍其失云遥上母太妃鄒
氏尊號曰恪貞仁壽皇太后諡元妃黃氏曰孝哲懿莊
溫貞仁靖皇后繼妃李氏曰孝義端仁肅明貞潔皇后
帝既立可法為首輔亟召天下名流以收人心而士英
挾擁立功入政府內通中官外結四鎮出可法于外為
督師士英遂為首輔四鎮惟黃得功忠勇奉朝命而餘
皆驕悍不可控度使得功進封靖南侯左良玉寧南侯
封高傑為興平伯劉澤清為東平伯劉良佐為廣昌伯
可法至揚州為高傑所困可法開誠示傑傑感動願為

可法死黃劉與傑交惡士英亦怒傑之為可法用也文
武離心內外解體可法疲于奔命而國事日裂上優柔
不斷而性寬厚政事一委任大臣不從中制坐是法紀
皆廢而廷臣無不恣肆通賄賂中官之攬權營賄尤甚
自以從福邸來流離奔竄取金錢為衣食資上亦憐之
而不之罪也及阮大鋮入而黨禍復烈讒慝弘多國家
日以多故上在宮中每頓足謂士英誤我然大權已旁
落無可如何而上多聲色之好自六月庚辰詔選淑女
自是訪求之使四出識者早已料其不能終矣誠意伯
劉孔昭奏都察院右都御史張慎言李沾已陞太常寺

少卿奏呂大器定策時懷二心兩人大鋮黨也上曰朕
遭時不造痛濺君父何心大寶直以宗祉攸關勉承重
任效忠定策諸臣朕已鑒知餘不必深求已而愼言及
曰廣皆以爭大鋮之出相繼引去士英薦前光祿寺卿
阮大鋮知兵于冠帶召見戶科給事中羅萬象御史王
孫蕃陳良弼太僕寺丞詹兆恒應天府丞郭維經懷遠
侯常延齡等交章言大鋮名在逆案不宜召上弗聽大
鋮入對稱自上從龍哭國陛下止知君父之仇未報亦
知祖母之仇未報耳祖母謂鄭貴妃也以三案挑激上
怒自此嫉姿遂[illegible]侯柄辭[illegible]復薦之以爲兵部右侍郎遂

閱江防尋進尚書左都御史劉宗周疏劾弗聽七月己
丑以左懋第爲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使
燕京偕[illegible][illegible]奉敕總兵陳洪範副之至燕京懋第不屈
死洪範陰輸款且請南行爲間既至密奏得功良佐與
敵通二人上疏自辨上曰此反間不足信洪範尋給假
去後洪範奉太后暨[illegible]潞王以杭州降自李自成敗走
西安山東諸州縣殺其僞官復爲明守而南中無一官
一兵出河北自濟寧以西皆北降惟濟寧設守八月癸
[illegible]兵[illegible]濟寧下之先是劉宗周在籍自稱草莽孤臣請上
親征發言四鎭不宜封姜曰廣擬優旨宣付史館而朱

周連疏言中外諸臣皆可誅四鎭皆怒傑澤淸良佐各
疏劾宗周激變軍情動搖乘輿又與得功合疏言姜曰
廣等謀危社稷四鎭之橫日甚而士英借以逐姜劉用
大鋮自是中朝之權藩鎭皆得操之矣初大鋮以逆案
廢錮屛居金陵城南湎于聲伎當是時東南名士繼東
林而起號曰復社多聚于雨花桃葉之間臧否人物議
論蠭起而禮部儀制司主事周鑣實爲盟主其排詆大
鋮不遺餘力大鋮嘗以梨園子弟爲間諜每聞諸名士
飲酒高會則必用其[illegible]人闌入給以別部中竊聽諸名
士口語顧諸名士酒酣輒戟手詈大鋮爲快大鋮聞則

嚼齒搥床大恨會流賊擾江北烽火及于瓜步浦口諸
名士慮大鋮且爲賊內應則列留都防亂公檄以討之
無錫顧杲爲首而貴池吳應箕劉城宣城沈壽民唐允
甲宜興陳貞慧松江徐孚遠吳縣楊廷樞錢禧[illegible]德侯
方域數十百人附之大鋮內慚且懼獨身匿于牛首
之祖堂而使其腹心收買檄文愈收而布愈廣大鋮之
客語大鋮曰周鑣之名以詆公而重諸名士靡人又以
詆公者媚鑣于是大鋮怨鑣及諸名士次骨思一旦得
志即起大獄殺之而未有以發也及驟貴用事與中官
比推逐諫官擢黨[illegible]林[illegible][illegible]勳楊維垣等次第起用

先以蜚語逮鏜及前山東按察使僉事雷演祚繫刑部
獄從吏訊而捕囚諸名士校尉紛出跟踪奔竄善類爲
之一空定從逆六等條例凡素有聲望不悅已者輒寘
入其中其或與失節者反以賄免羣臣日上書相訐譏
上亦厭之詔曰朕遭九六之運車書間阻方資羣策旋
軫故都乃文武之交爭致異同之日甚先皇帝神資獨
斷秉彝衆流天不降康咎豈在上爾諸臣尚鑒于前車
耕白乃心匡復王室若水火不化戈矛轉興天下事不
堪再壞且覩朕爲何如主皇太后至自河南遣靈璧侯
湯國祚告于南郊楊維垣追論三朝黨局上曰宵人躁

競不難矯誣君父以遂其私姑不追究其三朝要典禮
部訪求入史館以存列聖慈孝之實又奏逆案多枉命
吏部分別起用九江總督袁繼咸上疏言三朝要典爲
先帝所焚不宜存而左良玉亦上疏論之上曰此朕家
事列聖父子兄弟數十年無間言諸臣妄興誣構今勿
故幾盡與在廷諸臣功罪無關朕已悉從寬宥不必疑
猜袁弘勳奏繼咸庇護三案繼咸上疏自辨上曰繼咸
身任封疆當一心辦賊不得借端生釁先是湖廣巡按
御史黃澍以論士英被收倚良玉不至御史左光先被
收亦奔良玉而呂大器先是劾士英以入朝爲名橫據

政府賣官鬻爵請止罷斥主事黎羣致仕去至湜逮之
亦不至失職之臣駸駸據藩鎮以抗朝廷矣湜時擁衛
非賄不入政府與中官勳衛藩鎮皆得操用舍之權吏
部尚書徐石麒不獲專其職去位兵部之蠹賄尤甚姦
民挾多金入都即日可爲大帥前官方在任而後官歷
授者纍纍皆是及抵任互爭乃令新者候缺而舊者啟
固其位仍輸賄新者亦更加賄以求舊者之速去武者
橫行都邑人莫之敢指大鋮黨荃盧張孫振趙之龍等
可宗皆爲之爪牙日以殺戮人爲事其大旨務以離
閒骨肉危動皇祖得世諸宮流以非常之法當權諸藩

操異論者僅數人而士英等欲自張其功凡有舉劾必
以此誣之元年春正月開封總兵許定國北降誘殺興
平伯高傑二月鴻臚寺少卿高夢箕奏先帝太子在杭
州先是有妖僧曰大悲從北來自稱爲先帝又稱齊王
又稱潞王下鎮撫司訊又稱爲神宗子因宮闈有隙棄
養民間長而爲僧辭連潞王與故相申時行禮部尚書
錢謙益於是潞王常淓奏姦僧汙衊戶部侍郎申紹芳
爲祖訟冤錢謙益上疏自白俱奉旨慰諭而張孫振疏
大鋮欲借以起大獄爲匿名帖布于通衢海內清流如
徐石麒徐汧陳子龍祁彪佳夏允彝楊廷麟遞皆次

其內士英性疎濶本不欲殺人而大悲所言一無所牽
染其獄遂止二月晦棄大悲于市而明日國中傳言曰
太子至矣上初聞夢箕奏甚喜遣中官蹤跡至錢塘江
上得之三月朔至京廷臣及士民擁觀人人色喜明日
舉朝始知爲高陽男子王之明也之明髮垂肩肌理白
而舉止輕率身傴僂而容有愁初至居興善寺已移至
錦衣衛馮可宗邸舍上御武英殿命羣臣及左春坊左
中允劉正宗右春坊右中允李景濂前詹事府少詹事
方拱乾等審視正宗等皆前東宮講官也拱乾上指稱
方先生及問正宗等皆不識又問講書何地講何書習

何字皆不符兵科左給事中戴英進曰先帝十六年冬
御中左門親鞫吳昌時太子侍旁憶之乎不對羣臣環
詰之乃言姓名爲王之明故駙馬都尉王昺之姪孫曾
侍衛東宮家破南奔遇夢箕家奴穆虎于逆旅遂共臥
起穆虎教之詐稱太子拱乾則于侍衛日識之也奏上
下之明中城兵馬司獄之明在獄中嬉戲自得好飲酒
酣即長歌終夜不止獄囚與之親者問女果太子耶
僞耶皆不答居數日上遣中官張朝進同東宮伴讀丘
志忠至錦衣衛召之明再行審視之明色甚恐志忠審
視良久言曰太子識余乎之明不答錦衣從容勸其無

恐之明第因休矣休矣志忠仰而視曰以先帝之仁聖
遭禍亂至此今無血胤海內傷之若果先帝子願天誘
其衷遂躃踊大哭之明卒不語當是時天子闇弱馬阮
濁亂朝政人情憤激皆謂太子爲眞訛言繁興一唱百
和不可止也法司以王之明獄上上曰此必姦人密謀
授意圖爲不軌非高夢箕一人可辦法司其嚴行往來
蹤跡及主使之人蓋大鋮輩又欲借以起大獄陷清流
而夢箕被酷刑欲其有所連染夢箕大言曰入他人罪
不能出我也于是人情益懼民間指士英輩共謀戕害
太子黃得功並疏言先帝之子即陛下之子眞僞未辨

[illegible]方[illegible]金[illegible]哥曰若[illegible]害即果詐僞[illegible]
必以爲眞東宮矣乃命[illegible]後布告天下[illegible]
婦皆已明白然後正法袁繼咸及湖廣巡撫何騰蛟[illegible]
上疏乞保全而劉良佐並書太子童氏之事謂並爲[illegible]
臣所欺將使天倫滅絕童氏者河南人自稱上元妃河
南巡撫越其杰巡按陳潛夫信之具儀從送至京至上
怒下童氏錦衣衛獄童氏色美而甚口秉筆太監屈尙
忠至獄中覩之童氏一見知其姓名而所言王宮事皆
不合乃爲刑之言在福王府爲西宮又言爲邵陵王宮人
且曰吾之與王別也[illegible]爲記[illegible]別後生一子

從賊同鍾武慄同殺以辱之上曰朕爲天子豈肯匹夫夙嫌曾得罪皇祖妣皇考者自今俱勿問文武諸臣復舉往事汙奏章者治罪都督黃斌卿等與左兵戰于銅陵敗之得功大破夢庚兵于荻港進封得功靖國公世襲加大鉞太子太保諸將各陞蔭有差四月丁丑左兵破揚州史可法死之五月丙戌趙之龍密遣使于書請大兵渡江使者遣大風舟幾覆庚寅兵師晝夜兵抵南岸壬辰上卿太平幸得功營阮大鋮追爲士英奉太后如杭州明日中表民數百人擊撞獄兵多司獄出王之明稱皇太子登武英殿宮中金帛擄掠

之幾空有太學生徐瑀手執表號召軍民入宮勸進無應之者趙之龍執瑀殺之乙未保國公朱國弼入宮執之明出幽于別室大兵至獻之不知所終或曰于兵者遣之明去之明不肯遂留軍中效僕隷之役焉百姓又相聚殺士英故所部黔兵及其姻黨破人家刼財物之龍捕數十人斬之城門晝閉帝之出奔也羣臣自盡者十餘人而吏部尚書張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楊維垣皆阮馬黨也晚節自全人皆異之錢謙益本東林黨魁文章氣節名天下先帝時爲邪黨擠之幾死及上即位起禮部尚書乃與諸邪黨合大兵之至也謙益降且獻

阮氏及妃嬪數人于豫王爲贄阮氏者諸生阮姓之女謙益進爲帝后與諸妃嬪皆未入宮至是獻之豫王以阮氏賜孔有德謙益授內院學士未幾罷歸乙未豫王營于郊壇之龍率羣臣出迎已亥豫王入南京降將劉良佐引兵至蕪湖刼駕如大兵營黃得功死之丙午上至南京甲寅北狩順治丁亥五月初六日上崩馬士英之走杭州也杭州人不納遂趨錢塘江上而是時魯王監國于紹興唐王即皇帝位于福州改元隆武山陰王思任以書抵士英曰閣下文采風流素所景慕當國破衆疑之際擁立新君閣下輒驕氣滿腹政本自由兵權

在握從不講戰守之事而但以聲色逢君門戶固黨以致人心解體士氣不揚叛兵至則束手無策强敵來則望風先遁致令乘輿播越社稷丘墟覩此茫茫誰執其咎余爲閣下計莫如明水一盂自刎以謝天下則忠憤之士尚可相原若但求全首領亦當立解兵柄授之守正大臣呼天搶地以召豪傑今乃逍遙江上效賈似道之故轍人笑褚淵齒已冷矣且欲來奔吾越夫吾越乃報仇雪恥之國非藏垢納汙之地也吾當先赴胥濤乞素車白馬以拒閣下士英浸尋入浙東持兩端觀望既屢戰敗則與總兵方國安太學士方逢年北降然猶與

隆武遁爲大兵所覺騎斬于鼎湖灘大鋮走浙江抵金華先是大鋮已先士英降矣金華人朱大典以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城守而大兵故督師朝中與大鋮同事至是大鋮抵城下自言窮追來歸大典憐而納之大鋮爲內應金華破屠之大典自殺闔家五百人皆自焚死大兵遂連收金衢諸郡縣將踰仙霞嶺抵青湖下壁會大鋮有微疾軍中相與親愛者謂之曰公老矣得無苦跋涉吾等先踰嶺而公姑留此調攝徐徐至福州可乎大鋮艴然變色曰吾雖老尚能射強弓騎劣馬且今欲取七閩非吾丞可奈何而言若是復慨然嘆曰此必

東林復社來閙我也軍中不解東林復社爲何語曰公行矣非敢相阻也明日全軍踰嶺大鋮下馬步行趫捷若飛持鞭指乘馬者而詬之曰若等少壯男子顧不及老秃翁顧盼矍鑠軍中頗壯之行至五通嶺則喘急氣息不相屬坐一石上遂死其家人最後至見之乃下嶺買棺而是時沿途居民皆奔竄徧覓無棺閱一二日乃舁木屏至嶺上會天暑屍蟲盈于路僅存腐骨而已嗚呼南渡立國一年僅終黨禍之局東林復社多以風節自持然議論高而事功疎好名沽直激成大禍卒致宗社淪覆神州陸沉彼鄙夫小人又何足誅哉自當時至今歸怨于孱王之昏庸醜語誣詆如野史之所記或過其實而餘姚黃宗羲桐城錢秉鐙至謂帝非朱氏子此兩人皆身罹黨禍者也大畧謂童氏爲眞后而帝恐事露故不與相見此則怨懟而失於考矣觀帝言宮掖相從患難者頗多流離顛沛之餘不能絕衾裯之愛一則倖舊好之猶存一則憤僞托之妖妄皆未可知也而王之明一事至今猶流傳以爲眞余得備稗其說以告世爲太子性仁弱生十年行冠禮執圭見羣臣進止不失尺寸既講學出居端敬殿上手詔講官稱先生[illegible]官稱官名諸臣進講章止親爲刪正太子于經籍多宮中所

誦習書法尤工既長元旦早朝未嘗不在側上有所詠賞引之共視且曰羣臣所上書其意多爲人營私解救而故用浮詞嘗我勿爲所欺也太子母弟二次爲懷隱王次定王故宮中呼定王爲三皇子永王年與鈞田貴妃出也當賊之陷京師也上御便坐命宮人曰傳王兒來王兒謂太子二王也太子二王猶常服入上曰此何時可弗改裝乎亟命持敝衣至上爲之解其衣換之且手繫其帶而告曰女今日爲太子明日爲常人亂離之中匿形迹藏名姓遇老者翁之少者伯叔之萬一得全來報父母仇無忘我今日言也太子二王及左右皆哭

失聲班亂上起入后宮后已崩上尋傳硃諭至文淵閣
命成國公朱純臣總督內外諸軍事託以輔翼東宮會
閣臣皆出中官置硃諭案上而去純臣與太子皆不之
知也賊入得硃諭于閣內即收純臣殺之純臣無他技
能上徒以其元勳班首故託以太子而太子為賊所得
羈于賊將劉宗敏所李自成之西竄也人見太子衣緋
乘馬隨自成後初左懋第之北使也密書與史可法言
太子在燕京可法為王之明事嘗上疏爭之及得懋第
書頗自悔為書與士英述懋第語且言一時有偽后偽
東宮二事深可怪嘆士英因將可法書刊而布之初賊

之以太子出也不知何以得脫于賊徒步至前嘉定伯
周奎家奎烈皇后父太子外祖也是時太子姊長公主
養於奎家相見掩面哭奎舉家拜伏稱臣已而奎懼禍
言于官曰太子不知真偽今在奎家奎不敢匿也因徧
召舊臣識之或謂為真或言偽謂為真者皆死太子繫
殺于獄中都人皆言其謀出大學士謝陞陞崇禎中位
至宰相子告家居弘光時加陞上柱国少師兼太子太
師禮部尚書而陞已北行矣至是以太子事都人圍其
第宅而詈之陞不安請告去尋死自言見錢鳳覽為厲
而殺之錢鳳覽者亦言太子為真被殺者也先是弘光
元年二月傳言太子及二王皆遇害乃諡太子曰獻愍
定王曰哀永王曰悼謹按順治實錄載周奎出告太子
事其辭在疑信之間而二王不知所終余考崇禎十一
年四月己酉夜熒惑逆行尾八度為月所掩五月丁卯
退至尾初度漸至心心太子之象郄萌曰犯太子太子
憂犯庶子庶子憂至十七年十月前星下移四五度本
子撫軍監國不離其位下移者為王器已亡之象嗚呼
明之亡也雖曰人事豈非天命哉

崇禎癸未榆林城守紀畧

明時天下之勢在九邊而陝西有三曰延綏曰寧夏曰甘肅延綏之屬有四衛曰慶陽曰延安曰綏德曰榆林榆林與河套接壤河套東接山西偏頭關西至寧夏相距二千里而遥北濱黃河南以邊墻限之自古郡縣錯錯其中明初即唐受降城故地營東勝跨河北以衛套中已棄東勝不守則河套遂失而鎮兵駐綏德苦遥制非便成化中都御史余子俊巡撫延綏相度形勢增置營堡而移綏德重兵鎮榆林清釐陝人有伍籍謫落及罪謫者徙實之興屯田立學校事皆創始而經畫周密

自是榆林遂爲大鎮其地多沙磧風不事生產大抵荷戈從軍俗尚雄武而多將材有氣節視他鎮爲最崇禎初府谷人王嘉胤反自是盜大起名賊巨猾皆在延安府屬官軍不能制崇禎十六年癸未賊李自成陷西安遣其僞亳侯李過僞磁侯劉芳亮引兵北畧地至榆林綏德王氏世將家世國世臣者兄弟也府谷尤世祿世威閥閱亞王而宦重過之此兩家官榆林久遂家焉李昌齡者鎮蕃衛人起家勳胄以故總兵僑居榆林會延綏巡撫崔源之總兵王定先後望風逃于是兵備副使祥符都任督餉戶部郎中黃岡王家祿副將惠顯潘立

勳與諸將及士民集議參將劉廷傑曰賊雖破西安三邊尚爲國守吾榆林爲天下勁兵處一戰必奪其氣然後約寧夏固原爲三師以遞進賊可破也衆曰將軍議是故總兵尤世威曰受國厚恩敢不執橐鞬援枹鼓以效死王世欽故山海關總兵也前曰今日之事死戰而後可以死守苟不然者非丈夫也衆皆憤激瞋目攘臂登陴適延安人舒君睿與賊將黃色俊先後以自成手書來說降且賫五萬金犒師衆從城上遥語之曰吾榆林之人男不知耕女不知織縣官轉餉以食我垂三百年矣忠義節俠著乎九邊肯爲賊屈耶賊稍稍退去趣

衆共推昌齡署總兵事街巷各聯絡大社習兵先是賊將至或告昌齡曰公罷官久無軍旅之任且此土非公之鄉也盍去諸昌齡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榆林亦王土也吾爲國大臣奈何舍之而去果此城不守吾當與之俱亾耳至是昌齡瀝血誓師分汛以守而南城樓則爲都任王家祿惠顯劉廷傑尤世威定邊副將尤翟文坐營遊擊李英而故保德州知州鍾乾健佐之東南城隅則爲右營遊擊劉芳馨姬維新而安邊參將馬鳴鑾佐之城之東南觀遠樓則爲潘立勳故山海關副將楊明兵備中軍柳永年火器營都司郭遇春東城信地樓

則爲故永平督餉戶部郎中張雲鷄而故西安叅將李
應斧佐之前東門空心樓則爲王世欽右營遊擊尤養
鯤而奇兵營中軍楊正華等佐之後東門樓則爲李昌
齡而故天津總兵王學書故孤山副將王永祚佐之北
城敵樓則爲故眞安州知州彭卿後西門樓及水西門
樓則爲故柳溝總兵王世國故山海鐵騎營叅將尤岱
而故隰州知州柳芳佐之新添門樓則爲故遼東總兵
尤世祿故山海關總兵侯拱極而左營遊擊譚二典故
湖廣監紀趙彬佐之督巡街巷則爲定邊副將張發旗
鼓都司文經國晝夜巡視部署甚整而時時出兵大戰

頗多斬獲先是賊自謂榆中父老皆其鄉人度不煩兵
而下至是賊恨怒悉衆薄城城三面倚山一面臨河城
北有護城五墪相與犄角賊不敢近而東南山阜參差
祠廟林木隱蔽賊依之而軍而海潮寺尤逼城下賊入
其中潛爲地道穿城爲故總兵侯世祿與其子侯拱極
所覺亦穿地截之賊乃于沙上起飛樓與城樓相對矢
石交至尤世威與尤翟文自南門出戰于榆楊橋賊乃
却翟文戰死翟文者世威之從弟也東城亦懸壯士出
擊賊賊披靡將退守綏德請益師而城中有姦民舉火
應之賊復環攻越日南城將穿都任撤屋材爲重城以

備鈌又越日城陷士女皆登屋巷戰刀梢之聲不絕是
爲崇禎十六年冬十二月二十七日也都任被執見賊
帥賊帥曰若固壯男子苟降無憂不富貴任怒罵不絕
口遂遇害王家祿拔佩刀自刎死劉廷傑被執賊語之
曰若能降仍以若爲大將廷傑大罵賊賊怒支解之廷
傑綏德人有從弟曰廷蘷爲諸生以任俠聞當廷傑之
死也來榆林收其屍而瘞之且哭曰伯兄死吾何獨生
爲哉遂投雲巖閣死廷蘷妻高氏撫遺孤稍長一日泣
告其子曰我所以偷生者憐女耳今女已有知識吾將
去矣遂不食而死惠顯淸澗世家子其伯兄曰世揚世

揚者官至九卿初與楊忠烈左忠毅齊名白首名德負
海內重望賊之破西安也世揚爲賊脅餉受僞官顯
少爲諸生非其好也已而棄去以白衣從軍積功至延
綏副將城破被擒賊語之曰若固世家子而有武略且
爲世揚弟能相從則權將軍可得也權將軍者賊中領
兵之最尊者也顯大罵不屈賊怒亦支解之其從子濟
時爲撫邊守備亦罵賊死惠世揚子也而李昌齡尤世
威王世欽王世國四人俱以檻車送至西安距西安四
十里曰回軍店四人沐浴更衣曰將以下見祖宗也隨
入賊庭挺立仰視天賊欲跪之不屈自成曰吾虛上將

以屈四將軍奈何固執不相與共富貴呂鼎等罵曰驛卒敢大言吾輩朝廷大將女草竊且滅不久自成本延川驛馬夫故呼之曰驛卒欲因激怒自成使速殺之自成笑前解四人縛世威叱曰勿前污將軍衣自成怒命斬之四人臨死歎曰吾輩不早殄此賊致有今日眞死有餘恨先是王世國領其家眥招套人爲援而撫邊中軍馬應舉亦以孤城乖可獨守乃往河套乞師曰河套本吾中國地本朝弘覆載之量使爾得居之爾且時時闌入爲邊患在本朝無負爾也今逆賊李自成以爾塞赤子稱兵作亂橫行天下今且攻圍榆林榆林堅守不

下爾套中誠能發精騎隨吾往救而榆林將士復自城出擊之賊腹背受敵可不戰而走此千秋之義也且賊中輜重子女甚盛不可失套人感動以數千騎至榆林西門見賊勢甚盛不敢敵遂引而去至是賊入殺應舉懸首于凱歌樓王學書楊明允偕侯世祿侯拱極潘立勳中軍劉光裕皆罵不絕口遇害潘立勳漢中人以武狀元起家餘文武諸將吏皆死無一人降者尤世祿郭遇春與榆林舊官高顯忠等凡二十四人以明年春自成徵赴西京西京者西安自成所更名也行至魚河皆殺之榆林衛指揮黃廷政千戶黃廷用百戶黃廷弼皆

黃演孫演在嘉靖中以副將戰死芹河者也廷政中砲死廷用廷弼手殺賊甚衆及城破兩人曰吾其從我祖于地下矣遂偕死綏德衛管屯指揮鍾茂先知力不支先置二匕首于左右蔽膝中賊入茂先家茂先佯勞以酒乃左手捧觴右手拔匕首刺賊賊負傷走茂先入殺其妻子而自刎指揮崔重觀初散家財聚衆于漢壽亭侯祠喋血質神期以死守城破重觀至家焚其餘積曰毋爲賊資也賊怒殺之右營材官張天叙擕其圖粟曰吾不能殺賊亦不可餉賊也焚之而自縊于庭樹李耀宇李光裕者皆材官也耀宇擕矢數十巷戰每發輒應

弦而倒賊不敢近矢盡乃自殺光裕趣家人俱自殺而後死千戶賀世魁陳衣冠于庭取家世承襲牒文置案上焚香東向拜曰臣力竭矣更衣深衣與其妻柳氏從容自縊故西安參將李應孝李淮皆使其妻女自縊各率子挾弓刃搏戰殺數十人而後死百戶馬鳴節舉火焚其妻孥出持刀巷戰殺十餘人力竭顧視其家火正烈亦赴火死威武守備苗青與妻凡氏榆林衛指揮傅佑與妻杜氏皆自縊他如遊擊傅德潘國臣李國奇吳維新文侯國守備尤勉賀大雷楊以偉指揮李文焜李文燦等皆遇害而常懷德李登龍孫貴白恆衞李宗叙

皆以廢將守城殖之尤著餘將姓名已見前者其死多
不書凡榆林人皆不書其地者不勝書也而諸生之罵
賊死者曰陳義昌曰沈濟曰沈演曰白拱極曰白含章
而張連元張連捷縊于漢壽亭侯祠李可柱縊于余蕭
敏公祠胡一魁李胤祥皆縊于家商人張禮亦罵賊死
而延安衛人曰台元者當賊入城時兩手握大石欲狙
擊賊鄰人恐禍及縛之回至家不食五日死其中婦女
之死義甚烈有姓氏可紀者曰榆林衛右所掌印百戶
楊垿妻柳氏曰教授徐可徵妻潘氏曰兵備副使巡捕
官喬國雲妻劉氏曰趙登珍妻馬氏曰吳伯孫妻莊氏

以石自碎其首不死及縊曰諸生劉伯新妻張氏携二
女投井死曰管登魁妻傅氏携幼子投井死曰中軍劉
永昌妻高氏先永昌死曰崔國安妻米氏曰王世欽妻
高氏曰榆林衛百戶王伸妻高氏高氏謂長婦曰吾寡
居不見姻親中一男子者十餘年矣今肯見賊乎携長
婦投井死賊退殯之閱三月合葬于夫之壙啓棺視之
香聞數里曰吳守中妻楊氏楊氏家饒于貲楊以寡婦
督子及孫年十五以上者皆操戈登陴躬着布韝日夜
備糗糧以餉守卒城破投井死年八十餘矣賊既破榆
林使其偽權將軍王良智偽節度使周士奇偽防禦使

張弘祚鎮榆林偽權將軍高一功守綏德賊遂以兵臨
寧夏寧夏總兵官撫民迎降攻慶陽三日城陷屠之已
又屠甘肅三邊皆入于賊賊無所顧忌遂長驅過河入
山西矣明年夏四月高一功來巡城徙榆林壯丁二千
于鄜陽又徙千餘丁于保寧尋偽加良智確山伯一功
臨朐男而自成已破京師稱帝矣五月自成又令遷榆
林大族于西京會大兵入關而止是爲順治元年也順
治元年六月高一功李過殺王良智于演武場一功代
之李過引兵東守河津冬十月大兵臨河李過潰走二
功盡毁廨舍造懸樓置太砲日坐樵樓搜間諜殺人無

算十二月英王自保德州過河孤山黄甫川諸堡皆降
王以大兵自鎮川溝南取西安分别部唐通姜瓖等畧
地至榆林順治二年春正月一功拒戰于常樂敗奔嚮
水榆林平姜瓖又追破一功于波羅一功遁走姜瓖者
亦榆林人順治六年春以大同舉兵山西陝西皆震延
綏巡撫王志正檄召延安叅將王永彊協防清水營黄
甫川諸堡會神木高家堡諸賊田秉真張秀擁廢將高
有才郭爀奇作亂永彊與賊通引兵襲殺延綏總兵沈
朝華王志正自縊死永彊遂自立爲延綏大元帥而召
魚河故將平德爲山西總兵又以裨將謝汝德爲延綏

總兵高有才等亦各自署官爵不相統攝永彊勒兵至延安而有才亦出兵于富平頃之大兵破永彊于美原永彊奔石浦川自縊有才聞之宵遁入府谷平德至汾州聞美原之敗退軍紫栢與大兵戰而大敗走葭州榆林復平大兵遂圍葭州葭州破德復東渡河大兵追擒德斬之遂圍府谷明年冬始克之有才毓奇皆投河死延綏諸賊悉平

崇禎甲申保定城守紀畧

崇禎十六年因賊禍孔棘建牙之吏徧于畿輔人地乖互權位牽掣乃撤去總督二督治二巡撫一總兵二而保定舊設一總督一巡撫至是撤去總督而以兵部右侍郎徐標爲巡撫爲標別募兵七千肄習戰車火器成一軍京師方千里凡設總督二巡撫九皆治兵以擁護京師自山海永平達于通州天津而昌平而懷柔而陽和而宣府而大同而寧武至山東河南凡十三節鎮居京師咽喉臂指之處節有緩急可呼吸惟命然法令久弛兵與將多不習賊至輒望風潰惟保定堅守不下竟闔郡死初賊之漸逼畿輔也上倚督師李建泰保定延撫徐標以爲重建泰之出也遷延觀望託言有疾不能軍其左右已陰通賊而徐標行部至真定爲副將謝嘉福所殺遣人出固關迎賊是時新任保定知府何復未至同知邵宗元署府事而郡人張羅彥以光祿寺少卿家居羅彥兄弟五人其兄進士張羅俊弟諸生張羅善武進士張羅輔皆守死而張羅喆出亡幸以免初上之命李建泰督師也甫出京而宣雲已報陷保定總兵馬岱介而見張羅彥曰賊分兩路來任珍自固關劉芳亮自河間吾當出鎮蠡縣居衝要以待敵請先殺妻子以

決死戰城守之事一惟公等任之羅彥曰諾旦日俗果焚其妻孥十一人率師去羅彥兄弟與宗元及後衛指揮劉忠嗣主城守事收召鄉兵得二千人與郡人故郊州知州韓東明故平涼通判張維綱諸生韓楓等刑牲盟北城上而適聞眞定之變謝嘉福以反書至羅彥裂之而分汛設守部署稍稍定監視太監方正化者舊守保定有功素善羅彥因羅彥以識宗元與知府何復先後至復之來爲保定也誓必死而後入既入宗元欲以印授復復曰城守事先定自公不可臨敵易主以搖觀聽吾當同死耳大會諸生講見危授命章聞者爲之益

奮李建泰軍道潰所齎帑銀以數萬衛者僅親軍五百人退師抵保定守者不納賊將劉芳亮且至建泰使其中軍郭中杰李勇因金毓峒以求入金毓峒者爲監察御史有聲十七年春正月召見便殿賜宴命監宣大軍宣大俱奉建泰節制者也及宣大失復命留守保定是時保定之屬賊騎已充斥毓峒入城謂守者曰勉之殺力固守以爲京師捍衛此睢陽之烈也散家貲犒士士皆爲感泣至是毓峒謂羅彥宗元曰吾等不可使督師陷賊乃開城納之明日芳亮兵抵城下呼曰城上人何以不降羅彥顧其下厲聲曰苟欲降者取我首去劉忠

嗣撫劍曰有不從羅氏兄弟守者劒伏之怒目裂上指衆諾聲如雷賊驚顧退五里而舍是爲三月二十日也明日賊大至環攻會聞京師已陷羅彥宗元等哭曰吾此城守今則復君父仇矣各飲泣北嚮拜哭羅拜重訂盟毓峒大出銀牌懸之堞購賊頭羅彥復衛所錢佐賞賊乃穿城壕涸其流伐木治攻具二十二日賊大攻西城陬守者奮殺賊無算賊繞城詬守者尤切齒張光祿璿射書入城說以國亡誰與守建泰得之以示何復及正化曰宜爲闔郡生靈計得全用印降書足以免正化趣不應復曰復固赤膽要報也即有印復亦不爲處乃召宗元宗元至爾自顧其肘因前曰何公讓印爾宗元不辭爲城守先在宗元耳今事急且抱印死即何公我施不與肯以送閣下印降書乎宗元江南一老貢生下吏薄祿不肯北面事賊閣下以宰相專征不圖報萬一乃爲人趣降獨不念皇帝親祖正陽門君臣相別時乎建泰不能答其從卒欲兵之思奪其印宗元懷印以拔

佩刃欲自刭左右力持之俄而羅彥毓峒馳至取印納宗元懷中曰亟上城禦賊二十四日賊火箭燒城西北樓何復焚死李建泰親軍反殺方正化于城上城遂陷賊入張羅彥歸至家書壁曰光祿寺少卿張羅彥義不

受辱誓死井亭視其妻妾幼女及子婦入井而後自經
有三犬守之不去一賊跣足過犬嚙之絕其拇羣賊駭
乃藉藁埋之羅俊擊賊刃臠兩手抱一賊齧其耳血淋
漓口吻間大呼曰我進士張羅俊不降者我也羣賊刺
殺之初羅輔欲衞其伯兄羅俊潰圍出羅俊不從至是
射殺數賊矢盡馳馬橫刀砍賊賊圍之裂屍死羅善投
井死而羅彥之子晉羅俊之子伸皆不屈死宗元挈印
自投城下賊獲之欲奪其印不肯罵賊死手猶持印不
解賊斷其兩指取印去毓峒守西城城陷一緣衣賊趨
毓峒入三皇廟毓峒拳擊賊仆地攜監軍御史印投廟

前古井死武舉金攢孫者毓峒從子也振孫素負氣概
守多殺賊至是同事者多解甲匿振孫衣其銀鎧戴胄
佩劒大呼曰我金振孫金御史姪城頭殺賊者我也賊
支解之劉忠嗣先城未破一日手授其婦女弓弦令自
盡身仍登陴城破被執猶奪賊刀殺兩人剜目劓鼻以
死左衞巡捕文運昌同妻宋氏死韓東明投井死子伸
淹射賊墜城死張維綱罵賊死舉人高涇死于水孫從
範被殺張爾犨同妻唐氏死貢生郭鳴世手擊賊死之
諸生賀誠同妻女死何一中同妻趙氏死王之誕同妻
齊氏及三子二女俱死韓楓同妻王氏死其餘殉城者

世襲指揮則有劉洪恩戴世爵劉元清呂旭章李照李
一廣千戶則有楊仁政李尚忠紀勳趙世貴劉本源侯
繼先張守道百戶則有劉朝卿劉悅田守正王好善張
忠武王爾祉等職官散官則有守備張大同同子張之
坦戰死副總兵呂應蛟縊死武進士陳國政投井死忠
順營中軍梁儒李把總申錫鄰國忠宋衞鎮撫管民治
主簿沙瀾明材官王寧義醫官呂國賓王璜王之琯等
諸生則有杜日芳王紘馮澤王胤嘉吳拭韓廷珍楊善
舉何光岳韓紹滄讀學曾王敬嗣王繼桂趙居晉王昌
祚孫誠趙世珩楊拱辰王建極阮積學王世琳王璞申

周之翰等義民則有田仰名與田自重約互殺其妻乃
皆縊劉宗向楊強子張嘉喜鄭國寧李茂倫王捷張智
劉養心朱永寧胡來獻胡得迎等儒士則有劉士璉王
景曜黃棟等或罵賊被殺或自縊死而婦女之殉節者
則陳禧祖母張氏母楊氏妻常氏妹諸生金纓妻陳氏
并侍婢四人進士王延緬妻張氏等凡六十人俱投井
死諸生高植妻王氏舉人高桂妻劉氏錦衣衞千戶菅
喆妻霍氏等十一人俱自縊死而張氏一門自羅彥下
死者二十有三人羅彥伯母李氏罵賊死羅善妻高氏
攜其三女羅輔妻攜其幼子二女張晉妻師氏羅士妻

高氏羅喆妻王氏張震妻徐氏張巽妻劉氏羅彥妾宋
氏錢氏田氏皆投井死而羅彥妻趙氏當城破時語羅
彥曰余忝受朝廷誥封願與君同縊乃結雙繯于井亭
先引繯繯絕墮地傷股落二齒及少甦匍匐入井是時
子婦及妾已死于井矣自投而下踰一日夜不沉家人
聞井中有聲出之復索刀欲自裁家人防之不得復餓
投于井中旋浮木上又不死閱兩日夜有鄰人挽之出
曰夫人縊不能死井不能死此天欲以孤付夫人也是
時晉幼子華宗尚存乃匿崆室中已而潛出城以免初
自成聞保定堅守議出師及旣陷猶欲屠之或有止之

者曰保定守于京師已亡此忠義也何可盡殺乃止然
城中街巷死屍狼籍溝渠皆滿僞官使其軍士舁之三
日不能盡而郡人故工科都給事中尹洗舉人劉會昌
貢生王聯芳諸生王世琦皆與韓東明張維綱佐羅彥
宗元城守者也劉芳亮仍執而殺之且懸賞購張氏全
氏子弟之存者郡人莫應已得毓岡姪肖孫問毓岡子
所在備極炮烙終不言賊釋之遂以免而李建泰竟降
賊賊率之入京師而以僞將張洪守保定張洪分兵收
諸下邑而馬岱居蠡縣勢不支自刎弗殊張洪傳而致
之自成自成以其將犧釋之尋爲僧行遁去不知所終

弘光乙酉揚州城守紀畧

弘光元年四月二十五日大兵破揚州督師太師太子
太師建極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史可法死之史公字
道鄰順天大興人始爲西安府推官有聲歷遷安廬兵
備副使歷巡撫丁母憂服闋起總督漕運巡撫淮揚久
之拜南京兵部尚書當是時賊起延綏蔓延徧天下江
北爲賊衝公與賊大小數十百戰保障江淮江南北安
危皆視歸乎公公死而南京亡先是崇禎十七年四月
南中諸大臣聞京師之變議立君未有所屬總督鳳陽
馬士英遺書南中言福王神宗之孫序當立士英握兵

于外與諸將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等深相結諸將連
兵駐江北勢甚張諸大臣畏之不敢違五月壬寅王即
皇帝位于南京改明年爲弘光元年史可法馬士英俱
入閣辦事而得功等方各擁兵爭江北諸郡高傑圍揚
州縱兵大掠且欲渡江而南公奏設督師于揚州節制
諸將士英旣居政府弄權不肯出鎮言于朝曰吾在軍
中久年且老筋力憊矣無能爲也史公任巖疆屢建奇
績高傑兵非史公莫能控制者淮南士民仰史公盛德
不啻如明神慈父今日督師之任舍史公其誰史公曰
東西南北惟君所使吾敢惜頂踵私尺寸墮軍實而長

冦警願安命吳縣諸生盧渭率太學諸生上書言祠法不可出且曰秦檜在內而李綱在外宋終北轅今將朝野傳誦稱爲敢言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高弘圖姜曰廣及士英建議請分江北爲四鎮以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高傑分統之傑駐徐州良佐駐壽州澤清駐淮安得功駐盧州尋進封黃得功爲靖南侯又進公左良玉爲寧南侯封劉澤清爲東平侯劉良佐爲廣昌伯高傑爲興平伯高傑者本流賊其妻邢夫人李自成妻也傑竊之奔來降當王師之敗于郟縣也傑奔延安自成旣陷西安全陝皆不守傑率兵南走沿途恣殺掠籍

忌馬士英以其衆可用使使聘以金幣上手詔將軍以身許國當帶礪共之于是傑渡淮至于揚州其兵不戢揚州人恨之登陴固守而四野皆遭屠殺無算江都進士鄭元勳負氣自豪出而爲調人往傑營飲酒談論甚歡傑酬以珠幣元勳還入城氣益揚言于衆曰高將軍之來勅書召之也即入南京尚其聽之況揚州乎衆大閧謂元勳且賣揚州以示德遂共殺之食其肉立盡傑聞元勳死大恨怒欲爲元勳報仇將合圍而公適至初傑兵殺人滿野聞公將至分命兵士中夜掘坎埋胔骼及公至升座召見傑傑拜于帳下辭色俱變惴惴懼不

免而公坦懷平易雖偏裨皆慰問殷勤傑一軍遂有樞公心因刼公于福緣菴兵仗甲士環列公處之夷然浹旬上書請以瓜步屯其衆揚州人乃安而傑衆亦稍稍戢已而督廵淮安奏以澤清駐淮安高傑駐瓜揚黃得功駐儀眞劉良佐駐壽州各有分界九月公還揚州定從征文武官爵制俸廪之數鑄印七一爲督餉道以黃鉉掌之一爲監軍道以高岐鳳掌之一爲行軍兵備職方司郎中以黃日芳秦士奇何剛吳易施鳳儀先後掌之一爲監紀推官以陸遜之應廷吉劉景綽梁以樟吕彥良先後掌之一爲督師大廳副總兵以李正春掌之

一爲督師中軍旗鼓以馬應魁翟天葵陶匡明先後掌之一爲督師軍前賞功叅將以汪一誠掌之從征立功爲故翰林院庶吉士吳爾壎故滁泗兵備石啓明故開封推官李長康贊畫通判張鏻知縣殷堦支益吳道正而督師與諸將各分汛以守大江而上爲左良玉天靈州而下至儀眞三汊河爲黃得功三汊河而北至高郵爲高傑自淮安而北至清江浦爲劉澤清自王家營而北至宿遷爲危險重地公自當之自宿遷至駱馬湖爲總督河道王永吉而高傑必欲駐揚州要公爲請于朝揚州人又大閧且以無府第爲辭公遂遷于東偏公署

而以督府居傑既入城號令嚴肅頗安堵無患其間小
有攘奪官亦不能禁也當是時登萊總兵黃蜚奉詔移
鎮京口取道淮揚慮為劉高二營所掠蜚故與得功善
使人謂得功以兵逆之得功果以兵往而高營三汊河
守備遽告傑曰黃將軍襲揚州矣傑乃密布精騎于土
橋左右而得功不之知行至土橋角巾綏帶蓐食且飲
馬而伏兵皆起得功不及備躍馬直千金槊下矢得功
奪他馬以馳隨行三百騎皆沒而傑別遣兵千人襲儀
真為得功部將所殲無一存者黃高交惡各治兵欲相
攻爲元吉奉詔命往解史公親爲調釋釁而後定簡將

惟高傑兵最驍可以禦敵而傑至是始歸命史公奉約
束惟謹公決意經略河南奏李成棟為徐州總兵賀大
成為揚州總兵王之綱為開封總兵李本身胡茂禎為興
平前鋒總兵諸將皆傑部將也陸遜之為大梁屯田僉
事胡蘄忠為睢州知州冷時中為開封府通判李長康
為開封府推官而傑遂于十月十四日引兵而北將行
風吹大纛忽折砲無故自裂人多疑之傑曰偶然耳不
顧而行是時大兵已收山東侵尋及于邳宿而史公部
將張天祿駐瓜州許大成駐高郵港李棲鳳駐睢寧劉
肇基駐高家集張士儀駐王家樓洮通明駐白洋河十

一月宿遷不守公自抵白洋河使應廷吉監劉肇基軍
高岐鳳監李棲鳳軍進取宿遷大兵引去越數日復圍
邳州軍于城北劉肇基李棲鳳軍于城南相持踰旬大
兵復引去是時馬士英方弄權納賄阮大鋮張孫振用
事日相與排斥善類報私仇漫不以國事為意史公奏
請皆多所牽掣兵餉亦不以時發南北東西不遑奔命
國事已不可為矣公經營軍務每至夜分寒暑不輟往
往獨處舟中左右侍從皆散去僚佐有言宜加警備者
公曰有命在天人為何益後以軍事益繁謂行軍職方
司郎中黃日芳曰君老成練達當與吾共處一切機宜

可以面決對曰日芳老矣不能日侍左右相國亦當節
勞珍重毋以食少事繁蹈前人故轍且發書走檄幕僚
濟濟俱優為之徵兵問餉則有司事耳相國第董其成
綽有餘裕何必躬親以博勞瘁損精神為耶公曰固知
君輩皆喜安佚不堪辛苦日芳曰兵者殺機也當以樂
意行之將者死官也當以生氣出之郭汾陽聲色滿前
窮奢極欲何嘗廢事乎公笑而不答是冬紫薇垣諸星
皆暗公屏人夜召應廷吉仰視曰垣星失耀奈何廷吉
曰上相獨明公曰輔弼皆暗上相其獨生乎愴然不樂
歸于帳中明年正月餉缺諸軍皆饑史公葷酒久不御

日惟蔬食啜茗而已公所乘舟覺輒夜作聲自上而下
復自下而上須之高傑凶問至公流涕頓足歎曰中原
不可為矣建武紹興之事其何望乎遂如徐州初高傑與
雎州人許定國有郤定國少從軍積功至總兵崇禎末
有罪下獄尋赦之仍以為總兵崇禎十七年冬十一月
掛鎮北將軍印鎮守開封至是聞傑之至也懼不免佯
執禮甚恭且享傑傑信之伏兵殺傑及其從行三百人
于雎州定國渡河北降且導大兵而南傑部將李本身
等屠雎州城外二百里皆盡引兵還徐州傑既死諸將
互爭雄長幾至大亂公與諸將盟奏以李本身為揚州

提督本身傑甥也以胡茂禎為督師中軍李成棟為徐
州總兵其餘將佐各有分地立其子高元爵為世子于
是衆志乃定而高營兵既引還徐州于是大梁以南皆
不守大兵自歸德一趨亳州一趨碭山徐州李成棟奔
揚州當土橋之變也黃得功怨望甚不能忘及聞傑死
欲引兵襲揚州代領其衆揚州城守戒嚴公自徐至揚
使同知曲從直中軍馬應魁入得功營和解之亦會朝
命太監高起潛盧九德持節諭解得功奉詔邢夫人慮
稚子之孤弱也知史公無子欲以元爵為公子公不可
客有識公者因元爵系高氏令高起潛在此公盍為主

盟令子元爵而撫之庶有以塞邢夫人之意而固其心
公曰諾明日邢夫人設晏將吏畢集公以語起潛起潛
曰諾受其子拜邢夫人亦拜并拜公拜不受環柱而走
起潛止焉明日起潛亦設晏晏公并晏高世子公甫就
坐起潛使小黃門數輩挾公坐不得起令世子拜稱公
為父邢夫人亦拜公怏怏彌日自是高營將士僉皆歸
誠于公馬士英阮大鋮忌公威名謀欲奪公兵權乃以
故左春坊左中允衛胤文監興平伯軍軍中皆憤不受
命尋加胤文兵部右侍郎總督興平軍駐揚州揚州又
設督府幕僚集議曰公督師也督師之體居中調度與

藩鎮異今與彼互分汛地是督師與藩鎮等也為今之
計公盍移駐泗州防護祖陵以成居重馭輕之勢然後
上書請命以淮揚之事付之總督衛子安總河王鐵山
乎子安胤文字鐵山永吉字也公曰曩之分汛虞師武
臣之不力也吾故以身先之移鎮泗州亦今日之急務
遂使應廷吉督參將劉恒祿遊擊孫桓都司錢鼎新于
光等兵會防河郎中黃日芳于清江浦渡洪澤湖向泗
州而發先是公所至凡有技能獻書言事者輒收之月
有廩餼以應廷吉董其事名曰禮賢館于是四方倖進
之徒多接踵而至廷吉言于公請散遣之公曰吾將以

糧爲難蒙恩二三十年千百以濟援急耳原之如故然衆
皆望公破格推用矣廷不得則稍稍引去故被之甘從
公而及于難者尚二十九人至是義鎮之議既定公命
廷吉定其兵識量能授官凡二十餘人明日諸生進謁
公留廷吉飲酒從容謂曰君精三式之學嘗言夏正前
後南都多事此何說也廷吉對曰今歲太乙陽局鎮坤
二宮始擊關提主大將因且文昌與太陰併凶禍有不
可言者其甚也後更與陰局大事去矣公噓欷出袖中
密諭示廷吉曰左兵叛而東下矣吾將赴難如君言奈
天意何因命廷吉督諸軍赴盱眙便宜行事而會泗州已

失廷吉等屯高郵邵伯間公至燕子磯而黃得功已破
左兵于江上公請入朝不許詔曰北兵南向卿速之盱
泗應敵當是時馬阮獨亂朝政天下寒心避禍者多奔
左良玉營而良玉自先帝時已擁兵跋扈不奉朝命其
衆且百萬皆降賊素慕南都富麗日夜爲反謀良玉被
病甚其子將軍夢庚欲舉兵反適有假太子之事二
將失職被收諸臣如黃澍左光先等又爲春秋與趙鞅
之說以贊成其意遂以奉太子密旨誅姦臣馬士英爲名
舉兵東下焚燒九江以檄之首左曰清君側右曰定儲位遂破
九江安慶屠之江南大震馬阮懼相與議曰與左兵來

寧北兵來與死于左不如死于北故緩北而急左邊備
空虛大兵直入無留行矣史公至天長而盱眙泗州已
失泗州守將侯方巖敗沒總兵李遇春等降史公同副
將史得威數騎回揚州登陴設守而揚州人訛言許定
國引大兵至欲盡殲高氏高營兵斬關奪門而出奔泰
州北警日亟黃日芳率副將胡尚文韓尚諒營茱萸灣
應廷吉率諸軍來會營灰窰鋪以爲犄角史公檄召各
鎮兵來援皆觀望不赴惟劉肇基何剛率所部兵入城
共守城陷之日何剛以弓弦自縊死剛上海舉人崇禎
十七年春正月上書烈皇帝請纓自効者也肇基遼東

兵未集請乘其不備背城一戰公曰銳氣未可輕試姑
養全力以待之及大兵自泗州取紅夷砲至一鼓而下
肇基率所部四百人奮勇巷戰力盡皆死先是有使自
北來自稱燕山衛王百戶持書一函署云豫王致書史
老先生閣下史公上其書于朝而厚待使者遣之去至
是大兵既集降將李遇春等以豫王書來說降又父老
二人奉豫王令至城下約降因縋健卒下投其書并父
老于河李遇春至豫王復以書來者凡五六皆不啓投
之火中部將押往者本降夷也匹馬劫大兵營奪一馬
斬一首而還公賞以白金百兩是時李成棟駐高郵劉

準清與淮揚巡撫田仰駐淮安皆擁兵不救大兵攻圍甚急外援且絕餉亦不繼而高岐鳳李棲鳳將欲刼史公以應大兵公曰揚州吾死所君等欲富貴各從其志不相強也李高中夜拔營而去胡尚友韓尚諒亦隨以行公恐生內變皆聽其去不之禁自此備禦益單弱矣四月十九日公知事不支召史得威入相持哭得威曰相國爲國殺身得威義當同死公曰吾爲國亡女爲我家存吾母老矣而吾無子女爲吾嗣以事吾母我不負國女無負我得威辭曰得威不敢負相國然得威江南世族不與相國同宗且無父母命安敢爲相國後時劉

肇基在旁泣曰相國不能顧其親而君不從相國言是重負相國也得威拜受命公遂書遺表上弘光皇帝又爲書一遺豫王一遺太夫人一遺夫人二遺伯叔父及兄若弟函封畢俱付得威訣得威曰吾死汝當葬我于太祖高皇帝之側其或不能則梅花嶺可也復操筆書曰可法受先帝恩不能雪讎恥受今上恩不能保疆土受慈母恩不能備孝養遭時不造有志未伸一死以報國家固其分也獨恨不早從先帝于地下耳四月十九日可法絕筆書畢亦付得威二十五日大兵攻愈急公在城上親拜天以大砲擊之大兵死者數千人俄而城西

北崩大兵入公持刀自刎參將許謹救之血濺謹衣未絕令得威刃之得威不忍謹與得威等數十人擁公下城至小東門謹等皆身被數十矢死惟得威存時大兵不知爲史公公大呼曰吾史可法也大兵驚喜執赴新城樓上見豫王王曰前書再三拜請俱蒙叱回今忠義既成先生爲我收拾江南當不惜重任也公曰吾天朝重臣豈可苟且偷生得罪萬世願速死從先帝于地下王曰既爲忠臣當殺之以全其名公曰城亡與亡吾死豈有恨但揚州既爲爾有當待以寬大而死守者我也我可殺揚州人不可殺也王不答使左右兵之屍裂而

死闔城文武官皆殉難死其最著者爲提督劉肇基總兵莊子固乙邦才故兵部尚書張伯鯨翰林院庶吉士吳爾壎兵部職方司主事何剛兵科給事中施鳳儀督餉僉事黃鉉通判吳道隆揚州知府任民育江都知縣羅伏龍原任知縣周志畏監餉知縣吳道正禮賢館諸生盧渭才訓如瓘何臨正旗鼓副總兵馬應魁副旗鼓參將陶國祚陶匡明副總兵李豫賞功參將汪思誠左營參將許謹右營參將馮國用前營參將陳光玉運使楊振熙同知王纘爵隨征書記顧啟胤陸曉龔之厚唐經世督師僕史書都司千總等官姚懷龍解學曾吳魁

馮士富近仁孟容徐應承張小山段元范倉張應舉郭
倉曹登玄范泗范海主東樓等二百人初高傑兵之至
揚也士民皆遷湖瀦以避之多爲賊所害有舉室淪喪
者及北警戒嚴郊外人謂城可恃皆相扶攜入城不得
入者稽首長號哀聲震地公輒令開城納之至是城破
豫王下令屠之凡七日乃止公既死得威被執將殺大
呼曰吾史可法子也王令許定國鞫之諭飭乃得免既
免亟收公遺骸而天暑衆屍皆蒸變不能辨識得威哭
而去先是得威以公遺書藏于商人段氏至是往段氏
則段氏皆死得威徬徨竟久忽于破壁廢紙中得之故

往南京獻于太夫人其辭曰兒任宦凡一十有八年諸
苦備嘗不能有益于朝廷徒致曠違定省不忠不孝何
以立于天地之間今日殉城死不足贖罪望母委之天
數勿復過悲副將史得威完兒後事母以親孫撫之其
遺夫人書曰可法死矣前與夫人有約當于泉下相候
也其遺伯叔父兄若弟書曰揚州旦夕不守一死以報
朝廷亦復何憾獨先帝之仇未復是爲大恨耳遺豫王
書不得達其辭曰敗軍之將不可言勇負國之臣不可
言忠身死封疆實有餘恨得以骸骨歸葬鍾山之側求
太祖高皇帝鑒此心于願足矣弘光元年四月十九日

大明罪臣史可法書當揚州圍時總兵黃斌卿鄭彩守
京口常鎮巡撫楊文驄駐金山三月初十夜大霧橫江
大兵數十人以小舟飛渡南岸守兵皆潰鎮海將軍鄭
鴻逵以水師奔福建黃斌卿鄭彩楊文驄皆相繼走鎮
江遂失而忻城伯趙之龍已先于初五日使人賫降書
往迎大兵矣馬士英奉皇太后如杭州上幸太平入黃
得功營十八日豫王入南京劉良佐來降二十二日良
佐率其兵犯駕左柱國太師靖國公黃得功死之其將
田雄張傑等奉上如大兵營明年春三月史得威舉公
衣冠及芴葬于揚州郭外梅花嶺封坎建碑遵遺命也

已而
敕賜旱西門屋一區以處其母妻有司給粟帛以養之
歲戊子鹽城人某僞稱史公號召恐民掠廟灣入淮浦
有司乃拘繫公母妻江寧有鎮將曰曩者維揚之下吾
爲前鋒史公實死吾手此固假托名字者行當自敗何
必疑其母妻哉乃釋之

桐城戴名世田有

楊劉二王合傳

楊畏知字介夫陜西臨潼人劉廷傑字霞起福建上杭
人而王運開王運閎所謂夾江二王兄弟者也崇禎庚
午畏知舉於鄉庚辰召試授戶部主事累遷洱海道副
使廷傑以貢士通判永昌皆滇屬云當是時永昌推官
為王運開運開字子朗以進士起家而其弟曰運閎崇
禎壬午舉人也運閎以蜀亂亦攜其家從兄居永昌崇
禎中陜西羣盜起天下大亂而滇以僻遠得號承平逾

三百年其富麗擬於中原矣黔公世守滇南十餘傳而
至沐天波天波自年少政出多門諸土司時時欲叛天
波不知也乙酉秋七月吾必奎反冬十二月朔沙定洲
反襲破滇天波走楚雄明年沙定洲自將兵圍天波於
楚雄當是時洱海道楊畏知駐楚雄永昌推官王運開
亦適以他事至相與嬰城守定洲不能破而使其將李
日芳攻大理王朔攻蒙化皆陷之天波懼又走永昌明
年張獻忠死於蜀其平東監軍孫可旺安西將軍李定
國率其餘黨收潰卒由蜀入貴州聞滇亂遂引兵襲滇
破之沙定洲敗走明年孫可旺西略地且及楚雄畏知
奮曰可旺國賊罪大惡極豈可坐而待其至乎率兵千
餘人迎戰於祿豐縣之啓明橋兵敗自投水中可旺素
聞畏知名使人救之起再三說畏知使降畏知不肯痛
哭求死甚哀可旺曰公無自苦公志在尊明吾亦且歸
正與復明室公盍留此身與吾共濟大事奈何死也可
旺因折箭為誓畏知乃喜曰爾既與吾翼輔王室則自
今請勿殺人勿焚廬舍勿淫人子女可旺遂下令軍中
如其言以故迤西諸郡雖不守而皆無屠殺淫掠之慘
者畏知之力也可旺尋至大理使人招天波於永昌天
波欲降索諸司印與俱而是時通判劉廷傑署郡守推

官王運開署參議兩人正色告天波曰吾曹之官皆權
攝也其印何敢與公爭然印在吾而予公以降賊是吾
兩人亦降賊也吾兩人受先帝命守此土自分死久矣
豈能復向賊庭求活且吾兩人書生猶義不為賊屈公
世臣奈何賊未至輒降他日死何面目見祖宗地下吾
兩人在印不可得必欲印請待吾兩人死而後惟公之
所為天波不能答而陰告永昌人曰不降城且屠永昌
人洶洶兩人因悉遣其家人西走騰越運開謂其弟曰
爾未仕義可不死其將吾妾俱西勿令此輩在徒亂人
意耳衆日集參議門哭且譁曰明公固效死奈滿城生

爺何泰議爵者使退乃又趨府署譁如前廷傑從容坐
堂上召之曰來吾語汝逆賊詭譎他州縣之降而屠者
多矣處亂世生死有命若何恐之甚耶衆或前曰人誰
不畏死廷傑笑曰女以吾爲畏死耶吾欲死久矣乃命
取巵酒開筵投醆將飲衆大驚皆走一夕運閎過廷傑
相與語臨別運閎舉手曰吾熟思之惟此一路宜走也
廷傑曰諾衆有竊聽者私相告且賀曰兩人走我輩生
矣旦日集衆議門視之而見有老僕哭而出往告廷傑
曰吾主人夜手自經死矣廷傑喟然而嘆曰嗟乎君子
哉遂先我死耶乃沐浴焚香拜上烈皇帝表又賦詩四

章以見意既畢以素練懸梁上既縊練忽絕復甦有客
持之泣廷傑叱之曰去復正衣冠更以帛自縊死王運
閎在騰越聞之與劉氏子弟來治喪既殯復走騰越兩
人既死沐天波使人攜印往降可旺可旺陰遣將劉文
秀引兵襲永昌執天波以歸可旺既降天波取永昌聞
兩人死節事驚歎良久將求其後官之或言運閎有弟
曰運閎今在騰越可試召之乃發使召運閎運閎行至
潞江中流出手中書一行付其僕曰志之遂躍入江死
僕視其書云得我屍同吾兄合葬題曰來江二王兄弟
之墓數日得其屍浮江上面如生遂合葬之可旺遂自
稱爲平東王鑄錢曰興朝通寶營宮室造印敕設部寺
臺省侍從官淩等自帝矣而其黨故等夷不相下每擅
腕怒目相爭曰爾自王誰實王之先是烈皇帝之崩也
弘光帝南京未幾而敗隆武復帝閩越又敗而兩粵間
乃立桂王子永明王於肇慶改元永曆楊畏知聞之告
可旺曰君自王滇南衆且不服今明天子新立廣東君
能束身歸命當得爵主之封衆誰不服者可旺曰善即
使畏知朝行在請王封廷臣議不決畏知再往返而帝
拜畏知爲大學士已而可旺黨賀九義以封事與廷臣
爭辯擅殺輔相嚴起恒等畏知淚自悔恨痛罵上疏論

九義罪可旺怒使其黨鄭國執畏知至貴州數之曰爾
負約畏知曰爾負我我豈負爾耶吾兩人始約尊明今
明室秋毫未得爾力始約勿殺人今且殺大臣矣逆賊
終不可與有爲如此奮起搏可旺不得乃取頭上幘擲
可旺面可旺益太怒遂殺畏知於是撤九義等還而訟
言背叛益驕蹇無忌矣已而李定國卒破走可旺可旺
部曲多降明本畏知始謀云
贊曰吾聞永曆帝之崩也其骨燬且棄之於墟中滇人
相向悲泣乃相率提筐之墟中拾取之軍中見者感其
意各給以金錢頃之錢滿筐遂以葬其骨云吾歎滇人

之義勇如此而先是已有此四人者嗚呼烈矣顏楊公所爲尤極難耳其志雖不成而國家之祭號猶延於諸賊之手者且十餘載焉而畏知已前死久矣吾又於孝封一事歎永曆諸臣之不能用諸賊也

薛大觀傳

薛大觀字爾望滇人也其先江南無錫人洪武中遷滇大觀有妻曰楊氏生子二女一其長子曰之翰之翰之妻曰孟氏大觀父子爲諸生能文章重然諾以氣節重於滇南崇禎末羣盜張獻忠等陷蜀已而

大清兵討張獻忠敗殺之於鹽亭其將孫可旺李定國等走滇滇人多附可旺得官而大觀父子名士或勸之仕大觀曰此孫氏之官賊官也余義弗爲當是時永明王即帝位于廣東可旺陽臣明實不用其命而李定國與可旺貳迎帝入滇可旺走北靡滇人之前不附可旺

者皆爭出自表異或又勸大觀大觀曰此李氏之官仍非明官也于是挈家隱居城北之黑龍潭潭上有觀曰龍泉觀有樓曰魚樓大觀父子讀書其間誓弗出歲戊戌清兵破李定國軍浸尋至滇帝出奔如緬甸大觀聞之嗚咽流涕謂之翰曰國君死社稷臣死君義也今日之事雖天命不可以力爭顧獨不可效死一戰乃崎嶇城外依小夷求須臾活豈可得吾書生不能徒手搏敵計惟有一死女其勉哉之翰泣對曰父爲國死兒安敢不爲父死大觀曰女死誠善弟女母及女妻皆在將奈何當是時楊氏孟氏皆在傍乃曰君父子爲國家死吾

姑婦獨不能爲君父子死耶而旁有婢曰鎖兒者抱大觀幼子在懷聞諸人語乃前曰主等死有名婢子何以處此婢子死亦可乎大觀曰婢爲主死亦義也於是相率登魚樓大觀夫婦上坐子婦拜鎖兒亦拜拜畢攜手下樓俱赴黑龍潭死之明日屍相牽浮水上幼子在婢懷兩手抱如故道傷人率而瘞之先是大觀之女適同縣鄒生是日隨其夫避亂西山距魚樓數十里兵至火逸其夫復[illegible]逃女因號呼曰吾一婦人將安逃欲辱身非義不如死也遂投水而死[illegible]

贊曰自[illegible][illegible]以來天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行間大吏尉雖有逃耳今逃而廣寧失再逃而流寇猖又逃而金陵亡南陽亡而滇黔亡嗚呼東南諸帝之死視莊烈皇之死爲何如也大觀諸生以其家死無孑遺焉余讀其臨死之語尤悲之

陳士慶傳

陳士慶河南鄧州人當年少時其族有登科爲知州者其父羨之教之學書不成棄去與一二道家者遊聞神仙之術欣然慕之乃棄其業辭父母出遊名山冀遇神仙者流無所遇已而入函谷關至終南有老人簪冠羽衣坐石洞中辟穀久矣士慶拜於洞口老人閉目不答如是者累日一日老人出問曰若何人乃溷老夫爲士慶曰吾欲求神仙之術老人熟視之曰若遍體皆凡濁豈神仙中人耶去毋溷我復入洞閉目坐士慶又跪且拜者累日每饑則乞食村中一日老人謂士慶曰吾知若苦饑當有以餉女命童子予一物若餡食之氣蒸蒸然滿腹遂不復饑士慶愈益奇之不肯去又累日老人因出一卷書授之曰去求仙非女事也士慶拜謝而去覩其書皆不省惟末四紙頗能識之皆禁方也士慶歸至河南有巡撫之女鞦韆墮地而折其足募能治者予百金士慶以其方試之立愈乃挾百金以歸當是時流寇起關陝蔓延遍天下河南羣盜亦起其父母相與謀曰兒不治生產而好游游且數年今天下大荒旱且亂而兒羈窮在外挾金以歸得毋從賊乎乃詣官言狀官因繫士慶而其族人爲知州者方家居爲請於官而免

之士慶自言得異書炎怒奪而焚之士慶急從火中掇
拾僅存末四紙而已居有頃羣賊破鄖州士慶家皆亡
士慶爲張獻忠所虜在賊中條其書試之煮水成膏有
譏之獻忠者曰某男子乃妖人也獻忠命速斬之將斬
士慶呼曰吾有禁方能使死者復生獻忠笑曰姑留之
勿殺然不之奇也獻忠性兇殘每以大梃撻左右輒死
死或付士慶治之皆立起獻忠破武昌楚王死宮中有
婢曰老腳爲獻忠所嬖一日獻忠召老腳老腳不即至
獻忠怒持刀自往刺之椎其胸及腹洞數寸肝肺腸胃
皆劃然委於地獻忠旋悔之召士慶而告之曰吾固欲

殺若者自言有仙術能活人余能活老腳當貰而死士
慶曰嘻焉有肺腸離體而可復生者乎然不敢違大王
之令當且徐而活之使人舁一木扉至臥老腳其上納
肝肺腸胃於腹以線紉之而傅以藥一日而老腳呻吟
又二日而求飲食又三日起坐扉上又三日而侍獻忠
側矣獻忠由此大奇之孫可望者獻忠之平東監軍也
飲酒醉而殺其嬖妾士慶見之曰此監軍之最寵者也
醉而殺之醒必悔且洩怒於左右矣持以去亦線紉之
而傅以藥以錦衾之置車中閱一二日起從行數十里
下壁去士慶留可望前夜監軍何自殺其愛妾可望撫
膺歎曰吾固悔之士慶曰吾今復得一美人以進監軍
監軍毋傷也乃召人持車至啓衾出美人即前所殺之
妾也視其項紅痕如縷美麗倍於平時可望拜而謝曰
公眞神仙也賊中有驍將祁三昇臨陣而爲官兵削其
頰車折齒士慶爲斷一俘之頰車以合其齶一日夜而
飲食言笑無異獻忠愛將曰白文選與官兵戰而礮中
其脛負痛馳歸瀕死獻忠命士慶治之士慶曰傷甚矣
治之稍難善無子文選能父我而養我以終其身乃能
如大王命獻忠爲許之士慶曰彼素反覆變詐須書券
來乃可獻忠命文選書券如其言士慶先以藥傴其痛

處鋸去其脛骨寸許殺一犬取犬足骨如其長合之而
傅以藥閱三日而文選馳騎入官軍斬發礮者頭來其
奇效多類此其後獻忠死士慶遂遊孫可望李定國間
定國既反正久之戰敗入蠻徼中士慶隨之以行年老
矣猶日能飲酒數斗御數婦人人求其術輒不言曰此
非我所能傳有司之者先是獻忠在湖南破長沙獻忠
謂士慶曰吾欲號女爲老神仙而恐軍中不盡知也令
爲女申令於軍中可乎乃命其兵人持一几來頃之得
几數十萬獻忠命軍士累几爲臺高且百丈教士慶登
其巔士慶愕然曰吾身不能騰空焉能躋之而上也獻

忠曰不登且殺女命軍中數十萬人持弓矢環之且曰吾有呼則全軍皆呼士慶登其半欲止獻忠命軍士引滿擬之士慶懼而上遂登其顛獻忠呼曰老神仙軍士皆呼曰老神仙聲殷然震山谷自是賊中皆稱爲老神仙不知其姓名而士慶前亦自匿其姓名不以告人也在蠻徼中蜀人劉莅與之善許爲士慶作傳乃爲告其姓名及遇仙始末如此其後士慶隨其養子白文選入邊投誠而病死於騰越州

贊曰余讀陳士慶事洵奇怪然竊歎其挾有異術如此而爲賊用可惜也吾又聞降將王安者自言在賊中時嘗從老神仙取藥見其聚羣婦人刳取其陰上肉方寸置鑪中雜以藥熬之須臾鑪中火起光滿室中其火着物不然老神仙曰藥成矣復投以藥而火息然則士慶之術非爲賊亦不能試也嗚呼殺人以活人其術又烏足尚哉

李逢亨傳

李逢亨字太初廬州舒城人也崇禎間爲國子生與其兄伯及其弟叔季相友愛當是時流寇起秦中渡河而南浸尋及于江淮崇禎八年破中都遂南至舒城逢亨兄弟聚鄉勇駐天馬山賊尋去圍桐城走湖湘丁丑春寇復大至蔓延山谷間逢亨兄弟避亂西山中逢期者逢亨之季弟也其子曰天秀父子皆以氣勇聞逢期與賊遇大戰殺數人賊懼而走賊中相戒以爲逢期勇士必生致之于是率衆襲逢期至營中勸之降不肯詬李逢期天下壯士豈作賊者耶賊怒殺之逢亨聞弟之被執也曰吾弟死吾何忍獨生且日率天秀及家奴數輩持刀入賊營救逢期時逢期已死兩人大罵且奮勇殺數賊皆自刎而死邑士大夫聞之以報縣令縣令獎歎爲申報上官請卹之已而城陷其事遂寢

贊曰流寇之禍烈矣當是時天下承平久民不知兵輒駢首就戮豈不悲哉觀逢亨天秀父子兄弟間其義烈何其壯也使當時文武大吏皆能如此兩人賊之禍豈至是耶吾是以論著之

楊維嶽傳

楊維嶽字五瞻一字伯峻廬州巢縣人也生而孝謹好讀書毅然自守以正嘗以文見知於郡守一日往謁適富民有犯法者守教維嶽爲之代請可得金數百維嶽謝曰犯罪自有公法使此人不當罪而維嶽受其金則不祥使此人當罪以維嶽故貰之是以私愛而撓公法也維嶽兢兢自守懼無以報德其敢以是爲公累守由是益敬重之嘗讀書至忠孝大節往往三復流涕慕文文山之爲人也畫像以祀之崇禎中陝西盜起都御史史可法巡撫淮揚維嶽因此當代偉人也不可以不見

乃徒步詣軍門往謁可法故好士一見奇之居無何遂益急詔天下勤王時可法已拜南京兵部尚書尚書以府庫虛耗軍資竭兵不得出傳檄諭天下捐貲救國維嶽捧檄泣曰國事如此吾何以家爲即毀家以爲士民倡而人皆無應者崇禎十七年上崩於煤山維嶽聞之北向號痛累晝夜不能寢食時福王世子即位南京改明年爲弘光元年維嶽條列時務十三事上陳當事未一歲北兵渡江京師潰而史可法以大學士督師揚州城破死之維嶽泣曰國家養士三百年以身殉國奈何獨一史公於是設史公主爲文祭之而哭於庭家人進粥食麾之去平日好飲酒亦卻之曰踐土而思禹功食粟而思稷德吾家世食膠庠之澤今值國事如此飲食能下嚥乎居三日北兵至下令薙髮維嶽不肯人謂先生曷避諸維嶽曰避將何之吾死耳死耳其子對之泣維嶽曰小子吾生平讀書何事一旦苟全倖生吾義不爲吾今得死所矣小子何泣焉人有來勸對偃臥唯唯而已搜先人遺文付其子曰當謹守之乃作不髡承詠之辭以見志凡不食七日整衣冠詣先世神主前再拜入室氣息僅相屬人來觀者益衆忽張目視其子曰前日見志之語慎毋以示世也頃之遂卒是歲弘光元年

七月二十九日也年五十有六聞者莫不爲之流涕私謚爲文烈云

贊曰嗚呼遭時亂亡士之自立可不慎歟三代以來變故多矣爲人臣者往往身爲大官不能爲國死而布衣諸生又以死非吾事則是無一人死也君臣之義幾何而不絕也哉自古死節之盛莫如建文之時而姓字半且磨滅吾嘗惜之迨甲申乙酉間天下亂又非靖難比也故余所至輒訪問父老有死事者爲紀次之無使其無傳焉而龍舒山中余有門人曰余生爲我道貢士楊維嶽事余嗟異之已而覩其子弘抱所作家狀良然遂

爲論次之如此

周烈婦傳

周烈婦鳳陽定遠人也姓呂氏烈婦之父傭賃爲輿人其母曰呂媼皆寘頑無知識烈婦旣長嫁夫其夫曰周三周二窮無歸依呂氏以居周二以薙髮爲生與其婦翁皆賤業兩人流離轉徙者久之已而自定遠之舒城遂家焉烈婦所生家雖故微賤然淑婉貞靚明大義卒慷慨殉其夫以死先是周二病且死烈婦指其腹而告之曰余幸已有娠倘男也爲君撫之以延周氏血食不也卽死以從君耳旣訣周二死烈婦父母爲買棺殯周二旣畢乃相與議曰壻死貴不訾無以償之又女方年

少無所依曷嫁之得聘幣以償所費且不無贏餘以自活不亦可乎烈婦涕泣頓首於父母之前自明已志父母不聽乃徧屬媒氏爲求壻家甚急而鄰有無賴少年素窺烈婦之色頗欲得之烈婦度不得脫哭曰吾本不欲生與夫子有成言矣倘幸而有後約老死周氏以存其孤今父母奪吾志其勢不可以已矣將奈何是時烈婦有娠且六七月烈婦曰事且急吾不能待也遂取周二薙髮之刀自刎而死時康熙二十年某月日也有司具其狀于巡撫巡撫上書請旌之

詔如例建表設坊于縣某門縣諸生許登逢好義之士

懼其久而不傳也爲立碑於其墓上而謁文于禍夫氏
贊曰頃余客舒與許君遊也許君爲我言烈婦事甚具
且曰吾縣數十百年獨有三婦人而已蓋周烈婦外又
有沈烈婦張烈婦云沈烈婦者書生沈某妻與周烈婦
同旌而張烈婦富貴家官吏皆求貨於張氏張氏不從
故寢不旌

王養正傳

王養正字聖功一字象修鳳陽泗州人也舉崇禎戊辰
進士官至建昌兵備副使歲乙酉北兵破建昌養正被
執不屈死養正自成進士至乙酉死國難中間凡十八
年其宦游大半在江西而江西號文章節義之鄉一時
名宿如姜曰廣袁繼咸楊廷麟黃端伯皆天下有道高
名之士養正皆從之游養正初授海鹽令以父喪不果
行服闋知秀水秀水大縣田六十一萬八千餘畝豪有
力者多據沃壤隱丁賦而貧弱者往往困徭役養正爲
之正經界均田賦賦役始平而豪有力者以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中傷養正左遷以去亡何陞襄陽府推官是時羣盜張
獻忠馬守應等引衆數十萬據穀城僞降於制府熊文
燦文燦信之全楚兵吏皆以爲不可文燦不聽養正出
入賊中知賊降非實不敢與撫賊功已而賊果叛久之
遷刑部主事再晉員外郎是時天子綜核羣臣惴惴每
有大獄輒懸揣意旨或持兩端相避就不敢爭而養正
獨多所執奏奉命恤刑江西巡歷十三郡多所平反既
還朝擢知南康府九江土賊鄧毛溪熊高聚衆山谷間
南康人惟懼議請兵養正移疾閉閤臥陰遣間說鄉兵
殺賊居數日賊盡殲暇時輒與諸生講論道義修復白

鹿洞學舍黃端伯與養正同年友善設精舍廬山下日與往復議論諸生多所興起甲申春三月李自成犯京師烈皇帝死社稷南中立君是爲安宗皇帝以養正備兵建昌養正抵建昌部署既定而
大清兵已渡江遣降將金聲桓定江西江西諸郡皆望風潰養正飮泣誓師堅城拒守聲桓遣其精兵來攻養正以鄉兵敗其前軍會所徵滇兵叛內應因襲陷建昌執養正養正不屈因執之赴武昌見主兵者過南康南康人號泣隨之養正謝曰父老良苦然吾有死所矣臨難之日主兵者再三說養正使降養正卒不屈奮首大罵遂死時乙酉八月二十一日也是年黃端伯盡節於南京明年袁繼咸死于燕市楊廷麟守贛州城破死又二年姜曰廣起兵南昌戰敗自殺

贊曰余嘗讀先生詩文蓋其孫贊化所刻四逸園集者是也余既已爲之序而復書其事如此嗚呼淮泗之間高皇帝之所以起也當其初起雲蒸龍變一時將相皆出於其間而及其亡也一二孤忠間出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觀明之所以起與其所以亡而淮泗之盛衰亦可以考見焉

劉孔暉傳

劉孔暉字默菴先世廬陵人其大父遊楚之邵陽因家焉遂爲邵陽人孔暉事親孝謹而與其兄伯祖友愛幼時從兄請塾師學書課已畢而兄其兄課不能竟則伏几泣師詰之以實對師喜每稱其友愛純至以勵他子弟天啓辛酉舉於鄉明年計偕入京師道聞兄疾即反侍湯藥弗懈久之兄死而其母亦相繼卒孔暉喪盡哀見者皆爲感動楚人多稱之孔暉起家爲龍陽教諭巡按御史林鳴球知其賢遂表爲縣得河南之新鄭當是時羣盜起關隴蔓延豫楚之間張獻忠已破襄陽李自成擾中原河南大亂孔暉從間道抵新鄭新鄭城且頹歲復凶人民多逃徙或教孔暉棄城走民寨自全賊勢甚盛毋守死空城爲也孔暉謝曰朝廷不以孔暉爲不肖待罪玆土縣存亡即孔暉存亡敢逃死乎于是脩城垣浚湟城守畧具而自成兵且至賊呼城上人速降且獻官與印不然城且屠孔暉繫印於肱登城守禦而賊來益衆縣人洶洶欲走無固志有富家縋城降賊求生孔暉執而斬之而賊已斬南關入焚掠倉庫譙樓皆燬縣人皆走孔暉大呼百姓巷戰殺賊莫有應者賊射孔暉中臂墜城而殞賊尋去圍人張賀等舁至民家燒湯

灌之間二日而廷移文上官言孔暉且暮且死請急遣官來署縣事且收印巡撫高名衡不可于是孔暉仍城守如故賊復引衆至執孔暉賊見印在肱間折臂取印去執至朱仙鎮見自成不屈遂遇害從者圉人馮三立亦感憤罵賊死其僕劉廷及門人鍾寬楊芳皆從孔暉殉難是爲崇禎壬午正月十二月也賊移兵攻汴新鄭人收其骸骨歸葬于楚天子聞之贈尚寶寺卿廕一子入監祀鄉賢

贊曰自古盜賊之禍莫烈於明然明之羣盜最爲鷙下非實有絕人之略覬覦天下之志也起饑寒聚羣不逞一折箠可制而國家以畏死無能之書生當之宜其敗也前後建牙大吏者不難捐天下以予賊使能如新鄭令以一城效死弗去賊之禍豈至是耶故余讀先生之事輒不禁三復而歎息也

徐節婦傳

徐節婦山東鄒城人姓杜氏縣諸生杜鶚之女也年十八歸於同縣大學生徐廷鑑當是時其舅既歿而其姑湯氏亦已老矣廷鑑兄弟凡數人皆同居廷鑑有妾二人曰朱氏曰王氏年少無子節婦撫之有恩而節婦自有二子曰慶淑曰慶濟明崇禎十五年十二月初十日姑死未殮先是延綏羣盜起天下大亂關外之兵時時闌入至是兵至圍鄒鄒人閉城設守廷鑑兄弟皆登埤明日城破皆死之節婦偕二妾逃匿獲免兵既退還家殮姑屍身得其夫與諸兄弟之屍于骸骨撐拄之中纍纍然殯且葬之既畢而節婦仰天哭曰吾今其可以死也夫顧其兩子皆幼而其兄弟之遺孤數人或且二三歲節婦曰吾死諸孤何以得生于是斷髮毀容復理其家舊業諸孤攜持保抱及長教之從師受學皆有成爲縣諸生徐氏家復振而朱氏王氏亦與節婦同守志以歿鄒之人皆賢之節婦年二十八而寡距其卒時凡四十六年山東巡撫上其事請旌之得表其門時康熙二十四年也

贊曰徐氏之禍可不謂烈哉微節婦徐氏不祀矣當是時天下兵起往往千里之間皆成墟莽覆宗滅祀者何

可勝數雖以數百年故國威靈震薄海外而一旦九廟隳子孫夷彼公侯將相跨州連郡曾未聞有一如徐節婦者抱三尺之孤挽一綫之緒而使之復興豈不悲哉余聞節婦所撫諸孤子孫最多且賢蓋天不欲亡徐氏故生節婦以存其孤嗚呼廢興存亡之際何莫非天也

戴節婦傳

戴節婦者汪寧六合縣人姓汪氏節婦貞女也不女之而婦之者所以成節婦之志也汪氏與泰與戴氏世爲婚姻戴氏有子曰弘毅節婦之父許以女妻之即節婦也節婦未嫁而弘毅死先是節婦夢見一男子立其前旁有媼指之曰此而婿弘毅也弘毅告以已且死節婦啼而寤旦日果得弘毅凶問於是節婦年十八矣節婦之父母往弔于戴氏節婦欲隨之以行父母禁之不能止節婦至戴氏臨喪哭之極哀見者皆爲感動比其父母還而節婦遂不肯行也曰吾今且爲戴氏婦非汪

氏女也父母舅姑皆不從節婦志益堅卒不能强也遂老戴氏於今節婦年四十蓋已守志二十餘年矣

贊曰女子未嫁而爲其夫死且守者禮之所未載也昔者聖人之制禮也酌乎人情之中而不責人以甚高難行之事夫甚高難行之事苟有人焉出而爲之則凡所爲酌乎人情之中者而或有踰越益無以自比于人類矣是則女子未嫁而爲其夫死且守者雖不合乎禮之文而要爲不失乎禮之意者也余族人某居泰與爲余道節婦事如是余故樂爲之書

王烈婦傳

王烈婦傳氏山東膠州人其兄爲千總戍沂州因家焉烈婦年十五歸王舍人爲側室舍人年六十四矣居四年舍人無疾卒烈婦哭踊絕食飲欲從死舍人諸子及家衆皆止之不聽固盍待而母至乎頃之母至相持泣爲勸譬百端語絕痛左右皆飲泣不忍聞烈婦志益堅母罷泣語家人曰女性素堅正不可回也諸子欲姑緩之曰待與舍殯乃自製衾殮諸子猶欲緩之以冀其變也曰待妹婿至既而妹婿至烈婦顧視日影曰可矣諸子度其志不可奪因請受祭諸子皆拜烈婦受者再答

者再諸子婦拜亦如之家人以歲拜坐受畢烈婦起辭衆以衣一襲授其母曰母傷哀乃自縊于舍人匶側甫引帛而絕時康熙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二日也距舍人卒三日又三日就含斂顏色如生舍人諸子喪之以貴妾之禮而從葬於舍人之兆

贊曰舍人子及諸孫多與余游示余以烈婦行狀且曰烈婦性慧而靜不苟言笑其將死也家人皆哭失聲而烈婦從容如平時嗚呼死生亦大矣若烈婦之所爲豈偶然哉

李節婦傳

節婦姓李氏其大父曰成梁明所封寧遠伯者也成梁世將家父子皆持節鉞作鎮遼瀋之間瀋陽之俗同姓而不同宗者俱相與爲婚姻以故節婦適李氏子曰廷蔡廷蔡早死無子節婦年方十九自以公侯家女不肯墮其家世誓守死勿他適家之人不能奪之當是時疆場事起遼瀋相繼淪陷凡兵之少壯無妻者配以婺婦令下無敢違者以故山海關以東婦人喪其夫鮮有能守節自完而節婦毀容斷髮以死自誓主兵者皆爲感動卒釋之得以遂志歿身斯已賢矣節婦依其從子渭

桂以終月桂事之惟謹曰此吾家之女宗也康熙十有二年建坊旌表而節婦之名著于京師初寧遠伯成梁在明萬曆間以功名顯諸子先後爲大鎮李氏聲名至赫顯矣晚節末路時移勢易已不無頹敗零落不能如其暴時而節婦以一女子巋然傑起撐拄綱常爭光日月人皆謂李氏有女其家世尚不替也

贊曰昔者震川歸氏嘗以婦人之從夫死者爲賢智之過也余以爲其或不幸而夫不以正命終與已無所依而或不免於侵暴凌逼之患則死可也不然而守志以沒世者其正也今觀李節婦無子又未爲立後而有從

子可依輒依之以終可謂能得守節之正而世之人於從死者則從而震之夫孰知守節之苦較從死爲尤難也耶嗟夫世之賢婦人不幸而處此者或死或不死亦度其勢與其力爲之而已矣

一壺先生傳

一壺先生者不知其姓名亦不知何許人衣破衣戴角巾佯狂自放嘗往來登萊之間愛勞山山水輒居數載去久之復來其蹤迹皆不可得而知也好飲酒每行以酒一壺自隨故人稱之曰一壺先生知之者飲以酒即留宿其家間一讀書歔欷流涕而罷往往不能竟讀也與即墨黃生萊陽李生者善兩生知其非常人皆敬事之或就先生宿或延先生至其家然先生對此兩生每瞠目無語輒曰行酒來余爲生痛飲兩生度其胸中有不平之思而外自放於酒嘗從容叩之不答一日李生

乘馬山行望見桃花數十株盛開臨溪溪一人獨坐樹下心度之曰其一壺先生乎比至果先生也方提壺飲酒下馬與先生同飲醉而別去先生蹤跡既無定或留久之乃去去不知所之已而又來康熙二十一年去即墨久矣忽又來居一僧舍其素所與往來者視之見其容貌憔悴神氣惝怳問其所自來不答每夜半即放聲哭哭竟夜閱數日竟自縊也

贊曰一壺先生其補鍋匠雪菴和尚之流亞歟吾聞其雖行遁而酒酣大呼俯仰天地其氣猶壯也久之忽悲憤死一瞑而萬世不視其故何哉李生曰先生卒時年

李烈婦傳

李烈婦姓孫氏安丘之夌河里人年十七歸于同縣李檢烈婦旣歸檢其姑已歿而其祖姑尚存烈婦事祖姑及其舅俱有禮舅嘗以告人曰新婦淑婉仁孝性不合其姑見之居久之檢得疾輾轉日益甚烈婦侍湯藥靡時弗懈檢病狂惑一日屢以拳抵烈婦之額人皆爲不堪烈婦曰吾方誓以死從夫子豈有憾焉與之檢死烈婦請于其舅曰舅當具兩棺新婦亦以今日死祖姑與其舅皆止之曰檢死無子其妻又死是再喪檢也烈婦涕泣不可遂出其篋中衣裳分給家人皆徧餘或焚之

烈婦父及其兄弟聞之皆來環守烈婦因吾必不肯爲未亡人貽父母憂且吾與婿約同死豈可負乎夜半飲藥死整襟端坐面容不改時年二十有八

贊曰女子之不幸失其所天而以身從死與夫守節不他適者皆天下之大義也或謂守節難而慷慨殉死猶易夫人尋常一小事尚多濡忍不決而況生死之際乎余讀李烈婦之事喟然歎息蓋審關孫氏李氏兩家皆巨族貫顯詩書之澤被於婦女矣嗚呼豈不盛哉

郭烈婦傳

郭烈婦姓鄭氏日照諸生郭翰妻也烈婦少失父母兄嫂撫育之有恩年十九歸翰翰之父母大父母皆在堂一門之內皆稱烈婦仁孝人也居數年翰之大父母相繼卒翰拮据喪事以勞致疾烈婦知翰不起水漿不入口者累日其舅與其姑日新婦無所出翰死必且以身殉遂急以長孫嗣之名曰永嗣蓋冀烈婦不死也翰既卒烈婦擗踴號慟絕復甦告家人曰吾受兄嫂恩至厚待與訣即從夫死明日兄與女兄至止之不可哭而去是日其嫂尚未至待之明日烈婦曰吾不能待矣遂趣

髮易服將就經舅姑慰留之甚悲烈婦曰新婦不幸不能卒事舅姑死且不瞑然志決矣拜辭舅姑及家衆執永嗣手曰勉之以若累吾伯姒矣詣翰柩拜且祝曰勿遠行待我遂入戶家人隨之立戶外皆哭失聲烈婦廻視笑曰各盡乃事耳何悲也遽掩戶繯甫及項而絕閱日而其嫂至視其顏如生目忽開旋瞑時年二十有五康熙三十二年也

贊曰余在燕市客日照李學士邸第學士爲余言烈婦狀如是故爲著之余友萊陽李生爲余道其縣人譚氏女適某殉夫死與烈婦事相類又言其友孫生死無子其妻與妾皆從死嗟乎海岱之間自明時多公卿貴人冠蓋相望及易代之際左公蘿石而外賣國叛故主者多矣而女子之以節烈著者頗時時不絕也豈不異哉

寳成傳

寳成者蜀人也崇禎中陜西盜起自澠池渡河奔突江淮汝洛湘湖之間當是時成仗劍從軍爲小卒無所知名崇禎八年流賊陷中都圍桐城不下桐爲四通之道賊往來豫楚濠泗必由桐安慶巡撫遣其將廖應登領兵三千人戍桐成與焉成多髯軍中稱曰寳髯爲人好氣善飲酒其戍桐也縣中百姓多喜與之遊歲壬午冬成從應登往謁巡撫史可法於廬州至舒城解鞍休焉遇張獻忠兵皆被縛當是時江北諸郡縣相繼皆屠滅獨桐城屢圍不能破至是賊攻益急縣中設守嚴出奇

計擊賊賊多死賊計無所出乃挾應登誘降其部卒因遣成至城下獻忠使二賊隨之成仰首呼城上守兵曰我寳成也賊使我招降若等若等宜堅守今賊計窮矣若等努力無懈且速請兵來援我死矣我死以活若等及縣人二賊怒拔刀刺之成至死猶大呼不絕賊凡攻圍且數十日縣中洶洶謂城且旦夕破莫知所爲及聞成語士皆起人人具香焚之烟縷起屬天相與望城下流涕而拜因守益力使人間道請救于總兵黃得功得功引兵來救賊大敗走楚縣人立祠於城內西山之麓祀之成死之日是爲歲壬午十一月二十一日也應登既陷賊賊殺之于沙河其三千人屬于孫羅二將仰食民間已而城內食匱剽掠郊野大兵至悉散去執兩將至江寧殺之

贊曰余嘗至寳公祠拜其像慨然流涕者久之嗚乎賊蹂躪遍天下而吾縣以孤城懸寄猶得父子兄弟相保也烏可忘其所自耶當此之時建牙大吏其不爲賊用者少矣國家之敗亡庸獨羣盜之罪乎殺身成仁得之成卒可敬也夫可悲也夫

袁烈婦傳

袁烈婦姓徐氏金壇人袁玉修之妻也烈婦年十六歸袁一年而舅死事其姑篤孝姑故痼疾烈婦左右服事無違十年而姑死是時玉修疾瘵久知不可起念其妻少且無子數目之欲有言烈婦指心誓以偕死先一歲爲夫具棺即買木爲兩棺及衣衾之屬兩人所需皆具歲甲戌四月玉修疾亟烈婦扶之坐不能言第以手捉婦腕烈婦起之別室引刀自刺不殊家人救之又兩日而玉修死烈婦呼天慟絕復欲自殺家人或言玉修身後事未辦奈何死也烈婦默然因不復言死而亟治其

夫之喪先是自烈婦歸袁死喪疾病相繼無寧歲烈婦不解帶寢者數年餘至是益羸甚氣息僅僅日進米數溢而拮据喪葬之事晝夜如不及立嗣子營祠屋勤墓石俱刻日而竣家人知其終必死也有從姑年八十餘憐烈婦甚夜則相從宿而時時爲寬譬之烈婦曰吾不祥人也自吾歸袁不能事舅姑既相繼死今吾夫又死死又無子吾不能爲袁氏延一息且年尚少不死將何如從姑爲歎息泣下事既竣烈婦且喜且悲曰嗟乎吾今日所以報袁者事稍稍就死無恨矣乃召漆工爲已塗棺命肩輿至舅姑墓哭盡哀絕而復蘇歸拜其夫之主哭踊大呼家人扶且勸之目直視自投于地曰吾憊極矣欲少休乃入室距戶須臾家人啓戶視之血淋漓滿地自刭死矣年二十七時盛暑棺五日不闔顏如生蠅蚋皆不近

贊曰烈婦所以報袁者事無不至矣豈徒能感慨自決者哉其夫兄語余友王云叻曰烈婦故柔婉逡逡如愚人云叻喟然歎息曰嗚呼妻道之正此其盡之矣

吳文焯傳

吳文焯字山帶廣東南海人爲人樸茂篤行與人交有至性於書無所不讀而亦能詩善書時特行吟道中其有所得名章雋句卽爲人誦之解衣盤礴旁若無人其於山川草木蟲魚鳥獸疑神諦視舉筆貌之洪纖畢肖其所親者持去無所惜而有力者往往以金幣購之不能得也少爲諸生不屑意進取嘗讀書輒慕江浦劉巖桐城戴名世長洲汪份德州孫勤臨晉謝陳常之爲文也康熙癸酉陳常以檢討爲廣東主考其友勸之曰君固無意于進取然檢討固君所誦法者今爲主考君出

試宜得遊其門下以慰疇昔之願不亦可乎廷焯曰諾遂出試果舉第二而先是檢討鄉舉亦第二蓋檢討以巳之科名處廷焯其愛之如此廣東有名士曰陳恭尹屈大均皆持高節不妄交遊而獨時時與廷焯相過從不厭大與人薄有德負氣好交遊嘗識文焯于場屋中卽延文焯主其家遍贊之賓客歲甲戌下第南歸越二年廣東巡撫高中丞使其子入都應試聘請文焯與之俱行文焯不獲辭然再入京師非其志也是時檢討已請告還家而文焯仍主有德頃之疾大作就醫于行唐知行唐縣劉某爲文焯故人已而不得志於行唐辭入京師次定州遇有德家人以函來發函視之則參藥也文焯歎曰我友不忘我也然命已止此矣將奈何行至良鄉卒于車中將死告其僕曰身後之事有高公子及薄君在汝勿憂于是公子爲具棺而有德親視殯斂復相與謀歸其櫬而雕刻其詩文以行於世

贊曰歲甲戌五月余與二三友人遊于虎丘之上適吳君過此持刺來謁僂然行也余輩與之飲酒問以粵東山川人物吳君爲土音余輩不能解已而書一扇贈余而去今聞其死甚悲之又[illegible][illegible]先生或病且死

以不得見其所著書爲[illegible]無[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曰兩家之書[illegible]當爲君致之王完趙者吳君之友[illegible][illegible]且曰吳君客死[illegible]君然得吾子爲之傳死且不朽矣[illegible][illegible]其行狀視余[illegible]善稍採次其語云

吳江兩節婦傳

吳江兩節婦者農家女也姓許氏家城西之石里村長適張文達次適周志達歲乙酉

大清兵南下公卿皆薙髮迎降淩辱及於吳江文達故以負販爲生至是從明之一二遺臣起事荷戈爲小卒戰敗不屈死其家不知其存亡使志達往偵之亦被執令薙髮不從遂見殺也是時長年二十九次年十九相與號泣各尋其夫屍會溽暑屍積城下者纍纍皆腐爛不可辨識乃已姊既喪其夫又無舅姑兼無依妹迎之歸謝曰吾夫雖死然此故夫家也義不可以歸於妹家遂事其姑甚謹姑憐而欲嫁之涕泣被面謝曰新婦所以不死者將代吾夫以事其母詎可失節他適久之姑得疾且危賴婦以存者又七年及姑死訣曰我死依而姊居既葬家財歸於周氏子弟遂依姊以居各處一室各奉其夫之主而祀之兩人故農家女善治田共種田卌畝以自給舍旁有隙地度可容兩棺爲生壙以待死吳俗多淫祠好佛婦人貧無依者多爲尼有一老尼教兩人薙髮以從其教長曰不可婦人之髮奈何與男子同去之次曰吾夫以不薙髮死而吾反薙之何以見吾夫地下歲甲戌長年八十次七十尚躬耕如曩時鄉之人悲之請聞於有司以旌其門兩人泣且謝曰吾姊妹不幸遭多難廉恥自愛何旌之有也且又無後將旌之以爲誰榮乎鄉之人卒不能強也

贊曰吾嘗讀順治實錄知

大清兵之初入關也　州人　淄川人孫之獬卽上表歸誠且言其家婦女俱已效國裝此兩人在明時嘗一爲宰相一列於九卿而江淮之間一介之士里巷之氓以不肯效國裝死者頭顱僵仆相望於道而不悔也嗚呼彼二家之婦女視許氏二女何如哉

儀真四貞烈合傳

崇禎甲申春三月流賊李自成犯京師烈皇帝崩於萬歲山西北諸將多擁潰兵渡河而南諸將惟高傑兵最強傑本降將其兵故賊也所至恣淫殺無忌四月晦傑前軍抵揚州之儀真縣縣人設守而城外居民倉卒不及避多罹于禍五月望靖南侯黃得功引兵駐儀真亂乃定于是有四貞烈事傳于世其一爲補傘婦不知其姓名其夫以補傘爲生居西城外賊至其夫棄婦逃賊挾婦以行婦無恩色隨行至一橋橋中斷而橫一木爲渡婦佯懼曰予婦人安能渡此若負我以行其可也賊曰諾即負婦渡橋婦佯懼逡巡賊背而持之甚力至橫木上婦大呼奮身一躍與賊俱墜水中賊力自奮起而爲婦所持岸上賊夾河而視欲擊婦恐更傷賊相與語莫知爲計而賊屢浮屢沉久之遂俱沒而南城外有諸壩相環接壩皆有橋其三壩之橋曰飛虹距運河半里許其下湮而橋上遂成市肆蓋有木工居焉賊至居人皆走而木工亦棄其妻與幼子去賊謂婦曰毋懼隨我行作我家婦復拔刀擬之曰不且殺女婦乃挈幼子行至運河側抱其子赴水死已而其夫循運河行覓之見屍浮水上幼子在母懷如故距城四五里道旁有一井

井深丈餘水半涸有二賊過井上渴謀汲飲俯視之下[illegible]婦人匿焉二賊喜謂婦曰女更無可逃盍上而從我婦曰不能自上妻井不甚深必一人下扶我上在上者更挽之乃可復上不然終不能上也於是一賊躍而下以肩爲梯而推婦使上婦既上在上者更俯首下引賊婦乘其不備按其頭而奮力擠之遂亦下井固狹二賊顛倒井中婦因取井旁石並土擊而塡之乃奔靖南侯營駐儀真也兵與民頗相安縣無賴者貪兵之貨多以女適兵伉儷失所者不可勝數有貞女黃氏其父本[illegible]無行而母已早死女年及笄有美色其父且與縣[illegible]日軍中苟不惜貨財吾無所惜吾女于是兵來覩者紛紛父必告貞女曰此百夫長也又曰此千夫長也又曰此爲參將爲游擊行且爲元戎矣已而一兵來納采矣謂貞女曰女行有日矣他日富貴勿而翁是忘貞女[illegible]唯越數日貞女知期已近乃盛衣裳爲容貌其父不之疑也而貞女遂乘閒自縊死縣諸生高[illegible]聞而歎曰嗟乎爲此女者亦良難矣欲逆父則不孝欲從父則失身匪人欲正告父知父終不可悟欲斷于未納采之前則父之貪尚未饜欲先以己意告人則恐不得遂厥志若貞女者可謂正而有禮智而守義矣因爲歌以弔貞

女及三烈婦焉其辭曰名媛天產兮下處蓬蒿一行卒志兮復何畏乎強豪身困辱于亂離兮恍更若得遂適其逍遙奮不與賊俱生兮豈竊慕乎名高弄羣賊若嬰兒兮更快心于寸磔之市朝若乃彼以禮將此以禮命似可不同于劫賊兮何輕一死之等于鴻毛是其立志較然不欺知勇性成也故茲三婦一女前後一轍也亂曰氣摵日星兮噴江湖智移山嶽兮邁孫吳蘭芷之幹而亦可以挿霄漢兮至夙稱挺挺者乃忽萎而靡蕪嗚呼嗚呼余是可以不哀兮羌不知見危之薦紳耉老其何如再歌曰雲天兮蒼蒼烟水兮茫茫山林淡兮虎豹

藏太極高兮鸞鳳翔四海溟溟兮波瀾澎湃而不同其汪洋千古浩浩兮往來更代而時著其嘉藏中有一德兮歷百變而益光不本於學問兮而不由乎文章獨斷自性情兮而獨標其芬芳魂兮魂兮歸何方魂兮魂兮奚所望魂兮紛不可以久留兮我心皇皇嶽未足以家兮湖海莫可以房蛇獸青赤兮蛟螭黃瀾嶂杳冥兮豐草長上帝降言兮遠迎將玉琴寶瑟兮舞霓裳紫龍清輦兮從鳳皇西母兮降康羣娥兮鳴璫酬酢錯兮百祉翔獨下土兮失姬姜思之不見使我傷躑躅終宵怨上皇時向天門思帝鄉霞氣朝流遙日旁驅光逐影穿窮桑鳥鬼奔飛怳怳有美彷彿坐高堂心知和樂兮怵未央

冬十二月也

贊曰先時江寧有汪氏女未嫁而爲其夫死其夫陳給諫孫也踰三年而又有朱烈女之事烈女祖母守節五十年家貧不得旌烈女時以爲戚嘗以告其從姪道新曰吾望女登科第無他爲祖母未旌耳道新每爲人言其姑之慈孝類如此嗚呼彼女子之不知有夫者烏知其爲慈孝哉

李烈婦傳

李烈婦姓孫氏直隸容城人其曾大父曰鍾元在明天啓崇禎間以氣節名于時屢被徵聘不出天下所稱孫徵君者也烈婦生有異兆長而聰慧好讀書父母憐愛之爲擇配久之不得同縣人中書李用楫仲子元煥娶婦生一子一女而婦卒中書使人爲元煥求婚于孫氏烈婦父母以繼室爲嫌猶豫未決乃占之占曰吉遂許聘焉康熙三十七年冬中書遷安慶府同知乃以十二月二十八日遣元煥迎烈婦成婚明年正月攜其家抵署先是元煥故羸弱多疾至是以勞劇疾大作遂居外寢不復入內室烈婦每夜焚香籲天求以身代又明年春二月元煥疾益篤不可起烈婦出視元煥元煥曰吾與女爲夫婦恩義未洽吾旦暮且死女將何歸烈婦曰吾歸重泉之下耳元煥曰何至是於是舅姑及家人知烈婦之且從死皆固請烈婦毋死烈婦不聽是時烈婦兄亦在署泣勸累日夜不聽且曰兄男子爲諸生顧不如我一婦人乃不勉我而阻我耶頃之元煥卒烈婦拜辭舅姑舅曰吾子甫死而婦復以身殉傷陰陽之和吾不忍也烈婦曰婦以生爲苦而以死爲樂何傷和之有耶倘必不見許而強相羈絆則婦之死眞苦矣家有甃

畫網巾先生傳

順治二年既定江東南而明唐王即皇帝位于福州其泉國公鄭芝龍降受 大清督師洪承疇旨棄關撤守備七閩皆沒而新令薙髮更衣冠不從者死于是士民以違令死者不可勝數而畫網巾先生事尤奇先生者其姓名爵里皆不可得而知也携僕二人皆仍明時衣冠匿跡于邵武光澤山寺中事頗聞于外而光澤守將吳鎮使人掩捕之逮送邵武守將池鳳陽鳳陽昔去其網巾留于軍中戒部卒謹守之先生既失網巾盥櫛畢謂二僕曰衣冠者歷代各有定制至網巾則我太祖高

皇帝創爲之也今吾遭國破即死詎可忘祖制乎汝曹取筆墨來爲我畫網巾額上于是二僕爲先生畫網巾畫已乃加冠二僕亦互相畫也日以爲常軍中皆譁笑之而先生無姓名人皆呼之曰畫網巾云當是時江西福建間有四營之役四營者曰張自盛曰洪國玉曰曹大鎬曰李安民先是自盛隸明建武侯王得仁爲裨將得仁既敗死自盛亡入山與洪國玉等收召散卒及群盜號曰恢復衆且踰萬人而明之遺臣如督師兵部右侍郎揭重熙詹事府正詹事傅鼎銓等皆依之歲庚寅夏四營兵潰于邵武之禾坪池鳳陽詭稱先生爲俘獲獻之提督楊名高名高視其所畫網巾班班然額上笑而置之名高軍至泰寧從檻車中出先生謂之曰若及今降我猶可以免死先生曰吾舊識王之綱當就彼決之王之綱者福建總兵破四營有功者也名高喜使往之綱所之綱曰吾固不識若也先生曰吾亦不識若也今特就若死耳之綱窮詰其姓名先生曰吾忠未能報國留姓名則辱國智未能保家留姓名則辱家危不即致身留姓名則辱身軍中呼我爲畫網巾即以此爲吾姓名可矣之綱曰天下事已大定吾本明朝總兵徒以識時變知天命至今日不失富貴若一匹夫倔強死何

益且夫改制異服自前世已然因指其髮而詬之曰此種種者而不肯去何也先生曰吾于網巾且不忍去況髮耶之綱怒命卒先斬其二僕羣卒前捽之二僕瞋目叱曰吾兩人豈惜死者顧死亦有禮當一辭吾主人而死耳于是向先生拜且辭曰奴等得事埽除泉下矣乃欣然受刃之綱復謂先生曰若豈有所負耶義死雖亦佳何執之堅也先生曰吾何負負吾君耳一籌莫効而束手就擒與婢妾何異又以此易節烈名吾笑夫古今之循例而赴義者故耻不自述也出袖中詩一卷擲于地復出白金一封授行刑者曰此樵川范生所贈也今

與女遂被戮于泰寧之杉津泰寧諸生謝韓葬其骸于郭外杉窩山題曰畫網巾先生之墓而歲時上冢致祭不輟當四營之既潰也楊名高王之綱復追破之死逃畧盡而敗將有願降者率兵受招撫于邵武行至朱口一卒獨不肯前伸項請其伍曰殺我殺我其伍怪之且問故曰吾熟思之累日夜矣終不能俯仰事降將寧死女手其伍難之乃奮袂裂眥抽刃相擬曰不我殺者今當殺女其伍乃揮涕斬之埋其骨而去揭重熙傳鼎銓先後被獲不屈死鼎銓自盛微就縛于盧溪山中

贊曰自古守節之士不欲以姓字著人間者始于明末

樂之世當是時一夫守義而禍及九族故多匿跡而死以全其宗黨迨崇禎甲申而後其令未有如是之酷也而以余所聞或死或遁不以姓名里居示人者頗多有使弔古之士莫能詳焉豈不可惜也夫如畫網巾先生等甚奇聞當時軍中有河南人馬耀圖者見而識之曰是爲馮生舜也至其他生平則又不能言焉余疑其出于附會故不著于篇

憂患集偶鈔

桐城戴名世田有

意園記

意園者無是園也意之如此云耳山數峯田數頃水一溪瀑十丈樹千章竹萬個主人攜書千卷童子一人琴一張酒一甕其園無徑主人不知出人不知入其草若蘭若蕙若菖蒲若薜荔其花若荷若菊若芙蓉若芍藥其鳥若鶴若鷺若鵰若鷗若黃鸝樹則有松有杉有梅有梧桐有桃有海棠溪則爲聲如絲桐如鐘如磬其石或青或赭或偃或仰或峭立百仞其田宜稻宜秋其圃

宜芹其山有蕨有薇有筍其池有荇其童子伐薪采薇捕魚主人以半日讀書以半日看花彈琴飲酒聽鳥聲水聲松聲觀太空粲然而笑怡然而瞑明日亦如之歲幾更歟代幾變歟不知也避世者歟避地者歟不知也主人失其姓晦其名何氏之民曰無懷氏之民也其園爲何曰意園也

響雪亭記

余曾大父隱於龍眠山中山深徑迂峰巒迴合相抱四時之花開謝於庭而去舍百餘步有溪焉兩山夾之皆石爲底爲岸爲坳爲坎爲坻磅礴屈曲而下每聞其深處有隱隱澎湃之聲乃攀木沿溪而入得異境焉四面皆青壁斗絕百仞缺其右爲溪水所出也仰首望見飛泉噴薄激怒自天上來匯而爲池有大石狀若獅葉橫亘其中爲梁水從梁下暗渡入於溪旁三面石壁上大樹皆倒生枝葉扶疎下垂四時不凋根蔓延石壁若龍蟠乃命石工鑿其左爲梯以屬於山折而南平其上爲

亭與瀑布相對見飛泉掛樹間每雨後人立石梁上觀語輒不得聞重累扶棧上石梯以次至亭上耳語先是有石欲裂及鑿時遂隕而下至梁之盡處可坐數人飲水之支流從石旁數折而注溪水緩則可以流觴瀑布之巔亦皆古樹偃仰臨其流不得至但望見之云龍眠山水蜿蜒秀折一旦以此爲第一蓋自古無聞其境者曾大父爲之銘有曰不陰常雨盛暑猶雪遂以名其亭而命小子記之

芝石記

有樵童自山間來貽我芝一莖而言曰吾析薪率山麓而行至水之湄焉見芝生沙中雜於細草之間懼牛羊之踐之也因掇取而歸敢以爲獻余受之置石盆內供之几上芝以石爲根沙注凝結而成者也根不盈尺而岡巒巖穴畢具芝生于其旁之左峰群巒錯立其部署若有神工之相其成觀者莫不歎賞而共以芝之爲瑞久矣世傳芝之生也必有吉祥善事之應芝固爲吉祥善事而生也猶或然耶然吾觀自古之驕主暴臣弛務未遑而獨于芝也窮搜遠採獻者踵至以文天下之平

然是時天下果有道四方皆清明乎未見其然也則芝亦安在其爲吉祥善事而生耶然芝秉山川清淑之氣以生終不可謂非天下之瑞特當此之時薦之朝廷固不若其棄翳於榛莽荒草之中也今此芝也幸無徵詔之求而爲樵夫野人所得又以歸余余拙人也撫時感事自甘廢棄蕭然遠戶猶之窮岩斷壑也余方幸芝之類余而又辱與余處以不自失其天也作芝石記

石門冲記

由魯拱隃唐家山路險峻數步一折行者輙數步一休旣上復下其險峻亦如之山木皆僻陋無可觀者至平地行二三里得石門冲兩山夾之中爲溪巨石當其流若門焉水流其罅砯砯有聲他怪石參錯不可勝數兩山縱橫千尋其最高者直排空凌雲氣陡峭不可上也兩山相向委折錯互勢欲合凡一二里乃窮余至其間因徘徊嗟異良久若在世外又歎此怪偉幽邃之區在乎荒山僻壤亘數千百年來無有識其奇者會日暮從者趣余去行數里時酉入將山中多虎居人燒山林逐虎山東西火炬照耀如畫余從火光中行五六里抵主人宿

醉鄉記

昔余嘗至一鄉輙頽然靡然昏昏冥冥天地爲之易位日月爲之失明目爲之眩心爲之荒惑體爲之敗亂問之人曰是何鄉也曰酣適之方甘旨之嘗以徜以徉是謂醉鄉嗚呼是爲醉鄉也歟古之人直余欺也吾嘗數夫劉伶阮籍之徒矣當是時神州陸沉中原鼎沸而天下之士放縱恣肆淋漓顛倒相率入醉鄉不已而以吾所見其間未嘗有可樂者或以爲可以解憂云耳夫憂之可以解者非真憂也夫果其有憂焉抑亦不必解也觀醉鄉實不能解其憂也然則入醉鄉者皆無有憂也嗚呼自劉阮以來醉鄉遍天下醉鄉有人天下無人矣昏昏然冥冥然頽墮委靡入而不知出焉其不入而迷者豈無人也歟而荒惑敗亂者率指以爲笑則真醉鄉之徒也已

西園記

嗚呼此故魏國之園也小子執筆流涕而爲之記先是余自樅陽浮江至金陵取陸道往句曲因周覽其山川慨然太息問道旁父老有山童然有墻頹然者何也曰孝陵也草間冢纍纍然或且發掘者何也曰故王侯將相之墓也斷石砌道有文字欵識者何也曰故碑碣也又爲余指曰某方山某棲霞某牛首余慨歎上馬而去自句曲還江[illegible]留宿園今屬吾縣吴氏自其祖司馬公居此凡數十年而古松數株在其中世傳爲六朝松云嗚呼自六朝至魏國世已幾變自魏國至今世又已幾變其市朝第宅改矣人民謠俗異矣魏國失官其澤既且斬矣凡治亂興亡之故蓋有難言者而此松猶存此吾之所以悲也因記而書之于壁

睡鄉記

睡鄉者莫知其處或曰太始之初六合之外或曰不然是鄉也在在有之遊者多至焉然非善遊者莫知云蓋其鄉冥然塊然無有天地日月與夫爵祚往來以及灾祥禍福是非美惡榮辱得喪皆無之入其鄉者若忘若迷凡所爲可欣可嗜可涕可悲者不能隨之以入一入其鄉輙絶是故善遊者往往慕睡鄉嗚呼睡鄉之境頑鈍然也睡鄉之人枯槁然也然而其天則全其神則寧其體則佚以適世之人孳孳汲汲或不暇以遊而遊者又或徨徨呻吟嗟嘆噫夫其呻吟嗟嘆必有隨之以入者也有隨之以入者而睡鄉之遊不快也昔者莊周至其鄉化爲蝴蝶蝴蝶至其鄉復化爲莊周莊周也蝴蝶也相化而未有已也于是乎睡鄉擾矣

兔兒山記

入西安門折而南曰蠶池蠶池者蓋異時宮人治蠶之地云余客蠶池且一年凡往來道所經有殿曰光明殿殿之側爲兔兒山余嘗登之山之左右各有徑折而上皆布以磚磚刻畫爲龍文徑之左右皆大石排比相屬高五六尺或八九尺大抵山之前後左右皆布以石云余嘗從其左拾級以上十餘步卽得一石門數折至平地爲亭又從亭側折而上又得一石門又數折爲一臺臺其巔云其右之徑與石與門亦如之山之下累石爲洞者三又鑿白石爲龍蟠於地龍之首今斷去有銅盆

臥其旁摩挲久之莫得其欵識其前有臺曰旋馬臺濤而環之渡石橋橋白石爲之刻畫爲龍者五臺圜其外而方其內凡三折而上至其巔若旋螺然巔故有亭亭已毀臺之下皆廢爲畦其高得山之半山有樹數十株突兀披離甚奇其他舊蹟尚有存者大抵皆敗瓦頹垣而已余讀酌中志云九月九日皇帝登萬歲山卽幸兔兒山至旋馬臺飲菊花酒食迎霜兎又聞世宗好道家之術嘗煉丹于此嗚呼天下承平且數百年人皆習于逸樂卽天子巡遊不出大內其扈從者皆寺人宮女而外之文恬武嬉抑又甚焉余登山而望宮闕歷歷然可按

圖以數其山之巋然而特高者今曰景山卽向之煤山也其園林之叢茂者今曰瀛臺卽向之西苑也御河瀠遶如帶白楊老柏丹甍崇垣傍河而殿者曰承光跨河而梁者曰金鰲玉蝀曰積翠堆雲也有土巍然倚河而高塔其巔而寺其麓者莫知其名或曰此卽遼后梳粧臺也城內外百萬家一舉目而盡而西山蜿蜒磅礴在烟雲縹緲之間嗚呼此山在禁中異時雖公卿莫能至而今則遊人羇客皆得以遊覽徘徊而無所忌蓋物理之盛衰往復有固然者於是乎書之以示余友朱字緑字緑蓋嘗與余同遊者云

山山勢峭削重疊盤曲故名爲滁之要害地是日宿岱
山舖定遠境也明日宿黃泥崗鳳陽境也途中過太平
集極生自北來薄暮余告國人數日皆苦熱行路者皆
以夜當及月明行也乃於三更啓行行四五里見西北
雲起少頃布滿空中雷電交作大雨如注倉卒披雨具
然承已沾溼行至總舖雨愈甚徧扣逆旅主人門皆不
應國人于昏黑中尋得一草棚相與暫避其下雨止則
天已明矣道路皆水瀰漫不辨阡陌私歎水利不修天
下無由治也苟得良有司亦足治其一邑惜無有以此
爲念者御觀雲氣甚佳或如人或如獅象或如山如樓

若如樹倏忽萬狀余嘗謂看雲宜夕陽宜雨後霽如[illegible]
出時看雲亦佳也是日僅行四十里抵臨淮使人入城
訪朱鑑薛儀其他出薄暮獨步城外是時隍中荷花盛
開涼風微動香氣襲人徘徊久之乃抵逆旅主人宿明
日渡淮先是臨淮有浮橋往來者皆便之及是浮橋廢
不修操舟者頗因以爲奸利余既渡欲登岸有一人負
之以登其人陷淖中余幾墜岸上數人來共挽之乃免
是日行九十里宿連城鎮靈壁縣境也明日爲月望行
七十里而宿荒莊宿州境也屋舍湫隘牆壁崩頹門戶
皆不具國人與逆旅主人有故固欲宿此余不可主人

曰此不過一宿耳何必求安余然之是日頗作雨而竟
不雨三更起主人苛索錢不已月明中行數十里余患
腹脹不能食宿褚莊舖十七日渡河宿河之北岸夜中
過閔子鄉蓋有閔子祠焉明孝慈皇后之故鄉也徐宿
間群山盤互風氣完密而徐州當河山川尤極雄壯爲
東南藩蔽後必有異人出焉望戲馬臺似有傾圮昔蘇
子瞻知徐州云戲馬臺可屯千人與州爲犄角然[illegible]
當先守河也是日熱甚既抵逆旅飲冰數升頗之[illegible]
殷殷起風雨驟至[illegible]
痳汗流不已明日宿利[illegible]余[illegible]

劉言潔自濟南入燕言濟[illegible]而[illegible]余[illegible]
苦寒暑距今僅六年而余行役頗覺委頓[illegible]
力向衰安能復馳驅當世撫髀柂腕不禁喟焉而[illegible]
也明日宿滕縣境曰沙河店又明日宿鄒縣境曰[illegible]
店是日過孟子廟入而瞻拜欲登嶧山因熱甚且渴不
能登也明日宿汶上往余過汶上有弔古詩失其稿猶
記兩句云可憐魯道遊齊子豈有孔門屈季孫餘不復
能記憶也明日宿東阿之曹縣是日雨逆旅闃隔牆群
飲拇戰未幾喧且鬬余出觀之見兩人皆大醉相毆于
淖中泥塗滿面不可識兩家之妻各出爲其夫互相詈

至晚乃散乃知先王罪群飲誠非無故明日宿荏平又明日過高唐宿腰站自荏平以北道路皆水𤄃漫毋日輙紆迴行也聞燕趙間水更甚北行者皆患之二十六日宿阜城夜夢裴媼媼乎余有恩而來之報今年二月病卒于家而余在江寧不及視其含斂中心時用爲愧恨葢自二月距今入夢者屢矣二十七日宿商家林二十八日宿任丘二十九日宿白溝白溝者昔宋與遼分界處也七月初一日宿良鄉是日過涿州謁方靈皐于舍館適靈皐在京師在金陵時得與靈皐相過從今別四月矣擬爲信宿之談而意不果及余至京師而靈皐又已反涿途中水阻各紆道行故相左葢自任丘以北水泛溢橋梁往往皆斷往來者乘舟或數十里乃有陸行或數里數十里又乘舟昔天啓中吾縣左忠毅公爲屯田御史與北方水利彷彿江南忠毅去而水利又廢不修良可歎也初二日至京師蘆溝橋及彰義門俱有守者執途人橫索金錢稍不稱意雖襆被俱欲取其稅葢榷關使者之所爲也途人恐濡滯甘出金錢以給之惟徒行者得免葢輦轂之下而爲禦人之事或以爲此小事不足介意不知天下之故皆起于不足介意者也是日大雨而余襆被書籍爲邏者所開視盡溼泥塗

被體抵宗伯張公邸第葢余之入京師至是凡四而愧悔益不可言矣因於燈下執筆書其大畧如此

憂庵記

戴子所居曰憂庵客問之曰吾子素無環堵之室願不審憂庵何在也戴子曰憂庵者無之而不在也余好遊時時行役四方水行乘舟舟中卽憂庵也陸宿逆旅逆旅卽憂庵也或授經於人家必有書室以居其先生書室卽憂庵也或朋友宦遊而從之行則所駐者爲行臺爲公署行臺公署卽憂庵也必擇一二敞之地經營綢繆搆屋數楹而始顏之曰憂庵則是庵也無日而可得幾客曰庵之義則吾既得聞之矣敢請其憂戴子曰吾之生也與憂俱凡數十年於今矣吾故以憂名吾庵志其實也客曰子之憂何如戴子曰五行之爭沴入吾之膏肓陰陽之顚倒蠱吾之志慮元氣之敗壞觸吾之肺腸糾紛鬱結彷徨輾轉輟耕隴上行吟澤畔或歌或哭而莫得其故求所以釋之者而未能也客曰是爲有憂疾矣吾請爲子治之吾將以泰華爲莞簟而寢子以江海爲湯而飲子且以唐虞三代之帝王爲之醫以皐夔稷契伊尹周公爲之調劑以井田學校封建爲之藥餌以仲尼孟軻爲之針砭如是而子之疾其瘳矣乎戴子恍然而悟欣然而作曰疾痛愁苦病者之所自知也切脉按方醫者之所能也吾聞醫門多疾疾之奇未有如余者吾之疾而吾自莫之知疾且益殆今客嘉惠鄙人而得國醫以愈吾疾吾憂庵之號請從此去矣庚辰正月

遊爛柯山記

歲辛巳二月十日余至衢州二十二日㕷晨出通仙門俗號爲小南門也門外卽渡一橋居人甚少僅籬落數區是時春已漸深綠鋪麥野黃滿菜畦草木皆滋榮時時有香氣襲人沿路聽溪聲活活望見遠村桃李盛開點綴于平原茂樹之間遠山叠立雲表行二十里小舟渡一溪卽入山徑逶迤曲折不一二里道旁有古松二株枝幹蟠屈爲攫拏之勢有碑題曰戲龍松後署晦翁書則此松在宋時已數百年物矣又曲折行里許至柯山寺卽爛柯之麓也寺門古樟四株中二株尤奇爲蘿

蔓引苔蘚斑剝蔭蔽數畝入寺坐佛殿少頃一僧導出寺門取路寺左數十步有墓其碣曰右都御史忠烈徐公墓道又行百餘步望見左側山頂有穴露出穴外之天而樹枝橫斜忽蔽忽見緣石磴而上盤旋紆曲忽覩一穹然豁然者彎環起伏宛如梁狀卽道中所望見之石穴而王質遇仙之處道書所稱青霞洞天也高十餘尋深十餘尋縱三十餘尋青巒翠巘如髻如環如螺或遠或近攢簇于石梁前後當梁之南面一石負土突起有樟生其上披離甚古傍石面亭曰遲月亭從亭側攀蘿緣磴兩山皆竊徑窘步至其巔正與亭相對其下卽

石梁也又欹側而行路僅容足俯而窺石縫中則見天一線蓋石梁上又一石梁覆之首尾無罅而此處偶露間隙遂復下至亭上眺覽良久不忍去已而雨作飯于寺取故道還秉燭作詩二章擬他日鐫諸石上其詩曰採樵偶向洞天行一局中間世已更不看仙人貪看奕糢糊仍復覓前生謫向塵寰病未瘥同班仙侶近如何語君奕罷朝天去爲謝狂生罰已多

遊吼山記

紹興山水秀絶寰區向誦陸務觀詩云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余居此凡一月登府山遊蘭亭謁禹陵服古人言語摹倣眞切不誣也有稱吼山之勝者余乘舟往溪流廻轉桑麻林麓映帶遠近既抵吼山舟行徑入石穴中四圍皆峭石立百仞如壁如甕如龜或連或斷或偃或仰從者試燒爆竹取聲水激石怒天地若裂按其形容皆刀斧鑿削而成者蓋此地本頑石石工取石者日數十百人空其中而留一穴爲出入久之石不可取潴水來注而遂爲此觀也倚石壁有屋數楹頗壯麗余未及登岸乘舟出不半里望見有石壁甚峭峻維舟登陟尋之得一尼菴款門入盡皆石壁環焉中爲池池廣一二畝菰蒲浮水上皆滿登一小樓下轉而東尋道中所望見石壁者石壁狀畧如吼山緣磴而上至山之半有寬坦處坐少頃有雨點數十浮空而下墜于衣裾且落石罅中流去仰視之則山巔有松數株水點點從松根飄落或過其壁曰崇玉巖余更其名曰晴雨巖吼山之水瀠洄深窈不可測不及此濛濛涓滴出于天成也登舟記其狀如是

古樟記

樟樹灘違衢州二十里岸有大樟樹故以名灘余以二月初十日曉泊灘上欲登岸往覩之會天雨道濕不可行已而雨歇月朦朧欲出輕雲蔽之余與同舟六七人呼從者秉炬上居人籬其幹以垣枝葉皆扶疎垂垣外余輩先入門視其幹高數丈分數枝四面橫斜而下余輩手相牽環抱之凡六人乃周更上一二尺則更大矣其枝幹離披甚古往往出人意外頂甚平可列坐十餘人非梯不能上也秉炬照之但見膠轕輪囷蜿蜒挐攫若羣龍相鬬枝之出于垣外者皆成幹屈曲下屬地其北一枝尤奇蘸入土中大數十圍叢自爲一樹不屬于幹者然其文理皆成龍形騰挪宛轉若龍之升于天自垣內視之則係幹之剌戾若虹之垂地首尾無端不可測居人以爲神祠而祝之嗚呼樟本名材而其托根也大其植基也固含涵泳之精受雨露之潤多歷年所遂魁然獨出其奇于人間而彼樗櫟之屬拳曲擁腫無故而離立于其旁猶爲也哉

爽君山環之水流于前古松約數千株夾立是時春色
蒼然遠山皆隱不見矣天台之勝不可勝窮而余之所
至爲紫雲爲玉京爲國清爲高明爲石梁爲斷橋爲瀑
簾絶如幾源爲斷既還仙處最奇雙臺雙闕爲天姥第
一身者路東西不相直遂春復至姑以俟之異日

雁蕩記

浙中多名山而三雁蕩最勝曰南雁蕩在平陽縣南曰
中雁蕩在樂成縣西曰北雁蕩在樂成縣東九十里今
之名天下者則北雁蕩也高四十里深六十里頂上有
湖方可十里雁蕩山皆石而湖獨有泥葑草蘆荻生焉
時爲雁所棲宿故曰雁蕩其間嶺有七曰東嶺曰丹芳
嶺曰飛泉嶺曰謝公嶺曰馬鞍嶺曰溫嶺曰西嶺谷有
四馬鞍嶺界之曰東內谷曰西內谷曰東外谷曰西外
谷而東內谷復有谷三曰[illegible]曰安禪曰會賢東外谷
復有谷二曰南閣曰[illegible]水自西北來界之東內谷峰
倒十八曰雙鸞曰[illegible]曰[illegible]曰孤卓曰尊者曰獨秀曰疊
鞍曰茶蓮曰石箱曰天柱曰展旗曰招賢曰獅子曰伏
龜曰觀音曰石碑曰天冠曰[illegible]角曰金雞曰蓮華曰迎
陽曰石然曰碧霄曰凌雲曰朝天曰五雲曰雙筍曰臺
馳曰獻獅曰犀角曰香爐曰倚天曰鳳凰曰超雲曰翔
柱曰象牙曰蟾蜍曰芝草曰虎蹲曰龜子曰藥杵曰架
海曰朝陽曰佛掌曰鼓槌曰覆船曰捲螺曰鉢盂東外
谷峰五曰石佛曰獅子曰雙峰曰老人曰吹簫西內谷
峰二十四曰紫極曰棲鳳曰華陽曰戴辰曰戲龍曰望
鳳曰迴鸞曰石龜曰朝陽曰聚蓋曰石筍曰卧龍曰凌

遊大龍湫記

距樂清六十里有村曰芙蓉倚山而濱海余以歲辛巳四月二十日由芙蓉踰丹芳嶺至能仁寺坐少頃出寺門里許有泉曰燕尾泉水自大龍湫來爲錦溪錦溪之水至此從巨石落下成小瀑布石中高而旁低水分左右下若燕尾然循錦溪而行凡三四里有峯屹立溪水中傍無所倚高數百丈兩股如蟹螯望之若剪刀然曰剪刀峯至峯下行百餘步忽變爲石帆張於空中曰一帆峯又行百餘步又變爲石柱孤撑雲表曰天柱峯左右皆石壁峭削詭狀殊態不可勝數又行百餘步徑窮

路轉得大龍湫爲天下第一奇觀水自鴈湖合諸溪澗會成巨淵淵深黑不可測其側有石檻檻中作凹水從凹中瀉下望之若懸布隨風作態遠近斜正變幻不一或如珠或如毬如驟雨如雲如烟霧或飄轉而中斷或左右分散而落或直下如注或屈曲如蜿蜒下爲深潭觀者每立于潭外相去數十步水忽轉舞向人灑衣裾間皆沾濕忽大注如雷忽爲風所遏盤桓而不下蓋其石壁高五千尺水懸空下距石約一二尺許流數丈輙已勢遠而力弱飄飄濛濛形狀頓異他處瀑布皆沿崖直走無此變態也潭之外有亭曰忘歸亭其側有亭曰觀不足亭而龍湫右側絕壁曰連雲嶂嶂上有風洞每洞口木葉飛舞則大風徐作又有小龍湫在東谷靈巖寺水自石城諸溪澗來會于霞障之右從巖上飛流而下高三千尺半沿崖半懸流變態稍不及大龍湫而其下稍西水湧出石罅直上指二尺許形如立笏望之光明瑩潔而搖動亦奇觀也相傳大龍湫上數里復有上龍湫飛流懸瀉亦數百丈與大龍湫相似昔有白雲雲外二僧居之地僻無人迹今不知其處矣余性好山水而既遊鴈蕩觀大龍湫則已乘雲御風恍惚仙去今追而記之不能詳也

桐城戴名世田有

困學集自序

學之廢久矣嗚呼學以明道也道以持世也自學廢而道不明而世如之何其不亂以亡也聖人既没於今幾千年矣自孟軻氏而後學者不絶如綫迨宋輿而諸儒繼起可不謂甚盛者歟然皆不幸而窮于世上無明天子不克信用而擯斥以老卒不得出其萬一使當時獲備者之效世亦由是大壞積爲從古未有之禍自明室開太平文物治安之盛遠過前代而當時儒者之于道

類不及曩時君子吾嘗慨焉惜之夫道之不明以爲世患道明而不得用此世之不幸而非儒者之命之艱也要無廢於學使道自吾而大明即不用而亦所以持世於不傾也余生二十餘年當天下棄學世所謂學不過呫呫諷誦習爲科舉之業曰是乃學而已此學之所以廢也嗚乎許衡吳澄不得爲學者也當今之日求稍稍有如此兩人豈復可得是可以觀世變矣余多憂之人也又生而遭多難惴惴莫必其命胸中雖稍識是非時時嚮學而顛連相繼即有異俗之心絶人之才且沮傷而不得進況余才質魯鈍頑然無所得于心就令專精思慮無他間雜猶無以望其成而加以辛苦拂亂神志荒惑又奔走求食時人既不皆信余徒教授童子章句日不暇給如此豈復能有所成就哉孟子曰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余不能作也而困加甚而衡加甚其亦不可解也夫其亦不足惜也夫居常偶一命筆爲文辭頗能往往類古蓋昔之君子好古之道輒亦好古之文以古之文所以明古之道也余既不學未聞道何有于區區者蓋學又不在于文詞而已也學爲文文即工非學之大也余困甚矣而未學以未學故更困以困學名其集者所以志也因書之以自警云

贈僧師孔序

師孔楚士姓程氏世族也年十八棄家爲僧於今二十有二年矣崇禎間天下兵起其祖父皆死於難師孔嘗痛之而師孔有母與妻皆在孝感師孔既爲僧行遊天下不嘗至鄉里絶書問者且十年蓋師孔非浮屠氏流也好儒書與儒者游然當世儒者齷齪無可當意嘗北至幽州南抵金陵以及江淮閩越所至輒陰求豪傑奇士最後至吾縣居西山中師孔性疎傲人無知之者以故困甚一日大風雨溪水泛溢師孔饑數日陶然自得也然師孔頗有激楚怨懟之情往往悲歌泣下不可告人其故歲庚申之春余携書數卷入西山訪師孔因讀書其間凡一月每讀罷輒與師孔俯仰古今嗟歎世事師孔往往張目視天汪然出涕嗚呼以道之衰而人情之陷溺也天下方且在呻呼唫囈之中而一二羈窮少年枯槁老衲相與痛哭於山砠水涯之間事固有不可解者會余既出山師孔與主人不合棄去居投子亦不合亡何又棄去一日來告我曰吾將歸楚省老母請與子辭余曰佛氏之所以害教傷義者莫大於棄其君親而子豈浮屠氏之流也歟子歸奉而親以終而身以治而生慎毋出游游必困師孔曰然遂書以爲序

贈趙艮冶序

玉之在璞人視之塊然石也棄之於塗有玉人者琢之得玉焉人聞之他日見道旁石塊然以爲玉也取而藏之於櫝噫玉也而石之石也而又玉之大抵如此矣夫玉不類石然人不視爲石則非玉觀於人之所視爲玉者可知也其爲玉人者笑之矣艮冶玉之在璞者也不幸而不遇玉人於是有小丈夫者視之熟視之笑曰此塊然石也噫艮冶與玉之在璞者也他日有玉人者琢之得玉焉而後知其非塊然石也噫吾行見夫小丈夫者之石之滿其櫝也已

濤山先生詩序

先生家濤山手植竹數十箇老屋三間僅僅蔽風雨先生年老矣家甚貧陶然自樂人見先生樂不知其貧先生竟亦不自知其貧也命二子種秫爲酒酒熟飲客客醒然先生已醉客不至先生獨持杯滿飲飲亦必醉每醉輒誦其所賦詩卽不知詩者亦爲誦之誦已大呼自豪往往凌其座人淋漓酣適若不可羈縶其大都如此先生曰吾家少豪富居金陵數年遭喪亂歸來爲學官弟子已而不屑也更窮留卿飲酒賦詩以此樂而終其世家人或以橐盡告余余累聽但貼取酒來酒罄貧定鄰家或出錢往酤或無錢輒脫衣與酒生平好爲詩於詩好唐人於唐人獨好樂天每爲詩不樂天若不爲也每爲詩未有不樂天若也噫吾見朱世之逐逐者而不知止也富貴者多驕矜貧賤者多悲愁輾轉汩沒曾不能得吾之一日吾哀之吾又自喜也吾左手持觴右手援筆飲一觴得一句焉吾醉而詩已就而曠曠然而熙熙然而無所介其懷也豈不足以高視天下而發笑矣乎今世嘗讀先生之詩瀟灑不羈如其人其風味直彷彿樂天不誣也而先生奇情曠逸與人交無畛域或有不合面斥之事過則已復歡如平常人無知其意者獨時時見其意於詩先生余外祖也故以命小子曰今之時子之文未有雙也吾詩待子而傳小子不敢謹誤其說而以書之于集之首

贈葉蒼巖序

昔吾縣葉文莊公舉萬曆癸丑進士入翰林烈皇帝時爲禮部尚書當天啓中璫寺之禍流毒天下吾縣士大夫仕於朝者一二人外皆能抗直持大節自左忠毅公被禍而文莊公與中丞方公亦岌岌幾不免方公者巡撫順天諱大任者也公好讀書時時刻苦鑽研終其身不厭既貴則盡購遺書數萬卷一一丹鉛排纘而翰林榮選宗伯閒官益得以肆其力於學其所爲文章有歐陽子之風公之家孫曰子寧先生雅好余嘗哀余之遇曰嗟乎使子得遇文莊公豈困至此乎小子生也晚閒讀公書與公子弟遊輒慨然歎道之衰也子寧先生忘子曰蒼巖與吾生同歲自兒時初學文即意氣相得歎甚已而蒼巖召余讀書其家每一文就必質之子寧先生以爲常自是後從事朋友往還多矣其知我深而信我篤鮮有及先生父子間者而後歎文莊公之澤猶不墜諸子孫余稍長益困遊學四方而蒼巖家益落且屢困於州縣蒼巖不以咎有司而深自愧悔其業之未工一日謂余曰吾始與而學也于今幾年今子之學已至而道已成矣而余猶泛濫於制舉業而不知所歸宿而未有涯也惟子有以拯余之病而救余之惑余曰科舉之業非余所好也然嘗試之矣於足下義不可以默則吾還且問子將俯仰順時與之遷徙上下而志不專歟力不專而氣易動歟曰然然則子之爲此也欲速之意甚而得失之念交戰于胸中故輾轉汨沒而至此歟且又有人焉梏子之性咻子之聽而教以從衆之說者歟曰然夫此數者皆世俗人之情以吾子之賢而出於此亦惑且甚矣夫時文未有定也而吾子與之轉移豈非以順時則得不順時則失故耶然世之應有司之試者未有不隨時者也而往往得者十一不得者十九未見其必得也且夫彼小人挾持而有讒而氣以蔽其豪傑見有異己者輒笑之輒妬之輒沮且撓之而不使之有成今子亂于毀譽之說而失于趨向之宜豈非惑之甚也歟世衰道微有志者宜自振立於天壤之間而不可稍爲委曲以悅世狥俗即艱難摧折有不顧況文章乎哉況區區時文乎哉吾聞文莊公家故貧少時從塾師塾師教以讀時文公不應潛誦莊子見人至輒掩匿嗚呼余之困久矣其何能望公然士固有異世而相合者公與方中丞最善兩人微時日相聚茅屋中搜獵書語旁若無人者後兩人官位相埒而俱以勳猷節顯名天下蒼巖有志勉之而已

送許亦士序

自周之衰至於今儒學既摍焉聖人之道掃地無餘獨幸有其書尚存而學者大抵皆淺陋不能申明聖人之意自漢之訓詁箋疏已失其旨而學宮所立五經家皆無當於大道之要葢道莫著於宋宋之時不能用之至有明而顯嗟夫其言雖顯於明矣而其道或未之能行也天下之士非科舉之文無由進而科舉之文非宋氏諸儒之說擯斥不收夫非宋氏諸儒之說不收其意豈不盛哉而學者第假其說以為進之階問其何以學曰以科舉故也則卽其始學之日而固已叛於宋氏諸儒

之道矣然當世學者習其書猶能為其言兢兢不敢失墜至於正德嘉靖以來諸儒紛紛而起良知家言最行於天下淫淫蔓延而士皆以叛攻宋氏為賢於是橫議之禍漸流為門戶天下亦自此多故矣項者以來士已有稍稍能分別是非以告天下者而天下猶逃不知悟江之北有兩生焉曰褐夫氏曰亦士氏此二人者葢篤宋儒之書而喟焉歎與肅然再拜曰吾師云褐夫氏生於桐桐為大縣而能誦宋儒之書者不過數人然此數人之誦之者非吾之所云云也吾不與之學宋儒乃者客於舒舒尤荒陋而亦士獨為有志於道者嗚呼當大道淪散士不知學而一二腐儒小生區區抱獨守殘滄落於窮岩斷壑之中者徒為世所嗤笑謏傷然其所維繫豈小也哉余既以迂拙不容於世逃山中而亦士不鄙余謂余知道者余非其人也而亦士則真宋儒之徒也已他日余且買山隱焉取四書五經之訓詁註疏而去其諸家之背謬與其駁雜迂詭者重訂為一書而竊附於宋氏諸儒之後亦士要為有志者當與亦士共勉之也因先為言以期之

送釋鍾山序

余友有浮屠氏曰鍾山與余相知最深余不爲浮屠氏學而嘗好與浮屠遊余儒者與當世所謂儒者異以故當世儒者皆畏惡之獨一二浮屠氏不余忍棄也賢余才而從之遊夫儒者棄之而見收於浮屠氏然則當世儒者毋輕詆浮屠鍾山南京人嘗客廬州無所知名壬戌秋有僧爲我言鍾山負義氣工方術尤精堪輿家言余貽書鍾山鍾山未荅明年春余涉淝水過鍾山一見知舊相識又明年春鍾山客余舍館主人翁以余故重其術而禮之嘗與余一榻相對道平生則時特爲我泫

然流涕嗟乎余之相知不得之儒者而得之於浮屠氏吾嘗嘆之會鍾山別余適桐桐余鄉也介在江表山水秀麗甲他州鍾山往而爲余先人尋葬處余羈旅不獲偕之歸也白雲之阿黃泉之一坏所以慰不肖之孤者又豈特從遊意氣之私而已哉於其行也遂書以送之

送朱字綠序

歲在甲子余浮江往金陵舟次舊縣登岸與舟子相與語有兩生携手立江干聞余言前問曰子得非桐縣人乎余曰是也一生曰桐有某秀才子豈嘗識之蓋余姓名也余曰足下何郡人乃識秀才生曰吾宿松人也素知秀才故問之余曰足下家宿松亦知宿松有朱字綠者乎生曰我是也余曰某秀才即我也因相視一笑至余舟趺坐各道平生則皆大喜過望蓋余與字綠同郡而又同受知於學使者劉公庚申之秋余謁劉公於句曲劉公數爲我言朱生公好士士茍能文者輙時時記

憶之而尤篤念字綠不置余爲字綠道劉公語字綠未嘗不感嘆流涕也余自識字綠姓名并其文章而至今凡四五年以未一見字綠爲恨字綠之於余亦然今者江皋孤艇荒烟次日邂逅一遇而相與問姓名歡然抵掌豈不快哉字綠有道而能文者而其愛余文實甚余之蹇拙困頓爲鄉里小兒所欲殺而大江南北類多咨嗟嚮慕益近者難以爲工而遠者多不知其不肖也兩生者其一方某字綠同縣人亦能文辭與字綠皆素知余者字綠其并以吾言示之

送蕭端木序

余居鄉以文章得罪朋友有妬余者號於市曰逐戴生者視余舉見從之紛如也久之衡文者貢余於京師鄉人之在京師者多相戒勿道戴生名閩人蕭君端木從余鄉人處識余亦以鄉人視余莫知余也而蕭君同縣人爲我言蕭君好古博雅君子也余因出余文一編示蕭君蕭君大奇之以爲異世人非天下所有也余深愧蕭君言自是蕭君與余往來甚數余益得以悉蕭君之爲人與其文章益余乎居論文不好雕飾苐以爲率其自然而行其所無事文如是止矣嘗按史漢以來諸家之旨皆如是余好之蕭君之嚮往適與余同則蕭君之奇余也而豈徒哉歲丁卯余與蕭君試於京兆皆被放而分校黜余文者亦閩人也蕭君告余曰某某至愚極汚余鄉人也余知之吾子脫不幸出其門辱吾子不可湔矣幸而被放甚善益蕭君之愛朋友敦氣誼如此余自念諦劣不容於鄉邦而名字往往在人間然其相知愛慕之甚者莫如蕭君余所見天下士多矣其好古愛朋友敦氣誼亦莫如蕭君余方幸與蕭君遊也而蕭君遽別余而歸余且悵悵乎其何之也先是蕭君告余曰吾由閩而燕往還萬餘里不得吾子之文以歸則是役爲無益矣余諾之未果爲至是再三云余因書此以送其行而又幸蕭君之歸故鄉守田園爲足樂而余之落廓羈窮且不知其所終極竊自傷也

齊謳集自序

余少好誦古人之詩時時誦之然輒不復記憶間為詩其於古人之旨不肖也因遂棄去自是荏苒浸尋身在貧困而曾無吐發憤懣之什嘗自惜且恨之數年以來客遊四方篋中無他書本可以度日而有所感觸輒亦偶為詩一篇兩篇既成猶軼不錄蓋余之志欲入山窮居專精思慮以務比肩於古人非是弗為為之亦弗存也戊辰己巳之間自燕踰濟遊於渤海之濱遍歷齊魯之境同遊者數人與余皆困不得志於是多賦詩以自遣而余故不工詩勉而為之得一百餘章方擬棄去而

同遊者顧謬加賞歎力勸余存其稿余俯仰從之然非余之志也嗚呼詩之衰久矣世之人粗能識字即高自夸詡欲登壇坫以爭名聲其於古人之詩多能議論短長分別門戶譬之盲僮跛豎各以其意喜怒主人而指腕攘臂於藩籬之外而主人曾莫之知也不亦大可悲乎余行且歸隱故山終身弗出縱觀古人之詩而因以有吐發憤懣之什或有當乎而茲集之存者同遊數人者之志非余之志也數人者為無錫劉齊武進白寶宿松禾書溧陽史騏生常熟翁振翼華亭畢水生山陰胡賡昌云

劉陂千庶常詩序

詩之亡於人間久矣其故果安在耶古之人未嘗欲名其詩也而固已有詩今之人徒欲名其詩而已徒欲名夫詩而固已無詩矣古之人雖田夫野人女子皆能自言其情情之至而詩自工今之人以詩為取名聲爭壇坫之具自汨其情而亡其己之詩以務摹擬夫古人之詩此詩之所以衰也數百年來詩數變而其變愈下彼此訾謷互起迭作遞遷至於今而世之說詩者其術更黠而其說更譎詐而不可窮詰彼蓋知古人之不可非也於是據其一說而推之曰古人在是也為之旋其牆

垣固其藩籬彷彿其形貌之萬一以為己之所獨有而他人之所不能至又懼天下之不吾信也於是恫疑虛喝而傲睨顧盼以濟其術之窮庶幾天下之可欺不深察吾之所以而震而驚之而吾之詩可以名矣嗚呼世之說詩者此其術也而豈復有詩哉余不能詩也而於詩之旨猶稍稍能識之自游學四方見世之所名之詩不復有詩也而頗意世所不名之詩其中必有詩焉而果得庶常劉君陂千之詩陂千退讓君子也其容貌粥粥然其與人交溫溫然其言語辭氣恂恂然嗚呼此陂千之詩也陂千之言曰吾惡夫世之名其詩者吾之詩

吾自抒其情而已不以名也蓋陂千之詩皆深自藏匿不以示世余索而讀之見其情皆陂千之情而詩皆陂千之詩按之古人之旨自不相遠也使世之說詩者見之必求其瑕疵而議之曰某句不似某家即不然或謬爲稱之曰某句似某家某句又似某家必欲盡汨陂千之情使之輾轉俯仰而無所適從嗚呼其亦不仁甚矣宜陂千之匿不以示世也陂千之尊府先生詩最多亦最工先生生平不以詩示人人亦未有以詩名先生者而吾又嘗見陂千仲弟檢討君詩數章其旨亦如是嗚呼詩亡於人間久矣而猶存于劉氏之一門凡其所以

存者皆不汲汲於名者也彼世之說詩者其名竟何有也

送蔣玉度還毘陵序

今之所謂才士者吾知之矣習剽竊之文工側媚之貌奔走形勢之途周旋僕隸之際以低首柔聲乞哀於公卿之門而世之論才士者必歸焉今之所謂好士者吾知之矣雷同也而喜其合時便佞也而喜其適已狼戾險賊也而以爲有用士有不出於是者爲傲爲迂爲誕妄爲倨侮而不可復近蓋今之士與士大夫之好士者其相得如此嗚呼亦一異矣蔣君客京師數年凡三試南宮不第士大夫弗謂蔣君爲才也者而棄之士皆囂囂哓哓惡蔣君之不類己而又見蔣君之困也則又相

與笑蔣君蔣君旅泊蕭然因別余而歸余送之行而告之曰君子得志則爲龍蛇不得志則爲蚯蚓安能與寠寠者爭是非得失也哉昔者梁國之鴟欲以腐鼠嚇鵷雛嗟哉其嚇也而鵷雛故不受嚇也今之嚇蔣君者其腐鼠也耶蔣君其有以自處矣因書以贈之

李縣圃唱和詩序

余居常誦古人之詩而歎杜子美之才氣橫絶一世後有作者未之或及也子美之秋興八首尤爲人所傳誦其依倣而爲之者亦不少矣而余以爲不得子美之所以爲子美雖依倣而爲之非子美也子美當唐室板蕩憂時感事無可如何而托之於咏歌崎嶇入蜀爲過客蜀人蜀之人無知子美者然子美故樂蜀錦江之上浣花之濱時時有子美時時有子美之詩也後之人能爲子美之詩者莫如陸務觀務觀爲吏蜀中亦樂蜀之風土蓋其既去猶惓惓不能忘蜀其稱蜀中與其思蜀之詩與子美前後相映也後之人依倣子美而爲之者不少而卒莫如務觀則務觀乃眞子美也而余又因以知蜀中之勝能淹留兩賢其風土必有可樂者當子美務觀之時蜀非無事之國然山川城郭人民謠俗猶不失其佳麗今自明之末以來而蜀已非復前日之蜀矣使子美務觀見之當如何太息而其詩當如何哀怨也吾友撫州李君縣圃宦蜀將行而擬子美秋興之體爲詩八章以道其懷而縣圃之友數人皆和之既成帙而以示余且求爲之序余歎縣圃之能詩其入蜀也必能追蹤子美務觀又嘉縣圃諸友之相應和得詩人之意也於是乎書

送劉繼莊還洞庭序

自科舉之制興而天下之人廢書不讀久矣以未嘗讀書之人而付之以天下之事其不至決裂者蓋未之有也昔者科舉之興亦未嘗無人矣在上者長養之以廉耻而在下者亦不務爲苟得是故其功名猶有可觀至其晩節末路相習爲速化之術而風俗之頽人才之不振其流禍至於不可勝言此有心者所爲歎息痛恨於科舉之設也劉君繼莊博通古今讀書自適而不從事於科舉其於陰陽曆數樂律兵法之類無不有以窮其元本而臻其微妙蓋繼莊眞能讀書者矣繼莊尤留心

於史事購求天下之書凡金匱石室之藏以及稗官碑誌野老遺民之所紀載共數千卷將欲歸老洞庭而著書以終焉繼莊一書生擔簦遊燕市諸公貴人無好士能知繼莊者繼莊衣食不遑給而奔走拮据出金數百購求遺書凡繼莊之所爲者其力旣已勤而其志亦已苦矣繼莊有友曰王崑繩及余二人約偕詣洞庭讀其所購書而繼莊家無擔石之儲無以供客余二人之行皆不果而繼莊先携其書以歸余與崑繩行歌燕市一市人皆笑之羈窮落拓此數人者大抵皆同而余輩之窮至欲讀書而不得此天下之所以不讀書也嗚呼良可悲矣吾聞洞庭據東南湖山之勝而繼莊家在西山尤爲幽人之所棲息繼莊歸而爲余懸一榻焉余雖不能卽行終必圖與繼莊著書終隱以酬曩昔之志繼莊曰然遂書之

孑遺錄自序

余所著孑遺錄既成北平王源爲之序而余復自爲之說曰甚哉明之亡也非其罪豈不可哀也哉自秦漢以來天下承平之久未有如明而其敗亡之禍亦未有如明之烈者也明之取天下也於盜賊而其失天下也亦於盜賊彼秦寇者皆國家之赤子受休養之恩垂三百年非若敵國外患而一旦稱兵起事橫行天下斬艾良民藩王滅天子死而國祚隨之此自古以來之所未有也當是時天下承平久人不知兵士大夫漫不以賊爲意而行間大吏相繼縱賊以成賊之強中朝以門戶相爭而操持閫外之事使任事者輾轉徬徨而無所用其力直至于國亡君死而後已焉此其罪甚于盜賊萬萬嗚呼豈非天乎賊起秦入晉蔓延于畿南河北復渡河蹂躪江淮河洛湖湘巴蜀之間名都大邑所向皆破而吾桐獨完桐小縣僅彈丸黑子率數千瘡殘之民疲敝之卒而抗百萬方張之寇前後凡十餘年濱于陷者屢矣而卒獲完豈非以賢有司之拊循士大夫之設守而兵民之戮力歟余從諸父老問吾桐前後攻守之事稍稍得其梗槩因著爲一書而當時文武用兵之略亦以附見使作史者有所採擇焉

贈劉言潔序

自先王之道不明而世有講章時文之學益講章時文之毒天下也久矣昔者聖人之遺經掇拾於秦火之餘漢唐儒者其爲訓詁箋疏不啻數十家皆未能盡得聖人之旨至朱子出而其道始大明講章之徒曾不能窺漢唐之藩籬而欲以破有宋之堂奧何其惑也六經者文之本也周秦漢唐宋以來作者多有而其源流指歸未有不一者也時文之徒曰吾無所事乎此也其爲說至於苟且以從俗之好而以是爲奔走勢利之具數十百年以來天下受講章時文之害[illegible]而後之[illegible]之者愈甚而世益壞是故講章時文不息則聖人之道不著有王者起必掃除而更張之無疑也吾友劉君言潔奮然獨立於波靡之中非朱子之說不道也非周秦漢唐宋之文不觀也講章時文之徒皆非且笑之而言潔獨超然於埃壒之表故吾以言潔爲賢余於世事多所感憤嘗欲買巖石一穴舉手謝時人以去躬耕讀書而老焉平生欲重訂四書五經大全入山著書首當從事於此又自朱子沒後羣史繁穢意中時時欲勒成一書以繼綱目之後而有明一代之史世無能命筆者更經一再傳則終淪散放失莫可稽考當彷依太史公書網羅諸

矣既成則以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平生之志如此而已然而生遭憂患凡人世險阻阨窮之境莫不嘗之無儋石之儲無環堵之室徒餬口於四方以托一日之命而其志安從辦之古之人家貧客遊往往有王公大人供其貲用令極意學而楊子雲微時文章得達天子遂自布衣召見子雲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沉博絕麗之文願休脫直事之繇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於是天子詔尚書賜筆墨錢六萬使觀書於石渠嗚呼後之學者其所遭之變所遇之時不同於古之人者多矣然則余且抱無涯之志而莫之遂也余與言潔兩人自客遊河濟

之間以至燕市每相與往復論難窮人情之變考文章之旨未嘗不蹶然而興而復爲之喟然以嘆也言潔長余二歲蓋已四十而余年三十有八浸尋荏苒曾無成就自慚多不及言潔將遂入窮山之中爲農夫以沒世而言潔學甚博力甚勤斯文之責實在言潔昔漢家從秦火之後收拾遺經於是田何施孟之易申公轅固之詩董子胡子都之春秋大小戴之禮伏生孔安國之尚書皆相繼而出今夫講章時文其爲禍更烈於秦火倘世有表章六經者出則如漢唐儒者豈遂無其人乎因書以貽言潔且以勉之也

戴氏宗譜序

昔者先王之制禮也以爲人治之大莫大於親親於是爲之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又懼其久而相離而至於相傷也於是立爲大宗小宗之法以明其等殺序之以昭穆別之以尊卑使諸侯世國大夫世家氏族之傳不亂雖其歷世之遠而族黨之義卒不等於途人者有宗法以維之也禮大傳曰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以至於庶民安財用足百志成莫不由此焉嗚呼此先王之所以爲平天下之要道也歟自三代之衰

禮樂崩壞人皆廢古亡本骨肉之恩薄渙然無所統紀往往疑貳猜阻見于父子兄弟之間而況於疎遠之屬乎雖以巨家大族不數傳而其子孫或迷不知其所自出以故有仁人孝子之思者欲崇本厚始莫大於立祠祀正宗祧修譜諜吾戴氏系出微子爲神明之胄支裔最爲蕃昌蔓延于天下而莫盛于新安吾桐之戴遷自新安已三百餘年于今家世躬耕讀書仕宦皆不顯而十餘世譜系皆存松江之戴遷自浙之會稽會稽亦新安之戴之派別也松江之戴曰容若者嘗錄爲圖譜一卷自得姓之始以至于吳會諸戴支分派別源流考據

最詳且確若容若者崇本厚始之道仁人孝子之心可以見矣嗚呼先王之制禮也五服之外猶有袒免之禮凡以別于途人也蓋宗族雖繁且遠而其初固原於一人之身也一人之身而化爲途人途人其宗族是卽途人其父母祖宗也而可乎容若持其圖譜示余且曰凡其爲我序之余既錄而藏諸篋中仍以其舊本歸容若且告之曰是譜也當持以盡示戴氏之人苟有仁人孝子者見之崇本厚始敦倫睦族未必不由乎此也吾戴氏神明之冑其不替乎

狄向濤稿序

自科舉興而士之有功名以垂於世蓋少矣夫士之研精覃思從事於場屋之文以應科舉其得之者往往登高第爲大官流俗之人相與艷羨之卽其人亦莫不自以爲功已立而名已成也嗚呼此士之所以無功名也且夫功見于天下名施於後世若古大臣之爲者一代之中正不可多有又其次或効一職建一議卓然爲一世之所倚毗他如濂洛關閩不必身都爵位而功名爲古今之所莫敵此眞所爲功名者也世之人求功名之說而不得而以富貴當之舉世之登高第爲大官者皆

相與指而目之曰功名嗚呼此士之所以無功名也古者先王之教與士自小學以入大學舉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理莫不犂然備具以故施於天下後世而功名昭垂至今其理載之於書書具在後之人棄而不務而研精覃思以從事於場屋之文夫從事於場屋之文不可以謂讀書也世之人第以是爲讀書之事已畢矣夫以從事於場屋之文爲讀書以科第富貴爲功名是故世之無功名者由世之無讀書者也當此之時苟有卓然自立於其間者必去其富貴科第之見而後可與共功名也必罷去場屋之文而後可與語讀書

也余友秋君向濤年踰二十即舉進士高第入翰林人莫不艶羨之而其塲屋之文爲士林之所傳誦果如世俗之議則向濤之功已立而名已成而讀書之事已畢矣向濤不色喜而抑然自下益其於古人之道方日進而未有已者然則向濤之得第非向濤之功名而向濤塲屋之文又向濤之糟粕煨燼而非向濤之所以爲讀書者由向濤之道而日進不止吾見向濤之追蹤古人不難也至於向濤文章之美余友劉太史若千序之詳矣而向濤復屬余爲序余故獨著向濤之志如此以見世猶有卓然自立不爲世俗之所浸淫者並以告天下科舉之士其必有以余言爲然如向濤者也

李太常案牘序

昔者先王之治天下也其爲教也甚詳設之以學校董之以司徒明之以人倫導之以和睦又懼民之不率也於是乎有士師之官有流就之刑制其輕重別其科條凡皆動之以愧恥而創之者乃所以教之也殺之者乃所以生之也書曰明於五刑以弼五教然則五刑不明而五教亦無以施於天下故夫五刑者所以爲五教之具也魯頌泮水之五章曰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夫泮宮者揖讓絃歌學道之地立教之所非有關于訟獄之事也然而獻囚必於泮者豈非以獻囚固所以爲教而學校之士出而敷政臨民不可不慎於此也歟在昔帝舜之命臯陶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而臯陶惟能明允故能有以祗承帝命聖人懼民之不率而又不忍傷之且恐其濫也其兢兢如此後之折獄者或以姑息爲政博忠厚之名而養姦釀亂其禍不可勝言其反是者則又擊斷嚴酷文深網密使人無所措手足嗚呼是豈聖人明刑弼教之意哉且夫後世設官既多而明刑弼教之官往往分而爲二各司其事不相侵越司獄訟者不復留心於學校之事而職司教士之責者凡律令聽斷一委之有司而已無與於其間雖有司聽斷之有不

得其平出於耳目之所聞見而亦若非已之咎者嗚呼何其愼也至於大吏之爲風憲之官秉節鉞之重者州郡之間星羅棊布民之死生俗之美惡其權可得而操也然而民之寃者不能爲之昭雪而無罪而被戮辱者不可勝窮也夫以刑獄爲職者且如此而況於非其職者乎今夫督學使者三年而一易其人行部考校不過文義之優劣而不暇及於其他夫文義者敎士之一節而有大於文義者置之不問是何本末倒置也嗚呼是豈聖人明刑弼敎之意哉太常李愚菴先生爲洗馬時督學畿輔者再前後凡五六年嘗於校文之暇取獄訟之事有涉士子者手披目覽務得其情躬自聽斷一訊而服其於有司文移批駁如親睹之者宿豪猾吏搖手相戒莫之或欺蓋其所以扶植人倫奬進善類誅鋤姦猾者不可勝數而要莫不出於至誠惻怛仁心爲質而義以制其斷者夫督學之爲職不專主於獄訟非涉學校之士覩來告理者不與而閭閻之愁苦刑獄之寃濫與夫宿豪猾吏之爲害於民者不知其幾矣使先生爲風憲之官秉節鉞之重出鎭千里之地其爲扶植人倫奬進善類誅鋤姦猾者所及不更廣且大哉今年客先生家得覩其案牘一書知先生之能折獄者如此故序

之而原本於六經之旨以著先王之敎以爲爲人牧者告焉

張天閟先生八十壽序

余生江淮之間菰蘆之内見聞寡陋學殖荒落垂三十年而始躡屩擔簦遊學於四方求天下之士而交之以輔其所不逮於是客燕齊之間凡四五年而氣類之相從者亦頗得數人而華亭張君長史其一焉長史年少有才名其於通者遊士之習波靡齷齪之態夷然不屑也余是以賢長史而從之遊長史常爲余言其家世余因以知張氏世有盛德而天閟先生則長史之太父也年且八十歸然爲鄉黨之望衆皆推以爲長者宜其有後而以長史之賢爲之孫也余家世躬耕讀書仕宦皆

不顯而先曾太父當鼎革之際痛哭入山不出猶及見余之壯而余大父宦遊不遂罷歸里居凡數十年今亦年近八十猶日能飲酒一石益余曾大父及大父皆以高年待其子孫之有成而余浸尋荏苒漸就廢棄曾無所成就以慰垂白之望余愧不及長史多矣長史落落寡合多否少可而獨與余遊甚歡故不以余之不文而乞言於余以爲其大父壽也余因爲書之所以嚮仰天閟先生之盛德且賢長史并以識余之愧也

送王序綸之任婺源序

百里之地萬家之邑役屬其人民而爲之君長趨走之吏畢具衣其租食其税泰然無所不足於心四封之内老者待之以安幼者待之以養鰥寡孤獨者待之以恤風俗待之以厚其能舉是職者則又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俎豆於其邦而百世猶思之不能忘此古之侯王君公之位而所以行其道以與太平者其任豈輕也哉令也一介之士乘傳捧符而來無其道而居其位乃且暴然肆於民上而行其恣睢之意蓋子玉女帛其盡於力筆筐篋之問者不知其幾矣然而宿胥巨猾之手足所

上下邑子里豪之祖之所左右與夫過賓羈客之徒之所請謁煩濫侈靡之費之所耗散不啻去其十四五矣至於大吏之居其上者覗而甘之則又傾困倒廪挈篋探囊以去而莫之敢違蓋已與民兩受其斂而天下益以多故不可勝理夫以古之神明之胄茅土之封以之行道致治者而今之所以爲之顧如此豈不惜哉吾友王君序綸年甚少而才足以有爲嘗憤世俗長吏之害民蠧國往往形諸慨嘆而所以講求牧民之畧者甚具令爲徽州之婺源得以其平居之所學者出而試之於民吾甚爲婺源之民幸也嗚呼吏治之衰久矣自大吏

以至小官轉而相食不以爲非而民之樵悴凋敝且不知其所止安得如王君者星羅棊布以甦吾民乎余故書之以爲凡爲長吏者告也

甲戌房書序

自科舉取士而有所謂時文之說於是乎古文乃亡夫所謂時文者以其體而言之則各有一時之所尚者而非謂其文之必不可以古之法爲之也今夫文章之體至不一也而大約以古之法爲之者是卽古文也故吾嘗以謂時文者古文之一體也而今世俗之言曰以古文爲時文此過高之論也其亦大惑矣且夫世俗之言旣舉古文時文區畫而分別之則其法必自有所爲時文之法然而其所爲時文之法者陋矣謬悠而不通於理腐爛而不適於用此豎儒老生之所創而三尺之童

子皆優爲之至於古文之法則根柢乎聖人之六經而取裁于左莊馬班諸書兩者之相懸隔若黑白冰炭之不相及也今世俗取時文之法與古文並立而界限之曰吾所爲時文其法具在也而無用於古之法爲是其意殆以聖人之六經及左莊馬班諸書不若今之豎儒老生與三尺之童子也無乃叛聖傳經而與於無忌憚之甚者乎故曰自科舉取士而有所謂時文之說於是乎古文乃亡非亡於時文也亡於時文之法也由此觀之是豎儒老生之爲六經左莊馬班諸書蟊賊也然則何以救之亦救之以古文之法而已矣蓋其說莫備于

韓柳二家韓子之言曰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于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柳子之言曰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嗚乎二家之言盡之矣二家之言義言爲古文之法也而吾以爲爲時文之法能取諸此則時文莫非古文也而何爲必欲舉古文時文區畫而分別之也耶然吾謂古文之亡亡于時文而時文之亡亡于豎儒老生吾今以古文救之雖有豎儒老生執其說而與吾爭而適以見其叛聖侮經自與于無忌憚之甚而已矣余與武曹論定甲戌科新進士之文旣持是以爲是非去取而又著其說如此世有好古篤學之君子其必以余言爲然相與振興古文一洗時文之法之陋則茲眥其嚆矢也夫

甲戌房書小題文序

制義之有大題小題也自明之盛時已有之而小題尤號爲難工蓋小題也者其勢最爲偪仄而其法律更爲謹嚴往往有毫髮之失而遂至於千里之隔者譬如行於深峭之澗危石當其前飛瀑懸其左而下臨於千尋之潭境窮路絕攀蘿援梗而過稍一失足則墮於深淵而莫知其所止此其難也然有習於此者色不變而目不瞬舉步自如輕身而飛度若是者何也久而熟焉故也及至于險過隘由而之乎康莊之途據鞍顧盼而縱其馳騁夫何難之有哉故夫小題者文章之峭澗也而大題者文章之康莊也今夫大題也者其體崇其勢闊濶固可以縱其馳騁然而其法律之謹嚴要無不與小題同夫惟久而熟焉于小題而大題已舉之矣吾聞有明先正之爲制義也小題時時不釋手雖臨場屋猶作小題數十篇故先正大題文之工由于小題文之工也今之學者務爲速化之術往往棄去小題不觀後生小子甫執筆學爲文即皆從事於大題譬如久徑窘步未嘗涉歷氣浮力弱而遽試千里之驥銜勒不施糧糗俱絕其勢未有不顛仆者也往余與汪君武曹嘗慨嘆及此思欲雜挽風氣當從小題始會今年南宮試士得售

者先後郵致其平居所作制義不啻數千首因相與決擇其最工者大題小題各爲一帙要皆有當於吾之所云云者爲之排纘騐定而去年秋二三友朋舉于鄉者其所授行卷亦間附焉於是次第刻于吳中適小題先成因書其說如此以告世之學者欲工於文章當從此書始也

徐文虎稿序

頃余移家秦淮之旁閉門窮居鮮所與來往而里中徐君文虎與其兄位三輒時過余先是位三已舉於鄉屢上春官不第而文虎猶困於諸生且十餘年或有爲文虎傷之予告之曰君亦知夫燕人之賈於閩者乎燕齊之間饒棗栗常以之誇示於四方而閩之南有離支者丹囊絳膜有皺玉星毬之稱剖而食之其甘芬浸漬舉山海之珍皆莫之能敵也燕人賈於閩閩人餉之以離支燕人食之脣齒舌頰嗒然忘之於馳騁目熟視而嘆曰嗟乎是豈能及吾鄉之棗栗乎他日見苦李之棄乎道旁聚之藏於匡櫝滿恰之以歸徧示賓客曰此閩之所產也閩之人皆笑之文虎之文乃閩之離支也不幸而過燕人之唾棄後且攜手相戒以爲鳩毒莫過於是宜乎南中之苦李酸棗充滿雜列于燕市也世有不爲燕人者而文虎之離支庶其得售乎曾文虎屬余爲其稿序余因卽書此以歸之并以示位三其以余言爲然否也

方百川稿序

金陵之城北有二方子曰百川曰靈臯兄弟皆有道而能文者靈臯之文雄渾奇傑使千人皆廢而百川之文含毫渺然其旨雋永深秀兩人皆原本于左史歐曾而其所造之境詣則各不相同也靈臯客遊四方其交多流傳人間百川閉戸窮居深自晦匿世鮮有見其文者要其文淡簡亦非凡近之所能識以故百川聲稱寂寞甚於靈臯頃余家青谿之涯距二方子四五里而近時時相過從得盡讀兩人之文往往循環雒誦不忍釋去已又悲世有佳文使沈淪里巷之中舉不知惜而裝色棖聲世相與尊崇推奉使之志滿氣得以爲當然甚可嘆也今年靈臯北遊餬其口于涿鹿而余亦賣文燕市未有過而問其直者將遂歸老江上灌園自給與百川兄弟寂寞著書以俟之於後世而靈臯自涿鹿貽書于余曰知吾兄之深者莫如戴子是宜爲文以序之嗚呼余自從事于文章舉世不以爲工獨二方子褒嗟一室相與咨嗟吟誦人皆笑之今又以序方子之文也適增其笑而已矣他日歸當盡取百川之文次第排纘爲闡發其波瀾意度所以然者且刊以出之于世而今爲聊且書其梗槩如此

朱翁詩序

無錫朱翁與余同客於宣武門之西偏曰寄園盍且月餘一日出其詩示余多鏗然可誦之句而其讀史諸作幽憂激楚哀音怨亂余感其意而悲之翁好遊遊輒有詩紀之翁爲人落落穆穆而其意念直希可一世其詩亦不輕以示人獨行吟燕市中無所遇嗚呼俗之衰久矣非獨其仁義道德功名之際蕩焉無餘雖以詩文之末伎而天下皆懵不知其事宜乎翁之垂老無所遇也吾讀杜子美之詩曰長嘯宇宙間高才日陵替又曰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羹與冷炙到處潛悲辛以子美之才氣天下無雙顧潦倒終身而時時步庸人之後塵分昏愚之一飽豈不痛哉翁之詩雖遠不及子美而遭逢之畧同則固有可感者今翁且挾其書并詩以歸誓終隱于烟水之間不復出翁至是始悔其嚮乃欲爲鴻飛之冥冥于人世已不復置其一喙而吾猶譊譊焉爲之悲憐其過其猶燕雀之見也夫吾聞無錫有隱君子曰陸紫宸方躬耕巖澤之間而吾友劉言潔躬臥城南終年不出戸外此兩人皆與翁交翁歸而以吾言示之其必有蹶然而興喟然而嘆者矣

闕里紀言序

闕里紀言者湖州宋豫菴先生之所作也先生自少沉浸反覆于宋五子之書慨然以斯道爲已任而傷邪說之横行也人心之陷溺也聖人之道之不明也作闕里條議如干篇遂乃溯江涉淮踰濟至曲阜謁闕里志其所見聞又如干篇共名之曰闕里紀言而刋布之于京師冀世有讀其書而行其說者余考其旨大抵定邪正之辨補典禮之缺正世俗之謬而於佛氏尤痛絶之不少假刋且成屬余序之余少而失學長而聵聵流落于聖人之道茫不見其津涯其何能爲役然竊以謂先生之說雖未果即能行而留以俟後之君子有所折衷考訂則是書之刋亦不可以已也今夫佛氏之爲患也莫大于竊吾儒性命精微之旨以爲明心見性而其最淺陋惑人之甚者莫過於福田利益輪廻生死之說佛亦自知其妄也曰吾特寓言以驅天下之人之入于善也已則誕妄而欲人之從已佛至是亦悔其窮矣而世俗靡然從之相與叛聖以媚佛者在吾儒之徒爲甚先生以篤老之年山澤之臞不憚辭而闢之呼號痛切攘臂扼腕而與之爭彼佛氏之徒聞之以整以暇不動聲色而吾儒之徒皆爲之固其壁壘樹之旗幟相與裂眥大呼按劍倖刃于先生以快彼之心而後已則爲吾道患者不在于佛氏明矣故佛之佛易去也儒之佛不易去也明心見性之佛易去也福田利益輪廻生死之佛不易去也士苟有志者共伸討賊之義而毋操同室之戈使儒之佛還而爲儒則佛之佛不攻而自破使福田利益輪廻生死之佛不得逞其說則明心見性之佛亦沮喪而不振安知不由先生是書爲之嚆矢也哉

小學論選序

文章風氣之衰也由於區古文時文而二之也時文者時之所尚而上之所以取於下下之所以爲得失者則今之經義是也至於論者則羣以爲古文之體而非上之所以取於下下之所以爲得失者則遂終其身而莫之爲夫經義者天下之人童而習之至於白首而猶茫不得其旨趣而況於論者羣震以爲古文之體且又以爲非 功令之所在而終其身而莫之爲以朝夕從事於時文猶茫不得其旨趣之人而使之爲古文宜其驚愕皇惑而不能執筆也頃者 功令又以小學論一篇

試童子與經義而並行則是時之所尚而上之所以取於下下之所以爲得失者將又在於論論亦且化而爲時文時文之謬悠庸爛浸淫蔓延屢救而不能振於今數十年而今又以其謬悠庸爛者出而爲論於是乎經義與論且同歸於臭敗而後已嗚呼此余是編之所爲作也今夫經義之與論也雖皆古文之派別而其體製亦各有不同者今之經義則代聖人賢人之語氣而爲之摹擬其語脈之承接於題之上下文義皆各有所避忌葢其法律極嚴以容一毫髮之有差則遂至於猖狂凌犯斷筋絕脈而其去題也遠矣至於論者則可以出已之意見反覆辨難窮盡事理以求無餘蘊而於題之上下文義不必有所避忌但須斟酌損益而不使輕重賓主或至倒亂於其間今或一以經義之法繩之徘徊四顧左支右吾而謂上下文之亦當有所避忌是烏知夫論之體製者哉且夫世俗所言作論之法又大有謬悠庸爛而不合於古者曰論有冒有項有腹有腰有股此等之言皆似是而實非者也夫文章之爲道千變萬化眉山蘇氏之所謂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其馳騁排蕩離合變滅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既成而視之則章法

井然血脈貫通迴環一氣不得指某處爲首某處爲項某處爲腹某處爲腰某處爲股也而方其作之之時亦未嘗預立一格曰此爲首此爲項此爲腹此爲腰此爲股也天之生人也妙合而凝形生神發而必預立一格以爲人曰如是以爲首如是以爲項如是以爲腰腹如是以爲股肱手足也而人之生者少矣故曰文章不可以格言也以格言文而文章於是乎始衰而或者又追咎於始爲之者曰其禍實始於眉山蘇氏夫以蘇氏之奇才橫溢而謂爲謬悠庸爛者導之以先路天下之謬悠庸爛者比肩接踵不可勝數此輩雖至愚妄亦未有

自命爲蘇氏者今皆號之曰此蘇氏也是亦猶見里之醜人捧心而矉其里遂以號之曰此西子也而因以詬西子之不美也此所謂奔者東走逐者亦東走將使誰正之哉嗚呼外間所論之俗法其說相沿已久今 功令初頒而輩又鼓其說以迷惑幼學之士使經義與論同歸於臭敗而後已此余是編之所爲作也是編文凡百二十篇其平居與三數友人授徒之作以及一二先達與大督學使者之所爲課擬且五十篇而唐宋大家及有明諸先輩之文題之見小學者亦稍稍附入焉或

曰其文甚高恐幼學之士學之而不能以驟入無已則又合坊刻諸選本而擇別之得文踰六十篇爲之芟其繁雜闢其蕪穢陶汰潤色共訂爲一集雖不得盡謂之古文而要使天下幼學之士漸去夫謬悠庸爛之習論之體既正而經義之與論同爲古文之派別者亦浸尋漬漸以合於古此則余之區區以古文爲時文之意也

丁丑房書序

歲丁丑武曹論次新進士之文而自姑蘇以書召余於青溪曰願與吾子共商之也比余至而書已垂成余以己意增入之者且百篇既卒業而語於武曹曰經義之文自天順以前作者第敷衍傳註或整或散初無定式而成化以後始有八股之號嗣是以來文日益盛而至於隆慶及萬曆之初其法益巧以密然而其波瀾意度各有自然者歷數百年未之有異也今之論經義者有二家曰鋪叙曰凌駕鋪叙者循題位置自首及尾不敢有一言之創置以爲此成化弘治諸家之法也凌駕者

相題之要而提挈之參伍錯綜千變萬化而不離其宗以爲此史漢歐曾之法也於是言鋪叙者則絀凌駕言凌駕者則絀鋪叙兩者互相詆訾而莫之有定余以爲文章者無一定之格也立一格而後爲文其文不足言矣夫爲鋪叙之說者舍史漢而近取法於成化弘治此則便於不學無文之人亦自知其說之不可以通乃復爲之說曰學者代古昔聖賢而爲言誠宜以題還題而不可以己意與乎其間夫彼之所謂以題還題者不過循題位置尋討聲口兢兢不敢失尺寸言之既無文而於理道曾不能有毫髮之發皇此則謂之未嘗爲是題

可也非以題還題也吾之所謂以題還題者必扼題之要而盡題之趣極題之變反覆洞悉乎題之理而無用之戹辭不切之陳言無所得入乎其間此則所謂以題還題也史家之法其為一人列傳則其人之鬚眉謦欬如生及其又為一人列傳則其鬚眉謦欬又別矣蘇子瞻論傳神之法曰凡人意思各有所在頰上添三毫者其人意思蓋在頰顴間也吾以為一題亦各有一題之意思今之論文者不論其意思之所在一槩取耳目鼻口具而已而反笑傳神者之為多事不已陋乎或者曰如子之說則將以凌駕為主乎余曰夫文章者無一定

之格也立一格而後為文其文不足言矣以凌駕為主者是又立一格以為文也余非有意於凌駕但取其相乎題以立言者而已其相乎其題者相其題之意思之所在也吾取其相乎題之意思以立言者而彼以吾為主於凌駕夫安知文章之波瀾意度各有自然者歷數百年原未之有異乎今夫成化弘治諸家之文具在其鴻才名篇世所號為鋪叙者未嘗不扼題之要而盡題之趣極題之變反覆洞悉乎題之理而非如今之講鋪叙者僅僅循題位置尋討聲口遂以為盡題之能事也特其時風氣渾樸含蓄不盡故但見為鋪叙而不如其

鋪叙之中未嘗無凌駕者在也至於隆慶萬曆以來其法益巧以啓人但見其為凌駕而不知其以題還題者無以異於成化弘治諸家蓋又以凌駕為鋪叙者也嗟乎四書五經明道之書也而既以命之題而為之文則涉於文章之事矣吾未聞文章之事而可廢夫史漢歐曾之法者吾以史漢歐曾之法告天下而天下且曰經義之文無所事此夫文章之事莫大於經義而以為無所事此則惑之甚而已矣武曹曰子之言是也遂書之

中西經星同異考序

古之聖人敬授人時而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則太推測盈虛以通曆數是亦知天之學而博物君子之所尤宜用心者也吾聞之先輩顧寧人之論曰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農夫之辭也三星在天婦人之語也月離于畢戍卒之作也龍尾伏晨兒童之謠也後世文人學士有問之而茫然不知者矣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又曰仰以觀于天文自後之儒者空疎不學于天文尤甚而遂以是爲疇人曆官之事于是荒徼海外之人皆得斂之以某所不知而西學之入中國無不

從而震之然其說不至于占驗以爲天象之變异皆出于數之一定而于人事無與焉君子譏其邪妄爲已甚矣獨其所爲測天之器與其諸所爲圖志實亦精且密與中國之法大抵多同而亦不無有異者如一經星也有西法之所有而中國之所無者有中國之所有而西法之所無者要當博採而兼收之其說不可盡廢此梅君爾素中西經星同異考之所爲作也往在燕市獲交于爾素之兄定九定九于書無所不讀而尤精于曆學直超出從前諸家之上其所作曆論及中西算學通常爲余序之余許而未果爲蓋定九時時欲傳其絕學于世頗屬意于余而余亦欲得定九親相指授洞悉其源流體會其精要而後乃敢序定九之書乃皆以饑寒餬口于四方東西奔走不能合併至于今而此志未遂所爲誦寧人之言而抱慙不能自已者也今余讀爾素之書中西兩家所傳之星數星名攷其同異多寡爲古歌西歌以著之使覽者一見了然而其說詳見于發凡九則余讀之而嚮時願學之意益復津津然動矣今聞定九將自閩歸而余倘得稍暇無事即褰裳涉宛水登敬亭訪爾素兄弟而就學焉以酬曩昔之志其未晚乎爾素曰此某兄弟之志也遂書之

程偕柳淮南游草序

余性好詩而不工爲詩其于人之工爲詩者必求而讀之涵泳諷誦常循環往復而不厭然而近者詩學荒蕪其有當于余心者或幾乎少矣往在燕山嘗爲一二友人作詩序爲指陳今日詩學之弊以正告天下而見而駭之者皆以爲非是故余之戒爲詩序亦數年于今矣已卯之秋宣城程偕柳過我于淮旅舍出其詩一卷曰淮南遊草示余余讀之而油然有當于心焉微偕柳之請則固余之所樂爲序者也書曰詩言志志者詩之本也荀子之論小雅曰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

文焉其聲有哀焉此詩之情也今之人舉所爲本與情者而無之相與爲浮淫靡麗之作而以爲工而作詩之旨失之遠矣此余向之所歎爲荒蕪者也偕柳以今年四月自宛上游邗江道途所經共得詩若干首所謂淮南游草者也摹情綴景婉麗可風而至于朋友骨肉離別會合之際其藹然之意溢于格調之表者要不足以盡偕柳之志與情而偕柳之志與情亦從是可知已矣此固余之所樂爲序者也夫自廣陵瓜步至於金焦北固皆余之所常游者平生不工爲詩而無以寫其勝槩以寄其憂思今讀偕柳之詩不禁其躍然而起也偕柳之外舅曰梅君雪坪江淮間推爲能詩者也而余未之見焉偕柳其爲余求而一讀之

己卯科鄉試墨卷序

以四子之書幼而讀之即學爲舉業之文父兄之所教督師長之所勸勉朋友之所講習而又動之以富貴利達非是塗也則無以爲進取之資使其精神意思畢註于此而鼓舞踊躍以赴之而人之學之者自少而壯而老終身鑽研于其中吟哦諷誦揣摹習熟相與揚眉瞬目以求得當于場屋者是之專且久則宜其見理也明擇言也精各自出其心思才力以縱横馳騁于世然而其于四子之書之精微義蘊茫無所得其毫釐而出言吐辭非鄙則倍且其所爲鄙倍者又非盡出其所自造

而雷同勦襲大抵老生腐儒之唾餘雄唱雌和自相夸耀及其入于場屋則以此書之于紙而獻之于主司于是乎有得有不得焉其有得有不得者非其所爲之有工有不工也以爲有時命存焉而得之者輙舉而歸其功于所爲之文矜伐護惜惟恐人之摘其疵謬當其氣滿志得之日而固已臭敗而不可近矣夫以終身用力乎其中既專且久出于精神意思之所注而鼓舞踊躍以赴之者止成其爲鄙倍之甚不越宿而已臭敗不可近焉況乎未嘗用力于其中非其精神意思之所注而又無教督勸勉講習之人舉業而外如古文辭又由古文辭而上之至于禮樂制度農桑學校明刑講武之屬凡聖人之大經大法而倀倀焉一無所知固其所也嗚呼大之禮樂制度農桑學校明刑講武之不知次之古文辭之茫如而其所爲舉業之文得當于場屋者又臭敗而不可近雖其富貴利達之僥倖而獲而固已爲有志君子之所不屑矣今夫有志君子之所爲也必不肯苟焉以同于衆人衆人之所趨未有不在于鄙倍而其所好未有不在于臭敗者也君子非一切故與世乖異獨其見理不可以不明而擇言不可以不精者文章之道固莫外乎此也夫四子之書自晚周歷漢及唐千餘

年至宋而始明宋之儒者辨晰之于錙銖毫髮之間已無不達之旨後之人即不能發皇恢張而于宋儒之書曾無所尋繹與夫尋繹之而不得其旨趣是亦猶日月出而不見其明雷霆動而不聞其聲率天下之人而聾瞶之者舉業之文其一矣君子者沉潛于義理反覆于訓詁非爲舉業而然引伸觸類剖悉毫芒于以見之于舉業之文實亦有與宋儒之書相發明者且夫言之行世而垂遠則又不可以無文君子寘心孤詣其于古人之載籍沉浸醲郁得其精華而去其糟粕舉筆爲文灑灑淘遠雖歷年之多而常新不敝此所爲擇焉而精者

也衆人之志滿氣得者方共笑爲迂闊以爲進取之無望而究之鄙倍者未必盡得而君子未必盡不得迨夫霜降水落是非較然妍媸異態獨君子之文常存于人間而向之臭敗不可近者已灰飛烟滅而不知何往矣豈不悲哉歲己卯秋當鄉舉之期凡得當于場屋之文余皆次第觀覽而江南浙江則主司親授余全卷山東江西亦有全卷流布至于順天以及他省所見或三之一或五之一最少或十之一余就所見拼欑爲一書凡得文三百二十篇其中豈無有志君子見理也明擇言也精而不肯苟焉以同于衆人者顧往往不可多得而所爲鄙倍之甚至于臭敗不可近者雖欲盡汰之而亦有所不能于是得失互見瑕瑜不相掩而各爲畧指其美惡之所在苟有覺之而瞋目變色勃然以起者固已不問而知其爲衆人也而余之所望于有志君子者由舉業而上之爲古文辭由古文辭而上之至于聖人之大經大法凡禮樂制度農桑學校明刑講武之屬悉以舉業之心思才力縱橫馳騁于其間而不以四子之書徒爲進取之資是則余區區之志也

方靈皋稿序

始余居鄉年少冥心獨往好爲妙遠不測之文一時無知者而鄉人頗用是爲姍笑居久之方君靈皋與其兄百川起金陵與余遥相應和蓋靈皋兄弟亦余鄉人而家於金陵者也始靈皋少時才思橫逸其奇傑卓犖之氣發揚蹈厲縱橫馳騁莫可涯涘已而自謂弗善也於是收斂其才氣濬發其心思一以闡明義理爲主而旁及於人情物態雕刻鑪錘窮極幽渺一時作者未之或及也蓋靈皋自與余往復討論面相質正者且十年每一篇成輙舉以視余余爲之點定評論其稍有不愜於余心靈皋即自毀其稿而靈皋尤愛慕余文時時循環諷誦嘗舉余之所謂妙遠不測者彷彿想像其意境而靈皋之孤行側出者固自成其爲靈皋一家之文也靈皋於易春秋訓詁不依傍前人輙時有獨得而余平居好言史法以故余移家金陵與靈皋互相師資荒江墟市寂寞相對而余多幽憂之疾頹然自放論古人成敗得失往往悲涕不能自已益用是無意於科舉而既棄制義更甚乃靈皋歎時俗之波靡傷文章之萎薾頗思有所維挽救正於其間今歲之秋當路諸君子毅然廓清風氣凡屬著才知名之士多見收採而靈皋遂發解

江南靈皋名故在四方四方見靈皋之得售而知風氣之將轉也於是莫不購求其文而靈皋屬余爲序而行之於世嗚呼自余與靈皋兄弟相率刻意爲文而侘傺失志莫甚於余迴首少時以至於今已多歷年所所爲宜心獨往者至今猶或貽姗笑今幸靈皋以其文行於世而所爲維挽救正之者靈皋果與有責焉而百川之文亦漸以流布於四方則四方之士所藉以鼓舞振起者獨在方氏兄弟間而余亦且倖是以間執鄉人之口也於是乎書

天籟集序

天籟集者元初白仁甫所作詩餘也詩餘莫盛於元而仁甫所作尤稱雋妙至今流傳人間者無多而此集乃仁甫自定藏於家距今踰四百年屢經兵火其子孫皆能守之不失而今裔孫某懼其磨滅乃介其鄉人楊君希洛請序於余而屬爲刊而行之於世余惟子孫之欲不朽其先人者其情無所不至至於文字之可以公之於世者即殘編斷簡而不忍其没焉必思所以流傳於不朽故古之作者輙有賢子孫爲之表彰不致泯没而無聞如白氏之世守其先人遺書數百年而卒顯于世

此孝子慈孫之所當效法者也頃余有志於先朝文獻欲勤爲一書所至輙訪求遺編頗畧具而今僑寓秦淮之上聞秦淮一二遺民所著書甚富當其存時與世有傳之者而不得深懼零落往往悲涕不能自休死而付其子孫余詣其家殷勤訪謁欲得而爲雕刻流傳之乃其子孫拒之甚堅惟恐其書卷之流布而姓名之彰者嗚呼祖父死不數年而其子孫視之不啻如仇讐其終必至於磨滅倘見此集而比量于白氏之裔孫吾不知其顏有泚而汗浹于背否也余故感某之意而牽連及之至于仁甫詩餘之雋妙則當元時已有稱爲如鵬搏

九霄而今詞家之所共宗仰者也故不著

北行日紀序

往余居鄉以教授餬口不出一百二百里之內歲得六鋃兩鏍與村學究爲曹伍計四時中省親一再歸歸數日卽去雖無安居之樂亦無行役之苦後以死喪債負相迫適督學使者貢余於太學遂不得已而爲遠役則始於歲丙寅之冬距今十五年往反奔走徧歷江淮徐泗燕趙齊魯閩越之境凡數萬里每行輙有日紀余性慵不自收拾往往多散軼而乙亥之夏自金陵至燕山有北行日紀付宿松朱字綠丁丑之春自燕山反金陵有南還日紀付祁門汪巘其巳而獻其卒於客舍其稿

無從尋覓而今年春字綠自福州來金陵偶檢北行日紀稿歸余余讀之而歎曰嗚呼客遊之困未有甚於余而馳驅奔走之無益亦未有如余之甚者也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葬也陶淵明詩曰飢來驅我去出門何所之以余之狷隘憂憤滿懷而僕僕於朝市之間所往而輙躓固早自知之然而不能不爲此者誦子路之言與淵明之詩其亦可泫然而流涕已矣易曰旅卽次懷其資得童僕貞是三者余皆無之方其始謀出門多方假貸經營數月而後成行行李畧具而已途中所食皆粗糲往往閱月不能肉食舟車之費皆

從節嗇猶有資用乏絕之患其於陸行也余與奴各賃一騎執鞭者見余書生則大喜往往多索其直一切頡不用命而騎又多不良且善驚雖執轡甚謹猶時時遭顛仆行淖中尤危險往往泥塗被體衣被盡溼而逆旅主人與執鞭者表裏爲姦每於常直外多索錢信信張目瞋髮竪如其言償之乃已此在北方爲甚一勺之漿一杯之酒非數倍其償不可得也其於舟行也舟子尤多桀黠時時勞之以酒食乃喜而余每乘舟風輒不利或泊行數里或日行數十里小舟如葉坐臥不能伸脊見艷舟之順風行者甚羨之而余平生未嘗遇順風

真可怪也其或資用既竭不能獨賃一舟則與途人共賃一舟廝養走卒輿夫皆不擇與之雜處彼亦引吾爲曹綢喧譁叫囂其困尤不可一刻安其行以暑也雞未鳴即起及早凉行數十里日漸當午則熱氣薰蒸喘息皆欲絕車馬所踐踏塵土飈起撲面目不能開日晡小歇食於旅店食中皆雜塵土亦不能擇也每日行百餘里而宿西北方無牀以土爲炕壁虱之所聚處嘬人肌膚遂成瘡痏至於舟行則不能設帷帳蚊終夜集於身以手撲之血滿掌惟於冬寒之時頗以舟行爲便無風雪霜露之侵而陸行嘗觸寒手足皆僵如瘃痺冰結於鬚髯冷氣徹骨抵暮以厚直買束薪燒之良久乃得煖氣肌膚漸甦寢纔安而國人已趣之起矣關津之設也如寄綱商賈之船皆早已輸稅餘舟次第過還者徬徨林立岸上一舟過輒一人躍入舟衣被皆開視勢如虎狼舟中人皆震恐雖無絲毫之匿亦必稍稍賂之乃去而西北有響馬賊禦人於途懷重貲者惴惴懼不保性命東南則多竊盜乘夜爲暴亦或殺人而余行李蕭然襆被之外無長物晝夜幸皆無驚嗟乎古之人濡手足焦毛髮勞其身以爲天下經營拮据其勤苦豈特如此而已哉而余所處不過爲一身一家之計而猶不能遂窮

巖斷壑之中必有高人逸士起而笑余者矣余之遊四方以賣文爲生自文體之壞也是非工拙世無能辨別里巷窮賤無聊之士皆學爲應酬之文以遊諸公貴人之門然必濟之以狡譎諛佞其文乃得售不然雖司馬子長韓退之復生世皆藐視之若無覩而余性疎慵頹放即已亦自厭之而不能改宰輔大官相見一揖之外無他語酒酣論世事咄嗟吁唶旁若無人人頗怪之然諒余之無他多不以禮數相責而余文章之名故在四方所至必有主人延掌書記或遣子弟受學然大抵皆出於耳食苟且備賃而已未有行度外之事而給余養

親歷居讀書之費者而倡優便嬖之徒居其門下者輒傾囷倒廩以與之而無所惜昔白居易爲元稹作墓誌謝文七十萬皇甫湜作福光寺碑凡三千字裴晉公每字酬以一縑湜大怒以爲太薄以今視昔文章輕重風尚美惡竟何如也嗚呼客遊之困果未有甚於余而馳驅奔走迄無益果未有如余之甚者也余性硜硜自守生平於非道義雖毫髮不苟取士大夫中雖號爲深交平日以文章道義相砥礪一旦出而適城數百里世俗所稱美仕猶亦罕有念及憔悴窮愁之故人以一函來問訊余亦未嘗一往謁也故余也非賣文更無生計余

且世事愈變文章更無所售雖彼諂諛佞之徒皆易術以去而余抱區區無用之學舉世不知之技以浮沉於遊士幕客之間所謂操齊侯之珠而以彈鵲者也至是而愧悔交集不覺其汗之浹於背矣前年之秋老母謝世方當營一抔之土與先君子合葬則爲子之事已畢矣而余年近五十未有子息平生欲著書一二種而購求遺書之費復頗不訾今雖稍稍畧具而所購未備不敢聊且命筆恐皆不能成就將遂舉手謝時人以去獨身處荒山中拾橡煨芋以終餘年不復能遠役矣偶因讀北行日紀而書其志如此時庚辰二月

庚辰會試墨卷序

歲庚辰南宮會試之役天下士集于禮部者數千人既登第者凡三百人其場屋文字號爲墨卷者流傳江南余所得見僅一百五十四人之文凡四百餘篇因就其中選而錄之凡一百餘篇爲刊而行之于世因復取去年冬所選己卯鄉試墨卷詳審擇別汰其半存一百八十餘篇合之會試墨卷凡二百九十餘篇既卒業而序之曰制舉之文之有選本也自萬曆壬辰始也而旁有批點則始自王士驌房仲於是選家濫觴而是非得失錯見互出余乃益以知文章之無定論而是非得失誠

不可以爲據也夫士從事于制舉之文每三年而一試其獲雋者宜其文之無不工也其不工者宜其爲主司者之所斥而不錄也然而撤棘之後其墨卷次第入于選家之手選家不一其人輒無不精慎以從事丹鉛甲乙分別黑白曰某也工某也不工其議論斷斷足以補主司之所未及是亦不可謂無關于文教及刊本四出而此之所非或爲彼之所是此之所取或爲彼之所棄是乎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其論將安所定哉且夫選家者大抵多布衣諸生日習爲制舉之文非荒疎迂券以從事者之所可比又其爲時甚寬優游整暇以卒

業非若場屋之中刻日竣事則宜其論之衷于一也而是非去取亦卒無一定而況在場屋之中日不暇給而目力有所不能盡遍者乎吾故以謂文章者未嘗無定論而非所語于制舉之文也夫同是制舉之文也此一人選之以爲工也而彼一人者以爲弗善也此一人者選之太書深贊以爲至善也而彼一人者亦選之而猶以爲不滿其意也吾由是而知場屋之中其取舍甲乙亦不過如是而已矣是故同此應試之人亦同此應試之文以一人而爲主司其取舍甲乙既定矣使易一人而爲主司其取舍甲乙必大相懸焉又易一人而爲主

司又必大相懸焉然則選文者而以爲吾之所定確不可易則亦惑之甚矣昔張大賓知貢舉所取進士中書有覆落者下學士院令作貢舉准格學士李懌笑曰余少舉進士登科蓋偶然耳使余復就禮部試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爲准格耶吾讀史至此未嘗不嘆古人之虛懷得大體如此然則制舉之文必欲區區執成見于胸中而以爲吾之所定確不可易焉固已爲古人之所笑矣余草茅書生文章之事無有責焉而四方之士顧欲余有所選錄以爲定論嗚呼余論之不可爲定也余自知之矣

徐詒孫遺稿序

雲間汪建封刻余故友青陽徐詒孫遺稿若干篇既成而余爲之序曰嗚呼余天下之窮人也而所交多窮士其間潦倒困阨窮不自振而復不永其年以死者往往多有如無錫劉言潔祁門汪獻其文章學問皆卓卓過人而齎志以歿至於詒孫死不以正命尤可悲而嘆也當丙寅丁卯之間余與詒孫先後貢於太學太學諸生與余最善者莫如言潔詒孫則僅識面而已而詒孫最善方靈皋靈皋與余同縣最親愛者也詒孫介靈皋以交於余而靈皋亦余以交於言潔此數人者持論斬斬

務以古人相砥礪一時太學諸生皆號此數人爲狂生已而詒孫言潔相繼歸而余與靈皋以賣文留滯京師歲丙子冬聞言潔之訃余與靈皋爲位而哭明年春余醵金歸葬言潔而靈皋亦南還又明年冬詒孫之友[illegible]吳七雲至自青陽訪余於秦淮之上爲言詒孫發狂投水死嗚呼士之能自豎立而不與世波靡者抑已少矣苟有其人必窮不能振舉世皆欲殺之以爲快鬼神而助之以速其殞也此可爲痛哭流涕者也詒孫故有幽憂之疾不能自解釋靈皋嘗指余以示之曰君亦見戴子乎所遭極人世至窮之境而不能戕其生者能自解

釋故也吾子不從吾言必發狂且死可不戒哉詒孫聞之嬰然自失也而靈臯之言卒果驗七雲曰詒孫將死爲書一函致戴田有俾取燒之七雲因檢其遺稿付余而建士素不與詒孫言潔相識以余故乃慨然欲爲雕刻其文而言潔之文其家匿不肯出於是遂刻詒孫文單行於世詒孫性狷隘不能容物而文亦似之故多訐露之言善於雕繪物態而言潔之文渾涵汪洋多澹蕩之趣此兩人所爲文以覘世之登高第者豈可同日而道乃潦倒困阨不能自振而復不永其年以死而詒孫之禍尤烈余與靈臯毎追憶舊遊未嘗不涕淚之横

集也七雲收其遺文於敗篋故紙之中而建士爲表章而出之於世此兩人可謂愛朋友好文章而余亦可藉是以慰詒孫於九原矣獻其之文余採入他書者頗多有故不復另刊而詒孫有妻弟曰孫涵士字渟淵能文早卒往余在京師今順天巡撫侍郎李厚庵先生極歎賞其試卷因問其平生於余余歸而欲述其語以達於渟淵而渟淵已死一二年矣因附録數篇於詒孫遺稿之末蓋詒孫存時嘗爲余極稱渟淵今錄其遺文亦詒孫之志也

方逸巢先生詩序

逸巢方先生有二才子曰舟曰苞皆工爲文章一落筆輒名天下而先生亦爲有韻之言跌宕淋漓雄渾悲壯有古詩人之風人皆謂方氏父子或工於文或工於詩各據其勝而不能相通此其説非也吾嘗侍先生側竊聞先生之論詩矣先生曰詩之爲道無異於文章之事也今夫能文者必讀書之深而後見道也明取材也富其於事變乃知之也悉其於情僞乃察之也周而後舉筆爲文有以牢籠物態而包孕古今詩之爲道亦若是而已矣吾未見夫讀書者之不能爲詩也吾未見夫不

讀書者之能爲詩也世之人不於讀書之中求詩而弟於詩中求詩其詩豈能工哉蓋先生之論詩者如此吾與先生二子過從甚密見先生時時手一編不置六經三史不開卷而盡能舉其辭此先生之詩之所自出也然則先生之詩固以爲文之道爲之是即先生之文也其所以教二子之爲文者即以已之所以學詩者教之而已矣而二子之稟承家法悉得先生之詩學以爲文其所爲跌宕淋漓雄渾悲壯者猶之先生之詩也故人謂方氏父子或工於文或工於詩各據其勝而不能相通者其説非也嗚呼世之學爲文學爲詩者舉未有能

讀書者也不讀書而乾坤或幾乎息其荒燕榛莽而不可救者又豈獨詩與文爲然哉此吾所爲讀方氏父子之詩與文而喟然而嘆也

杜溪稿序

杜溪稿者余友朱君字緜所爲古文也字緜家宿松之杜溪因以爲號其稿凡數十萬言屬余序之且曰吾之文章非吾子莫之傳焉嗟乎余之自廢棄也甚矣流離奔走枯槁憔悴之餘舊學盡失而字緜之才氣横絶一世其奇偉博辨之作覩余不啻[illegible]之余嘗以謂文章者非一家之私事余雖有志于文章而家貧多事不能著書今得字緜[illegible]即余亦可以輟筆而字緜猶愛慕余文[illegible]且以[illegible]文見屬是以知字緜之虛懷樂善而其文且日[illegible]也余[illegible]能爲

衰然字緜之請不可以[illegible]則仍舉曩日之所以勵字緜者言之而已與余嘗[illegible]字緜言曰世有一世之人有百世之人所謂百世之人者生乎百世之後而置身在百世之前唐虞之揖讓[illegible]而君臣[illegible]吾目見其事而耳聞其聲也南巢牧野之戰吾親在師中而面領其誓誥也吾又登孔子之堂承其耳提而面命而與七十子上下其論也吾又入左氏太史公之室見其州次部居發凡起例含毫而屬思也以至後世戰爭之禍賢君相之經營與夫亂賊小人之情狀無不歷歷乎在吾之目是則吾生于今而不啻生于古自堯舜至今凡三千餘

年而吾之身已三千餘年而存矣而吾所著之書傳于
後世而後世之人讀吾之書如吾之謦欬乎其側是則
吾之身且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此之謂百世之人也
若夫一世之人則止識目前之事而通一時之變雖其
至久遠不過百年以天地之無終極者視之須臾而已
矣乃若生于一世而一時之事猶惜不能知則莊周氏
之所謂朝菌也蟪蛄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
吾安得百世之人而與之言百世之事哉既以語宇絲
飄自顧而嘆而宇絲聞之未嘗不奮袂而起舞也余與
宇絲年相若余之學古文也先于宇絲而宇絲之爲古

文余實勸之乃余與宇絲東西奔走不能合併者凡七
年至是遇于金陵而宇絲之志益高讀書益勤而文章
日益工嗟乎以余之幽憂多疾精力漸衰迴首曩日著
書之志已自廢棄所謂百世之人已屬之宇絲而余之
與朝菌蟪蛄相去幾何此所爲序杜溪稿不禁輟筆而
三嘆也余將歸隱故山與杜溪相距二百里而遙尚欲
網羅散軼一酬曩昔之志苟有撰著必是正于宇絲而
後存則余之文且賴宇絲而傳也而余又安能傳宇絲
之文哉金陵龔君孝水朱君履安方校讐宇絲文字聞
余言而善之皆曰蕺子之言是也遂書之時庚辰十月

有明歷朝小題文選序

世之學者從數千載之後而想像聖人之意代爲立言
而爲之摹寫其精神彷彿其語氣發皇其義理若是者
謂之經義其體爲古文之所未有發端于宋至明而窮
極變態斯亦文章中之一奇也其道譬之於畫家之寫
生者也寫生之妙莫妙於傳神然亦莫難於傳神古之
能傳神者推顧愷蘇子瞻稱引顧虎頭之言而推廣之
以爲傳神之難在目其次顴頰目與顴頰似餘無不似
者眉與鼻口可以增減取似也吾以謂經義者摹聖人
之言而爲之題每一題必有一題之目焉顴頰焉眉焉

鼻口焉然而傳神者必知其人之意思之所在而爲摹
筆貌之況以學者從數千載之後而想像聖人之意代
爲立言苟不深知聖人之意則亦安能爲聖人之言耶
夫能知孔子之意者則當其立言時宛然一孔子能知
孟子之意者則當其立言時宛然一孟子其宛然一孔
子一孟子者是爲能傳孔子孟子之神者也孔子孟子
之神即其題而已具者也今夫題之目與顴頰者其義
理也題之眉與鼻口者其語氣也目與顴頰之精神得
而眉與鼻口之精神亦無不得矣且夫有一題必有一
題之神苟爲不得其神則注視者一人而無毫髮之似

衣冠形骸之徒具而與其人無與也今之作者大抵盡衣冠形骸之徒具者也甚或衣冠形骸之亦不具者也豈可以代聖人而爲之立言乎嗟夫人之度量相越之遠也什乎已百乎已者其意已非吾之所能測況由什已百已而上之至於聖人欲知其意而爲之傳其神也此實難矣子贍又言傳神一道法當於衆中陰察之然則欲得聖人之天亦不可無以察之矣夫惟沉潛反覆於論語孟子曾子子思之書以及易詩書春秋禮記與夫濂溪橫渠明道伊川之所論著考亭之集注并其師弟子間往復辨難答問之言貫穿融洽怡然理順渙然

氷釋因遂旁涉於左國莊屈荀韓馬班韓柳歐曾蘇王之文章夫而後一題入手相其神之所在而舉筆貌之而聖人之天可察而聖人之意可得矣至於子贍之所謂蕭然有意於筆墨之外者此又作者自有其天不可學而能亦未始不可學而能也余少從事於經義即厭世俗之文而惟有明先輩之是尚以謂此經義中之顧陸也自是窮搜博採而夫題文及小題文各選錄千餘篇多世間之所未見而亦不拘於科目凡諸生未遇者之文皆入焉余之經義大抵多得力於此而今歲之春友人張子山來張子逸峰謂不可以不公之於世於是爲余次第排纘更加擇別先出其小題文刊而布之復恐卷帙繁多學者難以卒業爲刪去其十之二三工既竣而余乃以傳神之說發明經義之爲道以告今之作者毋衣冠形骸之徒具並衣冠形骸之不具而因以爲得聖人之意又勸之以悉屏去世俗之文而一意諷誦研窮於此書則人人皆顧陸也

汪武曹稿序

吾友汪子武曹刻其所爲舉業之文而以書貽我於秦淮曰願有言也夫舉業之文號曰時文其體不列於古文之中而要其所發明者聖人之道則亦不可不以古文之法爲之者然天下人人爲之而人人舉莫能知之背義僞道剿襲雷同相習而莫悟其非蓋舉業之名存而實亡也久矣武曹乃以先儒之言前輩之法爲之正告天下天下之從事於舉業者乃恍然悔悟其衛者之非而思改其所爲非汪氏之書不讀也風氣於是爲之大變而武曹所自爲之文要自橫絕一世所謂以古文爲時文者吾於武曹見之是則舉業已久亡而實賴武曹以存之也嗟乎武曹志豈皆欲存舉業之文者哉武曹之言曰時文興而先王之法亡世之從事於舉業者冥冥茫茫不以通經學古爲務其於古今之因革損益與夫歷代治亂廢興之故無所用心於其間則雖其文辭爛然而識不足以知天下之變才不足以應天下之用是舉業之有累於先王之法也余嘗與武曹蕭書蕭寺相與抵掌扼腕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此而武曹熟諳前代典故其利弊變更言之洋洋纚纚無不洞悉其源委酒闌燈灺解衣磅礴余聞之未嘗不爲之色飛而起

舞也顧武曹抑鬱不得志第以舉業教授生徒念時文之是非關人心之邪正俗學紛起講解訛謬於是正其闕失明其旨趣而聖人之道以大著夫聖人之道著是卽先王之法存也故夫武曹之於舉業以不存者存之也嗟夫舉業者人爭爲之而適以亡之武曹本不欲存之而適以存之然則讀武曹之書與讀武曹之文者其亦可以悲武曹之志矣武曹古文辭深得司馬歐陽家法區區所爲時文卽武曹亦不欲自存顧自時文興而古文亦亡曩者余與武曹執以古文爲時文之說正告天下而莫能以古文爲時文者武曹而外余未之或見也是則時文賴武曹而存而古文亦存而先王之法亦未嘗不存使時文而皆如武曹也則雖存之可也

桐城戴名世田有

答某書

辱書具言時文風氣之說而欲決之不肖以定其所從失足下之勤勤用力於時文者豈非爭一時之進取而亟亟求得舉耶而欲決之不肖又豈非以素相愛且稍有知識言或可採必不誤足下之舉耶不肖草鄙之人抱膝荒江絕意世事況區區者既不能為而世俗所謂得舉之文且又不諳至於以平生之所知識告足下將萬萬不得舉非所以愛足下也昔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馬教其所愛者相駑馬夫千里馬不常有其利緩而駑馬日日售之其利急以不肖與足下平生相愛則請相駑馬足下試觀今之選為上乘編以阜棧者有一千里馬乎知此則所從定矣風氣卑下如不肖輩放逸自廢之人始得以出其機杼聊自馳騁足下方從事於其間而必與之左是誤足下也足下書又極稱僕文字以為難及夫足下所稱者特文耳往時嘗喜作之於今已不復作蓋不肖之所好而學之有得者又不在此吾子遽獎許過當是亦猶見驥之偶一長鳴舉步蹀躞遂以其絕塵追足盡在是矣此不肖之所以不敢教足下相千里馬也千秋大業終當為吾子一言之以非吾子今日所急故輒布區區惟勉旃自愛

與趙艮治書

名世白平生好交游交游中如趙君極少在家時日已相過從不厭其數今來荒山中甞獨念趙君不置以趙君知我也蓋懷人之作莫工於國風不肖之於趙君殆在雄雉二章之卒言矣知吾子之心與我同也嗚呼友道難矣僕多誤艮治亦多誤倏忽俄頃之間反覆變更之際而以落寞之踪浮沉上下其安能有以合乎甚矣夫世之衰也天下而莫不然也僅吾縣也哉名世一妄愚人耳勞苦困餓拂亂空乏人皆笑之惟吾子淚相哀憐往往為余泣下吾何以得此于足下哉非吾子莫以

知我非我亦無以知吾子之深也今吾顧有進于足下者足下愛我甚豈謂為不然耶如是則請盡言而不諱可乎葢世有好獵者一經顛仆而終身不敢乘馬足下天性誠朴謂人如己而信之太真以故常受小人之侮而一再顛仆既一再悔矣意足下必且深懲前日之害謝絕交游而吾甞觀之未見其然也不及此徐步安行而猶踸踔于坑坎之途馳驟于污泥之阪則其害豈特顛仆而已哉蓋足下之病與余同而余又加甚焉凡余之所與友足下其亦見之矣其亦太息而痛恨之矣今不肖已自托為枯槁無用之人人曰夫夫也其為枯槁無用之人也歟此余之所以自藏者也今足下既往之悔已無及矣將來之悔能不思所以免焉足下不以吾言為不然則吾更有以效于足下者為足下盡言之

與王靜齋先生

前日謁先生往復論議竟至終日然此終日尚有未盡厥懷者不肖逆時之苦如人之溺於江河未即死而漂浮於水上假有挐舟而來者猶可以援之而起也雖無其事然猶不肯絕望以庶幾長年三老之見而哀之也近者則如沉淪於千尋之淵鯨鰐之窟而水族萬怪爭來吞噬雖有漁師水工欲憐而救之而困於力之無所施其勢非得習於泅水者濡沒而下挾之以起則終不可復出此則非先生之是望而誰望哉蓋世有見小兒之盜取玉卮以爲戲者曰待我明日來擬錢易之明日至而卮已毀今不肖之所急者不過一鋤卜之地書戢遠去以遠脫於泥塗而先生輩猶曰徐徐吾圖之則終已毀於小兒之手耳伏惟少加垂念不宜

與余生書

余生足下前日浮屠犁支自言永曆中宦者爲足下道滇黔間事余聞之載筆往問焉余至而犁支已去因教足下爲我書其語來去年冬乃得讀之稍稍識其大略而吾鄉方學士有滇黔紀聞一篇余六七年前嘗見之及是而余購得此書取犁支所言考之以證其同異蓋兩人之言各有詳有略而亦不無大相懸殊者傳聞之間必有訛焉然而學士考據頗爲確核而犁支又得於耳目之所覩記二者將何所取信哉昔者宋之亡也區區海島一隅僅如彈丸黑子不踰時而又已滅亡而史猶得以備書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閩越永曆之帝兩粵帝滇黔地方數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義豈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而其事漸以滅沒近日方寬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諱者萬端其或菰蘆山澤之間有廑廑誌其梗概所謂存什一于千百而其書未出又無好事者爲之援拾流傳不久而已蕩爲清風化爲冷灰至于老將退卒故家舊臣遺民父老相繼澌盡而文獻無徵凋殘零落使一時成敗得失與夫孤忠效死亂賊誤國流離播遷之情狀無以示於後世豈不可歎也哉終明之世三百年無

史金匱石室之藏恐終淪散放失而世所流布諸書缺略不詳毀譽失實嗟乎世無子長孟堅不可聊且命筆鄙人無狀竊有志焉而書籍無從廣購又困於饑寒衣食日不暇給懼此事終已廢棄是則有明全盛之書且不得見其成而又何況于夜郎筇笮昆明洱海奔竄流亡區區之軼事乎前日翰林院購遺書于各州郡書稍稍集但自神宗晚節事涉邊疆者民間汰去不以上而史官所指名以購者其外頗更有潛德幽光稗官碑誌紀載出於史館之所不及知者皆不得以上則亦無以成一代之全史甚矣其難也余夙昔之志于明史有深痛焉輒好問當世事而身所與士大夫接甚少士大夫亦無有以此為念者又足跡未嘗至四方以故見聞頗寡然而此志未嘗不時時存也足下知犁支所在能召之來與余面論其事則不勝幸甚

答伍張兩生書

人來承示近日所為文數首並以為文之道殷殷下問余學殖荒落安有以發足下者耶顧其平日頗有志不肯為世間言語既辱二生之問其曷敢以匿蓋余昔嘗讀道家之書矣凡養生之術從事神仙之術滅慮絕欲吐納以為生咀嚼以為養蓋其說有三曰精曰氣曰神此三者鍊之凝之而渾于一乎是外形骸夌雲氣入水不濡入火不爇飄飄乎御風而行遺世而遠舉其言云爾余嘗欲學其術而不知所從乃竊以其術而用之于文章嗚呼其無以加于此矣古之作者未有不得是術者也太史公纂五帝本紀擇其言尤雅者此精之說也蔡邕曰鍊余心兮浸太清夫惟雅且清則精精則糟粕煨燼塵垢渣滓與凡邪偽剽賊皆刊削而靡存夫如是之謂精也而有物焉陰驅而潛率之出入于浩渺之區跌宕于杳靄之際動如風雨靜如山嶽無窮如日月不竭如江河是物也傑然有以充塞乎兩間而牢籠萬有嗚呼此為氣之大過人者豈非然哉今夫語言文字文也而非所以文也行墨蹊徑文也而非所以文也文之為文必有出乎語言文字之外而居乎行墨蹊徑之先蓋昔有千里馬牝而黃伯樂使九方皐視之九方皐

曰壯而贖伯樂曰此眞知馬者矣夫非有聲色臭味足以娛悅人之耳目口鼻而其致悠然以深油然以感尋之無端而出之無跡者吾不得而言之也夫惟不可得而言此其所以爲神也今夫神仙之事荒忽誕謾不可信得其術而以用之于文章亦足以脫塵埃而游于物外矣二生好學甚篤其所爲文章意思蕭然既閎且遠蓋有得于吾之云云者而世俗之人不識也吾故書以告焉吾聞爲方仙道形解銷化其術祕不傳即傳其術不能通嗚呼遇之而傳傳之而通者非二生吾誰望之

與劉言潔書

言潔足下僕平居讀書考文章之旨稍稍識其大端竊以爲文之爲道雖變化不同而其旨非有他也第在率其自然而行其所無事即至篇終語止而混茫相接不得其端此自左莊馬班以來諸家之旨未之有異也蓋文之爲道難矣今夫文之爲道未有不讀書而能工者也然而吾所讀之書而吾舉而棄之而吾之書固已讀而吾之文固已工矣夫是故一心注其思萬慮屏其雜直以置其身於埃壒之表用其想於空曠之間游其神於文字之外如是而後能不爲世人之言不爲世人之言斯無以取世人之好故文章者莫貴於獨知今有人於此焉衆人好之則衆人而已矣君子好之則君子而已矣是故君子恥爲衆人之所好者以此也彼衆人者

耳剽目竊徒以雕飾爲工觀其菁華爛熳之章與夫考据排纘之際出其有惟恐不盡焉此其所以枵然無有者也君子之文淡焉泊焉略其町畦去其鉛華無所有乃其所以無所不有者也僕嘗入乎淺林叢薄之中荆榛冒吾之足土石封吾之目雖咫尺莫能盡焉余且惴惴然懼跬步之或有失也及登覽乎高山之巔舉目千里雲烟在下蒼然茫然與天無窮頃將遊於渤海之濱

見夫天水渾淪波濤洞湧惝怳四顧不復有人間嗚呼此文之自然者也文之爲道如是豈不難哉僕自行年二十即有志於文章之事而是時積憂多愁神智荒惑又治生不給無以托一日之命自以年齒尚少可以待之異日蹉跎荏苒已踰三十其爲愧悔惡懼何可勝言數年以來客遊四方所見士多矣而亦未見有以此事爲志者獨足下好學甚勤深有得于古人之旨且不以僕爲不才而謂可與於斯文也者僕何敢當焉偶料檢篋中文字自丙辰至于丙寅十年間所著有蘆中集天問集困學集巖居川觀集爲刪其十之五三[illegible][illegible]爲一集而以請正於足下足下以爲有存則存之不然即當削去行且入窮山之中躬耕讀書以庶幾稍酬夙昔之志然而未敢必也名世頓首

答趙少宰書

少宰閣下前日名世出都門閣下親枉車騎相送且言文集刋已垂成欲得吾子序之名世南行二十餘日而抵家家貧多事未遑以爲閱二月而於郵傳中得閣下書云序不及待已使人代爲之矣名世江淮鄙人無爵位於朝無聲譽於天下爲舉世之所共棄而閣下出持節鉞入貳天官序閣下之文者皆公卿大夫而閣下獨慭慭懇懇欲得不肖之序豈非以其人雖賤而其言尚有可取耶今夫立言之道莫著於易家人之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夫有所爲而爲之之謂物不得已而爲之之謂物近類而切事發揮而旁通其間天道具焉人事備焉物理昭焉夫是之謂物也夫子之釋乾之九三也曰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惟立誠故有物苟其不然則雖菁華爛熳之章土麗可喜之作中庸之所謂不誠無物也君子之所不取也夫代人而爲之言者彼之意吾不之知也彼之聲音笑貌吾不之見也吾之意非彼之意也吾之辭非彼之辭也爲剽爲僞爲欺詐而已矣今以不誠之人而事閣下以不誠之文而序閣下之文宜爲閣下之所斥勿收而閣下顧使人爲之則非閣下始所取於名世之心矣區區之誠尚欲自達而

代作之文惟閣下削而去之幸甚幸甚名世再拜

上大宗伯韓慕廬先生書

布衣窮居之士欲自刊刻其文念無以取重於世乃求序於王公大人王公大人賜之序則欣欣然以之自多不自多其文而多王公大人之序以爲榮耀夫文者必待王公大人而重則是孟子七篇成而必請序於齊宣梁惠司馬遷史記成而必請序於丞相公孫弘大將軍衛青也且夫意氣不足以孤行而後有所附麗言語不足以行遠而後思所以炫其名聲彼乞序於王公大人而欣欣然遂以之自多不待觀其文而已知其不足重矣彼王公大人不能却其請之堅也亦不知其文之工拙果何如率爾命筆不無過情之言人之見之者讀未終篇輒已掩卷而去而况於其所序之文乎是則王公大人之序且不能自重而又安能重士之文此所以有志之士不求序於王公大人凡以自重其文而王公大人之賢者亦不輕與人以序亦所以自重其序也今之大人先生以文章名天下者獨閣下一人往在京師閣下嘗爲不肖言士之以求序來者比肩接踵然大抵多所謝絶於是不能得閣下之序而去者不啻十之九矣嗟乎惟閣下不輕與人以序而乃可以序不肖之文惟不肖不求序於王公大人而乃可以求序於閣下也不

肖在京師前後凡五六年未嘗上書宰相獻文當塗賢公卿弘奬士類其所爲大書深刻標榜窮亡之言充几盈案而不肖不與焉獨閣下見其所爲文而以爲可與於斯文也者一日偶序不肖舉業之文若干篇不肖歸而刊刻之於金陵天下讀閣下之序者往復諷誦咏嘆咨嗟初非以閣下名位之故而讀不肖之文者謬相引重亦初非以閣下之序故也惟如是而閣下乃可以序不肖之文而不肖乃可以求序於閣下矣嗚呼文章之事雖非有用於世而未可以爵位勢分緣飾於其間亦視乎求序者之人與文何如與序之者之人與文何如而已頃者金陵一二人士取不肖所爲古文刊刻其十之二三用是潔誠齋慮北面叩首而求閣下以序之夫舉業之文非閣下之所好而亦非不肖之所好也閣下猶肯執筆爲之序而況不肖之古文固閣下所素咨賞以爲可與於斯文者乎知閣下之不與他人而一槩謝絕之者蓋他人之所求者乃尚書之序學士之序而不肖之所求者乃慕廬先生之序也俯伏候命不勝至願謹再拜

再上韓宗伯書

名世再拜名世平居讀書考文章升降之際竊見夫文章之事未有不上與下合而能至于極盛者也上與下合而風氣之權操之自上上之人懸其令以倡率之而下之人莫不奔走恐後而不敢有異議于其間若夫上之人所操者不足以厭服乎下之心而下之人紛然囂然各持其說各挾其技而有非薄乎上之心考校之文一出而心非巷議喧然流傳共指以爲笑于是乎上之與下兩相訾謷齟齬扞格截然而分爲二而文體遂不可振曩者文章之風氣亦嘗委薾卑弱而不振矣儒先之精義不明古文之規矩盡裂上之人所以取乎下下之人所以獻于上者皆雷同相從而已雖其風氣之不振而上之與下訾謷之聲不出于口齟齬扞格之狀不形于色而風氣欲變之機固已伏于此矣當此之時閣下遂獨以雄奇渾古之文出而大魁天下天下之人讀閣下之文恍然如寐之方覺如醒之忽醒皆翻然思改其所爲三十年來窮巷枯槁之士被服先民抱殘守缺以不自棄于斯文閣下之力也閣下既以古文取高第爲大官而天下之人又翕然嚮風愈久而不衰則宜上之與下合而爲一矣乃訾謷而不入齟齬扞格而不相

通未有甚于今日者何也則毋乃下之信且從于閤下
者遍以望于上之人而不克副其望歟遂直爲此紛然
嚚然也令甲三年而一試士藏未撤士或私相詐曰某
某者必得售也又或私相詐曰某某者必斥勿錄也已
而斥之者則其許之者也錄之者則其詐之者也不能
不相顧以駭而羣不遑遂借以行其私至于詆訐叫號
而不可止上之人患之而未能有以弭之也竊以謂弭
之之道在上之人勿故與下之人相反而已矣下之人
曰是也而上之人必曰非也下之人曰非也而上之人
必曰是也參差互見先橫據于胸中其說究無以勝乎

下之人則安能厭服乎其心而使之不敢有異議于其
閒也哉且夫下之人其所操未必盡是也紛然嚚然而
至于詆訐叫號卽下之人有志者亦未嘗不非之也然
而公論多出于其閒公論者上與下共之者也下之人
方以公論自張而上之人故欲反之非其心也則毋乃
拘于曩者之風氣而不能以閤下之道爲進退天下士
之具歟下之人以其信且從于閤下者遍望于上之人
其所以待上之人者甚厚而上之人不能以閤下之道
爲進退天下士之具乎是乎上之與下兩相訾警齟齬
扞格截然而分爲二而閤下以一身居上下之間則驅

之使合其權仍在閤下而已矣閤下之文無論知與不
知莫不肅然起而斂衽退避以爲不可及而閤下之名
德清望又爲海內之所嚮仰謂閤下之道下之人信且
從之而上之人獨不肯信且從者必無之事也轉移之
權則惟在閤下一爲昌言正告之而已矣名世往在京
師與閤下[illegible]當世獨未嘗言及文
章之事名世[illegible]有言不信故不得不[illegible]以居
默默以處而閤下[illegible]之際[illegible]勿更有事且
太者文章一事遂有所不[illegible]而當今文章之責
實在閤下[illegible]觀此[illegible]

與下訾警而不必齟齬扞格而不相通也名世蹇拙廢
[illegible]久爲當世所棄行吟江土將欲灌園以終老習見夫
下之人所以仰望閤下者如此其至而轉移之權使上
之與下相合而無訾一非閤下不能故輙爲達其區區之
情焉冒瀆尊嚴無任[illegible]

與劉大山書

去年春正月渡江訪足下留信宿而足下出所爲古文十餘篇見示皆有奇氣足下固不自信而謬以僕之文有合於古人秬薮因從問其波瀾意度所以然者僕回秦淮將欲檢篋中文字悉致之足下冀有以教我會足下北游燕薊之間而僕亦東走吳越遂不果今年冬有金陵門人欲鋟僕古文於板僕古文多憤時嫉俗之作不敢示世人恐以言語獲罪而門人遂以彼所藏抄本百篇雕刻行世俟其刊成當於郵傳中致一本於足下其文皆無絕殊而波瀾意度所以然者僕亦未能以告

人也惟足下細加擇別摘其瑕疵使得改定且作一序以冠其首簡幸甚幸甚當今文章一事賤如糞壤而僕無他嗜好獨好此不厭生平尤留意先朝文獻二十年來蒐求遺編討論掌故胸中覺有百卷書怪怪奇奇滔滔汩汩欲觸喉而出而僕以爲此古今大事不敢聊且爲之將欲入名山中洗滌心神餐吸沆瀣息慮屏氣久之乃敢發凡起例次第命筆而不幸死喪相繼家累日增奔走四方以求衣食其爲困躓顛倒良可悼嘆同縣方苞以爲文章者窮人之具而文章之奇者其窮亦奇如戴子是也僕文章不敢當方君之所謂奇而欲著書而不得此其所以爲窮之奇也秦淮有余叟者好琵琶聞人有工爲此技者不遠千里迎致之學其術客爲琵琶來者終日座爲滿久之果大工號南中第一手然以是傾其產千金至不能給衣食乃操琵琶彈於市乞錢自活卒無知者不能救凍餒遂抱琵琶而餓死於秦淮之涯今僕之文章乃余叟之琵琶也然而琵琶者夷部之樂耳其工拙得喪可以無論至若吾輩之所爲者乃先王之遺將以明聖人之道窮造化之微而極人情之變態乃與夷部之樂同其困躓顛倒將遂碎其琵琶以求免於窮餓耶余叟之所不爲也嗚呼琵琶成而適以

速之死文章成而適以甚其窮足下方揚眉瞬目奮袂抵掌而效僕之所爲是又一余叟也然爲余叟者始能知余叟之音此僕之所以欲足下之序吾文也庚辰十二月望日戴名世頓首

桐城戴名世田有

范增論

定天下者必明于天下之大勢而後可以決天下之治亂天下之治亂勢爲之也勢可以治矣而復至于大亂此不明于勢之過也今夫勢有可行有不可行視乎所遭之變所遇之時而勢出乎其間是故順其勢而趨之則勢在我而天下惟吾之所奔走而莫吾難而不然者勢且一失而不可復救嗚呼此項籍所以有取天下之勢而終于無成也歟昔者天下苦秦之暴久矣自周之

衰諸侯並爭而秦以虎狼之心破滅六國其無罪於秦而亡者不獨楚也天下含恨蓄怒特以劫于威强而不敢動及陳勝吳廣起于大澤之中山東諸侯並起雲翔烏集轉而攻秦而秦以積威之餘開關出戰諸侯起于匹夫其勢不足以相敵往往糜碎敗衂當此之時項籍以暗啞叱咤之資拔山蓋世之氣所當者破所擊者服卒能入關破秦以快天下鬱鬱之心於是攻由籍出分裂天下而封侯王莫不北面俯首唯唯而聽命則天下之勢固已在于項籍矣使籍據其勢而帝制自爲以號令天下天下方快秦之亡而服籍之功也勢不能不聽以羽之雄而不知爲此者非不知爲此也其心輒轉自思無以處義帝故也彼義帝者素無功伐豈惟項籍不用其命天下諸侯亦未有用其命者項籍勢足以臣諸侯而義帝勢不足以臣項籍項籍既臣于義帝則其勢不能以臣諸侯此義帝之所以死而項籍之所以亡也秦漢以後天下之變故多矣蓋有其國既失其宗廟既隳而墓于亂賊之手者而其流風餘思未斬于世天下之人猶有不忍忘之心于是紛紛而起輒歸其名號於先朝之後其爲名也正其爲義也順是故不踰時而天下平此亦自然之勢也今夫楚之與燕齊三晉也非有

君臣相臨之素固匹敵之國也其盛也皆南面而稱王其敗也皆囚虜而被戮楚之人不忘其先詎燕齊三晉之人遂忘其先乎今也立義帝以帝楚卽以帝燕齊三晉吾知燕齊三晉之不心服也况以牧豎無能之人而御天下之豪傑哉吾考其時周雖衰天下之共主也立周之後以討秦之罪奉周之命以臨制天下之諸侯此天下之大義也而非天下之勢何以明其然也周自春秋以降其孱弱已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海內爭于戰攻周且臣屬于諸侯天下之人不知更有周也以爲周亡久矣秦之吞天下先及周又數十年而後及六

國是故周不可以復興也固也其澤已斬而其迹已熄其勢已去矣當此之時苟有人焉崛起誅暴秦修先王之法拯元元之命其義已無愧于湯武是則天下之勢不必其在諸侯後也彼義帝之立爲何義也哉史言范增素居家好奇計教項梁立楚後梁從之嗚呼吾未見其計之奇也而項氏之亡實由于此矣增之言曰陳勝敗固當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然而義帝之立無救于項梁之死而秦之所以破者項籍與諸侯之力義帝未有毫髮尺寸之功也然則義帝之立不並無繫于天下之利害而項氏之亡實由于此矣嗚呼

項籍勢足以臣諸侯而義帝勢不足以臣項籍項籍既臣于義帝則其勢不能以臣諸侯于是而遷之而弒之此亦必至之勢也而已授天下諸侯以其辭矣彼見項王可以背義帝則已亦可以背項王向之俯首畏伏者一旦攘臂而與之抗而項王固無以令于天下矣司馬遷以背關懷楚爲項王罪似也然吾以爲項王之意非懷楚也特以義帝在楚而心忌之以故舍關中而都彭城思所以剪除之焉耳當其分天下立諸將爲侯王項王欲自帝則有義帝在也既王諸將而已亦稱王則無以自別異于是立號爲西楚霸王蓋其情見勢絀支吾甚矣然則義帝之立不立無繫于天下之利害而有關于項氏之存亡豈不然哉彼范增者項氏骨鯁之臣也其勸羽殺沛公羽不聽則羽之過也其立義帝則可謂不明于天下之大勢者也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請復立六國後世張子房以爲不可由此觀之夫有所立以自輔且不可乃欲有所立以自制夫豈明于勢而熟于計者哉嗚呼勢有可行有不可行覘乎所遭之變所遇之時而勢出乎其間吾獨惜夫後之舉事者有可以用增之計而不能用而自取滅亡爲天下笑而增朔之楚而項王又以失其天下嗚呼苟非明者烏能覘

勢之所在而圖之以定天下之大計也哉

魏其論

魏其與武安以灌夫事相持天子卒從武安議殺灌夫並殺魏其天下至今憐之然吾未嘗不歎兩人之愚也夫君子處亂世不幸而遇小人遠之亦死近之亦死而吾謂遠之猶可以得生彼小人見君子一切與已乖異固已欲殺君子吾遠其踪跡而嫌隙不開聲欬不露彼漸且輕忽我也但得彼之一輕忽我而我乃得脫矣彼魏其灌夫之死爲何名哉當魏其失勢家居賓客故人皆去默默不得志而灌將軍亦失勢兩人意相憐迴思曩者震耀一時奔走天下豈異丞相今日兩人積不平而丞相方擅重權天下士郡國諸侯皆附之而灌夫以丞相戲弄之言告魏其魏其與夫人市牛酒設帳具必欲得武安一往豈其慕艷武安而亦如天下士郡國諸侯之以其顧盼爲重耶迨丞相請田而又責望區區一田之爲郄者何也旣有郄矣而又强灌夫與俱從賀丞相是亦猶前日慕艷之意且不肯遽得過丞相之意耳而兩人之首已隕於杯酒之間矣夫小人之不可近如豺虎然而加之以得勢即附之者亦不能免其禍而況魏其之沾沾自喜灌將軍之好氣悵不平之心嫌隙既開而又爲之且前且却於其間宜其及也太史公曰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吾推其故皆由於不忍決絶而遂以身殉之悲夫

撫盜論

事有行之於昔爲有功而行之於今爲失策偶一行之而倖而成而轉相效之而一敗而不可救者惟君子爲能通古今之變審時勢之宜而不至於拘牵往轍以僨天下之事此非庸夫小人之所知也漢宣帝時渤海歲饑盜賊起上以龔遂爲太守遂单車至府勑屬縣不許逐捕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而後之人主失天下往往于群盜之手皆臣下以此誤之也可不爲之歎息痛恨矣哉當天下無事天子威靈鎮撫海內而强兵悍卒姦猾小民懷不軌之志乘間伺隙

因水旱流離之餘招集奸人亡命敢以抗天子之命吏斬艾良民父子兄弟駢首就戮望屋而食創立名字所過千里無鷄犬之聲而有割據僭擬之心飄忽震蕩之勢其逆罪不容於天下而一二腐儒懦夫覩見其禍與此其大而以招撫爲名呴呴愉愉奉之惟恐不滿其意以成賊之强剗居郡縣覆滅藩輔而社稷爲之丘墟是豈獨賊之罪哉爲此謀者曰吾以德化感也吾以恩德結也古之人有行之而成者矣嗚呼盜非渤海之盜而欲以渤海之治治之卽龔遂當日不死於賊亦已縻于都市矣葢天下承平久士大夫拱手低眉以取卿相不識戰鬬之事一旦疆埸有警身履戎行恐賊不能勝而僥倖於賊之厭兵也欲以解散自爲功所謂外以邀豐寬之賞而內以待陰德之報庸人之誤國其逆罪更不容於天下矣當其初起也視賊太輕謂此出於饑寒困迫之餘可以殺而不肯殺及其勢已成則又畏之太甚卽可以殺而亦不敢殺冀以招撫羈縻旦夕而武夫悍將制于闒茸無能之書生積不平養賊以自重而內邀其君相率以國殉之以身殉之吾不知其與賊何厚於朝廷何薄於賊何德於吾民改其兄弟徇仇決以百萬虎狠橫行天下而欲以德化感之以恩信結之何其愚

若是甚也無論其不屑受吾約束卽一一解散而前之罪置不問是教天下爲盜也吾故爲之說曰盜之有巢穴者可赦無巢穴者不可赦起鉤鉏者可赦起弓馬者不可赦其脅從者可赦而其渠魁不可赦脅從之弱者可赦而其强者亦不可赦渠魁之僞降者不可赦卽眞降者始赦之後亦不可盡赦僭擬之盜不可赦而饑寒之盜亦不可輕赦何以明其然也巢穴之盜或在岩峒或在藪澤彼其妻子室廬積聚皆在其內憑其險阻以逆軍旅之顏行勝則乘機四出劫掠不出一百二百里之內敗則守險以自固勢不能棄其巢穴遠出侵暴而

有非常之望也若夫起於通都大邑浮原廣野之澗谷帳幕夷城郭燒村落其妻子財物皆在營伍之中無巢穴則處處可為巢穴也王師來而賊去名曰復而其民已盡矣起鉤鉏者皆農夫愚民或信妖人之言或以饑寒之故或報仇忿爭而相戕殺徒步裸裎以趨敵兵甲不具號令不嚴如鳥獸蟲蟻之相聚散耳起弓馬者剽驃忽去來如風雨技藝足以致勝賞罰足以使衆器械足以威敵捕不能得追不能及此可不為大憂乎脅從之盜或一時誤從而自悔或迫於不得已而强委命焉其弱者懼禍之及冀得自新而强者甘為賊用郡縣

之而內自疑其飛揚跋扈之念未嘗一日忘也而渠魁則萬萬不可赦彼知吾之畏戰也輒亦往往搖尾乞憐以玩弄將帥而陰以覘其虛實恣其求索安民之檄未頒而反者又見告矣即真降者不可遽絕以塞其自新之路令得効力行間以贖其罪事既大定而後論其功之大小以當其罪之輕重亦不可以論其功而忘其罪也而饑寒之盜為豪傑大盜之資以為解救之憂而區處未善則癰疽潰決之患作矣嗚呼群盜起而殲之無遺類尚不足以伸國法而償吾民父子兄弟之仇乃欲為之助其勢成其羅眾宥其罪除其罰而彼又不盡聽從

盜而後已嗚呼天之亡人國假手於群盜群盜又假手文武大吏以為蘘蘖其禍豈偶然哉故國家有鄰敵之變而言和與有盜賊之變而言撫未有不亡者也夫古今各有其變時勢各有其宜不此之察徒藉口於往古久遠僥倖偶勝之事以至顛覆相尋而不悟此國家之大盜也嗚呼後有良天子賢宰相不幸而遇此變則先行國家大盜之誅而後興師討群盜之罪何盜之不可平而安致有顛覆之患哉

桐城戴名世田有

田字說

余嘗適田間觀農家矣占晴雨相燥濕定疆理鑿陂池上下原隰觸目寒暑暴露風日治器具利銚鎛耒耜荷蓑笠呼儕耦以柞以耘以耕以耨其勤苦至矣余召而勞之曰女獨有所困乎對曰吾曹習其事焉不以爲困也吾盡吾力以致乎地利而俟乎天時而春而秋中間雖勤苦踰時而吾一歲得一效焉以生以養以奉祭祀以穀婦子以宴賓客脫有旱乾水溢取所蓄者而酌用

之一有天時則收數倍焉且夫一人而耕可以食數人十人而耕可以食數十百人耕者愈多則食者愈衆由此觀之天下之命懸于吾手其敢以困爲辭乎余嘗讀豳風歌七月之章以及甫田楚茨諸詩其道田家事至悉也此皆天子宰相公卿大夫相與親之隴上覽其勤勞寫其委曲蓋農事之重如此又古之學者不廢耕稼詩有之在甫田之首章曰攸介攸止烝我髦士而樊遲以學稼請仲尼非之豈以其無大人之學而徒欲從事細人之行也歟然則且耕且學固非聖人之所禁也余也狂簡鈍拙人之情世之態皆不習也以故無所用乎其間將欲從老農老圃而師焉樂道有莘之野而抱膝南陽之廬優哉游哉聊以卒歲余感農夫之言思詩人之旨而字余曰田以著其素志云

褐夫字說

古者名字大抵多以奇而耦者蓋少焉自漢以還少有奇字者其名則或奇或偶焉耳豈非其習使然哉吾聞之申繻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其於字也亦然以故古之人其名字不必其美且善也後之人但取夫美善之稱而不必有其實則其虛冒焉者又豈少乎余偶名而欲奇其字有來告者曰不可以習俗之不貫于稱也余曰余之爲是非故矯然異也其說有取而于古亦無謬誕然更其稱而仍襲其義則字曰褐夫可乎人曰褐賤服也夫不知誰何人之稱也今吾子以自

託焉不亦鄙乎余曰余固鄙人也舍是無以爲吾字矣天下之人上自君公以至於大夫士其等列以漸而降最下至於褐夫則垢汚賤簡極矣其所處也至卑其於世也無伍富貴利達之所無望而聲勢名譽之所不及庸人孺子皆得傲且侮之而無所忌以故古者諺之謾必以云然則余不以爲字而誰字乎吾惡夫世之竊其名而無其實者又惡夫有其實而辭其名者若余則真褐之夫也雖欲辭其名不得矣匪吾云人實云云然則人之稱之也必慣鄙而鄙又何論焉既以其語應客遂書之以爲褐夫字說云

藥身說

戴子字褐夫已而又自號曰藥身有呼者或呼之曰褐夫曰唯或又呼之曰藥身又曰唯是二者惟人之所呼之無不可者或謂余而問所以爲藥身之說余曰天下之苦口莫如藥非疾痛害事莫之嘗焉自黃帝岐伯之所問答醫家方士之所流傳本草方書之所紀載其類不一而其爲說甚具余所嘗備極天下之苦一身之內節節皆病蓋宛轉悉痛者久矣又余多幽憂感慨且病懷無用於世從採藥山間命之以其業則莫如此爲宜或曰悲夫甚矣子之志也雖然抑亦猶有說焉書曰若

藥弗瞑眩厥疾不瘳方今天下之疾沉錮已久而不可治者有秦越人者出視其癥結診其膏肓爲之按方選藥一一伸春容身遊閒而已[illegible]然矣意者子之志其又有託於此乎戴子笑而不答

種樹說

余年二十時作意園記意園者無是園也意之如此云耳其間土田魚稻之豐美雲煙泉石之幽深亭池竹木之掩映隹花異卉之芬芳此仙靈之所棲息非人間所有也是時身在旣窮不克遂意浸尋荏苒復且二十餘年于今雖遯世之志愈決而意園之荒久矣頃余僑居秦淮之北而城之西北多有閒曠之地居民多種樹爲生余欲買地十餘畝種樹三百六十株取其易生而多實者雜之以垣而構草屋以九間于其中以居焉當花開之時日賞玩吟於樹下及其實之成也計一株可得

錢百餘若其蕃滋繁多則可得錢二三百各貫之以繩而共置一匾中簇其上而聚其底每早起則信手而探其一以供終日之所須蓋每樹一株給余一日蓋三百六十日而畢則更用新者之所得以爲常其恐有茵翳或不實者則多種二三十株以預備之而補其數凡春冬之所報一如農家蓋倣林和靖種梅之意而恢廓之余藉以自養無求於世而得以閉戶著書終其身此雖非名區絕勝然亦意園之附庸屬國也余家故貧又有人倫之患自少出門爲童子師以托一日之命數家之村牛欄之角菜畦之圃徬徨屏營者久之乃以學使者

之貢入于太學同學諸生多見知公卿得氣以去而余徜徉徊燕市無所遇而城西種樹之計非二三百金不克辦旅泊蕭然且無以爲歸計又安能爲此是則區區之志而不克遂又且爲意園之續也嗚呼余少不自量竊負當世之志欲盡庇天下之人使無失其所養日月遒逝年且踰壯不能養其數口之家復不能自養而寄於種樹以養其身亦自笑其拙也顧種樹又無其資而寄遊[illegible]以其迂拙之身流京華之塵而復[illegible]歲丙子十二月遇與江都費[illegible][illegible]其飲酒於彭[illegible]之

消[illegible]清半爲三子言之如是三子[illegible]日有是哉子之志之可悲也[illegible]而視其[illegible]書一通以貽之

命說示鄭叟

人之言曰死生命也富貴天也凡死生富貴貧賤舉而歸之於命所謂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此其說似也而猶未盡也而世之術士就人生所值之支干推而算之以決其死生富貴貧賤而曰命在是也命豈在是也哉吾以爲命有二有一已之命有天下之命所謂一已之命者或生或死或富貴或貧賤莫非其命爲之而無與於天下此庸衆人之命也若夫君子小人之命則不然世之盛也天下之命生則君子生天下之命富貴則君子富貴君子者兼以下已之命爲命而以天下之命爲命苟其不然則君子死則君子貧賤君子死而小人必生君子貧賤而小人必富貴小人生而天下皆死小人富貴而天下皆貧賤此如陰陽寒暑之不可假易出於自然之理一定之數而莫之或爽者然則君子之命就其一已者言之又非推算之所可得就天下之命而推算之而君子之命已得矣世之以支干推算者不知始於何時雖其術之工者往往多驗而吾謂其皆出於倖中不可謂之知命知命者知天下之命者也顧天下之命又不必推算而得智者知之愚者昧焉金陵鄭叟以支干推測有名於時叟頗自詡其術之工而余因爲命說以示之

書許榮事

桐城戴名世田有

元至正中江淮兵起皖賊趙雙刀六賊祝眞剽掠州郡烏沙人許榮率衆駐高峰保障鄉里高峰者在舒城縣南山四面皆山環之有山巍然獨高曰高峰而烏沙其山下之市也許榮既駐高峰其後歸之者衆高峰小不能容移駐方山歸之者日又益衆移駐舒城賊不敢犯舒城元授榮樞密院同知與左君弼守廬州太祖皇帝攻之不下榮嘗曰凡吾所以起兵葉兼保鄉土親戚以待眞主束身歸命吾之願也已而太祖遣胡大海諭榮與之書曰將軍久守廬州既不爲逐鹿之謀又不爲尉佗之計但欲保鄉土親戚以待眞主不知當今眞主誰足當之隨太發兵攻廬州左君弼開城走許榮以廬州降辭官歸隱居烏沙之灣塘死葬焉洪武二年詔取前所與書去余登高峰高峰故有許榮祠祠壞不治榮子孫散處烏沙灣塘之間世以貲雄鄉里人皆以榮保障全活之功甚大而不知其託身聖朝功成歸隱非區區武臣驍將之所能也當干戈初起英雄角立迷惑失身以至屠滅不救與夫貪戀富貴迷不知止晚節末路前功盡棄者多矣若榮之所爲顧不賢耶榮事史不載知當時熊羆之臣所以輔翼眞主猶有不盡傳者廬州故有惠民碑載榮事碑今不存舒城縣志及許氏家狀崇禎間燬于兵火其十世孫曰亦凌者猶能記憶之爲余道之如是因書之

書全上選事

全上選桐城之樅陽人年少好讀書明亡年甫三十餘上選病哭忽逃去其家不知其所之也上選東西奔竄遍歷江楚之間已乃踰嶺之廣東入渡山中誅茅爲屋以居負薪種田無復有當世之志有一僧舍距所居不數里而上選常往來僧舍久之一男子同僧來謁自云王孫遭難流落者也上選大喜與僧同資給之曹三人共老死山中不相舍去頃之某州有武弁被斥山西人也僑居不復歸浸尋聞王孫名稍稍與往還而欲以女妻之上選謂王孫曰君國破家亡尚有兒女情乎不可

許也王孫不聽遂贅於武弁家襄陽吳某者武弁之故舊也家饒於貲而好結客武弁尋窮乏挈其家與女壻往襄陽依吳某以居而上選與僧義不忍舍王孫亦從之以行已而吳某知其故謀散家財號召子弟奉王孫以聳動郡縣維上選亦心動而未發也會有告吳某反者官吏利其財發兵圍其宅而盡捕之上選與僧凡五六人被執而餘皆散走于是上選等坐謀反駢斬襄陽市時康熙八九年間事也初上選之被執有司鞫之上選曰吾等雖未舉事然私心誠有之有司問何故爲此曰吾爲多讀書所誤耳且曰吾姓錢自出亡也易其姓爲全氏後死有司憐之爲藁葬於郭外吾友宣城王耕書初在所鞫有司幕中知其詳爲余言之如是因執筆紀之

桐城戴名世田有

讀揚雄傳

揚子雲亦漢家文人之豪也其不爲章句訓詁而默然好深湛之思余常賢之然亦常歎之矣夫所貴乎學者爲能成一家之言而前後不必相同彼此不必相勝以各出其機杼而勿襲於聖人而已方雄之少年慕司馬相如之賦輒擬之以爲式而屈原之離騷九章皆忠臣愛君恨憤之言雄乃以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因摭離騷而反之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夫離騷不必廣也亦不可反也離騷可反而莽大夫亦可爲矣後又以經莫大於易作太玄以擬之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以擬之相與放依而馳騁何其不自度量至此也彼直以區區文字摹擬倣效而遂謂可以入聖人之列亦謬甚矣後之論者恕其仕莽以爲不得已而爲之臣既以爲之臣矣豈不得已之可以釋其罪哉而且謂其爲三代以後大儒幾比於孔子孟子即一二大人先生亦不免爲是說也爲其太玄法言所欺耳而當是時桓譚之論文者皆

有取焉譚之言曰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其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然則庸耳俗目其愚無知如此悲夫蓋由來久矣而劉歆以後人之覆醬瓿爲憂夫至後之人則已不復覆瓿覆瓿者當其世耳吾乃以知古作述之家其孤危大抵皆然也因識之于傳尾

錢神問對

有神色赤而目方刺其面爲文立中衢臭達于遠衆皆拜所請甚篤或咄咄歎息不已戴子見之曰此何神也衆曰非若所知請問神神具以名對戴子笑曰吾聞女久矣女固若是而已者耶其何以動衆如是甚也神曰吾行遊天下靡人不畏罔敢不恭子顧且云云豈有說乎戴子曰吾數女之罪則鍩女使化而毒未耿銓女使折而害無救也神怒曰余固知孺子不足憐今偶相遭而衆辱我且夫吾之爲功也薄海內外苟非予則戚戚嗟嗟窘然而無以生上自天子召見入太府即諸公貴人皆孳孳慕予手摩而目屬以及庶民卑賤之流無不願爲我死者且夫吾之爲質也流轉而不窮歷久而不壞愛我者歸之不我愛者謝勿往吾豈有求于世哉世求我而已耳是故官吏非吾不樂商賈非吾不通交遊非吾不厚文章非吾不貴親戚非吾不和有吾則生無吾則死是故盜我者縣官有禁牟我者錙銖不遺誠明夫利害之分而審夫得失之勢也子何以云爾乎請勿復敢見予矣戴子曰固也吾試且畧言之昔者生民之初渾渾噩噩數千百年間耕田鑿井衣衣食食天下太平安樂無事當是時豈有女哉自女出而輕重其制銖

兩其名方圓其象流傳人間惑亂民志萬端俱起于是庸夫之目以女爲重輕奸人之手以女爲上下或執鞭乞哀流汗相屬不然設心計走坑險棠死徼倖損人益已互爲攘奪或至犯科作姦椎牛發塚聚爲博奕出爲盜賊至於官之得失致以賄成敲骨吸髓轉相吞噬而天下之死於女者不可勝數也挺土刻木以爲人而强自冠帶羊狠狼貪之徒而恣傲暴夸窮孤而女之助虐者不可勝數也且又攝其緘縢固其扃鐍兀然匿於小人暴客之室中醜爭而藏垢避正而趨邪使夫義士仁人瞿瞿然靡靡然不能出氣修德益窮有文益困而女獨紛紛然奔走天下顛倒豪傑敗壞世俗徒以其臭薰蒸海內氣之所感積爲迷惑之疾見之者慕聞之者思得之者喜失之者悲有無不平貪吝接踵而充塞仁義障蔽日月使天下倀倀乎無所之而惟女之是從神曰子言固然然余之道此乃其所以爲神也女烏足以知之女烏足以知之因仰而嘻笑而却走伸目四顧舉手而別衆共擁之以去

討夏二子檄

宋人有吳元美作夏二子傳指蚊蠅也入夏來余深爲此所苦而吳子之文余未之見因併爲是説以致其憤痛之意云

蓋聞群飛可以刺天聚蟁可以成雷謂正傷于邪而害起于微也夏有二子生負不潔之形徒開可憎之口乘時並起敢爲侵暴彼出此入平分晝夜各自挃毒互相召亂于是奔赴羨炎沉溺涸濁嗜腥逐臭呼召曹偶種其醜類以孑以孫積德既彰見者皆唾猶復揮不肯去鼓翅而前交足而立左右奔突玷汚潔白營營之聲亂

人耳目是以詩人惡其罔極以爲告戒若夫遁伏于白日之下叫號於晦冥之間剝膚飲血飽不思去狠戾成性蹤跡莫測其股不足折而其翼不足塌也徒以伺間蹈瑕輕悍飄忽乘人不虞其毒在喙此二子者豈其氣運之使然亦其貪汚之自致天心既厭不使孑遺于是秋高風勁栗烈驚發嚴威所及百態震恐萬狀銷滅聽終夜而寂寂無聲坐閒晝而紛紛無迹蕩滌邪氛掃除醜惡豈不快哉嗚呼擒捕無方嘬嘬之威已酷蘊隆旣去飛鳴之勢何存殲旃無悔

書貨殖傳後

予讀司馬遷貨殖傳蓋不禁三復而太息也曰嗟乎俗之漸民久矣豈不誠然乎哉夫長貧賤好語仁義者世以爲羞而富相什則卑下之百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此天下之所以相率而爲利也卽鄒魯之間不免去文學而趨利利固與文學反者耶故曰巧者有餘拙者不足夫拙豈有拙于文學然而不足者必在是也其爲巧者所笑傲曷惟焉吾觀子長所載巧於利者大抵皆農工商賈之流操奇贏據都會鐵冶魚鹽馬牛羊豕穀糴薪槀丹砂絲絮皮革旃席之類與夫棗栗桑麻荻漆

竹木巵茜薑韭酤醸下至掘冢博戲販脂賣漿酒屑馬醫卑賤矣往往致素封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豈非巧之效耶然而較之於今則拙甚矣古之巧者在今日爲拙古之拙者至今日不已巧乎然則世之爲文學者竟何如耶以爲文學者而趨利其收效而獲多必倍于農工商賈而其計筴或又出于掘冢博戲販脂賣漿酒屑馬醫者之下然而富者必在是也吾乃知世之富者皆爲文學者也世之文學者出于掘冢博戲販脂賣漿酒屑馬醫之下者也昔子貢好廢擧鬻財于曹衛之間夫子譏其不受命然則富不富命也而不繫

於巧與拙耶以爲命也則宜厚賢者而原憲曾子不厭糟糠匿于窮巷其命獨如此者何耶又何以掘冢博戲販脂賣漿洒屑馬醫者之命偏厚而出其下者之命亦皆厚也豈命原無定而視其人之巧拙以爲厚薄耶將命之厚薄又不在富與不富耶然子貢結駟連騎束帛加璧以聘享諸侯國君無不與之分庭抗禮爲子貢之賢耶抑爲子貢之富耶又使孔子名布揚于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則富又烏可以少乎哉故曰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又曰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爲賢冢富者爲憑富者爲貴不富者爲賤則富世之所謂縉

紳先生與賢人君子其大畧可知矣而憔悴枯槁之士原憲曾子之徒如之何其得容於世也其不容於世拙耳拙耳然居今之日而非縉紳先生之列無賢人君子之稱其所得不既贏乎而豈掘冢博戲販脂賣漿洒屑馬醫者之所及而況世所號爲文學又出其下者也富不富曷足道哉曷足道哉

書閻寧前墓誌後

癸酉之秋余客榕城購文明一二遺書將歸而其門人洪石秋自澄海以書來告我曰黃子之文多零落江南子盍歸而求之明年夏余遊淮上過閻百詩先生出其大父寧前公墓誌示我則文明筆也端拜雒誦因遂錄之以歸嗚呼忠義之士雖其殘編斷簡人猶將慕而傳之況其鴻文鉅篇照燿人間者乎余嘗讀錢受之文集中有閻寧前傳踐悲其辭氣慨然想見寧前之風烈當明之末受之與文明同薦相善兩人俱以文章氣節名天下迨夫晩節末路受之身敗名辱爲天下所姍笑而

文明致命成仁星寒嶽震嗚呼此余所爲讀寧前墓誌而喟焉三歎者也余既繕寫一通以復于石秋而復書其後如此至寧前之功蹟誌已詳之矣故不著

跋

吾師憂庵先生所爲制義數百篇既已流傳于世人人皆知誦法矣而其所爲古文較之制義更工且富于是四方學者蔣求先生之古文匯相接也而先生堅匿不肯出雲陽固請先生刊行于世先生曰古文之爲道較之制義難且數倍吾遭困阨奔走于衣食其于工力未能深入閫奧安能必其傳世而行遠且古人文字必屢加斂易而後有定本今吾所爲文隨筆直寫未經鍛鍊陶汰中所存猶草稿而已吾方欲買山深隱細加揮削更定而後敢出以問世冀或後來學業有進文或加工則向時所爲且將舉而焚之而何刊行之爲蓋先生下筆視天下而猶虛懷不自信如此雲陽無以塞四方學者之意乃檢平日所錄鈔本百餘篇在先生集中僅五之一爲刊而布之餘俟後有定本再鋟諸板昔人稱文章之逸氣三代以後司馬子長得之後惟歐陽永叔得之余謂歷南宋至元明迄今日惟先生得之先生留心先朝文獻廿餘年來網羅散軼次第畧備將欲成一家之言與史館五代史相頡頏而先生平居文字其風神澹蕩直接龍門廬陵先生雖虛懷不自信而南豐瓣香四方學者之所宗仰其必在是集也夫辛巳人日受業尤雲陽識

孑遺錄序

同里方正玉

褐夫氏以董醇賈茂之才具盲左腐遷之識太冲作賦紙貴洛陽伯玉碎琴辭聞輦下詞場酒社爭傳驚座之名歌院禪房咸誦倚樓之句顧韓昌黎文高八代不上宰相之書趙元叔望重一時直達司空之座余生同里開誼託姻親不徒八拜之交兼有[illegible]之約計十年而屈指總四海以爲家矣以爲生都是記室書儀之職何從得見不過郵亭馬上之時須以[illegible]踪相逢燕市年增輿減都非少日之豪狂耳[illegible]各問別來之著作出囊中之珠玉驚目底之琳瑯乃捧一編用中三嘆蓋孑遺錄之所爲作而褐夫兄實具苦心也吾桐界連楚豫地通舟車當朱室之衰微値黃巾之擾亂三里之荒城如故不同國破山河千家之烟火尚存豈嘆城春草木諸賢之功績不少後人之感戴難忘不有茲編誰能示頌余追惟先澤空傷往事之艱急付梓人欲備採風之用至其文心之細筆力之奇上自宮中府中興亡得失之機下至匹夫匹婦死生榮辱之故太史特許可傳可久㫖繩固

已及之而小子何多贊焉

孑遺錄

桐城戴名世田有著

北平王灝[illegible]評

同里方正玉德珝

桐城居深山之中地方百餘里一面濱江而羣山環之山連亘千餘里與楚之蘄黃豫之光固以及江淮間諸州縣壤地相接犬牙錯處羣山[illegible]之所走集皆爲四達之衢桐之西有嶺曰[illegible]有關曰北峽皆險阻地昔者三國之時吳人所以[illegible]也凡桐之境西至于潛山又西至于太湖[illegible]南至於蘄黃南至於安慶桐即安慶所屬邑也[illegible]於廬江無爲州東北至於舒城又東北至於廬州[illegible]陽北至於六安英霍又北至於光固自前世天下有變桐必受兵明高皇帝起江北定中原王業由此興而建都南京則桐爲王畿內地自是天下承平且二百年桐士大夫仕於朝者冠蓋相望而持節鉞爲鎮撫者徧天下四封之內田土沃而民殷富家崇禮讓人習詩書風俗淳厚號爲禮義之邦當萬曆盛節天子倦勤而士大夫文恬武嬉抑又甚焉及遲至於

崇禎天災流行盜賊[illegible]蔓天下寖之驕縱而所在民皆思亂間爲變崇禎三年桐四野鬼哭四年桐[illegible]集於西郊共形如豸共色赤有史生者邀東人也[illegible]家遷桐數年矣見而歎曰兵火其將作乎遂爲火殘也其兆之矣遂挈其家去五年東門外地湧泉如血七年八月縣人黃文鼎汪國華反先是縣士大夫類多長者皆有德於其鄉爾民莫不畏官府敬士迨天啓崇禎中世家鉅族多習爲淫侈其子弟僮僕往往倚勢小民爲不法于是鄉民積不能堪而兩人遂窺

亂首燒富家第宅掠金錢建旗幟營于趙門之外邑理薛之垣自皖來與賊誓于神而去安池兵備副使王公鄖伞其將潘可大討賊於于練潭不聽進賊勢益張當是時縣人職方郎方孔炤致仕家居得民心亂六獨不犯職方家職方因誘致亂人而盡殺之王公謝問桐亂已定乃帥師如桐而賊黨適至桐人因留可大駐桐防守是年冬之筠連人楊爾銘來爲縣爾銘年少有奇才爲桐七年民愛之如父母撫寇治兵皆有法度本桐之不亾由前後兩縣令之力居多

禎十一年戊寅總理熊文燦受張獻忠降至楚盡變
皆以爲不可巡撫方孔炤爭之尤力文燦不從臣蔽
獻忠叛于穀城左良玉追擊之復縱獻忠去諸遂文
燦大學士楊嗣昌出督師嗣昌傳檄孔炤守襄陽爲
調其標將與川沅兵合擊深入至香油坪川沅兵覆
期不至遂敗嗣昌歸獄于孔炤孔炤罷去嗣昌
亦不能制獻忠矣盧九德守承天聞賊在潛桐間遣
黃得功來救得功出賊不虞殺賊數百騎賊入山不
出而賊中食匱時時自間道掠鄉村朱三才率兵至
平寇錄
捕獲之史可法因其間築潛太湖而桐亦築寨固守
十遠近之民皆得所棲泊而諸寨先後皆破不能守
也是年方孔炤亦發軍賚火器助桐城守一日參五
才飲酒酣援刀上馬入山中殺賊得功慮其敗急率
數十騎隨之三才遇害得功怒提鐵鞭擊殺賊騎數
百而還是時得功兵僅二千餘人從盧九德至桐會
戰而九德又入豫不能至得功軍舒桐間己卯春史
可法以父喪歸繼可法者爲鄭二陽二陽行軍儀衛
甚盛然恇怯不知兵賊皆揶揄手笑之三月虜九德
左良玉至桐四月張獻忠自蜀入楚左良玉奔楚援
急盧九德亦援河南時朝議皖軍新設兵鄉兵勇合
能控御州郡于是設一兵備道駐太湖而以太湖兵
縣楊卓然爲之卓然楚人與李稍楊嗣昌善嗣昌之
代熊文燦督師也薦之于朝先是卓然發入山說賊
使降討未決至何賊西自楚來縣人登埤設守遣吏
二陽在桐聞賊之至倉皇莫知所爲乃徽燕樓爲炮
置署門外以備破城卷藏且以其所著陰德書出示
士民而戒民閉勿擠傷倉皇六縣中皆笑之李蟲兒
平寇錄
者諸生李充之僕也被虜逃回至城下縋之陳賊至
陽使人召蟲兒問賊中事甚悉賊尋入英霍二陽忽
斬蟲兒于郭外而以會斬賊首李重耳報聞眾論洶各
堡寨聞奏覽謂星羅棋布足以控制羣賊令其首居
受敵賊可旦暮平也當賊既退二陽分兵入山各固
捕賊賊既去遠矣命所過寨堡俱聽官兵出入于是
寨堡多被掠諸生丘山等謁二陽而愬之二陽因兵
遂出征猶諸生之赴試也兵入山叩堡寨猶諸生來
赴試投逆旅主人也叩寨即云破寨擒主人即云劫

掣鯨堂詩集十三卷

〔清〕費錫璜撰

清康熙刻本

北京圖書館藏

樂府三百三十六首

五言古詩二百二十四首

七言古詩七十首

五言律詩三百首

七言律詩八十四首

五言絶句五十五首

排律八首

七言絶句三百首

附舊刻二種共三百二十四首

通計一千七百零一首

成都費錫璜譔
同學郭恒叅閱

樂府一

七志

吾早懷夷曠思五岳之遊或乘槎入海作域外觀或歷覽名都紀其壯觀或邂逅仙靈度超塵俗至故鄉風土益牽寐想經抑于衷久而未達植意淵深輿辭愴惋發爲七章以敘志焉

泰山何確磈上有七十二君封禪壇秦始皇帝白石碑

昔人樂此樂此忘其歸滄海自言深深乃不可測尾閭其東日所出吾欲登山觀封禪壇泰王石有何老人自言浮丘伯忽來顧我授我大丹術蒼虎白鶴邀我山頭看出日無饑無渴不飲亦不食下視但見衆山欝何崒律吾生爲樂安可忽

苴蜀立國在西南隅汶阜東大峨西此父祖之廬有田百畝山一區百鳥翔來集蝯猱嘷相嘷爲樂實堪娛關隴蛾賊來城郭變爲墟千里絶人三年不耕伺人而食故鄉亂不可與居父母棄故鄉離舍廬東奔江都回望苴蜀邈若天關吾思西還蜀道大難欲溯江流瞿塘不可上將登棧道劍閣銅梁難躋攀西望松楸心悲酸

淮南有大山岡巒突巉岏遥望紫閣金殿山中靈藥世人不得見得此藥服之即神仙古有至人名成連相傳隱此山不知何代年被草衣服文琴青麟白鳳何翩翾太古遺音世不傳將往從之東入海棄絶人世逍遥遊天地間成連鄙我不足教再拜而退仰天長嘯鳴呼吾身未得道之要

京邑一何煌煌周數百里爲外墻城内不知幾千萬家王侯第宅多相當車馬四邊來埻埻塵坌飛揚内外十數門門門三重闕但見冠蓋遥屬望天子坐明堂百司

濟濟復攘攘朝廷稱聖治世運方隆昌自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以下郡國皆號賢良人民有慶吾道大光富貴非吾願願天下長太平吾晞髮而徜徉

渡黄河西望崑崙山三望不得見巍哉崑崙山甚高乃陵至天其下周地數縣有苑閬風左繞華池右環翠水中玄室九層西王母賓主之蓬首戴勝豹尾而虎齒帝命主此五嶽青丘在其北曾城錯相跱灑灑黄河源出其下東流不知幾千里蒲海合之勢乃大脱吾車舍吾馬吾將駕乎大荒之野

海中巨魚千里長化而爲鳥南北翔朝發八桂夕三桑

駕魚乘鳥遨遊乎八荒上視不見日月光下視海水海水何洋洋風欻欻入耳雙目望來羊初忽恍以悽切轉怔忡惕息而愴攘九州十嶽古神人一一忽來在我旁天地終無窮萬物何微茫

長鯨不足駕大鵬不足乘又將舍此汗漫而游行若有人兮蒙轂之北深目玄準卷龜而食將予游乎無極南游丹徼之鄉北游沆瀣之室東游罔罠之野西游冥漠之域皁御風陋追日窅然喪其所主蓋九息而乃內其精魄然後西向而嘻怪老釋之失守舍吾道其安適吾于何乎止息吾于何乎止息

四思

有所思思在何在大海東遺君雙鳳皇一雌復一雄食君南山玉栖君北山桐野火燎山災我玉及桐鳳皇昂昂斬蜚山不容君有父妾亦有兄溼薪燔火合不從有所思心摧腸絕井樹枯桑知之

有所思思在何在大海西西有赤蜡巢遺君日月雙高標日中有烏月中有兎因君阻西方旦夜不寧處黃河流以東日月奔以西太華高終南低去君不知幾千萬里會見安可期山爛海枯河不東日月不西即當斷此思

有所思思在何在大海南何物用問遺頭上有[illegible]青絲念自與君結髮爲夫妻誓如此水白首不[illegible]一山逐兎黃鵠驚飛鷺飛獵人烏知之高樹常苦風濁河常苦泥劃水不斷但恐白髮拉拉相追催束髮舊繼故人所捐裂之有餘愛置之中心牽

有所思思在何在大海北聞君大海北春草不綠冬夏有積雪日月光不到燭龍升天夜乃白遺君但用雙明珠爲君吐光照幽都妾心縷縷君心何如照見兩心真有無自君心見疑一珠飛作天上星一珠墮作井中泥君心真不變千秋萬歲終有會合期

有所思不知在何所出門望四方四方何遙遙天生粟地生毛海水蕩蕩白日搖思之不見望之煩勞願化爲大鵬飛到大海東飛到大海西飛到大海南飛到大海北

朱鷺二首

鷺來浮翹翾羽降繇天鷺于翌醜何啟而匪用翌帝誅諸有臯醜朕爾建大鼓

朱鷺將何食不食不食匪不食遺爲蓋菰爲粻鷺春邪吞邪鯉烏鷺刺深淵中語鯉爾勿驚王師廉以仁 附古辭解朱鷺烏之至仁者禽經云朱鳶不攫肉朱鷺不吞鯉故王者君子鼓以討有罪朱鷺二字爲句魚以烏鳥古顏字言魚顏鷺也路即鷺篆文八分多因上作省文考漢碑

可知訾邪訾算也鷺鷥算欲食狀鷺鳥何食食茄下茄舊訓同荷宜同蓮荷葉也下皆互言鷺鳥但食荷藻之類不之食之猶此也指魚言不以吐凡鷺食魚吞而復吐乃食失鷺亦不吞吐此魚以比王師不殘殺其民但問誅有罪而已故曰將以問誅者者音渚以下諸曲竝有解具所著漢詩說茲不盡載

思悲翁

思悲翁翁哉良可悲烏翁在時杖重矛駿棄之唐來奪我美人翁馳之唐子群雀披鷙搏梟盧逐毿獲肉不食食交君

艾如張

天將布罝不藝惟陸草木翁翳干何當夷烏之犇犇獸之䵷䵷爾不來前天則罝之

雍離

上臨雍祀五畤築齋宮茸用蕙共思德通玅氣致白麟靈神會小臣稽首禱陛下千萬歲

上陵不用韻如本辭

上陵生英玉下津產水碧所出既不同言各有其精問君何鄉來將往南山中白虎捧玉桙赤豹張翠旌昇天載青蜺光昭下所處有何雨神人奉我砂雄黃壹心終不豫服此三十年雩雲更晻翳不知明月魂魄死復生

將進酒

棄大雅快獨舉俳來前塞不語昌禮魂傳芭儛宣陰氣百神鼓觀者雖樂思之苦

君馬黃

君馬黃非君馬之爲黃黃獨良去家門行遨遊則有十日五日之道千里萬里之鄉與君竝轡多翱翔君馬在前我馬在後君馬苦肥我馬苦瘦我馬噉萁君馬噉豆兩馬不齊人心則一馳驅天路毋相譏疾飲酒愷歌樂何極但願君馬爲龍上青天我乘黃犢歸野田

上邪

上邪請與君絕交天雷震地禾滿山川修遠雨雪深君在青雲上臣在泥埃中車馬不能來不能去空復思君何益

石流

鏖鏖蟜之施施鏖蟜之非施施黏河不上心何持安有翅天蜚止乘石涉海海動石流我欲不前石烏肯留泰山不固以沈以浮悲翁如魚乎悲哉

佐雲

佐雲四塞天地日月山海行不見之登山望海鳥獸交衡馳雨澤當施不施蛟龍虎貔欲不食人腹空苦飢願聖人在位無老期

日出入

天生日出入陽旦昭陰夜黑日出入有時日出入安之

人言鞠陵常陽距八十一萬里世人盡老死日出入不
止

天馬

馬地毒歛炎精髆汗赤踶踏堅逕犇星趫馳雲昜之駹
楚有騅美人駕過九圍睞陽景後於追

象載瑜

象素莪背載瑜體惟正精歛徐六鵾徠朱綸離詄廣廷
嬉華池后皇嘉樂無厭

落雀

落雀雀落落雀之下原博雀無翼雀亦無脚爵身在塵

埃下何爲欺我之於患害中爵燕燕蜚止燕子乃在盧
氏梁爵鼠有婦子鼠婦鼠子偃食洛陽倉南溝忽淺忽
深雖無梁與黍游魚自然肥女兒有心吐與誰

猛虎行

讒口毒於刀猛虎安足逃堯逼其兄舜囚堯伊尹通末
喜放桀在南巢誰謂江漢清豈無淄與澠誰謂白玉潔
腐臭化青蠅周公懼流言乃有東山詩孔子無畨軌武
叔毀仲尼讒人之言明君何由能察之

父母棄小兒行

吾母言吾家避亂時數騎過郫縣斜堰河先
有小兒十數人穴河岸爲炊欲渡河[illegible]畔未
見吾家騎渡遂相率而渡未至中流皆漂沒
死哀而賦之

父母棄小兒在原野饑不得食冷無褐號泣無晝無夜
十十五五聚在河壩河流汩復汩欲渡不渡不識河高
下何人來渡河水深不淹馬兒亦赴之河竟沒之河水
本無情兒自投于死我顧見之心摧傷盜賊日夜殺人
懼兒號泣爲禍殃棄兒在野不顧兒死亾寧當共兒同
死安能割舍此

來日當遠犇行

余有叔名樸賊亂時甫數歲如貧之逃賊騶
至奴遂舍之先一日祖母慮相失爲作布袋
實以牛肉萊菔大豆命之云云明日果相失
遂不復得

來日當遠犇囑咐兒三兩言兒生不辰逢此大難今當
犇命逃懼兒不獲全爲兒作布袋緊着兒身邊中有萊
菔大豆牛肩兒渴食菜菔兒饑啗豆及牛肩愼無啼哭
漣漣哭於中野阿母不得爲兒憐囑咐未及終淚出如
流泉倉皇入山口賊勢如風煙烏鳥一分飛渺若天與
淵三覓終不得痛哭大河邊昨日囑咐兒言舍置勿重

宣

豔歌行

同心漆與膠黑白雙綫絲窮恐君心變日久結在腰日夕結在腰雙綫裲襠條君去不復來結亦不復開雙燕參差飛新紅成故衣聞說君心變扯碎燒成灰心果松樅堅此灰當復鮮

短歌行

古人皇氏在帝位四萬有六千歲是天地清廣萬物明化人與麋鹿群人不相殺傷大化久不弊自神農軒轅頡項至堯舜人壽日已促彭祖七百且云不祿何乃今之人百年尚不足行復念之百年能幾何尚苦不足前門牛嚙草雞鳴飛上屋

捉搦歌

生男願得作家好生女願得嫁夫早爺娘不嫁女不言閣中攬鏡傷懷抱

紅羅複帳合歡被天生男女願相配阿婁前年若嫁女如今生兒已數歲

桃花亂飛李花謝打鼓開筵在今夜新爲夫婦何所望但恨爺娘不早嫁

東家牢牛西牢羊東家女嫁西家郎今日嫁郎爲新婦來歲生兒便作娘

夕月

皓露降兮既盈浴芳蘭兮秋英靈光昭兮而來下橫皚皚兮洛濱撫長劍兮若沐鏘玉佩兮有遺音梧青青兮落止眇思君兮澧水深褰吾裳兮輕舉與汝游兮澧之浦欲冥冥兮夜唫怨怊悵兮思汝

七夕

宇穆曠兮秋夕哀帝子兮河側寥陰陽兮氣清荃胡爲兮長太息長太息兮隕涕眇秋河兮安極白雲車兮夕張眄佳期兮不能忘露落兮履下星浮兮木上采杜華兮孰遺女延流景兮而私自傷不來兮不往游河側兮衍相羊漢可濟兮江有航荃何爲兮永相望

定情

有美人兮異里善要眇兮委蛇着翠羽兮修姱佩芳蘅兮襲余曼長袖兮垂帨吹回風兮旖旎與女期兮中洲若何爲兮參差目眇眇兮曾波盼公子兮傷如何桐華兮隕落鴻鵠南征美人兮不來浦雲莫兮夕深

捉搦歌同方蒖朔東華賦

鑿石作車行不得投鍼井中那復出烏鴉百浴終究黑拗竹爲弓何日直

燕歌行

初入都吳樸菴招同錢亮功朱贊皇戴褐夫江天

升蔣揚孫何屺瞻履上小集二校書佐飲分體

駕馬四來到主人門主人于門主人延客入門上堂堂上羅清滄洲酒後列代州倡琵琶坎侯夾兩旁芙容發面紅生光伊憂軋倚之絲聲絲亂如于颶與君初不相知何爲絲之所言是我心中思心中思君烏知之鵾之蜚日以千里蝴蝶之蜚蜚以微忽在倉浪天忽在大海湄幸得主人憐主人有酒蝶莫辭

上留田

大道無奔馬上留田遊塵無高飛上留田桃樹之開花上留田乃在陽春三月時上留田翁生二子上留田大男次男初朝大夫上留田小男愼獨與上留田後門納粟上留田前門投刺謁書上留田人[illegible]但願[illegible]志上留田出門何必乘車上留田

生世亦何足樂上留田君子駕馬乘軒上留田小人鼓歌樂喧上留田丞相宣布大化上留田今時縣令清賢上留田齊心合志同歡上留田愼勿記憶過愆上留田

枯魚過河泣

枯魚過河勿復泣亦勿復悔亦勿復寄書前有繯畢後有網罛下有繒罾上有網罛大魚吞鰭目爲明珠小魚唼沙曲鐵生須出不得與樂入不得與居法令如繭絲安能伯叔兄弟長相呼

隴頭水

隴頭水東西流斷蓬轉索不肯休隴頭水流西東駒爲老馬兒成翁隴頭水流東西壯夫戰死寡婦啼

履霜操

我將言兮天怒傾終不言兮玉爲塵罪莫大兮我甘任不可任兮可奈何椁可食兮蓮可棠我寃至死不能明

殘形操

夫何一物兮感我夢驚我魄魂我懷之傷見其身不見其首兮我懷之殘

尸牛操

趨熊子夢一夫牽牛僅存皮骨右股有瘡有小兒鞭其瘡吾憐之乃繫壁上而牛皮且開一張一翕

牽牛者云牛善耕傷力致此

毋恃汝力而傷汝骨筋毋愛汝名而鉥汝心

磟碡

磟碡磟碡磟碡磟碡上山車心急車不速磟碡前車磟碡後車復磟碡早起出門昏行至黃昏客心不足磟碡

他家小兒乘馬右佩長弓左佩大刀馬上意氣亦何雄
豪咳唾至地歘起風颼磙磙我車不前我實空腹積水
成淖牛蹄躑躅沒我兩踝浸我車轂磙磙

虎塜當蒿里

解題孫可望僞將賀九儀擊殺大學士嚴起恒于
水中巳三日漁人來報青山江中浮一屍有虎竟
入水中負屍上山以爪爬土成墳賀九儀亦遣人
往視虎見人多方緩緩去九儀亦驚懼作虎塜

誰謂虎無禮飢不食君子誰謂虎不仁爬土成義塋惜
哉好齒爪不爲殺賊臣

龍封詔當丁督護

解題崇禎初李韓公十世孫婺源李世選持太祖
龍封御筆詣闕上之求續封因內有誤字不准

功大罪小泣不止後二百年封汝子誤書不信天哀止

青羅怨當棄婦二首

金色鯉魚長一尺夫婦兩人不相識

妾青羅君黃幄千里來詔下獄鴛鴦鏡破難重圓當時
錯羨南飛鵲

土橋刼當平陵東

解題晉國公黃得功自儀真來土橋鎮迎其宗人
黃蜚高興平傑疑其窺已以千騎圍之黃不甲馳
馬潰圍僅以身免將治兵相攻後史閣部爲解之
高以百馬償黃乃免

石人頭土橋東猝來千騎刼晉公人不及甲弓不及張
白龍困泥心中惶興平怖晉公怒美女無佽兩交妒國
事息息那復顧一馬死百馬償男兒但鬬身手強

鴻鵠操

解題費子渡江見鴻鵠南征自午及昏嗸嗸不止
感而作此操

彼鴻鵠兮噫南蜚不止兮噫民勞如此兮噫

伯勿去當箜篌引

解題高興平爲盜時殺許定國一家及受貴陽指
殺陳貞宇益爲定國所忌高至睢州復勸定國殺
其妻定國遂殺高北走高欲就許參佐皆勸阻高
不之戒遂及于難

伯勿去伯且住人將殺伯伯不悟

諸陵哭

解題崇禎十五年祖陵震動悲號人見二人相搏
擊廹視之則二犬也十七年孝陵夜哭長陵人時
見紅燈於崇禎末紅燈遂不復見世傳讓皇天下

大師墓在西山嘗與宋豫菴入山訪求終不得
南陵哭北陵續紅燈滅燐火緑爲語長陵且勿哭建文
無陵亦無木

廹促行

解題烈皇帝在位十七年易置宰輔五十餘人誅卿貳巡撫總兵百餘人又倪文正公詩自注云數年内竄逐各官七百二十餘人乙榜任子不在内練餉之費歲糜千萬催科之嚴一夫逋租累及族里一分告欠銓曹不遷烈皇帝憂勤惕厲而不救滅亾身殉社稷悲哉

廹促廹促下山車轂馬力竭車折軸鞭撻流血且不足稅駕無時白日速大臣誅小臣逐臣欲言之恐爲戮太廟鬼走諸陵哭道旁烏鳶食人肉廹促廹促

燕歌行

凉風翏翏氣清冽坐曲墀廣庭美人明珮璚瑛漱弄素齒朱唇臨風高暢哀音若發金石噌吰吹蘭吐桂芳馨含愁蓄怨未信婉轉爲君再陳少年二八多情誰能聽此不傾

升天行

經過鉅嶽名山遥望飛觀雲端蜃𢡃含朐晨暄騶吳赤豹斕斒神人遺我金丹已歷七返九還服之駐世保顔三辰光光可驂上與天老齊觀顧眎陰氣彌漫放神樂志極歡誰能刺蹴塵寰

結客少年塲

我將謁帝承明道逢上客嘉賓一時歡會攄情問君胡爲遠行詔令徵求儁英郡國上計書名中春應會都城丞相策問九經偘偘王道敷暾富貴勿忘賤貧與君結交弟昆赤雞白狗申盟

短歌行

歲宴置酒高堂子婦具列酒漿脯脡棗栗成行少者鞠跽行觴祖禰餕餘是嘗家人歡樂未央叙盆焚鬻芬芳此夕祓涓不祥我獨四顧傍偟老妻涕落沾裳心悲弱女難忘微命奄如晨霜病眼渫渫不明逢遇令節感傷

羽林郎

羽林郎霍家奴乘大馬駕高車立龍袍海水俱垂長衷缺襟裾良讌會烹肥猪雙童舞吹笙竽客既醉吐氍毹千金貴不惜汗勿近前捋虎鬚

攺隅谷歌

兒在京中父在外船無帆鳥無翼黄金如山行不得殺我來殺我來

烏棲曲

交龍雙鳳兩鴛鴦青鋪綠鎖鬱金堂烏鴉夜夜棲高樹能得幾時共君住

果恩珠綴雙璎約淡粉輕烟十四樓少年二八顏如玉何惜金錢不來宿

工顰歛笑翠眉低含情未吐心已知托歡怙愛結君珮他日富貴莫相棄

板橋女兒年十六約黃點絳描蛾綠含羞含態舞君前願君為歡及少年

改阮籍大人先生歌

海水崩裂日月毀壞六合開朗我獨安在至人形亾性無内外

將軍不起哀楊閣部不能制左帥也

將軍起賊破襄矣將軍急起將軍不起奈爾何報言丞相老夫有罪丞相慎勿生怒嗔國家承平視壯士如牛毛輕一日有事誰能萬死一生供他人驅如牛毛輕丞相自愛千金軀臣守臣職不敢踰

緬厓

緬甸厓二十四番製古形特異不知何人留文字海角崖山楮墨荒蕪血天南紀遺事勳家鐵券銷埋沉緬厓緬厓堪悲涕

黃囊

崇禎元年五鳳樓得黃袱内云天啓七崇禎十七還有福王一又十七年正月沅州銅仁縣出石碑文云東也流西也流流到天南有盡頭張也敗李也敗敗出一箇好世界

黃囊黃囊天降不祥前言天啓後言福王曆數有定後乃滅亾鬼神幽讔不可測沅州又出五尺石

姑惡鷄

六女將死前數日奴兒穩子于塘頭水次捉姑惡雛六還家畜于水鷄聲甚悲不食明早遣奴于大雨中仍送故處姑惡見鷄歸皆自空飛下若不畏人者始捉鷄還六女臥病猶取至牀前自手摩之

悲哉

姑惡姑惡水淺泥濁生鷄五六黑翼黃脚道旁小兒下水捕鷄姑惡驚飛上天下顧六鷄不可再索一解小兒持六鷄歸三尺席圍作圍一盂水作汙池六鷄不食伊伊憂憂含悲主人聞之心摧頹慎勿留此羈縶二解命奴送鷄還故處兩姑惡見六鷄來歸急下自天違小兒飛點頭鼓翼謝小兒亦誠難爲三解亂曰我命不如姑

惡我六女不如姑惡六鶂六鶂還有時六女歸無期

善哉行

絲管累百不如瑟琴縱有意氣不如黃金志不在大得者稱賢騏驥不進駑馬或先短狐工射殺人無形君子畏讒憂心兢兢八月種瓜失在後時懷恥忍詬人莫我知食棗而甘中有棘刺周道坦坦小人陰伺忠信正直險夷一致

高句麗

河伯外孫日之子被髮東走遇大水魚鼈爲梁蹈海日追者不及投弓矢建國樂浪由此始黃裙赤袴烏皮靴

金花高帽垂袖紫爲君翩翩舞不止大國勿笑小國裝襜褕傳來漢時製

度李機

昔傳有乞丐于黃鵠磯呼肚裏饑久之乃度市人李機仙去人始悟前爲隱語今漢口復有李傲機人亦稱其有道術云

肚裡饑肚裏不饑度李機小兒勿笑肚裏饑李機度去肚不饑遺言三百年後江水亦此地復有李機出

銅棺

宣德四年鄭州玄帝廟空中忽降銅棺一具人爭往試之身皆不合有驛官鄒宿挺身入適長短相合即有銅蓋自空飛下覆之異樂競作昇霄而去邑人盡見之

反相逢行

貧富有常生死有定君不見鄒驛丞天降銅棺與身稱君駕兩馬臣黃犢狹斜相逢夾君轂相逢不必問君家君家不必爲臣告君家即豪貴與臣何與君家有良田美宅與臣何與大兒爲丞相次兒將軍封侯小兒尚大國公主瑣細不足誇早食醍醐午割黃羊莫飲馬乳酒不足誇君不見臣牛角上掛漢書如君輩良足悲勿復

區區

鷙鳥篇

城上高呼鷙我烏烏祝郎勿射悲爾已孤水中潛蚪縮而爲蝡蜎蜎獨憂誰與爲謀闇室如漆不見牛馬隔幙看珠孰辨眞假

成都　費錫璜滋衡

樂府古辭

日重光二首

日重光日出入重光日重光光光在上光光燭海海水光復光日重光東光之射雀眼雀則起啅蜚日重光西光之乃墜老龍家老龍見日光歸日重光天生日出復入入復出出入之暘谷尾閭之于何日重光日出重光日入重光光重光重光重重光光光光安窮重重重安極日日日出日日日入日日日重光重光光光重重光光之光光天下天下和寧水土既平堯禪舜舜禪禹重光光重重重生聖人日重光堯曰放勳舜曰重華卿雲爛糺縵縵日重光旦復旦日重光十日之光光交光光殺人后羿射之光安在日重光如日日出日非此日日如日日光非此光光如光光重日重光爲沴乃亂我日之光致黑白枉直相雜君德不明羿既射如日何易夏自立少康滅之日重光青光重紺光重白光重赤光重紺光重青光赤光重白光青紺赤白光重日重重光日月之相於陰陽錯互受日光光于陰日重光麒麟爲王者生何事觸觝今日光死日重光蝦蟆吐舌八千里唊日光光赤復光紫日重光丞相百物不理致天目瞀禾黍熟不以時閭虛摩盪日光生黑子日重光垂垂噴氣貫日橫斷光光髻復生珥日重光寡婦擊杵黃口兒打鼓陰陽和日光復聖皇老壽太子仁孝大海內外合爲一

日重光祖爲清白廉吏日重光父爲世大儒日重光匣有三百卷録誤書日重光天子不得徵其人日重光公卿不得造其廬日重光小子敢前言日重光屈賈上爲友足自娛日重光他家誇稱豪貴日重光丞相録尚書事亦徒區區

異鳥

費子家於河側有鳥集於河之澳海之濱其高飛也顛鶻其善鳴也類反舌其文章類雉其威儀類鳳其高潔類鷺蘊於胸者吐綬之奇光於後者孔雀之耀如杜宇之善怨姑惡之苦如慈烏之仁青翰之廉鶡之健而無衣似寒號蟲饑似鴟拙似鳩此何鳥也其備德之鳥而不免於窮者與乃援琴而歌之曰

何彼之鳥集於河濱非鳳非雞無褻無驚我懐鳥德莫知鳥名世不恒見羅於何擾

遂安城破廣文鄒儒縋城聚義勇復城詩以紀之

遂安破官吏執廣文先生獨不屈父子潰圍聚義兵六星亭上一呼集
父面破子齒折努力復城乘夜月殺賊如麻不知數當年記是中元節
賊復來火大舉塚中髑髏作人語義兵歡呼賊火滅快哉一片西風雨
亂既平遂安寧巷南巷北雞犬聲薄能小効蒙異數何況能全百里城

滑語

衛娘髮潤塗膏油梭船揚風下灘流革履蹹淖斜坂修象箸捕芋百不休

澀語

草蔓荒㬹耕耿犁鏽刀出鞘蟲行泥詩歌蹇學顏延之文章句度樊宗師

惜哉志士行

惜哉志士亦何愚死亦何愚死無以為名亦何愚吁 解一
誰無室家棄之如遺誰不畏死甘之如飴惜哉志士兮 解二
海內豪俊知與不知聞志士死鮮不哀之惜哉志士兮 解三
敗舟浮海不可載兮沉湘細流不可大兮惜哉志士兮 解四

鵓鴣辭

癸未秋苦旱至黃子湖路中聞鵓鴣啼而賦此

鵓鴣鵓鴣鵓鴣喚晴乎喚雨乎喚晴稻苗已枯死喚雨雨澤不可無無雨無為長相呼

野人歎

其耳張張堂上坐有是人乎

變猛虎行

飢寧從猛虎食暮寧從野雀棲野雀憐人困猛虎識人飢猛虎野雀即不相容黃河亦有清時丈人結束將何之慎毋曲意向黃口小兒

沐浴子

須日沐不見潔烏日浴不見白仙翁遺我水精珠十年不洗光如雪

雙燕來

雙燕來梁上宿去年生子五今年生子六梁是主人梁木是主人木男兒三十尚無屋

鼠唧唧

鼠唧唧夜數錢男兒三十尚無田向外數向家數拔劍枉自氣如虎一生貧富乃由鼠

寒號蟲

寒號蟲五更啼男兒臘月尚無衣肌肉瘦來我救總冇新衣亦不受

告天翁

告天翁命不同男兒三十為書傭正月出門至歳終我獨何辜命獨窮

榨油郎

榨油郎鋏為翅男兒三十無一事鳳皇低頭鷹鶻作氣汝為鳳皇之皂隸何不擊之空啄地

鬪蟻行

天將大雨馬蟻搬土蚰蜒上竈鼠入釜蟻王下令移宮府蟻師先驅蟻子分行作軍伍絡絡來絡絡去前有黑蟻橫路蟻子歸報蟻王怒各張旗鼓氣猛如虎辰鬪至午死者十三傷十五天地大矣爾何苦大風來吹蟻生翼飛保首領解散歸

放歌行

生不必封萬户死不必垂千秋人生但當父母雙白頭兄弟無故妻子百無憂但當乘笨車駕肥牛東至東陵

西至九里溝坐茂林俯清流命兒誦詩我長謳又當駕輕舟駕輕舟直泛下河之盡頭弄蘋藻狎輕鷗去忘竟忘返白日為遲留人生樂復何愁

地枝諺

鼠無牙牛無上齒猛虎舌生刺兎向月吐乎龍蛇伏蟄長不死馬奇蹄羊枝趾猴赤尻雞鳴必鼓翅犬卧赤地猪溷矢

賣兒行

人生貧愼勿賣兒賣兒不若殺之請告丈人天寒無衣腹中苦飢有兒安得不賣兒人生貧但當夫婦兒女同賣作他家奴愼勿賣兒賣兒不若殺之兒有過主人當笞兒無過主人當笞兒早行出門為主人儋水儋水歸辦飯煮糜又為主人綑鹿豕與麋兒日午為主人牧羊牧牛兒腹飢主人不知兒離牛羊十步五步主人知之主人笞兒兒急呼重復笞之主人笞兒兒不敢啼謂兒佯死重復笞之兒呼亦笞兒不呼亦笞兒無大罪過何用笞兒為兒頭無毛臀無皮臂如黃瓜面如青梨兒是爺娘心頭肉頭髮是爺娘心中絲親爺見兒淚下如綆縻多謝丈人人生貧愼勿賣兒賣兒不若殺之

三喩

金剛作錯菡一錯錯到底水晶作屏風從外看到裏游魚在罔中出入不由己

款乃歌

款乃款上羅乃天黃黃乃出星宿款地黃黃乃生榆柳款款上羅乃東家女兒款作西家婦乃裙無二尺款兩脛盡露乃乃上來款撑船上黃河款河深水濁乃男兒一身款飄然無着款乃

散樂府

六根骨作一把扇一觔麻作千條線門内女兒六尺簾菖蒲開花看不見

精列

陰陽蟬繼日月不衰電雷震震百禾始孩東門之牛西門之犢犢目童童牛角觳觳

俳舞辭

小兒何佻俳何短頤中有物坎中滿皀布囊黃竹方輪囷龎大亢中央龜背勒步周四旁俳不歌不舞魏不茹不吐混沌無首無尾疥駝不仰不俯四足踢踏亦誠良苦左則左右則右祝皇帝康且壽

適野歌

父兮如天母兮如地匪天靡戴匪地靡依今我於野獨悃以悲如地斯崩身墜海水有目不眎有足不履懷哉懷哉不可更來

汝河歌

汝流乎湯湯烈風乎塵揚驅馬乎不前將渡乎蒼黃慘獨悲乎自傷

蝙蝠

蝙蝠蝙蝠夜以蜚止晝何伏昏則蜚止夜相續奎則昏以蜚止奎爲友侵我肉蝠匪奎蜚蝠何轂蝠有齒爪蝠有翼穴我垣墉穿我屋我屋且穿吾何宿南山之蝠三千歲顏色白如玉得而服之延命期

燕來巢

南燕南燕越人之面來依君家梁喃喃君不厭君家桂樹巢烏鵲籠有鵁式池有鶴燕生五六子朝出啄粟夜栖止北雁入塞來朔風黃葉庭前起南燕避入南山裏明年春歸北雁北銜泥依舊巢君屋

烏

烏烏下南田啄地飛上天城門三小兒白馬驕連翩出入雙金丸麋鹿逸我前松柏生本直鸞鳳在山巔下馬思勞公君子適故然

自都歸悼亥兒

我去之日汝斷腸出門日衰兒哭最哀我生之日聞汝殤十月十七日見家信汝死之日盼我歸我歸之日汝烏知奕兒將沒盼我尤甚

黃斧

黃斧將大赤張誰之正者害而羗入隧道兩犇馬死爲國𧩙身灾汝良莫登高陵四望但見黑水流湯湯雄引子飛愷何樂康王抱鼓工良苦三軍聽者淚如雨謝雄高麗飛瀚海征人今未歸

古墓行

野田路杀葛婦路旁有塚如覆釜不知其下何人墓黃腸爲棺椁白石爲輿堂胸前發雲毋口中含珠瑠殉葬四五人皆是國中良生前旣烈烈死後猶煌煌葬此千餘年長夜終未央松柏誰伐盡華表盡仆僵下爲狐狸窟上爲牛羊場出門東向望荒草正䓗䓗古來富貴會須盡請君無爲生悼傷

臛牛謡

臛牛舌燒牛蹄牛蹄未爛牛舌爢力田朝饔不繼不如起家爲吏田雖熟無藏穀吏稱廉尚得錢

南陵楸

南陵楸烏鴉窠今春烏鴉生子多翁娶少婦不生男先生女婦不樂翁歡喜烹伏雌燒神紙擢褕褏雙袿邀取北舍及南里粳米粢黏牙齒來歲生兒亦如此

亳州烏

亳州烏啄人肉人肉有腐腥烏貪不足壯夫晪田婦姑炊勤苦三年不一熟還顧我甕中甕中無斗粟往賒他人室婦子逋租逃狐狸入空屋道旁凍死兒骸骨無人收誰爲之父莫我顧誰爲之兄莫我將去年黃河淸南郡出麟凰天下方太平人子無爲遠翺翔

休洗紅

休洗紅顏色不長鮮一洗紅色淡再洗紅色蔫不見今日白頭老昨日紅顏尚少年

休洗紅新故各有時勤洗故常早緩洗故常遲明知不洗終亦故勸君着意加防護

休洗紅此紅難再來但隨流水去不隨流水回潜移暗換君詎知爲衣爲裳當及時

城旦曲

夜將半轉河漢獨舂鳴城門旦粥粥征夫恐後時紅燭高樓歌未散

效樂府

文簾不到地女足露春妍欲近紅香語妨窺未敢前春風澹容與夜月弄嬋娟今日洛成生白髮當時鬱覬心

中然

蛅蟿

蛅蟿蛅蟿毋食我穀我田蕪田再歲乃熟我則樹之爾則食之爾食斯飽我飢誰告

樂府

鑿石作車行不得投鍼穽中那復出老鴉千洗終究黑拗竹爲弓何日直

爆仗謠

筆筲紙千回褭一縷麻縛殺我心死灰性烈火持火來小兒開燁燁烞烞訇春雷祝主人樂且康夫婦偕合兒女長室中無鬼崙有糧滿地黃金錢雪花飛上天

禿尾狼當悲陳陶

禿尾狼昨何猛銳今何跼渾河咽不流吉林血戍海銅腦鐵牙絷麻脛前功難掩撤湖敗禿尾狼夙昔猛氣今安在

競渡當桃葉

莫競渡莫競渡南人如嬉北人如怒五月五日競渡來蒲葉蒲花相向開江南城郭變戍灰

白狸反朱鷺

解題高陽孫少師承宗出師夜野宿一人臥帳外見一白物如狗自牕跳入室中目出光兩道先射軍士軍士即作魘狀次射參軍鹿善繼善繼如故次射孫高陽高陽目出光兩道逆出狐目光漸短遂大叫而逸明日戰不利

白狸眼以離儲胥罷眼乃何射射人面以厭師眼逆如燭燭陸燭陸

空倉雀

解題悲常平空虛也

空倉雀毋啄我粟我倉已空粟不足去年開例官入穀賜爵一級有罪贖始憂紅腐不可較安知粟盡鬼夜哭空倉雀啄地啄地徒鹿鹿

當臨高臺

寧從臺上死不從臺下生黑龍江中水長作烏烏聲

封柳枝

野田一帶舊有伐柳應河工之役里人倪海陽白當事免之爲誌其事

種柳種柳柳拂眉千枝輭玉䋰緌垂東帝鋪紗織翠烟票留灼灼黃金飛清淮湧立傳呼急老翁淚落攀不得三千六百斧聲碎削我青青一溪色

苦寒行　仿宋書樂志

出漢度二黃二河二北二登二狼二居二胥二大雪積五尺人馬不得驅一解熊羆大二如二屋二封二狐二長二千二里二畏縮欲不前涕泣那由已二解飢食死二馬肉二渴二飲二黃二泥二漿二同行無人色三日斷軍粮三解前行失二道二路二人二馬二陷二積二雪二兩耳墮路隅十指不可結四解成敗天二所二爲二男二兒二豈二惜二軀二白骨滿寒垣主將亦何愚五解泪泪黃二河二水二水二中二無二舟二楫二拔身赴河流命輕如落葉六解

外國樂府

伐谷

伐谷鳥之善鳴者也高麗僞睿宗作此詩諭臣下以開諫路

伐谷伐谷爭喘不休國有衆臣舌捲入喉先王置官用代耳目汝曾不言實慚伐谷人亦有言禽鳥至愚今我惠思良不如渠

禮成江

賀頭綱善奕爲商至高麗見一美婦乃與其夫賭奕佯不勝輸物與之其夫利之以妻注一局勝之舟載婦去其夫悔而作是歌

百年之期滄海爲誓嬉戲小故中道汝弃伏機匿詐外示我隙一道錯誤悔怨莫及鍐金作釧鋼玉爲鐶去此故室以媚新歡雄雀別雌哀鳴以翔汝去中國尚憶故巢

智異山

求禮縣人之女有國色居智異山家貧盡婦道百濟王聞其賢欲聘之女誓死不從而作是歌

中天流雲安所依四海之池安所歸妾本貧家女有何好容顏敢爲王者妃福小禮重旁人訕智異山頭土不作宮中泥四角龍子幡鳳凰相與飛金輿白玉輪光澤空蔵褻他人愛憐妾獨心悲爲妾去謝君王勿復重區區

成都　費錫璜　譔
同學　沈用濟　閱

樂府三

貧交行

泰山可拔黃金可焦誰能富貴不忘貧交

結交占辭

懐貞履信遇患始知結契未深愁見君疑

鍼讖

烏韭冥冥顛倒雙鍼側目枯槐十口當心

麥仁謠

費子家壺村與妻舂麥仁爲食穉子苦其粗糲無鰕菜佐食有難色費子乃歌曰

晨食麥仁暮食麥仁勿厭食粗麥仁且無

草衣謠

江都東有三稜草黃色可織布夏月衣之賤者之服也費子及妻皆服此

爾衣黃草我衣黃草衣之勿怨我貧且賤

東歸吟

淮流瀰瀰日入烏啼驅馬躡冰中度危疑
跋履衆山雪積益深老兕凍死野雉罔存
屋則有雀垣則有鼠伏枕不寐心念故土
塗山匪高淮水匪深大禹之績人思至今
青青原草于冬槁枯與子同歸樂也何如
枯桑緜緜條日出蕩蕩誰家者婦獨行隴上
商山四皓飧茹芝草淮南應曜抱朴以老
水中有鼉陸中有虎還望故鄉山不可數
仲尼百觚堯舜千鍾及爾偕飲憂常在中
仙人乘雲驅馳八埏棄絕親知嬉于紫田
舜禹躬畊而有天下夸父追日乃斃于野

翩翩韭鴻爰集我堂亦有旨酒惟爾是嘗
行行日暮馬乏人飢茹荼不苦如漿如飴

錯玄

鳳雁同遊爭文而鬬人咸唼雁我獨譏鳳
陰鍵其戶陽闢斯張守中以柔物莫之傷
翕其兩翼德則不孤貌辭不交中心同符
美則揚之醜則藏之服褐抱珠君子傷之
揚子著玄瑩摛萬類鴻文無涯我獨滋愧
東海之濱有麟飢餓我欲飼麟麟乃堅卧
噬肉遇骨恐傷我齒食魚而鯁其禍由己

幰帟其鐙闇闇含光君子内晰不用厥明
天以日顯道以文粹彫戩之文知者不貴
韞櫝韯珠自匿其輝貞女稟母安肯自媒
金鏞革鼓隨桴響發虛中廓外其聞遠達
易始自東玄始自北物返其根冬至斯復
易偶而重玄奇而參地數則二人數則三
罔直蒙酉終歸在冥既生既成復返無形
水凝地坼江海咸枯其物雖欽氣滿太虛
釜中無米黃金如土喪其所宰貴賤無主
毹毛象齒爲身之禍虛名何益高危必墮

陰禍陽福互爲本根焦土鑠金原於堅冰
陰凝不化陽烋不施乾道方革貪進胡爲
絃天之道括地之經靈囊大包中有黃精
古曰儒者通天地人太玄振奇開道之門
物動如火我靜如淵神龍無形藏於三泉
潛蛟在淵陵卯斯化精誠處室旋滿天下
雞登于天顛不自知龍困於泥終有奮時
粉題而須老稱少年今之巧宦不可忍瞻

鳥箴命兒軒兄子晃讀之

鶡則知霜鴟則知雨不廣博知學烏足取
精衛帝女銜木實海天地不革斯志終在
周周飲河自惜彼羽君子滌躬色變斯舉
錢母錢母飛行自搖細人之子式狂且驕
旨鷊含章行碎草木名者令器愆禍所伏
萬雀小鳥藏志在萬雲遊孔鸞毋誇我高
鵲笑烏號凶吉何有目瞚肉瞤惟禮是守
漫畫求魚諂諂恐遲青翰信天專一無饑
鶢鶋迅飛足無後趾中國宴安烏知寇至
鵨母乘化變炎時會遵道篤行安知攸墍
迦陵仙音馮霄吐珠弘是文章與凡鳥殊

鶉雉五色外文中濁徒飾美衣不掩白腹
鳳凰翽翽含仁懷威諫珂定甲竊似實非
鷹化爲鳩眉稜猶露物非其類衆鳥所惡
鶏鳴求晨鵯鵊催明學在務時肯後雞鳴
盛神散勢待時斯用法彼鷙鳥有擊必中

鴛鴦陣當企喻

戚南塘用鴛鴦陣破倭蝴蝶陣

方圓鵞鸛軍從橫鴛鴦陣一蕩牛田破再蕩倭奴定
狼筅前頭驅强弩兩翼張短長互擊刺陳勢象鴛鴦
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誰能爲此陣少保戚南塘

悲落葉

悲落葉落葉烏足悲葉落葉更生君去不復歸

相思曲

相思豆妾心正如此一半爲郎然一半爲郎死

相思鍼相着便相連安得慈州石與郎共纏綿

相思板顛倒還翻覆歡情節節變索郎何處逐

相思扇涼風逐面生中有未開葉着眼要分明

相思紐左右作空絡連環中央結隨歡兩邊活

相思樹同種亦同生自小對門居線縷不離鍼

相思鳥忍死不忍去願得帳爲籠死生同一處

相思草千絲復萬絲時時不離口誰道不相思

相思弧一弧作三環柳條縛鯉魚祝郎思再三

相思釧龍頭兩邊鑿郎非延津水那得雙龍合

護月謠

歲在庚午二月十五天上月食地下打鼓

阿修羅阿修羅食月且盡奈女何

護月公護月洩麒麟相鬭死海水揚洪波

海水平月光清雞聲格格天向明

盲歌

欸余有目曾不如彼盲

子夜冬歸

五更踏濃霜出門何太早死溝生玉筍爲郎心顛倒

秀州紫銅爐葵花鑿零亂朱火晝夜燃如何心不煖

玄霜被原野百草皆變節仰頭視桂樹猶言青青葉

桐樹生蛀蚛外好中已朽浮炭作火種雖熱豈長久

黃金鑄作船難着水中央氷堅船底滑請郎坐氷牀

子夜四時歌冬歌尤妍雅白水青鏡花兩邊都是假

勿言河氷堅河氷容易化再拜祝東風東風不相借

貧家作年事初餡捻三角雪裡絳桃花總開亦寥落

何生爲龍若賦

何生好男兒謀觴任豪誕君無擾龍術何生不可犯

何生名金兩八但稱何銕天上本兩金世人看作銕

夜讀黃公書促織鳴不止男兒如秋蟲草根埋沒死

胸中太行山結作一片石胸中黃河水收作一綫窄

大車兩馬肥車中坐阿誰我曹果富貴讀書何用爲

遺我雙文魚剖出腹中書返汝一明月跟見頭上雪

江于白浮鳩雙飛入中州一在黃河口一在淮水頭

人言何生癡我言何生黠何時共生語天上兩明月

團扇郎

杭州白團扇輕繡裁作面不有入懷風何由與郎見

團團天上月作扇亦作鏡作扇但障塵作鏡可照井

雙行纏

行纏人不見何用新羅繡滕袴繡荷花荷花纔如豆

夜黃

河中綠頭鴨百雌共一雄一男娶五女逈窄不相容

夜度娘

娘夜度所歡所歡夜度娘歡來冒風波娘去畏雪霜

採桑度

前歌青陽度後歌採桑度絃急度聲變煩郎緩箏柱

拔蒲

菖蒲葉如箭菖蒲根如鞭草花百種色同是一可憐

西烏夜飛

東飛雙雙燕西飛折翅烏烏飛夜無林燕飛兩相呼

懊儂曲

石臼作酒甌一手豈能舉剪紙爲蝴蝶不飛奈何許

明下童

郎乘粉青馬蹀躞上長橋橋邊石頭滑容易閃郎腰

歡聞歌

六箇青銅錢反覆十二面郎若簸成成燭滅定相見

籃輿斑竹簾水文光瑣碎暫開不須關郎能看多會

黃鵠

西鄰有好女窈窕傾城郭莫持儂相比持儂相比錯

估客樂

歡爲百里行妾當千里別不是祝郎遠別腸容易結

歡爲千里別妾止一里送寸心長江水千里與郎共

阿那環

姑着氈底韡嫂被紫貂襖但看襖與韡姑姑不如嫂

作蠶絲

蠶老不作繭絲在腹中爛楊柳黃金條絲長顏色淡

歡聞變歌

食肉莫食鼈啖果莫啖梨打殺白雄雞爲他五更啼

那呵灘

那呵灘頭水一發三千里別郎江津灣欲留不由己

來羅

腹車腸作轂背思心復焦河寒不敢度欄木作長橋

孟珠

孟陽春正月雕燈然華燭鷖煤勿相染是歡親手鏃

長樂佳

紅綠鴛鴦絲頭在中央接不與儂同心何用親手結

翳樂

翡樂作魚龍變化在俄頃不與郎見只與郎見影

江陵樂

東來艨艟舟西去鶖子船錯種銀杏樹望郎眼珠穿

靜夜思

沈郎夜夜曲道衡昔昔鹽輕寒無羽翼何事入重簷

紫騮馬

新舊雙紅絲綰結共綢繆老婦嫁童男常憂不到頭

貞婦引

貞婦葉湾之先生女歸李氏年二十遇國變城破其夫遂失不知所往婦守志今八十餘矣

黃河兩邊岈望郎不轉盼河邊白石頭一定為儂爛

題情

阿儂不讀書筆硯未曾事若剖儂心看中央有情字

犍謎

贈我腆顆蟲報郎以諾龍佩之兩相愛何妨着意重

爾汝歌

詈儂如靈蛇雖噬不成毒絕儂如脆蛇三斷中自續

昔與汝為臣今與汝為弟上汝一杯酒繼統不繼嗣

江陵樂

莫看蹋踶人一踶千黃金婉轉雙玉趺蹋碎少年心

烏夜啼

娘言惡烏白是樹還是烏啞啁作爾語到死終不曉

寡女操

銀浦咽不流雲壓星橋冷白露滴荷盤溥溥淚珠輥

夢得石菖蒲一寸分九節寡女抱誠信夜天涼似雪

踏銅鞮

紫錦繡方囊獨立自生香今日得富貴故舊且遺忘

石城樂

自歡眼中憐出入定相左那有葳蕤籥投得雙開鐷

淳于王歌

百媚在雲中千媚在天上生身無羽毛倒底心相向

四時紅

春紅杏子花夏紅子規血秋紅熟蠏匡冬紅烏桕葉

四時白

春白楊白花夏白三白草秋白浙江濤冬白雪皎皎

墻上難為趨

墻上難為趨焦原恒側足蚼蛉立柱首四顧無相屬

司馬哀

臣不出關趣臣出關君命三至臣死不還

嫁婦怨

鷙飈振野誰能自全心憶故夫口不敢言
詈妾不守妾獨奈何衆女之口蛇蠍孔多
故夫既遠新夫督責救過不遑敢論顏色
失身事人萬事錯迕內懷貞玉有如糞土

奈何許

奈何許撤我黃河梳破壞只爲女

人有棄其妻數十年而别娶於外者

中門樞

中門樞終日梳妾何心君長棄髮如草不堪比 即篦字

讀曲歌

露立大門前郎來不須躲府中人無數顧盼獨在我
贈儂九連環郎意不可解報郎雙明珠有價無處買
阿儂不解歌妾此盤中曲書郎白團扇請郎顛倒讀
蘆灰死復然故繒染更鮮寡婦嫁少年願得一心憐

和李于鱗地驅樂

于鱗詞云枕郎右臂郎側向左看郎顏色似不在

我璜續之云

枕郎左臂郎側向右郎心翻覆妾心如舊

臨江王節士歌

衣是紫標緣刀是金珠飾男兒七尺軀五寸何用惜
贈君七尺軀報我千黃金黃金何太貴身命何太輕
還君千黃金自保七尺軀多謝臨江王私愛徒區區

白頭吟

裂如紈素破厥如角弓翻聞君有歸心遣奴致刀鐶
江南亦有巢河北亦有巢兩巢從君擇慎毋忘故交

徐貞女三異

程偕柳云宣城徐氏女許字同邑唐應由應由病
死貞女往其家矢守不嫁門前掘地注水竟成泉
雖天旱不竭貞女死乃竭又生美桃味異他桃人
時見異蛇蟠其門貞女死桃遂枯蛇亦不見

莫過貞女門黃蛇作司閽
誰謂水無源忠信貫金鐵不見貞女泉冬夏長不竭
貞女在桃滿林貞女死桃樹枯

復洲田

順治十三年六月禁海船市易後因海氛遂弃洲
田不許耕種康熙中始復洲

我有田疇誰耕誰穫我有場圃誰治誰築
我有田畮蔫蘆荒之我有室廬蛇虎藏之
復我田疇葺我室廬伯也有酒胡不我呼

劉三妹

劉三妹不知何時人善歌能通苗峒俫僚之音而
雜以漢語聲絕艷麗其時有白鶴秀才亦善歌與
三妹登粵西七星岩互相歌荅聲振林谷諸苗峒
男婦數千人往聽皆迷蕩忘歸已而歌聲寂然見
兩人亭亭相對化爲石矣諸苗皆仿其音爲歌歌
者必先祀劉三妹焉月明星稀之夜猶仿佛聞歌
聲出于巖際南山別有劉三妹洞遊人遥呼三妹
妹幽窅巖應苗歌有云讀詩便是劉三妹則其來
久矣

劉三妹歌何艷化爲山頭石與郎長相見

白鶴郎歌何媚化爲山頭石與妹長相對

歡聞變歌

與歡結交中用意如浮雲投欖得五白出手無一文

五犛詩

白及　金樓子西胡有牛名白及今日割取其肉二三斤明日復滿

西域有牛厥名白及刲取其肉明日復息彼天降殃曷
知其極

壓油殃　益州有壓油形似水鳧人呼其名以重物壓油盡投水復生梵書亦有之

有物如鳧名壓油殃壓油且盡卒乃不亾昊天至仁此
胡不祥

水母　即海蛇

水母海居色素如練以蝦爲目已實無見割肉復生胡
天不眷

木蘭皮羊　木蘭皮有羊高數尺人割其腹取脂縫合仍活

木蘭有羊尾大如扇體既豐隆齧草尤健自肥其軀爲
人所羨貪夫黷財何是不鑒

視肉　見山海經注

視肉如肝烱有兩目食之既盡逡遁而復欲飛無羽欲
奔無足天生此物亦何塗毒

二頌

斯得白　海魚名長二十丈最喜救人

斯得白性渾良拯溺舟恐或傷把勒亞空爾強今大吏
胡不臧

旁不肯　蟲名能殺害稼之蟲

虸蚄生害我穀旁不肯鉗其腹彼蟊賊皐當伏今縣吏
胡多欲

木梏謠

性則木身則梏將歸而復
鵂晦眎鼠晝伏子胡爲于毒

灣頭謠

上灣頭十五斗下灣頭利如油

鐵索高獨把篙鏌索低百夫齊

鹽船上米船下客打鑛吏打鼓

兒語

摸魚摸蝦有利刃魚有牙不如袖手早還家

攙郎攙郎郎跌無妨郎真跌倒誰肯攙郎

藏矇藏矇爾西我東分明瞥見推聾妝聾

討狗討狗開眼便走不要金盆只要瓦缶

賣龍賣龍龍潛幽宮小兒牽捲限我獄中

又雞又雞牽羊過河水濕羊尾所獲無多

隔地隔地邦邦國將大雨鼓舞鷓鴣

鵓鷹搏雞雞有母護離親出門心寒行路

衛關衛關結于如環寧當鬭死誰能空還

花巴掌打到十二月人無千歲壽巴巴復跲跲

脚底脚底班班脚朝南山並坐鼓歌各各心歡

禽言

瘦兒瘦兒人皆有母汝獨早喪之飲不吟 食不忘饑

五更出門霜露在衣

栗留栗留水滿溝飛上牛背啄黃牛

烏烏啞啞門前樹冬開花阿公耕田阿婆當家

行不得行不得大水滿陂澤行不得哥哥奈大水何

布穀布穀歲大熟雨績績十萬斛賣新穀買黃犢

阿公阿婆阿公渡河穿死阿公氣死阿婆

泥滑滑泥水濁新婦下田露雙脚

八哥八哥無以爾能言爾言人不知之人不知之爾多言何爲

姑惡姑惡爲君作婦不見姑喜但見姑怒

脫却破袴換新布新可愛勿忘故置在匣笥中

顧黃公前輩作古禽言五章曰奈何帝曰獨足上高臺曰甘人曰羅平曰休也子廣二章

人少

崇禎中張秋有鵶作人語曰人少人少無米怎了後遂有張青山之亂

人少人少無米怎了賊多賊多無餉奈何

苦

崇禎中有鳥聲曰苦屢喚不已其聲漸大終如哭聲與常時苦鳥異天弧以下皆當時災異

苦苦天弧滿狼星怒黃豆變人頭蝦蟇生妖鼠誰不苦

集禽言

禽言雖見于聖俞子瞻然烏烏啞啞阿得脂淤怨

乎已有其體村居竹樹叢鬱百鳥來集春夏之交
禽聲尤雜遂集禽言爲詩不增損一字
喚姑喚姑麥枯麥枯剛刀割麥提壺盧
泥滑滑行不得也哥哥不如歸去割麥插禾
阿公阿婆喚公作活婆餅焦
蠶絲一百箔紗穀青即快活
瘦兒瘦兒哥哥打脫却破袴凍殺我休也休也
春去來柳花飛各各作工急急歸
躲躲摘巴看火好女兒毋偷花果躲躲
起起友來矣三阿姑梳頭未

通語

楊翁仲善通馬語介葛盧亦解牛鳴角端止兵于
西印兩班談文於山莊豈獨猩猩能言見於禮經
白澤達物徵於圖記已乎余既廣禽言爲蟲言復
廣爲通語非無取也
黑面郎昨拜將軍今封王男兒讀書幾萬卷不如黑面
郎
盧山公長面冠金幞篦腰繫玉帶猛虎是山君敢不低
頭拜
阿紫阿紫借得他人頭幻爲美女子魅人不爾責何苦
魅人死
猿公猿公避鋒上樹劍鋒猶可避舌鋒無避處
班特班特談文非爾職急歸去負爾軛此道淵玄談不
得
十八姨外何婉孌中不慈
獅子獅子百獸之英他家毛狗竊爾之名

蟲言

促織促織夜不息西鄰老女嫁不得
顛當顛當閉户匿藏爾旣匿藏羅曷爲張
蜉蝣蜉蝣鮮衣不久枯桑開花雖榮易朽

紡績姑紡績姑日夜紡績胡爲乎日中紡績良自苦夜
中紡績誰憐汝
推車客脚應斷既解推郎去何不推郎轉
蚯蚓唱歌土中爲歡生不作配死同一棺華山孤塚路
旁心酸
蜂有鉞蜋有刀蛓有刺蟹有螯螻蛄有翅飛不高
曹婆婆同貲合本爾賣胭脂我賣胡粉
青蚨青蚨無翼而飛血胡爲于塗
螻蛄歌蜻蜓舞蝦蟇吹簫鼈打鼓絳幘金袍拱野鼠猗
門逡遁立猛虎借問堂上誰爲主

絳騶前驅玄駒在後戎女作歌王孫勸酒

景跡景跡適自　來于此遽集

蛜蝛蛜蝛不螫于口毒乃在後

成都黄錫瓚譔
同學閔瀻參閱

五言古詩一

九夏

古詩自蘇李十九首外予愛嗣宗寓比興之微射洪含金石之音青蓮窮弘達之節若九夏者于三子有取焉或曰不病其似乎曰去今追古烏得不似曰不病其浮乎曰絕塵薄霄烏得不浮曰不病其雜乎曰其歸一也雖雜之不為病曰九夏於何托乎曰始正而終亂者離騷也始靡而終則者子虛羽獵也九夏始之以正繼之以變終之以懼始之以正繼之以變騷賦之旨也終之以懼則竊取小雅之義云耳

倦遊歸遐曠憩跡東山閣故人期不至巖居亦何索北雁渡江來山中桂花落秋風從此寒羈禽安所託

黄鐘振中天衆響皆寥然豈無箏與笛羞澀不敢前壽陵學邯鄲故步失可憐蒼松萬古質不鬬春花妍鄙夫九夏成宏音希前賢

九者數之極夏者聲之宏七志鼓漢樂九夏振唐風左撫阮嗣宗右攜陳射洪掃却九代文朗然太古桐正音既已立然後歸鴻濛

暫戢紫泥海紫水汙我衣西就吳淵洗東臨若木晞紫痕發奇彩照日生光輝長風吹金霞秉霞凌空飛舉袂拂衆星太素手可揮永偕浮丘伯天外長不歸

豪曹空擅名巨闕已離金兩者天下貴皆非劍之精歐冶鑄純鉤天地會衆靈太乙下來觀蛟龍持鑪行鑄成父子死用之人國傾不祥莫若此聲價徒連城兵者不得已談之猶不仁

日西江水東芙蓉弄光彩流景逐去波紅顏難久待滕

蛇終為灰天地且毀壞神仙徒空言丹經豈足賴美人誇嬌小白髮俄已改幼時見老輩今復幾人在

旌陽既拔宅上昇太清家遺言一千載八百會龍沙名在丹臺籍自然乘紫霞何為事爐火白首煉丹砂

始皇滅羣雄晏然天下清收取六國珍貯之咸陽城鑄金人十二誇胡示銷兵奢淫弃聖道王業無足稱虛想神人至跨海接蓬瀛魯連且東蹈何況安期生

越國賤章甫宋人貴燕石貴賤不在已胡為較寸尺自命間世才猶為浮名役群言皆㲄音莊生著齊物呼牛吳應之不須見顏色

長安三月時官柳垂烟絲紅粧當壚婦白馬誰家兒春
風蕩春情春日媚春姿左手索酒錢右手勸酒巵逸態
何輕薄眼語他人窺此日君不醉簾幙秋風吹

帝俊巡南極雙龍去不還三妃含離思遥隔緑雲間思
煩多搖惑南望九疑山面面還相似翠華何處攀請看
湘江竹千秋遺淚斑

寒蘆夜捲霜朔風吹我裳壯士鬚如戟一凍毛髪張龍
劒鳴室中黄金不在牀殘書疊作枕累之以空囊欲訪
陳孟公雲海正蒼茫

左手持酒盃右手持蟹螯笑指南山雲孤飛何太高飛

亦不必高變散終有時八騶猛如虎我行適見之富貴
無足恃有酒須當持

珍禽棲玉樹灼灼有餘姿黄口啄佳實臨風惜羽儀安
知霜外鴻苦寒復苦饑舉世棄君平白日下簾幃

韓嫣貴公子少年從武皇出入挾金丸光輝炫路旁路
旁諸小兒拍手舉若狂一丸未及落趨者盡踉蹌多謝
貴公子彈弓毋輕張

紫雲燭紫霄紫氣連函關關尹望紫氣迎風來仰攀跪
受五千言道德落人間化胡成金光青牛竟不還

徂徠崔宗之玉樹姿皎皎舉觴三百杯臨風欲傾倒眠

江揚清波萬里赴蒼昊颿風生文瀾傾入君懷抱懷抱
有如此吾與爾同調

富貴如可求馬鞭不羞執富貴信有命求之亦不得齊
王好吹竽平昔工鼓瑟一試不見賞工竽復何益山中
緑蘿烟呼我睎南陌

鸞棲必璚樹安得求一安鳳食必琅玕安得飽一餐所
以大聖賢在世多飢寒聖賢且如此無為空長嘆

天狐被九尾豐毛炳霜雪夜半戴髑髏深山拜明月化
為美婦人丹唇渥如血少年為蠱惑終身不得决拔劒
欲斬之飛光已電滅邪士能害正藏身亦何捷

師曠謁子晋雲將見鴻濛所言在天際使我雙耳聾平
昔見儒墨觭偶交相攻安得聞斯語朗然開心胸

眞隱世不見傳者非眞隱古來高士傳堪為此輩哂巢
父笑許由老人悲龔勝微露杜德機此中猶不忍

李廣射石虎石虎飲金鏃錢鏐射江潮江潮為退縮人
心致精誠鬼神猶慴伏西風掃林柯桂華落如粟弦弧
信在手何畏天狼毒

黄農忽已没我生良不辰祖父繼高躅兩世頌孤清我
亦棄塵壒盛年學躬耕東海四十載白雲終有情莫彈
寡女絲使我心如傾

楚南木葉落洞庭始微波佳期越遐浦良歲欲蹉
跎忽已久嚴霜悴庭柯桂樹雖青青孤芳當奈何

青陽變氣候梅李各欣欣芬芳既及時佳實亦茂生東
海有琅玕寒暑抱堅貞何彼秋榮桂歲晚獨無成

狻猊出西域酋尾多威儀顧盼一憑陵百獸爲之靡猛
虎且乞憐安問狐與狸一入樊籠中猛氣何所施

困獸負山隅傷禽愁曲木一爲虞人侵終身在巖谷芳
蘭已再薰清泉日三浴哲人去塵埃藏身定如玉

珊瑚生海底棄置自所甘何慮彼姝子殷勤鐵網探出
我泥塗中移向玉瓶簪朱柯易摧折珍重至再三

虎嘯六合風桑枯四海寒朱夏舍我去白日不肯還雪
落如馬毛同雲合無端六鷁夜倒飛壯士晨不飡借問
此何時紅爐方爲歡

富貴如浮雲蒼白須臾改舉頭仰望之忽已失所在對
弈局未終柯爛斧亦壞嗟爾長安人熙熙良可慨

子陵逃光武大澤披羊裘三聘不爲屈歸釣碧山頭清
浪激無根高名振千秋以足加帝腹猶爲隱者羞倘遇
巢居子牽牛飲上流

洛陽三月時百鳥花間鳴橋上繁華子酣歌醉太平地
氣從南來吹墮杜鵑聲醉者方未醒老翁聞之驚多謝
少年子有酒急須傾

蟠悲漢道替瓘歎晉風頹文物極鼎盛典章亦已非堅
冰自履霜哲人貴知微時　山梁雉見色欻高飛掛冠
東門上嘉遯長不歸

在昔孫仲謀置酒峴山陲酒酣顧鄒郎雄心中忽摧自
古登山人山在人已非名與烟霞滅形將草木萎霸主
尚如此使我增傷悲

驃騎掃沙漠北封狼居山衛公破定襄擄其國主還蹀
血數千里燐火夜煸爛焉支既入漢婦女悴無顏偉哉
二豪俊英風難追攀

漢武恢雄略開邊事遐征雄才駕衛霍長驅百萬兵流
血溢海水絕漠無人行尚想不死藥滇渤跨蓬瀛射蛟
潯陽江訪雉緱氏城黃金不可就馬肝殺文成封禪比
五帝荒淫樂虛名立石泰山頂浮誇欺人神

暇日北堂上端坐理絃徽兩馬自南來連翩向北飛秋
風悴顏色游塵汙棠衣一彈未及終塵斷聲已微借問
少年子汲汲將何爲

李斯歎東門吳起泣西河鼎盛不肯歸折足當如何南
山有文禽奇毛致網羅北山有直木良材來斧柯智哉
石户農白首青山阿

昔有衛夫子準易作元包取數三十六變象及諸爻天
子不敢臣請爲布衣交道在至尊屈豈必由與巢
陽烏出東海奄忽至桑榆紅顏與素髮變換只須臾微
風過庭蘭芳氣與之俱寄語花間人不樂將何需
驅車臨廣陌縱橫莽原野連山自北來黃河從東下林
木轉蕭條鳥獸亦何寡塗窮不可問津迷淚交灑顧盼
四海間誰可與言者
猨猱處崇柯顛危不自知崇柯有時折去之亦已遲駑
馬戀棧豆臨事多狐疑介石不終日勇退在及時皭然
雲間鶴千秋長不緇
秉舟涉東海近將去故鄉問君何所之天地正茫茫颷
風拔林木野火燒山岡孤獸自北去一鳥獨南翔人生
成漂泊誰能不悲傷
龎公弃軒蓋掛冠東門松一躡青鳧去人間不可踪丈
夫貴變化首尾如神龍朝踏長安塵暮歸桂樹叢故人
如見問揮手謝雲鴻
孤鴻飛天首冥冥若有無楚人以爲乙越人以爲鳧睇
視未得眞辨論徒區區萬物起毫端能令智者愚所以
赤水上可以困離朱
仙人青鸞子千載更千化一身爲蛣蟯萬事付虛假游

戲紫雲際嚮然小天下至寶生於無韞櫝寧有價
鴻鵠鄙燕雀斥鷃笑大鵬人生各有志無爲強之同陳
涉恢大業莊周寧固窮苟能達其變龍蠖理可通吾師
子思子素位保其終
浩浩西江流千秋長未平白浪起如山悲風萬里生感
此念作者壯懷中夜興長沙非薄宦所嗟道不行委委
治安策痛哭爲君陳一言未見採將相何足榮
孟堅作幽通平子賦思玄出處不愜志感憤爲空言余
亦仰玄訓著書準昔賢志在窮幽渺豈徒矜華妍微意
信足尚可以兼言筌
毒蛇被錦綺猛虎炳文章外觀徒可悅中藏未必良正
卯記醜博箕子肆猖狂披褐而懷玉久爲聖所臧
白豕不世出中途肯遽止麒麟苟時見應爲世所鄙百
物貴稀有自古皆如此所以箕潁翁入山猶洗耳
蛣蟯爲腹肓腹肓爲鳴蟬升沈本定理氣化合自然何
爲絕甘旨服食事神仙鍊盡南山金骨髓不得堅不若
漆園叟著書垂千年
陶公達生理詠歌猶苦貧賢哲無奈何飢寒切我身我
身不自惜上有頭白親傾身營一飽便作歸耕人異代
得同調呼公爲比鄰

鳳凰繫一足乃是籠中雞蒼蝇脫然去八駿不及追奉
先飢附人久爲識者嗤深明本游龍塵網寧久羈
紅毛佛狼機爲器亦何毒滇亂起排鎗殺人勢尤酷火
門動微機聲若雷霆速紬甲百重堅穿甲透骨匈由來
中必炝豈擇貴與育當時造此器鬼神應夜哭天地既
有此未有豈能復哀哉火攻書仁人愼勿讀
八極揚風飈西南連苦兵作逆張與吳橫天走長鯨張
牙象雪山鳥獸不敢鳴衣冠四海竄吾家遂東行海濵
六十年目斷杜鵑城遍來太階平隻身未西征安得生
羽翼萬里掃芀塋

渾渾桑乾水𡧲流盧溝橋紫裘諸少年綠髮一何驕朱
纓耀赤日動若桃花飄歎烟化雲霧婉轉隨風消回問
漢家兒何如五陵豪
昔年泰大饑納粟賑關輔辦納誰家兒箕歛勢如虎左
擁安陵君右抱如花女一言揮百萬原嘗何足數有數
度支錢棄之如糞土白首窮一經祇爲此輩侮
江水葡萄綠江上桃花飛花間兩好鳥皎皎弄光輝此
時李貳師雪外破羌歸壯士三百人一一披錦衣笑指
花間禽金琖酧落暉人生貴得意投閣獨何爲
珮帶雙金鐶帽上大東珠窄袖回鶻裝輕便隨轉舒捲

呼千里至行坐百夫趨吳娃手如玉跪進黃羊酥節使
仰鼻息何論鄙薄軀借問此爲誰乃是侯家奴
黃金爲烟筒眞珠結荷包火在筒中然烟從口內飄芳
氣何絪縕滿堂色爲驕大婦被銀鼠小婦着紫貂溫柔
方若此豈惜蕙蘭凋
文皇開北都表裏河山固關口如犄角飛鳥不敢度黃
旗與紫蓋鬱鬱環相顧中葉何遽衰將爲文字誤當其
立國初嗜殺亦何故朔風利如刀先刮長陵樹
築隄何勞勞河工無時休當年築隄夫如今已白頭用
盡水衡金難若黃河流幕下購才俊才俊豈易求終南

爲捷徑狡猾爭來投但得美官去所願亦已酬
吐氣爲虹霓五色相昭宣倏忽還虛無妙處終不傳世
人貴珊繢至文出天然中夜視太空無象但凝伭
天道遠而微人事近且昭衆人昧禍始君子愼初交江
河發濫觴山岳起纖毫年時遭飢饉賢士窮無聊願言
保昔愛寤寐心煩勞

盆松

盆中有怪松欹盖鬱茂青舒枝遭盤屈剪剔多零星如
何徑寸地猶作蛟龍形有似烈丈夫縶束還跉竮入秋
勢偃僵到夜色冥冥所恨葉如刺豈免蟻爲螟拳石露

鬼面悅惚百丈屏賤夫久挫折熱視涕泪零那知一夭幹不有變化靈

夏日放舟赤辟遊覽竟日月夜張鐙童子進樂

放舟江渚一更次始歸

黃國山川邐赤壁巘崿延下俯滄江潯上與睥睨連沓嶂掃紫電百雉走青鞭幽藤莽轇轕樛木結聯嶧秋水有時至孤秀映中川澎濞徐公洞浩渺沙湖田樊山何巉嶭京臺正瀰綿塵紛假暇豫埃鬱得暫蠲幽討興方悠選勝期不愆叩舷柳梢上弭棹葦花邊上下窮登頓左右周洄沿袞壁立嵌駭懷古想漲天浮光識金氣圓折知璇源怪石覓虎首金甲耀重泉玉盤羅綺肴芳饈列庶邁夏藕削霜脆秋葵折露鮮素鷲浮蕩漾連翩嘯咏竟日夕月麗金波圓衙峰既皎皎映復娟娟分曹命儔侶各就性所便列坐艀艋舟欹倚氍毹氊靡靡金奏進烱烱華鐙然洞簫淨洪溶清歌媚淪漣四顧無寸地一蟲啼野烟藏身在何處疑在高樹巔居人咸上從穴處亦高邊宛轉放中流矚瞰無垠埏遙知郭外人望之如神仙傍檣含舟筏得意忘蹄筌梧暝澄懷素瓠落道味佐欲叩斯遊樂其樂不可言

水後寄城中故人

落日郭村東秋原極蕭瀰白田無行旅萬目不可望墟里疑被兵樹屋赤如蕩家園遭破敗砰訇到瓶盎歸來尋舊廬頹垣塞空巷往者十萬戶十死五流放稻畦積葑藻麥町走波浪傷汝沈淪子何處將身葬[illegible]呼婦欲語未開口迸淚落如珠血痕漬襟袖飢餓殆就死破辟一何有惟此膝下子尚可易升斗念昔生兒時四鄰致雞酒懸弧射四方正始寧敢苟生長雖貧家未嘗離左右凶年事齟齬骨肉難聚首今去心痛如割剖笞辱知不免翻更執兒手不久且暫忍恥垢老婦默低頭但聞吞聲久過橋不知處山隊荒江濱野雀聚蘆田暝色恐行人饑寒致寇盜逼迫為不仁幽昧短行李出沒如鬼神近冬日苦短百里難遠征荒蕩草木長鹽徒尤强横公然嗥縣令異事良可驚路聞老人說目擊實可徵治化昧其源巨猾何由平昏黑投馬店反覆歎斯民荒荒野田北百里無完廬日黯桑柳黃平田蕩入湖欹倒誰家屋屋中有麗姝昔與羅綺親今隣蛟螭居蛟螭夜暴怒里巷驚相呼可憐千金體漂沒隨鷗鳧誰能援離此終身以為夫父子不相顧何論鄙賤軀傷哉復傷哉骨肉咸為魚

古意

仙翁渡海來雙鬟垂緑絲與我一卷書出匣光陸離孺子能勢此當爲帝王師大瓠浮江海屠龍技何施此事非所急不如且置之鞠𦙶再拜謝去去從此辭東山有白雲歲晩與爲期

渡房山城角淺沙至留臺尖

白日不到處城角水滮滮淺沙躡斷巖凛如萬仞投暮色欲着地枯莽刺道修轉行入空澗古懷此暝求

詩懷

百怪入奇襄於筆風蟜走苟無春風情萬象皆木偶古人在我前何託生我後傷哉禹稷心托此以不朽

霞石山

林臥無塵夢秋懷入烟霜解衣浴靈泉毛髮雲水香石色自太古巉嶀凌青蒼幽人彈鳴琴野月白滄浪

倣古

朝日上文牕美人攬晨鏡光耀與新粧春紅交輝映玉顔能幾時翠髮生素絲傷哉雙車輪不及寸陰馳北堂方有酒未醉何云辭

烈士懷幽憤白日光如雪怨女啼春風桃花色如血物態無哀歡人心自區別天地兩冪闔含情向誰說

故人一素書秋氣從西來上有淚痕字接之未忍開燈緑蘭膏滯燈花結成灰匆謂一寸腸片時千百回

禪智寺

夜宿上方寺凉月下古井老僧抱瓦盎暗汲星斗飲盤盤腸九廻轆轤牽修綆腹枯無膏腴牢愁與秋并欲見古佛心石壁懸鐘影

過潁州步至人家果園

長淮逝不返夕息潁州城舟發晨曦薄苔牗霜華生幽探洽素性麻履共微行凍木雖零謝悴柯猶交橫石砌歛寒色疑是太古冰衆響會俱靜一禽悄獨吟

始入洪澤湖

平湖莽無際空碧合四圍玄北肅寒氣水國厲嚴威連崿明霽雪大澤生光輝孤檣任獨往渚禽時並飛觀化得靜復察理蹈危機却羨故山叟行歌采蕨薇

古日詩

帝妻生十日天雞抱卯出日中有蹲烏恐是卯中雛孕苞八千歲長爲天下君

北征哀歎曲

北征哀歎曲者蜀人費錫璜所作也錫璜少貧母喪未終其親戚與同之業縣中途哀感而賦此詩

五載乃成凡二千一百字竊自謂心血橫流吟成
鬼泣雖不及宋玉招魂蔡琰悲憤杜甫北征然千
載可跂而望也其詩所陳天時山川風景物況皆
心目所及因而紀之不爲泛設雕刻語後之讀者
將有感焉

北征復北征長路北無極遊子念所生中夜起歎息天
上亦有月水中亦有月兩月長相見何當遠離別昊天
何蒼蒼仰望不可窮念汝北征去哀痛何時終惟烏則
有巢惟木則有根而我獨何辜拳拳終夜心人從泰州
來親戚遺尺書言赴葉縣任致我共馳驅聘書十二葉

東脩五十金不得更留戀便在來日行我欲謝來命貧
困衣食難我欲從汝去惕然心中煩十月十之日日色
慘以昏哀兒辭故園襟袖皆血痕拜辭高堂上今當到
揚州心如烈火焚淚如泉水流昔日渡江遊親娘病未
愈送兒下中堂含淚入房去兒自江南歸親娘坐中堂
促令治湯飯歡極轉悲傷今兒北征去道里二千餘拜
辭堂上靈中懷當何如再拜謝家人家人各暗悲送子
出門去子行何時歸再拜謝鄰里鄰里各愁惋送子出
門去子行何時返五步一哀歎十步一徘徊回首望高
樓北風如雨來朝發野田莊暮宿揚州城城中見老父
道兒將遠行長跪辭老父老父方扶病兒今北征去及
時寄書信朝發揚州城暮宿邵伯埭家鄉亦已辭從此
長征邁未至邵伯埭復過茱萸灣昨日從此來今日過
不還東望野田莊西望黃子湖兩望皆不見側身長烏
烏阿兄篤友愛百里走相送言別再三啼踟躕不得并
南河大艑頭千里發揚州烹豬宰肥羊明日便開頭朝
發邵伯埭暮宿高郵州遊子心破碎烏啼城上樓孤烏
西北飛一飛一呻吟問子胡爲爾心念我所親一日高
郵州三日寶應縣浮雲蔽落日家鄉已不見今夕是何
夕十月十七日傷心不敢啼含涕自掩泣北風吹河柳

河柳大枯槁回首問北風廹人何太早兩日寶應縣三
日淮安府城邊何所見寒日色如土夜起艑頭立三星
垂東南望之復望之眼珠脈脈酸夜起艑頭立北風吹
我衣非獨吹我衣實使我傷悲十日淮上住五日淮上
行不去亦不[illegible]懭悢日勞心朝發淮安府暮宿清江浦
黃河多寒風北征多辛苦凄凄重凄凄有淚不敢啼寒
冬十一月客子寒無衣無衣亦不寒無食亦不飢饑寒
念所生中情常依依耳聞淮水流不聞親娘聲試問淮
水去嗚咽何時平行人口西調此調亦何悲親喪方在
堂遊子何日歸百蟲亦已蟄烏鵶終夜啼無故夜不寐

使我常哀思仰視河漢横俯聽河水流舍爾北征去頓
足河水頭有客歸揚州托言寄信音寫書八九行姑慰
老父心心如麻絲縷敗亂一無緒北征勞苦辛舍此又
西去西去復西去我行十一月湖堰多風波天寒多雨
雪朝發清江浦暮入洪澤湖湖水深且寒客中衾裯单
日亦聞湖水夜亦聞湖水十日更十夜湖水終無已行
至高家鮝冬寒湖水乾舟膠不可拔傷哉行路難舟膠
不可拔風吹朔雪來無衣糧復斷東望長興哀一日大
風雪一夜結作氷不知天地意安問死與生昨夜夢何
所夢在高堂上長跪阿母前號泣兩相向昨夜夢何所

夢中見阿母問母自何來低頭無一語昨夜夢何所夢
在匆靈前夜半燈火滅颯颯風冷然終夜恒不寐寐頻
夢見親一寐復一寤展轉天已明戚戚復戚戚終夜不
得息我生亦何罪衰麻而爲客進船撓子山天陰風雪
大不見撓子山誤入小港汊三日小港汊四日盱眙山
登山東向望平野雪瀰漫天上有三星不聞家人音河
中有鯉魚不見家人書隣舟小兒女哀鳴求乳哺無乳
尚哀鳴何况我無母十日盱眙山兩日五河縣欲寄一
紙書望斷天邊雁艨艟大艑頭日發十餘里蜒蚰上土
牂行行復止止風逆難持纜風便難罣帆羝羊觸藩藁

進退屬艱難傷心在何處脉脉斷五更百念無復存慘
怛攖我心五河至臨淮爲時十二月盱眙三阻氷臨淮
更遇雪誰唱壽州歌使我不成歡誰吹箄篥子使我不
成寐蒙首被中啼何當復見之忽來在眼前驚若平生
時朝發臨淮縣暮宿塗山旁結束入山舡行色何徬徨
嚙指不覺痛食旨不覺甘我行已非禮安問道路難出
亦不得樂入亦不得樂寒日照船頭傷心誰見覺朝發
自懷遠暮宿在壽州不見壽州城但見人家樓兩日壽
州界三日入里埰水流汩汩聲中夜哀殺我南河有桃
樹北河有李樹隔河永相望不得共一處三日入里埰

五日茨河舖不寒河復凍舟桮不得渡刺促何刺促一
日三回觸隣舡欵乃聲聽作家人哭不識地何所人言
茨河鋪白日晻晻没誌我傷情處兩日茨河鋪三日太
和縣行盡江南路家鄉已不見昨日江南界今日河南
路屈指北征來山川已無數鴻鵠西北翔汝水東南流
野風吹枯草日落高山頭戚戚復戚戚臘月念二日家
中有大兒夭折在此夕生身無羽翼去家千里餘兒死
不得見三月斷來書自天降禍殃骨肉多飄零母喪方
未久孺子何足云朝發大溜口暮宿水寨頭燀烞爆竹
聲殘歲難久留今夕是何夕人家祠竈時而我不得歸

西行尚遲遲朝發氷寨頭暮宿周家口潛魚伏寒溜鳥鴉啼衰柳朝發周家口暮宿在鄧城里人買年事頭上插門神道路日已遠歲月日已除萬物識所歸客子長在途雨日周家口三日至郾城葉縣人吏來舉家咸騎行紫騮青驄馬真珠鏤金鞍從人四五十吹換新衣衫旌旗何揚揚樂聲何喧喧人吏何簇簇車馬何塡塡好馬行在前劣馬行在後大道堅氷滑放馬田中走日出郾城縣日入白烏渡馬上問吏人葉縣在何處日出白烏渡日中葉縣城故人憐勞苦酌酒解風塵荒田不種麥四野但黃草千里絕廬舍荒墳集鴟鳥城郭亦不大

四面空城垜人民賊殺盡河水流人血幼聞家人說蜀土大兵荒今日到葉縣無殊見故鄉兎絲附松柏長願松柏堅客行依主人長願主人憐男兒可憐蟲因君遠遊行與君夙相好白首無相忘城東王喬墓城西尤潦鋪城南丈人村城北問津處步出葉縣東言望淮南山不見淮南山涕泣何斑斑步出葉縣西言望成都府不見城都府涕泣如零雨步出葉縣南言望長江流不見長江流使我心悠悠步出葉縣北言望長安城不見長安城使我心怦怦柳下種甘瓜牽藤柳葉舒結瓜柳葉齊瓜熟柳葉枯北征復北征北征八十日出門十月初到縣忽除夕北征復北征北征二千里道路豈云遠哀嘆長不已白日何蕩蕩落葉顛倒飛葉落不上樹西日不東歸隱隱志怫鬱腸結愁獨哀魂魄阻斷絕綣綣心長懷綣綣心長懷長懷牽我思黃河流東下無有再來時無夜不見夢無日不哀思傷心慈烏烏孤飛安所之無日不風波無夜不雨雪君看哀嘆曲字字心中血我欲竟此曲此曲難爲情慈母發浩歎孝子益悲辛白日爲我慘浮雲爲我凝飛鳥下來旋虎豹駐足聽情亦難盡辭詞亦難盡宣但令千載後此曲長稱傳

成都費錫璜譔
同學汪埭閱

五言古詩

紀地雜詩

昔范元實謂義山籌筆驛馬嵬二詩不可刊置別處義山不過善用武侯太眞事入詩以云眞梜沈著必如少陵自秦州入蜀諸篇分明如画千載讀之若在目前璜居江都東鄉二十載往來村鎮輒作一詩所紀皆常歷實境非一時景也使數百年後土物人風不改讀此詩猶將見之

灣頭

早行茱萸灣暮行茱萸灣東鄉三十載歲歲茱萸灣牐門攢木齒鐵絙穿巨鐶噴沫暴如雷蟄石高于山鹽賈萬斛舟打鑼上絞關懸橋度飛馬掣橋走亟頑百尺投斷纜千夫仰頭攀一篙不得力生死須臾間三折船如織萬古何時閑出此險隘途豁然開心顏

仙女廟

仙女市杏范孤廟自漢世廟旁數百室米鹽成小市舟行日向午舟人每留滯餅餌作中火擘裂麵如紙石牐排九門噴薄喧十里高壩過竹木鉤挽互相遞百人作一號欸乃韜雲際舟若蟻緣磨水若弩發矢拋纜折泂濤物槩無根柢終歲議修築天寒役未止商賈賤民力往往困于此

徐家邗子

野港向北流迤邐入莽蒼邗洞制蓄洩公私各有防鼻過橫索錢鉅硨禁不良索錢自爲可詬赧厲莫當大賈肅鹽政官爲下排檣輕重俱斷絕涕淚兩相望艋艫尨恐懼昏夜不敢榜翻思索錢豪璅細亦無妨

二十里鋪

神樓自嘉萬側倒鹽河湄往返十五年常嗟兩柱欹塑像無庇藉風雨來侵欺老僧夜擊柝霜露亦已疲實恐前代制終古委塵泥今秋忽煌煸平屋新改移勢異時最觀反與人家齊乃悟萬物理廢興各有時吾生獨長困感激涕暗垂

宜陵

宜陵古東陵江都東鉅鎮數盡十三橋橋接宜陵境比室開平樓春妝露幽艷投子宋名剎翠栢森圓整匆廻往來間未得暢清興歸舟每至此促促顧落景徒步雜

輿臺時復苦泥濘野人半祖識薄我不致敬充腹霸王
略止爲若輩哂丈夫老此間聞鐘發猛省

白塔河關

名關已無關名塔不見塔支河注大江公私交雜遝油
車俟更至鹽艇冒夜發關使布丁役誰何日喿聒木柵
時啓閉儼如置一牐居人據要津誅求至豪髮治世寬
窮民聖王不貴察小奸無大害何所不容納關役有時
疎爲害在土猾

馬家灣

雙橋連灣環水折西南走驅車碾斷圻勢如入谷口蒼
冥倪家渡曠邈寒河口別村呼僕夫此地一無有邅迴
三數里舟人怒久俟行李雜簾細攗縛至窶數百里餘
日侶悲風瑟林藪黄昏墟墓間恐懼呼前後髫年出此
途今將成白首

謝家鋪

馬灣更東行狼狽謝家鋪雖有數十家舟楫不敢住市
門多腥羶屠牛不知數早夜尤荒荒敗屋盜所聚俗惡
遠近聞行客戒霜露嗟哉佳禾木乃爲人所惡破船橫
溪口日暮無人渡

揚家橋

揀港揚家橋上下各七里野田向空陂中道定出此橋
畔十笏菴借陰嘗少憩盛夏鬱清凉四面積蒼翠垂蘿
結帷幄洄流咽溏瀕盲僧絕短小盲語大可喜予曾遭
嗔斥謬誤適中理目空四海人狂談亦猶彼一木獨參
天悲今亦亡矣

小紀

小紀奇輿區目中所未覩七十二井泉八十一溝渚泉
若衆星粲溝若一花聚或應月令候或符太佉數予爲
更佳名百源庶近古郎官自李白浣花由杜甫偶爾作
標題好事欵流布在昔有豪家闢室近百廡高樓雖巋
然幽鑰閉環堵春來烟樹深攜家此間住

賈村

借問賈家村十家今幾存老翁欲應客舌結赧已吞未
暇述隣里請先陳家門丙丁及戊已稠疊遭水荒大男
爲水漂小男飢而殤中男賣他縣不知今死亡家門百
物盡井上惟枯桑枯桑今復生三兒不歸鄉言者翻無
淚聽者淚沾裳千里盡如是豈獨爲翁傷

黄墓墩

滄池下不測孤墩如銅瓶鉅腹頸細束四絕不可登莽
坱踞百畝傳來魏將墳池墩在其南有如墓之門金銀

氣已盡幽怪難具論往往得古甓年月漫不存弓劍埋
秋霜黯傷壯士魂

戈家莊

戈莊水中央周遭絕無路不有白板橋出入斯窅步我
昔四五齡家于此中住河干日嬉遊猶藉僮僕負重來
二十載草新屋則故去日不可追骨肉半墳墓老翁說
舊事渺如隔雲霧百物盡遺忘尚記暴衣樹

馬家樓

馬樓今漂沒馬樓昔若何馬樓在盛時常于樓下過井
邊野酒店春風動帘波遂偕楊與趙脫帽共酣歌店今

亦不存未改井與坡畸零三數家秋日晒漿羅楊趙各
萬里寂寞顧山河

巧

七月七之夕有物墮自天視之象一綫攬之則無焉如
螢在雪中燿燿復娟娟主人涓庭墀南向布几筵雙燭
焯絳焰條香縕青煙嘷兒排果蓏跪奴鋪大氈四拜乃
鞠跽朗祝牛女前常年事乞巧乞巧作虛言今年巧未
乞巧忽墮庭邊有首亦有腹有胆亦有肩有脛若能趨
有手若能捷有舌若能語有翼若能騫有竇中可穿有
鋒入甚銛有力能負鉅有響能鉤蕇用此無定象應手
罔不圓散則蛐六宇握則不盈拳天地所寶惜神祇所
鐍嚴窺則九閽閉捉則百態潛今我見巧眞請爲遡巧
源上古氣黮汐中古氣蟬嫣雲寥結胚兆刓削露其𤈦
天畀大巧降聖人得巧全太昊剖奇耦神農耕耒田黃
帝闢堂室垂衣裳翩翩堯舜官百氏大禹濬四川其他
佐命臣造器爲民先黔如作慮首后益作歲占赤冀作
杵臼虞姁作舟船奚仲作車輅夸羿作弧弦服牛始王
冰卜筮始巫咸陶器自昆吾宗廟自高元天不愛其巧
一夫萬夫兼爲道不渝革爲器且栗堅人道枝衢偹世
教緣繅綿春秋巧再盛巧盡歸冊編道術岔九派宗自

上古沿孔子持其中百家極其偏用巧入牛毛不肯留
餘纖二氣相鑿亂萬物爲援攔絞灼太和精營膝旁午
穿勢將窮巧根百鬼駭且讙秦人燬六籍大巧從此捐
文人乘巧末餘沫所濡沾畫地數前輩代產不數賢西
漢極文盛挺蠱者雄遷後漢衡與亮隋有王仲淹此後
益零寂唐白宋子瞻畢世大鼺噪乞命上象懸兒女紛
析禱貫夕不甘眠鼉鼉絲有無縷絡果上纏水甌照針
影指爭一鋒尖非天所鍾注不爲後命添鴻濛割判時
南海有神猿標狡透天關驚精奔八埏竊得支機石拎
巧向人間突鬧之熒燭圻見隔膜篤彙轂與傖儜詭夸

語譫譫眞僞不可雜上帝怒轟踞雷公掟天鼓雷母飛
天鞭遁形入石隙然後乃舍旃卹夫黔黎人病瘵羸顛
連身類擁腫木肢象敗屋椽舌本強挽鐵手胝繭頑甎
面垢旬不沐頭爲蚤蝨緣雙瞳含酸痛礙視已四年益
壞大憧拙天孫胡見憐自得天孫巧肝肺皆鏤鐫自得
天孫巧媸醜生柔妍自得天孫巧齒齶喋便便自得天
孫巧痼疾突起痊自得天孫巧奇思涌跑泉親父得此
巧不能爲子傳先生得此巧不能爲弟宣富欲購此巧
此巧不論錢貴欲奪此巧此巧不畏權天所與我者千
載豈偶然請看户庭内百色相明鮮主人偶自語播者
颯喧喧比屋遞嘈𡁷儵忽門闐塡擁觀天巧降足墊頭
頸延注目不見巧竊哂主人顛巧在無形中俗目敢仰
瞪天孫忽大笑收巧歸上糸

怪樹

海中崛怪樹不傳樹何名樹根蟠九地樹梢撐兩輪苞
英歷幾叔開花象赤城一枝當鴟日熠爍瑩光晶一枝
照海水蛟蜃潛其形一枝向中國國人疑海暾香氣尤
迅烈椒桂謝不能草木盡萎黄爲觸其芳辛伯禹聞此
樹開山會百神穆王聞此樹翠龍來東征嬴皇聞此樹
跨海駕長鯨將界以尺繩將斷以鋸斤此樹如不知柯
葉日夜生南海帝儵忽往謂樹之靈汝汝太枒杈恐礙
日月行汝根太深結恐截潮汐根汝形太礫硊恐觸雷
與霆萬形未鍥削破露元氣淳圓則包九重毋乃旁午
振胡不斂汝光胡不藏汝精此樹大解悟再拜謝般勤
縮花僅如豆收葉才如針滅色入空寂散香歸杳冥回
頭看此樹若與衆草幷

樂允諧先生築室江洲名洗心亭有終焉之志

一時名流咸有題詠

方平乘羽車麻姑閲海桑至人探道妙遺世如粃糠夫
子鄂王孫遁跡在江鄉少窺王伯略負氣何激昂文章

更炳煥賈馬參翺翔縱横志未就投竿釣滄浪紅顏尚
如玉鬚眉皓已蒼偕隱比梁孟千載相輝光芳洲亘大
江築室週長廊水亭五月中芙蕖四面香臨風揮羽扇
清芬自飄揚此水可洗心白首甘退藏

乙酉十一月示軒兒

我病不可瘳汝業未一就父子兩岑寂高燈對虛牖萬
里畸零客氣象日慘瘦十口伏草間所事落人後百年
各有營十載困如舊那無高騰志旒長不掩袖南北頓
輪蹄嗟[illegible][illegible]乃謬捲走諸侯門毋乃笑顏厚以此從吾
好漢落恥奔走窮年[illegible]徒仰給親與舊與田烟木鄉

沉為魚鼈數淅瑞滿四海徐家難我救海濱破茆屋日夜朔風吹汝母夜不寐弟與妹俱幼老懷常如焚欲歸有掣肘家門雖清貧卓犖大賢冑孝貞與中文聲華在人口汝勝六尺衣年已十八九充腸飽甘腴叩腹一無有雄遷彼何人奮步共馳驟困苦不努力竭蹶將誰疚

宿楊家渡

十丈倒桑陰半河無月彰暫宿楊家渡蟲報悽客枕顯晦星一角煩洞秋百頃孤燈明風際憂心同耿耿平屋依微見欲辨餓已嗔

滹沱

荒寒十數家有屋無桑麻王政不到處春風開野花日午百動息不聞犬與鴉移時見稚子忽出水之涯想像渾沌初生人始萌芽壆令何當舉納租上官衙

歸胡家莊

七月十一日自郡歸胡村頹垣過人步入屋不自門園中雜花樹六株爛其根碧葉遽萎黃無復向飛翻書屋半圮塌四壁僅一存圖畫狼藉盡豕涸移前軒海棠沃久雨開花如粉痕芳馨失所托索寞對兩脉頓覺耳目改誰能心不煩

歸野田

時家兄將遷於村東小屋舊宅寓災民甚夥

載書歸胡村

七月十四日晨駕歸野田水漲溝塍斷徒涉裳屢褰逐門作埤塘勢若龍蛇蟺阿兄典別宅舊屋迄未遷橫墻已毀拆碟砌四壁甎影堂災民聚豕鴨雜喧喧暫坐相慰藉急逭無過慾隣朋知我歸各過勞一言破書載幾東欲別弟淪漣

過樊汊

我病倦游歷游歷無遠道山亭野水驛所經業已飽他國見川岳側懷故林好海濱三十載矢願死野艸掛帆冒狂雪騎驢背夕照折環百里間村鎮歷不少樊汊烟水區杖履闕幽討北望蘊積愫今秋始一到往者崇禎中萬家不為小藕芡供午餉蝦蛤作寒蓋魚鱗次大艑雁翼撥烟棹比來林樾稀人面多枯槁鎮東百餘村十室九圮倒死者委魚鼈生者憂不保陰寒致病疫水霧亘昏曉遂昧造化理取怨至蒼昊纏畫淹千載疏築累廊廟圩堰暫播植枯涸時憂懊三時雨澤絕翻更盼秋潦布穀催插秧村巫競祈禱黃紙插禾頭社祠里鼓鬧擫擫終歲年煎慮至垂老晚就野人宿破屋風刮腦璅細話酸辛夜定語報悄接枕老牛呼反復夢覺覺

眼病

眼病日就昏逝恐將爲瞽哀哉如蚌氣畢生耒吐合眼飛白星張眼走玄霧空花成實象羅歷粲可數平生躭文籍三年置不覩路行障大扇猶爲日色苦繡舫水花鮮波光勢如弩是豈精血枯毋乃肝腎腐百藥投不應有如叩石鼓宇宙多盲人盲人尤自負儒者談經義敗齒嚼蠻柞道士求眞鉛語妙實無補老僧說玄要死覓株下兔獨盲衆人笑獨明衆盲惡舉世皆盲人無喜亦無怒今我亦儼然勢將迷萬古文章秀未實名理通復阻不及駕古賢將毋爲鬼妒中文書未傳萬里有墳墓百事海中塵二念縈懷慓天道固茫昧屈伸安所措牛馬夜能視不解其愚魯蚯蚓生無目稱龍常在土反視瘵吾明乃得養生主詩成呼兒書此事將畀汝

二月十九日將歸胡家莊

館客有歸心齋燈化秋焰今宵牀上箏叫斷十三雁華岳結寸冰凜聽去健羨店花落成粉懶夢玉閨晏

送客歸晉中

絃鼓發秋赦揚州白浩浩趙客張公子馬蹄歸北道野烟不可拾山花裂如笑柔情千里牽欲割纏懷抱

泛舟紅橋因至觀音閣

繡槳盪晨波春城千柳影水窓三十六捲簾落紅粉佛閣絳仙宮臙脂沉廢井鬼唱念家山桃花淚如綆千霜未滅魂留觳和秋蚓

琵琶引

華亭黃某崇禎中以箏琵技擅場供奉內廷賞賚頗厚南歸未幾國遂變家居以技授弟子而已家兄爲作琵琶行余和短句

銀絲錯鈿蟬割玉脆鵾絃露得君王茲春風當酒錢單祫辭金殿淚界垂秋線江濆鼓舊曲火裂宮聲變

壯女行

美女三十餘得嫁西家兒余裯恩好切攄衷不自私感君過戀愛把鏡妾自悲可惜桃李容十五二十時不及媚君子痛悔結婚遲白日方西流晼晚適在茲黽勉歎夙好皓首以爲期

白水曲

我有白水調欲歌無解音懷此三十載默默猶至今鯉魚長尺半鱗甲比黃金不就任公縣鼓鬣自浮沉驅牛向東海甘爲牧兒吟齊相倘見訪蒼蒼雲霧深

鄭貞女 江都邵伯人

貞女鄭氏女聘爲潘家婦本是同庚生生小同里住陵

若附石岡長願石岡固石岡一日摧陵苔不他附生不同余枕死顧莖一處誰謂妾命薄爲歡到終古請看路傍墳定長鴛鴦樹

古井

野田村東數里地名交平舊市衢三十年來人散市廢但見兩石馬柳一枯井耳

荒田八角井鑿斯自何時不知何年少下馬來飲之據欄下窺眄無水但見泥野雉東西飛馬渴人亦飢桑生枯井上綠柯正蕤蕤遥望是君家但見萬與藜不信阿翁言請看交平西

傷卞楚玉

聞汝歸葬日生女復不存譬如萎霜草而復鋤其根少婦無所出安能持空門升高望汝墳遥見蔓草縈秋田一杯酒索寞澆汝魂

自詠

八齡咏牡丹鋒頴已潑露十三讀南華超然得乎悟空原愛獨往幽林遲晚步却望來時蹊蒼蒼隔烟樹以此疎世情野處樂吾素

才子

眼光收八遐應龍作塵游空中落驚電文章疑素秋浩氣結根柢萬古不可收

寄隣翁

去家杏花發還家苦不早門前綠松月紛紛落烟草寄語東隣翁將歸尋舊好

古五語詩

野哭誰家婦地下人不聞路旁人聞之野婦哭自悲路人心爲摧

八月十七日歸村遇大雨一更許始至安陵宿焦氏店示軒兒

破船逐風雨昏黑何所投抵岸不敢登坎破泥如油身踢作蛇行足滑苦不留村店各閉門未敢叩門求主人憐飢寒主婦治晚饍竈下一弓地草鋪四不收痀瘻貪一宿安問余與裯短被未裝綿掩足不覆頭夜深月轉出窗紙光幽幽此卧良不惡放情勿復憂

夏夜被白練裲襠持毛扇坐溪橋上微風中人渺然懷古覺太白子瞻去人不遠也

足娘快剪刀剪破越州綃裁爲裲襠褂披之若雲飄手持白羽扇坦腹坐溪橋人影落波中微風自動摇青蓮如不棄騎鶴下相邀

經東鳥偶題

麥芒如麈尾紅車出涑郭格格雉媒驕豌豆欲成角夏
淺浦柳絲春濃林日薄波痕澹蕩搖花穗參差落此間
有莊惠應解魚之樂

書志

丈夫具鬚眉白日學妖狐朝拜貴珠兒暮揖馮子都安
能折傲骨委曲人之奴以此縱吾志白首在江湖

火耗行

去年火耗增今年火耗倍縣令絶廉介毋乃急公費公
費何所需使我獨憔悴喧傳大差來官私各有備官家
尚未知私家已爲累縣吏亦何急窮民亦何戚昨夜鄭

家莊親聞老翁泣

古詩

寸心貫萬古歲月苦不寛肌體至親切逼迫饑與寒出
門將遠適顧我無粹顔孔子不終炊大禹不顧冠聖人
且如此成書良獨難

古意

去日不可再來日不可知良辰佳賓會爲樂方在茲解
衣卧匡床知有更着時齒涊眼光暗盛年行已衰言動
多忌諱久爲達者嗤

欄江磯

連峰走岌嶪大訓莽迴互石勢如萬馬橫江欲北渡濆
濤紛淩亂秋風爲之助欲駕黿鼉浮恐觸蛟螭怒拔舵
百夫號落帆不知數長年語津吏此間未可住

同宋豫菴入西山尋天下大師墓未得或云其
邨被髮人當知乃往見此人髮垂數尺問予入
山即告之故此人詫曰此大美事此大怪事余
居山數十年乃見叩其姓字不荅出茶飲客執
手而別賦詩記之豫菴亦有記

西山有異人被髮垂至地終年作龜息不語但服氣壺
中自太虛門外知何世我入西山中尋翁問遺事翁乃

詫我怪我亦謂翁異與我一杯茶啜之有深味落落宇
宙間寂寞兩相眎

追韵格

追韵格費子所創也原于七言之栢梁而異
其體

瑶光指仲秋明月當南樓有女樓上頭對月起吳謳素
手理箜篌音節和且柔哀怨相糾繆蕩子愛封侯輕身
萬里遊前歲白沙溝去歲玉河流今歲何所投燕雲十
六州錦帶飾貂裘金錯裝吳鉤壯志未及酬那惜軀命
休空閨令人愁鬢邊素髮稠欲對青銅羞良時不可留

悲哉徒離憂

舒韻格

舒韵格費子所創也原於秦碑

粲粲雲間星迢迢黃河水烈烈中天日長子執金吾中子尚書郎少子治經術大婦調素琴中婦彈銀箏小婦弄瑤瑟琴報何悠揚箏聲何伊軋瑟報何悲戚門前車馬喧問君將何之駕言入帝京帝京在何處不在長安道乃在幽州城城中何所見朝謁王與侯暮接公與卿君行何所求大者封侯賞小者一科名此物信有命難則泰山重易則鴻毛輕慎勿為區區車馬長留滯致使華髮生

雜詩

轂轆泥中車兩牛曳不行長鞭鞭牛背牛蹄陷泥深車中何所有釜鐵數十鈞百轂三寸轄負載良不輕前有奔馬來駱駝後邊行所慮當隘道不能暫屏營思得下莊子牽軛拔兩輪

美人游五嶽五嶽歸如年驂駕雙白鶴自言得地仙授我禁氣術延命至三千綠髮終不改骨髓金石堅更待大丹成便可陟九天我欲從子游太山華山巔白鶴翔

戚軒玄妙不可樂

古琴篇為張歷山賦

古月生石隙寒輝在木琴拂琴動月色如蟲鼓翼吟𧆛入流水想復此絃上音坐對到太古十指冷秋心彈罷音亦過古月石上晴

閒興

天地生萬物於人良獨厚何為命共年不及松鶴壽平情酌其空千齡詎云久百年孩提嬉百年攻文章百年將相業百年窮八荒更餘六七百飲酒聊徜徉即此可已矣不必度世方

游金陵諸山

晨覽信所歷屬輿彌高望神㧽品物茂靈境川嶽壯地肺劃中開天闕互相向漫衍蟠碧漪嵌霄攢翠嶂乳竇滴秋清奔湍瀉春漲北控阻驂騑西拒搤咽吭珠囊失前精寶玉厭後王六姓頹波靡兩朝文物喪隧道出潛龍金川納奔象吞噬盡鸞麟革除至君上暇豫恣覽矚幽討罄俛仰舞館曲池平郊壇野烟曠銅牌綴鹿頭銀鈴識鶖項翠華斷空山百年猶想像

薄暮

山光落西隅暝色去人近墟里昏明間落落柴門靜雞犬無人呼自識門前逕脫帽倚篠樹聊用適我性

送劉德柔入秦兼懷王抱荆彭海客

紫騮卸玉羈故人來齊安昂藏河朔氣兩髩蕭蕭寒爲言三載別岐路各漫漫燕秦二千里浮雲會江干雪堂寂寞秋傾杯暫盤桓片言瀉黃河隨風生波瀾蛇虺橫江湖噬螫太無端湛盧不在握徒手空長歎明日東西別征車不可攀

河隴多大俠中州我舊游往與王仲宣酣歌昆陽樓抵掌天下士傾心第一流屈指彭與馬(謂海客乳錢)皆古烈士儔十載結中懷未得訪鄧州君今復過此驅馬魯山頭倘見彭夫子爲寫我心憂

關輔何紛紛鞍馬如浮雲朝與屠沽遊暮入金張𨚫笑投閣叟白首著玄文吾子重結納四海揚清芬聲名冠八龍遠邇無不聞抗志青雲際一出定奇勳舉手送高鴻自有平原君

除草

夭夭階下草結根亦何固仰無灌溉恩所滋在雨露本托主人居敢礙主人路主人持刀鐮一一芟我去根莖已斷絕枝葉寧復顧枯槁炎日下薪火任君厝客子懷此憂柔嘉托君素

集金山有毅閣

洪流蕩無垠駭茲一九石不附衆山起肯與澹瀾沒險溢江海户堅立天地骨虛閣日有毅風濤暫無息晝殷黿鼉鳴夜逻蟂螭泣秋江雜花細瑣屑布異色清漣寫倒影流文動落日東南富才俊快若雲霧集復社有遺民耆齒垂典則割𤓰飛藻翰洗雪注胸臆尚可賈餘勇爲君當一壁

長歌行

短歌聲已急長歌赦正哀疾風動河嶽黃塵西北來極目古塞垣封狐正崔嵬徒手欲搏之獨立空徘徊杞人憂天傾爲算何愚哉漆室女自歎安知妾所懷當門種桂樹九載花不開自抱芳菲質霜風日夜催盛年能幾何凋謝玉容衰故人遺寶劍中夜吼如雷鋒鋩未及試鼀鱗生綠苔奈何絳灌輩亦惡賈生才

甲戌九月重至黄子湖王敏士姊丈家明日拜亡姊墓感舊傷懷泫然而作

驅驢古北門道途多恍惚淒風刺人眼舊事驚憭慄雖同處鄉縣忽忽十載隔那無親串思水陸異周折念昨壬戌年阿姊甫出室弟來視阿姊冒雨行空寂夜半至湖村溢泥雙脚赤吾姊隔屏呼驚喜見顏色人事不可量修短命所厄兩氏骨肉親展轉各棄擲今來問故道

仍信僕夫述其日風捲塵僵僵日色白舉策驅我驢驢瘦苦無力昔修新橋梁缺落幾瓴甋有柳七株齊心記目不識十里淮子橋衢路渺難覓迴塘一曲逕細尋亦不得道旁多榖樹秋溪都結實纍若眞珠貫圓若珊瑚亦其他雜林藪一一莽蕭瑟人心懷慘怛樹木皆鬱悒半途賈家墳結轡暫憩息逢僧問去路前林指昏黑晚至黃珏橋舍驢步阡陌時恐改故蹊而又開新術遥望是若家門閭今轉仄門前開方塘仍其舊垣壁忽逢一老嫗見面若仿佛開口及姓氏擬度果不失卒道十年事逆淚沾胸臆瑣屑話生平語不獻倉卒嗟此隣家婦猶思阿姊德前行入其門呼應主人出上堂拜親母次第及他室王郎新娶婦兒女已歷歷見甥復呼姊歡與悲交集譬如接枝花同根却異質婉轉留一宿中夜自悽惻幽咽床下蟲凉月照白壁夢覺平生事芒刺在背脊人生天地間聚散總何益明旦上姊墓逕荒迷不即逡巡隨人行一里至墳域野草何蕭蕭傍添新葬骨十載無封樹那求碑碣石亂草牛觸開古竇虵穿入招呼守墳老移時至墓側斬藤乃下拜焚楮烟旋息平生最好勝一旦裹荊棘傷哉泉下人知今是何夕念此驚我魂嘔逆心不懌從此別爾去再來定何日

酌酒

生死理必至所爭在傳否富貴聲華藉便旋歸無有況我蓬蒿人妄言希不朽文成徒自負班馬共爲友欲語同學輩未敢即矢口一第等牛毛得之亦不偶此事有天焉且酌杯中酒

麩粥粗糲度生撤箸笑而賦此

煮麩作薄糜糝之用麩麪嬌兒撤兩箸老夫眼中見空腹日向午打手頭欲眩那購梁與肉致汝顏色變霑霂歲失收粗糲亦不賤比屋多飢餒視若王侯膳老婢繭雙脚力春至夜半致此良艱難倉卒難下嚥鼎食有顛危菜根美可戀語兒勉加餐明當作佳飯

吳南高招集康山值雨

城隩矗堪坏淖濘溢巷路露卯不惜折躐爲風疋赴磴衰倒螺旋阜園覆甌固斷巘躡巇巇危廊走環互春蚓文皴書秋芒武功賦放恣塵胸盪遐矚病眼霧颼颼巖颾厲蔌蔌寒籜聚掌枒蕪枅東澆潏檐霤注江海雺跬尺焦園失指顧蚴蚪氣莫伸日月鈋難吐古木康華實敗廞㞕爪瓠畔睨千菡齡屋脊萬髻露蟲豸冷未蟄淮泗冬轉怒葉墜霜蜓翻飄駛風馬度觀閣萃三唐劉班分四庫盡擴輸廖藏且核脊齊誤公餘陟爽塏巾構接

韋布延陵開廣宴交牀據高處盤肴羹鴨蒯笠果拶樊

檄快談却整餑條柯猗繁富寵囧窮尤影禺爏索八柱

譎怪俗耳詫焱煇壯夫思理窮想所絕力能揆其故撞

空發鴻聲枯海搆大句健捷共工勇羼跨豎亥步豪端

五嶽森腕間九馬駐朗哦群公詩疑有神物助

十二月十一日自胡家莊入郡夜行船至眞州宿

臘月始還家三日復遠遊饑寒問故人氷雪敢逗遛舟行兼日夜欲往不自謀城頭打四鼓舴艋宿眞州沙月射窓鑄霜花吹衾裯笑問趨熊子僕僕安所求

眞州東門至黃泥灘

月没霜在地夢斷城頭鼓鞵短足指促趨行良亦苦五里黃泥灘步步有撐拄中途敢暫息擔夫疾如弩巨艑檣林立高低森可數喧喧沙上人來往各有務覓舟不可得襆被莽無主

過烈山

烈山江中央風濤無時歇石非堅鉅根安能距四絕始知培塿外別有胚胎結老僧懸鐵鐘高空叩氷雪淒寒徹客心况乃值臘月太祖戀游情危樓起巑嵲大仁如不仁至今畏國法壯哉開國模璅細必闊達

序數十年流離聚散事遲寄蜀中趙安叔外舅敏思表弟幷呈楊周子舅氏

獻賊居巴蜀四姓出漢中李宅竄信陽楊費落江東趙氏客未久先自歸盤叢舅祖佐勤襄撫蜀大有功西山餘孽伏掃滌諸魁雄二舅早鄉薦出宰古平鄉滇亂蜀道阻棄官來維揚萍聚四五載再起倅南康惜哉未之官中道遽淪亾三舅萬里來暫會東海旁表弟載父櫬母子相扶將返蜀二十載雲海中蒼茫吾家與楊氏汀東長寄籍西望劍門關如天歸不得墳墓邈河漢棄爲狐兎窟天西落風雨哀號如有失痛哭松楸遠永爲參

辰隔舅家居相近干護囑勿忽悲涼一紙書遙托西飛翼

丁丑十月十四夜自都中歸野田邨

四更遠客歸呼門驚中堂兒女被中起對此寒燭光遽問兩載別語短意苦長病妻顧我喜涕淚眼中藏語卿淚勿藏此語迫我腸懷中添小女衮兒不在旁羣雞識主至鼓翅鳴荒荒感此百端集轉覺歸懷傷

九日閱左臣招集平山堂分得平字

秋陽如此驕金氣迄未平伭冬司後令卜此一日晴古壁面南嶂畛域莽交橫方戒藥雨歛已覺野馬蒸槀篙

久不閉毋乃熇陽爭石暄野花細餘姿媚寒榮高泉湧
天畔歲久味逾清脉迸松根出哀瀉銅斗傾渴夫思一
酌亦藉濯吾纓永懷前賢澤非逐第五名爽籟從何來
洗耳松風聲玄言沃醍醐安知異味珍耆然衆理解颯
蒻塵累輕遺冠不返顧庶見達士情

西鄰

西隣傴僂翁賤業工塗墁畜蜂滿簷壁秋雨死過半蜂
子宛枯黑蜜蠟浸糜爛翁家氣已索我亦增浩歎憶昨
春明時圃花香爛熳蜂過土墻頭肸蠁數千萬初疑驚
小兒久乃識無患一王宅中宮秩然行不亂法律之所

禁有死不敢犯我屋接郊坰早夜翁顧盼盤盂相遺答
緩急有呼喚說蜂作活計胡爲遭鬼瞰霪雨彌兩月遠
通苦水患比隣三數家食糜不足飯警惕轉相親何論
久與暫

雪夜

仙豹滄銀髓歎氣如明月太陰失玄夜百里見毫髮巨
嶽森玉林欲登瞰奇絕馬蹄壅白沙咫尺不可越勿嗟
草廬陋忽卧水晶闕

古詮

朝行不得樂暮行不得樂紅蠶抱枯桑老馬生牛角東
風裂絳䌷女顏難久長黃沙作黃金釀米中無漿迸斗
難爲用苦李棄道旁

松下聽琴

松鬙落霜夜素絃鳴高秋石泉瀉冰雪誰能懷不幽置
我太古前心與太虛流如何澹泊中而忽增隱憂白髮
不可生一夕皓已稠

白秋海棠

海棠白者稀白者乃今見淺紅萬本同江湖曾覽徧名
色以此定染家號縉緗何意一色花中忽有奇變譬如
羣姬醉一姬獨素面或云金氣白秋光淨如練此語恐

未然置之勿深辨

黃龍爪花

龍爪象其形絳者固其常今晨入市中一枝儼獨黃十
錢遂買得其價亦不昂羣兒爭攫取得者走匿藏此花
自古有棄置在陂塘此花物之變造化不可量此花人
所爲花農矜秘方汝曹貴罕見几案相誇張作詩工形
肖言句競短長老夫爲掃却空中流電光

宿塞子頭吳嫗舍

烟村投夜半十里帶暝色到屽燈已盡覓徑脚屢失隅
草試高呼老嫗臥應客薄暮已盼望胡爲到深黑烹鴨

猶覆釜旋起作湯汁粗糲飦一盂殷勤勸加食老嫗本東隣移樊穫秋實旦夕返舊廬刈割事甫畢何不同舟歸覶縷未捃拾問其終歲苦答言無所得連綿作地鋪積草厚一尺宛轉候雞啼躑躅聞牛息五更辭嫗歸竹燈耿蘆壁提米及熟卵磊落多遺物此意良足佳登舟猶歎息

傷懷

天上有白雲地上生黃粟北溝産游魚南山出野鹿君子有所懷苦爲人牽束托身孟嘗門所資在微祿自顧無善長亦厭庖中肉豈不念君恩中心猶局促因君西游行竊亦脂我轂日夕共饔飧不敢忤君欲惟慮墮非禮終身不再贖豈謂轍中泥亦能汙馬足所以古哲人適野而痛哭

傚漢五言詩

素絲何皎皎潔白難爲終一色染作青一色染作紅染青織作繒染紅織作縑裁縑爲上襦剪繒爲下褌貴賤忽異等愛憎從此分青紅不自保反覆任顛倒長恐新間舊何意捐棄早本是一素絲化作罔草頭不見西家女玉顏長嬌好

葛城向墻花枝

日影不過井花枝開向墻美人無一語背面掩春妝引盃卓竹箸千喚不回顧五更跨蹇驢漫漫踏山路

謝道流

山中有道士遺我杏核丹念我久困頓爲我却饑寒感此意良厚歸來心不歡救貧無善策急迫求異端縱得一念術亦已難嫩摇白羽扇藥爐誰能安

掣鯨堂詩集

成都費錫璜誤

同學汪玉鼎閱

五言古詩

題郭善夫度隴圖

白馬如白龍錯金裝轡鞦郭君從何來昨日度隴頭隴頭多大俠樊趙皆從遊瓊盃綠玉酒會合五諸侯只今駐淮甸猶憶帝王州二崤白雲斷入水夢中浮倩誰寫此圖浩氣橫九秋一髮懸山腰細馬若川流起我萬里思握卷懷鄉愁

京江月華山陳滄洲太守寓齋同林中山江服懿蘇眉仙用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為韵

得日春二字二首

名山湧月華嚴城下寒日瀛壖氣鴻濛江濤勢蕩潏夫子蓋代豪高樓臥百尺暫養東山氣行為蒼生出華筵布爽塏名論勇無匹京口議疏濬錙銖愛民力從容敘平生坎壈事非一餘情到風雅川岳助文筆夙昔詠㙯詩天語久昭晰東南萬民疏已見喜氣溢四座生春風頓忘寒氣凓酒酣步巘崿萬家蜃市集秦潭漢樓觀指顧周歷歷一夕足千秋騷壇增氣色

平生略世故浮雲慕千春大江涉寒波獨往就斯人兼懷三詔洞更渡石公津為公話斯遊登頓極天垠荒哉瘞鶴銘圮覆江沙濱千載不汩沒陰埋奔鬼神公意思屹立幽壑出隱淪況公擘窠書朝野誇絕倫秋蛇落緗素華陽實後身此舉非公誰舊蹟重一新蓮幕盛才賢動色皆粼粼鄙賤附大雅鐫名竊相因話別意未忍趁潮及清晨

聽汪文治述吳又淵遺事

在昔新安亂狂寇劇披猖里中有孝子赤手扶天綱位非守禦權而能靖一方奉母入深山晨夜相扶將時過猛虎穴猛虎為之藏至信及豚魚寧避暴與強江山氣蕭寥斯人今則亡汪君為我言使我淚浪浪

答姜萬選

春氣柔且嘉客來自宣城示我出門時灼若徹波明從容問家世次第及友生我如秋蓬梗垂老竟無成君為大賢後黽勉繼高名

柳

種柳不為別別時柳垂垂客行不為柳別柳當路岐春別柳飛花秋別柳飛葉長安灞橋頭千秋管離别

許荔生闍如兄弟招同劉德柔錢禹銘魏旭棠

吴羽文趙欽霞周少逸畢亮四樓寧世集獵微堂分韵

眼病樂踡跼世事潛摧藏獨此文酒會近老猶未忘嘻噓十餘載重登獵微堂古槐蒼虬姿緑柯日益長春深百物曈風日獨清涼東吴來羣彦西清合衆芳轉海感意氣沸天雄文章盪胸貯沆瀣扶眼磨星芒誰言北有斗不可挹天漿狂夫醉其間踸踔厠末行老馬久伏櫪志氣苦不揚酒酣彈氷絃颯颯鳴秋霜

夢餘口號

一夜八千夢醒時記毫芒我心如病木朽蠹内已傷浮雲逐驚飈變幻寧可量忽在太虚上忽在雲水鄉反覆枕簟間有如逐亡羊守中調氣息暫定旋無方願得璚樹枝潤我枯裂膓

游仙尾選體

松喬憚世網蟬謝邇雲烟杞谷曖昏旦花源迷歲年六引流楚調五弄紆縈絃層臺矚遐巘名觀俯廣川霞想振八表雲蹤邪三山神蛇蟠海木靈蔡棲渚蓮勿云周世季陟身龍漢前山父不足企沮溺未稱賢

同汪迎年金見素鄭重周集許荔生閣如獵微堂

曲江塹南服牛野分東氾廣宴暢玄風雄文超靜理四運擲比代首夏獨妍麗百卉殿春風緗素錯如綺緒風遐餘芬陰霞翳溪翠平興躍雙龍楚野逸九驥氷壺函澄懷雲樓結奇思出處即殊趨沉湛各心契坐深爽籟發谿移高燭繼旨言如握蘭竟夕心已醉

張印宣象嚴招同汪文治周儀一遊東關沙壩至吴氏園

吾生寡嗜慕樂志在林麓終年城西梓頗覺厭心目郡郭所未經沙壩水一曲知有存園在園繞萬竿緑前夏計一探實畏煩暑酷幽討興未果輾轉竟累足兩張勇無匹創意探幽獨攜我暢茲遊小艇蕩洄溲野色滯蒼藤秋聲入叢竹布筵負日脚坦步立山腹汪侯富名理深源局陳熟而我厠其間毋乃名輩辱論文到元和下不遺揚陸剖別其根株轇轕如炙轂吾胸亦有云欲吐竟舌縮拒霜臨秋水吴娃新出浴錦莧列如熖四面相照燭南城富羅綺賈胡走珠玉安知淒泠區領此氣清淑田望周土阜將歸戀幽谷板橋非椎關早已下横木

别院琵琶

斜月露玉光辭客聚秋弄誰家響金槽絃絃驚火鳳跳珠飛鮫淚鑿氷破魚夢老夫心已灰停杯顔色動

談段
十人合面坐一人忽改面面爲猩猩紅嘷叱若雷電虎士數千隊旂麾欲破萬戈馬捲風霾千里索鏖戰一爲美女子嚨喉作嬌顫似是離人婦粉頰垂淚線兩夫前代裝烏巾玉一片始遇共揖拜俄頃交詬辨老翁長髯素扶杖來諭勸後出不可計瑣雜風雲變合者盃酒歡別者淚光泫鬭者相手搏訟者具獄讞黠者爲鬼蜮直者露忠惓瞥眼易楚越掉頭分貴賤世情大如是顏色視恩怨格格鼓聲歇寒燈耿空院

鳥言
東海鳥鶢鶋往告南山鴟海中多颶風避將就此宿鴟言汝無然此尤非樂俗鳳鸞數來遊萬鳥與追逐九首則有鶹夜晹則有鵬惟鳩日奪巢惟鳶日攫肉鴟啼鴐鵞號鴟雞皆踊從嚶鳴求友者退飛入幽谷上者樹無巢下者因無粟四山張羅罦蠻人弓矢毒天涯無寧居不如甘雌伏鳥言殊足警書之藏篋櫝

自憎
眼眶赤如丹鼻涕長尺五耳重齒黃涎脛鞕象碓杵轉喉觸忌諱赬面多錯迕恥逐何鄧遊羞與絳灌伍老猶不解事困頓氣如虎一言鯁肝膈終身卒不吐忿慠實

性稟投世有撐拄譬如一陶埴而我獨凹窊譬如絫卵石而我獨參翻乾坤一鼠穴豈能容窶藪自念且可憎誰其賞臭腐

怪光
熊熊且魄魄睒光難直視徑奪太白精鋩棘攢如刺直透九玄關所燭無壅蔽豁然蘯萬古纖毫窮百類宏宇乏輿藏幽穹出忌諱在天非列星在地無根柢上帝告巫咸此物當弃置浩蕩不復收流精貫無際

小米囊花
艸有美人號豈是美人魂儂家理菜圃種之沿蓽門亾國餘妖態春風吹血痕當年無食敗留粟報君恩

題楊安城前輩出塞補臂圖
圖與其友拍肩移友歸分圖爲二臂附于友圖上臂遂痛剪臂形貼之痛乃已
左手操元機右手招天風一語洩豎子折落萬里鴻楊公天人姿骨相何豪雄結交魏與吳呼天哭遺弓雖懷匡濟略口舌實興戎偉節解黨禍翻落羅網中氷天五月寒竄身遼海東雪廬同懷友拍肩如兒童神筆顧虎頭妙寫兩衰翁孟韓並一體倏忽分雲龍臂圖作兩幀半臂與君從此中忽作痛鍼石不可攻筆墨通靈奇毋

乃折吾肱剪紙作臂形動搖如驚虹豈謂一寸紙旋收
盧扁功共工觸不周女媧補蒼穹精光雖九原氣象撐
鴻濛賢子天下士後先隱無終卻笑羊叔子折剉爲三
公

黄逵傳

詩兼序記贊銘諸體之用未有用爲傳者有之自
滋衡始本于焦仲卿妻詩而別其體

黄逵字儀通浙江山陰人能詩性嗜酒棄家來吳陵始
偕胡守倫帳中爲上賓數年胡罷官逵遂家海濱爲詩
喜奇刱州人爲之傾朝飲酒百杯暮吸酒數瓶屋徒四

壁立不知其家貧交州中文士何鐵與張鉴酒酣吐狂
言搖肩如撼鈴三日不一飽歌發金石聲往往醉即臥
巷陌間縱横人知先生醉扶歸有比鄰數年更有婦眼
赤性驕嗔身上無羅纈頭上無金銀偶獲賣文錢市中
買絳繒婦愛潔成癖澣濯日數巡可憐好顏色能幾時
鮮明詩人得怪婦此中有鬼神長洲祖縣令素聞先生
名遣吏致聘幣千里相招迎講論三五月不合歸吳陵
後再遊蘇州忽然酒病攖卒年五十六葬于虎阜陰賴
有胡守倫表墓曰詩人遺詩二三卷世上猶未行

新翰林

昔君未得意趨走勢豪途朝謁某相君暮叩某尚書雄
談何慷慨美哉一丈夫言論諸世態暗月捋髭須謂言
茍遂志汲引諸名儒一反世所爲推轂貢天衢昨始登
一第倏更舊規模黄葢雙緌瓜武夫前頭趨意氣已張
皇歸來誇鄉閭小器如升斗盈滿不須臾俗情盡如彼
君子定焉如

單豹

單豹好神仙離俗棲巖窟煉氣顏色好卒爲猛虎食天
年會有終養生復何益

王子方

霍家有豪奴姓王名子方百官趨其門聲烈駭路旁談
笑生風雲烏知有霍光

袁本初

本初昔豪貴毀騎入南陽自慚車徒盛不敢見子將奈
何今鄙夫衣錦誇故鄉

雨中集平山堂送人入都

淮甸屬瀰迆崑岡獨綠秀邈矣結霞想茲焉締雲搆扶
輿拱曲江崿崋揖遐岫塵抱靜乃涓空觀虛可受攔雨
霖銀竹林颸疊金奏日暮天寥寥秋窮氣慘瘦去住戀
良讌搖落感新舊四豪駕方軛抗旌何乃驟欲致遊人

書馨香滿懷袖

過泥水王截左兵處

國勢日已蹙北師方南逼大帥不勤王倒戈犯宮闕馬阮竄狐鼠城社依君側嗚呼此何時乃云誅國賊全軍杲東下焚掠無遺孽黄溢旣披蕩石鐘空巉嶫忍使楚豫民流作江中血衆號六十萬威勢震京國遂睞河淮防精銳盡西撤明運用此移慘淡氣未豁伊昔馬腦山剏戰曾大捷朱仙雖挫敗義聲猶激烈胡爲抵末路甘受細人說假子操兵柄老悖氣已奪舉動一犯順生平有玷缺潯江水東流汩汩含悲咽

醍醐荔

醍醐荔通身皆紅惟中一道白如雪一名美人腰帶紅一玉帶來佳人明萬曆初生螺女江南甘果山中啖至十顆輙酩酊如中酒神廟崩此荔數百本皆槁明至神廟可云極盛特生異種及其運將終而荔皆槁果哉

春女琢紅玉腰帶白如雪冰漿沾齒牙中酒耳已熱神廟五十年天地精英竭中朝爭紅丸深山奇品絕

西湖

姮娥化美人嬉遊越江邊遺却團圞鏡回身向紫烟西施出苧蘿自矜無雙妍臨流一朗鑑秋月兩嬋娟艷色動當代誇稱二千年至今錢塘女不敢來采蓮

王微波

王微波金陵名妓桐城孫武公暱之己卯七夕大集群妓秦淮水閣梨園子弟三班駢演院本名輩品藻花案以微波爲狀元余澹心贈詩云月中仙子花中王第一姮娥第一香微波繡之帨巾不去手後蔡香君以三千金買歸香君爲廬州太守張獻忠破廬擄至營中甚寵之俄以事忤獻忠蒸其首以享羣賊

人間無薛濤衆女掩面走秦淮王微波名壓白門柳脇袜榴花紅繡字不去手蝶飛緗粉欄蘂黏聚香帚可憐鏡中面血汙佐杯酒

李容山橫琴圖

人間春郁郁碎花無天香繽紛滿吳越誰彈古鳳皇短李面苦瘦志氣欻飛揚貯音蟠十指有琴方在囊問君胡却手俗耳都茫茫

張烈婦詩

吳涵公借說文內得一紙京口張綖字李昭爲其婦錢氏乞詩箋也乙酉五月大兵渡江綖妻夏

婢俱娠入山避于分流岡遇兵婦謂縱曰汝得生安慮無婦汝有婦安慮無子遂與其嫂萬氏及婢俱赴水死文字凄楚不堪竟讀七十年後乃費滋衡見之亦異矣遂題曰

廣風墮桐葉怨蟲啼寒素一紙七十年讀之猶酸楚三婦赴清流玉骨爲黄土勿輕書生詩堪爲國史補

少年挾美人遊吳越

載得西施去桃花水亂流香風連夜發齊上木蘭舟凌波濕羅襪醉月泛金甌五湖烟草濶何處覓雙鷗

贈畢亮士

汝年始四十抱病自懷愁作詩四五章言與淚俱流人生達性命豈問短與修昔我十八時嘔血日數甌常恐先朝露今已成白頭況汝習玄術曾向身中求語汝以內丹內丹但無憂

泊郤伯

水國氣蕭寥斷虹飲滄海孤舟壓暝色夕宿郤伯埭人家居積艸灣環勢如帶蜿蟺蒼虬蟠湖水日夜汰踐草成黄土物色迄未改細雨斕枯朽常恐展茲壤嗚呼潰決初百室沉可慨卷埽塞龍口千金一捆載豈乏土與石倉廹難久待歎薄排牖門萬頃仰灌溉盛夏風日淒所苦蝇蚋嘬葭菼伏雜獺憑高思一快司空效古法鑄鐵制水怪屹立長堤上瞪目勢向外不惟魚龍驚實使過客駭螻蟻營其穴先雨徙高壇胡此萬物靈樂土不知害平居金城安百年寧足賴

戲書

褰裳涉曉津露白行不止夷光紵袖薄氷花洩玉蕊中夜看圖山凝碧浸江水雅人操高嶶秋色淡如此

同蔡召思登文遊臺

四月寒不退登臺出寥廓荒田宿陰霾入夏猶寂莫漭泱玄雲流雨氣滿城郭蘇公舊遊處青燈照羅幙嗚呼

七百年文章不復作

論詩

斯道屬至精萬變不可竭神女沐朝華光彩倏明滅無極乃根柢有形已枝葉李杜人中龍猶未竟奇絕世不解吾語莽莽待塵刼

達言

倏已四十六壯氣行歸休目疾痼不愈素髮暗已抽愛女年十三竟逝不可留青青田中草一年旋復周念此中心酸誰能不涕流我茲數倍之遐齡知得不會將乘大化永與冥漠遊

傳聖涯招同沈方舟朱古愚小集

細酒若琥珀注酒金留犁相將入酒家迴風滿大旗湖海會才俊爽氣貫虹霓發藻流天葩炙輠吐英辭王屋猶可徙片言終不移是時微雨過庭竹媚幽姿疊嶂隔江潭遙攬有所思匀藥如錯錦何以號將離時方舟欲之江南

晚至白塔河宿吳亮采家

客了暮投宿主人猶未歸顧返覓小舶寒河無夕暉再叩主人門爲我啓荊扉瓦瓶市濁酒蔬盤致鮮肥勿嫌酒肴惡儉歲事多違一宿二十年故人半已非相對各衰老語久涕暗揮天明別主人木葉雨微微

王節婦詩

節婦王行先之妻年二十二夫殁獨居五十年撫子成立

苦竹纏霜風微夕鳴不休生兒甫六[illegible]君命逝不留家園遘喪亂轉徙來揚州封髮五十年荊裙終白頭妾有明月璫昔爲君所藏遺以惠孫子奕世長輝光

神龍行

糟坵自象耆炮烙生熱升聖人戒履霜知者見未萌伯益方鑿井潛龍已高騰首尾不可見所以稱至神

古鼎行

早歲貴土龍蛛者貴曾布投之隋侯珠掉頭不一顧物在當時宜不合有其故我有太古鼎久爲世所惡

花落

花落且勿歎明年仍滿枝花落如不再子規應更悲西隣頭白媼惜花如少時每見東風起太息掩羅幃

弄鼇行

浴日入東海足蹋觸巨鼇與我角神力鼓氣衝紫濤我前捫鼇首滑縮不可操搯其頸提之戲擲萬仞高鼇力負泰山弄之等鴻毛鐵颶破萬艘鶢鶋颯飄飆大鯤背千里跛伏入海坳海若驚無色慘怛不復驕天人顧我笑笑我毋乃勞

與沈方舟論文

曼倩雜詼嘲正平肆嫚罵富貴與文章終古不相借吳天賦已定褻天翻足詫沒身斯已矣安能爲君下

詠史四首

徐市東入海將訪青霞君三千童男女化爲海上雲神仙定有無金銀闕氤氳祖龍如嬰兒戲弄出塵氛

陳涉奮鉏耰首義實大勇攘臂一高呼天地爲震動長駈破強秦劉項氣皆怵古來英豪人大半出丘壠

田横歸海島從亾盡烈士一朝刎其頸五百人皆死到

今濵渤間慷慨有生氣伯業雖不成嘆嗟良足喜
鴻鵠聲鳴咽垓下氣悲辛兩雄成敗異不能忘婦人我
行邳徐間悵然涕沾巾楚漢事已矣柔情感千春

渡江至丹陽

朔雁驚吳霜啼聲若哀訴商風振秋林落葉已辭樹而
我乘東風横江正南渡連波倒雪山折檣防有誤遥望
丹陽郡蒼山正無數

買舟入郡于途遇及門汪義尚因偕至東皋

治裝入郡城西行已十里忽遇故人來相視啞然喜却
棹返烟郊顧我茅屋裏邀我如皋遊傍舟過行李欣然

遽偕往東西焉用計夙慕海濵士况茲風日美蕩蕩中
流舸我懷正如此

食鰍

午食方得鰍晚食復得鰍嗟哉腐儒腸連進兩奇品風
味鬆且脆鱗鱗出湯瀋肉理作方解到骨無一蹩腦中
氷裂痕刻劃尤井井觴之有壺酒佐之用水引雖不爲
我設而我已酩酊口腹成老饕懼爲高人哂山妻厭糠
籺阿妹無宿廩舉箸心常酸作詩一自警

狼山石壁

石壁如渚墻琵琶削萬仞大勢東南傾狼籍難復正造
物有與無誰爲作驅令厚坤已安濵石勢猶未定奔崩
何所之愁絶江海壼迫冬巖氣寒久立肌肉痒神人鞭
韃痕渺矣不可問

劍山石壁

狼山壁已奇劍山勢亦斗劍山壁如立狼山勢如走狼
山怪而肆劍山莊而秀若無巨靈力石骨定誰剖上惟
枯草纏下有怒濤吼仄徑嵌秋毫仰盼且無有何來兩
稚子垂足露巖首見此心膽墮掩面寒欲抖好言戒垂
堂反誚客多口

軍山

軍山海中央伏象絶平地艤舟三却立對面不可至石
角帶奔濤餘日蕩波際磴路纏山腰人緣一毫細下有
黑蟒窟天陰布雲氣寒猿誰所縱叫嘯含愁思已失巴
峽樂空流滄海涕老僧住層巔絶意人間世十日斷舉
火餓糧常不繼撞破雲中板嗚呼望誰濟

程且碩招飲雙桐閣同顏不敏王名友朱天綺
汪遯于吳秋屏趙念昔

夜來海水動林皋有落木登君雙桐閣醉客蒲桃綠矯
矯兩古龍亭亭立碧玉坐臥百尺顛頻頻送千里目分曹
卷白波談深滅紅燭氣勝海可吞賈勇傾百斛酒酣呼

女童十番進吳曲忘却九秋寒但覺三春煥

汪希上母氏祝詞

堂鋪緋紅罽兩柱氍毹幪秋氣化春陽金屏香色重崑山歈沸天紺雲影飛動尊有桃花醞前爲阿母奉葛帔十二年井波寒欲凍令子天下士所交盡鸞鳳捲起碧江煙齊來作歌頌東南客滿堂一日傾百甕

夏日過雲辯上人

晚歲樂郊遊頗與林泉親偶入蒼翠菴而逢雲上人卉木相與秀方言亦何眞淡淡松下風凉我葛衣巾此間可忘暑吾欲暫爲隣

靈谷寺

靜人無近聽谷松多遠聲况茲鍾山阜遂隔金陵城塵喧已謝絶淡然懷抱清酌此功德泉可以悟平生

往靈谷中途得流泉小憩

白石响寒泉泠然忽生悟欲往雲外岑落日不知處綠蒲漱清漣此間亦可住

清凉山望莫愁湖

薄雲浮太清明翳粲可覩勿謂片時易擾擾變今古曠坐鳴高嶽斜日下平楚綠潭波微明趍之盪柔櫓

成仁菴坐雨與樹居上人

江介晴逾好山遊雨亦佳坐來竹林下得與道人偕玄雲瀉城堞飛甘潤枯荄欣然良景遇頓覺清我懷沙路不厭濕起行躡㨾鞋

贈俞秋亭道士

神仙有班孟吐墨成桃花俞子亦仙客手指拂雲霞波紋麻縧連山骨牛尾纒意所欲到處利于筆鋒銛何當

……乘之飛紫烟

掔餘堂詩集　五十三

掣鯨堂詩集卷之

成都費錫璜譔

同學張師孔閱

七言古詩

廣陵春遊

君不見崑岡綿亘曲江流江流迴抱古揚州曲巷銀鋪開繡户大道朱甍起翠樓處處花燈張夜市家家絃管踏春遊鬬鴨池邊竿子戲小秦淮裏木蘭舟墮馬金釵遺陌上盤龍明鏡出樓頭樓頭卓女豔新粧陌上羅敷初採桑錦車昔日繁華子白馬誰家年少郎錦車白馬相紛錯貴遊子弟多輕薄春酒杯杯竹葉香玉簫點點梅花落欲相要兮芳杜蘅何以贈之紅芍藥相逢夾轂問君家君家門第實堪誇大兒珂馬裝金絡小婦流蘇結綵霞十萬鹽艘馳楚豫八千繒帛走京華特恩光祿銜兼領新拜郎官秩再加粧成倭墮風流陣製出輕便任意車籠中鸚鵡憐芳草門外猧兒吠落花落花芳草春堪惜矜豪鬬麗人非一錦襪弓鞋隄上行星眸黃額簾邊出爲數航籌露玉纖因尋佩草留香跡瑶圃時開拾翠來琳宫不閉燒香入逐隊闌邊看簸錢尋聲窓内聞吹笛難買相逢一笑顏生憎背面吞聲泣齊心含意倶未申目送情馳復何益春江春草滯王孫春遊無處不消魂獨羡紅襟雙燕子飛入蕭娘青粉門

鹽徒行

橫眉廣顙何陸梁居人畏避客人强闖穿柵破雞豕失鹽徒夜過中十塲日持白梏夜刀鋙邏卒往往遭殺傷草深地鹵龍蛇遁海濶江瀰日月荒　朝廷禁止有明令何爲十百敢成行即憫饑餓死溝壑積成瀘臂反大創官府但習苟安計此輩畜禍亦須防戢而散之豈無術徙薪遠慮非更張不見高黃起鹽澤旬日之間稱侯王

昆陽行美葉令呂長在前輩

昆陽城郭忽無色城門白晝狐狸出野赤雲腥殺氣深血肉膏原收不得城西魯山賊之窟夜出殺人晝伏匿其初竊豕與牛羊婦豎聞之猶避藏自牽秦寇入昆陽七十二處烟塵荒所在皆化爲豺狼大臣觭偶持戰守黨議未平心腹傷那少良策救爾輩一言出口身受殃縣中李好尤陸梁屠戮不亞李與張崇禎已卯至癸未七次蹂躪爲戰塲灃河以南莽荆棘白骨扠枒如亂茲道逢一人似舊識欲語不出淚浪浪爾家何在井枯竭門前巨蒿如門長今來縣令古名杜告示四出招流亡

汝寧開封千里間往往負耒來闢疆荒土插標入版籍
歌功大旗三丈黃眼看阡陌有起色黃雲直到謝家莊
羣犬不敢逐走兎舉步愁踏麥與秧東鄰晚約西鄰醉
笑指今年春酒香

戊寅大水歌

自湖以東無寧居人民十家九爲魚河水秋來復肆虐
有物如牛夜決渠鯨鯢暴怒陽侯哭簸地掀天平抜屋
急漩崩騰萬馬奔一時千里無完族即有舟楫不得登
父老傳來無此酷前年大水穀不收去年大水賣犁牛
家園在眼任不得白日出門無所投今年未水家已破

况勝從前愁復愁天道三年有反覆嗚呼造物寧爲仇
東南赤子果有罪執事不効良可羞歲糜百萬民膏血
無故棄置塡濁流聖人治河採芻蕘勢急那無國士謀
古法竊聞老成說位不當言吾何求縣官告示再捐租
租賦雖捐食尚無翁攜幼子質州縣更是年飢僮僕賤
忍將骨肉充此輩愁逢舊識難爲面回頭蕩蕩田廬失
縱得質錢仍行乞

角弓行贈壯士

壯士之弓非常材楚山桃竹取爲幹屈角秋蒸青兕柔
纒筋夜煮生蛟爛猿臂左右開六鈞鵰舉不復誇三僊
弓猶如此始合手人非豪傑詎爲友遇我城東不相識
投鞭便索黃公酒我驚見此即下拜願剖心血爲公壽
暫爾萍蓬聚一時會見風雲生兩肘摧堅陷陣爾其人
毛錐以外吾何有君不見江鄉狂盜劇縱橫公然嘯聚
稱綠林美酒大肉吹竽笙牛飲狼餐動四隣白日劫財
猶傷人金橐碨磊棄道路黃昏白曉客不行田家冬來
更憂懼近歲之日無日寧已苦水潦生計促更堪飢疲
攖苦辛公能持此射其魁餘黨自散如流星驅除定得
英雄力法令無勞官府申再拜壯士深爲此封侯分券
非所論

故將

非吾識者誰之師大樹千秋今再見老壁幽松絕市塵
汝曹不識將軍面將軍鐵矟起關中手握赤符成大功
凌煙画壁功第一劍履上殿誰得同自從天墮烏號弓
將軍携甲歸山東寶刀不洗敵人血露布曾傳倚馬工
後生莫漫誇詞賦醉後爲君禿千兎不嫌酒似戰袍紅
看君射虎花深處

牧牛歌

時不我與吾何求明將海隅騎羸牛篛笠襬蓑麻不借
巢父之外非我儔荒汀野澤風景暮斜日深烟蔓草秋

菰蒲青青牛飽飯狂夫驅牛去不返誰人解歌白石意驅牾歸來時未晚

鐵鞭行

城危三日救不至城内百姓枕藉死黃侯鐵鞭起一呼賊徒夜遁二百里高天月墮城門開眼見枯骨重扶起黍苗穰穰稻穗黃赤子倚公如爺孃傷心壺酒江千廟父老春畊百戰場

蜀圖 圖方廣二丈許城郭山川纖毫皆備有仇姓者自蜀攜來揚遺我

嗚呼天心一何毒鐵牛三度走入蜀中原十面網羅疎共工怒向峨眉觸地裂天崩四海翻六十年來創未復怪爾何從致此圖驚看細字是成都彭縣新繁列在眼中有先人之敝廬大峨勢向南荒倒雪山色奪金精皎十二巫峰插晴旻錦江一綫橫如掃城空野曠無人跡殺氣瀰漫滿紙濕掛向空堂舊粉壁中宵如有鬼神泣良工用意獨神妙草根不留山童赤濃染淡抹豈無謂國殤無數纏枯筆九府百縣二十州次第尋看淚暗流白鹽赤甲虛聞説金雁銅梁未到憂老親爲指荒絶處舊是吾家逃難路董河費垻易抛失滄江白髮難回顧世爲土著數千年孫子何時拜墓田夕陽天外桃花遠不爲看圖淚泫然

大鐵刀歌

關侯廟中大鐵刀勒字百二十斤重刀頭上有六鐵環故老傳來歷唐宋刀口縱鈍力頗鉅一夫直當百夫用自從將軍走麥城棄置但作祠前奉萬人血洗都山鐵萬人關侯所鑄刀名見刀劍録千年斑化辰州乘風雨時聞鬼泣聲精靈猶抱荆襄痛廟中老僧爲我言少年數輩時手弄當場賈勇誇莫比心傷血嘔如泉迸蘭楯鎖殺不敢開三載如山屹不動勿謂此刀侯所持殺人已比他刀衆安得官府毁此刀鑄作鏵犁雜畊種

和張山來曉參堂聽雨

急雨溜兎刷秋電雙耳忽塞頭如旋縱之鼓蕩精魂清須臾涓滴皆能辨神明太守令如箭十日不雨罷歡燕坐愁千里土焦赤浡然一刻甘霖遍我聞關中久不雨旱方爲虐肥蠈見飛蝗遍滿函谷關流民直至江都縣黃塵滾滾鵠面啼骨肉不完生別離獨有江淮雨暘和四海艱辛那復知諸君昨出城西曲山堂聽雨雨聲續時雨點點成金錢新詩字字迸珠玉我亦眞州聽雨來舉盃未酹雨聲催長簷湛湛掛飛瀑遠江霍霍響風雷馮夷擊鼓陽侯怒銀河倒瀉龍門開安得此雨遍九州共倒金樽亦快哉

野笛

海雲澒洞風濤瀉誰家野笛吹中夜鐵馬無聲擁塞門漢王泣遣明妃嫁少經離亂老風塵側耳驚心淚盈把燭短衣寒酒欲冰請聽一夕金陵話

蒙城曉發

荒城夜暗不知處蒼茫月曉起尋路野店鷄聲角角荒我馬飢齧堦前柱出門信馬不敢驅斷崖隔水呼船渡柿林斗覺征衣重花影寒生滿身露

訪湖村老友

吾有老友家湖蕩魑魅蛟鼉互相讓室中注得漆園書

直覺從前無郭象憶昨來尋波滸滄曳身出門堅不放晚菘豆脯羅瓦盆螯牙酘酒排蝦醬主人蹙頞客捉鼻醉來斫地空相向我將救汝之凍餒探囊自顧增怊悵老翁齒髮幸無恙眼昏偷出青天望不見滄溟垂翅鴻撇烈秋風氣猶強朱漆皮匣青銅鎖漆敗皮穿鎖不上南華文字火珠光竄抹幾如市估帳霹靂盤空走礮石珊瑚掣海翻冰浪乾坤未發之靈秘汝曹那識鬼神狀玄箭陰符君手握十萬夔魖未敢傍出門腹飽意轉悲痛哭郊原吾道喪

題陳上湖持釣圖

太湖澒洞秋濤壯有人脫帽湖之上虹蜺爲竿新月鈎鋸齒修鱗未敢向山遠波澄秋影潤氣淨天高暝色蕩玻璃萬頃走翠碧瀉入胸懷颯蕭爽知翁圖此意有在兒輩不識眞豪放海底珊瑚信可求安得鐵網沈百丈手空眼枯對茫然陽鱎䟦扈氣如象臨淵結網悔已遲頭白依然困風浪楚國秋深又別君爲君書卷增惆悵

向榮園歎

落日荒江走狐兔路旁白馬猶回顧玉蘭金桂舊參天琱墻碧城今無處此園創構自何年新安大賈崇禎前黃金百萬買珍石賣向江千減直錢

松竹引贈石濤上人

石公畫竹如畫龍畫龍之法亦畫松竹松夾畫兩龍合壁間夜夜雲霾封竹幹龍骨葉龍爪松皮片片龍鱗老枯藤虯結龍筋纏竹枝松刺龍鬚掃善畫乾坤不幾手吾師得名亦已久寫出青山幅幅奇生面從前開未有皴染破盡古人法眼光如炬膽如斗胸中丘壑日層出頓覺倪吳翻在後精靈豈必竹與松君不見石上飛泉作龍吼

揚州太守行

正德中蔣公瑤爲郡守武宗南巡公能保護

一郡民力今廟在南門外感事懷古作以示

同學

君不見武宗昔幸揚州日太守蔣公惜民力一日需布三百疋一疋只給三五尺臣妻臣女請前驅郡中郡外皆帖息强項敢觸至尊怒冷面不怕江彬責事臨盤錯思古人嗚呼古人那再得嗚呼古人那再得

畫馬行

古人畫馬如馬生今人畫馬具馬形馬形雖具馬已死徒工染飾無馬情沈郎畫馬得馬真筆鋒所到天機成一馬飲水兩馬行三馬攢立一馬横兩馬蹄齧勢猙獰一馬向天作長鳴彷彿紙上聞馬聲對君此卷空沈吟我欲哀歌問古人不知曹霸丹青手與汝誰專萬古名

貞園讌集

垂楊葉盡秋風老北郭林亭秋似掃薄海名流接華席高城對酒陪幽討文追輿衍吟肩聳言傾瀝液飢腸飽栟櫚頗耐新寒入芙蓉自弄霜姿皎雕楹玉礩八筵陳碧水朱欄一帶繞淪漪搖動光炯碎反覺寒空顏色好何處瀟湘集鴻鵠只今淮海雄文藻穹蒼共仰含暈日睥睨正有啼飢烏街鼓更箭阻餘興萑苻未戢憂心擣南皮容醉玉山頹西山日墜金盆倒詩成兼備古今體短長各自攄懷抱

吳宮曲

朱樓迢遞湖邊起紅粉如烟隔秋水龍笛飛聲曉鏡寒芙蓉吹落秋波裏秋波花落不勝秋誰為君王解此憂空留一片西施石尚起游人南望愁

秋閨

美人玉笛弄明月手指吳鹽奪氷雪艷曲千般各有情君今何苦吹離別別君遥望海西頭淚眼横波傷素秋梁燕辭巢庭樹落月明長照江水流

將進酒

白日如黃金不肯借分陰黑髮似春草朝榮暮枯槁長安浮塵不可逐不若閉尋故人好庭前黃葉晚來深涼月紛紛白如掃芙容羅袖鸜鵒觴雙鬟進酒勸君嘗德且不足貴名又烏足誇是堯非桀皆泥沙千秋萬歲細如麻李白劉伶稱達士不對今宵堂上花花時勸君君不醉明朝掃地成殘霞

長相思

遠別離長相思將進酒金屈巵相思曲歌勿遲桑葉白雉子班君馬黃度關山長安道往復還折楊柳行路難妾薄命骨肉單城上烏啼井欄臨高臺望長安錦衾羅

帳夜生寒蛟月穿簾不可闢微風動搖如波瀾此日君游向何處此際思君淚如雨剪髮和絲繚繞之千絲萬絲安可數願得葛溪鐵剪刀爲儂剪斷相思苦

贈遊客

飄若浮雲無所歸伯勞燕子東西飛白日欲墮春風暮黃金不得心事違不如披裘垂釣去滄江日日鯉魚肥

悲風唫

悲風吟悲哉昔日遠嫁之美人落葉隨悲風去入黃雲瀚海東白日不照寒門北縱有精誠何由通玉顏嬿婉啼春紅仰見南飛之鵠北來之鴻願爲寄書返漢宮彈

琵琶兮馬上望紫氣兮關中壓鼠踸踔兮見蛩蛩鬼火青兮髑髏紅殺身成仁古所難父子見陵妾心寒或言明妃執節死青冢迢迢起雲端此事萬古不見明但看塚上之草長青青

送田子相歸王屋

仙家洞天三十六就中第一稱王屋云是軒皇受簡處靈花瑤草森如簇山中仙女茹瓊芝頳顏千載長如玉田郎昔作采眞遊溪口胡麻飯初熟宓妃共結合歡襦劉晨信有神仙福砥柱峰頭飡紫霞沁水河邊駕青犢幾載京華游不歸門前芳杜三回綠不將鳳侶共吹簫卻與狗屠同擊筑丹成白雪今歸去一片野雲留不住他年一騎訪秦人醉我桃花最深處

別客

江風吹片帆飄忽千餘里問君何所適往依趙公子公子趣裝方北歸弓刀照耀駿馬肥書生襆被無顏色偕行已覺借光輝宵征落月辭荒店日午浮塵透袂衣計程半月津門道回首關山度若飛君家別館開清池池上榴花欲吐時射棚懸月穿鳴鏑綺榭垂虹闢賦詩樽前方度綠腰曲堂下旋翻白紵詞陪游濫與竹林末誰令醜女效嬙施鼴鼠志本在滿腹鷦鷯何幸托高枝吁

嗟身世本浮雲南北東西轉盼分秋風八月長安道歸來欲別平原君平原座上多狎客片語千金無所惜炙手可熱狐狸威蹈湯不避蒼鷹役黃狐蒼鷹自爲侶何用鸞鳳引爲匹織薄吹簫與賣漿一日之知未敢忘獨我負恩爲落葉東家飛過西家墻遲回乃敢伸鄙意君不我怒知我狂君懷朗若三秋月豈無清光照積雪山海相逢尚有期即今不是空傷別

遊山引

康熙庚午間余客葉縣與王抱荆約遊中岳秋日過大梁遇何龍若馬紫巖亦相訂明春

共會於葉果糧往遊從此遂遍訪五岳名山其冬抱荊入都賦此送之并寄龍若紫巖

有客期我遊嵩山果糧十日可往還名山未遊心已醉日往西溪弄潺湲烟巒霧岫渺奇哉夢魂飛上無影臺環視五岳抱四溟羣帝驂龍相往來菖蒲一寸生九節誰人大耳垂至頰龍穴窅冥信難求中有玉漿流不歇如盆石孔生紫烟十六童子弄日月富貴飛昇竟渺茫遊戲嶽瀆或可決朝扳麒麟角繫以青玉玦暮射文虎皮裁作千里韉神人授我五岳圖内含辟兵之妙訣疾馳余馬入深山早向清江沐余髮坦腹晴披太華雲脫冠夜卧玄泉雪岣嶁木落秋風冽洞庭微波不可涉便欲東尋日觀峰笑看雲氣成宫闕周覽五岳興未已更躡飛舄跨奇絶心侈意怵向何處飄渺身輕如落葉跐蹈四顧心茫然餘山培塿余不屑長白長陰多異花天台天半赤城霞匡廬瀑布九疑烟峨眉山潮尤可誇我陟名山最上頭手挈江河使却流凌風更上崑崙丘斯乃羣山之祖五岳來朝人跡所不到神靈隨我遊去天不盈尺石柱萬仞修倒懸碧漢凝清秋橫列五城十二樓素女鼓瑟聲啾啾清夜聞之帝亦愁方瞳緑髓果有否我輩便是神仙儔邀遊請從中岳始次歷群山到十

洲磨崖處處書名字萬古風流不復憂酌酒勸爾爾勿違爾向燕京何日歸遊山須及桃花發不然鴻鵠又分飛若待向平婚嫁畢人世何年可拂衣

少年行

十二學擊劍十五孑工文二十棄詩書西謁武安君歃衆長揖據上座傾詞吐氣如浮雲昨夜秦人出函谷一騎橫當千人軍九國逡巡不敢進但從壁上觀塵氛戰罷歸來血滿裙吳姬緩舞勸微醺自謂玉符當剖券何愁銅柱表奇勛空將勇敢名中外腰間但得黄金帶男兒三十當封侯不然歸卧南山頭

金鍼歌贈劉二德治

君不見黄河萬里來西域東犇太華過積石巨靈手擘神禹鑿然後安瀾瀉空碧又不見共工怒觸不周山天缺西北星宿殘女媧補天五色石然後日月跳雙丸人世蠢鈍不一事必有異人生其間文康十四世下有龍樹師火宅種蓮法已抄金鍼開瞽術尤奇瞳人神水貯一膜鋒鋩入處分毫釐百鬼閉口人舌縮當場下手神怡怡旋轉五輪呼吸間倏忽清光生玻璃盲夫盼人經一撥舉眼青天雲霧披南山空青不足貴東海決明徒爾爲郢人運斤鼻堊盡庖丁持刀肯綮批古人動以技

喻道惜哉此技古未知北平少年劉德治少保諸孫別駕子論年尚未滿三十已使聲名聒人耳千金駿馬百金裘夜醉城南舊酒樓俠客相要玉具劍娼家買笑珊瑚鈎購書架上帙齊屋結交門前轄屢投曾爲老人開病日朗如明鏡懸清秋匣中金鎞不輕用手指到處奇功收只今放浪江湖間騤騮志在太行顛攜囊明日向何處暫試奇術亦偶然

太白酒樓放歌

天上有太白垂光耀千春地上有太白崔嵬雄西秦爲星爲岳有如此太白文章亦復爾我別京華濟上遊南

登太白之酒樓樓起千尺切霄漢窓開八面臨清秋平看一雁橫雲度俯聽雙河抱郭流眼中黃葉落過半青徐九月風颼颼公昔干時不得志我亦燕中暫留滯沉湎糟丘别有情特起高樓豈無意欲呼太白浮大白澆盡胸中不平事

康山歌

山以康對山名相傳對山于此彈琵琶

城角康山誰所名文敏榜書横其上十載懷思未一登鉅宅深嚴空想像偶偕狂客欵門入憑欄四顧增惆悵康公琵琶蓋代無功名脱屣來東吳坐臥城角一抔土笑指邗江明月孤有時短服踞胡牀頩顏左右倚紅妝蹻進檀槽金鏤柄撥出鵾絃火鳳皇山花蕭瑟山風烈滿堂拍手誇奇絶家風尚記康崑崙科名不減王摩詰此事流傳萬人口餘韵於今未銷歇野客閒攜酒一尊低回舊事傷旅魂狂奔爲救禰衡死斥逐堪憐賈傅冤百歲園林三易主投刺欲叩是何門獨有冠山姓不改寂寞千秋萬古存

荅張永孚

張侯磊落氣絶奇腕中生掣金虹霓龍蛇變現非常姿笑殺眼前諸小兒流水橋畔君書閣吾徒日日走相索

山陰黃郎醉態真相對乾坤無住著銅盤燭膩赤龍膏破帽傾攲詩興豪當筵走筆風颷快黃葉紛紛落錦袍錦袍爛熳秋月輝星移河轉不能歸醉欲橫眠玉山頹眼中高下金蟲飛鴻濛未剖將問誰嗒然相視心莫逆堯桀從人辨是非明朝別爾向西蜀此輿遲回難再續讀君相贈眉山篇字字崢嶸漱珠玉何處知予憶爾情日日憑欄江水綠

送周策銘

君不見雲間周太史特走荆門二千里十尺豐碑表師墓三年心血酬知己高義岳立冠人寰不數南州徐孺

子世人反覆如手掌聞君之風皆振起君昔入直承明
廬文章聲價光天衢紅雲百尺倏變化瀉入行間蛟龍
翅國家典冊待燕許徜徉南國胡爲乎前年天台上石
梁去年嬉戲雲海旁手弄白日吸景光斟酌元氣爲酒
漿猛虎蜿蜒工鼓瑟青龍左右吹笙簧羨君早入鵷鸞
隊仍有閑身延樂方勝遊義事兩俱得然後朝衫歸廟
廊我家西灣最深處斗酒逢君暢懷素生不成名頭欲
白病眼狂歌淚如注已作江湖放廢人誰能齷齪拘禮
數知君高義齊古賢慚我焦原自窘步他年秉節訪嚴
遵江上柴門有烟霧

琦瑟謠

琦瑟凝霜難割曉南山夜向秦雲倒蕭郎白馬莽無蹤
碧蹄亂踏王孫草錦幄翟瑜蟠鳳紅饜酒歸來春夢中
翠鬟扶入横波斕眼語無聲匿笑工快刀砍斷生龍子
吳江水赤要離死

臙脂辭

戰血入土鮮不老千年邊地生春草夜露滴破真珠紅
秋棉嬌點芙容小明君穹帳曉吹笛紅氷欲結朝霞濕
戎王擊鼓眼斜醉一點墮花嬌不得自從馬踏臙脂山
三年玉塞無春色

太清謠同杭節夫陶甄夫郭善夫謝野臣作

海風吹天蔚藍色太清靈境高無極紅雲不到白河低
月光倒上融如炙太清真人六銖衣出入八紘一呼吸
九天俯視皆塵壤鳳腥麟臓不可食覆盆無朕青無邊
下界人稱是上仙

雪中書懷同玉行竺村咸受丹元分賦

海昏天夢雲茫茫尖風吹龍玉甲張邅笠裊頭望大荒
冷光閃射眸子盲素女醉舞梨花槍瀏漓頓挫神氣揚
前飛駕鶩後鶩鴿欲鳴向天白日藏蓬門土銼燈無光
老翁唫詩臥繩牀嫩梅細蘂凍不香枯柳垂枝倒壓墻

孤舟搖搖意慘傷海岸江圻泊何方白髮昭君塞外妝
琵琶琤琮淚幾行貂帳金樽非故鄉空山寥落古石梁
騎驢恐是孟襄陽

女騎

火棗吒撥紅羂鷯燕女十五嬌可憐長裙裊足髮覆肩
含羞含態未肯前馬頭春草碧拖烟翩如乳燕掠春田
無力酥融一段綿道旁觀者多少年感君顧盼不自惜
爲君搖曳珊瑚鞭

豪奴夜宴曲

綃雲夜捲吳天碧吳江月傍梧梢出轆轤脩綆欲成氷

霜篷倒掛銀河直此時銀盒煮螢香霍家豪奴開金堂燕踏箏絃碎氷玉洞簫吹裂秋燈黄歌罷氍毹結緜雲今夕紅顔屬與君

淡把菇辭和王詹功

黄金刲絲輕薄膓秦椒棘口楚蘭香銀筒拗頸蓮蓬小雷紋細鑿番花繞白旗少年官怯薜奚奴跪進春雲熱九天咳唾生香埃滿堂歎作梨花雪

送公偉弟之任黄堌壩

珊鞭掃紅電覆月鐙銀鬉官郎騎馬白翩翩曉渡黄河秋草緑孟渚秋容正泱漭亂列春星疊官燭貫頭瀉出

水衡錢裝得春風滿廬屋防河早夜勝防邊輕衣時向河湄宿看汝乘風躡紫霄腰間刻玉紅麟束

朱白覸觀潮圖

紅綃幕海海燈紫天妃醉跨蒼龍子忽然倒出雪山來歎作眞珠幾千里黄山老儒詩腸痩兩眸的的奇光透神魚撇浪餘青霞安得借汝乘古查

穿珠燈老人歌

穿珠老人抱珠泣春燈不貴當時物五色蠙珠的皪光細如組繡縝如織老人當年推好手一燈入市誇無有百金爭購難購得景落青錢日取酒自從突貴米輿包近來夾絲聲價高眼前縱復工巧媚觸手破碎苦不牢少年愛新動忘故指穿血出難回顧世事反覆類如此今年穿珠眼生霧

箏

潮海流雲滾白沙犀爪爬箏亂如麻十里五里灘水瀉千樹萬樹摧飛花老龍掉尾春氷裂郭索落斷筌跳蝦秦女髮墨篦菡脆雁聲一一霜空斜仙人騎鳳上天去補天石墜横青霞

天孫織錦歌

七夕復七夕天孫臨河織借問織何爲天下無衣服借

問織何許一日五萬匹借問織何多天丁無蠶績八紘爲機軸日月爲雙梭度之以虹蜺濯之以銀河經綸天地大文章九千萬里浩難量南極北極經所畫暘谷昧谷緯所當中織太乙帝中央三台四輔織兩旁左織天庫右天倉十二經紀森開張二十八舍繚如墻東織青館開明堂蒼龍夭矯神勾芒西織金虎主秋方南織朱鳳口注張北織玉府司文章天下圖書中秘藏海風平旦動紫闥天孫未起百怪翔手提錦段擲大荒雲霞翳曖晦陰陽絳玄縹碧銀青黄方員横側敧斜長金葩玉葉紛披昌龍甲龜文麟鳳章三十二種太微光千態萬

狀浩無方莁無正色歸蒼蒼西北未竟手爪傷情誰補之女媧皇地下頑石非天章帝怒斯赫謫爲孀蓬首樂淫女工荒長令隔河望牛郎七月七日鵲始梁會日苦短别日長君不見玉兔擣藥桂樹旁無日無夜息不遑藥成功就與誰嘗又不見常儀孤棲秋夜涼瑤樓璇室飛玄霜永懷后羿不能忘夫畊婦織物之常當身之業寧敢荒鮫人莫道氷綃巧請上青天看七襄

鬬促織行

客聰厭聽啁啾語秉燭呼童爲捉取或言此蟲有殊相方背圓頭中規矩貯之瓦盆白石槽食飽時聞彈兩毫

虛憍氣盡神勇至鉗口如刀不輕試東家小兒西鄰翁各持所畜來堂中鬪場縱出兩小蟲不使毫釐有異同勿言一鬪同兒戲勝負千金殊不細傾家不惜橐中裝但取當場誇快意昂昂勁敵壁相守怒毫相觸接以口轉盼須臾得喪分觀者手爪齊入手百戰從來未有敗何者當之不却走加號將軍未足奇賜瑳銀棺詎云厚君不見古來昆陽與淝水動名貫日垂青史摩崖削竹今何在達人觀之亦若此一躍仍歸野草叢便是功成從赤松

贈程纫李

丈夫生年三十六有志未就徒鹿鹿回首不得誇少年快若麟膏燒曉燭汝之生也尤慘切人喚孤兒剛兩月黃鵠啼霜四十年伊昔紅顏今白髮生無可慶但可悲努力雲霄知是誰

徐壇長買一歙石硯形類瓦而長底面有介之二字周確齋儲禮執儲汜雲郭于宮皆以爲鐃介之物錫璜乃爲此詩與諸子異

介之不知其所謂鐫之硯背無乃異或者其人名或者其人字或者鑿之工或者畜之士其石產自歙歙人或歙吏硯今出于揚其人或吾里或曰其姓鐃胡不冠以

氏古來介之不知幾千萬斷之以鐃未爲是或鐃素以嗜研名天下舉而歸之亦傅會古以龍尾比牛後鐫名于上亦何意我疑兩字爲短銘本易豫二介石義不則方廣準介圭以此名硯取其類不則當時館閣名甲乙藏弆分號記不則介爲水族長中隆旁腊象其背要之古物 可解吾曹但當存疑似此硯不知經落幾人手介之兩字獨不朽此硯既爲壇長得前者介之烏得有壇長書法掩前輩眞是臨川亦却走諸公文詠博且該別爲一說參其後

采蓮曲

春波如鏡綠雲暗鏡中人面春風淡紵衫羅襪不勝寒
欲採先愁蓮葉爛蓮葉蓮花相向開鳧鷖拍拍響輕雷
柔腸更比絲難斷桂楫空將明月回

扶溝酒家

扶溝酒熱滿甕香色如碧玉甘如漿舉杯對酒不能忘
念我遠遊多悲傷眼看白日親老去乃復爲客在路旁
日暮悲來不暫忘爲謝主人此美酒客今不飲空斷腸

沈方舟偕梁藥亭太史自都來揚出途中倡和
詩見示即送其入嶺南

梁公昂藏人中龍沈侯倜儻雞群鶴一時唱和古曹劉
萬里同舟今李郭南海老筆世無敵獨君旗鼓堪相角
燕齊道上百篇詩黃河之作尤奇作豫想匡廬到嶺南
雲山無數供酬酢我有狂吟和者誰極目乾坤殊落落
偕行恨不生羽翼自顧身如遺急縛出門何用千黃金
賢棄相依貧亦樂

奉贈梁藥亭前輩

昔讀梁公六瑩詩常恨同時不相見單車欲度大庾嶺
江城快識梁公面豐準高顴疎髯白聲若鐘鏞眼如電
路行萬里與還睽年垂八十身猶健偉哉三家起南海
公與屈陳雄一代屈力弘博陳沖希公尤奇變窮諸態
真精貫注萬象羅元氣淋漓百物駭譬若伯禹鑄九鼎
搜攄大荒無不載十身八首原常物世人不識詫爲怪
直堪鼎足立中原詎止三分峙嶺外此日屈陳已九京
正風正雅惟公在錫璜江湖放浪夫少年亦讀等身書
萬不如人求入幕百無所就悔爲儒舊詩一卷等敝帚
每欲摧燒擲太虛匣中忽作蛟龍吼知已從天來聚首
公愛我詩不釋手却怪同官未置口白日江村常閉門
不然饑餓天涯走十年懷刺紙生毛那不聲名落人後
前輩愛才若饑渴在于今日曾何有見公雖晚未爲遲
一語品題足不朽吁嗟屈公不可作千古神交付冥漠
讀公詩罷送公歸天池萬里摶羊角

樂園芭蕉花歌

廣陵種蕉者無數百餘年間花未有去年北城開一枝
怪事頗駭頭白叟傾城好事槌破門主人得錢日數斗
同時樂園亦有花十千日費招詩友我到看花屬次年
高懸大朵當牕牖日舒一瓣黃金瓢含者如瓜放如手
拔地一丈詎云高開過十旬未爲久自是乾坤孕育深
請看跗萼尤堅厚衛足輪囷木蓮肥與此鼎足覺麗醜
瓣間有漿甘如飴晨起吸之香滿口甘露雀餳徒紛辨
我直名之曰蕉酒世間百物貴希見豫章爛熳千百畝

開無人觀落不知郡人何事狂奔走楚傖大笑吳儂痴
少見多怪君知否奴子來促蕉花詩半月無成空搔首
偶得數語置壁間補綴成之甚覆瓿待取明朝醉花下
爲君書破鸞尾帚

對牛彈琴歌

朝出牧暮出牧牧罷歸來放牛宿古樹陰森塲圃平取
琴對牛彈一曲隣家小兒拍手笑對牛彈琴古所誚荅
言世上知音少此琴對牛彈轉好君不見窮中長鳴聲
應宮聖人準此定黃鍾又不見虞廷昔日南風鼓百獸
率舞牛亦舞至理纖毫失衡鑒韓歐名世翻聾瞽世上
知音無如牛南山白石爲牛譜曲聲高牛掉角曲聲低
牛食粟徵羽宮商互換彈隨時應節如轉軸吁嗟乎鄭
椒丁櫟皆吾友山莊班特談文藪世少詹何介葛盧牛
亦笑人人知否

壽張氏母應周策銘徵

歲在旃蒙月在巳天上張星迎旦紫薛㵾晴波刮鏡寒
碧色溶溶疑翠水阿母手植雙梧桐花下青毛西鳳子
朱霞爲帔錦爲裙雙成跪進玉清雲銖衣圓石千回掃
碧海塵飛人未老

李唐思招同于丹源看米囊花

囊中無米甖無粟李芟折柬邀我過茅屋書中直言麗
春花盛開君來看花且對局置書大笑君只一斗儲我
且急升斛柴門一弓地但宜種菜及菽麥何爲愛此妖
嫣花虛名無實不果腹迫暮又遣小奴至寄言來日于
瓚亦來來宜速清晨短衫攜破篸白韈無跟不內足入
門果見花徧欄雜色離離驚我目大花殷紅暈深紫小
花淺紅露微白或如瑪瑙盤高堆細縷內或如結紅巾
糾蟠剪綃縮含者曲作綠苞垂落者直作一罌禿瓚曰
看花難賦詩瓚曰無詩且射覆初譏一字花魂驚更歷
數字影相逐冥搜險索海天闊一得快如龍珠獲淺酌
小杯四五過腦中突突已如築出門李芟復大笑笑我
無米亦乞種盈掬

金色蝦蟇行 感戊子年事

金色蝦蟇潛靈湫老怪幻化長黃虬嵯牙鉤爪身圜修
舌光𧮂𧮂毒涎流軀纏蛟蛇飛黿糾蝮虺含螯從之游
力簸川岳百象牛𢾍動西南六七州橫裂萬里勢不休
靈龜神魚遭鏁囚鰕鮔萬萬死成丘帝遣羣后殺相繇
竭淵掘窟窮爬搜血腥骨散不可收鉄緪擒束懸竿頭
海風蕭凉氣呼吼平聲遺埋古弔三千秋變名易姓匿田
疇里舍忿詢相殺雠一日首發即蹶掊立賜大戮觀者

秘玄感子孫誰能留

吴觀巖刻其亡友夏任遠遺詩作此誌之

夏郎才骨封苔青吟魂無主烟冥冥白玉蟾蜍土花蝕十七春風刮不醒當年碎剪銀河水挂向誰家文匣裏細點行間若貫珠忍教重見曹娥字古鏡高詞驕連蜷龍紐紅鏽埋重泉洗之玉水薰金烟爗爗寒光飛上天

汪畹若母胡太君祝詞

秋光暴歷凝霽烟北堂綺合紅罽鮮曈曈海日射仙掌鮑姑細珮叢鈴響齒德高嚴髮尚翠晨飡初搗琅霜碎滿眼兒孫艾綬垂春耤進酒慈顏醉莢葉鋪青接江曙桂花郁烈垂濃露紫蠟熊熊屏幛開十朶芙蓉正高吐珂馬琤瑺塞巷來擘麟包鳳不知數賓雲左右雙仙曲佳氣葱葱上空綠

許太夫人祝詞 許荔生閣如虞傳母

銀潢淡淹流霞翠碧天秋散江城内繡戟雙開至聽堂巨炙耀瑜紅似醉昔年夢斷紫釵分黄鵠啼霜向碧雲夜天似水釭花吐鳳雛奮翮凌天步阿母飡芝顏尚紅鸞褶麟珮行烟霧金鈿屏風十二牒綠濃桂葉凝香露閒取靈砂撚作珠笑看東海塵生處

題汪羲尚照

梅花欲老雀舌嬌隄楊挼作黄金條豐頤少年氣如虹手提一卷吟春風縹醽酒瀉真珠紅直注禮易澆心胸先世珂馬盈朝中銀鶯翠鳳玉丁東遺留緗帙百城雄汝日讀之發汝聰松濤石泉聲無窮洗出懷抱澄秋空

辛卯十月登劍迹山投詩文一卷于海張印宣曰投詩文海中此詞場佳話也遂和余云萬里登臨眼懷奇肯喑投嗒焉齊得喪逝者自沉浮月冷鮫人泣雲昏海若愁翻留光燄在此事足千秋余聞張亦將有狼山之遊遂爲之歌曰

君不見李太白曾攜驚人句憑高問青天又不見鄭所南着心史金錮埋井泉丈夫文章不傳世便當變滅隨風烟問予破帙何所有組霧雕雲五千首萬事嗒焉齊得喪何妨拉雜投海口其日海風吹向東隨風變化成金虹精光爗煜驚龍宮須臾海市城闉重龍王龍女秉雲上蜿蜿蛇蛇騰長空海童倒跨青鳳小鮫人亂撒真珠紅千珍萬錯狀殊異擺脫凡實如沙蟲奇字人間不能識老魚跳浪高千尺捧向天門天亦泣世人皆謂此生狂顧我笑者張文昌謂我文章沈大海翻使千載留燄光君有巨刃磨天揚字如大斗聲雷硠當爲黼繡光

廟堂亦將繼我游五瑕吁嗟慎勿投杖成龍效長房

持螯歌 同顏鑄菴朱天綺王名友張子昭趙念昔程且碩江斯皇賦

水陸珍味誰冠首江淮之蟹爲厥魁蟹之美好殊不一
蟹之種類歷月滋斜行郭索横行蟹雄曰蜋螘博帶雌
四足曰蛩六足蛫虾江十二足尤奇善苑百足恐不經
女丑一螯加厯巖招潮出入待潮候數丸終日乃丸泥
誰嘲市倡千人捏蛉角揹筐兩角欹青蟳有力能鬬虎
擁劍獨螯空爾爲鬼臉赤作鬼王怒倚望媚作美人窺
白蟹蛟鶺類玉璧石蝈穹背如鼉龜瑇瑁玄朱耀奇采
金絲銀綫光陸離蝶蛣水馬各腹蟹蠏飽亦飽饑亦饑

呂亢爲圖僅十二毋乃儉陋識者嗤陸考蔡譜亦頗廣
未及龍髓之東涯道人枯蟹百餘種籠中傾出紛撐披
組中官階至常侍内黄糟丘重封貤含芒輸海果何意
亦與精衛同其儀無腸可食稱公子廷秀曾嘲尤延之
關中縣門用止瘧魋狀人鬼皆不知錢崑補郡願就蠏
一官但爲齒舌移至味坡公不能比強擬南中鮮荔枝
平原一蟹直百金可怪佐味加糖飴錢塘嗜蟗鄙食蟹
閉户私嚼防睨睢謝尚爾雅讀雖熟謂蟹六足吾終疑
愚儒動言窮物理敗漆反栫誰能推七月八月蠏未壯
九月十月饒膏脂漁人百計入取蟹照用篾炬網罘罳

横河置籪鐵鉤距蠏蛆至細亦不遺江伯澤精惡多取
勑令介臯潛潭池申命巨蟹作神守竅坳出入各有司
展布雺霧竈大塊河港沱汊張幕帷大幽跧伏蛇鱓穴
釬臂叉爪無所施十日一蟹見不得饞舌[illegible]䶊駡罟師
汝曹跁踋用心躁夜竊稻采肥其肌仍遭毒手陷鷙鑊
乃悟貪飽非祥祺筠筥籧篨爭入市便宜門外如堵埤
市儈握稱小販立喧吸雷動千百馳脫水餘怒息如沸
口吐泡沫堆琉璃太者肥者賣河下小者瘠者散零畸
共言今年蟹大上論斤但直分與鼇富家以蟹作鮭菜
早夜三食不計時貧家下舍亦買蟹規模只類大蟛蜞

或糟入甕鹽入甑烹鬻頃刻成甀鼓口腹饕餮累物命
誰復隱念菩薩慈銅砧鐵錐麄渣斗嫌冷肯令離醽錡
不煩五味作調和或者別蘸薑與醯眼瞥大小手輕重
擷黻各撿尖團臍剖擘筐殼擫腰腹刮除白膜去其胰
竪黄著齒耐嗞齕肥膏膩齶生黏黐椎鉗爬搔出雪片
破房鏤剔紛銀絲措大口中嚼宫徵几案狼籍成雷堆
濟手定得黄鞠葉不然三宿鮭猶遺後此漱聲百無味
世無一物中心䏶富兒萬錢市當飪愚夫拚命喫鮗鮔
兩物胎䐔艷人口止堪與蠏爲奴奚城中老友十餘輩
錫璜近亦生白髭日尋僻巷作小聚或縱高談或圍棋

醵錢買蟹佐快飲登盤已覺顏嘻嘻一客細砒如洗滌
兩客亂嚼如嚼梨數客黃油溢唇吻一客口涎垂盤匜
一客強食忍腹痛更有一客旁朶頤倩誰妙筆寫此態
傳神安得虎頭癡東南食蠏人百萬可傳獨有吾曹詩
十年前爲蠏作傳朱閔張王（天衍右誠印宣會存）盛一時今者持螯
復大笑吾曹但願螯長持吁嗟吾曹但願螯長持

賦折楊柳送黃燕思入蜀

我彈蜀國絃勸汝郫筒酒（即啞嘛酒）萬里送征人折斷江南
柳江南柳色正堪把花間歕玉桃花馬西望巴山淚滿
衣邊客江南未得歸

張母哀辭

霜花壓瓦曉未收銀浦雲波作雪流烏啼槁木金井冷
阿母星軿去不留層城水翠芙蓉碧曾落人間七十秋
九霄冋眎塵埃下白幃翠燭光幽幽

重立瘞鶴銘歌寄陳滄洲太守

目所未覩神靈秘平生嗜古索無際要掣琅玕出海底
不然萬古終埋棄憶昨下尋霹靂巖石錣斜矗心魂悸
餐霞（僧名）扶前奴縋後勢若飲猿手相繫潛精出没風蕭
森不知身到今何地暗摸石文似中郎洞中白日猶陰
鷩千年物老發光怪肯信文章有生氣歸來笑語陳太
守饒破舁出良亦易滿堂贊歎林與蘇更有京江江服
懿老髯大笑旋指揮英豪舉事如兒戲別後蛟龍注底
驚山根亂鑿知何意砰訇勢欲徹厚坤百牛挽縆千夫
哭峴首沉碑出有時祖龍投璧歸何異明日餐霞寄語
來巉然已向山頭置往日雷霆走怒威即今日月爭光
麗兩王陶顧置勿辨參補逆順分眞僞百物重輿待偉
人碑板至貴猶微細石經殘缺無人問使我歎恨長流
涕安得盡如瘞鶴銘立諸國門古文倫

趙忠毅公南星鐵如意歌

拗鐵塗銀銀線走百形蟠結蟲書紐下錯名字署南星

上泐天文懸北斗繞指難柔烈士心強項肯俯英豪首
芝盤輪囷龍頸廻三尺方廉剛過肘古人造器必鐫銘
大賢細事亦不苟豈但出入衣領間社鼠城狐恨未掊
東林點將首公名把此疑聞怒聲吼戈鋋銷盡烟塵昏
獨炳乾坤垂不朽邇來八十六年間不知淪落幾人手
麈尾熏爐散何處前輩風流遺未久種紙老人開歌筵
滿堂祝客多耆叟鳩兹杭子倔强士願持此物爲翁壽
倒提壯氣傾座賓醉舞寒光射杯酒秦淮翠浪蕩雷電
鍾阜斜暉閃蝌蚪犀鏤竹節不足珍白角黃金俱在後
往時弃置久塵埃即今什襲勝瓊玖

金漿辭

神刀夜刺珊瑚血旋合金漿調玉屑剛風墮地萬靈驚唾時吹得南山裂仙翁骨化紫磨金天池洗髓髓尤潔却笑王飛大藥何時成夜夜青天搗明月

掣鯨堂詩集

成都費錫璜撰

同學汪玉珩校

五言律詩

潤州聞簫

吳女窺明月吹簫向玉樓暗飛千樹葉亂落滿江秋波靜龍吟徹山深鶴唳幽忽隨煙霧散一半渡瓜洲

雪中過清流關

關山下半空白雪照雕弓射骨寒巖月如刀出峽風松聲千嶂黑海氣衆星紅爲報河陽令知余馬首東

豪客

豪客醉傳觴高樓大道旁龍淵抽水白鶻眼照燈黃歌雜邊關調衣兼回紇裝曲終驟馬散塵土亂飛揚

歸自獨山湖

片帆搖暝色餘日滿平湖天水分毫髮金銀際有無滄波悲李白岐路感楊朱四顧津難問惟應返故都

揚州

一戰孤城拔江南遂不支國當新造日勢在半殘時竹破無完節花飛空故枝艱哉丞相疏感激繫人思

鏡

欲將匣裏鏡挂向碧雲邊光映三秋月清涵四海天時時鉞自吐夜夜影長圓不爾寧埋照無勞醜女懸

筆鋒

才人心盡死萬古競毫端微入無形處方知獨到難銛堪鬼夜哭利比劍秋寒却怪書焚日山中取兎翰

墨池

秋窓漏明月落我墨池中笑看墨池水隱然起玉虹濡毫疑得雨搖筆忽生風無那寒氷結騰蛟氣已空

曙星

落盡千星後方知獨有光一天全向白四角尚垂芒顧影憐殘月驚心見太陽浮雲勿遽掩留爾意堪傷

望西山

一片西山翠飛來入帝都身雖在塵墟夢尚落江湖把酒時相對登樓與不孤歸田如可賦雙岫映吾廬

滄海

滄海難涓滴黃金易鬼神馬饑偏戀主鷹飽不依人雲別東山暮花歸西苑春朝來殘雪淨始驗物華新

天門山

江如一疋練山作兩蛾眉日月中流鎖乾坤開闢奇龍跳春有浪豹守夜無私欲叩蒼巖問靈修未必知

雨霽出都

遠雨明踈直斜陽駐小圓渴虹垂飲海餞鶴上盤天樹色霜千葉馬頭秋一鞭問予歸里計雙袖正飄然

南還

白鶴青天上口街白玉環麥風舒勁翮流響過空山往歲辭家去經年鍛羽還烟汀聊自適珠樹未應攀

對夕霞

仙人吹鳳管能放碧桃花韻繞千山外猶成五色霞文章亦如此塵世莫浮誇歸去南湖客臨流玩物華

嘯臺

阮公不得志長嘯白雲邊能使蒼巖暮自然生紫煙飄空舞迴雪落木響寒泉余亦棲玄客知君意可憐

掛劍臺

讓王如屣一劍復何論夙昔心相許死生義尚存堂碑陰白日塚樹肅黄昏別有青青草能傷旅客魂

留別孫郎

孫郎吹玉笛送我下揚州笛裡清商怨偏令客子愁嶺雲朝盡捲澗水夜空流別爾東歸去相期文選樓

倚欄

倚闌看猛虎極目望歸鴻伏地猶思鬬冲天或藉風長

貧慚婦子久困失英雄歎息頤間肉消磨旅病中

曉渡焦山

一點蒼茫外來登便不同江山收霧氣天地失鴻濛鐘莽龍吟雨松寒虎嘯風却疑焦處士猶臥海雲東

大閱

初日正扶桑將軍下教場銀鞦千騎出玉靶一齊張鼓沸江潮白旗揮海市黄誰言秋氣冷號令肅如霜

觀麗人上馬

窄袖短羅襦香鞮一握餘臨風吹欲起立地看來無入鐙苴愁滑攀鞍態已蘇分明難上馬不肯借人扶

出都至通州即以事羈阻黄叔威徐竺村沈介眘李唐思家兄來相視共聚藥王宮

我別京華月仍羈渤碣東殘春將去水送盡落花紅行路何多滯歸雲未許同故人重握手一笑藥王宮

仍用前結句起

一笑藥王宮高天起塞鴻浮雲忽分散流水各西東今夕杯重把前宵語未終從來離別後難此片時同

樓觀滄海日

樓出寒星上憑臨霽海東潮聲扶日起殘夜入樓中銜燭神龍紫鎔金大冶紅因悲塵市客猶隔五更風

雙虹閣晚晴

樓角歸殘雨花梢逓晚暄微凉生小牖潑綠淨名園折勢雙虹並迴光一鳥翻如憐梧竹影更待月黃昏

良鄉訪祖中江明府

草色青官路馬塵紅帝京一鞭七十里落日到孤城此夕驚初見先時各識名琉璃河下水清比故人情

湖上

碧澄千頃豁青立一峰孤月似懸秋鏡人如坐玉壺煙光隨地有水色到天無肯與漁翁醉隣舟近可呼

青縣

水鄉菰米晚海國鼓聲寒漁子隅煙語船人帶露餐鷹秋豐羽翮魚夜躍波瀾擁被何能寐孤燈不肯殘

雨中坐康尭賡齋中同子昭尭賡分賦

雨夜春燈綠寒宵臘酒紅故人千里見心事一樽同坐久愁衣薄家貧願歲豐玉瓶花正好為護捲簾風

道觀

桂殿澄秋霽蘭房積晚芬金泥函紫誥玉牒秘朱文書壁無黃鶴空山有白雲仙人遺藥在何處問茅君

關山月

獨有關山月羈人望不同年年隔隴外夜夜入關中無雲常似晦不暈亦生風徒令紅顏損何當紫塞通

桃源

靈山多奥秘谷口人家藏漁父偶然到桃花流水香迷途難借問歸路已隨忘不比天台上還堪度石梁

固城湖

鏡水合空明微煙上太清景澄孤嶂出風定一覘乎鳥盡影猶見葉飛聲更輕謝公如可作相對此時情

烏孫曲

帝子降烏孫中天下美人影分千里月光照九邊春仙樂和笳吹宮香雜塞塵一去輪臺北何時返故秦

馬上

馬上誰家女桃花壓玉鞍紅塵三十騎回首一齊看腕弱金鞭重腰輕繡帶寬只嗟騕褭騎忽過彩雲端

燕京雜感

拂衣辭渤海乞米向長安暫快風波定無傷道路難履防秋潦汙霜戒夏衣單應被群狙笑書生骨相寒

一夜風如剪千山葉盡飛秋辭芳樹去寒度塞門歸淬劍心俱冷探湯願已違水偎余有操誰為解音徽

傾來南國酒驚落淚千行客裏疑新味樽前覺故鄉鐘聲寒似雨燈影白如霜聽盡西城鼓深知此夜長

道逢冠蓋客駐馬問生平袞袞隨人後勞勞踏帝京風塵憐我困邂逅感君情未識披裘意無勞知姓名

帝京塵不斷落日九門黃撲面迷飛乾回頭礙馬韁前途悲偪窄岐路泣蒼茫明日扁舟具彈冠歸故鄉

天津病中聞柝

不寐柝聲急孤城夜寂寥乾坤人卧病風雨燕歸巢村樹關心切江雲入夢遥何時陶靖節酌酒面林臯

入房山縣

路入漸幽邃草深夾岸廻塢村僧買酒山縣馬馱煤石井深難汲巖花凍不開此行尋賈墓非爲訪君來

餘日蓬根白荒凉兩騎行草披人影過風向馬頭生野路荒難問山田廢不畊渡頭鳴咽水細作斷腸聲

尋賈島峪題留臺尖

爲訪先生里騎驢過縣城山如詩骨瘦水亦道心清古木樵人伐荒墳野父耕空留賈島峪不改舊時名

重別甘涵齋司馬

昔日送君處春風吹柳花幾年傾百萬何地買烟霞今日別君處秋江生荻芽勿嫌沽酒薄兩雪滿天涯

題淮陰酒家

困窮諸漂母陌路食王孫縱有千金報難酬一飯恩碧桃沽酒店青草故侯門飲罷春城暮功名何足論

金山夏日

大[illegible][illegible]是怒石揷水分流水石相爭處雷霆不敢游濤聲晴作雨日氣夏疑秋灔澦夔門口何時坐小舟

與朱乾遠話舊

別時期後會會復數前期千日過駒隙三年困馬蹄金花開臘酒玉片削霜梨珍重今宵月雙雙照影齊

芳樹

芳樹何年植青葱逼檻生落花猶趁蝶疎葉不藏鶯枝弱爲風曳香微得露清無人知護惜惆悵爲誰榮

李陽河太子廟

江水茫茫緑荒哉太子名虛沙棲片石深樹語雙鶯畫壁疑青鏤靈幡儼翠旌犢車誰詣闕千載不分明

杜鵑

讓國飄然去重歸不見家魂爲山上鳥血化路旁花開處春將歇啼時月欲斜分明有遺恨埋沒在天涯

韓蘄王墓

孤廟千山雨荒墳一逕松嵐煙明白鳥雲氣濕蒼龍虎嘯秋深月僧歸夜半鐘將軍埋劍氣化作翠芙容

黃河

萬里黃河水流來塞外沙奔騰嘶戰馬嗚咽亂哀笳秋至先聞雁春深不見花昨宵汀上月飛去入誰家

甲戌九日同許省先餞臨澄分賦

連朝風日麗微雨暗重陽樽酒寒逾綠籬花濕更香長空收暝色遠樹失秋光負爾登高約題詩向草堂

讀書

恠我長悠忽讀書心頗勞一燈開夜卷萬古破秋毫悟入虛潭澈神遊碧漢高眞源如未抉刻意且皮毛

板子磯看桃花

江水樽前綠桃花戰後紅王敦聲犯闕溫嶠泣臨戎波冷羣鷗聚山青萬馬空舟人催不去貪問釣魚翁

秋日過露筋

露筋終不悔雪骨獨堪憐古跡從人說遺蹤半渺然秋花開苦薏春鳥歇啼鵑欲問當時事蒼茫湖外煙

吹臺

叢樹一抔土相傳即吹臺凉風動地起秋色渡河來佳節明朝是黃花昨夜開文壇非我輩誰繼五賢才

入鄧城僧寺

浦樹暝蒼蒼征橈滯大梁林皐人對雪蘆荻雁棲霜破帽尋僧寺寒沙指戰場坐愁殘臘盡何日到南陽

臨淮

四鎮分屯日臨淮舊有名千秋龍種地十里鳳陽城草綠彈箏浦雲寒牧馬營婦人歌古調半是楚遺聲

太和

汝潁川相接長淮水獨流辭家經兩月爲客任孤舟樹少饑烏聚原空牧馬收更堪西北望落日是中州

除夕至葉縣署中晤楊申珮表兄

客路經殘臘停驂恰歲除雨中燈有影雪後雁無書廨宇仙人舊城池漢代餘那知羈旅日還得聚吾徒

沙隄同呂舟汝晚步

斷岸千層剝隄分一帶沙雁行排作印麋跡聚成花日射星光碎風迴篆勢斜誰憐孤艇客飄泊向天涯

贈嚴子

欲就嚴遵話閒中負酒過梅花君自種春草意如何卷幔青山見梳頭白髮多已忘掛瓢累時詠釆芝歌

詠帆

平湖杳無際孤帆去去閑遠依青草圻斜映夕陽山烟裏看疑沒天涯望不還乘槎有仙侶邈矣未能攀

題某氏別業

避彈知防禍銜環解報恩孤飛辭故侶萬里入君門我

別三珠樹來棲一畝園雲霄如見棄尚有舊巢存

同宋豫菴先生入西山訪天下大師墓因遍游隆恩善感寶珠諸名刹

石塔青天闕金堂靜日閑綠濃經雨樹翠重欲晴山雲暖龍藏骨花深虎守關老僧諳舊事指點亂巖間

山川不能語何處問孤墳寂寂諸峰列荒荒野日曛出亾無正史遜國有遺文草服還宮日魚龍已不分

聞叱髯龍去仍為杜宇歸首丘依故國口血濕斜暉史冊存疑似河山認是非少師偏有冢歎息淚沾衣

墓尚名天下依然帝者稱特書豈無意直筆爾誰憎兩字千秋憤孤碑萬古憑翻憐寒雨外蕭瑟十三陵

山亭小憩

雲際孤亭小巖間細路長幽林通鳥語圓水媚珠光欲往有山暮將歸碧草芳閒情無去住徙倚盡斜陽

籠鷹

斬戢籠中翼時窺足下條終年貪攫肉一飽僅肥臕纔得秋風健橫凌碧漢驕兒童休眼詫素志在雲霄

聽鶯分韻

張山來招同吴街南周茀菴李大村王景州歙州張諧石閔賓連袁中江冋同軒三卓子任閔右誠張進也永孚遊紅橋分賦

啼鳥不知數鶯聲獨出羣藏身求茂樹流響徹疎雲隔葉參差見移枝斷續聞因君攜斗酒吟臥到斜曛

贈黃儀逋

山陰兩奇士徐渭與黃逵百歲人相隔千秋名並垂才長身轉屈志隱物難窺白鹿高文在中郎舍我誰

嗜酒人稱鬼能詩品亦仙玉壺冰自澈瑶島月孤圓猛虎寧教縛蒼松不闘妍諭衡常語我不作枕中依[illegible]

鷹

秋空淨如洗萬里絕纖雲獨有胡鷹起凌風勢軼羣神凝雙翅定睛射一絲分為掃鵰鶻盡金鈴還與君

贈周軒三

閒居無與晤灑然塵外襟忽來東海客感我北窓心問姓驚才子留詩惠好音不忘同學友尤見讀書深

染甲

綃裹啼猩血盆融醉蜴砂紫泥封玉笋金杵擣秋霞鸚鵡凝朱喙芘薑脫嫩芽甲痕微褪處初月吐妖蘂

烟月

獨愛昏黃月霏霏帶夕烟鏡塵慵不掃梅影澹堪憐玉女秋焚桂金蟇夜嘔涎海波吞復吐無力洗青天

往郊縣晤楊申珮

今古此明月，乾坤吾兩人。微凉生白露，少別換青春。我意寡同調，君才迥絕塵。蘇墳秋草裏，拜罷淚沾巾。

送敘仲

今古關河恨，乾坤草木悲。節當搖落後，人在別離時。雨暗孤城遠，雲昏獨馬遲。君家有古劍，何以慰余思。

扶溝曉發

今夜扶溝縣，五更風色凉。溪橋沙似雪，村店月如霜。人影追前騎，鈴聲壓後行。蘿衣山鬼立，遠樹正蒼茫。

磨盤山

鳳刹上青霄，羊腸細路遙。澗陰氷易結，山大雪難消。逕轉愁深谷，板敧防窄橋。何當一飛渡，緩轡任逍遙。

關山

攢石馬蹄滑，關山路苦辛。短衣衝雨雪，長劍雜風塵。日暮傷遊子，天寒念老親。幾時見顏色，計日歲華新。

儀真除夜

雨雪遲歸輿，殘更獨坐傷。歲從今夕盡，漏是此宵長。世薄文章賤，家貧園圃荒。草堂知不遠，何事轉凄凉。

潞河秋望

三關雄鎖鑰，五口扼咽喉。紫蓋遮京斷，盧龍入塞流。雲黄天近海，草白地連秋。馬首頻回顧，遼金十六州。

獵

海色風吹斷，秋聲葉帶歸。日從鷹背落，塵拂馬頭飛。草淨狐難伏，原空兎不肥。前山未深入，更合一重圍。

京口夜泊

江海孤燈暝，關河一雁秋。霜催兩鬢改，潮裏衆星流。鐵甕熊羆守，金山神鬼愁。勿矜天下險，王濬下中流。

送徐竺村入都

過淮無美酒，須盡手中盃。爾到燕山日，江東梅正開。空吟何遜句，誰愛廣平才。欲寄湖干橘，金盤未有媒。

小塘

小塘不自滿，塘口點虛沙。時有西溪水，流來北港花。波晴立閑鷺，草暖聚鳴蛙。自可通江海，將浮天漢槎。

題曹秋岳侍郎送高念祖前輩圖

斜景下平湖，征帆一葉孤。送君臨坼圻，驚雁起菰蒲。別興留詩卷，秋光入畫圖。烟波人未識，錯認是漁夫。

清明

一百五日節，唫花醉柳春。二十四橋夜，吹簫玩月人。粥餳風似舊，桑柘火從新。無食西鄰叟，蕭然岸葛巾。

新春對酒

公子吹簫地英雄戲馬臺酒漿醲似乳雪片大於梅天地隨春轉山河照眼開繫書江上雁何事不飛來

陌上桑和陳堯凱

桑問秦羅敷陌上曾秋胡鳳軒停翠蓋蠶女見金夫致辭煩從吏寄語謝狂奴妾是專城婦絲勞明月珠

辛盤和何通侯

旅情柏葉酒鄉味五辛盤細細含春韮絲絲壓雪寒椮香憐玉手下箸重金蘭風俗天涯異隨時共爾歡

八月十六日喜見月

喜見今宵月能還昨夜明兎毫經雨洗蟾氣遍凉生節過添詩思潮來應鼓聲玉欄飄桂馥猶接廣寒清

同王謂升閔右誠梅衛瞻張歷山杜書載蕭徵又訪石濤上人于淨慧寺

吾聞湯惠休高臥城南頭欲訪伊人去閒尋芳草幽白雲村向晩黃葉寺宜秋借問無生理塵寰或可求

梅花堂雪中梅花

梅花堂者黃叔威所居叔威文采氣誼傾動一時京師名流罔不萃集此堂而往來尤頻者萬季野宋稼菴楊可師王崑繩朱師晦王膚功戴褐夫田子相鄭望士楊東里陳堯凱韓敬一或談經濟或論文章或考史冊誠一時勝舉當時目爲經濟會僕與家兄亦與其末座雪中梅花盛開賦此柬同志

酒味來南國花光近北辰江湖千里雪天地一枝春淺水浮纖月氷綃露玉人歲寒誰有約松桂結爲鄰

買花和衛瞻

城西花樹好新買種幽棲露葉已含蘂霜根還帶泥愁中堪對酒月下共分題不厭狂歌客頻來聽鳥啼

贖研和衛瞻

質硯秋來贖憐君舊物存枯池久失水漬墨有遺痕半載塵埃閉三年霑澤恩欲穿吟更苦凉月滿柴門

送閔山長入都

江浦柳堪折故人初入燕春風衣上軟寒日馬頭圓雨合青林色晴分綠嶂煙不忘塵外侶應指海雲邊

古意

繡帶鬱金香名都十五倡舞空韋杜曲歌絶善和坊箭袖調鸚鵡弓鞵踏鳳皇自憐輸碧玉早得嫁文鴦

風雨泊湖口關

關鎖東西水山分大小孤長風排巨艦急雨掃平湖客路逢岐阻鄉心到此蘇當時設險者不暇問征夫

成都費錫璜譔

門人汪馥挍

五律二

觀海

萬國周靈海八紘開混茫蒸雲來十岳飛雨過三桑蜃吐樓臺氣鯨呑日月光吾將浮一葉上問古鴻荒

日出太平東桃花射海紅彩雲飛不住霽色映成空龍嘯天妃雨魚吹少女風回看落帆處已在亂烟中

陰火煎神瀵陽精灌沃焦地機互張翕天道有盈消白噴千堆雪黃回萬里潮勿愁東注溢大化自然調

渾天浮萬象括地涌三山大藥何難得仙人竟不還徒聞飄渺外常有鳳麟閒亦欲從師去靈槎未可攀

大鯤生羽翰變化若神龍擊水三千里摶雲九萬重渾茫窮宇宙回薄徙山峰何處棲靈跡天池百谷宗

乘風揚巨舶萬里不移時直到海窮處徐觀日上遲羲和回右轡若木偃東枝歎息流光去紅顏難自持

月皎蘭沙地秋澄桂樹林蛟龍眠夜靜牛斗動波心一氣涵天地三塵變古今長吟洞渭曲風景感人深

大壑深無極高天望不窮孤燈依遠島羣嚮助秋風霧失黃金闕星沉紫石宮可憐精衛鳥銜木尚朝東

颶風吹海嘯一夜貝宮開鼇戴羣峰立潮驅萬馬來勢搖天柱折聲吼地維摧忽變虛無色陽侯怒始回

秦皇昔好道跨海築長橋霞起金虹臥雲歸玉漢消神人坐烟月鸞鶴遨相邀彷彿天風外時聞弄碧簫

後觀海

余年三十賦觀海十二首去今十有八年乃偕及門汪羲尚游東臯復偕孫廷掌攜薛氷鑑錦漪游狼山住山中三日縱觀江海之勝海日初出狀如車輪之火然于大冶之中赤雲扶之洪濤歕涌皆成異相實平生奇觀又常中夜而起循山徑玩月風葉蕭蕭樹影滿身信步徐行浩然忘返明日登劍迹山孤峯離立懸厓百尺自嘆平生文章天下無有能知余者因鵲聳長嘯投所著詩文一卷于海爲風軒飄蕩然不知所去矣氷鑑工洞簫錦漪善吳歌并稱冠絶當時余踞坐碧雲天半之亭二子爲余吹簫度曲中曲變爲羽聲江月始出風過松上余不知身心在氷雪間也又明日遊黃泥馬鞍二山撫摩元豐中雀梅七百年物也于山中食椒雞雞自海東飛來喜食椒味香美遂作後觀海

詩

昔登烏目頂今陟白狼巔鼇柱難支地鯨波直到天江聲思禹力石勢走秦鞭萬里仍爲客憑高涕泗漣

文章沉大海不願世人知投水非秦璧懷沙是楚辭天風吹忽起雲霧散何之若化靈虬去潛淵有媚姿

每日山樓望秋懷逐渺茫海潮來浩浩沙日去荒荒徐福家何在田橫客可傷不如收釣者鼓枻咏滄浪

擊節蒼松塢吹簫白玉臺半天鸞鳳嘯九月雪霜來絕調誰人賞狂歌只自哀子春瑤島客仙棹幾時廻

有客揚帆去中流一葦移但知朝日近不畏颶風吹力小蛟螭鉅心孤島嶼疑紫霄槎已斷前路轉堪悲

不待晨鐘起三雞天上催紫雲十萬里扶出日輪來頓覺秋懷壯時將病眼開金丹如早就咫尺見蓬萊

星宿分諸國東南闢一門草昏亡命伏雲暗販鹽屯海浸防風骨（海門縣沈陷時人見儒學爲雙大如五斗器）山封貳負魂（巨寇劉七殲于狼山）天風驚未定理亂信乾坤

獨往不知處投空向海濱江窮東有日山冷北無春古塔能爲怪昏燈欲化燐松間逢老衲疑是上皇人（塔遇年被雷火）

古戰場

月冷戰場空兵戈在眼中寒沙埋箭鏃春草哭英雄聚嘯窕難白戍燐骨尚紅誰憐寒食近濕雨雜陰風

石榴

一榦臨溪水孤根蟠石矼春陰常在地夜色每橫窻佳實生相並珍禽宿定雙煙晨將雨夕清氣接高江

杯酒間口占新語同程星舫

壘子葵花折牕櫺冉字方黃霜糝槐逕綠月浸苔墻竹洗留高翠池分破古光韓娑中有膽疑是活鴛鴦

斯事

斯事關人代兒曹莫漫論文辭驗經術道義出天眞爛熳方嫺法從容忽絕塵十年成痼疾吟罷獨沾巾

雨後過六合諸山

石溜穿沙急淙淙殊未平桃花經宿雨柳色近清明雲碓喧三舍風箏動一城（紙鳶俗名風箏）六朝餘舊跡千載尚關情

自全椒至白酒岡

路入千重磴崖臨百尺河高低田若旋遠近樹相蹉過雨啼紅鷄微風戲白鶩馬頭形勝在短褐此經過

往合肥阻雨柴家岡懷浦鷗盟許晨書田梅嶼

獨宿空山夜懷人夢不成雲山將會面風雨滯行程鏽鐵牀頭裂寒燈壁上明來朝有霽色端坐待雞鳴

（地名烏衣）

至合肥晤李丹壑太史示以近詩

風雨三秋夢江湖千里心幾年思把手今夕始開襟燭下檢新詠罇前憶苦吟囊琴塵閉久重見此希音

由合肥歸自柴家岡至全椒

落日在山腰經過百里遥饑人甘半李疲馬盼全椒複嶺莽廻互重關鑠寂寥往來能幾日早見亂紅飄

宿園亭

鑿雪閑圓牖鏤霞叠亂山鬬蟲爲食客慧鳥當青鬟茁紫桑生耳蘚紅輭有斑仙翁如不化終古在人間有呂仙像

水次小飲示兒軒兄子晃

白塔一杯酒萬香荻笋肥海人久相習蜀客竟忘歸魚外圓紋動鷗邊側影飛江鄉租賦急未暮掩柴扉

望夜無月宿楊周子毋舅書屋

望夜即無月虛窗還自明雲浮纔掩照雨細不聞聲有容凍拳足何人寒數更未逢劉越石深負此雞鳴

見落花因而歎之

覺開何太盛零落亦堪悲童子旋教掃東風却又吹芬芳難久駐衰謝不移時何似田家菊秋來三兩枝

拜野田先墓示兒軒兄子晃

西蜀難歸去東吳派又分流離貧未減消息斷無聞脯醴今朝獻江淮萬古墳先人餘涕淚孫子見遺文

史忠靖公塚

揚州城破日或言死于南門城樓或言乘白騾出鈔關將別有圖渡城河水漂人馬爲卒得不屈死塚中或曰葬衣冠或曰真骸骨在卒無其實

鐵騎渡淮泗孤城夜被圍黃旗已不戰白馬竟何歸短碣傳疑事空墳葬故衣忠魂招未得化作怒濤飛

大雨

風雨無邊黑乾坤一氣伭海鯨吹石鼓列缺閃金鞭柳外嘶羣馬檐前倒百川關心茆屋破危坐盼高天

心病

余自辛巳壬午遂患心病兩年間止書不覯口絕吟哦然卒未痊乃成此詩

何物膠胸脇三年結未開文章成痼癖姓氏久塵埃書廢課全減情牽去復來惟應將萬事盡付手中杯

折楊柳

春回無處所先着柳條新折柳憐春色將春送遠人衣沾南國雨馬踏北京塵莫作鞭絲用徒勞揮手頻

鐘聲

莫打秋鐘動羈魂久未安聲中羣鬼立歇處萬峯寒雨

澈禪心淨霜清客夢殘何時最凄切雨載滯長安

毘陵道中

三年求館穀五度過常州江路逢梅蕊山家近麥秋越衣初試薄吳語久聽柔未必依人客年年長滯留

入小桃源

鏤玉仙人館泥香桂女亭砌花千日紫花名盆草萬年青草名小閣晨聽雨虛壇夜拜星客中逢異境不自覺飄零

山中夜起見星有會

土室三更夢殘燈入夢青雞聲催夜覺推户見寒星滿天秋欲滴萬里響俱沉歎息空千載無人會此心

遊春

人遊春色裏春色在人中觸眼生春色看春人亦同水因歌調綠花避酒顔紅歲歲平山路笙歌送晚風

野步

野步饒幽趣田塍與水涯溪浮田字草路放碗兒花話舊雲俱散論詩日易斜人生老農圃事業在桑麻

貞松堂小飲歸途口占

綺食思藜藿斑房憶草堂衰親容槁悴孺子色凄涼京國春風晚田園碧草長欲歸歸未得上馬淚沾裳

題祁介公瀚海從軍圖

寒光生練素展卷起烽烟萬里征人影收來尺幅邊黑山春不到大磧馬難前平昔飛騰志蹉跎亦可憐

孤坐

黄葉兼紅葉山涯更水涯骨寒肌起粟心槁髮開花酒罷時孤坐詩成別一家鎮西如不遇已爾復何嗟

海村

海色紅黄入市喧重沓閙剪蘿透殘月護松留曉雲馬偕雞豕牧人與鷗鷺羣困窮已分定不夢青洪君

田子相游晉中

黄水縣句注青天插太行馬前懷潞子㝡上弔汾王闕塞身何往飄零鬢有霜神丹猶未就空想白雲鄉

俠客

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孫市馬過沙苑馱葭入塞門破貲因結客學劍爲酬恩一遇魯句踐終身不復論

卜宅

一室關天地他鄉送晚春誅茅原有約好德豈無鄰風雨重門閉江湖萬里人浮蹤將可定飄泊淚沾巾

村西高家坂溪口

驟雨漫長溪虛沙落斷堤旁流分〻〻弱柳耤堤楓草長裙沾潤萍高屐陷泥山人家不遠只在荻花西

癸未秋至黄子湖欲拜亾姊墓而無人識其地不勝悲恨

甲戌曾過此重來癸未秋無人知墓道何處哭荒丘幼弟今衰病王郎已白頭空將兩行淚灑向碧湖流

槍

攢竹黍苗直鏡銀柳葉銛百交鋒不滅所刺甲無堅霜女飛花亂神蛇掉尾圓技成烽燧靖施巧是何年

憶南湖

日落湖水清月來湖水明波中魚應節花裏鳳調笙白舫三人重絺衣八月輕固鸞南市酒正憶武昌城

萍

江上浮萍草無根亦自生飄颻萬里客栖泊一同情竟土誰相借驚波漫不平乾坤泡影裏何地筭金城

初夏過高郵

燕乳花間屋人登水上樓柳能晴作雪麥以夏爲秋新笋甘於蔗春醅釀似油扁舟隨處泊今夕在秦郵

登荻港山愛其山石靈秀

吳舠如代馬百里片時間却帶楚江月來登荻港山拳拳靈石秀肅肅野堂閒愁寂東歸客登臨一破顔

勾曲山

神山千里拜陰洞百靈朝鶴下茅君返花開葛令邀星壇高應兩龍井直通潮自嘆非仙骨無緣躡紫霄

玳瑁猫

俊眼琉璃碧奇毛瑇瑁斑鼠形難傍杜虎氣必空山畜汝三年久依人盡日閒異能無所試捕蝶戲花間

猫

錦食徒知飽金鈴亦可哀雲圖張氏貴粉鼻陸家才獨臥一拳雪遺蹤數點梅書函愁鼠輩倦眼幾時開

買田黄家滐

世事吾知拙惟應就薜蘿家貧爲累少身病獲安多王道先難彔強風重黍禾薄田溪水上步屧幾回過

題垂釣圖

三千六百釣烟月十年寒大物呑鉤去非熊入夢難詩書拋象外簑笠老江干酒罷看圖畫滄洲野興寛

扁舟詠

扁舟不復繫從爾到天涯放意衝寒雪全身入暮霞無邊窮水月隨處問煙花此志猶難遂詩成只自嗟

鸚武詠

隴山鸚鵡鳥自向隴山飛一入君籠絡隴山不可歸隔花調口舌映草借毛衣言語無多少還傷知者稀

明珠詠

海客將明月光輝燭斗垣千金不肯賣萬里獻君門持重非求價相投爲感恩無功翻按劍已爾復何言

王喬詠

王喬紫烟客嬉戲碧山頭度漢笙簫落凌空環珮秋鶴歸明月渺人去彩雲流向夕雙星會家家望女牛

贈清湘道士

桂水分支遠韓江養拙尊子喬非道士曹霸是王孫嶺表空回首城隅日合門腰間留寶玦涕淚滿乾坤

入洧川山店

午辭卓茂廟（廟在洧川有高墩）晚入一村孤山店寒懸兎野船秋渡驢橋危横板折龕破老僧枯借問當壚婦廚中有火無

秦樓曲

郎吹金鳳管妾和紫鸞笙噦噦和昭夏雙雙凌太清秋海搖紅月春雲繞碧城一別秦樓去人間絶此聲

戲爲倒疊對

家世擅豪華西京七葉誇玉叉叉玉軸金剪剪金花盒鈿螭蟠月釵茸鼠抱瓜爲栽文竹笋却鏇牡丹芽

與家兄并兒子輩論天下詩人

屈指乾坤内能詩復幾人大都成實少僅作好花新零落悲前輩馳驅絶後塵吾文三變矣頗見昔賢眞

萬事

萬事頭將白千秋書未成歌吟非實濟天地只虛生俊鶻飛騰去疲驢欵段行牀頭雙蟋蟀何苦競長鳴

臘梅

生意何憔悴花時絶可憐半含常蜜潤全吐亦珠圓雨露今無地風霜别有天不須傷太晚却在早梅前

松柏猶相避無花可作隣一枝偏犯臘衆木待逢春歲盡寒堅骨宵來雪助神蠟丸先有信誰寄隴頭人

收盡四時氣難開是此花乾坤留正氣霜雪任横加松液將成魄金丹始結芽貧家愁卒歲何用報年華

昔日霜簷下擁爐常苦吟今朝山寺裏踏凍遠相尋歲月僧家臘寒喧佛殿陰只疑珠樹在花蘂盡黄金

跗萼亦柔嫩如何耐歲終非標孤節異羞與衆芳同病妓立煙外枯僧偃雪中焦山傳異本欲採畏江風

今年冬較暖開遍大江湄枝上春先借苞中冷未知瓦瓶留過月氊笠看移時不畏風搖落紅簫任爾吹

有汝時華備無斯天地窮力能欺素女權不在蒼翁几案非供玩山林待補功年年常一色多愧歲燈紅

臘梅花似蠟人以蠟爲花假色雖相亂眞香定有差氷
池瘦影落雪屋凍枝斜折取將誰贈詩寒有孟家

水仙堪作婢天燭止爲童琥珀原無價珊瑚借映紅留
香重紙護愛色蠟燈籠共此瓶中水誰憐意不同

三年詩盡廢五字爲花裁憐此黃金嫩能迎白雪開陽
春猶未復奇骨竟終埋今夕花神泣飛香入夢來

館汪氏自一枝栖移入瞻芑堂有燕巢于梁上
感而詠之

畫棟何心入爲巢亦偶然依栖能幾日湖海又經年王
謝曾相識皇孫何處邊倉琅猶可問努力向高天

樓曙

梧榦綠如銅珠樓臨曉風竹敲聲比玉月細勢成弓羅
帳涼雲外美人秋夢中此時魂欲折綺日上窗紅

野田先墓

墓旁一曲水亦號董家河（新繁先壟近董家河野田先壟北里許亦名董家河）滄海分餘
潤春暉滾綠波紆迴新氣象冷落舊巖阿萬里名無改
追思涕幾多

不遇

不遇亦何害吾書豈偶然一身多疾痛四海半凶年（癸未報凶災者數名）
久雨雀推算（久雨初霽雀聲一一如打算人以爲必有之徵）長貧鼠數錢（鼠作唧唧聲如數錢）

（耶悅云你敬我穿主人必發）無薪兼闕米應爲主人憐

舅氏靨事聞瞽女歌

淡風兼薄雨吹冷入茅堂雪刺旋秋白氷弦度夜黃老
人茲微皺年少骨飛揚莫愛吳娘曲吳娘鬢有霜

爆竹

一錢供一笑爗烞也堪聽花落連堦紫錢飛滿地金喧
鬧新歲意零落幼年心拍手看兒輩先生只苦吟

劉德問妹夫歸海陵

問汝還家事囊餘十九錢得歸雖可喜奇困實堪憐飛
躍知何日馳驅失壯年東關城下語重話欲潛然

並蔕蘭同蕭旦初李曉村賦

同心憐臭味同臭復同心色淡如聯玉交眞比斷金珮
宜雙結帶調入合絃琴勿謂盆中土陽和已漸深

泊南陽夜聞擊柝盖河卒應行舟役也

晚泊南陽鎮蒼茫問古津尋榜遙望火隔水夜呼人擊
柝憐無籍誅求近不仁出門憂盜賊行住總悲辛

立夏後三日閱左臣招集水檻山房并寄王勿
齋前輩

花盡天多綠林深地少塵名園逢首夏良會憶殘春竹
影翻墻亂鶯聲入耳新風流懷一老悵望海之濱

于章夏沐清

初夏名園靜虛潭亂木高千章遮赤日一徑入寒濤坐
臥煩全滌行吟暑可逃却嗟𥙷襶客終日苦塵勞

別人歸村

欲放扁舟去桃花正亂飛穿紅三里過破綠一帆歸似
豆江梅小如刀湖鱭肥憐春兼惜別握手各依依

秋夜

水落江村夜家家塲圃清雙池雙月影一葉一秋聲舊
疾終難遣殘書久未成百情俱謝絕何論此浮名

甲申偶訃同人于咸受庚子劉德治及家兄辛

丑于丹元壬寅張羽可癸卯胡羽鵬及余甲
辰劉德問彭子覲乙巳皆逾四十惟咸受丹
元子覲僅自給餘皆衣食于奔走偶成四十

字東諸子

飛騰催暮景四十古云然同是悲凉地都非壯盛年江
湖春自遠疾痛日相纏怕作長征計河干學種田

歸村

長嘯歸東海人間一布衣掛書青犢健把釣白魚肥儒
術狂且笑文章識者稀不如偕婦子長採北山薇

九月授衣

寒衣今未授秋已盡江南曉坐嗔霜犯宵吟仗酒酣裝
綿羨杜二恐凍笑陳三王政方超古豳風勿復談今昔

韓帝簡喬梓過胡莊新居

三人過樹脚折入斷垣來妝薀疑還錯彈冠笑忽開黃
莊今可住舊館幾時回我亦新遷者荒園尚草萊

河南友晚至貧不能留

竹裏喧雙雀人過渡口來一秋花院靜傍晚蓽門開下
榻無餘被傾壺只數杯不因貧太甚恐使爾空回

詶藏璞上人仍用贈高鴻旻起句

秋色無尋處敲門問老僧論詩逢賈島喻法見盧能標

指明孤月微心會五燈南宗今不振憑藉一枝藤

尋秋至二巖菴遇故人高鴻旻時高將歸楚

秋色無尋處登樓忽見君江湖萍又聚淮海路常分別
興歌吳曲歸心切楚雲那堪簾影外黃葉正紛紛

疊前韻詶高鴻旻

寂寞城南寺逢君即送君小樓杯重把岐路劍難分遠
浦遲雙鳥歸帆急片雲江寒多晚景霞彩暮繽紛

三疊

海內能詩手英雄屬使君風騷誰獨步壁壘與中分黃
國五年月青山萬疊雲懷人兼感舊今夕思紛紛

晚鴉

鴉飛羣影上影落竹邊沙日暮聲聲急風廻翅翅斜類多寒始聚巢破久無家努力春風至霜田掘草芽

自塘頭歸胡家莊

一菴秋風破到門始自收英雄太無色僮婢也堪羞草履約全斷鶉衣帶不留從來傳世者不解爲身謀

采薺

采薺鹽河北春風吹白衣乾坤吾欲老湖海雁將歸繖使侯鯖美何如野菜肥市朝多鄙者此味恐知稀

甲申十月七日放舟至樊汊過于家莊上河墩

下河墩晚與家兄宿紀家莊

繫舟蘆葉下今夕水村中壁缺月光透窓虛露氣濃羸牛終夜齧貧女隔宵舂別有荒凉處村燈近水紅

大略今無用晨炊不自謀已甘湖海老那有帝王求早晚呼鷄柵烟波護鴨舟秘書如注就分付與沙鷗與家兄論據奇經家兄方畜鴨

水浮船似鞍野積草如山渠淺傷農力風多悴客顔五年成小住一日自爲閒有屋仍無樹分明太古還自庚辰始寄居河甚淺而村皆無樹

陳尭凱自翰林出爲筠連令與予有約未果書此寄之

去朝將萬里爲令已三年山勢圍孤縣江流滙兩川琴聲烽火外春色虎狼邊未遂還鄉志懷君夢久懸

興體送儲禮執汜雲

濯濯堤邊柳青青陌上桑征夫歌雨雪之子去雲陽寄與憑毛穎怂愛得杜康弟兄皆國彥鴻雁美同行

我家

我家淮水圻二十四湖東門外蒲帆綠霜前柏葉紅詩傳天地外身老薜蘿中林鵲聲聲樂吾懷與爾同

韓園

柳鶯三四囀舟始過虹橋野興偏宜緩鶯聲何太嬌秧針初刺眼蒲箭已齊腰爲問韓園叟藤花發幾條

懷閔右誠客蘇州

秋星羅十二壇坫是君開九度張文陣南遊尚未回金風生劍石白露冷蘇臺若過重陽節匆匆歲事催

夜寒

此夜寒無賴霜風太不仁酒波堪冷面燈焰欲吹人裘破三年補花稀一朶新初見臘梅花病夫肌有粟那不盼陽春

懷羅平知州張豐村

故人官萬里垂老在蠻方茂績已三薦腰間尚未黄涯

孱諸水毒有霽一山香何日尋初約因之過故鄉

舞鏡

后羿射九日九日墜吳淵燿燿從天落紛紛過眼前彩霞生舞席明月上歌筵欲向嫦娥問今宵應未眠

舞燈 時病目屢次未觀

舞燈妨病目老去怕看燈自笑成枯木忘情過老僧神仙徒見說豪麗竟何曾猶有高懷處名山不厭登

放意

放意尋秋去柴車任所之秋光無定處秋客少停時過磵白雲滿穿林黃葉披誰能如櫪馬終日貫金羈

歲暮坐村師館中

土壁硝花出月殘光半庭童歸仍饋粥儒老尚傳經雪盡紙窗白歲寒燈火青誰家春帖子滿案太零星

平生

無數平生事銷亾一病中含氷心自冷看劍氣猶雄已悔爲書誤徒傳作賦工與吾終始者只有北鄰翁

良時

流風吹燕尾燕子不曾知穠杏將開日芳春未暮時美人初髻髮才子始工詩此會眞難得紅顏及早持

𤈦煤上橄欖花

𤈦煤簪果核燭焰吐奇花頃刻一枝綻分明幾瓣斜道成蓮出火丹就雪生芽今夕憑君看仙家與佛家

典體

花叢宜燕語有燕覺春多燕子今歸矣桃花奈落何青雲偏翅𪗆白日每蹉跎請看桐江水朝來有淺波

繡毬花

一蒂千花簇一花千蒂交蹴圓天女蹴毬起雪獅拋此日吟高閣前年醉近郊前年飲王氏繡毬花下各賦詩舊詩總飄落回首付蓬茅

覓蝨

覓蝨荒齋夜移燈傍淚痕破衣隨處裂敗絮幾回翻誤怪寒輝暗誰憐病眼昏十年南北路每事痾慈恩

臘月十二夜歸村

川月四更落到門已五更河流脂膜凍諺凍也天辨雀盲明俗謂辨明爲雀盲兂星露常終歲饑寒過半生回思京國路中夜一舟行丙子八月夜舟行自通州至天津

常近宸潘似山過村中

海陵兩司馬近暮至江干不識柴門閉還尋廢井乾土墻過榼酒隣舍合盤飧豈獨貧家困年荒比戶難

雲霧草謝中洲上人

黃山雲霧草皎若雪霜姿展拂千條結持來滿把絲性
寒兼藥貯味好與茶宜珍重滨公意相酬白紵辭

水村

野田東北去村墅入荒寒雪外橋三折烟中水百盤地
猶秦日月人未晉衣冠亦是桃源洞漁舟再到難

村夜

村夜百機息桑榆辨渺茫犬聲一巷月人語滿船霜秋
遠蕎花靜宵深橘葉香幽懷無與晤獨立咏滄浪

胡家莊新居見河帆

獨立帆帆過雙眸納納虛素痕移白壁遠景助吾廬近
地難求宅浮生且定居鄰翁憐甫至日送小籃魚

嬌春

墻角梟春叢梢梢荳蔻風月波流恨白花地壓愁紅鬒
尾挑胡燕腮痕膩守宮遲遲春色賸十五正春容

自靖江歸過白衣堂

再過白衣堂桑榆在早光渴驢奔野碓吟帽入秋莊黃
徑草堆葉白橋板有霜貧官無所贈添句壓詩囊

石門

靈峰人不到雲鏁石門幽過盡三朝雨桃花出洞流藥
香來白鹿苔軟臥青牛聞有眞師秘勞勞未敢求

黃州送及門秦生衍恤歸吴

汝今衍恤去涕淚滿江湖故國秋俱慘他鄉道益孤青
山封及早生計待何如喪禮吴風侈貧家稱有無

看花

有花殊不樂病眼怯春光生命何多累長貧也未妨倉
深鼠有粟湖遠雁無糧祇應從道術內視是神方

過皖城東江村

席帽臨風側崎嶇馬不前高低楊柳雪明滅杏花烟白
滿雲生浦青齊麥秀田望中有佳處惆悵隔長川

尋秋至江干小村

江北已蕭索江南木葉稠一江餘半綠十里不同秋港
曲逢僧問舟輕得樹留老懷隨處適此外不須謀

汪聖郊置飲話時事

鏡來人面紫始訝酒杯深雨閉三時氣燈開十載心枯
槹城內動黍稻海中沉聞有蛟螭發饑寒那更禁

園中果熟日為鄰童所取

果熟時時數村童日日來棘籬終不設蓬户且長開入
俗予無忤分甘爾漫猜小竿能上樹莫折弱枝梅

初移胡家莊載書

又卜南村屋移書近水陰文章疑有待天地豈無心賊

海人空老懷鄉淚不禁屈原漁父賦感歎一長吟

送曾蒼舒令峨嵋

西川雖僻地遊宦得名山氷雪千秋白娑羅五色斑流民今甫集遷客未能還萬里東風便飛橈詎可攀

穹窿山道宮

絳闕開青壁丹梯上紫微松聲泉共落鳥影葉俱飛花引樵人入雲迷道士歸仙靈未可遇悵望石巖扉

館中演劇謝病不觀

夜燭妨侵眼春花不到心夢將雲共遠書與雁俱沉忽忽芳時去皇皇老態侵滄浪漁父曲行坐幾回吟

塞下曲

青年隨戰伐黑塔屢經過校獵秋燒野勤王夜渡河雲昏關月少風起塞塵多獨有銘功石終今猶不磨

一度盧龍塞傷心景物殊秋風嘶老馬落日散饑烏嶺上寒雲合閨中明月孤還聞遺博望雨雪在長途

萬山懸落日一鴉起秋風下馬呼姬店垂楊繫鐵驄金甌不覺醉玉面自生紅南客休流涕關西曲未終

山南山北客寒暑一羊裘大馬來關外英雄出夏州朔雲高不散隴水咽還流志士空年老何人為國謀

大漠陰霾積寒門日月偏鷹風橫掃地狼糞直薰天馬飲黃泥淖人吞毒草烟斷碑無甲乙只記馬兒年

雁門諸部落四十八家王察罕稱能戰朶顏號最強黃金求狗馬白草臥牛羊懷恩都内屬大國外無疆

總制在三邊風淸萬里煙漠南無牧馬塞北且屯田漢卒韜弓臥羌兒抱玉眠太平消戰伐不羨勒燕然

黃塵深似海白日落如霜江為長氷黑天因百戰荒鷹風鑽箭眼馬汗犯金瘡朽骨看成土何人酹國殤

秋懷示内子

原憲貧仍傲相如病不妨髮過強仕短漏入早秋長新盡思鉤注膏殘得夜光無官卿勿笑老作校書郎

初冬

藥雨方罷點稷雪已拋珠階冷百蟲蟄林空一葉無望鄉仍楚尾作客又冬初頭白成何事青氈舊腐儒

李太白墓 墓上有蘆星竹

生時懷謝眺死葬謝家山天地無今古精靈有往還筆蘆寒吐雪星竹翠留斑莽莽浮雲過榮名只等閒

挽徐粵宰

有弟在萬里無兒竟一生冷猶賸易斷春草夢難成客散囊金盡人歸墓樹平遺書何處達為爾正含情

莫學

莫學陶貞白無官却仕梁山中呼宰相方外佐君王斯
世何難棄此心猶未忘江潭有漁父鼓枻詠滄浪詩[illegible]

可憐

可憐王景略生值亂譁時不合南朝帥遂爲北道師投
鞭眞豎子賣畚是男兒遺策存江左君心驗在斯

海内操觚者甚衆而知文者絕希况余違俗與
人觭偶知余文者益鮮閒居病目殘帙零頓
置之而已感叔威以書問且戒余吟哦因作
此荅之

白草河東賦三年未著文不求揚狗監安用謝將軍少
作令方悔殘詩半已焚勞君書見問風藥落紛紛

丙戌清明日大雨近晚始止燈下懷蜀龍

燈光風不定雨夜客孤眠眼盼三更月心悲萬里天春
花飄劍外華髮老江邊烏鳥西飛倦何由寄楮錢

送劉東郊李客山遊南京

二子江南去桃花江上開香中雙櫓發紅處片帆來金
少徒工賦天高不愛才如題懷我句同上鳳凰臺

稽留峰

今日論人代蔓龍讓許由已將天下棄安用一瓢留雲
鎖孤峰斷苔侵古洞幽清清溪澗水誰復飲黃牛

觀畫風雨圖

石壁懸風雨雲林畫一丘空中疑有響盛夏忽驚秋小
坐堪捐扇徐觀欲取裘三宵留不去展轉嘆僧繇

緬甸

緬甸神黃豆千金一粒難力能回造命功不下靈丹斷
續成三顆封題自百蠻回思殤子女不覺眼珠酸

白塔河

龍骨高盤水馬牙橫打椿秋燈紅近寺野月白連江老
蚓吟危坼飛蟲入破窗叩門尋一叟此夜景無雙

南樓聞雁

昨過甘寧廟今登庾亮樓九江何處雁萬里一聲秋肅
肅將安往哀哀如有求雲霄雖可到吾却慕沙鷗

品字對格

放艇烟波外乾坤入鏡函水光天合一人影月成三鋪
雪輕繡扇臨風白越衫湖尊洞庭橘正想大江南

一字兩用格

豈假公卿重無愁姓字湮病傷心不死貧到骨猶堅有
志何妨老相逢莫問年古來揚與馬未達有誰憐

懷鄉

天地無歸處江淮未定居浮萍萬里外種樹十年餘每

拜西郊墓長懷故國廬苦吟頭早白夢覺夜窓虚

月夜過李唐思

一巷深黃葉墻陰帶月寒扶來笻影瘦踏去履聲乾叩户無人應窺窓有燭殘懷明如未睡同步向河干

襄城旅次

草木餘兵氣荒荒尚未休寒雲低大野暝色帶高秋縣古關常鎖濠淤水不流長途憐老馬日暮望門投

秋樓

樓在高秋外秋光四繞樓簷前鴻不斷檻外火西流日落樵漁散江清黍稻收豫州天下士獨臥最高頭

秋帆

烟水去無際往來常有風飛騰從汝力飄泊待誰同浦樹看疑沒江樓望不窮夕陽秋更好明滅夕陽中

秋瀑

瀑水乘秋發崩騰落檻前穿雲流一色歕雪響諸天虚壁無聲過寒空有象懸豈徒塵想淨到此并忘年

凌歊臺

今日靈妃館當年霸主臺笙歌餘鳥哢羅綺辨池灰列岫排雲出長江送雨來雄圖今已矣登眺獨遲回

步至田家巷巷去野田二里許去胡家庄七里許

昔在西南角今當東北隅轉移十里内來往廿年餘野路分三汊居人有二徐吾生此地老行過每躊躇

馬沙早行

殘夢出城市不知入莽蒼曉田分畛域秋葉間紅黃人語浦舡月馬行江路霜歸程與歸雁相較更誰長

詠羅浮應梁藥亭

聞說羅浮勝奇峰有三樵蝶翎文似鳳竹葉大如蕉配極雄丹傲飛梯上紫霄會尋九靈子鸞鶴共逍遙

菊花

黃淺金錢綴紅深玉面酡由來霜霰力無奈此花何雁唳吳天月蟲吟楚水波幾多蓉與桂强半總消磨

昔種岷江涘今栽淮水涯開時微有露過後更無花冷落收秋氣稀疏斷歲華杜陵他日淚心折望三巴

南郭種花圃中賣花且過半而幽草萋萋如故感而詠之

漠漠無心綠纖纖作態工由來幽草意不與市花同得失曾何與榮華會有窮土鐺茶正熟已約北鄰翁

興體懷張羽可劉與周客清江浦

清淮一帶柳憔悴尚婆娑十月寒如此故人衣若何安

陵紛擁節奴子雜鳴珂此日難爲客歸來臥薜蘿

潯陽聞角

吹角江城暮危樓落照西枯魚過水泣老鶴帶霜啼廢館羈孤客虛舟有怨妻誰能霜月下聽此不凄其

目病六七年不瘥偶檢近詩見于吟歎者十數處慨然自傷

眼病何時愈燈前暗自傷無錢致苓术有物據膏肓命在醫何益書成瞽不妨古來誰與友左史與文昌

春遠

春遠柴桑靜午長鳥雀喧細蜂嫻禮法野老醉乾坤樗散頭將白飛揚氣儼存太平身眼歷不識荷誰恩

與汪翰林

君已乘車日曾申戴笠盟半生踈嬾跡三載廣陵城虎鼠分河漢行藏隔姓名夜來春雨過芳草滿江生

百鴨

百鴨河中起孤舟雨外歸頸長隨勢蹙足短驗身肥犯稼妨相怒投籠識所依饑寒憐豎子泥濘一蓑衣

蔣老

頭白蔣夫子奇貧奈汝何兩兒居胃脯一子失江河事去嗟何及書來約更過草堂本踈豁不厭客狂歌

吾友

世少眞名士如君始是眞羊皆皮虎豹驢亦楦麒麟白眼輕時輩狂言罵古人吾將逃大陸與汝共爲隣

題李虬峰幽居

北郭招提北幽人一室幽牀高書冊滿院小薜蘿稠客至每過午花開常似秋君家門第貴群從擅風流

梅花

吾與梅花老梅花知我心不嫌青鬢改長伴白頭吟聚窟何由到滄江日積深東南天下府猶恐誤沉陰

天寧寺訪顧幼鋏

蕭寺飛黃葉故人歲莫心鐘來高枕切月下小樓深案滿投名刺牀空結客金英雄都老盡爲爾一沉吟

次三江營野寺

風急江樓雨雲沉水寺鐘老僧應獨覺貧女切寒春天地心知悔感靈耳似聾饑愁湖海徧望幸意從容

黃州雪夜

壞壁涼風動虛齋百感生近江晴亦冷積雪夜常明不寐看牕隙關心數柝聲饑寒催寇盜愁絕廣陵城

成都費錫璜撰

同學許彪閱

七言律詩

老將

挽強超距舊雄圖短褐長鑱一病夫老去廉頗思用趙歸來范蠡未忘吳劍花夜雨生苔蘚甲葉秋風繡鷓鴣欲就青山謀一醉斷王墓畔酒堪沽

金陵秋夜

雁度南江木葉黃美人羅袖拂輕霜石頭城上西風起玉笛聲中秋夜長楚客蘼蕪悲帝子班姬紈扇怨君王傷心獨有秦淮水猶繞蕭梁舊粉墻

楊殿宣至野旧

荒邨寂寂面江干兒女驚聞客到欵百里泥塗勞馬足幾年風雨闕盤飧長懷故國烽烟隔久住殊方門巷寒麥飯未忘天下事與君剪燭話更闌

軍中

黃河月皎受降城幕府春深細柳營驍騎旗中惟署姓麒麟閣上不書名塞垣草綠牛羊散朔漠風清禾黍平勿道廟謨資白面古來大將半儒生

轅門落日淨氛埃越甲燕函上國材碧海濤翻金鼓動黃河雲捲繡旗開文螺浮白千人醉畫角吹青萬馬來近日漁陽無獵火野花紅遍李陵臺

荷池

侯門門左碧池蓮蓮葉田田荇藻鮮鰭鱧東西南北戲鴛鴦三十六雙眠交含桂月金波艷自寫菱花玉鏡圓最是高樓調瑟婦妝成常對曉牕前

泰山墩岳武穆廟

風塵湖海屯兵地熊虎中原血戰年斷碣傳來鎮撫蹟古墩掘出大觀錢（甲戌秋中掘出錢數斗皆有宋年號）山河不贖班師恨草木猶知具獄冤郎使燕雲收復盡兩宮頭已白烽烟

遊某氏園

林亭雨歇霧霏霏東郭野夫來欵扉垂澗藤花開即妥弄風蝴蝶歇猶飛石橫眉黛雲長掃草綠裙腰人未歸對酒雙鳩啼不住珠簾鈎上戀斜暉

烏

三匝高柯意可哀依栖不定自徘徊火焚陵樹將雛去日落江湖帶影來半夜獨啼隋帝苑黃昏齊噪魯連臺昆陽城北滍川口曾與君王指路回

寄萬縣令房公

夔州萬縣萬山寒上接巴渝下雲安江聲裂地寒星墜
峽勢封天古月蟠蓬首負鹽憐野女花裙進酒哭蠻官
爲令三年何所寄空傳詩句到湖干

久雨

社前社後雨催麥村北村南水滿溪綠篠娟娟難自直
斑鳩苦苦爲誰啼孤帆北去愁沾濕萬馬西征盡踏泥
野老不知天下計朝來決溜灌花畦

雪

幾片迴旋作勢斜穿籬壓竹故交加弄風乍似輕輕蝶
粘草偏如細細花江店昨來梅漸破荒村無路酒難賒

偶懷老友西溪卧便擬騎牛到水涯

友人家看秋色

劉君宅内秋花滿把酒來看淚泫然不惜秋殘紅葉下
可堪人老綠樽前朱門側足羞先達紫帽回頭羨少年
萬事盡輸差可快千秋贏得幾詩篇

題玉池生詩

玉池詩似黄河水一氣奔從天上來神禹力疏星宿出
巨靈手擘華山開魚龍春戲桃花動鸛雀高窺銀漢迴
大國雄風今再見梁園賦雪愧非才

送陶奉長還湖南

楚蜀人文絶代同百年兩過亂離中揚雄信可參周易
屈子騷堪補國風芳草曲終湘水綠杜鵑啼罷錦江紅
送君無限臨岐淚不獨京華吾道窮

寶珠洞

長林鬱鬱擁迴岡日氣陰森近午涼青嶂何年開鹿苑
白雲隨意入僧房彈棊松子聲中落趺坐蓮花定裡香
借問寶珠今現否清輝肯爲燭迷方

書懷

食肉封侯事已虚生年二十學孫吳買刀未試屠牛技
聚米能爲破敵圖得配才人厮養卒快騎大馬霍家奴

腐儒窮死原常分恐負平生萬卷書
秋風回首已堪憐萬事從來及少年馳馬勦兒誇壯健
當筵舞女鬬嬋娟若教一誤終身錯即有千秋異代緣
紙上姓名君莫羨當時不抵一囊錢
山杯湛綠野花紅對酒休談王伯功安石起時猶掩鼻
深源歸去但書空函關未必丸泥塞銀漢難將一葦通
寄語如今天下士退耕南畝是英雄
寒燭疑花影乍偏誰吹篳篥近江邊甃沈螻蟈三更雨
波冷芙蓉十里烟煨芋殘年留作相種花餘事可成仙
兒童爲謝安車去晉浸先生正熟眠

自笑任夫一事無眼前筆墨縱荒蕪飢從猛虎求餘食
戲援驪龍探寶珠格調都忘詩獨絕盤飡欲盡酒重沽
漫誇房魏奇功業王道由來一腐儒

書來讀罷報平安獨立清宵淚不乾豈戀蕪城久住好
傷心蜀道欲歸難星摇湖水秋天濶鼓動江樓夜氣寒
寂寂月明千萬里有人吹笛倚闌干

錦水書來慰所思家山萬里見無時蒼鷹出籠嗟何晚
黃菊開花恨已遲壯士聞雞曾起舞書生倚馬尚能詩
淮南米賤江鄉熟墨突無烟亦可嗤

關山無際極蒼茫目送南征雁幾行四海有雙非國士
終身不偶是真狂書成自信千秋業筆健難埋萬丈光
一別故人西嶺去江湖回首暮雲黃

感舊

南北東西不計程燕齊趙魏幾回經水村沽酒橋邊月
野店聞雞夢裡燈催上馬時鞭脫手醉題詩處硯凝冰
髫年即有滄山願老大於今媿未能

汴城晚望

落木蕭蕭汴水清雲沙何處雁飛聲河幡雍豫千支合
地拓中原萬里平累代廢興難屈指百年禾黍獨關情
夢華空有遺民記不是宣和舊帝京

旅懷

雲滿桑乾帶影流西城風景不勝愁杯浮凍月寒生齒
笛落梅花雪滿頭是處望春傷遠草誰家聽雨怨高樓
江邊舊種琅玕竹三歲成陰待我遊

送人歸南湖

薊門春盡柳條蘇送汝乘風過直沽時逢梅熟天多雨
路到桃源地入湖何處酒鄉千日醉誰家漁唱一帆孤
西隣便是天隨子早晚相逢在荻蒲

送姚玉階游衡山

幽薊風高黃葉稠客中送客下衡州湘流抱岳千回曲
岳勢臨湘九面秋帝髮雪霜依草蔓禹書風雨閉岣嶁
重陽我亦遊青岳素手相招在上頭（衡山有明建文帝薙髮化爲草叢生若髮然岣嶁亦）

（若平讀本作句要）

西塞

邊聲雪後震蓬婆大漠秋高韃鼓多白草白沙埋白骨
黃雲黃葉滿黃河羌兒犀椀調酥酪番女花鞾蹴駱駝
互市不勞都護力西戎新受漢家和

途中入野寺看雞冠花

野寺嚴扃夕照邊客來踏破一庭烟映階小草羞牛後
異地逢花媿馬前高下影披三徑璨淺深色鬭五雲鮮

村西亦有好秋色不到傾杯已隔年

登樓

青鏡霜華入鬢邊夜來頻夢五湖烟兩年去國花稀見萬里登樓春可憐墻角寒餘泥坼坼竹梢晴動雪娟娟鄉園梅蕚今應破塵土何為滯馬鞭

瓊花臺

紫府仙葩絶世誇玉娥親駐七香車古今共羡無雙本天地難留一朶花即有雕臺餘刼火誰令凡卉占烟霞憑君莫問當時物何處唐昌貴主家

感歎

鈿車珂馬藉輕塵帷帽徒傷塞外春自古籌邊無上策從來亡國有佳人芳儀一去青鸞破蔡琰重歸白髮新南部煙花猶有記幾回讀罷幾傷神

遊金陵天界高座碧峰普德諸古刹

松濤十里石粼粼畫靜禪房卉木新鳥語喚醒千古夢江聲流盡百年人雨花即在全非昨霜葉雖紅不是春遊遍城南諸古寺應知四大等微塵

讀燕世家

擊筑歌終暗自傷向來好士說燕王秦仇未報烏頭白趙客初歸馬骨香孺子人稱言是寓鄙生自謂醉非狂金臺千尺今誰築我欲來登望八荒

偶述

飄泊乾坤一破琴溪山隨處可登臨舉杯明月照余影乘馬美人傷我心銷骨讒言無白璧驕人顔色是黃金大鵬斥鷃同歸盡悔逐浮名誤到今

由紅橋至平山

畫船鼓吹沸晴空猶指高樓是故宮春水柳條濃淡綠桃花人面淺深紅兩山翠斷歸鴻外六代煙消殘笛中向夕千燈夾橋動更疑天上落飛虹

元夕登三義閣

昨日人日還苦雪今宵元宵方解冰豐年穀賤家家酒新歲人閑處處燈士女喧成春一片魚龍看遍閣三層誰憐秉禮蘭閨婦繡罷寒帷也未曾

同張子昭宿馬家灣曉起歸野田時子昭抱病

蓬牕雨灑燭花寒竟夕風濤枕未安萬里碧天雲點破五更涼夢笛吹殘切知疾病思歸舍恐冒風霜再整冠世事人情今可見祗應閉户勉加餐

重晤王次峰先輩

萬里關河逐雁行十年匣劍黯光鋩白門别後江仍綠紫塞歸來鬢已蒼馬首兎花看幾度懷中芳草抱餘香

謝公池館驚相見明日秋風又異鄉

邑口岍

水店菰蘆野寺花每逢佳處小停車村因種果多芳樹
溝爲通潮帶濕沙橋外晚烟分客路柳邊殘照入漁家
西風黄葉催霜鬢何處青帘有酒賒

黄溢阻雨與同舟人入野寺

白鳥低飛樹影摇春愁如病酒難銷雨聲寒入何朝寺
殺氣收爲半夜潮世事聽來成往劫驚風定後拔新蕉
憑君莫指黄侯壘今夕孤舟夢六朝

張晉濤招分賦霜天曉月

重簾寒重月蒼茫尤愛清陰近曉光素魄入林明墜葉
金波流兎帶微霜夢回鷄塞鼓聲斷愁起龍城笛韻長
爭似主人饒逸興唫詩猶自繞虚廊

白塔河關古廟

官河白塔舊名關雙柏森森野廟閒歎涌百年移别港
寂幽終古閉人間乾坤疏鑿時興廢江海精英夜往還
日暮塵艘漁艇盡僧鐘青起潤州山

吾廬

吾廬僻遠多奇跡跨馬東西路不還腰膝荒祠錢武肅
乾坤孤塚魏張遼禾坊秘器通幽邃豈有精靈竭夜潮
已謝儒冠拚棄置却將短褐混漁樵

荒村

輪蹄不到巷無喧朝市人遥地亦偏二月河南花似海
三年村北水如天行携野客黄藤酒卧狎輕鷗白板船
欲問先生歸去意明朝别向艾湖烟

秋夜即事 七月十三相傳梨園老郎神生日或曰即唐明皇接明皇千秋節八月五日也

羯鼓鵾絃簇羽觴夜深雲暖鬱金堂千秋坊曲成佳節
萬古風流屬帝王歌板全非唐法部舞衣猶進漢霓裳
今宵月色含烟紫疑是長生殿裡香

題顧爾立室中畫梅

鄧尉山邊梅一株月中流影入皇都寫來春忽生茆屋
夢去身猶在太湖曲角枝回龍爪攫舉頭花滿雪香鋪
黄郎畫壁能相彷旦夕過從興不孤

友人自漠北歸

大漠文臣扈蹕過稱身玉靶換鳴珂短簫舊賦從軍曲
長鋏新彈出塞歌沙陷馬難行瀚海草枯春不渡交河
怪君匣有雲雷氣勒石歸來麗句多

浦鷗盟先生招同人集半舸齋

坐卧西軒落晚霞月痕微上古藤花露香沁酒時時墜
風葉圍燈故故遮小巷抱門時可過曲坊近市夜無譁

醉看粉榜新題字疑向秋河共泛槎

冬陰不解書懷

浮雲南去江湖冷片雨東來天地陰霜露變衰芳草色
年華銷盡壯夫心青春我已貧時過黃葉人無跡處深
千古鍾期難再遇詩成原不爲知音

天寒濁酒逢搖落歲暮孤唫易感傷屠龍誤學朱泙漫
畫虎終慚杜季良江上雨聲催落木眼前風景變滄桑
年來詩興偏疎放進異時人笑我狂

晏起仍斟漉酒巾莽蒼天地鬱風塵荒江鴻雁行應斷
大海蛟螭氣欲伸多病甘爲樗散客百年終作薜蘿人

破牕凍雀聯拳立似與吾生意轉親

老盡秋光景色微入冬幾日雨霏霏菊花已悴縈沙蟬
木葉初乾弄濕飛原野蕭條殘角咽江湖寒冷斷雲歸
浣溪回首知何處極目傷心盼夕暉

甲戌除夕得詩二句乙亥元日足成之

出塞還鄉志未酬歲除又見一年休貧無可辦三升粟
酒不能澆萬斛愁隔幔雨聲來伏枕開簾雪色映高樓
休言古語無憑信昨日紅顏今白頭

蒙城途中感懷

濠梁東下水滄滄烏冢殘冰雁叫霜又在途中逢此夕
幾回馬上望家鄉月餘八日年將到雪滿千山路正長
遥想山妻應念切漫吹塵劍一心傷

子路問津處

亂山橫翠野祠荒聖蹟乾坤入渺茫吾道何之愁失路
驅車欲渡嘆無梁殘荷亂颭傷秋色野父閒聊到夕陽
思向此間重借問古人不見水湯湯

黃栢山僧舍

遠訪深公入翠微泉聲盡日遶巖扉談空自笑蜉蝣聚
觀化時看蛺蝶飛綠樹不知黃鳥去青山又見白雲歸
相逢幸有杯中物何事憑高嘆落暉

送趙敏思表弟還蜀至蕪湖乃別

扶櫬西歸萬里遥一樽相對只今朝來宵何處看明月
此地孤舟聽晚潮屢世弟兄成契濶十年人事遂蕭條
羽毛好待秋風健故國文章在我曹

關山萬里絕烽烟海角羈留更幾年此地已無堪戀處
故鄉猶有未開田空聞漢使求金馬剩得遺民拜杜鵑
自種萬山千畝稻男兒何必乞人憐

暮春雨中偶書

積雨空齋氣色微登樓日日望晴暉小籠入市櫻初熟
大網橫江魚正肥酒興欲闌偏憶舊鄉書連到忽思歸

古來萬事春過眼落盡楊花李又飛

荒原誰以蜀名岡久認他鄉作故鄉毋飲山泉思錦水
人言地脉自華陽芙蓉鏡裡家何在杜宇聲中客斷腸
壁上文忠詩句在吹塵讀罷淚沾裳

津亭三月冷于秋出塞還鄉志未酬客淚不禁頻夜雨
壯懷無奈是春愁新聲怕聽黃鸝調舊事難忘白鳳舟
野老不知新事改花時猶說少年游

城西樓閣散春星幾日遊人車馬停近浦漁家曾掛紫
隔橋酒舍柳垂青落花欲盡還堪惜啼鳥傷多不耐聽
莫數洛中耆舊傳當時名輩恐凋零

疎籬微霽喚班鳩古寺人稀獨上樓兩月不舒雲外眼
一春都在雨中愁蛟螭有意翻雲窟虎豹無心踞石頭
誰道東南天塹險長江猶在水空流

客感

露下烏啼夜氣清殘燈舊事客心驚病中易覺青春暮
鏡裡惟愁白髮生寒雨十年蝴蝶夢浮雲萬里杜鵑城
故人天末長相憶楚水吳山空復情

山村

山村二月兼三月野店桃花與杏花吹苐香飛溪水上
幾回春到野人家柳塘烟暖斑鳩喚麥隴寒輕紫燕斜
便欲偕君畊谷口犇冠從此入烟霞

懷故鄉親友

西蜀東吳萬里思青春白髮只移時人分南浦王孫草
家滯東陵聖母祠片帆天外秋江濶雙鳥城邊落照遲
錦里迴來書信斷木綿花老不勝悲

夜宿金陵郭外

月落寒江白露微舉杯對客露沾衣鳳皇臺上鳳皇去
燕子磯邊燕子飛感慨到今成故事興亡從古任斜暉
玉簫吹斷金陵夢莫與齊梁管是非

已夘季春雨夜坐康堯賡綿搆堂堯賡及吳青

英張羽可賦詩送余游楚憶丙子予將入都
與康子昆季及張子昭曾于此堂坐雨賦詩
爲別今四載矣感而賦此以別諸君并示子
昭

莫厭宵深剪燭頻青袍如舊酒痕新記曾燈下聽殘雨
又向花前別故人萬里家山春草夢三年蹤跡帝京塵
狂吟未減當時興獨感飄蓬一愴神

登太乙閣 崇禎大學士姚岳平先生建

荒江細路三危閣太乙猶傳故相尊風雨往還春寂寞
精靈出沒夜黃昏杏梁泥落曾栖燕石級苔深久閉門

偶共老僧談往事鵠衣何處訪諸孫

小孤山

彭蠡匡廬入望賒小孤峯色浴朝霞亭臺化出金銀市
紫翠浮來菡萏花月上靈妃秋攬鏡雲歸神女夜乘槎
片帆過盡仍回首幾點輕鷗下淺沙

黄州覽古和王方若

樊城夏口鬱蒼茫烟樹離離隱武昌江上靈濤飛白馬
墓前妖梓化紅羊傷春杜宇啼亾國映血桃花閙戰場
何處風光不堪弔山河滿目酒盈觴

銅鼓聲催戰伐頻女王故跡已成塵烏飛夜月思名將

蝶化春衣痛美人斷雨荒汀迷夏隩斜陽故壘記春申
涉江歌絶芙容死芳草於今不復新

蘇公昔歲在黄州旦夕來登城上樓赤壁空傳前後賦
青山不斷古今愁兩朝抗論同司馬一日閒情狎野鷗
莫道才人無困阨可憐謫宦尚風流

晴江帶日莽黄河江郭春風鼓角多幾處新巢成乳燕
百年舊恨入悲歌山淸豺虎銷紅霧夜靜蛟龍泣素娥
杯酒未寒風雨黑更疑魑魅晩來過

萬嶺千峯擁大崎孤城殘堞晩笳悲青山白骨埋紅粉
碧草黄花怨赤眉寒月偏于官署照春風莫近女墻吹
栖烏未定驚三匝夜夜哀鳴知爲誰

山川亂後跡荒蕪紙上分明按舊圖丞相亭空春草遍
文忠堂廢老梅枯沙湖帶日金明滅石星含雲翠有無
更是月波樓上望稲苗青處立春鋤

直北雄關鎖虎頭東西形勝扼江流愁聞弱國分南戒
忍見强藩據上游王謝未銷宣武恥張韓難復靖康仇
江干到處生春草閲盡興亾是白鷗

貪看水鳥戲蒹葭獨坐山城到日斜群盜何心亂江漢
諸公無策靖風沙秋魂燈火刀頭血春女胭脂鏡裡花
惆悵千秋衫袖濕非關月夜聽琵琶

右控三巴左歷吳昔年南郡舊名都星辰夜動空江冷
鼓角秋沉遠戍孤霸國屢朝成割據漁燈一點入虚無
書生莫話英雄事笑指臨江酒可沽

日日帆檣對署衙竹樓餘地集昏鴉雲寒古井埋金甲
露點空池冷墨花渺渺碧山雙鶴去戎戎黑雨一燈遮
太平不用憂兵策只愛陽坡課種瓜

貞松堂秋夜分韻

月高庭樹落疎陰車馬無喧遠漏沉吟徹碧霄秋萬里
歌銷紅燭夜千金操成楚調因懷土擊碎胡琴爲賞音
自是客中多感慨非關蟲語亂鄉心

成都費錫璜譔

門人汪玉樞校

排律

溯江百韻

天上蠶叢國靈源發濫觴雙流蟠玉壘九派絡潯陽經劃乾坤正平分吳楚方千山爭擁挾萬里走微茫日月波間浴雲霞鏡裏忙沖灉收漢沔浩渺匯湖湘廬岳浮嵐翠巫峯倒影蒼氣吞彭蠡大力撼具區長春漲峨眉雪寒消鄂渚霜分膏注墳壤流潤沃畊桑野秀多岐麥田腴再熟秧桃花千疊浪碧色九迴腸霧歛青山出潮來白鷺翔重堅疑壁壘沓雜似軍行蕩颭連霞紫洄漩帶雨黃聲愁翻地軸勢欲倒天綱鞭石歸東極驅雲赴大洋湍奔魚沫歕巖裂虎牙張四顧滓涯失中流祇敬忌毫芒生死路儵忽有無鄉沉璧精靈聚然犀怪錯藏石華輝月魄沙鏡耿星光磈碟黏玄蠣車渠界紫蚢江斐多邃館太乙有餘糧珂子含魚目瑤英截雁肪金流膏灼爍銀隱礫輝煌水碧朝舒彩江珠夜吐鋩靈鼉鳴應鼓泉客泣成璫虎鹿桓泥健魚牛拔浪僵鼉浮排雁齒龍起負艅艎獱獺銜魚祭神蜦致雨昌文漪游鷗鳿

綺浪浴鴛鴦菰白鵁鶄渚蘭芬雁鶩塘蘋鷁舒錦翼頫類引修肮戲瀨時高下凌波共頡頏峽中天一線崖畔樹千章杉老陰如幄松深韻似簧湍聲清杞梓波瀲寫篔簹陽岸饒烏啄陰墻種茈薑飯香菰米軟羹滑苦絲穲寒雨抽煙蔓秋宵折露蔣揭車香布濩蕙茝氣飃颻杜若連洲綠芙蓉滿浦芳纇爲君子珮採作美人粧昔歲游桃葉今來問海棠溯源悲滿目訪古淚沾裳鐵鎖埋沙爛金樽對月涼陰謀沉義帝詭計溺昭王虎視分荊楚龍騰據建康驚心方晉宋瞥眼又齊梁花月歌何艷臨春事可傷童謠迎白馬里諺怕龍驤蘇峻軍容盛王敦士馬強雄藩頻犯闕驕帥復分疆刁戴身同殞溫陶義首倡奉辭惟感激赴難必忠良秘畫遺三策奇謀偉一匡和鳴歎鸞鳳噬齧恨豺狼辟爲燒兵赤城因被賤荒春歸悲杜宇月暗叫奇鶬是處埋兵氣何人酹國殤城笳婁樓塞漁唱閱興亡綺甸生新草春風拂綠楊芹泥香燕壘荻圻剝魚牀極目浮雲冷驚心故國剗蕪湖排列艦漢口集千檣錦纜黃龍舫華樓朱雀航迴帆頻疊鼓掛席正鳴榔換舵憐三老開頭祭水娘巨桴先婺水大船首荊襄轉輓吳鹽白交馳楚米香百蠻輸上賦七路餽軍糧橦布番艘進異寶貢舫裝疎虞安堠詰

險隘設關防夜角聲相接寒烽熖可望飛檄遥不測危檣瞭非常白粉祠龍廟青帘賣酒坊旁流開別漵斷沚入荒岡野艇燈成市漁家席作房橘園煙細細葦堰露瀼瀼旬日波濤裡三年道路旁依人心展轉去國思徬徨霜雪傷鵰隼塵埃困驌驦曠懷遊汗漫側足窘趍蹌養素師巢許飡和學老莊肅舲仲舒宅弭棹子瞻堂日夕憑高閣陰晴繞畵廊山磯連府署江水抱城墻客久羞彈鋏身卑到賣漿舉頭雲湛湛回首水湯湯風雨家千里關山書一囊張蕁今暫輟穆醴得新嘗看遍沿江郡經過幾戰塲悲歌詞客意發憤腐儒狂歎世何多故哀民未解殃平成思大禹雍穆憶陶唐秘冊鬼神啓陰符天地彰一朝開玉簡萬古奠金湯元氣流無涸眞靈穆護將竹樓南望罷高枕到羲皇

陵雲臺

京洛靡宮觀黄初有舊臺霞為丹赭色虹作棟梁材陽馬承星轉飛翬接漢廻簷寒知雨近簾暗辨風來少室分雙髻黄河瀉一杯雲從足下起日向掌中開蜃海蟠鰲背鴻濛育蚌胎詩高公幹體賦妙仲宣才薄暮笙歌動鈞天散九垓

凍月二十韻同梁五棨茅慎言王歆州張印宣

蕭徵乂聞若誠賦

仙兎蹲氷窟妖蟆蟄雪淵銅鐎斑化汞金鼎魄凝鉛竊藥嫦娥老舂霜玉杵堅隨珠沉大海秦鏡出重泉屏透吳牛喘簾侵越鳥嫌霄寒常有暈宇淨不生烟帶雪疑無色兼風益可憐微明落葉外薄映凍雲邊草盡光逾白林疎影易穿霜郊驅馬路冷戍聽雞天雁陣歸何處鐘聲徹曉懸空庭難久立虛牖怕孤眠對酒膠金盞臨歌脆錦絃玻瓈敲可碎盆盎結仍圓却憶中秋節還思元夕前笙歌凝夜色燈火鬭春妍借映桃花扇流光玳瑁筵瑠樓唫醉客繡閣拜嬋娟豔冶悲前事蕭條逼舊年清輝仍未減只覺景凄然

黄河四十韻

宛馬來殊域黄河出大荒透迤橫地軸窈邈象天潢西擘芙容翠東迎日月光地圖從古劃水色至今黄疏派三門涌中流一柱當源窮星宿窟槎泝斗牛旁蒲海分葱嶺潼關接太行山開五指跡勢曲九廻腸狐塞城秦帝龍門鑿夏王金繩封秘籙玉策受神方休氣如雲塞榮光似幕張德符龜識合瑞應馬圖昌神渚題江摠靈川賦應瑒史傳三豕渡詩誦一舟航灌注函秦沃紆廻趙魏強天巡沈璧馬國誓歷輿亾如帶盟空在分符事

渺茫椎圖歌瓠子漕輓奠金湯沸浪沈玄璐堅冰渡白狼絕流香象力破浪巨魚猖尚憶投巫勇誰悲負石狂筌箕留怨曲樂府播清商一線分南北千秋衛漢唐焚舟思楚將列艦想陳倉霸業銷金甲兵謀在土囊中原頻寇盜墳衍幾懷襄決堰沉都邑横流變海桑悲哉流戰氣逝矣送殘陽疏鑿難求策閭閻未洗瘡萬家沉浩蕩千里入荒凉井邑龍蛇窟禾苗魚鼈鄉廟謨先壅築民力困隄防倚藉惟黄土誅求盡緑楊經過頻送目坐對忽沾裳潮没雲中樹風廻霧裡檣虛沙浮冷月遠渚被輕霜雨洗乾坤色秋清草木香寒花紅浦澂野笛白滄浪歎手誰家子勞歌何郡娘澄清知可俟飛渡恨無梁

淮瀆廟

昭禮開與府桐柏導洪流靈地煙霞古神宮草木秋子方應水德赤位衍鴻庥邃宇崇階陛章衣肅冕旒威靈揚七郡禮樂視諸侯南橘阻遐甸徵禽變異陬雲凝潛鼎出月湧貢珠浮琳貝窺龍穴旌麾望馬丘一條分楚豫千派注揚州誰作浮淮賦才名今尚留

寧夏將軍馬

寧夏將軍馬由來八尺高玉蹊追落日紫眼注秋毫電

閃桃花影風生白雪毛出關長汗血度隴不辭勞宛轉隨君馭飛騰過賊壕沙寒思夜戰草軟戀春槽涉恐鞍韉流眠愁矢溺臊見人若慘淡失主欲悲號存爾空群志前途任所遭

咏蚌

老蚌真珠物持從瘴海來含漿名蚌承桂露媚水抱珠胎種別椒圖族形分鷸武杯虧盈隨夜月啓閉協春雷埋迹塵沙裏遊光洲渚隈文堪鈿鼎俎氣可作樓臺蜃户誇奇品蠻艘選異材勿云風味美篋衍爲君開

詠鶯

嫩柳藏身淺投梭作勢工衣金誇俗客搏黍詫村翁但解求高樹何曾惜落紅求離幽谷遠便藉友聲雄喚月輸玄鶴飛霜駭遠鴻莫矜喉舌巧一意罵春風

成都費錫璜譔
同學蔡一球閱

五言絶句

夜行

析入幽潭裏烟草帶寒月孤舟何處棲暝色行不絶

秋夜

剪斷銀河水横飛一片霞飄零千里客今夜宿誰家

春郊

原野生新緑陽和處處同兎葵雖小草亦自得春風

古意

堂上一片月萬里照見妾但照妾羅襟那能照妾心

天下士

一入白雲去長鑱不計春方知天下士不是眼前人

相逢

岐路不相識一言傾寸心贈君腰下劍不在百千金

虎阜

井陰山骨冷曾葬劍三千一破昭王國芙蓉盡化煙

孤雁

孤雁雁門來猶帶雁門霜南飛聲不斷何事向瀟湘

閨思

少小蘭閨裡春風不屬情朝來聞百舌無故覺愁生

南溪

昨夜芃蔓水南溪可放槎雨中燈一點有艇宿蘆花

寄意

種杏北園中勻圓萬顆同荔枝風味美不是故林紅

二

折得含霜菊猶憐剩一枝西風不相借還繞玉瓶吹

宿李唐思齋中

翠幙隱紅蕉青藤傍綺寮竹風聲不斷寒夢楚江潮

山中

白雲蒼嶺朝碧水深潭夜市朝客不來巖間桂花謝

二

共坐花溪上松風埽石磴山人無姓名相逢不須問

三

窮居樂天機寄言君不見山中酒一杯石上花幾片

貧士

馬瘦露奇骨士貧見高義三日不舉火猶有食牛氣

宮怨

誤有傾城貌翻成永巷愁不如黄葉落猶入御河流

霜

白兎搗靈藥白玉搗爲塵河没鐘聲徹飛霜滿漢濱

徐粤宰自武林歸

幾日西泠路吴歌斷客腸春風太輕薄吹得鬢如霜

古意

伐地得黃金疑是古人墓不是古人墓宋家宮闕處

懷歸

剪殘今夜燭高卧汴州城白芷南湖曲秋來有雁聲

秋江

玉人吹玉笛一片秋風起凉夜月微明芙蓉落江水

垂釣

寒月已滿浦先生猶未歸盡隨王霸志只爲鱖魚肥

山寺

草暗回巒失沙明細路分已近翠微寺鐘聲猶隔雲

江寺

江水何年緑江雲自古閑一聲花裏磬無數夕陽山

松間

偶來松間行愛此松上月松風拂袂生松花落如雪

夜過城下

夜郭蒼茫水客行何日歸羈魂如野蝶着處即驚飛

讀史

去國捐妻子乘危忽出奇如何刺客傳不列古要離

鸚舌剔牙

象尾能祛火虎鬚善逐風不及鸚舌鋭偏挍蠹齒蟲

佳人

清簫度流月緩珮曳歸風却扇臨堦坐閑花自落紅

省齋雜劇

蘼蕪秋更緑桂花落如粟爲看舞釵搖不覺銷紅燭

十二變歌

東門楊柳枝早晚遭攀折今日是相逢明日是離别

門前絳桃樹幾日落艷紅今日少年場明日白頭翁

擾擾長安雲一日千回變今日秦家宮明日漢家殿

北邙山上墳新舊知多少今日是黃沙明日是青草

一語起戈矛含笑探吳鈎今日是膠漆明日是仇讐

峩峩孟嘗門刎頸結交處今日三千客明日不同顧

老婦見故縉不覺失聲哭昨日是鶵黃今日成黰緑

打鼓然雙燭柔桑高出墻今日是女兒明日是新娘

泰山萬仞高走馬便可上今日是布衣明日是公相

黃金如浮雲變化本無時今日千金子明日葛衣兒

滄海會浮萍意氣偶然集今日結弟兄明日不相識

可憐玉瓶花零落不可數今日堂上春明日道旁土

先師蔡德文先生墓廟山去城西南二十里每

遊城西遥望不勝今昔之感

平昔追遊地陰雲日暮生城西秋草路三過不勝情

嘆馬

蒭確悲朝邑鹽車泣太行當時無伯樂櫪下飽風霜

省齋

竹逕初澄月花陰夾小樓步檐深寂寂蟲語一燈秋

折楊柳

西南爭戰久天地别離多爲問長安柳春條剩幾何

秋意

溪動螢過水松凉月到枝此中無靜者秋意有誰知

送俠客

白浪滿江雪孤舟夜向吴歲寒無酒店何處訪專諸

歸自郡中

白塔黄營路青墩赤棟花匆較程多少隨時可到家

古意

蟝蛣腹小蝌性命相依倚小蝌行不歸蟝蛣飢欲死

二

卭卭與距虚相將共出入卭卭去不歸距虚行不得

逢王孫

野寺打昏鐘相逢路不同一驢何處去落葉四山風

隋宫

煬帝宫前草秋來不復青苑中螢百萬散作兩餘星

投劍

蒯緱藏一劍曾客孟嘗門投入延津水平生未受恩

黄州府署西南隅有土稍高云即竹樓地余每

登其上東望遂口占云

不鎖長江水風帆日日開城隅一尺地郎是望鄉臺

爲擒

爲擒桃花扇翻增無限嬌玉鞭何故墜馬上已魂消

西溪

西溪帶長林十里行蹤絶時有夜深人沙中渡寒月

古斷句

誰謂桃花好花落始結實誰謂桃實甘中心有苦核

相逢

君從江南來妾望江南信前山日未斜駐車欲借問

送别

紫馬碧玉蹄長鳴向隴西夢驚千里别淚盡兩行啼

城西酒舍懷人

蘄茝三回緑遊人去不歸城西樽酒地日暮一花飛

相逢

導馬前頭呼横刀滿路隅衛青雖極貴終是主家奴

見販蘭花

本是青青草移根奈若何甘心山澤裡何用着衣多

九月二十三夜

夜半月未上蘆陰水暗流若無燈一點何處見殘秋

三塘

門前南北水來往向三塘借問垂楊線春風幾許長

花下

偶來花下立花氣自親人若向花間嗅花神應也嗔

燈市

春燈百種婚雙目不暇給少年不看燈回頭却看妾

猛士

猛士氣如虎萬金不回顧雖受主人憐中有傷心處

鏡昏

寶鏡摩挲久光非昨日明主人添白髮不忍照霜莖

折楊柳

白馬緑障泥垂楊礙行路反身攀楊枝豈是為儂顧

閨情

把筆畫作圈誰言不識字愛郎讀曲歌與郎圈到底

盼期

情人臨別時期我十五歸今宵開繡幔已是欲圓輝

懷劉延譽

誤拂秦箏柱聲聲是別絃孤燈人萬里春草夢三年

箏

連雁下瀟湘氷絃縷縷長一如洛神賦零落十三行

楊花入水為萍

柳線搖風弱楊花舞雪輕為萍仍逐浪飄蕩過平生

入滕縣

野店棗花黄春衣十里香馬頭生祗肅路入聖賢鄉

城西路

寧上斷橋望莫過城西路城西路多岐白首無歸處

池月

池中素明月疑是山陰雪映人白練衫清輝兩奇絶

送春

春風十[illegible]拗今夜已無幾一半鳥聲中一半落紅裏

漢宮秋

軹道降王出溫泉咽不流野花羅綺色猶喚漢宮秋

何處春濃艶

何處春濃艷春濃是翠樓紫光開鏡匣紅影上簾鈎

何處春濃艷春濃是畫橋柳芽鶯舌小溪水鴨頭嬌

何處春濃艷春濃麥秀田小晴挑菜渚微雨養花天

何處春濃艷春濃是郡城碧窗吹笛處小巷賣花聲

何處春濃艷春濃百果園柳條盧女線榆莢沈郎錢

何處春濃艷春濃賣酒家青旗搖柳色翠椀瀉梨花

何處春濃艷春濃是錦屏金鵞團夜玉銀鳳吐春星

何處春濃艷春濃別苑中馬眠芳甸綠毬蹴錦茵紅

何處春濃艷春濃南陌頭採香紅蛺蝶歕玉紫驊騮

何處春濃艷春濃是狹斜採桑調趙女擲果壓潘車

何處春濃艷春濃芍藥田紅邊春女醉香處野蜂喧

何處春濃艷春濃富貴家燒香薰叱撥圍燭按琵琶

拜月

才見墻頭月已向玉階拜小妹晚妝遲片時不相待

採蓮曲為汪聖郊賦

浦上生綠煙波底蕩紅雲勿搖雙桂楫猶恐濕湘裙

相約採蓮來艇子打兩槳驚起白鷺鷥飛入横塘港

十五出採蓮十八閨中住寄謝諸女郎早夜慎霜露

湖南蓮歌起湖北蓮歌歇欲知腸斷處人去滿湖月

亦作採蓮人乘舟向若耶誰知盪槳意不是為蓮花

五月採蓮花六月打蓮葉七月摘蓮子八月斷藕節

有何好顏色敢比荷花鮮折花回顧儂毋乃錯相憐

手把蓮花枝欲贈無相識由來珍賞意不在好顏色

斷藕愁牽絲折蓮愁刺手借問同舟人中有華苹否

門前有蓮塘采采日不絕時見載花船盪波弄明月

意中

斫取明月光懸著屋東壁却看顧虎頭醉寫瀟湘色

河朔俠少年贈我千金馬上馬反臂弓不在廣平下

洞庭包山湖中有玉字書安得讀百遍填胷皆太初

南海鳳凰鳥飛集我臂上吐出胷中文光輝兩相向

水田謠

大姑搖短櫂小妹把長篙波上慈姑葉分明是剪刀

小妹把長篙大姑理短楫分明青銅鏡貼水雞頭葉

高田立鷺鷥低田浮野鴨大姑鳳頭鞋小姑鴉頭襪

郎乘白版船相遇艾陵湖忘却船頭觸貪看大小姑

東王次峰顧幼鐵黄叔威

冬草不復綠王孫歸已遲閨中心未死頭白尚相思

名士

只須飲醇酒不用讀離騷便足稱名士誇人顏色驕

夢餘作

黑髮日漸白素衣行復淄借問長安塵胡不染鬢絲

単情用齊梁體

雙意何由訴単情祇自知墜蛛遇花葉詎見有牽絲

曉河沒杏梁素月見羅帳秋草寒更青歸人試歸望

花情媚春紅柳怨嬌日翠安得鏡中身與娘相比對

行藥溪南

蠶菜飛黄蝶秋桑墜野蠶偶來成獨趣行藥至溪南

楊花

高低渾似雪上下不因風借問昭陽燕珠簾隔幾重

秋汀

秋汀上夜燈孤舟行未已殘月澹無色數星光在水

放紙鳶

紙鳶西上直惹起望鄉心何不從風去牽纏直到今

閨人送別曲

棄妾向長安心在長安道不似白鼻騧步步戀春草

送徐竺村

送君入嶺南到嶺且回顧山頭有鷓鴣每喚行人住

王特躬進士築室清凉山禹尚稽爲之作圖錫

璜詠其山中景物得十二首

紅藥園

晨入紅藥園嬌紅倚濃露主人金閶彦時醉紅雲處

石子澗

粼粼石子澗瀉注東巖下春雨數浮鳩朝晴看浴馬

燕尾汊

汊形分燕尾波紋蹙魚鱗隔汊望村塢欲涉愁再經

蒼龍嶺

嶺上多凉風髗颮攋不止蒼松幾歲年結根自無始

飛雨泉

鑿破蒼山骨飛來白雨泉誰家一匹練借向閣中懸

采花隄

采花長隄上采多花更稀怪來入語靜日暮女郎歸

西巖草堂

築室當西巖攝靜此中宿澄懷萬慮空靜對一峰緑

烏柏嶺

東渚春陰漲西嶺霜氣濃愛他鴉舅色絕勝鹿姑紅

澹吟堂

精舍闢靈區窅然生虛白斯人方澹吟那容塵壒容

窈然洞

愛此窈然洞玉乳竇中墮中有石榻横可眠亦可坐

送鄭士行

楚館留殘月吴船盪曉風本是人難別翻嫌曲易終

京華秋思

十載薊州城家書隔上京謝他南去雁先為寄秋聲

龍兒河

沙響舡頭澀秋潦落三寸前灣水淺深相逢兩相問

棗棗蘅香

海陽有香棗取二棗刓剡疊成中屑蘅香以蜜漬之好事者持為遠餉其始蓋商人婦所製以寄夫者取早早回鄉之意見施愚山集

雙棗結連環中央着蘅香祝郎早早回不回也聽郎

記歲珠

新安商人婦夫久不歸婦以鍼黹自給歲以餘貲買一珠謂之記歲珠積至珠二十三粒而夫不歸婦遂死見屈翁

一歲一粒珠一珠千 待郎終不歸請郎看幾歲

秋思

落葉落還落歸人歸未歸寄書江上雁肯為早南飛

自詠十二章

塾傭

古者家有塾費子自年二十二傭於人家為童子師近二十年故曰塾傭

夢入群兒國群兒從我遊寒燈三十載空白壯夫頭

貧士

乏貲曰貧費子年四十居無屋食無田衣縷裂提襪見踵冠膩顏帢羊裘二十餘年不易可不謂之貧士乎

縷裂行市中面有饑寒色市人不識我爭笑龍鍾客

游客

居外舍曰客費子弱冠客吳越年二十六客中州三十四客京華三十六客楚黃四十五遊會稽足跡半天下故曰游客

南北東西路江湖落魄人十年衣未洗猶是道邊塵

白衣

守祖父書以白衣老曰得曰失聽世之呼我也

夏苧冬吉貝顏色白如雪飄飄淩秋風皎皎臥明月

病夫

費子年十八九嘔血幾死年三十八病胸膈塞目盲短氣計生平多在病中故曰病夫

觀書兩眼酸話言患短氣入耳偶不平早已心下悸

賢後

曾祖以篤行載于蜀志祖以循吏棄官傳在國史父以傳經著書名於天下費子行能雖不肖然未始非賢者之後

祖登賢吏傳父爲儒者宗我獨無一技抱經守固窮

流岷

先世自蜀播遷客于江都無田無籍今依棲江淮之間居址鮮定是曰流岷

萬里來江左依人客海邊傳經雖數世占籍竟無田

詩人

費子生平無他嗜好獨喜吟詩二十年集成五十年求漢樂廿載醉唐風可惜平生志都歸寃句中篇雖無一佳未始非勤於詩之人

野夫

費子十齡居野田村三十載今又徙居胡庄野居四十畝號曰野夫

野居三十載高臥海雲樓有時赤雨脚終年常科頭

老圃

宅後餘地二畝春菘夏莧秋茄冬芥終歲課僮灌漑費子間亦率妻子荷鋤薅耘遂老于場圃之間

春初種早莧秋末布晚菘勿言生計拙王道本雍容

報户

費子年四十八買報於胡家莊日賸升合以供飦粥昔梁鴻爲人舂碓許靖以馬磨自給費子辱而爲報户亦猶是也

轉報蓮廬下有客叩雙扉皴皺眯老眼不知君是誰

腐生

少受中文之學又傳蔡瞻岷先生口義年近五十始搏考諸經學雜而罕通大義竊名曰儒可謂腐矣

儒通天地人安敢以自號布裘寛且博每得迂腐誚

江晚

燈亂漁家聚潮來估客喧羈魂何處斷江上欲黃昏

江浦

荻高不見船時時聞打槳何處取魚歸人語沙上響

掣鯨堂詩集

成都費錫璜譔
同學王訪參閱

七言絶句一

水村

一抹湖烟過雨澄野橋小市聚漁燈依然人語蘆花外
只隔蘆花便可聽

泛舟瓜洲對酒見流螢如雪

凉夜微風吹酒醒蟲聲兩岸草青青扁舟今夕疑天上
一道銀河萬點星

看演唐盧生遇呂翁事

看罷華鐙淚泫然蹉跎富貴與神仙歸來一覺西軒夢
也抵朱門五十年

醉中示劉德治德問

賦罷新詩敢自憐爲君起舞緑樽前乾坤可惜番禺老
誰敵淮南一少年

釣魚圖

千尺長竿百尺繩垂波無餌不須驚少年應笑嚴陵叟
不釣江魚却釣名

康堯賡齋中碧桃花

東風次第入君家宛轉朱闌護曉霞文杏玉梅開已過
十分春在碧桃花

聞簫

幽夜寒燈夢乍驚淡煙和月未分明簫聲只在竹籬外
尋遍鄰家不見人

秋夕

別館沈沈夜合香空階白露入幃涼如何一夕西風急
變作芙容葉上霜

牡丹

濃香飛動錦玲瓏深淺樓臺十樣紅惆悵無人憐國色

倚欄獨自笑春風

江上

高樓橫笛不勝悲蘆荻青青早雁飛莫送江頭南渡客
從來南渡不思歸

偶書

大獵歸來酒未醒西風吹動孔金翎入關臂上一團雪
帶得遼東白海青

三戰榆林再破圍轅門獨立看斜暉天山一箭功誰記
射殺名王赤手歸

看紅葉

空齋久負菊花期野店江橋歸去遲病到秋來吟興減
却看紅葉又題詩

寄遠曲

尖風刺骨如針鉎風吹妾心千里長寄語遠人不見信
歸時馬蹄爲妾量

古調

費生東出濟河陰拾得伯牙枯桐琴琴中自有雙鳴鳳
不是斯人無此音
一彈江水忽飛立再鼓梨花無數開鄰人叩門請終曲
先生已瞑歸去來

嶺下梧桐嶺上萬臘月女貞春風桃後凋不抵及時色
百尺難攀徑寸高
石飴中藏一利刃猛虎口有千黃金請君試歃井中水
到底還知誰淺深

游僊

不羡天邊餐碧霞閑臨流水問桃花人生何處成僊好
只有天台二女家
秦皇漢帝好神僊采藥求方東海邊天下尚能如脫躧
六龍何事不乘煙
上帝高居最上頭僊翁老去未曾游笑渠原是塵寰客
妄說紅雲捧玉樓
龍子調笙白鳳吹天風縹緲彩雲飛小鬟偶向花前舞
飄墮人間號羽衣
玄堀鉛砂鏁彤雲疊石牆開澀浪文遇著迴廊都九曲
到來迷誤上元君
雲山朱蜜似凝脂紫柰玄梨鳳腦芝老去仙翁都未識
枯山窮海鬬珍奇
相約滄溟納曉涼不須更采白琅霜山中閉戶三千載
煮爛黃金似乳漿
金松五鬣肉芝紅萬歲氷桃自澥東曾侍清都初罷宴

飛瓊擎出玉虛宮
瓊札銀編勢屈盤飛鸞難倿紫涎乾不須更發謨觴秘
猶恐靈妃未解看
巴駕癡龍向紫烟重來亭下會曾玄荷香國腹安陵鼓
齊唱賓雲左右仙
齋宮秘授鬼神方見說蓬山在渺茫假使蓬山眞可到
青麟紫鳳亦尋常

聞簫感舊東程文石方傳芳並示及門韓道路
王其玉王紹宗陳右文

三年不聽廣陵簫側帽重尋舊板橋記得當門芳草路

春風前度木蘭撓

吳姬勸酒

吳姬十五鬟鬖鬖玉碗蒲桃勸客酣但過黃河風色冷
更無春酒似江南

法海寺

嬌鶯百囀酒千巵有月留君歸未遲縱使一年還幾度
重遊不是杏花時

大風

惡風竟夕不肯休桃花李花落井頭得意杜鵑勿浪喜
關心粉蝶莫深愁

西堰垂柳亦太恁枝枝苦被春風顛久拚秋鬢如飛雪
肯爲春孃更打綿

關心江上有漁舟或是清時隱者流煙波已自無尋處
更恐乘風到十洲

可歎

破齊亡楚智無儔何事晨炊不自謀爭致千金購張耳
誰將一飯餉韓侯

送別

青絲提酒白門前女郎送客歌采蓮請君自惜紅顏子
莫使秋風損少年

歎息

圖殿蕉園落日低金鼇玉蝀鎖葳蕤宮花一朶千金貴
飛下瓊林踏作泥

金陵

橫江江水射斜曛虎踞重關枕暮雲莫道建炎南渡小
當時猶有四將軍

淮水年年繫畫船江東舊曲祇今傳獨憐秋月春燈夜
還演當時燕子箋

柔桑鬱鬱柳毵毵陌上新歌繞碧潭往事盡隨風絮散
歌聲空自怨江南

鍾山松柏黷無煙回首金川事惘然多少紅樓歌舞月
秋來獨照白門前

戲書

客到柴門推更敲紛紛明月下松梢始知詩句無工拙
信口占來當一嘲

歎息年來萬事非晨餐未飽北山薇胸蟠萬卷都無用
吐作長虹任爾飛

至性文章合鬼神少陵之後放翁眞題詩涕淚知多少
千載猶堪泣後人

題畫

香貂壓雪㤂無力斜抱琵琶淚沾臆身是中朝第一人
不藉胭肢作顏色

九頭笙

鳳笙龍管彩繩長舊器分明出教坊一自海紅花落後
新聲半化九頭鶬

入西山隆恩寺訪天下大師墓不得

三百年來事渺茫殘僧死盡斷碑荒兩人並坐斜陽外
豈是閑夫說讓皇

盧溝橋

盧溝橋上日初低三百雕欄玉柱齊多少往來車馬客
無人閑數石狻猊

旅夜聞琅璫

少學孫吳氣未平琅璫風動月淒清夢中正見榆關路
牕外何來鐵馬聲

濵海居延久罷兵上書無復請長纓英雄不向榆關老
種竹栽花過此生

送別

傾盡蘭陵酒一杯送君更上妙高臺秋江萬里明如練
一片風帆橫剪開

望遠曲

水國霜寒一雁飛書來舍恨罷金徽穿針樓上春相望
采藥山中秋未歸

楚宮曲

奉直章華得見君朝朝醉舞鬱金裙宮腰瘦盡驚鴻影
無那襄王愛旦雲

虎阜

風雅吳儂講最真寺門片石踏成塵雙燈月下君休笑
聊爲名山作俗人

鷓鴣

紅蕉零落海桐稀九鯉僊蹤認是非看遍越王臺畔鳥
鷓鴣不向北天飛

紅葉

宸楓飄落御河秋宮女題詩無限愁莫把殷勤托紅葉
恐渠隨水向東流

秋鴉

曾棲宮柳浴金池還繞隋隄覓舊枝今夜莫啼城上月
李花飛盡又多時

褰帷

娟娟細月凌波出婀娜香風拂蕙生國色何須千百媚
褰帷一顧已傾城

山中問荅

紫巖花煗錦鳩啼日靜山深萬木齊隔澗野人相問罷水聲東去白雲西

山中

白鹿銜芝王洞春山深未絶馬蹄塵遥岑一碧飛梁斷從此桃花隔世人

梁藥亭太史招遊貟氏園

鴻鵠將爲萬里分負園聊復聚同羣當筵匆進昆山部恐觸哀絃不可聞

芳草池塘落葉殘芙容開處白沙乾重簾况有金卮暖簾外不知明月寒

聽王二琵琶

流水絲絲別有情一聲彈出旅魂驚近來都改黄鸝調不是江東舊曲聲

家世常將法曲傳曾因薄技侍甘泉酒酣借問琵琶事事比龜年更可憐

金鑰銅環閉院門葳蕤深處易黄昏座中誰是白司馬暗把青衫拭淚痕

鳳輦鸞旗去不回海青夢斷集靈臺不須更弄陽春曲亂落梅花絶可哀

憶蔣玉珩前輩

江邊桂華江水香十日不見橘有霜昨折一枝偕我醉得留數顆待君嘗

書將筋骨欺顏柳詩豈皮毛學李王似此不傳窮巷老漫誇年少錦衣郎

隴頭樂府奇誰敵大雨新詩怪出塵讀罷劍南哀絶處西風老淚濕羅巾

歸來

歸來學作灌園夫藥圃瓜畦草不鋤時著短衣看射虎知公豪氣未全除

吴宮

西施未入吴宮日別有吴宮第一人西施一入吴宮裏奪盡吴宮千載春

璚花臺

遊人都上璚花臺亦入璚花觀裏來莫問璚花何處去璚花開盡野花開

楊柳桃花

靈和露井憶當年青帝何曾恩澤偏楊柳萬株愁欲死桃花何事笑風前

廣陵秋夜

井梧葉盡火星流街鼓聲中萬戶秋今夜誰家秋思遠
滿城明月照高樓

明妃曲

桃花馬上抱紅妝謝罷天恩出建章昆莫舊曾稱漢婿
呼韓從此是降王

觀作幻術

鬖骨成霜海水枯神州東畔遇麻姑笑他年少喜奇技
戲把靈砂撚作珠

徐竺村話我塞下所遇

雪裏題詩傾叵羅美人唱罷玉顏酡秋風十載榆關路
重向燈前聽此歌

名句流傳豔一時旗亭舊事未云奇從今白草寒生曲
不讓黃河遠上辭

懷歛思

白門楊柳垂煙絲春風吹花辭故枝故人別我西川去
萬里思君無見期

當壚婦

絕代文君當酒壚白頭心已許相如使君千騎羞回顧
何論區區馮子都

貧家

誰道貧家意可憐貧家樂事爲君傳西鄰肯假晨炊米
便勝何曾食萬錢

閨思

漢使蕭關去未回春閨望斷白登臺願君直作黃河月
飛度龍門積石來

送王抱荊北游兼寄懷劉德問

平野千家禾黍荒定襄一帶草茫茫中原是處堪回馬
況復秋深過大梁

奪幟淮南事若何西風吹散楚軍歌關中劇孟無人問
匹馬於今暫渡河

邊地寒風八月高千金駿馬百金刀不愁雪色侵衣袂
恐惹霜華上鬢毛

延陵市上有遺金桐廬江邊江水清夏月披裘何所媿
爲予持此問劉生

別王敬菴

江湖牢落欲何之南北東西路總迷他日相逢須記取
大梁城外日斜時

重別王敬菴

大梁一別忽驚秋塞雁南飛汴水流楊柳曲終人更遠
芙容江上不勝愁

遍遊姑蘇野寺有感

路入靈巖嶂幾層遺民大半續傳燈五湖秋草無邊寺老盡前朝八百僧

黄叔威有句云一朵芙容浸秋水同人共稱之蓋爲名姬詠雪作也明日余於叔威座見此姬因詠叔威句座中索予賦之即以此句爲題

芙容濃豔一枝斜影入秋波弄曉霞今夕紅顏燈下見始知人勝鏡中花

夜同張羽可由白塔河歸野田

昨夜燈紅花爛熳今宵路黑煙凄迷可憐錦帳徵歌者霜滿天涯猶未知

春日有感

河風駘蕩柳條斜珠箔紅樓對晚霞今日花前思舊事去年雙燕入誰家

丙寅上元

屋角寒梅花較遲未消殘雪映疎枝滿城爆竹聲無數還道不如全盛時

同趙敏思登三山

片石臨江粉堞紅三山草色滿花宮憑[illegible]南朝事

回首金陵夕照中

送人歸岳陽

楚客南歸發棹謳洞庭五月水天浮白雲隔斷瀟湘浦何處逢人問岳州

出高淳胥河

水村山郭一帆過白襪青鞵踏淺莎舟傍人家今且宿前溪漸覺晚煙多

哭姊墓

去後重來九月天松風吹鬢淚潸然白雲一散不知處碧草傷心遂十年

別丁晉公

憐君多病久無家十載飄零鬢有華我去江南非遠別莫將春信問梅花

別卞和王昆中之蘇州

津頭薄暮柳毿毿杜宇聲中酒半酣春水不憐離別意年年送客到江南

長門怨

恩澤猶分太液烟冬青樹老月空圓蛾眉不信君恩斷一閉長門二十年

王阮亭少司農招飲

歸然猶見魯靈光碑版流傳四裔香今日布衣陪北海始知天下有文章

送別

春泥滑滑馬蹄輕沽酒提壺送客行多少禽言催客去留君只有鷓鴣聲

成都王生

成都亂後有王生鶴髮猶能唱太平一闋右丞紅豆曲春風吹入杜鵑城

初冬過刁家舖一帶皆桃梅林也題寺壁

春與闌珊秋興存桃花落盡又何論青旗野店紅柑樹白板江橋黃葉村

得商安世書

幽州故人尺素書中有徑寸青龍珠自見奇光生紙上不知明月到階除

紅蘭室納涼

朱甍碧瓦厰晴空映水涵虛寫倒虹褦襶不須愁觸熱披襟獨對楚王風

白日雙楸鳥下來吟詩賓從共徘徊馬卿莫漫愁消渴玉乳金蕉得賜杯

兩年書劍感飄零已去重來咸聚星酒罷不知身是客平臺涼似竹西亭

江笛

二月春江潮水平梅花如雪滿江城忽然一夜風吹落聽到天明是笛聲

看潮

日落黿鼉鼓角稠忽驚潮起海門秋更誰有力鞭秦石天捲長江西向流

懷田有申佩北固師晦膚功登逵

江皐凝望迥蕭然不見桃花動隔年春水來時相憶否故人家住石城邊

感舊

衰楊蕭瑟隱江城蘆荻秋來到處生却憶春江花月夜同誰橋上聽簫聲

讀太白詩

若木神雞久不鳴年來竭力事躬耕匣中禿筆將飛去輸與先生絶代名

讀五代史

三垂岡上百年歌烈士無如老去何國賊未收遺矢在却看孺子付山河

立秋日許子疑移宿竹陰斗室

匜院秋陰暑氣銷右栽文竹左芭蕉知君尤愛琅玕翠
涼夢微風聽夜潮

旋移斗室置方牀文梓爲櫳玉作牆偏是病餘多逸致
宣爐自炷辟寒香

順成門

繡幰朱輪七寶鞍腐儒羸衛欲前難順成門外泥三尺
不待風吹已踏乾

棋盤街

飜雲覆雨太無端轉海回山未是難不信長安眞似奕
大清門外有棋盤

自茱萸灣夜歸村舍

啼蟲未歇鳥將飛夜色蒼涼露氣微一路淡煙楊柳月
稻花香裏棹船歸

秋懷

青草湖干白露生羸軀獨臥女王城朝來明鏡應堪歎
一葉秋聲雪一莖

悲戰場

殺氣消沈生野蒿戰場雨暗鬼悲號多年白骨寒如雪
十月西風利似刀

縱鷹

掣鎖鳴骹意氣雄流星奔電出雕籠雙睛不礙千峰色
直上層霄萬里空

過潯陽

落日歸雲無盡時成名何必恨衰遲爲憐去雁長回首
過盡匡廬竟不知

漫興

野卉瓊葩一徑栽誰憐憔悴在塵埃搖風弄月無顏色
只爲春來未得開

睡起閱邸抄

浮雲蹤跡楚江城芳草隨人到處生睡起山中黃葉落
不知將相幾回更

魯連臺

青騾暫駐僕夫催一片殘陽下故臺戰國四君名好士
誰人致得魯連來

觀出獵

駿馬驄驍玉勒喧飛塵一道出青門隨珠空用彈黃雀
明日銜來還報恩

黃州食鯿

赤壁磯頭鵞鴨湖畵船難問酒難沽張翰不起秋風思
只爲江魚狀似鱸

狼山軍中

臥吹鐵笛和漁歌軍令平寬免荷戈江口三秋閒牧馬海風萬里不防倭

庚辰夏日與劉德柔閱天儀坐玉鼠書屋因指瓶荷爲題命童子解九連環一次成詩一章須臾各成八章文不加點

深紅淺白抱金房斗室銀瓶貯水凉似是玉人都中酒各矜顏色鬪新妝 瓶荷

幾箇琅玕映碧池曉窗雲母見疎枝憐渠空有凌虛榦未化蛟龍君不知 窗竹

沿堦一片小苔錢細雨能滋嫩綠鮮只恐有人深夜立露華暗濕透春妍 徑苔

盆蘭葉葉裊風斜紫莢深藏一朶花紉珮騷人今不遇國香徒使俗兒誇 盆蘭

霜毛鐵爪志高騫何事低頭傍架蹲狐兎近來多窟宅會須一埽淨秋原 架鷹

栖身暫向畫梁邊翠幙朱簾任往還莫道謝家常可戀烏衣門巷幾回遷 梁燕

野雉朝雊格格聲秋田麥隴露華清自從鎖向樊籠裏縱有高鳴亦不平 籠雉

戲藻穿蘋躍錦鱗競將名目擬佳人可憐最是楊妃舌一點胭脂出絳唇 缸魚

題畫

遥峰拖翠水潺湲竹樹平疎野屋刪記得馬頭曾過此不知夢裏是何山

漢江送別

征衫未拂馬頭塵才渡瀟湘又向秦夕陽城上人吹角落木蒼蒼漢口津

題醉仙圖

聞道君王解愛才九重扶得醉仙來可憐絶世清平調只換眞妃七寶杯

三變芙容

芙容顏色曉凝霜一晢輕紅換紫棠世上無花堪比豔玉妃晚作醉來妝

重登赤壁磯

江色蒼茫帶月流蘭燈影裏草蟲秋經年風物仍如昨重聽紅簫感舊遊

酒滿鸕鷀月過城菱歌凄絶不勝情再來恐是深秋後坐對疎花到二更

揚州西郭送柳大舟還蜀

潮落江干雨未收市樓醉別酒如油城西便是還鄉路
萬疊青山萬疊愁

己巳十二月二十三日宿水寨聞人家爆竹聲
口號

爆竹聲催歲又終聽來不與去年同定知今夕難成寐
坐對寒窗剪燭紅

客懷何事久凄然聽盡殘更猶未眠不信故鄉千里月
夜深獨照汝南船

翦靈燈火近如何野水荒山夢裏過客久不知年事逼
今宵添得淚痕多

停橈水寨已黃昏爆竹聲聲動旅魂拭盡淚痕衫袖濕
知予不是戀家園

屈翁山先生以四詩寄我論詩大旨與鄙意符
合先生没後乃見其詩於集中作此寄弔

一代聲名出至公詩人原自屬英雄笑他江左耽吟客
盡落元和變調中

寫出丹陵雙鳳皇墨痕着紙已飛翔神仙別有升天骨
不是人間服食方

南海詩壇有大宗負書懷餅願相從一聞太白騎鯨去
夢斷羅浮四百峰

信知天下眞才少豈有眞才不愛才五載已判書斷絕
三年遺集忽重開

未見斯人但識名無端涕淚爲君傾山川奇氣從今盡
即有才人異代生

望天平山後

攀藤直上最高處萬壑千峰向此分欲尋僧寺不知路
時聽鐘聲隔水雲

蕪湖遇雨

亂帆無數逐驚飈撾鼓無聲塔影摇柳色城邊逢暮雨
桃花江上落春潮

張園水步見艤舟女郎渡跳版入遊重過此遂
題

過雨垂楊帶小樓曾逢春女踏春遊欲尋羅襪凌波跡
溪口花深不見舟

見鳥

布帽提筐採蕨薇仰看鵠舉想猨飛平生幹略應無濟
二十年來萬計非

康熙辛巳村居半載録定前後詩草得一千八
百篇其放失刪廢者不在此數遂吟二十八
字

屈指前朝十數公出羣之傑首空同私將尺寸量江海
五百年來媿放翁

送別

笑問先生歲暮時雪中驅馬欲何之如今海內無英傑
獨抱殘書扠向誰

時俠

五載交遊遍薊門如今豪俠不堪論黃金白刃相傾軋
但報睚眦不報恩

題繁川春遠圖

繁川春遠圖寫新繁先壟先壟自松柏之外有桃

花數里春色爛熳多遊人車騎亂後祖父來江北
五十年無人歸拜家夫子乃手布此圖石濤寫色
焉

五十年前似此圖老親淚眼記糢糊即今野草重兵火
留得桃花有幾株

惠山對酒

錄事䑛籌捲白波主人有酒客高歌丹山綠水年年在
無那人生老去何

讀王先民詩集

先朝萬曆中江都陸無從弼王先民醇詩名籍甚今遂無傳者無從集許氏猶藏之先民集今乃見於人家讀之三歎

先朝郡邑論詩客陸弼王醇大有名遺集百年人不問
沈吟萬古涕縱橫

戲題九首

合肥相國李夫子愛我詩歌似古人國士未酬知己願
三年西望淚沾巾 李文定公見余詩謬蒙過愛入都留居貞松堂對人嘗有太白之目

東山李白入長安狂客先稱蜀道難我亦中原逢賀監
爲傳詩卷滿河干 賀天山先生江東名宿有人携余北征入汴詩十七首先生見之遂爲作序並賦古詩四章見投至揚屢訪余焉

南海今推第一人驚才絕俗許誰隣千秋方駕遙相許
萬里心期若有神 屈翁山前輩見余掣鯨堂詩即寄余詩末一首云開元大曆十餘公盡在高才變化中誰復光芒眞萬丈謫仙猶讓浣花翁見容時稱余詩不置

袖拂紗籠未足才倡樓僧壁付塵埃自傷零落桃花句
猶上春鐙照酒杯 余遊城西紅橋有句云春水柳條濃淡綠桃花人面淺深紅友人康堯賓特作雙鉤剔墨紗鐙以二句書其上延辭人共賞之一時頗有傳誦者

落雀詩成自笑奇當時句度太支離賢王佶曲曾經賞
名輩風流更屬題 昔年偶作樂府一闋曰落雀見於勤郡王者乃集名輩讀之多不能句度一時李唐思輩皆擬作焉

金壇于子不相識斯事推予越近今辭賦未應終蕪沒
人間時復有知音 金壇于千英未相識也序吳門龔生詩曰黃遊衡眞能爲古人詩者并稱龔以序之言問予

北征哀歎一篇詩屈指平生只此詞把示他人猶墮淚便堪千載不須疑余賦北征哀歎曲成以示人讀而流涕不竟讀者數人黄叔威能詩者也云此漢人語同時有擬此體者

弱冠才名遠近喧遊梁詩句足消魂當時一卷傳閨閣曾印蕭娘粉指痕弱冠游中州賦詩一卷朋輩家寫遂為閨閣傳誦

古詩樂府擅京華盡掃猥靡自一家屈指當時同志輩孝標江夏各天涯丁丑在都倡古詩社余與黄叔威劉靜伯實主其議頗為時所稱

諸少年各述生平快意事或四五或七八次第及予余檢點平生曾無一快惟數年前時夢飛舉渡海瞬息千里頗用栩栩自樂內經云陽虛夢飛余之所快即余之病悲夫乃唫一絶不知涕之所從也

投壺爭博與時違話到傷心淚欲揮若計平生快意事夢魂曾踏海霞飛

南園集暫女歌小曲有楊雲者以歌擅場

南園絃管鬬紛紛女史妖歌不易聞唱到鷓鴣聲轉處芙蓉浦上度紅雲

感事

糟坵常侍官階貴典醬尚書位號新水族加恩今已遍田青中潔盡波臣

贈摹古陸其清

潘岐善仿東坡蹟鐵石能為逸少書近日陸生稱妙手唐仇文沈盡臨摹

憶江南

春來無地不融融却憶江南景不同節過小寒一百二梅花風到楝花風

與黄叔威同舟之高郵各出詩稿相示遂至夜分

城上烏啼夜欲分扁舟今夕更論文本初之徒不足數天下英雄惟使君

常山體

鄰家莫笑主人貧主人食肉未經旬猶有十錢堪買酒鄰家莫笑主人貧

雙鳥

國門一字易千金得失由來驗寸心莫道斯文無識者花間雙鳥是知音

乞食

破家伍員伏蘆中寄食韓信把釣筒自古憐才惟女子世間無用是英雄

合肥晤孫韓穉

客中相遇清明節側帽掀髯唫興長他地再逢應記取

棣棠花下酒盈觴 棣棠見金高啟詩

蜀山太史令文伯桐邑先生得主人詩卷一時成倡和

侍郎賓客擅千秋

秋海棠

露月淒寒小院東含羞猶似怨秋風當時腸斷知何事

墻角依依淚點紅

西府垂絲共一春漫隨桃杏醉芳晨儂家別種秋深色

妒殺昭陽絕代人

黃蕊作團魚子細紅苞相對絳唇開南塘幾疊如屏障

曾與青裙鬬酒來

薜蘿陰處移殘月蟋蟀吟時上夜燈不向此中尋氣味

道渠傾國亦何曾

秋陰深護綠苔墻寂莫秋容淺淡妝莫把秋心容易吐

恐教人想杜秋娘

春海棠如富室女秋海棠如貧舍娃處處敲門尋酒伴

不知秋色在君家

刻詩稿粗成柬黃叔威吳青霞董家三徐澄齋

徐南臺張漢聘

少賦淩雲慕子虛欲憑才氣傲黃初年衰始悔前言誤

只與空同作屬車

郭善夫還秦時僕思還蜀約同舟向楚已僕不

果善夫遂西僕達至海隅感而寄此

言歸未得與君齊董相祠前手重攜我作伯勞君作燕

烟江雲海各東西

黃樹功江園看牡丹

牡丹舊說天彭好自古人稱賽洛陽今日對花增感慨

紅雲堆裡憶家鄉

宮怨

絳蠟成花照綺樓玉欄葉落晚來稠寒宵舞盡霜沾袖

未得君恩賜錦裘

紅顏白髮

別館徵歌意可傷紅顏白髮暗相當花前莫攬芙蓉鏡

照見潘郎鬢有霜

聞笛

旅舍金陵鬢欲霜夜聞漁笛起滄浪矦家客散黃金盡

春燕銜泥歸畫梁

泊舟真州新城

洞口桃花壓短篷武陵夢入雨皆紅春江夜半潮聲落

疑是湘妃瑟未終

霜月

今夕何夕霜明寒驚鴻照眼何翩翩美人歌舞紅燭下
紅燭半銷歌未闌

懷劉德鏞客中州

劉生作客未還家南望歸雲驛路賒梁苑月明今夜夢
故園春已到梅花

贈妓

十載風沙老薊城醉歌南曲不勝情那知今夜邊關雪
暗向吳娃鬢上生

當壚

珠箔光寒日午時梅花飛起雪參差當壚不肯留人醉
笑罵幽州輕薄兒

過朱若符前輩

邪許輪蹄寂不聞依人只有白鷗群垂楊四繞陶公宅
欲聽琴聲隔綠雲

春醪

開滿棠梨過野橋天涯寒食雨瀟瀟青山到處英雄骨
安得春醪徧地澆

送許閣如遊越中

離離春艸滿原生極目西陵去國情吹徹玉笙羅
燈光如水夜三更

東江詩鈔十二卷

〔清〕唐孫華撰

清康熙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東江詩鈔

今夫山肴野蔌羹葵飯藜非不足以娛野人然律之大官之廚御豢豹而胹熊蹯則慚矣折楊黃荂[illegible]岳非不足以悅里耳然置之鈞天之側覩萬舞而聆九成則駭矣惟詩亦然信心衝口闌入方言冥搜苦吟爭奇隻字非不自詡爲能然試觀諸古人著作之林高文大篇千彙萬狀拔鯨牙酌天漿不覺自形其陋也故必超世殊特之才濟以宏湥該博之學而後可以窮天人之變通事物之情傳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少陵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此之謂也東江先生天稟異資自少日記千言稍長貫穿經史蔚爲名儒文章著述久已衣被海内顧不多作詩迨通籍後始發攄盛藻標舉偉詞詩刻於都門者固已紙貴洛陽矣時先生將出宰邑會大臣以閎博薦 上召見親試稱 旨特與内擢由儀曹改吏部駸駸通顯適奉 命典浙江試覲省歸里洎丁大故遂引年堅臥不復出惟與里中老友杖履相存文酒數會二十餘年則先生之詩日益多門弟子請付剞劂乃裒輯前後詩手自刪定得若干卷而以示予予讀之如入清廟而商彝周鼎之畢陳也如開武庫而越棘兊戈之森列也如登泰岱之巔而雲霞海日盪胸駴目也如汎溟渤之廣而波濤沸騰魚龍出沒也蓋惟先生學富五車識窮二酉取精多而用物弘故發之爲詩文質相宣正變迭奏兼善諸體不名一家壯采絢丹青高響出金石昔人所謂杜律韓碑無一字無來歷斯足以當之矣先生於予十年以長雖忝兄事之列實吾師也年來屏居里門追隨觴詠之末每聽先生說詩論文析古義之疑惑摘今人之謬誤曠若發眼蒙快若爬背癢以爲得未曾有今雖年在大耋猶日手一編而且過目不忘無異少壯天固厚畀以讀書之資積之湥而發之茂彼輇才小生腹無邊笥而欲以其蟲鳴蚓竅較短絜長不亦傎乎先生既手定其詩而又命予更加刪汰昔白樂天與元微之書云凡人爲文私於自是不忍於割截或失於繁多必待交友有公鑒無姑息者討論而削奪之先生之雅懷何以異此而予愧非其人惟有望洋而歎聊道平生傾倒之素以復於先生先生以爲何如也

康熙丁酉季秋年家眷同學弟王吉武拜題

予友唐子實君以文學負海內盛名者三十年其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史學凡二十一史之書貫穿隱括成誦在胸每賓朋廣集論古徵事唐子信口酬答衮衮不自休聽者爲之屈服蓋近世所稱文學之士博聞強記未有如唐子者也顧其爲文自時文古文而外不屑屑於聲律雖間有題咏而傳世者蓋少晚成進士需次里居乃益肆力於詩辛未壬申間再應納蘭相國之請舍館京師而予亦客王學士顓菴邸第唐子嘗過予聯牀翦燭極論古今時有吟綴唐子輒爲拈題分韻而去揮灑所至日數十篇郵筒往來者不絕予讀而歎曰唐子向以文名今復以詩名乎其詩風發泉涌激揚踔厲而

善於用事在少陵義山之間而時出之以眉山此非有唐子之學者不能爲也史稱高達夫年五十始爲詩而即工予嘗謂達夫之詩在五十以後而達夫之學在五十以前未有無其學而能爲詩者予於唐子益信滄浪嚴氏曰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王荆公謂少陵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義山爲文簡閱書冊號獺祭魚荆公謂其善學少陵以今觀唐子之詩撈籠千古陶冶萬物從平日學問之所積沉浸醲郁而發爲辭章隨境依象自有書卷之助奔赴筆端如膳宰之羅珍錯而成味如紅女之裁縑素而成衣又如匠氏之選群材鳩衆工而成屋室也詩之賴夫學也不信然哉予與唐子生同里定兄弟之交唐子長予數歲然予自少學爲詩而唐子初未爲詩也今予年亦向衰矣衣食奔走蹉跎失學每一執筆枯腸枵腹或終日不成一字讀唐子之詩不覺爽然而自失歛然而自下焉蓋以其詩可及其學不可及也唐子今刻其詩而屬予爲序予既不文又窮且賤辭不敢爲而唐子索之再三無已則舉唐子之學其詩之所自出者書之末簡且以告世之爲詩者焉夫不學而爲詩不入於寒窘即流於鄙俗予未見其能詩也

康熙三十三年歲次甲戌二月望日同學弟沈受宏拜題

吾師東江先生蘊道積學於書無所不闚負才名三十年作爲古文詩歌雄渾雅健迥絕町畦丁卯之冬家君延迎至舍訓家弟揆方時予方受經海寧查先生及戊辰春查先生南歸家君遂命從先生受業焉予少喜爲詩書牕涴壁隨手塗抹時家君方督予爲制舉藝意頗不樂先生從容爲家君言詞章之學古今所重子弟知好之賢於裘馬博弈遠矣此當因而導之不宜禁止家君以爲然遂不禁也己巳春先生辭歸予自此雖好爲詩而胸有疑義無從質問倀倀焉如瞽者之擿埴索途而茫無所見也及辛未冬家君復迎請至京師仍留家塾予幸朝夕追隨質疑問難先生於是授予爲詩之旨

以爲學問性靈不可缺一有學問以發攄性靈有性靈以融冶學問而詩可庶幾也俗下小生膏肓拭舌妄談詩文不知誦習八家剽竊字句不可謂之古文也爛熟唐詩摹倣聲調不可謂之詩也必也原本經史貫串百家融液變化以我法御之而不膠成轍斯可以爲詩文矣予然後恍然神悟稍有進焉而猶愧其力之不逮也先生之才之學宜在承明著作之庭戊辰成進士不得與館選家君爲之歎息曾以學行聞於　皇上特蒙
天問注意焉而先生需次銓曹行將出爲縣令矣先生所爲詩文甚夥不欲刊刻流布以自衒鬻予力請再三始出其近所爲詩數百篇復加洮汰存其什之四五鳩工鋟板質諸海內譬之鳳皇芝草必共知爲美瑞矣雖然先生之學如地負海涵無所不有而發之爲詩猶杜律韓碑無一字無出處世之學爲詩者目未見先生所讀之書吾恐其讀先生之詩且目瞠口呿舌橋而不得下也

康熙癸酉季夏受業納蘭揆敘愷功謹譔

東江詩鈔卷第一

太倉唐孫華實君稾　受業陸[illegible]編

偕同年吳元朗遊西涇次友人韻

東山多市廛往往背山麓武山洵清曠羈客誰能速懶
苦事著書頭白困汗竹分曹日課功嚴若巡執扑扣門
闖嘉招快似猱升木佯謝未敢前欲往意所蓄一葦泛
湖光舟平如在屋淡樹發幽香疑入子眞谷遶籬花未
稀登場穛初熟延客開松扉書堂散誦讀清風扇坐隅
雲起未成族小閣展遐眺一山園衆綠清言雜詼嘲勝
引賡繳遝搴簾出紅妝夜香薌芬郁妍唱發朱脣何必
倚笙筑獨憐顫頷姿曲局鬟未沐垂耳乏秦珠見面哂
燕玉暫舒眉間翠幸有樽中淥所惜夕陽殘峰高露氣
肅歸途語笑喧燈光人影簇送別臨河梁暮涼怯綃縠
閒情少陶潛子師年兄託故不至狂言驚杜牧美人隔滄波一葉
蘆中宿飲罷感蒼茫仍歎匏瓜獨嬉游良已荒亡羊愧
臧穀

東山即事

湖風盡日響松杉接席連牀共一巖文到無情眞悔作
口除飲酒只宜緘晚涼欲試蒲葵扇暑汗頻嫌葛越衫
破硯生涯今更拙謀身端合託長鑱

熟梅天氣雨霏霏柳幔低垂拂釣磯乳燕已飛孫竹長
浴蠶將罷女桑稀鷄飢未肯因鴟嚇鶴瘦猶當勝雀肥
畢竟人間寧作我書堆投老未全非

侍玉峰座主尚書公登莫釐峰

削成峭壁倚空濛木杪斜穿石徑通絶磴何人凌緬邈
高譚有響應虛空峰腰檜栝千尋幄湖面玻瓈萬頃風
不用東山絲管沸論文偏喜一樽同

讀中州集周迂齋箸詩意猶未盡戲賦十四韻

森東牙籌狹分裁竹箭纖頭方微應矩末銳削宜尖杯
斝同中置盤餐待續添未須爭饜飽且與和鹽鹽滑恐
流匙急鋒憎挾匕銛手摶愁濕熱曲禮毋摶飯謂以手摶飯食之指染
畏湯燖餔啜非無助輕圓取易拈操持難用隻眠起勢
常兼魏書咸陽王禧傳箸謎云眠則俱眠起則俱起貪如豺狼贓不入已雕象蘇姬醉停
犀箸國厭杜詩犀箸厭飫久未下驚看蜀主失缺召亞夫嫌鑾鼎
嘗曾遍銅盤許並霑名饕非入已善取未傷廉側席憂
還輟寒灰畫易燖用宋齊丘鐵箸畫灰事調羹須好手籌略借帷
幨

同年王令詒至山中坐談有感

山居寂歷悄無鄰好友相過軟語親官味難期到尾蔗
官階猶有壓頭薪看花尚憶前年會宿草俄驚隔世人
悲后張也惟有素心原不易敢因如晦廢鳴晨

梅雨連日涼甚

消雲如蓋壓檐低一雨涼生擁敝綈出沒無心憐鷺浴

陰晴都好任鳩啼水車已見樓茆屋秧馬行看遍稻畦
丘壑會須終著我商量生計付鋤犂

贈將樂余不遠

孤雲出岫竟忘還一老皤然忽扣關千里重遊仍敝褐
十年相見轉衰顏蹣跚苦涉尤溪水清瘦疑逢飯顆山
榕樹蕭森園破屋商量何路問刀環
一節孤寄梵林秋應爲無家愛浪遊鬢雪消磨存鐵研
手風搖顫失銀鉤窮思妻子皆奇福老借文章伴旅愁
早趁歸潮乘小艇莫教土偶笑漂流

輓同年錢心水進士

四十成名沫是遲芝焚蕙歎事堪疑曲江暫瞥看花眼
幽壤旋銜宿草悲書答秣陵途已杳劉沼爲秣陵令殁後劉峻有重答劉秣陵書官除興俊到何期北齊劉晝嘗夢補交州興俊令亡後忽馮其幼女云我已補興俊令矣
摛辭愧乏中郎筆章負林宗墓上碑太翁年伯曾屬余爲行述

羊叔子故里

棃棗孤村夕照中居人猶解說羊公生前意氣輕夷甫
死後功名付阿童峴首殘碑荒草沒江頭戰艦暮潮空
從遊鄒湛今何在到底消沈事亦同

重過相國郊園

一鞭蹇衞指郊原三載仍過獨樂園前度看花人又到
曾來聽雨榻重溫卸裝籬下開新徑繫馬橋邊識舊村
忽訝車馳似流水苑東原接濯龍門

門神同查夏重愷功戲作

桃符葦索一時新對立春風突兀身功業未堪封戶牖陳平封戶牖侯
光華聊復綴簪紳敢同閣上丹青客長作門邊
骯髒人後漢趙壹詩骯髒倚門邊莫恨物情多棄舊從來冕轂易灰
塵
文武衣冠色正殷居然鵠立似朝班將軍本自名當戶李廣子名當戶
丞相於今亦抱關蕭望之嘗爲門候王仲翁朝之曰不肯碌碌反抱關爲
闤外未聞持玉鑰簷頭惟見倚銅鐶迎新送故君休歎
免受推排旦暮閒

次王隨菴七十自壽詩原韻

高才自古歎邅屯席帽秋風涤洛塵威鳳巢中餘老鶴
鳴騶宅裏得閒人燒殘官燭方知命賣到藏書始覺貧
餽歲幸存微摯在要當祭竈請比鄰
閒愁暫借酒兵攻三揖車前未送窮避世聊爲漫浪叟
元次山自謂浪士人或呼漫郎少言甘號囁嚅翁唐竇鞏訥言人稱囁嚅翁悲歡影
共千家月榮落花隨一樹風暗用范縝論命語悟得莊生齊物
理便將老健抵三公

移館園中每御賜相國酒饌輒得分嘗賦述盛
事

法醞奇珍出大官御廚絡繹送琱盤餦餭堆案熊肪
白仙果承筐鶴頂丹宣勸本爲元老賜分甘時共腐儒
餐昔年曾飽紅綾餅天膳常沾遇較難

風定後偶過陌頭見桃花盡落

緋紅滿樹一時凋不耐殘鬚戀舊條已入燕泥棲草屋又隨蝶翅度谿橋早沾暮雨花心悴獨舞春風柳意驕何似李姬終掩面斷魂猶得想妖嬈

同年王拙園太史招陪同里諸公飲大定菴花下

招邀重過贊公房春色將闌賸海棠四面屋圍花氣聚一庭陰合酒樽凉燕歌慷慨無同調吳語綢繆即故鄉却愧僧逢前度客十年憔悴笑劉郎甲子冬予曾同宋荔洲太史讀書菴中寺僧多舊識

硤溪題畫二首並

尚父精神老更遒一竿唾手取神州諸侯八百皆貪餌只有夷齊不上鈎

出塞

稽顙呼韓已款關和戎何事遣紅顏君王肯把蛾眉贖償與燕支塞外山

題文姬入塞圖

顧生游藝何恢奇前身虎頭老更癡丹青狡獪無不有偶寫文姬入塞時文姬生長深閨裏中堂不出珠簾垂曾讀賜書四千卷沈詳愔嫕兼明詩一朝沸脣動天地踯林毳幙長流離追逐賢王十二載薄妝瘦盡纖腰肢侏儒那可相對語邊風但聽哀笳吹從來喪亂多仳别驅掠無如巾幗悲晉氏獻容三廢後拂廬猶自捧槃匜隋朝蕭后老不死終依突厥爲閼氏只看妃后猶逼辱何況尋常紅粉姿我觀此圖三歎息玉關猶恨生歸遲圖中雜遝多漢騎槍纍竝擁爭前馳曼纓左帶作後隊睽睢面目紛追隨中間有女垂雙袖風鬟不整低愁眉半若含羞半含恨戍削衣裳減玉肌嗚呼一身一女不能庇命到中郎眞嶮巇前有仲穎後孟德生死偏結姦雄知當時若不捐金璧魂依青冢無還期地下交情能不負終歎曹瞞是可兒

夏日園居雜詠十四首

上蘭御苑氣氤氳列第名園綺錯分夕鳥每投燕嶂雨曉鴉常帶漢宮雲樓通花萼連藩邸地接枌榆總舊勳正是承平好時節歌鐘幾處日相聞

非無柳榭與花谿亦有貧家仰夏畦餘粒敢期分鶴料敗垣惟是竝雞棲荒凉竟野蒿萊滿犖确連村薺麥低同荷陰陽受埏埴金張只在岸東西

芳杝疎藤插架斜居然風物似山家氣蒸陰谷栽生黍地比陽坡好種瓜眼底雌雄看鬬蟻耳中鼓吹厭鳴蛙獨憐一片銀塘水不灌桑麻但灌花

三載重來榻未移忽看珍木覆清池青袍尚似當年草綠柳全非舊日枝衰境每臨寒暑覺病身偏到雨晴知雄心敢比桓宣武樹下攀條淚亦垂

翦棘誅茆傍水涯忽教瘠土變繁華荷鋤野老驚珠勒

側帽吟生避鈿車春樹雨中千萬戶名花月下兩三家
及時秉燭勤歌舞轉盼西垣日易斜

通侯家世本仁温尚有高樓突兀存流水游龍非馬尉
赤墀青瑣異王根豈應樗里知天子（見史記秦樗里子傳）恰比長
門奉至尊（漢竇主以長門園獻武帝）不見北平餘別館當年早作奉
誠園（唐北平王馬燧別業後獻於帝爲奉誠園）

野外林邊景物清流泉濺濺繞除鳴一籬纏結花爲障
四面叢攢柳作城夜雨蟲貪殘燭影晚涼蟬試早秋聲
通衢十二飛埃滿却喜幽棲暫濯纓

吳融書局共分曹別後相思正鬱陶人忌才名防積羽
世憎科第怕吹毛飄零媿我田園廢枝柱愁君門戶高
聞道涼秋當總轡何時樽酒論風騷（懷同年吳元朗）

薊門重險舊堯封周鼎銷沈泗水蹤戰壘荒涼餘豕鹿
邊關容易賣盧龍桑乾閱盡人間事西嶺依然天外峰
今日承平方偃武千年王氣繞居庸

陸海從來沃野多居民竟未識嘉禾葡萄抽架供山鳥
苜蓿連天飽駱駝苦草王瓜隨地滿芋魁豆飯一生過
只今誰解傳區種重與披圖訪九河

籬門何用日常關僻境翛然斷往還稚子肇鷹尋茂樹
僕夫牽馬浴清灣月因林密遲登幌雲爲風輕嬾過山
莫笑京華多熱客此中也有一人閒

赤熛火傘又當頭溼土蒸煙助鬱攸烈日已應驚蜀犬
炎雲惟是喘吳牛三年客裏逢朱夏一月天邊盼素秋
莫處涼臺愁執熱行人白汗正交流

揭來作客又朱門依舊青氈片席溫苦竹垂檐難結實
流萍隨水欲生根如雲駝馬常彌野落日雞豚自一邨
時有微吟答虛籟林花深擁草堂尊

一朝颯爽變驕陽似解秦苛出沸湯雨過峰巒如洗沐
風來草木盡飛揚涼生白羽初捐扇溼久青苔欲上牀（少陵秋述云多雨生魚青苔及榻）
但使鬱陰常假盍便拚殘卷送朱光

送王冰菴出守紹興

范蠡高城繞駕臺（駕臺越王臺名）官齋自昔枕崔嵬六侯襟帶
稱雄郡千騎喧闐擁上才霸氣山川歸越絕仙都樓閣

倚蓬萊鏡湖秦望多奇秀留待文章太守來

榮達逢時自不難耐他酸苦滯長安十年羈宦終兼隱
五馬前驅始是官仕路從來尊露冕人情近日薄金鑾
平時淹屈宜償久併作高風萬里摶

古時州部本吳疆（漢會稽太守治在吳郡）晝錦東歸即故鄉澤國
千邨通水市家山一棹入湖光姒王科斗搜金簡逸少
風流續羽觴却笑買臣遭際晚白頭始綰會稽章

竹馬兒童隘若耶懽呼爭擁使君車循良自要通經術
習俗由來尚法家綵筆誰推今竇肇（元稹在越州辟竇肇與之酧和號蘭亭絕唱）千將仍遇舊張華（浙撫張公即憲尹座主）錢清溪映心如水
山鳥聲中報早衙

燭淚

寥落西牕暮雨寒孤燈何意助汍瀾未通笑眼銀釭暗相對啼妝玉箸殘坐到三更花竝落心留一寸滴難乾可憐擁髻淒涼夜獨宿空房掩袖看

筆牀

湘竹離離欲作堆書籤硯匣自追陪珊瑚架就安銀管翡翠裝成近玉臺毛穎禿時應避席君苗燒後漸生埃方今誰薦淩雲賦且偃霜毫莫漫開

簾十二韻

爲怯涼飈至湘紋晝自横鰕鬚垂未暗燕尾觸還驚約略迥雲母玲瓏徹水精微褰因色授半掩待妝成疑客

風頻動窺人月乍生霧中花漠漠望裏水盈盈未辨朦朧影纔通笑語聲坐深防夜露閉久託春酲客護排銀蒜遲開挂曲瓊訝來飛絮入偷出篆煙縈裁竹千層細穿珠百琲輕依稀人面在只是未分明

漁父詞

笭箵綸竿載滿船年年生計五湖邊回頭笑指春波渌此是儂家千頃田

隨意牽船綠柳村赤鱗換酒却盈罇江湖幸漏魚蠻稅不怕催租吏打門

湖上鴛鴦亦竝頭鰥鰥魚目夜長愁近來娶得鄰船女柔腕輕腰解蕩舟

陸放翁集中有笑詩戲用其題作長句一首

微詞目語未分明一顧嫣然百媚生齲齒半含迷秉氏絳脣纔動眩陽城楊妃乍見飛塵影褒女初聞裂帛聲莫道千金容易買山河破盡爲多情

石鼓歌

宣王吉日岐陽蒐旌旂獵獵飄龍斿中興迴繼文武烈欲吐酆鎬張王猷陳辭紀事鋪鉅藻追匹雅頌非齊謳誰其作者必賢哲或是吉甫偕樊侯巨靈手劈華山石贔屭神力加磨揉史籀初變蒼頡體奇字夭矯騰螭虯蛟如琅玕青且滑良工試手施雕鎪軒翥變化皆古態俗書豈得誇銀鉤瓶罅瑕璺歲月久堲壓滹沮陳倉溝

蘚斑蠹蝕字揞揜駸駸尚可形模求從來古器多剝毁千百罕有什一留亞駝詛楚存古觀李斯諛秦鐫之罘石不能言任鉗鑿磨洗覆誦餘騂羞惟此獵碣傳累祀光氣炯炯星虹浮文詞幸得附頑礦不隨秦燄騰鬱攸天水移置保和殿字加金錯塡精鏐沸脣一起汴京破寶器擔載驅車牛睽睢豈解辨異物但見金字驚雙眸槖駞輦致到燕薊剔金棄擲埋荒丘道園學士頗好古徙就太學空廊幽覆蓋淡簷蔭古柏莓苔風雨長無憂聖王精靈實憑託雷電六甲不敢收昔聞一鼓落民舍剖作碓臼供舂揄由延津寶劒終必合自有天意非人謀薺堂謂是宇文物（金學士馬定國自號薺堂先生論辨石鼓爲宇文周物）妄論

空笑儒生瓴黒獺無文蘇綽鄙豈有文字追西周昔人愛古聚金石穿林發塜爭窮挼安鼞漆簡傳紀載是非後代誰勘讐秦玉漢銅多僞物好事不惜千金酬如斯古器出姬代珍重豈止同天球世人委置不一顧如寶康瓠輕彛卣突兀長存自艮磑閲世變滅如浮漚昆明灰飛武庫火周鼎水没銅仙愁宣和書畫㓂犀軸丹漆禮器淪牛溲玆石應知鬼物護燕秦來往等置郵尼父尊周本素志陟降或有神靈遊周道荒凉應怛怛秦天沈醉空悠悠西王故物幸無恙作鎮壁水垂千秋

諸葛武侯祠

卧龍潛下國逐鹿走羣雄慷慨吟梁父撝謙拜德公管

蕭才豈匹伊吕望應同漢廟靈猶在劉天姓未終一犂耕隴畔三顧出隆中旒綴千年繋絲懸九鼎銅黄圖分社稷赤壁掃艨艟入蜀神基固分荆阨路通一噓火井燄（蜀有火井漢盛時火熾漢末漸微孔明一窺之火乃復盛）再起沛鄉風操懿俱如鬼關張竝是熊（周瑜謂關張熊虎之將）崎嶇箕谷路流涕永安宫定計收關隴深期卜鎬豐雜耕屯渭曲籌筆洗荒戎吞貉曾無芥（關壯繆罵孫權爲貉）鞭孤欲折兇（石勒謂操爲孤媚）風雲開絶業日月照孤忠委寄尋前諾艱危誓鞠躬三分非素志八陣漸成功炎景終移祚流星忽隕空宅桑仍索寞廟柏自菁葱（李義山有武侯廟柏詩）異地留祠廟靈旗捲暮虹

文信國祠

衣冠仍宋代忠義照人寰身柱天綱絶心扶帝室孱人居永叔上（公少時見鄉校祀歐陽公諸人慨然慕之）祀在武侯間（公祠與諸葛武侯祠相對）憶昔時標季逢危歷險艱倫魁光制策正議觸權奸朝右多狐蜮中原盛狒㺅戈誰揮日指弓競射天彎犀甲逃荒谷龍輿落海灣有心奔冏氏無計服戎蠻金雁離陵墓銅駝泣草菅但存一旅在猶望九斿還戰苦身攢鏃途窮血裹斑六歌聲慷慨百死走間關虎口危頻搤龍髯痛莫攀海鰌猶舊卒玉馬半新班流涕訶弘範從容詆伯顔死悲非宋土殉恨不厓山身幸空坑脱朱仍柴市殷忠驅十宋義（公死後有江南十義士舁而殯之）節竝兩周頑皐羽西臺淚千秋尚一潸

駱駝

曾向流沙識水津橐裝未厭壓千鈞頸長却似棲薪主形傴還同種樹人無角秖應疑馬背（古語橐駝無角又云見橐駝言馬腫背）有峯尚可間猩脣蹣跚那及追風足但與驊騮作後塵

落葉

井梧風動冷斜暉霜染秋林百卉腓蕭槭盡衝驚羽墜飄搖還逐轉蓬飛山空有木煙難聚樹老如人髮漸稀寄語寒鴉漫惆悵伴他枯影待春歸

那容危緑戀殘温風雨蕭蕭老樹村墜砌尚留蟲蝕字颭枝孤露鵲巢痕看楓客到猶停騎縛帚人閒自掃門

本是攅柯還竝榦翻飛誰復念同根
凄涼阜壤又驚寒生意婆娑不耐看秋蒂無根隨雨散
春荑轉眼抱霜乾高原慘澹煙條直溝水漂流錦片殘
同是西風對蕭瑟長年心事劇悲酸（古語木葉落長年悲）
春來滿目見菁葱秋早先凋一葉桐生怕枝高搖病綠
錯疑花發愛霜紅暗飄長信重扃冷（漢武帝歌落葉依於重扃）亂入
寒蕪野燒空莫待滚冬怨憔悴枯桑久已識天風

憶頤兒時就婚外家

憶我有此兒護養同乳轂犀角幼豐盈英姿潤瓊玖歘
然聰明開辯慧驁老叟氣驕不易馴鬱律蛟龍走元禮
歎髙明仲宣竦座友門有長者來典謁知奉手天意慰

蹉跎庶幾望有後倏忽踰我長驟長如春柳子衿雖佩
青頑璞尚未剖了了自小時長大或恐否念當畢婚娶
譬如償宿負我方客京師支持頼汝母未能牽烏羊僅
可具杯酒家貧慚秦贅戶大怯齊耦自此當克家勿但
歡得婦雖無嬴金貽一經有授受少壯宜努力須臾成
皓首愧我有老親奉養鈌升斗為子我無狀望汝故不
厚所願紹家學非必襲組綬吾觀燕養雛哺餵常在口
長成忽翩飛各自求其偶歎息念爾曹辛勤復何有

送王誦侯之官成都

我為進士不得進（君為進士不得進李太白贈高鎮句）君作中書不中書
（毛頴傳語）與君拊掌輒絶倒相逢便欲爭龍豬（一龍一豬韓詩中語同）
是風塵趨走人戚施未可驕蘧篨（誦侯與予每以官相訾謷故有此謔）我
因飢驅走乞食泥塗蹴蹋疲青驢君家朱門向廣術修
廊夏屋高渠渠淥水名園比洛涘板輿奉母方閑居雪
兒玉頰善歌舞當筵一曲飄紅裾朱顏綠鬢况未老才
地何啻十倍予轉盼三年取上第將看珥筆承明廬何
為恖恖出佐郡升斗欲博官倉稰張融求丞迫婚嫁如
君何不姑紓徐或言錦城天下樂郫筒美酒丙穴魚放
翁官遊最稱愜事後追憶同華胥邊郡為官易滿歲借
作郵傳求遷除三人同占必從二君今行矣無躊躇丈
夫會當有行役邛郲棧道非崎嶇君才恰宜試盤錯卽
看投刃如空虛政成三載膺上考襜帷高蓋乘軒車自

憐素髮半垂領生意蕭索如枯樗一官涂指或暫試歸
田便擬親耰鋤雨狂何時復遭值烹羊釃酒會里閭與
君官閒知不敵贏牛逐驥徒趦趄請築詩壇整筆陣共
執桴鼓張旌旗此時握手定大笑雌雄楚漢當何如

戲為友人代憶六首

自昔藏金屋誰知道路難腰輕宜小艇膽弱怯危灘菌
露春衫濕湍風曉髻寒從來夫壻好不必定為官
天際窮征雁樓中羨舞鵾江經女媭廟路入綠珠村蛋
戶驚妝靨蠻花照淚痕恐傷游子意強笑一溫存
洱海何時到南來路幾千經過神女峽頻換洞庭船楚
雨沾紅袖江妃妬翠鈿盈盈攕纖手指點問山川

生小調絲竹由來足綺羅曼聲憐子夜治步蹴迴波舊譜拋紅豆新愁上翠蛾隔船商婦唱笑殺竹枝歌

水驛仍山驛長亭又短亭明湖分鏡白遠岫鬬眉青隨影人如月盟心誓指星篷牕私語細惟恐客舟聽

主孟優容度（大夫妻曰主孟）賢名海內無問寒衣許借登路手頻扶顧惜同嬌女相憐甚老奴平生官不進福過爲妻孥

時世公子行

昔聞承平貴公子軟裘寶馬誇遊敖翠蛾十樣流蘇帳綠蟻千盃琥珀醪呼盧博簺窮晝夜百萬一擲同秋毫門下養客獻諂笑共沾殘瀝餔餘糟當時物論重文士白癡紈袴紛訾謷於今此輩那復得豈非濁世眞賢豪今時公子生貴甚意氣欲逼青旻高家藏金穴自封閉仰拾俯取仍貪饕銅山恨不移屋底錙銖計算爭錐刀摸金厚地富媪泣探珠滄海鮫人號爪牙四路布倀鬼白晝攘攫窮搜牢桑間欲奪靈輒食寒日思褫范叔袍一錢仍望還蚨母半李亦欲分蠐螬幸舍窮賓異餘潤妄想欲刮僂句毛（僂句龜名見左傳蘇詩刮毛龜背上何時得成氊）王符到門驕不起狡童入戶摳迎勞粗涉兔園弄筆墨便薄沈謝輕劉曹生獰面目驕橫色如睹魑魅逢山魈嗚呼往時公子不可見江河日下流滔滔

種樹

種樹須椅桐椅桐實離離珍材伐琴瑟清音發朱絲不然植桃李落實玩芳甤何爲種椵（賈）枳無識嗤場師椵枳始生時柯葉亦猗猗頗似橘柚色主人勤護持抱甕灌清泉植援插笆籬歎譽同韓宣（韓宣子譽樹見左傳）謂是瓊樹枝封殖日增長氣驕凌荃芝中含害人意叢刺密於錐一朝觸頭面殷朱血淋漓困甚據蒺藜生痏成瘢痍不念培養恩得氣翻相夷嗟此本惡木託生糞土卑材不任榱桷菌蠢無華滋緜延早當絕胡不尋斧斯君自不識察雖悔那可追

戒殺詩次東坡岐亭韻

孔家小女子不賴知肉汁子公揺食指染鼎但一濕微生共含靈飛沈各自得滋味事可賒相煎何用急曾聞見（現）鬼鶩亦有能言鴨禍至物不知水草戲蒙冪一朝落屠門冤淚渭河赤烝花芍醬紅飛縷銀刀白雄雞憚爲犧人尤憎赤幘（少陵雞柵詩終日憎赤幘）罹羅窮鳥悲失水枯魚泣早韭及晚菘匕箸未爲缺不見茅季偉草蔬常飯客飲啄縱所如坐玩山雌集（山雌見揚子雲法言）

燕臺懷古 二首

燕昭昔好士高築黃金臺樂毅偕劇辛結轡連翩來千金買駿骨入廄皆龍媒價高徠絕足禮重招賢才疾下七十城勢若驅風雷奈何後主闇二城致嫌猜當世無伯樂騏驥委塵埃鹽車困上駟棗脯肥駑駘食牛與牧

豕豈曰無英材樂生固常有昭王安在哉欲弔望諸君荒丘没蒿萊

荆卿遊酒人蹤跡溷燕市歌哭本無端誰能識所以一朝遇燕丹拊劒酬知己長虹貫皎日秋霜淬利匕慷慨輕祖龍謂若屠羊豕恨無吾客俱舞陽乃豎子相送白衣冠哀音激變徵摶胸雖不就秦皇怖欲死材豈劣鱄諸不成天意耳如何魯勾踐劒術輕訾毀千載餘悲風蕭蕭吹易水

雪次東坡聚星堂韻禁體物語

去歲衝寒舟一葉孤村遠岸明殘雪今年客館對飛霙剝啄無人履聲絶凌兢野老緼袍單狂喜兒童屐齒折

平塡溝塹馬蹄驚散漫長空鳥道滅屋埋瓦隴檐欲摧井凍銀缾綆難掣朔風凛冽利於刀愁雲合沓繁如纈故人相别各一方誰共清談鋸霏屑人生蹤跡若飛鴻雪上留痕轉眼瞥氷蠶有苦只自知夏蟲未信應難說夜半流澌雷結條多年布衾眞似鐵

國學進士題名碑

昔聞有明全盛日長養宇宙登太和肇建三雍陳禮樂宮懸考擊聞鳴鼉罷黜詩賦崇經術儒生講習丘與軻惟工帖括取青紫常嗤月露空吟哦大昕入學聚髦士青袍濟濟皆菁莪得人升俊重科目出身仕宦非由他一聲雷動春闈闢三百英雋龍騰梭千佛名經標姓氏同遊雁塔翔鼇坡當時釋褐詣太學路人爭指神仙過盍換烏紗柏樹下朱衣銀帶鏘鳴珂自古纓冕無醜士（陸機句）酸寒一洗朱顔酡曲江看花稱盛集駿馬珠勒金盤陀銓曹注授不踰歲仕路平坦得委蛇上者卿相次牧伯各佩赤韍垂青緺閒闐輸粟授簿尉跳蛙那望升喬柯功曹或號文亡害料應後代無蕭何流品澄清官序肅稂莠不許侵嘉禾嗈嗈朝陽集鳴鳳思皇周士何其多大臣忠清令長好耋艾嬉戲謠且歌苞苴不行請謁絶滿朝黃髮皆皤皤名卿賢宰相接踵煦耀史冊光編摩是時科目獨崇重勒名巨石精鐫磨宰臣撰文紀歲月額題大字鑱璧窠蛟螭蚴蟉蟠贔屭千秋名姓留

嵯峨功成或比稷與契過客指點頻摩挲自從椓人亂綱紀倒授國柄持泰阿妖蠱有靈憑社屋忠良無命投罝羅志士結舌正直死舉朝婦寺隨媕娿蜩螗發聲羹沸鼎縠洛交鬭川騰波從此中原竟焦爛坐見荆棘埋銅駝用人顚倒迷忠佞此罪豈復關制科士氣屈伸應有數世道那得無平頗明末科目縱不廢往往華首成蹉跎一官憔悴老墨綬伏謁大府遭叱訶偶然詿誤遭貶斥性命俄頃沈盤渦同是金門射策人昔如天馬今如贏大羅天上憶往事滔滔不返流江河拭拂蒼苔看殘碣三歎流涕沾滂沱

東江詩鈔卷第一

太倉唐孫華實君稾　受業陸師巢雲編

春日漫成

天涯春信自如期日暖鶯啼又一時豈有花枝經倦眼惟看柳色晝愁眉平橋淺水通村笠草市斜陽颭酒旗莫道和暄能遍照韶光好處五侯知

寂寞鶯花過一春消中轉劇每長呻無家但倚形神健有病方知兒女親文籍撑腸仍乞食方書滿眼不醫貧人間那有延年術只羨田廬自在身

客有作詩譏魏武者輒亦效顰題四絕句

黃巾摧破弔遺黎功業眞疑耿鄧齊若使頭風便朝露墓田人共酹征西

攜羨當年市國權輿金輦璧費攀緣阿瞞慓狡終踰父盜取山河不用錢

銀海三泉牧火侵珠襦玉匣出幽沈累成疑塚迷荒草只恐他人倣摸金

遺殿猶教女伎登西陵松柏眺層層漢皇一后猶難庇不許樓頭望禪陵

暮春雜詩

計拙操齊瑟身孤感越吟鶯花非故國雞犬是鄉音閱世浮雲態思家落月心眼看天似夢帶柳只常陰

連朝何太燠漸欲換輕衣風起天收雨雲褰日散暉樹多延月晚籬薄受花稀青帝應相笑春歸客未歸

旦暮暄寒異時愁攝養妨山容沈霧黑日色帶沙黃麥雨乾千頃蘋風散一凉朱門百不慮但爲灌花忙

近夏那無雨鳴春但有風高枝翻偃地低梗忽凌空蕎麥垂乾綠緋桃落晚紅誰吹九里霧白日只冥濛

負米頻行役衰親倚望情眼曾經盛世心只慕科名似我年餘幾何人晚更成至今虛祿養早計失躬耕

貧室難爲婦高堂況有親典衣供早稅饋食少兼珍春日誰羅綺秋燈但組紃病身多累集遙想翠眉顰

喜查子夏重至京師

客散梁園墜雨飛尺書驚見是耶非鄰房燈火鳴雞杳岐路雲山候雁稀飲酒人非攻子美改名君且學劉幾長驕扣戶吾遙識早晚將迎辦倒衣

柳絮

攪天晴雪日霏霏忽漫成團密又稀水面平鋪魚唼去泥中沾惹燕銜歸亂飄香粉穿綃幕遍拆新綿點客衣應被桃花笑輕薄不貪結子只翻飛

糝徑縈簾片片狂春風去路正茫茫時隨蝶翅黏蛛網不逐蜂鬚入蜜房無力漫天終綽約未甘墜地又飄揚鄴宮連臂纖腰女遙羡斜飛出苑牆

讀張浚傳

攘臂爭先擊李綱又聞推轂頌咸陽秦會之當國人不敢斥言目爲咸陽
空談久已同殷浩誕史猶誇似武鄉猛將西邊膏鐵鑕
神州北望失金湯邪將十萬符離血博取鶻鶻睡一塲浚喪師誤國以其子南軒故有議其失者輒指爲邪黨人皆噤不敢言符離之敗浚夜酣寢鼻息如雷儒者猶謂此是魏公心學此所謂風痺不知痛癢之論可爲千古笑端也

題夏重放鴨圖

數羣飛破綠羅痕水鳥相忘共一村放去不須頻檢點
暮歸自解識柴門

高飛何必逐冥鴻泛渚眠沙只此中世上是非原不問
并教收却竹枝弓孟東野詩不如竹枝弓射鴨無是非

四月八日　上幸相國園從容語次相國齒及卑微繆稱學行猥蒙　天語垂問再三謂臣華既舉進士何爲不仕又問年幾何矣相國具以實對感恩紀事恭賦一篇

卑賤微名瞖一壓忽承　天語問纏綿平津本自能延士中散何當累薦賢登第敢言　明主棄無才虛荷相公憐秪慚薄命兼多病直恐前身孟浩然

寄示頤兒

息息褋被客東牀春燕休教戀杏梁性拙只愁餐湶豆陸暢娶貴室女每旦婢進湶豆暢不知竟沃水服之
家貧愼勿乞檳榔劉穆之事男兒自要騰高步賢婦從來恥盛妝但使雲霄能奮發任他碧鸛笑裴郎

贈夏重

名士今幾人世方以爲戒良玉涸武夫嘉禾雜粃稗君才固卓爾盛製富揮洒崇山俯培塿溟渤呑衆派魯邦久卑郲淮陰豈伍噲長安踏槐花賓興期已屆如君得數人制科誠一快吏議聞逐客斯舉亦已隘如何辟雍中輒畫鴻溝界網羅失長鯨畝笱愁空挂厲階誠有由壞事因鬼怪昔者夸毗子紛紛逞狡獪伸喙餘三尺臨文無半解惡草等蒹葭微材僅菅蒯豈有鄉里交但下傖荒拜大德忘丘山小怨結睚眦射羿弓旋彎會洹盟屢敗對譚語設穽默坐心藏械螯手類蝮蛇噬肌甚蜂蠆奪利腦競鹽爭門臂各搤猥險成世風積痰何由瘥所以當塗人疾視久噤齘驅使歸井閭淨若除癬疥高墉惡雀穿長堤緣蟻壞世遂嗤空名畫餅不足嘬因噎遂廢餐此事可一喟君性本冲和三緘夙自誡流落坐詩窮羈棲負酒債遇合會有時愼勿嗟行邁錦段久織成何處不可賣虎氣有時騰鸞翮無長鎩一名轉瞬成行看拾地芥

偕夏重至國學觀古槐

北城選勝無一可暇日對坐煩斟量遊蹤曾到便陳跡眼暗獨厭塵沙黃且詣太學尋幽爽入門已覺薰風凉欲從文廟看古柏沈沈牡鑰扃倉琅高堂軒敞晝不閉老槐五六森成行不知移植始何代凌空矗立仍昂藏

龍骨已蜕腹空洞虯枝直上形開張柯生葉改幾歲月
苔侵蟲蝕纏風霜中斷或疑雷斧劈偏枯直似修蛇僵
灑埽人多絶鼯鼠履綦聲靜鳴蜩螗涓涓清露濕堦墄
亭亭車蓋陰巖廊蟠根百尺穿地肺直幹十丈遮天光
想當右文全盛日多士爭踏黃花忙釋褐尊師自古禮
祭酒端坐臨華堂推排列拜皆新貴烏紗銀帶紛趨蹌
是時老槐增氣色綠陰偏護朱衣郎疑有聲音應響卜
天風吹籟聞鏗鏘劫火燒殘變陵谷浮雲閱盡經滄桑
空宮葉落顏色改樹猶如此堪嗟傷夏松殷柏復何有
獨留此樹撐穹蒼馮依先聖庇根本幸逺蕘牧辭斧斨
攀枝折條三歎息人壽安得如槐長

長椿寺拜瞻明慈聖李太后御容恭賦四十韻

明代修家法徽音冠史編宮闈風自肅母后世稱賢詔
選良家入恩承甲觀偏婕妤常郤輦鉤弋乍披拳奕葉
盤根李層峰太華蓮（釋氏稱太后為九蓮菩薩）觀津原近趙沙鹿本
鄰燕赤燄騰光景蒼龍降蜿蜒祥來弓韣祭兆卜玉簪
全（用宋李宸妃事）冲聖初臨極慈寧遂俔天車仍從輦後影不
到簾前壼敎三宮穆坤儀萬國傳調元歸保傅預政戒
中涓浴繭公桑室觀禾鉤盾田經令鄧氏習寵異霍家
專章武能循禮隂鄉雅避權珠囊銀管啓帳殿玉鉤褰
妙畫臨吴絹清詞洒蜀牋丹青摩詰善點畫茂漪妍無
事常游藝多生本悟禪繙經梵夾字爇鼎水沈煙金剎
凌雲起珠宮亞地連中官領將作內府出緡錢寶相裝
彌勒仙眞事偓佺璧釭巧匠綴玉剜鬼工鐫薝蔔開香
域伊蒲供淨筵赤頵爭赴集白足競駢闐法乳三千界
慈儀四十年恩施覃道俗仁性及飛蠉武帳初辭御銀
臺遂上仙通都簪素柰薄海遏朱絃方恨珠襦卷俄驚
玉璽遷定陵風瑟瑟嫄廟草芊芊佛土三生願堯門一
夢遄神孫誰似續緇侶當曾玄社飯多年冷關齋宿世
緣儀容猶宛在天帝忽胡然紺髮分螺細金姿像月圓
一椽留世守再拜肅心虔長信繁華歇靈光浩劫延千
秋金粟影長竝法幢懸

夏重談金陵舊事

金陵昔喪亂炎運值摽季忽從大梁城倉皇走一騎偶
竊藩邸璋自言某王嗣貴陽一奸人乘時思射利奇貨
此可居何暇論眞僞卜者本王郎矯誣據神器遂修代
來功趦趄登相位權門輦金帛掖庭陳秘戲江表張黃
旗王氣銷赤幟媮息僅一年傳聞有二異北來黃犢車
天表自英粹雜問聚朝官瞠目各相視遙識講臣面備
言宮壼事諸臣媢新君誰肯辨儲貳爭傲雋不疑競指
成方遂泉鳩無主人束縛乃就吏復有故宮妃飛蓬亂
雙鬟自云喪亂時仳離中道棄生子已勝衣壯髮猶可
識不望昭陽恩不望金屋置願一見大家瞑目甘入地
上書欲自通沈沈九閽閟詔付掖庭獄見者爲垂淚不

如厲王毋銜憤早自刺祗緣當壁假翻招故劒忌柔福有誑欺婁逞施譎智彼婦非其倫冒昧欲何覬誠恐相見非泄此蹤跡秘滅口計未忍對面諒餘愧鳥獸有伉儷豺虎知乳孳豈獨非人情捐棄恩與義嬴呂及馬牛秦晉潛改寘皆從胎孕中長養崇非類未聞妄男子僭盜出不意龍種乞爲奴狐假得暫恣茲實衆口傳曾見遺老記疑事終闕如庶聽來者議

憎蠅

適從何處來營營此遽集託生近廁牏翻飛驀几席小醜多黑衣渠魁乃赤幘不恥頻見麾獨喜先嘗食盤餐入初筵杯斝舐餘瀝失足或膠黏濡首甘沈溺北方蚊

蚋稀以爾補其隙憎爾白晝殷不比蚊當夕頭面困縈纏肌體遭吮齧青簟每欲親白羽未敢釋見點誤拂屏被涅時汙壁快觀壁虎擒喜誘兒童拍殲除裁二三驅煽復千百生性既貪啉遺種足嘔逆但知逐腥羶偏能變黑白歲寒無久朋喪家忌弔客秋後紛轉多夏初倏相迫狂令東帶叫怒思拔劒擊何當涼飈生一掃無遺迹

溪邊步月

傍岸穿隄一徑偏輕衫徙倚晚涼天風因樹密來常細月為波搖影不圓嗚咽笙簫別院曲鏘鳴環玦過橋泉無塵是處皆清絶只是難爲熱客傳

涿州懷古

陸海黃塵塞道塗樓桑蹤跡半荒蕪蛟龍本自潛淵起熊虎曾將炎景扶社稷有靈思祀夏英雄無計失吞吳三分巴蜀功成後魂魄猶應戀故都

新城僧舍

一逕虹橋跨水濱葡萄滿架綠初勻浮生地上誰無累僧院年來亦苦貧獨羨田園傳世業不將齋鉢養閒人勞薪愧我隨車軸願乞雲林著此身

徐州懷古

彭城踞險自重瞳形勝居然霸國風襄漢泝流開輔近江淮控引大河通目營宇宙輕秦關手畫山河築楚宮

晝錦歸來男子事休將成敗論英雄

過宿州符離古縣今廢有大禹廟

廢邑蕭條噪晚鴉枳籬茆屋尚千家宋朝良將憐青澗即宋李顯忠潰師處禹廟靈風捲白沙古戍烽塵經戰伐市樓燈火憶繁華太平生聚非容易尚有殘民訴永嘉村民爲予言亂離事

合肥謁包孝肅祠

高原遺廟鬱嵯峨待制清風久不磨京尹威名行赤縣蒼生笑口指黃河朝堂論議封章在委巷流傳野史多淫善只今無別白直愁關節到閻羅

舒城懷古

公瑾風流竟邈然道傍大宅指荒烟傾城豔色歸名士
蓋世奇功屬少年赤壁已期吞兖豫青溪何意畫山川
伯符不死周郎在肯讓曹瞞一著先

至桐城換籃輿行山徑中

坐穩籃輿體較便參差山色對龍眠曉炊盡作青松氣
晚浴都資碧㵎泉石壁四圍成小市雲峰半豁見平田
古來賢士多流寓欲向居民問一廛

至九江宿普潤菴

竹院聊求半日閒老僧竟許啓松關紅蕖宿雨門前水
碧樹藏雲屋後山百尺幡竿夕照影千年古鉢土花斑（寺僧曾劚地得古磁鉢蟠以雙龍中鐫法王子三字）壁間髣髴龍蛇字知是高人

舊往還（壁間有顧公題詩）

東林寺（在廬山下晉慧遠創建）

廬山多招提深藏裏幽壑我行山足下了不聞鈴鐸乍
聞東林寺欣然曳芒屩入門古徑開心眼入寥廓白蓮
汎清池青松倚修閣法幢始何年本自遠公作卓錫得
飛泉誅茆結林薄天龍輸巨材風雷代芟柞屹然成珠
宮不費檀施橐當時神運殿層霄麗丹雘高賢十八人
微言共酬酢飲酒許淵明多慾拒康樂緇流出異人翻
使吾儒怍事往千餘年遺跡今寂寞鼠齧梁柱傾蛇穿
殿瓦落殘僧勉支持枳籬自東縛民生正顑頷食不厭
藜藿望施不急財百叩無一諾每絕齋時鐘空擊沿門
柝誰布祇園金飛甍潤丹堊刹竿無傾頹蓮宇復增拓
我生落塵块如舟久不泊他年畢馳驅幽尋得棲託一
斛聰明泉（寺中有二泉一名聰明一名智慧）洗此五濁惡行度虎谿橋
遲遲生退却斯言儻不渝願與青山約

行建昌道中小憩甘露菴

一菴寂歷倚山根草樹平遮不辨門古甃泉甘那忍唾
幽篁綠淨自堪捫人勞每自思田里僧老猶知長子孫
日午黃塵方罨面始知物外有仙村

同宋葯洲太史登滕王閣

平生想慕滕王閣未能千里驅輪蹏豈意雲山落吾手
飄然直上凌飛梯天風浩蕩入懷袖頃刻塵眼開金篦

畫棟朱欄照城郭丹樓碧瓦纓虹霓吐納江流九派小
平壓雉堞群峰低落日倒射澄潭影金波千頃浮玻瓈
上捫星辰若有路下臨洞壑疑無蹊賈客帆檣自來往
風濤出沒如鳧鷖跕鳶飛鶻不敢到長空杳杳鳴天雞
憶昔驕王盛意氣臨風歌舞飄華袿不惜金錢構飛閣
巀嶪上與烟霄齊子安文字當時體縱橫萬象誰端倪
如何俳語笑倉猝穎濵一老猶相詆（子由滕王閣詩云俳語終倉猝）江
河萬古終不廢少陵不敢輕排擠人生遊跡過如埽鴻
爪一瞥飛東西洪都勝地獨數此偶然匹馬隨雙奚閣
公賓客今寂寞幸有勝友能招攜憑欄徙倚三歎息山
雲亂起煙悽迷一代繁華有衰歇三王文藻誰攀躋我

行自晒眞孟浪此遊聊可驕昌黎

輓方烈婦毛氏 進士毛會侯女

早年志節誓共姜緣短人間地下長玉筯啼殘十載面金環鉤損九迴腸 吞金環不死絶食而卒 千秋息壤歸同穴一片空閨是首陽荀粲尚嫌死較晚還陰翻寫郭家牆

喜夏重捷北闈

江湖鋗鏢十年情強駐歸鞍聽鹿鳴才大共憐淹驥足典闈初送上鵬程文章時倣新機杼詩卷人疑舊姓名只恐花谿能語鴨也隨猿鶴一時驚

芙蓉亭

方塘半畝竹籬邊木末花枝得共寒紅葉乍飄衰草地偏向寂寥矜獨笑秋光便欲鬭春妍

北蘭寺

朱顏微醉早霜天清波遶閣臨朝鏡遠岸如山隱暮烟

蕭森郭外正宜秋選勝聊尋古寺幽對面青山開畫障遶隄碧浪數歸舟舊圖疊嶂王駙馬老筆橫空羅飯牛 宋王晉卿有烟江疊嶂圖大中丞宋公取以名堂南州高士羅飯牛畫壁 遥憶中丞曾駐節出郊小隊自風流

過鄱陽湖

暖日輕飔片席張明湖如鏡蕩晴光千峰遠靄連空碧九派長江入混茫眞主風雲收碭澤功臣祠廟失康郎時清莫問沈沙戟惟有魚罾曬夕陽

泊舟大孤山下

兩日都行廿里程朝來噫氣尚難平湖流怒借鄰舟束山勢孤如斷岸橫地軸渾疑東去盡風帆只羨北來輕人生利鈍皆如此莫向波濤險處爭

風雨泊舟

扁舟竟日繫湖潯遠岫雲生日半陰渚鳥掠波時上下江豚跋浪自浮沈牀頭月柝驚歸夢船尾風旗颭客心旅泊況兼搖落候半天丹葉捲霜林

江行

湖盡江來險路重未邀人盻得天從浮空一氣蒼茫水緣岸千層紫翠峰洲淺狎波閒鸛雀日高無浪偃魚龍馮夷解把鴻毛惜暫向舟前展霽容

萬頃橫穿一葉過小春天氣正晴和窗臨遠水如憑閣舟趁斜風似擲梭天阻東南開半壁地分吳楚畫長波前途瀧吏應相笑凌犯雲濤意若何

宋堅齋刑部齋中觀 南巡圖恭紀

皇帝二十有七載 鑾輿省俗巡南陲雲行雷動布闓澤萬姓鼓舞霑天施群臣拜手頌盛德欲傳圖繪流鴻熙景長事大莫敢任賦成六合知何時廣平公子獨首倡自言丹素臣能爲退思此事實創舉豈有粉本供師資如營天屋起雲構一夫詎敢揮斤槌江南畫史多能品亟走重幣傾金貲流聞盛事各踴躍奔走麏集來京

師洒埽華堂具供帳凝神默坐同揩頤烏目山人推巨
手群材鵠立聽指麾先成藁本後朱碧次第安帖無差
池始自燕都訖吳越中間一道通逶迤城郭村墟各鱗
次星旃翟葆紛棽麗(音離)有時放筆寫泰岱凌空萬仞驚
屭屭有時縮筆寫人物頫毛點染窮鬚眉有時都邑寫
浩穰士女塡咽兒童窺有時春物寫娟麗柳絲飄颭花
枝垂山或巉以嶮亦或墮而卑水或峻以激亦或清而
漪如人面目各自别短長黔皙分妍媸珠旗雲罕夾
鳳輦怳惚疑有神靈隨山水人物各師授兼斯二妙古
有誰收拾提封歸絹素地媪蹙縮供鑪錘尚餘空潤筆
不到渺然萬里眞無涯有如聚米成山谷道塗歷歷備

險夸亦如營作新豐市各辨門戶知衢逵大包嶽瀆穿
冥涬細摹絲髮窮毫釐衆手渾成如一手萬象融液無
瑕疵明堂告成書大匠琴川一老今班倕(謂王石谷)金橋圖
畫今再見吳韋絕筆誠堪追(開元封禪駕至金橋上命作金橋圖凡山水人物等吳道元主之犬馬騾驢等韋無忝主之時稱絕筆見鄭綮開元傳信記)要知省方爲民事
非因游覽煩驅馳傳之千秋萬世增景爍可當豳風屏
障卷阿詩

座主宛平師相王公招同諸門下士集豐臺園中
觀芍藥

芳園十里筍輿便醉露敧紅正鬬妍百和香吹花似海
千巡杯送酒如泉青簾罨曖翻階影紫霧氤氳覆樹煙
劇喜丹顔渾未老後堂長得侍彭宣
太平元老未閒身休澣忻逢麗景新視日不教移杖屨
留歡未厭吐車茵時當首夏風光美地近重霄雨露勻
猶有玉盤滚裏在待看窈窕殿餘春(惟白芍藥未放公云白者尤香乃貴種也)

鷹坊歌與夏重愷功同賦

水磨(地名)園亭清且幽碧柳陰濃古木稠偶然攜客避炎
暑腥風忽覺來颼飀云作閒坊爲養鷹名材不惜千金
收板屋羈棲拳鐵爪浮雲仰視張金眸就中海青獨稱
最傳聞出自青海頭鋭頭猛腦特神俊自矜恥與羣鶻
儔杉雞竹兔不足取氣吞乳虎欺犛牛白山黑氷出異

產在昔遼代曾窮搜誅求因結女直怨無端兩國興戈
矛愛鶴愛鷹皆速禍羽物何事常招尤頭鵝盛宴付逝
水晾鷹高臺成古丘氷天朔漠餘殺氣江山不改奇毛
留從來異物聚所好攜籠走馬來荒陬人間養鷹如養
士一時効用三時休多畜馴鴿供餵飼流血滲漉霑衿
喉塡腸滿嗉意未已一飽欲傲梁邊鶖乃知惠養多生
竊肉食非必皆能謀虞人懸衡揣斤兩軀骨輕重須相
侔(鷹必稱斤兩以十八兩爲率)肥苦鈍遲瘦無力上臂能辨劣與優
空倉飢雀日叫噪一出往往逢罝罦爾曹攫肉偏遂患
得食那敢辭籠囚譬若猛士饗牛酒投石奮欲償恩讎
觜距久閒求自試常思一舉翻高秋鷹乎鷹乎盍努力

霜天風緊將離韝鳥中惡物正不少早[illegible]狐擒鵂鶹
功成山藪得清廓願汝仍化林間鳩勿戒胎[illegible]鷙鸞鳳
阿閣萬一重來遊

附録　揆敘

西郊天濶沙茫茫高槐古柳溪風涼地偏寂寞少人
住但作甌脫供鷹坊中有海青最神俊竦立毛骨森
昂藏金眸玉爪異凡品下視狡兎如跛牂側眼似覺
天地窄常思一舉摩穹蒼憶昔遼代最珍貴女直貢
獻交相望搜求無厭旋致禍兩國轉眼悲興亡至今
黒水留異種雕籠競致來遐方五陵年少頗好事愛
玩豈惜千金償嗟汝生性特矯捷隼鷂未許隨肩行

長緣羈紲豈初意歲月浸久成馴良關山秋暮盛羽
獵商飈倒捲塵沙狂翻身向空入霄漢快若駿馬初
脫韁駕鵝潛飛雌雄避雲羅萬里無遮防老拳勁翮
奮搏擊風毛雨血齊飛揚天生羽族亦有命飢雀叫
噪悲空倉林邊野鶴骨立瘦度腹僅得分餘糧爾形
襹褷亦安用終朝肉食恒充腸人間生計總愧汝翻
笑溪獺銜魚忙侏儒方朔異飢飽萬物榮悴真何常
況今飛啄本同類強弱吞啖堪嗟傷食鰕原不乏魚
鮪捕蟬亦復驚螳螂何當忘機效海客驅逐猛摯延
奇祥群飛衆動各適所丹山鸞鳳常遊翔桐花揺落
期不至老鴟攫肉紛路旁且隨韓嫣逐金彈排風毛
質看騰驤

與伯兄同訪雙鳳舊居有感三首

劉家橋畔認林隈環堵依然鎖碧苔嬉戲追尋騎竹地
聰明還訪讀書臺（聰明臺見宋史劉沆傳）紅垂籬角曽攀棗青綴
枝頭記弄梅恍似金環悟前世白頭聯袂又重來

繞徑穿籬昔往還藤梢橘刺未全刪瓜連子母皆新種
竹換翁孫尚舊斑蓬矢縱教窮萬里茆檐終羨卧三間
小園庾信長流滯風雨臨江夢故山

并食同衣感萬端追思往事涕汍瀾共栽帶草編冬課
竝衣蘆花度歲寒姜被淒涼知夜冷田荊零落惜春殘
只今指點餘蹤在直作摩挲銅狄看

東嶽廟（在泰安州）

乾坤闢樞紐長養由震方望祀有古三公視班行岱
宗首群嶽巖巖鎮魯疆在昔修明禋告祈福祥五時
別方色論辨鑿混茫得非感生帝威司青陽我來瞻
廟貌碧瓦琉璃光崇宇壓地軸修門儼天閶白玉鋪碝
碱楨壤糊巖廊豁然開詄蕩金姿凜煇煌冕旒坐中殿
配極拱東皇蛇身及鱗軀躨跜立兩旁四時迪肹蠁百
神紛趨蹌雲雷聽號令魑魅潛遁藏陰風來暗牖曉日
明雕梁下土蟣蝨臣再拜怯回惶迴眸看四壁畫手亦
擅場雖非吳道子麾幢自飛揚剔蘚捫古柏代紀炎劉
長靈根蟠厚地鐵幹排風霜託生蒙帝力歷劫支滄桑

豐碑勒宣和巀嶪撐穹蒼歲時走父老長跽陳椒漿愚
民僭典禮豚蹄敢升堂神逵助設教足資末俗防禍福
相恐動幽贊扶天綱欻吸通上帝下民如降康萬靈供
駿走疑共驂龍翔

贈同年趙蒙泉

禍生非有階閉戶常致寇如子遘奇𣦸撫心無內疚林
灼為猿亡魚淰因龍鬬爭桑戰吳楚芥羽讐季郈飯生
蝨其間端坐中飛鏃赤車到門前親戚哀莫救妻孥相
訣別慟哭感鄰右亡命一身輕勢難舉家走搏噬虎而
冠指縱獒方嗾張羅為掩禽毀巢將取鷇桎梏陳五刑
網絡施七覆倉皇入圜扉訞鼠拱白晝夜聞羈鬼啼旁
有積屍臭君言獄急時求死苦無竇鉗灼困貫髙刺劉
脅戴就寥寥千載間此事今難又聞君無謊辭足知感
恩舊是時輕薄曹讒言猶煽構旁譏脣競膏當局手各
袖臨危翻下石顛岸復彎彀丈夫求死所性命豈輕授
據圜自刎喉愚夫亦遲留未聞造次間欲請於期首幸
逢解網恩洗濯邀天宥仍收斗極魂骨肉得相守患難
或發身含容且忍詬事往勿復言正直神所祐

宋堅齋納塞外姬戲贈

蠕蠕麗種解彎弓一箭飛鵰墜碧空只恐如皐容竝轡
難將宋鵲逐驚鴻
六幅湘裙不用拖窄衫短袖楚輕韡秋娘金縷渾閒事
試唱山頭敕勒歌
列屋蛾眉未夢蘭醫閭山自產琅玕生兒應許同遙集
湯餅筵前薦貊槃
甘泉畫裏自風流迎得名姝駕㹠牛倘向燕支山下過
知君策馬不回頭
黃羊挏酒足豪奢酪茗全勝顧渚茶却笑蘇卿窮囓雪
也攜通國到中華
絕塞琵琶馬上愁悲歌黃鵠淚交流從今翻盡烏孫恨
奪得佳人抵解憂解憂烏孫公主名

東江詩鈔卷第二

東江詩鈔卷第三

太倉唐孫華實君稾　受業陸師巢雲編

讀梅村先生鹿樵紀聞有感題長句六首

蕉園遺藁久沈淪野史叢殘紀甲申曹社謀成真有鬼秦庭哭後更無人銅駝埋沒宮門草金狄摩挲海上塵遺老白頭還載筆百年餘恨說黄巾

大廈難將萬柱支問誰黄髮寄安危相麻數入聲比更番卒廟算頻翻不定棊閫外逍遥多老將家居撞壞總纖兒金甌社稷非容易一夕秋風變黍離

宮鄰水火日侵尋誰道神州便陸沈地下忠魂憐北寺穴中苦鬬爲東林六州鑄錯空銷鐵九品論材只採金頭上進賢成底用褚公齒冷到如今

一旅誰知扼紫荊蜩螗聒耳正紛爭腹書競伏狐鳴火手蕪頻驚鶴唳兵直待臨危思翦牧可應先事戮韓彭石頭表槩眞堪惜自壞邊關萬里城指東莞督師袁公崇煥

運終三百合褰裳誰謂憂勤致覆亡倚瑟歌殘聲慘慼投籤烽緊夜傍徨鼎湖浩氣歸天地椒寢貞風邁漢唐英魄若還逢宋帝也應流汗愧牽羊

非無正氣立乾坤義感忠驅砥柱存東市朱衣多褁血西臺紅淚與招魂疾風板蕩孤臣節壁水橋門養士恩却訝翻城多厚禄紛紛玉馬競先奔

聞張二星若訃

名場席帽共辛酸痛惜清琴忽罷彈泉壤誰除與俊令銘旌空寫廣文官未應子美貪牛肉豈似文成誤馬肝聞以過飽致疾後死獨憐吾尚在反緣飢瘦得清安

清貧枉說舊朱門少小相於即弟昆羅隱無成終皓首方干及第待孤魂對君不隱家人事嚮我頻傾肺腑言從此名園嬾重過斷雲殘照冷南軒君平日讀書處

酪茗

久客慣北餐如橘漸化枳奪乳犢口中涓涓出漿酏調和點茗鹽篩漉瀘汁滓味作醍醐甘色借椒花紫飼兒勝於莵飫老慰無齒渴肺潤有餘飢腸鳴自止蓴羮與鹽豉南中豈敵此如何陸士瑶幾作傖鬼死膏酥沃靈腑衰病可以起頗哂張丞相舐吮仰姬侍人乳佐蒸豚不羡王武子莫詆中行說湩酪實便美

王南湖納燕姬戲贈四絶句

十五嬋娟喚細娘燕人稱女曰細娘鬧蛾斜插鬢雲旁面黄薄點金霞色捧向鐙前看佛妝鬧蛾面黄佛妝燕女飾也

花戶油𢢽煖炕邊花戶油𢢽見歐陽圭齋燕京十二月詞銀苗新菜入盤鮮爲郎低唱斟金斝消受春風酒色天燕人目陰雨爲酒色天

年來病骨苦支離試走燈橋勝問醫纖手更捫金鎖遍錦綳旋看褁佳兒燕京女人於燈夕走橋云走百病又以手捫城門鎖云宜男

待得除官攜手歸孃恩酬報有光輝燕女已嫁而歸必爲娘洗濯謂之報

娘恩

琉璃河上同車過笑指鴛鴦對對飛（范石湖詩琉璃河畔看鴛鴦）

耶律丞相墓（在瓮山下即元相耶律楚材）

春草斜陽瓮山路山下一抔丞相墓荒榛零雨臥麒麟壞道弛岑走狐兎生時功德救荒屯死後芻蕘侵宰樹當年祕器賜溫明一旦耕犂長秋黍祁連高塚鏟爲田虎頭燕頷歸何處點點荒螢似鬼燈翁仲精靈夜相語君不見趙家玉匣埋臯亭珠襦甲帳同飄零隆凖髑髏歸武庫啾啾冤魄啼冬青帝王陵寢猶難保何况區區宰相塋

廝養兒

南人養兒鬻旂下朝刈薪芻夜餵馬羝羊可乳烏可白

此生已分歸不得日月西出河倒流此生辛苦無時休一斗黃粱不濟飢失意動復遭鞭笞敗簀裹尸棄坑谷耶孃在南知不知君家有犬得人憐朝朝食肉常安眠爲畜翻貴爲人賤物情顛倒容誰辨自悲生死草菅輕不如作君堂下犬

侯門妓

吳娃十四好胥身纖白娉婷結束新父母相矜指奇貨許聘當須子貴人紅顏誤盡爲黃金輕車北送侯門深便如嫁女與河伯不是波濤亦陸沉侯門鎖閉教歌舞日久飄零配廝豎縱令玉骨飂爲塵塵飛不到江南土死別生離遠鄉井音書長斷飛鴻影不如嫁與比鄰兒時餽耶孃一笥餅

酷暑次日忽大風雨

昨日炎威正隆熾燭龍銜日升扶桑匝地洪鑪鼓烈燄當頭火繖掀朱光那知造物無太甚小試補救扶羸尫蓐收不忍久坐視投袂先出排驕陽今晨鬱雲忽靄霼雷聲殷殷鳴天閶大風一起蕩林谷萬樹獵獵旌旗揚須臾急雨來如瀉懸河倒注翻銀潢直疑招矩戰熛怒（白帝曰白招矩赤帝曰赤熛怒見禮記註疏）乾坤震動驚雷硠屛翳豐隆盡戮力雨師風伯爭騰驤炎官雖然正司令勢寡不敵羣靈彊金行氣盛南國蹙祝融敗衂走且僵水妃已壓丁女伏火師暫避蜚廉狂稍嫌西顥未受事毋乃越職違

天綱除苛解嬈務當急權宜回斡庸何傷蒼昊施爲自容易宇宙一昔分炎凉今夕居然變秋爽頽然一枕遊羲皇

傷蘇苞九明府

十載長安客淹留困一氊文章動京洛氣貌帶幽燕通籍頭先白談經腹尚便可憐踈率性只任直如弦不信窮如此形容大老看科名君自急吏道世多端氣誼朱游重腰圍庾信寬書生何命薄三日了微官（君除沂水令三日而歿）

和座主春坊楊公詠豆腐二首

傳聞菽乳出劉安好爲先生補食單菘韭正宜銀縷細

薤鹽雅稱玉堂寒燃萁未苦相煎急試手初成小轉丹 世傳腐出淮南王以點丹法成之 異日應敎添俊味𤓰盧爛煮更堆盤
筵前那用肉如陵膏乳逡巡一點凝蔬酒生涯憐草市
餅爨方法問山僧清虛敢溷肥鮮口風味宜稱耐久朋
但是家常餘數箸便將饜飽傲何曾

哭座主玉峰尚書徐公

慟哭秋風萬竅哀大星宵隕岱峰頹千秋制作垂金石
一代宗師識斗魁縱到身閒思報國不因人負廢憐才
忠州歿後方追名枉却鋒車後命催 憲宗初召還忠州別駕陸贄詔始下而贄卒公亦於歿後奉召還之命
非因植黨攬群英自是人材要奬成每荷品題稱國士
多由抽擢作名卿栽培杞梓扶雲構回挽文章壯漢京
却恨龍鍾無報荅敢因時忌諱門生 予曾於朝堂昌言公之受誣
交道如公誼始眞友朋憂樂直關身大裘百丈遮寒士
修綆千尋援溺人 溺人見左傳 尸祝豈無畏壘社簸揚偏值
斗箕神只今薄俗輕投分眼底浮雲路上塵
兩年書局幸從游鶴蓋成陰聚勝流 公開書局於洞庭與余同事者姜西溟黃俞邰李武曾胡朏明查夏重邵子湘暨同年沈昭嗣呂山劉陶子師吳元朗 人物精英收
薄海山川指點話神州 時修一統志 一翠微影裏看雲閣紅藕
香中泛月舟一自謝公棊罷後悲風蕭颯洞庭秋

甲戌七月五日蒙 恩名見乾清宮西煖閣 天
顏晬穆慰問再三復命內侍引至南書房試時藝

一篇閏月賦一篇七言律詩一首 特旨褒嘉遂
蒙留用感恩紀遇恭賦二律

紫宸朝罷揜罘罳獨許儒生上玉墀殿閣凉生秋早到
洞天日永晝偏遲從容論史諮三黨辛苦窮經愧九師 是日 上問易又問宋元祐黨事 上又問臣父年幾何 最是高堂蒙慰問馳書先報老人知
禁庭咫尺接辰居漏轉銅龍報午餘狗監無媒逢特達
兔園有冊笑空虛苦吟騷屑秋蛩響淡墨敧斜春蚓書
縱比枚皋輸拙速工遲況敢擬相如

御筆臨董其昌孝經恭紀 御試

行在尼山首事親 奎章揮灑動如神石臺序出開元
舊金薤光騰 聖代新人極昭回懸日月天文歷落燦
星辰永興戈法兼收採縈映文房異代臣

花朝招姜西溟惠研溪趙蒙泉查夏重聲山湯西
厓宮恕堂姜道泳寓齋小飲分韻得飛字花字

羇旅爲歡少貧家名客稀肯來同草具相次到柴扉酒
甕春泥坼銀刀鱠縷飛文星昨夜動幽僻借光輝
饌少虞悰味貧疑閔叔家麁疎飣棗栗瑣碎雜魚鰕寒
壓回春柳盆留隔歲花一歡聊卜晝分手夕陽斜

遣家人迎內入都

匡牀憔悴又經春字送紅牋趣撰辰病久預愁登路怯
官寒仍似在家貧啼妝應損當年面椎髻須留見在身

慚愧豪家諸命婦蒼頭百騎擁雕輪

題蘆鴈圖

木葉始脫天微霜汀洲葭菼秋蒼蒼野岸無人斷舟檝
惟看旅鴈羣飛翔羨爾微禽好生活嬉游共啄蘆花雪
一粒浮生天地寬半篙新漲江湖闊風急飛高易失群
何如長占蓼花村朱門縱有餘糧在莫漫貪他豢養恩

葉忠節公輓詩（名映榴上海縣人辛丑進士官湖廣督糧道死夏賊之難）

先生棟梁材命世實英傑學優登甲科弱冠參朝列衡
文兩使秦渭流比清洌褰帷楚水湄庾廩司出納下車
席未煖變故起亂卒承平久銷兵郢城武備缺蚩賊何
能爲乘虛得豕突賊黨服清名羅拜爭遮迎說誘雖百
端誓死無緇涅同城諸官僚奔竄脛欲折或陳檀公策
先走乃明哲識定終不渝我豈草間活倉皇脫老母一
慟終天訣忠孝不兩全義當殉臣節口銜温序鬚血噀
常山舌詎可汙賊刃奮手抽刃絶憶公客京師非材辱
提挈逢人說項斯詩句奬薄劣惟公富文雅學海驚蕩
潏體弱不勝衣聲雌語頗吶力輸健婦人手蔗恐戰慄
誰謂臨危難就義獨勇決小醜旋受誅　帝命旌忠烈
芳名垂汗青千載永不滅

同友人遊善果寺

古寺何年創幽深疑在山鐘聲過午寂苔色上牆斑客
倦思尋榻僧閑各掩關涼風時入戶聊爲拂塵顔

隨處招提徧相攜僻境探書長爐篆熄市遠水泉甘歲
老雞棲樹人尋燕子龕還期乘暇日時復飽精藍

楊晚研翰林招同姜西溟趙蒙泉惠研谿查夏重
聲山湯西厓宮恕堂興聖寺觀杏花

探花一騎西郊迴爲言紅杏千株開子雲未老能解事
雙餅擔酒容追陪珂馬當當簇成隊招攜勝友連翩來
花飛一片亦可惜莫待夏序迴恢台閒尋古寺愜幽賞
閒堂淨埽無纖埃穠杏初逢春雨洗枝枝淡冶如肥梅
更窮睇覽騁遠目振衣直上登崔嵬天風獵獵入襟袖
山光日影相徘徊花枝不動花陰直皎若靜女臨妝臺
妖姿泥人赬似醉軟草襯坐纖於苔玉李初含蓓蕾細
頃刻爛熳開千堆（初入寺李花未放少頃忽已盛開）料應喜見我輩客
爲我火急鋪瓊瑰靈妃一笑啓玉齒不須羯鼓催春雷
兩行布席雜賓主風流入座無凡才晚曛斜照臙脂雪
春酒初坼葡萄醅良辰無事且爲樂坐惜白日黃雞催
曲江看花憶盛事瓊林才俊爭飛杯年來野卉塞滿徑
杏花顔色今摧頹聊憑詩人爲翦刻終與雜植分根荄
爲約花開逢暇日頻選勝地傾罇罍

送王東巖同年之任平湖

常共銜杯話歲寒飛鳧今日出長安三分仕籍存科目
百里專城數好官道路開時終展驥逢迎少處且棲鸞
羨君一棹攜家去便作劉綱夫婦看

才華如錦氣如雲努力明時待策勲風土不須愁枳棘家鄉况是接榆枌簿書吏退仍攤卷鉛槧人來好論文我受一城消不得自緣骨相不如君（予掣選得朝邑旋蒙留用）

三月晦日同年狄向濤太史招同諸公集寄園

夏淺猶以春花飛已如霞一歡苦因循坐失海棠院（前此約看僧院海棠不果）春歸才幾日餘景尚堪戀狄君神仙人好客雅無倦一徑入名園身輕便欲旋緑柳垂長腰緋桃褰半面小草競作花高下若爭絢石壁疑雲生虛亭愛風善臺榭一何夥投趨隨所便廊深靡屢移枝亞冠頻罥香暖聚遊蜂巢乾語雛燕漸愁朱光炎所喜緑陰蒨那無酒千盃餞此春一綫良朋不易逢勝地尤難選園林故相家珍館供遊讌傍檻列奇峰遶籬植芳桜落花點舞衫啼鳥窺歌扇高臺雖未傾浮雲亦已變富貴曾幾時流光疾奔電扣門容散人來此縱歡宴且乘一日閒暫使百憂遣吾儕尚羈棲無事常相見

同年何倬雲戸部邀看藤花

暖風吹塵作炎熇穠李夭桃一朝落惟有藤花開較遲留取餘春伴紅藥何郎年少值官閒珍館高居儼巖壑十日曾爲縱酒謀一言果踐看花諾如絲細雨未成泥似錦繁花纔放萼老藤蟠屈幾何年萬縷千條爭綽約清雲蔽日正霏霏紫霧迷煙方漠漠乍驚覆地繡成堆復訝遮天綺爲幕吾里當年盛此花結隊遨遊恣歡噱自從作客滯長安黃壚酒伴今蕭索蒯北名花不易逢生植渾疑地靈弱豈知此地見繁華並蔕連條正交錯輕陰爲我護花枝細雨催人動盃酌他日官梅發興新尚欲從君詠東閣

大雨歎

長安五月交急雨忽㶁渹坱莽地欲沈詄蕩天疑坼如翻玉女盆似裂神媧石烏兔失遥空蛟龍起大澤豐隆瘖無聲雨師恣騰擲轡若千鉦鳴驟如萬弩射牀榻俄浮萍缾盎盡漂麥通衢可蕩舟高臺且著屐大家傾百堵小戸塌四壁我居僦一廛隘若雞棲柵南榮乍泥總北牖新塗隙惜哉喪前功擘裂無遺跡恐排王衍牆永爲不弔客塡館索圬工重價購瓴甓戴屋羨蝸牛隨身得安宅平陽聞地震尸骸正狼籍吾儕幸寧居水患終小厄

近得江南信漂沈遍三吳三月至五月霪雨無時無涔涔驚漏天浩浩成江湖夏穭既蕩盡無食嗟農夫秋苗安可問糜爛及菰蒲高城且浸板平地堪乘桴衾裯換斗米一金買束芻樹上聽鳴雞階前看泥鳧塗泥本澤國強名財賦區民生類呰窳不念隔歲儲篋中無襦袴堂上鳴笙竽一朝大狼狽顚踣誰相扶府帖絡繹下火急算軍需飢寒未遑恤何計輸官租沈沈靈瑣閉天門不可呼

崑山胡上舍表被多鬚美風儀挾策遊長安里中訛傳爲豪家去其鬚因留爲贅壻自作詩解嘲門人周子正平攜以示予戲次其韻

胡鬚久容形神枯一朝異事傳三吳無端髡鬍得佳偶喧騰里巷皆歡呼曾聞作壻入鰕國名姝窈窕多生鬚羅敷自誇夫壻好鬑鬑未道鬚全無古人擇壻論才地美鬚長鬣何傷乎閹官何常中婚配婦家作略無乃麤諸毛繞涿盡芟薙露啄自顧疑非吾搔頭弄姿忽再少雍容閑雅誠甚都邂逅雖然得好婦訶責未免慚鬍奴湥恐婦翁恣酷法撏毛不已行及膚纏帛或遭士龍笑端相且爲删繁蕪鏡臺雙倚見形影頭顱如故頦頰孤

他時陸郎媚側室星星不復煩膏塗流言倘或傳閨閤短轅長麈防君孥

螢

微光閃閃入疎櫺一點偏能破晦冥流向荒叢明細雨影來清沼亂繁星泥人頻許招團扇避月時看貼畫屏憶自雷塘歌舞罷年年腐草任飄零

秋日偶成

連旬凍雨尚淒迷茅捲三重破屋低四壁僅存防拉擸八騶難問怕推擠牀憐衮溼無兒裂室幸糧空免盜齎躑躅自慚輸廄馬臨波猶惜錦鄣泥

項霜田南歸有憶

别我渡江去風流憶項斯讀書秋樹下對酒菊花時餔歠輸能健才情故不羈每嗤輕薄輩誰與共論詩

送同年陸匪莪之官新建

去年曾鼓西江棹米船漁舟塞水灣萬里蠻珍來粵賈一帆湖影接鄉關春風載酒滕王閣秋月鈎簾孺子山馴翟政成看報最鋒車早望趣裝還

閣學興化李公出明憲廟御繪魚藻圖命賦賜李文定公

南宮學士今仙李奕葉絲綸傳世美頭魚盛宴數追陪飽食天廚飫甘旨瀛臺舉網截澄潭撥剌銀鱗初出水勑使分頒尾鬣新雪縷紛綸落碪几調和未鈌蜀山薑珍重寧論洛川鯉迴憶當年文定公盛世雍容總百揆

陰陽燮理各生成長養恩波及鱣鮪特賜先皇魚藻圖一一輕儵弄清泚唼荇穿蒲動有神咫尺江湖淼千里流傳粉本百餘年秘閣宣和非所擬祖德孫謀越兩朝魚水君臣適相似七葉金張八葉蕭相門出相光前史行看輔政致隆平在藻多魚歌燕喜開函細認紫泥封冊寶依然漢家璽從來神物解飛騰髣髴虹光生繭紙却愁夜半動風雷化作蛟龍跋浪起

觀宴高麗使臣

皇風暢洽覃寰宇綴舞階前列干羽早聞西國貢瑤環又見南蠻獻銅鼓鴨綠江邊一小邦箕子遺風傳自古樂浪玄菟本漢疆割棄千年不復取衛滿山川自險雄

歷代皆憂難用武隋唐屢駕未成功終憑絕塞相撐拒於今順服號藩臣琛帛來庭歲旁午傳聞漸染有華風頗習詩書慕鄒魯強梁無復莫離支懷柔早遍精奴部折風紗幘屋微高廣袖朝衫紆帶組雍容猶見漢官儀便旋不作白題舞春官賜宴列陪臣殽核千盤酒百甒六合由來自一家異域何須畫玉斧熊州渡口罷樓船平壤城頭輟干櫓吾 皇柔遠不觀兵鑿齒雕題盡編戶妙手誰摹王會圖盛德歌詩吾能譜

貂扇 高麗正使朴彌成持以障風

妙製偏看擅海東不揮白羽取毛豐豈同紈素工裁月恰配襜褕巧障風雉尾未堪遮凜冽狐裘聊可掩蒙戎他時筒篋終捐棄翻在炎天暑汗中

次韻訓宮怨堂

朝參怕聽宵更嚴青銅孽鏡憎霜鬚小縣甘爲五斗屈窮官那可三年淹親老欲思乞近郡何時高蓋褰車幨晝諾僅書干木紙閉門且下君平簾天水先生正寥落肯來同舍棲茆簷謂蒙泉入粟未能腰組綬輪作且喜辭髠鉗兩窮因依竝臭味菫茶二草偏相黏忽枉瑤牋贈佳句頭風立愈如加砭全鼎寧惟一臠旨餘膏尚可千人霑年來作者窮變態往往礫裂工輕纖瓦缶敢爭金石響鉛刀豈比淵阿銛我生迂拙乏世用出門聊玩同人占姜楊恰喜竝里巷西溟耑木君才況復二子兼共張一軍建旗鼓推君擁鉞何須謙應還大雅追清廟盡埽豔體除香奩千首差可輕萬戶一篇何止償百縑自憐衰遲久廢學筆塚退盡吟毫尖日聽趙傻哦屯厄空庭積雪常堆鹽望衡今幸得好友聊憑玉樹扶枯葦文場畣翳得翦闢譬如蔓草逢霜鐮把君詩卷聊過日衆中誇示欣沾沾君才方騁逸足去我老分作龎眉潛勸君勿羨斜封勑一枝待折高秋蟾

恕堂再次前韻見贈復次韻答之

桃李不敵霜風嚴青松歲暮垂蒼髯自古大材無近用輪囷豈久山中淹知君仍世自鼎貴朱輪十乘張彤幨堂前聲樂滿絲竹妓衣不待施幃簾淥水名園占絕勝花邊索向時巡簷年來挾策走燕趙未肯畫地囚縶鉗杜詩韓筆見髣髴鳳髓已得神膠黏詩家癈疾不可起借君妙手加攻砭終資鴻筆作雲雨觸石膚寸群濡霑只今宦途苦偪仄缺折每坐于將銛峻坂偏愁駿足蹶筵篿難問靈氛占物生齒角不兩得高才貴仕誰能兼如君綠髮正壯盛讀書折節能居謙十年不字何足歎會看百兩迎妝奩獨我窮愁逼遲暮敝裘禿盡如單縑孟郊空有吟肩聳褚雞共笑容顏尖中夜飢腸自雷轉清齋三月常無鹽飄零已似風裏絮摧折更類波中蒹今年添丁復夭絕何人隴畝隨鋤鐮君家難兄正臺閣晉陽門第恩方沾卑棲久知隱霧變雄飛豈作蟠泥潛

閒時剥啄叩君戶幸勿牢閉封金蟾

敝裘和夏重

暫時補綻且因循顧影毰毸尚戀身敗毳聊堪支儉歲豐貂原不裹詩人披來五月供垂釣耐盡三冬敢負薪留取一竿隨犢鼻風流恰稱阮家貧

元夕偕查夏重宮恕堂暨同年趙蒙泉查聲山集姜西溟齋分韻得杏字

驚風吹令節怕踏官街冷空齋對短檠頗亦厭幽屏朝來食指動忽聞折簡請設鱠有姜侯盍簪勝友竝高詠擘魚牋清談發犀柄縷細已剥蔥酪香初擣杏爭傳九醞觴共圻十字餅雅令涉風騷正議露骨鯁坐深燭屢跋歎長漏方永遑問尚書期不畏金吾警念我平生交飄零各蓬梗可無文字飲豁此憂心怲旣逢釣詩鈎亦添汲古綆自惟小戶怯得避糺逖猛莫悄鴟夷車嘲我餅居井費君三月俸飽德心終耿歸途燈已殘霜檐挂月影

比鄰次宮恕堂韻

帝城如海咽車輪詩卷紛投捆載頻誰許文章干氣象忽驚珠玉見精神句翻紅藥才無敵地近青楊巷有人追我暇時官事了要當祭竈請比鄰

浴罷和查夏重

執熱頻思濯難隨北客情園丁煩束縕童汲便提罌散髮添神健披衣覺體輕臨風聊一快何必羨華清

送同年馮敬南之任蒼梧

標格堪憐半黠癡無多聚首又臨岐官閒若箇能披卷年少惟君可論詩萬里清郎傳玉節五溪蠻女詠瓊枝柳州歿後山靈悶要遣才人續好詞

風流今日小馮君惆悵河梁馬首分去近湘江輕瘴厲來從芸閣帶清芬初任中書舍人白雲路遠思親舍斑竹林多酹舜墳莫歎鳳池人奪取長途方看試蘭筋

送同年范國雯出守延平

君昔南宮掄第一喧傳海內聲煇赫我時同日詠霓裳合隊看花向紫陌讓齒肩隨賴有君少俊風流羨裘屐同籍惟君不諱年一揖從容便就席玉堂給札賦凌雲合用相如專典冊如何去作尚書郎文簿勾稽藉綜核三載清郎未是淹一麾出守今亦得人生名位總由天容易官居二千石海郡遙看若比鄰十日輕帆趁潮汐郎罷懽呼阿囝歌褰帷初見文章伯梅雨初過荔子丹蕉風乍扇榕陰碧他日徵書下潁川看作三公未頭白

送同年鄭禹梅出守高州兼柬王西亭明府

念君有老親近郡便迎養翻爲嶺南行爲君添悒怏我親亦耄耋日夕倚閭望牽絲繫一官生事缺俯仰關心事頗同才氣輸君壯三載承明廬文章擅哲匠一麾今出守雄郡得賢將君看同籍人方作百里長五馬獨光

檠捷出儕偶上況聞君家親鶴髮神猶旺郵程一水間
[illegible]送畫舫到郡奉板輿官齋似蓬閬海錯出蠻船山
珍逼野餉荔子剝絳紗榕陰鋪翠帳老人足歡娛鄉井
便可忘獨我類縶維衰親更誰傍側聞此郡繁頗亦費
笞搒君才固有餘談笑可勾當暫煩淮陽臥還卜潁川
相同年有王宰塵勞正鞅掌（謂西亭）得君加提攜如蹩賴
有杖君若相見時爲我問無恙

送趙二聞之官濟寧

玉節幨帷濟水東少年練達許誰同功名自昔論門地
才氣爭傳有父風畫戟森嚴趨屬吏投壺清暇會羣公
郎潛多少龐眉叟日日疲驢踏輭紅

歲暮過陳乾齋太史邸舍不值王東發上舍出迎
因留宿

主人不在客逡巡一笑逢君即主人歲晚蕭閒仍逆旅
當年聚首憶平津（予與東發同在廣平相公邸中）指麾已見杯槃具留
宿仍叨茵榻新終是窮交氣味合何須投轄待陳遵

同年翁康飴户部招同諸公看芍藥

仙郎下直初停轡一徑濃陰入槐翠砥室平消冀北塵
曲籬畫作江南意官曹勾當得餘閒強半經營爲花事
名花聚處是豐臺醉露攲紅爛熳開擔頭買得鮮香綻
倚檻翻階滿庭院繞屋全收芳甸春褰幃日對傾城面
憑仗花爲引客媒纔呼折簡連翩來治具不須煩十起
卷波已見飛千杯低鬟暈頰花如笑主人風流花更好
不然轟飲聚飛螙何異名姝辱輿皁珠簾錦幕香氤氳
主人都雅客能文得地花枝添嫵媚恰如新婦配參軍
緩帶雍容方退食春霧濛濛冪花國看君瀟灑若無官
簿案何愁百重積他時花發厭孤斟文飲還須我輩客

同年吳西齋招同王次谷嚴惕齋食蟹

江南八月交鄉物聚珍錯竹竿引巨鱸柘彈落黃雀秋
深介族肥水淺魚梁涸一穗始朝魁（蟹大者爲魁稻熟時羣蟹各銜一穗以朝其魁）千螯初上薄漁人不羨魚探穴取郭索爬沙朝滿
籠搜求夜秉爝赤甲每堆筵雋味傾羹臛自從來長安
貊盤厭脾臄王生嶔崎人縱飲貪歡噱偶憶南烹佳百

錢亦易掠吳郎肯招延一物未爲薄團臍始填脂駢足
初解縛醯酸點椒薑醬好調芍藥躁擾未受糖横行已
蔪脚膏肥琥珀流殼卸混沌鑿有筐腴自盈無腸美仍
橐流沫息殘汁素肌脫層膜且佐一朝餐何愁隔日瘧
豈同食蟛蜞嘔泄但作惡不畏監州拘遑問岐亭約楚
客未經嘗稍稍試小嚼（楊齋楚人從未食蟹）始知風土殊不嫌嗜
好各暫寬羈客愁終思故鄉樂吳塘斷塞川尉村水歸
簦充中赤玉脂滿引縹清酌他年賦歸田社會頻當醵

送惠研谿之官密雲

玉堂作手今可數君才自合班揚伍如何百里屈高賢
又值衝塗近三輔白檀漢邑本雄區自昔漁陽劇鼙鼓

當年魏武討烏桓此地曾經列屯塢有明扼險議邊防
玉帳牙旗駐開府只今什九是官田莊客盧兒猛於虎
廟算方聞出六師馬走車馳日旁午玉帛牲牷須早儲
犀屨餱糧費支補君以書生𡰪其間毋乃非文又非武
挼索淡愁比室空遲回恐犯將軍怒人皆動色爲咨嗟
君有長材勇可賈過師衽席未淹時還把窮黎自摩撫
暫麾白羽跨鞍歸更有紅妝踏筵舞（邑有女優）況聞鑾駕
且經過供辨應知長吏苦熟識金閨舊姓名或有軍書
煩阮瑀好飛尺檄紊丁零便備長繩縛贊普丈夫事業
在盤根往取通侯封萬戶

上元前二日招姜西溟趙蒙泉張漢瞻湯西厓宮

恕堂吳西齋集寓齋同用東坡岐亭韻

長安燈節時肩摩汗流汁鼓聞夜巷喧酒濺春衫濕而
我偕數君雅讌歡相得天街警邏寬促坐飛觴急庭空
戶流蟾窗煖香浮鴨倉卒飣棗棃盤淺不容羃九衢多
朱門熒煌千炬赤前堂鏗華鐘後房羅粉白僮倦誤觸
屏賓醉倒著幘算此一夕費足捄百家泣競逐良宵晴
惟愁望舒缺獨慚陋巷人翩然枉佳客從此數追陪酬
唱當成集

元夕同姜西溟趙蒙泉張漢瞻湯西厓宮恕堂集
吳元朗齋以白樂天明月清風三五夜爲韻分得
明字

今春雨雪不肯下天意快作元宵晴長安燈火苦寥落
蠻歌秧鼓空生獰同心數子喜連巷期會不用相延迎
吳郎爨下得好手魚飧入饌皆南烹春燈四牖足點綴
錯落聊助蟾光明憶昨平泉饒勝賞火城絳樹紛縱橫
照地奇葩吐蓮萼矗天高格垂珠瓔須臾煙火催迸發
星飛電走聲砰訇書生窮眼未省見游仙夢覺心猶驚
吾徒仕宦知不遂分無珠翠張長檠富貴何時且行樂
濁醪一斗須同傾青簾淡閉塵不到坊冷兼絕驅車聲
四坐清吟有餘味合彈何必琵琶箏且喜城門弛牡鑰
金吾不復譏宵行今宵既醉且歸去鼕鼕街鼓方三更

陸孺人輓詩（孝廉馮文子之室）

炊臼中宵噩夢驚辛勤猶憶聽雞鳴得妻兆喜占歸妹（孺人之父即馮舅氏也）
似舅才宜作館甥鍾郝徽音傳禮法姜龐
孝義感幽明知君怕結還鄉伴不見中閨一笑迎

上巳日同年狄向濤太史招同諸公寄園禊飲

一徑疎籬插架斜平泉池館尚清華寒多未放垂楊線
春動先翻萬李花觴急不須流水送亭深偏愛小山遮
卻憐磧外從軍客擊面邊風咽亂沙
風月高情在翰林良辰禊飲共招尋五言彊韻催銅鉢
十弄新聲語玉琴（有客鼓琴）園有清池同曲水地無修竹亦
山陰滄洲滿眼誰能畫爲倩王維好用心（琴川王石谷在坐）

賀同官黃擎菴納姬（閩人）

整拂朝衫試玉纖仙郎下直倚香匲驟來狂客輕唐突
霧裏新花隱繡簾

仙李誇稱語近訛白楊家世好偏多一枝菡萏初臨水
豔種從今合姓荷姬本姓何黃謔云姓李故云

䌫忽名花是合歡春宵好夢早徵蘭生來阿囝誇頭玉
繡褓攜將郎罷看閩人呼子爲囝父爲郎罷

次韻訓張超然上舍

春風短鬢愁蕭蕭詩壇酒社猶相要時方用武急壯士
行人刀箭皆垂腰而我堅頑守章句壁間不𣪍空懸弨
聚飲聊堪破孤憤逢君一揖驚風標閩海文章久寥落
詩書寢閣軍塵頭儒風獎薦思常袞奸雄草竊羞王潮
喜君才華最秀出餘子螻蚓徒嘵嘵渾茫千頃翻學海
扶踈十丈豐詞條平子風流未歇絕君苗筆硯煩焚燒
自愧衰遲成蕪廢無多肝腎憂鐫雕萬里君應騰隼鶚
一枝我自棲鷦鷯長安行卷紛束筍搏搘往往資攻剽
無諸霸氣銷不盡奇才今獨來南徼山龍未許紫色閏
金石須待黃鍾調大應宮懸薦郊廟小備列國陳風謠
把君詩卷過長日夜牕不厭燈頻挑旗鼓中原吾豈敢
顏行須避前鋒驍

和顧俠君小秀埜二絕句

蘧廬聊復寄長安油紙泥牕俯欒欄輸却故園一段好
梅花遶屋竹千竿

清詞藹藹吐春雲好友連坊張一軍謂德尹便擬池邊栽
二柳北山猿鶴慢移文

題盧素功白雲圖

八米才名擅絕倫頻年長負潔餐晨白雲莫漫催歸去
好簡青雲慰老親

我有衰親思不禁浮雲落日隔遥岑孤飛待族難成雨
應悔當年出岫心

題蒙泉湄亭圖

出門常尠歡里居得自遂童稚所棲息老大入夢寐昔
我長田間水竹性所嗜廣場雜爪蔬古牆懸薜荔至今
思舊廬歷歷猶可記生平金石交趙傁託同志帶經兼
荷鉏翰墨展游戲一壆雷墩上清溪涌澎湃風來稉稻
香雨餘槐柳翠游鱗細可數馴鳥狎而至經明推大師
臯比競延致小婦工織作大婦理中饋筆畊糧有餘義
取歲無匱繞籬藝蘭菊映水蕩荷芰春深舞雩風日暮
柴桑醉無端拾科名憂患從此始頌繫入圜扉屏息對
獄吏歸來羌村夜痛定仍拭淚五載客長安未覺傷顛
頓談笑把杯鐺遣釋賴文字今年復故物良友誦高義
謂康年兄君常爲予言吾非慕名位歸見鄉里兒得此免
厚媿令長苦難爲涂指聊一試柴門亟洒埽花木早修
植我亦思田園相依結鄰比

題陳乾齋侍講扈　駕西征圖

煌煌大星張威弧　天子自將臨邊隅潁川才子文章
伯屬車豹尾隨征塗冑中武庫無不有軀幹雖小膽氣
麁急猿短後矜趫捷據鞍上馬不用扶自昔回中陪羽
獵往來沙塞如通衢今茲　萬乘親戎幕直登瀚海循
伊吾神泉自涌得甘醴香草新茁供青芻師行恰比吉
行緩安營立帳日未晡軍書正可磨盾鼻行間且免肩
戈殳功成往返只三月雨雪不用愁征夫三箭天山遂
平定尺書贊普當招呼文臣從征昔僅有明代獨數金
與胡明永樂時金幼孜胡廣皆隨出塞　一麾指顧清沙漠　今皇神武
古所無他年美譚紀翰苑隨陸何必輸孫吳去時未肯
悲兒女歸來且喜鳴笙竽燕然紀績須君筆照耀碑碣
垂寰區

大雨行海淀道中

我行與雨期險苦眞自蹈燕地少溝塍一雨成積潦何
況連宵旦滂沱瀉驚瀑漏天正涔涔破塊轉浩浩肩輿
屢旋濘如颱風中轟前軒復後輊咫尺愁傾倒崎嶇二
十里似涉邛郲道登頓旣淩兢失足頻叫譟雖無性命
憂一蹶墮溪潦斜風欲裂衣急溜任濯帽辛勤累僕夫
溫語相慰勞躑躅泥中行漸喜蓬門到濁醪給一斗聊
用示微犒何時歸田閒一室自洒埽風雨誓不出閉門
吾將老

東江詩鈔卷第三

東江詩鈔卷第四

太倉唐孫華實君稾　受業陸師巢雲編

奉使出都

弓刀小隊簇雕輪細雨霏霏浥路塵到處競看乘傳客當年舊是棄繻人會稽竹箭爭磨礪京國槐花憶苦辛最是　君恩容覲省倚閭應慰白頭親

禹城道中雨

危途咫尺怕傾輈黯黯重雲不散愁夾轂已憐泥沒膝前驅遥見笠蒙頭溪湲每怯臨流馬樹暗時聞喚雨鳩安穩一帆輸晝鷁計程何日到揚州

過郯城有序

予於甲子春以明經充賦至京師道過郯城聞縣令方君之賢至丙子歲予官吏部奉　使浙中復過郯城則方君尚爲邑令迎予於郊外及就邸來謁詢之其爲郯令已十四年矣爲之慨然而作

傾蓋祠邊躑躅行絃歌久已挹芳聲折腰有吏淹元亮乘傳無才愧長卿山縣閉城開夜柝清時罷役動春耕遲君二紀方登第方君名殿元甲辰進士予以戊辰登第　翻訝車前手版迎

次蒙泉東蒙道中韻

岸草青青尚似袍可堪雨沐又風饕繞隄柿葉初張傘半嶺松聲欲起濤索飯客憐村市遠採茶人踏石梁高往來頻照觀河面旅鬢蕭疎感二毛

高郵阻風

停驂自淮陰征車繫金柅人勞思暫逸舟居愛便美篙鼓沸中流平波正渺瀰倘邀風力便揚州片帆耳誰知抵秦郵驚飈土囊起噫氣號調刁激雨射牕几長年齊著力退尺進僅咫須臾勢轉狂萬艣一時止鳥影斷長空鯈魚匿淵底屋瓦爭怒飛草木盡傾靡幸無波濤險平沙得暫艤勝友共嘯歌搴簾看煙水但懷簡書畏終須戒行李何當乘長風破浪日千里

過淮陰學舍省徐霆發病

千里辭家襆被輕誰知漳浦臥劉楨講堂寂寞生苔蘚射圃荒涼長蔓菁屋角一牀支敗壁河流三版浸危城故鄉二頃谿田在悔不當年早退耕

過淮陰見數百人舁土置城下問之云河堤欲潰將以土塞城門怒焉心悸作詩告哀爲淮民危之也

淮陰城下聲洶洶蟻聚千夫擔土籠往來恰似營巢燕累重寧殊蝜蝂蟲共說河隄行潰決數閭便欲丸泥封吾聞此語重歎息人謀如許何匆匆昔日河邊集萬艦攤錢白晝安流中自從淮黃勢合并奔騰激怒爭爲雄精衛銜石心已盡孟津捧土誰能壅柳條不長隋堤禿

竹篠頻翦淇園空金錢糜耗不知數咄嗟仰屋煩司農
尋丈旁穿螻蟻穴咫尺下瞰蛟龍宮高田極望浩煙水
十年不種黍與種居人棲息雜鳧鴨浮楂寄頓編茅蓬
黃毋爲黿恐不免羽淵化能將毋同城內城外皆赤子
何忍村落填長洪傳聞官長能備豫衣袽夙戒修艨艟
當今誰似王尊勇屹然身捍金隄衝安得黃淮仍釃析
驅歸海若長朝宗芻粟年年便飛輓直沽轉盼雲帆通
篷牕拊枕方寤歎發船打鼓聲逢逢

寓樓即事次蒙泉韻

高樓突兀喜同登時有輕風散鬱蒸疊嶂俯窺千頃碧
繁星倒映萬家燈解鞍乍息征途倦洗眼初看煙水澄

直待鎖闈公事了六橋屐齒興須乘

試院煎茶次東坡韻

當年憶作青袍生燥吻出火枯腸鳴今來槐院飽豐膳
素甆細泛槍旗輕自慚面目本無二迴首敢忘辛苦意
湘潭碧芽許同煎武彝紫筍潑清泉不辭得隴復望蜀
更乞黃山千片玉（同考陳君滄洲餉湘潭茶杜君秉用餉武彝茶又從磐菴索得北源松蘿）
席舍風簾正苦飢誰分一琖慰愁眉西湖萬頃不療渴
竹符調水難相隨論文當如品泉味無忘矮屋脣焦眼
倦筆乾時

試院即事兼示同事諸君子

涔涔殢雨入蕭辰硯几相依恰二旬兄弟同年分四坐
功名異日待三人（用浙闈故事）風摶鵬鶚非無力浪起魚龍
會有神自媿麻衣難再著濡毫欲下重逡巡
勝友同堂快盍簪千篇重作洛生吟但愁襞錦收燕石
爲愛清絃惜爨琴桂苑徵書群彥會槐花席帽昔年心
白袍門外方延竚好藝蘭膏續寸陰（東坡杭州催試官考校詩云願君聞此添蠟燭門外白袍如立鵠）

榜發浙中才士之未薦者多過予邸舍以所業請
益摳衣肅拜無幾微不平之色且有具贄幣願執
義門牆者予深愧之爲賦詩解嘲且以慰諸君子
焉

鏁院陰森秋雨天目營萬卷亂雲煙揆揚本是司衡意

科第終憑造化權過眼暫迷日五色藏身只隱霧三年
蘭筋一蹴應非晚努力前途看著鞭
收采難窮董澤蒲可能一網盡珊瑚自抛文字荒蕪久
況迫程期心眼麄祇覺藍田都是玉敢言赤水竟無珠
多蒙方叔能相恕只媿秤量異蜀蘇

浙闈撤棘後聞以銓曹公事連染左官

西風蕭瑟動秋林忽有郵書報解簪鐫降本非　明主
意護持猶費故人心敢因誤中讐飄瓦豈意流言致鑠
金恰喜蘋洲鄉路近綸竿早擬釣江潯
秉軺建節爲掄才奇士終須出草萊一榻清風心似水
三更官燭淚成堆餓鴟枉把鵷雛嚇春燕從教鷹隼猜

較比翟公添氣色青袍日日到門來

壽朱立雲七十

織屩先生雅好文清如霜鶴迴離羣傳家賸有青鐔物落筆爭分白練裙賓榻共傾東閣酒扁舟同泛洞庭雲尚書祠墓今秋草當代何人肯容君（立雲爲玉峰尚書公所延與予同客洞庭）

蕭然物外得吾眞詩有清才畫有神身隱何慚蓬髮子房空早別掃眉人不談戒律依僧住偶溷屠沽與市鄰千載桃椎更誰匹高風又見葛天民

和葉星期明府題錢瞿亭園用杜工部遊何將軍山林十韻（十首存八）

甲第連園榭閒扉傍小橋平坡通細石喬木倚重霄地潤波無際山渓隱可招誰言城市近塵外足逍遙

趺坐桃笙淨高眠蕙帳清褰簾迎乳燕停曲聽流鶯果薦梁侯柿珍調潁叔羹輕軒娛眺望時奉板輿行（潘岳閒居賦梁侯烏椑之柿）

堂構人皆有漂搖各不支瓦松生壞壁枯葑塞華池管領兒孫事興衰草木知多君勤葺理花藥正紛披

愛月常刪竹憐苔不掃花高吟驚夜鶴落筆笑秋蛇燭跋還敎續杯乾未用賒承平風景在獨指舍人家

樹是先公種山從張老門（雲間張南垣所營）堤渓容偃桂閣敞恰當梅地得寰中勝峰疑海外來休嫌孤石瘦依舊長蒼苔

曲欄收野色暗磵響流泉日暖花生霧春渓柳放綿頻添臨水閣不費買山錢好景憑誰畫依稀是輞川

勝地山堂最風吹暗綠香面軒峰嶺秀背檻栝松涼蟾影升櫚上羲輪得樹藏石林清話久相對鬢毛蒼（宋葉石林待制有避暑錄話謂星期）

人生兼四美不樂復如何仕路憂端集家居勝賞多華燈月姊避豔曲雪兒歌半作吾廬看蘇端得數過

敬題先師朱昭芑先生遺像二十六韻（先生名明鎬爲復社名宿）

夫子誰儔匹吾猶及典刑道風傳泗水學海極滄溟博物稱文府熏人是德馨時逢遷亳社不擬裸周廷偕隱田居室渓棲野史亭鑽研讐往紀寂寞抱遺經萬卷判頭白千秋待汗青（先生有史書十三種未刻）共瞻通德里獨指帝車星朝議思周黨鄉人敬管寧但看鴻避弋誰想鳳儀庭問字賓常滿修書筆不停爭光懸日月破瞶發雷霆趣召通霄闕趨迎集衆靈（先生未病時夢上帝使人異香趣召及病革夢百神來迎）鄰共訶仙樂耳親聆歲有龍蛇厄聞無虎豹扃飄搖來絳節荏苒降雲軿夙昔承嘉訓提攜自弱齡淒涼憐短褐刷養望修翎都講堂前立微言帳後聽曾誇雲際鶴愧老案頭螢（予自成童先生極加奬賞許爲國器）駑乘煩輕策洪鐘扣寸莛衣冠非世代圖畫仰儀形空紀文中語誰搞有道銘銜鱣楊氏宅下馬董公塋絕學慚窺管遺書守挈缾何

由報知已感極涕交零

上巳日同西士浩如及順兒遊淮雲寺

眼明初出郭幽勝得淮雲浩刦留餘剎殘碑認斷文寒梅經雨壓細麥愛晴熏何處湔裙好相攜到水濆

舊愛山門好平臨百頃田人耕紅杏雨鳥掠綠楊煙尋斧長松倒孤亭野蔓懸衹餘雙櫟樹終老不材年

閏三月十八日同忍菴宮贊錢瞿亭舍人王憲尹太守曹九咸明府邀韓州牧集忍菴堂中觀伎

落花風雨方瀟瀟綠陰夏淺客可招吳歈雅曲嫌耳熟別打羯鼓停笙簫金陵少年賭絕藝拍張跳擲誇雄豪鷹瞵鶚視氣鬱怒裲襠縛袴爭騰驍雪練光明及丈二

雙手搏弄如承蜩迴旋擻捩鬭輕疾金蛇霍霍俄纏腰兩夫植立肩白棒翻身倒挂同飛猱都盧尋橦渾容易險竿直上何飄颻有時拳足似宿鷺倏忽脫架橫秋鶻將擒復縱快鳥過蹲踑踞地成虎跳壯觀蔚跂公孫劒盛氣衝突周郎刀鷫鷞初淬芙蓉鍔當軒拔鞘風颾颾別布氍毹開院本樅金伐鼓聲囋嘈西涼假面逞變態遼東妖婦妝嬌嬈鬼笑靈談各睗睒沐猴冠狗憑輕趫吾曾觀樂到燕薊北客所尚多喧呶此輩健兒好身手侯門幕府爭相邀敕勒歌終旋舞罷纏頭一曲堆紅綃吾儕寄興聊復爾如厭粱肉持車螯耳目逢新亦可喜佳處往往時一遭世上賞音盡如此飲罷月影樓頭高

題宋大中丞漫堂先生西陂魚麥圖

昔讀舂陵行憂思何悄悄遂欲帶笭箵刺船就浩淼我公經世才安民取不擾詩成俾化工萬象茁春曉兩地施霖雨千篇發幽渺遭逢非聱叟亦苦簪組繞披圖見江湖一櫂入窈窱隴首鋪黃雲煙際飛白鳥波平翠荇齊風起綠楊裊默坐若有思流目恣憑眺所願夢維魚豐年叶佳兆更願崆峒熟　王師罷旗旐功成歸綠野樂事尋臺沼予生燕雀微棲息甘蓬篠思從午橋遊待公濟時了

愷功侍讀用予贈夏重原韻有詩寄懷次韻答之

憶別渌水園行李遂夙戒驅車齊魯郊平田半蕪稗盲

雨兼狂風衣袂日霑灑河淮賸一隄溝渠決九派殘黎巢屋巔面目多腫噲（見莊子讓王篇）征途變涼燠素秋忽已屆聞君擢承明茲事聊一快西清致身難迮指爭門隘昔人指蓬池比擬神仙界獨慚蹇拙人吏議無端挂去去勿復言咄咄休書怪握粟何從占擲米恥逞獪頭顱足可知簪紱終須解三釜養未充一劒緱餘蒯由來耿介性不下車塵拜吹毛競索瘢怒視各張眦蛛網織已成蠅污璧憂敗惟君篤風義欲貫王調械奮身扶顛危出手排蠆螫（見莊子）知我坐連染歎息腕頻搤左官受薄謫如疾得小瘥仕宦本畏途膳悸復齒齘歸來出籠筬病馬便爬疥蟻陣聽輸贏燕壘任成壞流言等飛蚊著體

僅一嘬感君急難心已矣勿長喟授徒有遺經訓子著
家誡惟荷　君相知受恩如負債功名竟何如歲月寖
以邁長歌聊當呻小賦不堪賣君今列清華周廬免植
鎩（出西京賦）詞苑但先鳴雞羽何煩芥

營葬事畢復之墓所築室種樹紀事四首

高敞行營地東偏卜築成過橋才數武為室且三楹窂
木防樵采平疇便饁耕居然壓市隅落日爨煙生
丙舍村農守葥檐不厭低寺鐘樵徑北流水小橋西籬
淺牽藤蔓門間面菜畦先賢有廬墓便欲把鋤犂
翠栝移來小扁舟泊近谿葉露行路雨根帶故山泥月
下看烏遶陰成待鶴棲滋培十年力終見拂雲齊

香好終憐柏花開欲餌松土新防觸鹿歲久望成龍客
影全遮日穠陰不避冬向來茅葦地一望早芊芊

過靜逸菴訪宗岐兼懷錢太僕再亭

磵壑居然遠市闤金魚牢合掩松關漲流初漫橋邊水
亂葉全遮屋外山蕙帳空聞孤鶴怨草堂曾見幾人還
京塵好處知何在輸與滄江野叟閒
抱病漳濵歲月湥詩成集欲號呻吟（宗岐方病）涸魚願豈煩
滄海飢鶴心難戀舊林塵世何妨餐白石長生須學鑄
黃金可憐飲興年來減明月同誰對淺斟

夏日齋中讀書

閒居寡人事奈此夏日長吾師延叔堅昧爽坐容堂紛
綸布經籍汎濫陳篇章抗懷千載上高詠思陶唐念彼
隴畝人揮鋤汗流漿我無四體勤北牖吹微涼不殖恐
將落徒為食黍蝗
火雲方灼爍逢迎少軒車幸此豐暇豫縱意觀羣書紫
茄兼白莧飽食不求餘昔聞此堂中日日鳴笙竽頭聲
沸鄰屋蒱飲閒歌呼茲堂亦遭逢忽與文史俱飛蚊聚
一晌彼樂非我娛人生各有志何用分賢愚
戴角無上齒傅翼恒兩足物生有定分彼羸此或縮我
無經世材天衢敢追逐生幸識文字稟受未為薄日擕
一卷書瀟灑送炎燠忘憂代萱蘇破睡調茗粥蓬蒿未
用芟留此一庭綠常笑襬襶人塵中空錄錄

衰年疲應接常思傍村墟隙壤栽梧竹清池覆芙蕖同
志結良友帶經竝耰鋤此意終未遂仍卜市廛居叢攢
植梅杏枝葉亦扶疏朱門足亭榭寂寞養禽魚主人出
仕宦煙月鎖空虛眞宅定何在且復憩我廬
日車不肯下亭亭駐畏景萬卷恣穿穴汲湥愧短綆人
生求奇書標目記乙丙貪多忽尋常經史翻未省我書
固不多食息足遊騁陶冶發性靈金玉出頑礦薄暝抵
小秋東廊挂月影

喜姜西溟及第

姜侯及第初傳信朝野歡呼更相慶　天子由來以字
稱（上言及西溟必呼其字）兒童自昔知名姓殿鼓雷鳴唱第時卿

雲旭日交輝映遇合人生固有時文章自信寧關命羨君意氣窮益堅愛君才筆老益橫文瀾浩汗本韓歐詩格冲融逼王孟紛綸腹笥是經神欻忽頭濡驚草聖十年史館効編摩千里遨遊疲歷聘曾看長揖對將軍時有雄談侵執政迂疎每恕散人狂峭直應知君子性長安客舍喜連坊往往樽前發高詠糲飯常同啜菜羹清言不厭揮犀柄輕薄為文多少年一老風流我所敬但是成名莫恨遲歲晚蒼松節彌勁時來瞬息簫風雲歷官尚可中書令

治圃三首

為農力不任為圃可小試牆邊劉瓦礫得此一弓地旁有鄰家池清泉出澎濞甘息漢陰機抱甕亦容易折柳作藩籬狂夫倘知避禪林度疎鐘樹色交遠翠落日時攜筇披襟受涼吹欲采氾勝書多方謀種植樊侯樹梓漆歷久方成器取給貴目前長算非吾事宿昔不窺園久負董生志何如把劚鋤灌畦安晚計

婆娑兩梅樹託根在水涯主人既不視一任茨棘遮東縛少生意甲枝自槎牙譬如絕代姝憔悴委泥沙爾生既非所藤蔓紛交加感此長歎息親手為爬挲辟除去荒穢壅土培汙窪積困久未蘇當春會萌芽雖憐翠袖薄亭亭亦清佳池光蕩孤影疎枝映橫斜敢希調鼎實庶見銜霜花何遜梅花詩銜霜當路發

肉食非不佳造物不我許菜把願常供園官不我與不如自斫劚終歲充蔬茹縱橫剪荒榛羅立宥老楮未應嗔野莧且望圻萵苣春韭及晚菘鱗次各有序既欣新雨滋復蒙曉露滑脉脉土膏流幡幡風葉舉想當採掇時碧色照筐筥我豈種菜人敢倣英雄語但飽腐儒餐何用速肥羜為我謝屠門從今不恩汝

送門人時期五貢入太學

憶昔逢君猶少俊綠鬢鬖鬖方覆顋翻水文成得我驚期君變化風雷迅豈知蟠伏久泥沙二紀流光都一瞬徵書忽下選英髦鷺羽西雍飛始振姓氏喧傳衆口誇君才自是千人儁得討功名未足奇騰篇青雲此發軔練川文筆舊稱雄太僕薪傳應未燼君先柱史播清芬突兀班心直聲震羅雀閒門近百年摧頹行馬人誰認邑中惡子任猖狂往往纓綏被蹂躪幸君閉影守窮廬堅白超然免緇磷才名雖宿齒方強渥丹顏色猶青鬒溟海當橫萬里鯤燕臺正購千金駿曳裾太學盛文儒只恐如君才亦僅故鄉孫趙兩同年為我相逢各問訊孫郎聞已厭承明趙傳何時提縣印握手長安喜不孤追隨應比驂從靳玉河楊柳薊門花歡遊莫作思歸引贈行未辦繞朝鞭聊作巴歈當餽贐望君騫翥已多年成名早寄南鴻信

蔬食

生平藜莧腸雅不饕肉食春雷動植物紫筍冒土坼入
饌肥且鮮從人笑食簀持梁剌齒肥時來亦易得茍無
利物功何異甘帶蝍傳聞齊魯間埽地千里赤析骸炊
枯齒掘根采葑蒠江鄉薄有秋亦苦生理窄吾徒乃安
坐糜穀類螟螣但使腹可果敢辭顏有墨負耒吾何能
一飽猶愧色

同里朱立雲工書善畫頗能爲小詩家貧每居蕭
寺衰年病肺藥餌無資余爲致薄少之助兼作詩
書之扇頭以詒之庶幾同志中有見余詩者繼聲
屬和或哀其憔悴稍爲援手云

吾愛織屩生神情自蕭逸詩有長慶風畫倣倪迂筆瘦

田沒藜蒿老屋摧蓬箄獨宿贊公房不入猗頓室喜從
吾儕遊爲計誠已失兩窮共綢繆相憐不相益青熒分
禪燈終夜苦啾唧已空法喜妻偶示維摩疾不逢勾漏
砂誰給華陽蜜（梁武重陶弘景勅所在月給茯苓白蜜以供服餌）藥籠多參苓
徒手那可乞吾欲扶其衰援溺羞短繘人生異菀枯緩
急有倉卒華筵破一金樗蒱散百鎰豈知屯蹟人炎歊
蒸病骨友朋通有無閭里貴任卹但邀毛粟施行謀擣
松朮且復留此翁陶陶共永日

輓徐霆發學博

一第非難事文章苦命憎逢時何潦倒得酒尚飛騰薄
宦家千里官倉米五升生平知已淚沾灑爲徐陵

萬事誠難了君眞未了身頻年百口累失計一官貧聞
笛山陽路招魂楚水濵應知歿猶視祇爲白頭親
祐善徒虛語蒼穹不可呼葠苓虛藥籠苜蓿冷官廚產
盡生前券人求歿後逋清卿門第在振起望諸孤

輓張覲文

兄弟推時譽馳驅並俊英早驚摧仲子今又哭慈明薄
命悲無祿人情忌有名平生驢狎久何計效驢鳴
飛蓋西園夜名流燕賞頻紫藤張繡幄綠草藉芳茵名
字人間有生涯末路貧傷心煙月徑無復昔時春
丹旐歸何處尚書舊賜阡昔年文讌地今日繐帷懸老
桂秋煙外殘碑落照邊西華葛陂冷辛苦更誰憐

冬月畏寒苦無燠室於堂之東偏舊有迴廊遂葺
以爲屋每於午餘日照西牕暄煖可愛偶憶宋人
小說云貧兒無衣見日出則云黃綿襖子出矣予
居貧裘褐不辦適符斯語因顏之曰黃綿室即事
言懷得詩十首

往還客斷雀羅門紙瓦虛明愛晚暾高臥恰同嵇竈煖
（庾信小園賦嵇康鍛竈既煖而堪眠）深居常比晏裘溫爐香茗椀宜人靜
蠹紙蠅書便眼昏留待夜來憑几坐疎櫺先受月華痕
空齋莞秸自悠然消受奇溫歲暮天布席劣能容坐榻
編蓬約略似舝船儆居何用成三瓦（史記龜策傳爲屋不成三瓦而居之
言物不取全也）慵起無勞候八磚但得藜羹麤自給也應生活

勝焦先魏書胡叟云我此生活似勝焦先
市鄽且喜耳無聞小葺虛廊丈室分甲煎香濃煙起霧
硯池氷解墨蒸雲殘書熟讀生新味好客時來賞晚曛
聞道翠華臨雪磧欲將暄景獻　明君
跉竮寒苦飽經嘗老去偏知愛景光龍尾趨朝衝曉雪
馬蹄緣坂踏晨霜蠶於絲盡須成繭蜂到花稀欲就房
宦學生平終底用煖簷贏得一繩牀
坐睡醺然白醉中羸軀常藉煖光烘不栽密樹嫌遮日
牢合重扉為障風解贈綈袍無故友平分袒裼有天公
凌兢寒士知何限欲餉斜陽半壁紅
結客尋思洛下歡千篇聲價竝琅玕生耽書卷原關性
事到文章不論官爭遣群賢同巷陌祗緣良友憶長安
篋中尚有聯吟句展向西牕仔細看
朔風昨夜響刁調虛白閒齋轉寂寥莊老慵繙愁舌強
篇章時詠漸頭搖陰生窗隙知雲過溜滴簷牙聽雪消
且學蟄人忙塞向莫思泥壁和香椒
素冠如雪鬢成絲改歲長銜風木悲親不逮存安用祿
身將終隱莫工詩怯寒早似迎霜柳就煖還如向日葵
底事溺人猶強笑搔摩恰比負牆時見柳州與李翰林書
葭牆蒿室只如村寥落何人肯見存烏上屋山窺夕照
蜂投牕紙戀餘溫木棉花軟添殘絮菜把霜肥足晚飧
勞苦越中重趼客時來妝點瞿公門浙中諸門下士時來慰問

轉瞚年華逝水催窮陰又見一陽回只今蓬室橫經坐
憶昔金門拜表迴繡線長難添髮短吹葭冷不動心灰
春風豈解趨炎熱會放暄和陋巷來

戊寅除夕

垂老光陰等逝波一年草草又輕過淒宵燈下燃萁煖
豐歲街頭爆竹多短綆有心挨卷帙長繩無策繫羲娥
徵逋人去差堪慰寂寂閒門任雀羅
冬溫幾日氣如春暮蓂驚逢改歲頻蓂曆序新繙好日
桃符色退似陳人井枯計較先儲水爐冷支分更益薪
堪笑羸餘底處覓也隨鄉俗賽錢神

己卯元旦

晨興先勑具椒漿自整衣冠拜影堂謝客門庭非舊雨
感時節物又新霜忽驚燧火從頭換敢恨屠蘇最後嘗
一著退耕差較穩占年預擬問農祥
曈曨旭日散晨暉梅蕊長晴竟不肥斑白容顏慚舊物王僧虔誡子書云吾在世雖乏德素故自一舊物
青紅兒女鬭鮮衣咿啞繡褓
雛孫長寂歷衡門賀客稀却歎孤根同草木守殘窮臈
盼春歸

又疊前韻

甕頭猶剩隔年漿寥落江天一草堂晬子暗添書上霧
鬢絲難掩鏡中霜翻波世態藏頭過嚼蠟榮途染指嘗
富貴迎來應已晚不從宵夢問何祥

紅牋萬户燦朝暉樂歳階除鳥雀肥兩載清門辭版謁予以服不受賀三年逐客解朝衣街衢人醉壺飧賤公府官閒符檄稀轉盻春風飛紫燕不嫌茅棟自知歸

聞恵研谿明府訃

鼎不可烹雞馬不可守閭用才失其宜賢哲常崎嶇嗟君抱碩學國器矜璠璵邅迴由左計自厭承明廬一官落劇縣風濤驚鶢鶋出師當孔道翩翩過征旟薪芻兼筮豆日日徵軍儲膾㸑既殫竭辛苦勤補苴上官歎材能應變固有餘如何集妖鵩大命遽忽諸憶從平津閤與君竝舍居高談發聾聵箋釋辨蟲魚及予官長安值君投牒初同好得數子出入聯裙裾筆墨各飛動粲粲瓊與琚自君綰墨綬戚戚無歡娛長驂頻過我月接數紙書上言供億苦空手自拮据下言日祈死念母復躊躇予時相慰藉努力待遷除豈知丹旐返長途送柳車悲君有老母三釜望已虚耿耿歿猶視銜痛當何如古來才與命往往相齟齬齬平聲從語孫愐韻彼蒼有好惡疑與時俗俱世方譽傿巽天亦代翦鋤斯人不再得流涕重欷歔

日晩放舟

行役嗟頻數經過百里中潮添瓜蔓水帆挂藕花風露草黏螢火秋籬語暗蟲來舟防擊觸相喚各西東

題眼醫何藏之小照

人身要用明與聰與其爲瞽毋寧聾擿埴索途竟何適階前咫尺迷西東仲堪偏盲猶小患輕雲蔽月常朦朧人生誰似張司業城南遊跡重扶笻白楊門巷出奇士天遣夫子開群蒙囊底神鍼誰所付妙用正在阿堵中燕南趙北遊屐遍群兒車畔迎吾翁金篦刮目去障翳欻忽剪水明雙瞳空青一點竟何物如此迴斡非人工捄荒搦髓可遍試兼將藥餌扶衰癃東匊針鬼止夜泣神術直與幽冥通拍肩群瞽世何限補救造化天無功知君骨相本奇古行年七十顏猶童吾從圖畫識君面頎長黝黒昌而丰長生或是羨門侶游戲下界來空桐吾年垂老目已眵恍惚頗訝玄花重匃君指點授要術直視不眩朝光曈雙眸閃閃爛巖電細書小字箋魚蟲

杜門夏日清課次王隨菴韻

長裾席帽滿人寰似我無能合閉關蓬矢前期羞白首芒鞵晚興負青山庭無鵲譟扉常掩地任蛙鳴草不刪獨苦坂田焦灼甚身閒那得抵心閒

科頭

露紒頽然一室寬影纓人共笑衰殘巾從漉酒頻嫌涴髩已成霜久耐寒幸免簪書狂束帶休逢姍罵溺儒冠蓬頭且學丘明士敢向時人白眼看

搖扇

炎歊熏灼苦連旬賴有蒲葵巧製新當急可無舉手力

逢秋常感過時人好同松塵資清話每與琴書拂鄣塵
兩戴已辭江夏枕攜持只伴病餘身

翦蔬

抱甕終朝學夏畦筠籠滿摘落提攜灌園仲子猶存毋
食菜周顒尚有妻草惡虛名刪燕麥籬防闌入徙雞棲
爲農無力聊爲圃未辦腰鐮問瀼溪

夏旱二首

輟耕隴上歎三農牲玉何由籲六宗杲日終朝張火傘
閒雲隨意作奇峰私家飯甕休先計天府神倉自要供
懶惰雨工鞭不起憑誰一喚葛陂龍
雷車寂寞失豐隆散盡陰霾日日風乾笑秖看玉女電
斜陽弁隱美人虹（美人虹見詩經注疏）桔槹爭水村村急簫鼓祈
神處處同歎息蒼生貧到骨非關私計祝年豐

元宵前一日同年郁愚齋招同王麓臺沈台臣王
潞亭夏疇觀燈

瑟居成嬾癖獨喜到君家衢市當門直林泉帶郭斜雪
輕旋作雨籬短不藏花敢厭春泥滑城南路未賒
愛客容蓬髮留歡憩草堂曲欄人不到勝地日初長晝
手看王宰（是日看麓臺畫）清談得沈郎（台臣在坐）忘歸判（平聲）卜夜隨
意偃匡牀
丘壑從心得園廬覓徑紆連岡環淺渚遠樹接平蕪牕
豁容山入梅寒倩竹扶柳州思靜退有地且名愚

鄭驛陳賓榻虞悰備食單淹留容竟日絡繹命傳餐中
置翻三歎經營爲一歡坐饕豐膳美物力念艱難

元夕後三日大雪因憶辛未冬北上界首阻雪慨
然成詠

人言雨雪豐年瑞居人稱好旅人嫌憶昔征軺北上時
朔風刮面霜刀銛乍見彤雲方靉靆俄驚密霰飛廉纖
偃臥郵亭僵不起十指皴涷如排籤惟聽疲驢齕棧草
時看飢雀投茅檐敗席作扉半破裂往往吹屑粘鬚髯
飢腸雷鳴不可忍硬餅強嚼如魚噞起看戶外堆三尺
千里已縞青山尖此時歎息厭滕六願加鞭逐無留淹
今年久旱得春雪階前亂撒空中鹽我方宴居坐無事
匡牀布褥垂青簾茗椀爐香正馥郁丈室趺坐心安恬
乃知雨雪殊不惡人生觸境分酸甜安知不有行路客
銀沙亂灑掀車幨我今幸免差自慰誓願老死棲窮櫩
作詩自懺苦雪句三白試驗農人占

喜四弟筠令將歸故里

失計辭鄉井孤身託外家相違才數舍邈若在天涯貧
賤無親戚艱難歷歲華先人綿惙際念此每長嗟
累重憂端集家貧生事微秖緣吾拙宦遂致汝長飢傲
氣窮猶在親情久漸非故園花信近須及早春歸
吾衰猶彊力汝病日侵尋少壯羞秦贅窮愁感越吟近
看顏面好稍慰弟兄心不見翻飛鳥終須集故林

虎丘遲錢澹園大行不至

名山多嶢巖攀陟疲要脅宜人獨虎丘緩步入佳處亭臺綴朱碧靚妝如好女天風挾我行飄颻雙袂舉陰池閟魚腸古木走蒼鼠不辭竟日淹獨往無勝侶所期人不來登舟復延佇搖搖柔櫓聲煙中聽人語

虎丘即目

山容愛清曠無取多著屋茲山殊不然連娟好妝束參差旗亭開窈窕僧廊曲淩緬無遠步流覽入近目譬如園墅遊宛轉經行熟不知始何年生祠塞山麓昔有某中丞乘勢作威福挼牢百城空破產萬戶哭錦綺疊連船金銀載折軸至今作瘡痏流亡猶未復有祠名樂康屹立山之足民愚豈可欺徒使山靈辱峴首曾悲羊望江常祀麴遺愛苟在民何事煩版築爾非韓擒虎談者頸猶縮我欲付焚如山水返空渌

二月二十二日毘陵舟中大雪因憶往年予館凱功侍讀齋遇雪常用東坡韻作詩往復甚多今孤舟獨坐迴想一堂倡酬之樂爲之慨然因爲此詩寄凱功復用東坡病中大雪韻

昔年朱邸雪好句屢訓和別離今幾時獨唱愁無那桃柳方向榮客霙忽飄墮孤篷衝逆浪一葉任軒簸既非鄂君舟豈有一笑瑳紛紛投碎米天上誰旋磨窮客免關譏知我船無貨叶光久侵權青皞氣摧挫春溪未拆綿猶戀殘氊坐雖無暖帳飲猶勝閉門臥遭逢有定分何路無坎坷君看東郭生履穿足泥涴餘齡瓦猶全一官甑已破自審本疎慵不中京房課故人篤恩義曾救子桑餓執手定何時無恙還相賀

英孫

古人抱孫不抱子愛子愛孫情不判昨歲生孫今已期頭玉嶢嶢足傳玩孟陬初誕小於菟（孫生於寅）犀角崢嶸色精悍雙眉乍刷翠羽鮮兩目方開巖電爛周晬還張湯餅筵羊酒賓朋動里閈公然繡葆出堂前坐客齊聲加激賛兒生頗覺質非凡廣額長頭早魁岸口不能言心自靈索物咿啞手指案憶昔初生汝父時寶愛眞如璧與瓚三齡共詫虎頭奇千里常期駒血汗欻如春柳逐年長碌碌行能無足算小時聰了大不然乃知此語非欺謾渠倘生兒似客兒我反騂顏愧生瑍（謝公生子瑍不慧及瑍生）（靈運幼便穎悟公異之常曰我乃生瑍瑍那得不生靈運）龍文五色異蚖蛇鳳毛九采非鵜鶘風骨何須壯始成一種天然自璀璨假令慧性應青睛會見英聲起弱冠長文未必慚太丘少蓋當疑代茂灌薄德何能鍾子孫流年且祝無災難我家素業只詩書屬汝他年繩舊貫獨嗟牢落少詒謀兩鬢鬖髿髮垂蒜待汝成人定幾時老人嬉戲姑添伴人情兒癖不厭諛豈盡中郎賞元歎誠知奬譽本非眞拊掌聊爲一笑粲

賃小舟渡江

舴艋牽來一葉輕片帆無恙趁初晴波光散作鞾紋細風緒收歸鏡面平烏榜人閒頻俯仰（江船一人使槳一俯一仰）青峰湍轉忽縱橫昔年迴首乘車夢打鼓鳴笳破浪行

京口泊舟

六朝京闕此襟喉鐵甕城高控石頭荊益帆從天際下金焦峽束大江流蘄王鉦鼓寒潮逝劉寄旌旗廢壘秋千古英雄形勝地也容閒客漫淹留

瓜洲屯船塢泊舟

乍脫長波占一灣無憂得似白鷗閒江邊風蹴來船浪天外雲遮隔岸山草市千帆停估舶茅廬三尺臥魚蠻錢郎未渡應相羨恰似雞鳴早過關（遲濬圃不至）

東江詩鈔卷第四

東江詩鈔卷第五

太倉唐孫華實君稾　受業陸　師巢雲編

維揚舟中作

孤舟風雨泊經旬柳陌桃隄未放春草岸連宵隨鷺宿水牕竟日似鳶蹲襯牀氊暖留淡坐壓頂篷低礙欠伸贏得淮魚賤如土堆盤膾縷煮銀鱗

東南佳麗數維揚紅粉飄流逐舶商空谷未聞傾國貌褰帷都作倚門妝半牀絃管秋娘老十里珠簾小杜狂詞賦風流今未絕愛才誰復似奇章

淮黃併合作隁喧堤勢空思折柳樊地異潮州誰徙鱷波如江夏恐成黿人隨鳧鴨蘆中宿浪擁蛟龍窟外翻獨使　至尊憂墊溺諸公何策救黎元

勝事人傳跨鶴遊客囊羞澀滯揚州市䍐多曳青緺綬優笑居然紫綺裘塵閧五方通果布女紅十歲學箜篌生來不作樊川夢直是當年許散愁（許散愁北齊人自少不登孌童之牀不入季女之室）

故鄉松檟隔新阡節物清明又一年宿草陳根招復地斜風細雨鬼神天黃壚處處提簞食綠柳村村挂紙錢獨有旅人歸未得半盂麥飯冷炊煙（是日清明）

御筆賜故相宋文恪公篤念前勞匾額恭紀二律

許身直擬學皋夔沙路登庸鬢已絲劬瘁頻煩宗社計哀榮獨結死生知隴殘宿草親交淚石到生金　聖主思貞觀（去聲）漫言魚水契猜嫌曾仆魏公碑

文昌上相冠三台櫪馬宵驚世共哀秘器舊頒膺寵渥奎章追錫仰昭回生前事業調金鼎歿後形容鑄鐵胎（明皇思張九齡鑄鐵胎肖像祀之）家訓教忠須報　國章平賴有後人才

南巡扈蹕詩爲宋葯洲太史賦

當代才華推小宋年少清池看浴鳳相門兩世受　君恩馳驅誓許爲時用西征昔歲動　鑾輿躍馬籯糧請隨從紅粟千車助飽騰紫臺萬里親輸送功成歛手就清班　楓宸每奬勳勞重今春扈　蹕復南巡晝舫青簾謝塵鞚聊將山水濯征衣更別沙場捫蘚洞何況吳閶是故鄉閭門晝錦驚騶哄　聖主憂勤爲視河農扈乘時觀播種須如賈讓策穿渠更學平當明禹貢莫奏揚雄羽獵篇應陳鮑照河清頌

輓朱立雲

傭書曾住翠微亭憶共扁舟泛洞庭石瀨同看千頃碧磵牕閒寫數峰青詩訓彊韻敲銅鉢酒遇歡場倒玉缾歎息風流雲散後孤筇白髮感飄零

僧廬佛火度晨昏家在谿南挂月村眼已生花攜短硯肘因多病減芳樽年豐尚自愁征稅身老猶思顧子孫憶共遠公相對後更無履跡到衡門（臘月下旬君過余齋雙鳳印公適至）

留與同飯自此永訣矣

哭曹九咸明府

曽報初春病俄聞朝露捐三年嶺海吏廿載孝廉船名晚官偏短兒遲累尚懸新詩多好句知否後人傳曽以詩集屬予作序

經世非無具循良亦有名浪傳蠻土沃誰信粤裝輕世久嗤廉吏天循忌老成桐鄉遺恵在尚說長官清

投牒期猶遠息息便跨鞍暮年成一第貧計急微官客路逢迎少家庭去住難公車淹泊地生死滯長安

同里論游好惟君有古風折腰憐傲吏掩耳作家翁婚嫁何由畢功名竟未終善人摧折早灑淚問蒼穹

閒居寫懷十首

久客困塵鞅秕駕得吾廬劣能容几席安用屋渠渠山居自知獵澤居自知漁我本經生家麗知課詩書古人務殖學誦讀兼耕鉏我無四體勤不學復何如文章供苑囿經史當菑畬賴此送日月餘事眞土苴

恢台值朱夏圭景日方長常愁執熱至暫欣梅雨涼膏液乍霑灑草木生新香清風動林樾柯葉紛低昂葵蔬冒土出採擷頻盈筐遙想隴畝人秧馬方奔忙我今免作勞偃仰讀書牀飽食有餘愧稽首祈年康

性不喜人事戢翼思卑棲叩門苦剥啄欲封一丸泥愛此連朝雨爲我却輪蹄沉臥失曉旦喈喈聞鳴雞盥漱坐書堂黑雲壓檐低琮琤聽奔溜巷陌成谿老農知袖手坐看秧針齊一飽庶可望豈敢厭羹藜

少年志卓犖挾策期功名晼晚登仕路連蹇竟無成儒緩多下考僄狡推時英俯仰天壤間無地著書生貴賤及洗削奮起彯華纓而我廁其間馬食夾兩顋歸來埽一室差覺心眼明擾擾長安客何時到公卿

夜寢簟八尺朝餐飯一盂人生易爲適何必求贏餘彼哉饕餮子搂剔窮錙銖傾身自障簏至死諡錢愚銅山拉然崩不知爲誰娛我生本寒苦形容山澤臞經營昧什一路鬼從揶揄簞瓢取自給此外復奚須

屈伸固有命秋毫非人功三世不徙官執戟老揚雄荀爽起布衣百日至三公猨臂終數奇李蔡本下中龐眉旣潛顏皓首仍悲馮世有巧而躓亦或拙而通憂喜塞翁馬得失楚人弓時命苟不諧不如安固窮

用世寡時用翰墨期策勳縱觀古人作浩然絶涯垠大巧謝雕琢神運非斧斤舉世工纖妍刺繡矜織紋王風淪蔓草自鄶復何云近知學古方服氣咀芳芬藹藹玉生煙霏霏山出雲安得陶謝手晨夕共論文

騖利久成俗民生競錐刀貨殖慨史遷錢神感魯褒頗聞士大夫心計窮秋毫何以仁義爲多財自稱豪習成固難挽流波日滔滔餓理倘入口經營亦徒勞溥天同偪仄窮豈獨我遭不見摯太常糧絶死山阜

風雨撼故廬徙居城東阪後堂頗爽塏亦足避喧啾堂西餘隙地雜種杏與榴交柯攢暗綠飛鳥得所投涼颸動夏木。颯颯如高秋。尚苦近廛市應接人事稠終思返農圃卜築遠村幽諒無郗嘉賓。爲我謀菟裘。

貴室多富姻貧家足窮親瘠壤無豐植菀枯一氣均嗟予門祚薄兄弟多苦辛叔也尤坎軻敝褐行負薪望我仕宦成。扶掖出邅屯。斯願竟不遂。顧我常沾巾。時給升斗水。未足活枯鱗。有粟姑分餉。庶及秋穀新。

次韻錢瞿亭舍人水亭落成

剪剪輕風動薜蘿俄成水閣跨巖阿不遮簾幙看山好。免繚牆垣受月多。畫靜閒聽黃鳥啼。雨來新長白鷗波。

葦間疑有延緣棹髣髴如聞漁父歌

六月十五日自書齋入內足誤踐衣而蹶傷脣流血創甚戲作

吾衰遽如許平地遭傾跌徑荒蔓草纏雨過苔蘚滑貧家乏使令書卷自攜挈譬如蝜蝂蟲戴重乃一蹶自憐狼跋胡翻羨卬負蟨遠愧邢子才不履內舍闑平生走四方自詡慶忌捷登山健如猱誰謂躓於垤便恐肌骨傷豈惟屐齒折沾裳見猩紅擥鏡憂兔缺待補方干脣幸全張儀舌所愁牙齒寒漸恐妨餔啜正嫌編貝疎可使藩籬撤幸無樓上人指笑老人躄兩輔遂臃腫頗似受批擊不見樂子春傷足憂惙惙自昧下堂戒悔恨那可說持此面向人赧汗增內熱、

過吳符鄴齋觀荷兼憶魯岡先生

朱夏閒乘一日涼芙蕖出水試新妝風吹碧浪搖青蓋露溼紅衣綻綠房唼喋魚苗穿細荇翩翾燕子掠垂楊清池華薄依然在猶是濂溪舊草堂（軒名君子取周子愛蓮說）

捕鼠

我觀萬物中無如鼠最惡有皮不成革無牙自能嚼（陸氏埤雅鼠有齒無牙）犧牛曾被傷騏驥安能攫奈何足此物晝伏夜乃作齧我架上書穿我牀前幙引儔自吽呼得意頗跳躍卑或棲承塵高或穴重閣寠藪銜已滿孳生種尤博一孕輒八九牝腹各如橐未學函人熏有類永州虐

積忿畜文貍將以觀擊搏朝餐具腥羶夜臥席莞蒻長養垂一年雄姿果騰踔雙爪成鉤距兩眸光閃爍慓輕上高危隱伏慣捜索時看堂下磔快甚城頭膊威行頗知懼夜寢安寂寞貍走忽無蹤一去如黃鶴惡物復縱橫垣墉恣穿鑿諒知莫予毒憑陵故自若更乞東家貍白鹽裹青箬（俗以鹽換貍）爪牙尚未成軀小僅如雀始至鼠猶疑欲出復前卻偵知不足畏跳踉乃轉劇貍怒時張目自顧審力弱白晝屋壁間有聲屢腷膊招呼室中人四面遮羅絡揬穴攻中堅二鼠俱就縛牝牡已雙擒庶免胎孕數哂彼五技窮供我一笑樂我貍行長成猛氣生齦齶爾輩勿橫行會須同穴砣（儀禮注梀砣鼠）五

秋日雜詩

一夕涼風動秋林已颯然雲疎常帶雨木落不棲煙野菊牆邊委寒瓜屋角懸蕭森誠可愛亦復惜流年

聞說淮南地驚濤正怒奔濕煙寒土銼濁浪拍籬門雞犬尋高樹魚龍占廢村吾鄉猶薄稔一飽媿饔飧

宿雨何時霽寒風昨夜高人情向裋褐世事急錢刀入水蝗無種是歲蝗不為害登盤蟹有膏一樽聊自慰窮豈獨吾遭

暄霧晴難久涼曦景易斜驚烏銜落葉寒蝶抱殘花文好誰千載詩成自一家子公音問絕無信到京華

同周礫圃訪溪公於禪燈菴次礫圃韻

適喜周顒至期將慧遠尋荒榛侵路狹落葉擁橋深樵徑疎人跡松門送梵音精廬茗椀共客語雜蟲吟

剝啄何人到毛萇一揖迎端峯適至詩能論正變語不近譏評日轉桐陰薄風微竹院清蕭閒塵世外擾擾笑浮生

輓曾耳黃孝廉

鬼伯偏摧旅客身連翩池婁動歸輪已聞曹植歸丘日曹子建詩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又值曾家執燭辰學舍追隨憐歲久異鄉依倚轉情親天留後死渾無謂屢望燕臺哭故人

十年襆被滯長安射策金門興未闌兩月前書至猶一言來歲春闈尚圖一決日暮壯心千牘在河清皓首一官難山妻形影悲遺挂嫁夫人先亡愛子馳驅尚跨鞍憶就蔾牀常共宿青綾夜

雨話更殘君性愛閒靜每主人讌會輒過予邸舍共宿

賀王冰菴太守納姬

許迎桃葉久逡巡誰道褰帷事果眞銀燭宵長光似畫綺牕冬暖氣如春每從夢裏尋金枕忽向天邊墮玉人半臂添來攤卷夜香奩應擘絲箋新

十五盈盈下鈿車夢蘭消息未嫌賒兒佳會著潛夫論子貴還興絡秀家仙樹晚花終得果玉田春暖自生芽明年湯餅應呼我帶醉題麞一笑譁

述悲

崚嶒犀角不凡姿奮起孤生上玉墀豈有官高貽玷缺定緣門雜起瑕疵臨危悔別華亭鶴披繡空憐太廟犧負郭無田居未卜清貧那得九重知

少壯追隨共里閭風流自昔富才情不登科第猶名士久歷朝班到夏卿夏大也見左傳白璧蒼蠅遭點汙珍珠薏苡未分明丈夫死所要當擇一死鴻毛忍自輕

聖世遭逢位棘槐禍生名滅亦堪哀故鄉尚少誅茅宅官舍翻成避債臺臣罪何顏對刀筆君恩無地答涓埃扊扅有婦先長夜雙化啼鵑帶血回

有侍兒見予朝夕讀書笑語同伴云主人公尚欲應舉耶予聞其言賦此解嘲

勤苦三冬趂歲餘綠衣菊晛竊軒渠人間富貴知無分身後文章計尚疎萬卷未挨頭早白一名雖就腹仍虛

休言誦讀書生事若箇書生解愛書

贈趙松一 趙曾著讀史質疑一書

尼父著春秋大義揭星漢功罪無匿情是非有定案作史與論史宜以經爲斷後儒恣穿鑿如絲各棼亂收詩尔朱功壽嘗武侯短蜀魏爭正閏島索互詆讕馮道善變通武媚宜郊禖邪說既紛紜大道日離畔矯矯趙夫子朱墨久研鑽家貧出負米賓席弄柔翰六經貯巾箱三史供點竄上下數千年一一如珠貫筆挾董狐直書過袁豹牛辯如懸河注目如巖電爛論準過秦覈語陋美新譏示我兩卷書明牕得吟玩潛德幽必彰姦諛死無逭南山豈可移先零何足按霍若雺霧披渙若春氷泮明史今未成授簡多疑憚白頭雖有期青竹何由汗如君著作才固宜參史館說經常鏗鏗陳史亦侃侃形諸直如筆千秋事可判庶禀魯史程得隨游夏贊惜哉擅三長無從效一算抱書菰蘆中慨然發永歎

落梅次倪草亭韻

灼爍妝成小洞春何當風捲玉虯鱗早從氷雪衝寒臘便逐珠璣委路塵別浦流波如送客隔牆半面尚窺臣清遊曾蠟西山屐已誤花期後幾旬 予於二月中遊西山而梅花已落

萬點飄零劇可憐翻嫌開早占春前枝空月觀虛樽酒 何遜梅花詩枝橫却月觀 粉散妝臺負管絃 陳後主梅花落詩拂妝疑粉散 仙去羅浮知是夢香消薝蔔好叅禪恩恩又作經年別腸斷江南細雨天

春日感懷次張萬園韻

薰爐自剪粵香烘勝賞難期四美同浥草祇愁漂麥雨鳴條無奈落花風人間勞攘蜂窠裏天氣陰晴鳥語中却喜街頭蔬筍賤一餐未覺曉廚空

哭姜編修西溟

三紀論交誼最親同吟秋菊託南鄰 予官長安西溟寓予舍南贈予詩云賴是南鄰叟同吟秋菊黃 孫弘稍恨登朝晚永叔方期變俗新清白未渝平昔志冬烘終是暮年人文章聲價千秋在應有桓譚賞絕倫

自是恩讐集舉場恩恩涉筆亦倉皇比鄰竊鈇眞無罪同舍持金別有郎命值斗箕騰頰舌星明貫索暗文昌早知寵辱須臾事應悔聲名達 帝閽

壽周礫園七十

君家門閥推雙鳳科第聯翩盛群從朱轂文茵競十輪飛甍華屋連千棟轉瞬年來賦式微欒郤孫支半飢凍豈有風流繼典刑但矜刀筆工磨礱獨數騶生最軼群清芬奕葉傳書種遑謀夏葛與冬裘只解朝吟兼夜諷筆耕止仰賣文錢都講常分博士俸山間躡屐却籃輿花下銜盃傾酒瓮經營不事意寬閒機智全忘腹空洞偶逢時事一掀髯往往談言亦微中椎髻堪憐失孟光蓬頭豈必慚孺仲有兒盡力潔晨羞藜羹便抵牲牢供

詩書轉自窮愁親日月偏宜瀟灑送杜詩瀟灑送日月清貧不
受世相憐。散誕渾疑天所縱。高詠常聞金石聲清齋未
覺簞瓢空肯隨貴介逐光塵祇有窮交相引重祖德猶
存食舊風孫雛且自含飴弄每挾新詩東筍多袖中簌
簌春蠶動不嫌陋室許頻過糲飯村醪亦時共七十年
華彈指間盛衰俛仰槐根夢朋酒羊腔早見麾一詩為
壽吾從衆恨無好句繼吳均謂振西鄙語聊資滿堂閧

小病東松一

眼暗玄花鬆有絲斟量應是病來時衡門謝客閒差得
欵案觀書臥亦宜漫試麴藭眞下策平調飲膳是中醫
填膺鬱屈非能語不遇長桑那得知

十日黃梅雨滯淫。爐香綈卷靜愔愔。嬾訓遠札遲雙鯉。
聊學輕身試五禽。躍馬暗消年少力。雕蟲潛耗壯夫心。
歸田賦就差堪慰。免使羈棲感越吟。

狎客

何來此狎客拍肩自紛紛眼不覿文字手不把鉏耘踉
蹌沐猴戲玃雜子女群叫譟沸螻蚓毀譽隨牙齦變態
早暮異眉睫暄涼分朱門附翕熱如蠅集羶葷膏拭脣
與舌罄折骨與筋或於蒱博場點籌効微勤或為花鳥
使設餌釣紅裙或能傳是非貝錦工織紋或時傳粉墨
蒼鶻隨叅軍或時事僮隷低顏結歡欣喧呼日嘈嘈諧
笑方云云玉笋霑殘瀝洪爐借餘燻趫足跳山鬼。騈頭
走飢麏。戢戢附群蟻。殷殷聚飛蝱。吾門自清肅勿使雜
猶薰二三老儒生偕我共論文糲飯亦可飽濁酒亦可
醺正變考雅頌淵源泝皇墳高談豁滯累抗志凌青雲
清吟勝絲竹陶然竟朝曛聵聲正讙咋我耳如不聞爾
曹謀作適自詒左阿君

夏月盛暑貧甚戲作

瓢飲蕭然笑屢空火雲夾日正曈曈一庭似覆炎官傘。
萬物愁銷大冶銅。葛越身輕便暇日蒲葵手捉喚涼風
菁羹糲飯吾能給若比焦先未是窮
梧風入座散炎暉熱客長辭闔兩扉飯顆形容原自瘦
膏粱性質但能肥不斟綠蟻從杯化銀盃羽化見唐書柳公權傳盡

換青蚨任轂飛荷芰已裁山野服判他倒篋典朝衣

宋大中丞漫堂先生馳賜新刻施注蘇詩賦詩以
謝

東坡先生列仙儔御風騎氣來瀛洲偶掉狂車弄雷電
謫墮暫作人間游直氣干霄日月迴詞源倒峽江河流
變化縱橫無不可觀其妙處師莊周自從太白騎鯨去
逸氣再駕凌空輈王呂爭持成鑿枘章蔡茂惡紛戈矛
片言吹索成詩帳一官坎壈投蠻陬依然筆墨自娛戲
放曠不賦窮山囚天半逌然鸞鶴嘯俯聽萬鳥空喧啾
南宋諸家競祖禰餘波猶使金元偷我慕蘇公欲鑄像
焚香肅拜常低頭晝思夜夢見髣髴庶幾殘錦蒙分投

頗嫌舊注多謬誤刻畫面目成瘡疣顚倒歲月迷首尾
割隸事類分鴻溝施家善本今散佚購訪何惜千金酬
仇池仙人久羽化今之作者推商丘陶鎔百代入大冶
抉摘萬象供冥搜前身疑是峨眉老官途閱歷仍黃州
兩江持節作霖雨才如玉局遭逢優事簡長看鈴閣靜
政成不廢滄浪遊吳興祕籍竟入手殘編蠧蝕自勘讐
孝廉博雅眞才子家學濟美承班劉毘陵邵子自超逸
便腹不負蒼髯修一堂商略考同異千腋薈稡成全裘
重爲眉山洗面目閃閃巖電開昏眸腐儒罷讀枕書臥
扣門忽報來書郵捧函跪發喜過望直令寶玦慙鍾侯
繭紙光明白玉版良工畢巧窮雕鎪耳聞此書久願見

茲焉實獲心所求展卷精新防手觸珍重愛惜同天球
更從公乞綿津集雙懸冊府垂千秋

次韻訓宮恕堂

昔與君締交纖草附高樾情親來往稠不待修版謁時
脫杜甫冠幸結王生韈一笑披君帷名香自醞醇長安
聲利途齊井互相捽出莊子　惟我同志友如卭每負蟨君
家門閥高哲兄擁旄鉞君才實挺生藥栘宜雙揭那無
一第緣補此平生缺造物忌才名數奇示折罰酣歌燕
市中醉草常濡髮分題鬬強韻險怪各搜擷聯騐聽鶯
啼把酒看花發賴此忘故鄉談笑送日月賢豪豈常聚
樂事有淪歇姜肱及惠施先後宿草沒存者各分飛死
者長蘿骨我亦歸其鄉囚山墮崪屼落落餘數子趨朝
繫纓笏近買二頃田荷鉏自貇垡苦無畏壘穰誰譽王
駘兀素志安賤貧心計鄗鑽核樂生久去燕莊舃聊吟
越飽聽殷雷蠢長辭照壁蝎一足跉踔孤何異守閽刖
聞君阨秋闈霜蹄復累蹶萬卷恣沉研奥義劚株橛有
子登賢書神駒見超忽一官累長君吏議挂倉猝貲郎
不可爲早計失曲突聞君轍未停風埃尚蓬勃淮黃日
橫流蕭條林竹竭衮衮多鉅公茇舍棲危堨君居蓮府
中詞賦當勲伐河復會有時歸山種杞蕨起居幸愼旃
經籍足貽厥嗟予自孤償書空時咄咄譬彼失群鴻敢
羨摩霄鶻君才固雄騫吾困慚槁杌郭璞客敖焦先混沌而槁杌　旗

鼓詎相當庶備鈴下卒
八月十三日學山園玩月用韓八月十五夜贈張

功曹韻

西園公子舊清河紅欄翠閣臨澄波良朋勝賞乘月夜
風吹鄰院聞笙歌時鄰廟方演劇　堦前唧唧蛩聲苦落葉渾疑
打牕雨雄談四坐詞峰高有耳誰聽寒蟲號黑雲俄作
壞山裂明月脫漏如奔逃盃盤草草飣棃栗屏却羊羶
與犬臊出禮記內則　昔共學山昆弟四咿唔響徹聞林皐只
今驥足誰千里白日黃壚隔生死觀文星若早逝　我從郎署左
官還十年浪走車班班叔子棲遲一經老彤友　季子早宦
投南蠻允文　試看月亦異圓缺升沉何獨悲人間惟有峰

巒尚如舊已覺衰病難躋攀夜深鄰院亦停歌糺罰未已仍嚴科清歡已極感舊多眼前兄弟俱非他毛詩兄弟匪他月照華顛奈老何

再哭姜西溟 有序

庚辰八月二十六夜忽夢西溟來謁余迎謂云聞子凶問久矣子故無恙耶西溟笑曰余實未死也余大喜坐語叙契闊良久而覺漏下四鼓矣爲之潸然而悲紀之以詩

憶昔官京師與君居連坊時方九月初同吟秋菊黃何曾三日疎行止動相將君來披我帷箕踞輒登牀索筆寫新詩字句必共商暮年獲一第賀弔翻同堂生平厲志節所守廉以方百口足保明秖坐少隄防待物竟不疑坦率無他腸居然受欺賣禍由同舍郎厲階彼何人漏辟僅投荒殺人非曾參公論今已彰聞君蓋棺日槖無百金裝誰能直君冤上事排天閽夜夢忽見君復當秋夕涼音容故如昨鬚鬑頎而長君言實未死不死豈文章疇昔所著書笥櫝猶緘藏謗燄今已熄刮磨自生光世豈無桓譚扇此萬古芳夢覺益悽咽漬枕淚淋浪起視天未曙星漢正茫茫

責貓

空堂夜燈殘縱橫苦鼠竊架上餘陳編恣意供咬齕巧變百端聲健可十丈越一孕動八九滋蔓那可絕作計購一貍喂養未曾缺貧家食無魚寸鮞窮搜括初來小如拳形與鼠相埒群鼠夜跳梁端然臥氊罽長大謂不然爪距足批拉恵養及二載肥澤若可悅鼠猶畏虛聲未敢便竊發豈知罷然形嗜魚僅如獺鼠窺覺無能夜動恣出沒呌譟若相賀銜尾共攜挈貍亦稍稍怒奮起思一決蹣跚未能上此物先兎脫習慣了不驚高眠聽喧聒但知䑛魚䃔不復窺鼠穴形雖小於莬伎倆但跛鼈蜡祭有迎貓田鼠祈噬齧爾禀金行氣柔懦獨不殺享此無功餐縱彼有齒黠驅之任所往裹鹽購雄桀會如永州戒一夕看殲滅

霪雨連晝夜不止聞田家敗穀爲之愴然

陰雨連旬昏曉迷濕雲似墨壓檐低薪芻貴比豪家蠟菜把權充太學虀草徑全沉喧吠蛤蓬牕如晦誤鳴雞從今月令渾難信秋潦收時水拍隄

吴符鄴生子請予命小名名之曰復志喜二首

試啼便識物非常犀角豐盈目有光敢比史遷傳子幼漫思羊傳繼中郎加憐只合名題犬失喜何妨字誤麞莫恨談家生較晩幸看珠顆浴蘭湯樂天有談家外孫詩云玉芽珠顆小男兒羅薦蘭湯浴罷時

西華葛帔路旁身祖德風流尚未淪仰屋只今愁十口乘軒自昔活千人符鄴祖魯岡先生奉使卹刑粤東活二千餘人天留碩果終須復家有傳書故不貧老眼洗磨猶可待門閭重見咽

朱輪

劉韋齋學博於講舍前補植雙檜乞余作詩紀之

老檜何時植亭亭講舍前根留殘劫後種自右文年直節冰霜苦蒼皮銕石堅地偏忘歲月幹老拂雲煙柏葉含葱翠松身臥蜿蜒爾雅檜柏葉松身自矜鱗鬣古不受蔦蘿纏半仆猶撐拒餘生尚曲拳固應愁鳥剝庾信枯樹賦鳥剝蟲穿補何意竟龍顛杜詩虎倒龍顛委榛棘事等琴桐爨形慚社櫟全牢誠已晚培土計須先弱植才盈把扶攜但及肩未謀千尺用且使兩株連各抱凌雲質雙擎偃蓋圓得邀春雨力留待歲寒天卉物關消長榮枯有代遷幸辭莞豎跡長蔭廣文氊用自淇泉得衛風檜楫材從荊土傳禹貢杶幹栝柏書經孔疏栝即檜也由茲謹封殖無忘角弓篇左傳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

常熟陸次公曽為撫州別駕重葺臨川玉茗堂設湯義仍先生木主演牡丹亭傳奇祀之詩紀其事屬和二首

臨川逸藻許誰群筆挾仙靈氣吐芬才子文章機上錦美人形影夢中雲金荃集在傳新句玉茗堂空冷舊芸髣髴吟魂來月夜落霞餘唱或時聞

使君才筆繼清河佐郡無心嘯詠多詞客風流悲逝水箏人舞曲按迴波張融宅畔劉璡訪音津劉璡至吳曰聞張融與陸慧曉並宅其間有水必有異味遂往酌而飲之宋玉庭前庾信過往哲有靈應一笑檀痕重掐斷腸歌臨川句云自掐檀痕教小伶

和王巢松送春詩用陸放翁懷成都韻

暮春景物尤酣縱雲昏霧煖天如夢黃帽爭維柳下船青驄競卸花邊鞚巢松先生老益雄春醉無妨聖人中才藻群驚掣海鯨蕭閒不羨爭池鳳梧竹交檐樹色深薔薇壓架花枝重歷亂殘紅墜雨飛半茸暗綠薰風動春去情同別故人一杯聊當臨岐送九十俄隨流水過十千須及芳時用小戶從嘲井上瓶窮居徒抱谿頭甕但祝春光去早迴明年還約朋簪共

和友人惜別

不離香閣遶牕紗鬒髮如雲臉暈霞每點宵燈捻彩線常侵曉露折新花綠珠生處非華屋碧玉由來自小家

怪底春風正無賴吹將柳絮落天涯

眉眼遙通授意微終朝軋軋自鳴機心靈暗地窺嚬笑膽怯幽踪怕是非背後不嗔頻執手人前相戒莫牽衣樂天老去閒情少一任春隨樊素歸

悲風落葉感颼颼牽挽裙衫只暫留燈下微挑心自許堂前再拜淚交流驚烏欲止知誰屋彩燕翻飛別畫樓此後相逢定何處蘼蕪春日滿山頭

長養毛衣似籠禽初來綠髮未勝簪稚年早露多情態薄命頻牽不定心墜蒂飛蓬人杳杳河魚天雁信沉沉只今霜月孤清夜誰與熏香理繡衾

次韻黃忍菴宮贊病中雜詠

偃仰滄江歲月多縱聽絲管不驚魔牛奇章答白樂天索第云魔物或驚

禪高鴻天外誰如爾鬬蟻牀頭且任他豈有蟣臣侵膝

理便煩鳥爪起微痒時患癬疥朝衫典去無須問已換新衣

製芰荷

自慚顴頰臥鄉閭鏡柄隨身學種蔬荒徑偶來求仲容

帝城久絶子公書參差樹影微風動斷續雲容細雨疎

炳燭光陰堪愛惜強從六藝恣畋漁

風流管領五湖春老去驚看才力新柿葉書多忘筆倦

王筠自序云不覺筆倦松花酒熟看杯巡六如偈送蘇家妾時方賣妾

八節灘娛白傅身閒道金門愁索米始知多福屬閒人

世態紛紜總伎揚任他跳擲舞黃麞歸田元亮貧仍樂

丈室維摩病不妨京洛塵沙無夢到名山煙洞有書藏

迎來膝上王文度燈火團欒話一堂

車馬江干戶外停名園水竹敞軒櫺文懸都市知騰價

碑立山根候製銘桐樹陰成宜鳳隱松身歲久作龍形

陵茗自愧衰偏早未到秋風葉半零

再疊前韻

靜中調伏道心多早却杯鐺避酒魔樂天詩已伏酒魔休放醉座有

文儒差不雜好除書卷更無他大年獨享仍難老小劫

將過薄有痊留取空明看月影一池淥淨不栽荷

行吟不用感三閭自笑長貧慣茹蔬蟬翳欲尋樹底葉

用顧愷之事螢乾重理案頭書雒京消息憎人問門巷蕭閒

喜客疎何處煙江容屏跡延緣便逐葦間漁

名園杳藹足留春竹石經營次第新雲愛奇峰當閣看

花憐笑靨繞檐巡庚申豈必煩三守道家言三守庚申三尸伏甲子

何須算六身兜率海山休擬待未甘屈曲作仙人見韓詩

講席金華久占場不將文采炫群麞陸佃埤雅麞喜文采故字從章見章而惑者也獵戶多衣彩服誘之頻調鶻息神無恙細寫蠅頭眼未妨杜

渚曲隨三徑轉小山溁似一壺藏紫泥鸞鵲天書在

夜看星虹映草堂曾御書賜

萬卷丹鉛筆不停花光月影滿前櫺雲牋自寫來禽帖

仙蹟閒尋瘞鶴銘團扇客題文暢句王融愛柳惲亭皐隴首之句書之白團扇惲字文暢屏風人畫樂天形樂天自詠云仍聞好事者將我畫屏風應同若

木延華景莫莢看他逐葉零

東江詩鈔卷第五

東江詩鈔卷第六

太倉唐孫華實君稾　受業陸　師巢雲編

進呈　御覽詩一百韻

紫極三辰正黃圖九域清溥天歸化育率土樂昇平視政殷宵旰勤民恤里閭齋心居乙帳論事集延英肅法齊千品張綱振八紘慶雲環太甲和氣暢由庚蠲賦頻求瘼祥刑念好生喁喁物各喜蕩蕩德難名厚地安持載高穹荷覆幬梯航通海國俎豆序膠黌　聖學探淵奧　皇風聽震訇大文陳禮樂　神武掃欃槍醜類眞幺麽方隅敢觸攖障隄從始漏萌櫱在方萌已覺窺覦

久微聞種落弁暗干防水蜮安寢厭宵蝱林莽駢頭伏關亭閃眼偵誰云境外癬此亦鐵中錚虓虎方多士妖狐敢竊鳴顧非關肘腋漸恐擾邊氓　聖治今無外王師古有征機宜難遠度　神略決親行日麗風清道塵銷雨洗兵山呼　萬乘出轂轉百神迎戍卒烏蘭塞將軍細柳營絳天殷立幟震地動鳴鉦陣挾風雲氣弓彎霹靂聲指麾由　睿算論議屈群卿彌野張羅絡先幾定弈枰獸窮那敢觸魚急已將京　天動人誰測星馳衆共驚寒沙豐草茁乾磧醴泉盈信有神靈助何容狡黠爭雲霄開　帳殿虹蜺聲入涌長城飛走逢罝弋奔逃竄棘荊紛紛俱谿谷籍籍竝塡阬援穴丘無駱因糧敵有牲乞降都未許合燼勢難撐卵隨巢皆毀烏啼幕遠傾請釘甘鐵鎖乳藥泣金罌橫草英雄笑捐生僕妾輕礫堂空類鼠築觀耻非鯨扮怒休軍銳崇戈戢士勍一戎清朔漠百日息衝輣犀兕齊山積牛羊遍谷橫殲渠供釁鼓飲至聽吹笙鞭策羣材奮謨謀　聖畫精乾施同闔闢神運斡璣衡恩用三驅宥功惟一斷成懸街懲逆部須朔奉春正奏凱鐃歌入行軍紀律明飽騰知氣壯嚴肅見師貞邊地勤輸輓徵徭念踐更盡蠲所過賦務使有餘贏西土銜恩日南方望幸情金隄憂汎濫石堰擊砰訇下澤生蒲葦良田但芋羹輸將寬萬戶歌舞遍千甍民事方勤穡　皇心屢省畊日華臨海國雲

罕出　神京鏞鼓馮夷擊珠盤鮫客擎雙龍扶畫舫萬馬罷郵程河復帆千里波平鏡一泓渡頭看鷺白勞尾息魚赬川后歸時若靈胥聽使令浮沙除老葑沃土秀香秔茂苑多芳草吳山列翠桁臣僚瞻　日角父老盼霓旌黃道方諏吉青陽正放晴民同率舞獸樂和囀枝鶯得近　天顏笑欣逢春物榮碧絲飄弱柳紅雪落朱櫻林下聞歌曲花邊聽賣餳光風吹巷陌喜氣匝寰瀛耆艾爭扶杖群官肅佩珩　行宮百子帳　御酒萬年觥烏鳥聲皆樂魚龍戲各呈綵舟行蕩漾水調奏伊嚶途擁看仙仗牕開挂曲瓊儒臣濡翰簡毅將把弓檠翠野千疇麥朱絃十里箏不將琱戟衞許聽玉鑾鳴　聖

壽齊嵩祝　宸遊燕鎬賡灶香紛耄耇額手雜童嬰層
顧過軒昊齡當邁籛彭黃星騰瑞靄朱草茁休禎稌黍
家家足壺漿處處盛歡聲吳甸沸望眼越民瞪梅嶼孤
峰迴蘭亭曲水縈湖山增氣色巖壑倍崢嶸　御筆星
辰爍　天章日月晶八荒韜劒甲萬舞聽咸韺朔塞風
塵靖芳郊品物亨微臣叨　奬擢仕路感孤惸學短慚
窺管才踈敢請纓賦非擲地響榮荷　自天評秉傳方
千驛驚弓墜一抨蓬茅憐久卧葵藿但微誠　高厚恩
何報春暉寸草莖

題吳門范氏秋夜課子讀書圖

天高氣泬寥風葉鳴變變翩躚媚學子玉雪秀兩頰弱
年不好弄箴規在佩觿正當凉秋夜憑几親簡牒何用
黃金籯有書正滿篋清風動竹梧易絺初衣裌琅琅洛
生吟聲與琴筑叶乃翁自正襟孺子方負笈男兒十五
志千里看蹀躞善學在漸涵善教無凌躐鑽厲茍不休
雲霄㻞可躡昌黎訓符郎勿負新涼節[見昌黎符城南讀書詩]能
如甯越勤安用夏楚熠何限綺紈兒栩栩方夢蝶

周㮚圖被盜竊書硯作嘲盜詩戲和

蠹卷叢殘費討尋陶泓歲久墨痕淡生平詩械都收捲
似勸先生罷苦吟
壞壁空梁落蠹魚背披蓬翟顧荒廬從今腹笥防窺瞰
莫向人前卧曬書

從古文人只善偷偷任偷沈竝風流[邢子才偷任昉魏收偷沈約]憐
渠鈍賊成何用餅肆漿家一擲休

壽張大將軍

富平家世本通侯玉帳油幢借運籌北斗旌旗開壁壘
南天鎖鑰控襟喉平淮績倚先人劒表海勳傳尚父卣
聞說羣英羅幕下好攜賓從上南樓
承恩　旃殿語從容奕葉功名上景鐘載酒偶過黃歇
浦擁書仍對陸機峰風清虎帳閒宵柝月射鮫波偃夕
烽應念留侯遺績在辟彊行復受重封[辟彊張子房子]

宮恕堂以詩見寄次韻奉答

脈脈離情水一隅琵居無伴攬吟鬚人間捷徑都爭巧
世上夷途合就愚[韓詩歸愚識夷途]文詠追陪慚烏瘦酒杯酬
勸厠辛迂[辛立度性迂嗜酒故白詩云笑勸迂辛酒]知君二頃荒蕪甚尚有
元龍意氣無
京雒翶飛感歲華書來餐飯爲君加每鋤黃獨攜鑱柄
未辦青錢上書叉自別心交踈酒琖久抛官俸絶綱茶
據鞍遥憶方彊健揮手鄉關席帽斜

送宮恕堂北上

昨朝丹鵲送君書珠玉天邊落咳唾慰啥殷勤問起居
兼有新詩邀我和吾才豈足抗顏行邾莒先驚晉楚大
更披全集眩光芒使我低頭拜欲犮[挫]奇情直挍月脇
穿險語更驚鬼膽破長安憶昔數追陪文匠詩豪常滿

座分題擊鉢佇成篇苦似兒童遭督課叉手看君筆不停峽倒波翻傾四坐我從左謫謝修門漳濱寂寞劉楨臥閒君西笑且搖鞭灰洞炎塵方堀堁妬他雛鳳早翻飛自負迺翁才亦頗縱教膝下佩金魚豈若好官身自作只今交舊盡鳴珂推挽寧無一人佐莫謂門高各避嫌邇來君亦多摧挫十年浪走槖金空水沒汙萊失畊播河伯相君如祝融參元失火應同賀況今名俊盡騫騰遺佚奇才只一箇此時若不借吹噓王貢交期今則那祝君努力取科名策足高衢慎毋蹉重向蘭臺續勝遊西園聯轡仍頻過諸公倘若訊衰翁爲説蓬門正窮餓

南廣寺訪印公大師

槐影緣碕岸籬門識梵林苔痕三徑寂竹氣一堂陰煙冷山廚薄泉寒古井深無煩供筍蕨迨暇更相尋

夏日雜詩八首

群萼時將歇芳蘭乍有花香浮綠茗細影拂素屏斜餅綆通新水瑤簪茁早芽無人自芬馥不採復何嗟

蔬菽時充饌蒸壺亦上槃偶來文字客同飽腐儒餐酒向牆頭過書容帳底看窮交餘老輩竟日肯盤桓

良友知我好奇花餉兩罌穆子吉美餉予嶺南花二種蠻鄉何只到土俗不知名灌溉千朝力舟車萬里程物希人自貴香帶晚風清

京雒書頻至皆言旅況難不知緣底事只是戀微官車馬風塵苦蘧廬俯仰寬魚羹隨處有王荊公云何處無魚羹飯喫無夢到長安

天幕悠然大中庭對孟光星臨雲漢濕露洗月華涼扇動蒲葵影叙銜茉莉香莫辭井臼苦偕隱鹿門長

翁赫羣陰伏恢台萬象滋人聲風露下花氣曉涼時蟬喜移深樹蟲憐觸網絲此生爐冶内寒暑本無私

涷雨今方歇湖湘謂暴雨之涷雨清風若可呼家人供茗粥野老餉瓜壺竹榻當牕置桃笙就地鋪可憐襏襫客擾擾正塵途

爽氣生涼夜亭亭盼日西露催陰蚓動風折水螢低晚計廿蓬屋餘生仰稻畦安眠常徹曉不復舞鳴雞

哭錢宗岐十四韻

拔萃才偏秀彭城首數渠獨違家世學頗好古人書一芥輕科第千編富積儲文章得我愛少小即相於竝銜燕臺駿同騎朔雪驢玉憐三獻泣戲讓兩元紆坦易誰如子箴規不厭予乍交肝肺吐被酒語言疎牢落依宗袞艱難臥井閭形骸皇甫廢志願尚平虛羽鎩摩霄鶻鱗摧涸轍魚而翁推長厚之子擅才諝玉樹偏搖落芝蘭忽剪鋤斯人竟窮死天道果何如

早行

舟行趁早涼平波渌瀰瀰曉露方未晞殘星落秋水漁

罾晚不收估舶朝猶檥野氣入篷牕輕衫聊徙倚柔艣破蒼茫清風動蘋芷須臾柳陰中人影炊煙起

早秋雜興次江位初韻

素秋欣比故人逢身似頑銅怕火鎔羊角風生時有籟魚鱗雲起不成峰較量身世宜中隱約略生涯倍上農聞說木棉今歲好擬儲緼絮備三冬

似雪麻衣喘息存　君親無地答深恩強施冠幘霜毛短裁展詩書霧眼昏苔倚高陵原易槁竹生泰岱本孤根經營馬鬣今麗就手植松楸漬淚痕

西顥纔臨日尚長新秔初試粥匙香蠅如時態猶爭熱蛩異人情但逐涼身病未謀餐玉法家貧妄想化金方北牕一枕羲皇夢只有無何是我鄉

忍窮瘦骨尚崚嶒睗睒看他鬼可憎世上競趨宵蚋火人間難語夏蟲氷材疎尺寸終何補福過分毫總不勝欲待涼宵親卷帙青熒還對短檠燈

空堂莞秸自幽幽歲序俄看到蓐收佳境誰能全蔗尾危塗且勿上竿頭老知世事皆芻狗拙任時人笑土牛擬踐故鄉諸弟約扁舟好趁桂花秋

聞毀明逆閹魏忠賢墓

明運昔標季椓人亂紀綱振璫扇其燄流毒極魏璫時主闇蛙鳴奸閹任鴟張國柄倒太阿祖訓裂隄防發憤批逆鱗倡勇左與楊赤車徧收捕緹騎走四方鉤黨悉

名賢錄牒紛刊章黃門北寺獄沉冤塞穹蒼彭考具五刑畢命隨土囊孤忠歸視死慷慨悲膺滂回天兼獨坐妖孽踰倌璜誰爲陽司隸城門磔豺狼百官供指麾鞭策如驅羊或願充義兒螟蛉附末行軍政由掌握奴隸羽林郎聖娩互連結中宮搖玉牀累朝遺帑藏盜用揮粃糠祠廟遍天下金碧爭煇煌街坊伏邏卒偶語死道旁法官任心膂攘袂作虎倀乾坤同慘黷日月淪精光三臺坐呼召六璽行自將居然僭帝制但未坐明堂擢髮數其罪轘裂豈足償繼照明未融國殄由人亡風煙石馬泣荊棘銅駝荒爰書久昭灼餘孽猶披猖西山擇爽塏衣冠掩黃腸鯨封未築觀狐窟虛蘊藏白玉刻柱

碣丹臒潤雕牆豐碑湧贔屓松柏鬱相望思陵尚蓬顆忠血灑北邙巨奸爾何爲柳翣送轀輬過者皆憤歎恨不縱斧斨矯矯張侍御正論排天閽千牛倒巨碣萬鍤鏟崇岡赫赫行雷火豐隆助奔忙瀦此凶穢地蕩爲樵牧場跛牂任踐踏野燎當祛禳獨悵窮奇骨不隨灰燼揚易代示明罰作戒垂百王檮杌宜誅翦騙馬禁騰驤有明任閹宦末禍同漢唐諸陵遂丘墟秋草空茫茫

約諸同人小集雨阻悵然

霽景重陽後連宵天氣佳及此明月夜思與數子偕桂華雖銷落餘香留小齋貧家會客稀蔬簌羅安排異彼豪華子高堂儛優俳願聞風雅言清談破淫哇天胡不

少假長空黮沉霾久晴雨亦宜獨於此日乖晨𦗴風雨聲雞鳴雞喈喈簷溜懸不斷涔涔滴空階吾友各衰年衝泥怯芒鞋敢以酒食細致累疲筋骸共此一城中邈然若天涯黙坐展書卷何以散我懷日月竟何往清光受淪埋落葉滿庭隅鳥雀噪荆柴杯酒闕因緣良會靳吾儕陰晴尚無定凡事誠難諧

次韻酬吳振西 振西爲張西銘先生外孫

敢同任昉聚蘭臺素友相攜接袵來白髮霜頭耆老會青袍烏帢少年才亂蛩荒徑凌晨掃羅雀閒門傍晚開不厭貧家無好食欣看屐齒破蒼苔

老輩疎狂比散仙凌雲才調羨丁年吳鈎聲價千金重蜀錦文章五色宣 陸機文賦若五色之相宣 暝暗久憐珠玉棄簸揚翻遣秕糠前中郎餘慶傳羊傳暫阻丹梯莫愴然 羊叔子爲蔡中郎外孫

禾黍蒼茫話兩京故宮遺跡感華清觸蠻爭戰戈矛罷朔蜀銷亡壁壘平談笑不須論博局詼諧一任絕冠纓樽前世事關心少高詠何妨似洛生 坐次偶話明季事

黍飯先期辦宿舂坐忘賓主見優容雨過晚蘿根方美霜染秋林色未濃自顧枯莖慙玉樹敢將錯綵妬芙蓉片雲何意催歸去不待城樓報晚鐘

題王麓臺杜陵詩意畫冊

秋山木葉飛颼颼一夕微霜染林麓翠柏丹楓互蔽虧

陽崖陰壑相迴複秋城擊柝寂無聲雉堞逶迤勢連屬近郭樓臺何處村朱閣凌空挂疎木白鹽赤甲鬱縱横恍疑杜老來巴蜀爲是東屯爲瀼西三間似有秋風屋髯卿絕藝今無儔慶歙溪山歸尺幅心穿幽岨入谽谺含毫神授車箱谷十日一水五日石倔彊何曾受迫促百折煙嵐淡間濃千章雲樹黃侵綠元氣蒼茫眞宰愁神丘𪐴翳山精伏浣花詩翁若可呼大癡墨妙堪追逐彭城先生寄趣深十二奇峯羅玉軸蕭疎宛覺商飈生珍惜休教寒具觸我買吳綾欲寄將乞寫白沙連翠竹

題李元埜騎牛圖

長安日日驅華轂挾輈爭隘多傾覆眼光射背心不平何似山中騎觳觫楊柳風吹褰短衫茸茸細草平坡綠李郎高才復少年瞋息青雲看一蹴偶然乘興踏春蕪烏犍安閒逐樵牧人生豈必駟馬車叱犢尋遊恣所如蒲山公子非雄桀枉自區區挂漢書

四弟筠令貧無居止予於雙鳳故里買屋數椽使之移居特往省視喜賦

貧無先業庇孤露最憐渠蓬室豈爲華卜遷且安居時致餽石餉朝夕給所須我囷倘未空寧忍獨贏餘歸林看倦鳥投淵樂潛魚生平走四方垂老思鄉閭今焉買此宅分割亦我廬屋後闢場圃花木自扶疎抱甕自汲灌四時足嘉蔬曖曖夕陽下牛羊各歸墟行當遲我來

耦畊竝荷鉏。槿籬時補葺庭戶潔掃除衣食取才足豈
必謀積儲不見古名賢吟䇿常晏如

哭從外祖孝廉蕉菴孫公

才筆承先世科名讓哲昆（兄扶桑公戊戌狀元）脫身魑魅窟歸隱
鷺鷗村詩律眞無對琴書賴有孫重披懷舊集淚漬兩
眸昏（公刻懷舊集委予作序）

一飯牀前語溫顏笑口開（去冬詢公病留予牀前同飯訂看花之約公有詩見集中）
猶言采藥罷便擬看花來病淺庸醫誤才高鬼伯催竟
虛載酒約落葉朔風哀

哭顧觀廬侍郎

友道今何有如君古誼存愼能銷衆忌謙不覺官尊共
惜斯人沒誰令薄俗敦哀榮典禮備終始是　君恩
憶我窮途日君方直禁林每言此士屈獨見古人心時
置平原酒曾分鮑叔金彥先今不再流淚灑清琴

再哭蕉菴公

憶曾陪燕坐歷歷話窮邊靈藥滋泉味新糜助割鮮流
離亭伯路飄泊幼安船多難身偏健翻摧佚老年
吾谷西阡好丹楓映翠微煙霞四面合錦繡一峰圍人
已騎鯨去魂應化鶴歸絕勝韃朔漠先隴得相依

重陽日雙鳳新居看桂與歸天五周羽良樂友胡
馭洲及諸弟泥飲

叢桂常年開八月今年重九桂花新徑通小圃垂金粟
杯對秋風動酒鱗晚歲漸驚相識盡老懷偏覺故鄉親
茱萸簪罷生遙憶寥落江村少一人（伯兄遠客不至）

挑菜

手灌寒蔬栽滿畦息息婦孺各提攜晨霜未重瑤簪直
曉露方晞玉箸齊碧水濯來宜曬曝青鹽糝罷謹封泥
書生食籍聞前定應許支消百瓮虀

其公輓詩（此風刺之章小枕故）

貧賤苦日長富貴能幾時躡屩入長安馬隊充經師一
朝乘際會獻策上彤墀名位既翕赫抽簪未云遲曼聲
奏淥水豔色陳蛾眉龜年擪絃管靜婉鬬腰肢舞席紅
氍毹酒香碧琉璃黃雞催短晝白日寢以昳中宵纊息
閑華堂絕履綦瑣牕生暗塵玉瑟蒙網絲凄涼繐帷側
哭聲誰最悲前有魚里優後有高樓姬（觀優至於魚里見左傳）

和錢再亭京兆寄園詩（係京兆外家故園）

名園偏隱市闤中略彴斜穿石徑通倚檻春波浮淨淥
鈎簾花雨落霏紅峰巒不改煙霞色草木新經長養風
曾是微之夢遊地斷雲殘照哭韋叢（韋叢元微之夫人）
氷清彥輔自風流畫筆詩情寄一丘預爲閑居營綠野
似緣貴壻起朱樓鳥啼春晝池塘寂草長閒堦花竹幽
留待濟時功業就東山應侍謝公遊

喜同年陸匪莪卜居鄰竝

與君同籍最情親聞說街西卜築新恰喜夾漳居竝宅

好因祭竈請比鄰酒杯呼取應非遠步屧經過莫厭頻更有樂天餘願在子孫長作隔牆人樂天喜元八侍御卜鄰詩

壽王隨菴八十

早輩英譽占詞壇地望雲霄尺五看劉氏孝儀原有筆劉孝儀於兄弟行第三故其兄孝綽云三筆六詩荀家玄行獨無官荀淑第三子靖隱居不仕人稱玄行先生一門花萼爭春旭百尺蒼松耐歲寒自是神全由養性延年不用問還丹

翛然鸞鶴出風塵藹宿驚看才力新潑墨煙雲通變化揮毫瘦硬見精神學探元本非干世詩造沖和總近人莫歎階前蘭玉少文孫犀角早嶙峋

辛巳除夕

荏苒光陰餞別輕星迴斗轉只三更綵衣尚憶兒童戲斑鬢空傷老大情歲稔人家餘臘釀冬和鳥語作春聲自憐塵世推排久擘鏡休嫌白髮生

壬午元旦

椒花柏葉上春筵歲月俄驚矢激弦衆裏敢爭先酌酒人前難諱共知年生來癡拙何從賣本少聰明不用鞭但祝此身強健在風光先度早梅天

歲星重轉孟陬辰坊巷桃符處處新木榻鋪氊猶舊物地爐煨芋得閒身紅牋投謁千門沸黃紙蠲租萬戶春閒說翠華南幸近九斿遙望屬車新

新歲遣興

連年豐稔遍千村特詔蠲租下九閽歲閏三冬餘臘氣政寬四野動春温待看扶醉人歸社不怕催科吏打門自幸生逢堯舜日耕煙犁雨總君恩

翠陌行招轉蕙風晨氷欲坼未全融屠酥遲把殘樽綠榾柮添燒宿火紅事到暮年都草草書過老眼半悤悤稚孫閒看堂前戲鑷白驚聞喚阿翁

匪莪移居鄰並志喜

買鄰不費十千貲洒埽華軒盡室移酒熟欲窺新醅瓮吟成遥讚隔垣詩二株春柳連三徑用張融陸慧曉並宅事兩岸飛花共一池只恐鶴書徵召速陸郎依舊趣斑騅

偶成和江位初

爭傳朱戶鬭豪奢火樹金枝燦九華狎客傳觴多膝席伎場腰鼓沸摻撾不辭歌舞千金費贏得兒童萬口誇最是夜臺憐寂寞鬼燈慘澹照松花

聞張允文罷官

登科猶壯歲皓首困迍邅斟酌宜中考蹉跎入暮年早辭履道宅未買瀼谿田十口攜家累應尋贛水船終作囚籠鳥旁看出谷鶯人誰憐故舊時正薄科名宦味眞如水官評未道清金閨通籍久同輩半公卿

聞野弟貽眼鏡十六韻

少日晶光發頻年老態增聞聲能應對展卷只懵騰玩月雲重翳看花霧一層晚研心尚在精討力難勝瓌寶

欣初得頹齡乍有憑截肪眞似玉沁雪直疑氷忽閃青
天電俄褰紫石稜便將輪比蝨不怕字如蠅景逼崦嵫
暮光猶曉谷升聊濡晨露墨更爇夜牕燈用以因時貴
材宜應急稱重瞳非項籍精采尚徐陵影入玻瓈動空
涵水月澄一朝開寶匣十襲裹緹緗了了臨文審明明
下筆能殘年復何事猶欲理籤縢

壬午歲　特詔蠲江南租賦恭述三首

天書黃紙布春溫歌舞讙呼處處村蜡饗有人吹葦籥
石壕無吏扣柴門文章未報涓埃力畎畝終蒙覆載恩
從此寬閒皆　帝力餘生俯仰任乾坤

江南比屋競奢華計算高貲有幾家翠管醉殘山徑月
紅裙踏遍曲塘花寠兒挾瑟隨紈絝貧女停機問綺紗
莫負　聖人憂卹意好將勤苦事桑麻

九重恩命罷輸將萬姓歡騰百吏忙閭里共媮半載逸
長官却抵一年荒雞豚且得修春社鼠雀何從盜太倉
聖主深仁正汪濊普天翹首望循良

送讓公之雪竇兼柬二三故人

知君尋祖席遠汎甬東船十里銜珠磵千層瀑布泉海
雲低入戶山鳥下聽禪迴首婁江寺蒼茫落照邊

東越論名士清寒白屋多頻年疲道路何日出巖阿海
國蓬山樹楓江笠澤波遠公應接席爲問各如何

上巳日張蒿園約同周礫圃江位初西城觀桃花

躡屐西城路未賒紛紅駭綠鬬春華茅檐繡錯千層錦
麥壠濃熏萬樹霞竹裏行廚催饌玉林邊野衲解分茶
正憐上巳風光好莫遣來遲悵落花

穠華滿眼正氤氳蠻榼提攜醉晚曛陌上暖風蒸紫霧
谿邊倒影漾紅雲春光容易過三月花事難逢到十分
殘照忽看籬落外夭姿相映客顔醺

五舫詩爲同年狄向濤太史賦

翰林才子年方壯賦就凌雲肯誰讓一官頗厭承明廬
文酒風流自跌宕三年歸臥投金瀨愛弄煙波凌滉瀁
今春貽我雙鯉書爲說清遊裝五舫一舫貯風月疏牕
宜四望美酒金箏置兩頭欸乃聲中小海唱一舫載名

花海棠春始放花枝斜倚鏡臺前晚妝人倦嬌相向一
舫挂輕帆桃花水初漲直沽南下捷如飛嫋嫋春風吹
五兩一舫便晝遊水檻延朝爽竹深荷淨納涼時雪藕
親煩玉手餉更有偏舟小月隨舫名蘆花夜月微風颺羨
君樂事比神仙春水初生坐天上羊侃翻嫌妓樂多志
和終哂寒乞相似君妝點正相宜塵世居然得蓬閬仕
路危同虎臂灘盤渦欵忽逢風浪富貴難期萬戶侯蕭
灑應輸五湖長何似翩然一葉遊黃帽船頭櫂烏榜風
簾對月詠蒼茫水枕看山容偃仰捲繂收帆我早歸白
頭猶幸渾無恙岸上牽船少定居亡舟夜壑休惆悵笭
箵隨身學漫郎楓江笠澤閒來往仙舟儻汎洞庭雲解

舍漁灣一相訪

同年沈昭嗣明府談杭州西谿之勝

西湖天下奇遊屐紛招邀名高物爭逐頗亦厭諠囂吾聞沈侯言西溪乃神臯岸狹不通馬港小僅容舠梅花二十里萬樹堆瓊瑤冷雲橫素練漠漠寒香飄村廬數百家安居謝征徭製器蔚質𥫗刀削手各操曖曖桑麻區生事有餘饒深巷啼午雞落日見漁樵桃源與蓬島仙界疑未遙沈侯眞靜者道勝神逾超辭官歸養母恥折五斗腰便腹貯經史懷古歌唐堯翛然出塵志不爭市與朝此中僅如礪世網宜可逃吾生得居此散髮堪消搖更與瘦沈偕可使鄙吝消山水忌繁華眞境出寂寥但吟西谿梅嬾踏西湖橋何時使願果相從泛輕船

雙鳳村居後有隙地雜栽花木兼種瓜蔬謀葺屋三間顏曰抱灌軒詩以誌之

鳳凰村畔得吾廬艾席葭牆稱隱居織楚成門通步屧沈約郊居賦織宿楚以成門嚮明鑿牖便觀書看花有意先栽樹食肉無心且種蔬搰搰敢辭朝甕汲非材自合老耘鉏

小葺茆簷不厭低倦聞剝啄願幽棲謀生恥學烏銜肉卜築聊同燕壘泥墾坐榛荒須健僕安排井臼任山妻從今氾勝書宜讀春韭秋菘仰一畦

故鄉只合暫時歸兩版蕭然闔短扉喬木百年門巷改峩冠四姓老成稀鵬蜩且莫論高下鴻鳦何須辨是非自昔英雄曾種菜桔槔長息漢陰機

結茅何必怨喧卑浪走天涯昔夢癡貧似庾郎須薦韭貴非魯相莫鉏葵敢同狡兔謀三窟且穩鷦鷯占一枝學稼未能先學圃於陵千載是吾師

仲叔何妨割宅居澆花種竹頗煩渠身因累重愁多病兒爲家貧廢讀書果熟枝頭防啅雀萍開池面玩遊魚濁醪數斗吾能辦弟勸兄酬樂有餘

童稚交游共里閭翻飛一去別離輕中年心事傷哀樂晚歲親朋隔死生戴笠乘車虛舊約隻雞斗酒愧初盟拍肩同輩多零落隴畔何人許耦耕

上海李明府過訪留宿夜話

結綬新來未卸鞍輕舟屛從到江干已從文卷知名士更喜清流得好官艾席肯眠野老榻菁羹仍飽腐儒餐盤根試手非容易翦燭西牕話夜闌

努力明時好濯纓新硎初看試專城古來吏治傳三異世上官評首一淸未免催科因壯縣喜無貲費是書生琴堂咫尺絃歌近傾耳春風聽政聲

輓黃忍菴宮贊

物望驚嗟失斗南蒼茫星象拚魁三心通卦畫神曾授性愛文章老益耽枕劄今朝誰孟喜知言後世有桓譚芙蓉城闕仙都在一夕天風跨鶴驂

塵拂翛然物外身偏於文字往來親任君愛客多名士

江斆移牀遠雜賓戶小喜看人共醉家貧每勅膳常珍
可憐撤瑟彌留日正值藤花照眼新

讀顧亭林集二十四韻

勝國遺民在貞心匪石堅江湖萬里逝妻子一朝捐玉馬新朝去銅駝故國憐冬青栽隴上麥飯灑陵前舉目周黎盡傷心亳社遷蒼茫率曠野汗漫落窮邊孤劔隨身倚征衫短後穿狗屠尋伴侶雞塞訪山川哀曲聞翎雀遺魂拜杜鵑更無復楚地終換姓劉天設祭唐開府兆名魯仲連毀形人莫識讔語世難詮家祀猶先臘王春不署年登山臯羽淚泛海幼安船竟向濙巖老羞從故里還矍硎甘隱遯賓石肯周旋氣帶幽并俠身經

羈旅便鬚眉應不愧要領幸能全耿鄧生平許羲文晚業專六經資講授八體辨沿緣短硯磨將破麻鞵走欲顛春風繡嶺樹秋草故宮煙 聖代褒忠義高文託簡編大名知不滅終竝日星懸

過黃浦

風浪全消短櫂催紛紛細雨點輕埃魚蠻網罟沙邊集賈客帆檣海外來月影倒看天上鏡波光平似手中杯衰年羈客非吾事早晚乘潮放棹迴

過上洋

壯縣今初過風吹海氣寒魚鹽喧市井蠻舶聚江干椎髻民風健琴歌吏治難艤舟裁半日不是爲豬肝

次韻訓周修闇

生平心計鄙研桑帶索行吟莫漫傷皞鏡自憐宣髮短讀書偏愛隙光長休思遺篋金千鎰且識殘編字幾行麟角鳳毛人世少生兒只是祝尋常

贈南翔醫士王爍英

方術本自黃農始誰其繼之鵲與佗聖人不作仙人逝紛然奈此羣醫何五行初不辨生剋六氣那復窮根科纔讀方書窺本草試手輒欲除沉痾迴旋換易等射覆萬里懸隔毫釐蹉參苓妄投即烏喙湯劑隱伏捧喉戈惜君洞視見癥結長桑秘録經研磨立起齊痁解煩悶盡走晉厲驅群魔我生無病得天稟年來鬚髮皆蒼皤

藥餌苦爲妻子累扁舟往往煩經過收魂斗極只俄頃如活槁木蘇焦禾安得如君數百輩盡治天下札與瘥湔腸浣胃消沴氣揲荒搦髓回天和疇昔傳聞由衆忌亦如醜女憎媌娥（訛傳君已物故）李醯要遮殊可畏詛終無損姑由他惜君一手難徧療拍肩屠伯今方多諸家且莫怒生瘿我言質直非譏訶

送吳傺聞赴望江學官

詞宗家世演綸才暫耐清寒絳帳開祭酒風流王儉杏廣文詩筆鄭虔來峰頭樹色連彭澤江上潮聲入大雷到日秋光應漸美憑誰共把菊花杯

吏道多端尚未澄儒官尤許溷淄澠賣漿賈豎臯比擁

斷乳兒童講座升橫舍幸看來碩學諸生從此得師承
屬君釃酒登高會一酹當年麴信陵

王鶴尹輓詩

詞壇早歲主齊盟第五何慙驃騎名自許朱弦心勁直
人嫌青鏡眼分明長城巘業詩爲壘觴政森嚴酒是兵
執手臨岐猶灑淚窮天訣別若爲情（臨危呼予韓訣別）
樂府清詞傳唱新典衣貰酒爲留賓堂前不坐伊優客
（後漢趙壹詩伊優坐堂上）戶外頻來問字人撥遣閒愁聊顧曲縈牽
繼體暗沾巾（庾信傷心賦至於繼體多從天折）文章世上渾無用合向
鄷宮頌帝晨
高標卓峙自精能恪守家風應準繩歿後閭門摧砥柱
生前物論忌鋒稜鬚眉軒豁看談笑肝膽輪囷向友朋
交道從今那可問哭殘秋草亦霑膺

崑山徐藝初侍御枉過留飲是夕雨

歐陽門下老門生世好相親比弟兄病退喜看仍矍鑠
交多猶自愛將迎乍辭列鼎侯鯖味來試貧家瓠葉羹
欲挽華軒苦無計恰聞秋雨滴簷聲
依然豐碩舊神姿綠酒雖斟未滿巵起廢從他誇病顈
（見柳河東集）衛生暫合避修眉西園公子才無敵東閣郎君
身不肯（唐人呼座主之子爲郎君）只恐姬人嫌服散（陳江總有姬人怨服散篇）三
年宋玉隔牆窺（蔡初言已獨處三年故有此戲）

秋雨不止書悶

吾里產木棉利可奪桑麻初秋一雨後濯濯吐黃花含
苞孕柔枲軟煖資萬家坼裂待秋陽獵獵西風斜捆載
走四方閩海通商艖織女梭不停鳴機日伊鴉織成白
疊布幾埒紈與紗恃此守瘠鹵不復祝汙邪每逢白露
下仰視愁朝霞奈何十日雨狼藉委泥沙涔涔聽簷溜
萬口同咨嗟
炎天困鬱攸每憶秋雨好梧竹清有聲蟲蚋跡如掃況
欣剝啄稀簡編得尋討及茲害西成矯首祝晴昊吾鄉
百萬田漂沒隨秋草豪家千頃多同日逢霖潦我田曾
幾何安用傷懷抱雖無三冬棉尚有百斛稻新涼蘇病
骨布褐換輕縞且還讀我書坐待日杲杲

讀列朝詩選

一代詞章綴輯全鳥言鬼語入餘編獨將死事刊除盡
千載人終笑褚淵
高下從心任品裁東林意氣未全灰看渠筆舌風霜在
猶是當年舊黨魁

東江詩鈔卷第六

東江詩鈔卷第七

太倉唐孫華實君稾　　受業陸師巢雲編

桂

高秋金粟正離離攢植成林得地宜黃綻早先籬菊信
碧叢仍帶磵松姿聞香不辨誰家樹落子疑從上界移
競說國書方薦士何人折取𨚫詵枝

抱灌軒落成

五畝園林枕水濆翛然物外遠塵氛敢同華屋糊頳壤
却喜空堂輟斧斤曲檻逶迤能受月小池清淺亦涵雲
編茅緝茨非容易記取經營半載勤

塞徑茅茨手自刪枳籬葦壁當柴關修篁隱樹臨流水
叢桂留人即小山射得桑弧曾萬里歸來蓬屋只三間
長安𨚫笑朱輪客白首何嘗一日閒

朅來喜值桂初穠茗椀蔬盤佐客供窈窕虛廊如小艇
參差煙樹似層峰月升平野氷輪大花占空園玉露濃
莫笑礙眉居褊狹竹牀棐几儘能容

同年楊昆濤侍御輓詩

近得遷鶯信俄占止鵩凶一朝聞化鶴幾日看乘驄賀
弔同時至悲歡兩月中書生多命薄誰復似君窮

百里非賢路循良亦有聲蕭條山邑苦羞澀橐裝輕家
食淹三載朝班望一鳴西臺官自好只博寫銘旌

密戚兼同譜金門憶共登衰遲慚我拙俶儻羨君能方
欲迎妻子誰知棄友朋西華葛帔冷觸目淚霑膺

贈借山大師

愛君清句似參寥天外吟心出泬寥半榻閒雲分翠岫
一庭秋雨濕紅椒（紅椒師所居菴名）名山有約時攜屐野客來
尋嬾過橋愧我踈慵難入社江湖冷落舊詩瓢

壽王戒菴先生九十

灼灼桃李花春晚還飄零丸丸泰岱松千載鬱長青先
生秉高節超然久鴻冥闢閫得理奧洙泗傳遺經燕居
萬慮寂無欲心常寧宗族方貴盛鳴珂咽輜軿雅志避
騶哄插籬隔門庭徒步當車駟清齋厭肥腥翛然魯靈
光鄉邦式儀刑足知仁者壽養神非鍊形抱德飲天和
榮枯任月蓂引年由道勝何用求豨苓

人生有稟賦先生獨也正希夷太古風澹泊君子性仕
止總無心出處兩不競薄祿守儒官正襟談孔孟亦復
試弦歌治化本清淨仁心煦凋瘵道力制越橫乃知儒
者材非不優從政時世苦難諧志業惜未竟投劾賦歸
來進退吾有命白髮映蒼顏神清骨逾勁我聞古聖人
陰陽不能病當爲吾道宗寧惟鄉黨敬

冬晴

冬日晴可愛無風即成暄今日好天氣寂寥掩蓬門短
景羲馭急飛光上西軒亭亭駐晚照鵲鵲含春溫爐火

紫香篆硯池銷凍痕曝背有至適狐貉安足論臨窗繙卷帙賴此窮朝昏舉世逐聲利風埃方競奔誰能享此樂可與靜者言

呵硯 趙松一約題

硯池氷皺欲生紋握管誰能待日熏試手漫憑腕際力濡毫先藉口中芬凍痕吹滴三秋露墨氣噓成五色雲安得捧持煩翠袖絳脣餘煖借蘭薰

煨芋

風物田家稱歲寒蒸炊何用釜鬵寬岷山斸去多遺種錦里貧來得晚餐味淡不須鹽豉點火深恰共土毛乾鵠陂豆飯堪同飽漢書翟方進傳飯我豆食羹芋魁富貴無心問懶殘

踏雪

愛看飛霰縞林坡高臥誰能閉一窩偶到門前披鶴氅閒從溪上逐漁蓑馬蹄亂蹴銀盃碎韓詩銀盃逐馬蹄鴻爪飜飛篆跡多自是詩人須耐冷吟鞭不厭灞橋過

圍爐

光搖四座氣氤氳休辨桃紋與鴿紋宋時諸州貢炭以胡桃紋鵓鴿色者為佳豈有沉香供夜燎未妨榾柮帶煙焚眼明恍似紅霞照耳熱非關綠酒醺莫訝龍鍾白少傅春深爐火悵離分樂天有別春爐詩

臥聞雞鳴

高眠夢初覺喔喔聞雞鳴憶昔疲道路聞雞起五更乍看落月低結束事晨征羈宦參郎署厭此眞惡聲倒衣趨闕下朝會忽已盈今歸臥田里世事了不攖老愛布衾煖閒憐髀肉生因思天地間萬物各有營三號漸催曉羣動紛縱橫衽席或生疢懷安實敗名暗蹴劉琨舞危速田文行雞人職嘑旦用儆昏昧情古來英雄人聞聲各心驚而我竟何事勤勞百無成身外馳鶩息胸中塊礧平何須此物聒使我心怦怦敧枕續殘夢朝氣神魂清須臾視牕影紅日曈曨明

對雪有感兼懷雙鳳村居

昔年道塗雪蹇衞衝風飈旅亭乞束緼薪溼帶煙燒又憶長安雪凌寒趁早朝羊裘汙泥土敢羨狐與貂對雪

輒愁歎安得見晛消今茲臥茆檐飛霙愛飄蕭沍寒塲蟲孽餘潤滋麥苗我方逐田父相隨荷鉏鎡荒村有敝廬頗覺野興饒想當積雪後一望鋪瓊瑤落屑低徑竹綴玉肥寒條沽酒聽鳴屐負薪看歸樵豈如旅客苦擊面吹浮瀌林泉足清景我思汎輕橈

送汪梅嶙還徐州學署

關河飛雪正漫漫兩槳衝波犯曉寒絳帳生徒仍擁座黃樓風月好憑欄每因親老思歸里暫乞身閒望改官莫厭廣文氷署冷折腰有吏更艱難

和友人郊字雪詩三十韻

宿霧埋重岫彤雲黯遠郊詩徵集霰候易應履霜爻蕭

颯嚴颸動凄迷朔氣交斜穿珠箔入寥聽紙牕敲添白
肥梅蕊垂青壓竹梢蹋泥鴻印爪封樹鶴疑巢雜遝氷
花亂繽紛碎米拋 蘇詩暮雪紛紛投碎米 蹊荒樵路斷凍合賈船
膠盡室遮簷瓦連村覆屋茅燃松連榾柮炊桂競芻茭
堅臥常蒙被徐行待轉胞 嵇叔與山巨源書每常小便而忍不起待胞中畧轉乃起耳
光搖微月映日瘦冷雲包霽薄難成溜煙寒不起庖
簾幃迷夜旦屐齒誤堂坳敝牓蘇裘在穿從郭履嘲烹
茶煩鼎扱煨芋當毛炮得句憐肩聳觀書倦手鈔霑帷
驚曳縞吹面劇鳴鸖頻訝膚生粟誰看汗浹骹紇干悲
凍雀淵室蟄潛蛟菜甲愁淹沒薑辛點蔌肴飄颻旅客
苦摶弄小童呶皎潔防塵滓消融悟幻泡豐年占黍稌
應得潤肥墝

輓磐菴弟

憶昔我與君同歲登科第出入每隨肩連袝暎萼棣我
衰君少年姿容復瓌麗謂當踐要津逢時顯經濟我方
官銓曹子隨投牒例留居我邸中盤餐共麄糲筮仕得
海邑清操自濯厲閭里息鬭爭父老歌慈惠及我 使
浙中共子論文藝夜雨灑青燈秋風綻丹桂鎖闈浹二
旬臨文心眼細政成蒙尉薦塵埃始蟬蛻北行復過我
茅齋得小憩别酒未盡觴片帆鼓蘭枻聞君在征途暑
雨遘疾癘又聞已全瘳攝生賴調衛及乎擢諫垣得近
天顏霽方當整風裁忼慨陳國計念君篤孔懷繾綣
久無替望我身顯榮朝班得同躋 去聲從孫愐韻 趣我京洛行
責我鄉園滯君幸雲霄翔我甘蓬藋翳一見君騫騰半
當我遭際同年凡五人竝乘摶扶勢同里楊侍御早秋
溘先逝今玆凶問來嗚呼乃吾弟始聞蹇行步朝堂苦
疲曳乞假正南歸仲冬可把袂輿疾至易京奄然纊息
閉人生誰不死哀君猶壯歲未試劘犀鋒已折干將銳
五人竝登 朝二人早辭世孤旐凌風雪關河正迢遞
我老顧尚存衆衆悲杜杕惜哉峙玉姿遽此黃壤瘞靈
輀何時歸無由致薄醊巫咸不可呼臨風獨揮涕

讀柳詩

柳侯文章首本擅絶塵姿千載匹韓公聯鑣竝爭馳少
年急功名失足落蠻夸當時主事權實惟文與伾更張

太息遽怨謗紛相隨劉柳非其倫刈蕭弁焚芝平心論
時政豈必盡營私宮市黜白望五坊罷小兒兵權奪宦
寺孰謂非時宜韓公遭貶謫諸人失維持漏泄謂劉柳
責望致嫌疑既編順宗錄復作永貞詩筆誅比檮杌罪
恐不至斯流傳入史牒後人爭詆諆我獨憐柳侯人文
竝瑰奇荒陬感遺愛廟食繫謳思搜抉窮山水跌宕成
雄詞韓公晚悔過爲作羅池碑柳詩故無多沓渺鏗朱
絲郿濬出精麗沈憂弔湘纍上揖陶徵士下凌韋左司
惜哉曠世才末路生瑕疵不如劉賓客收榮黃髮期三
復囚山篇潸然有餘悲

癸未元日次王隨菴韻

氷霜歷盡乍班春草土餘生未出屯久換桃符仍舊草謝朓書寂寥舊草閒繙蓂曆撰良辰黃壚苦憶同遊侶白髮孤留健在身獨羨王維老逾壯新詩試手已如神

生平一飽不求餘野老占年想夢魚寒雨無人過陋巷。春風有約到蓬廬。杯鎗化去書猶在井稅蠲來篋轉虛自笑辛盤酸薄慣聊將山蔌點梅諸禮記內則有桃諸梅諸謂以桃梅爲菹也

再疊隨菴韻

斗柄迎回十日春寒林蕭瑟氣猶屯生涯尚未呼庚癸厄歲仍欣過巳辰少壯已成虛費日衰遲恰比閏餘身星星在鬢眞堪慰休向蒼華祝髮神樂天有祝蒼華詩蒼華髮神名

衰年髣髴燭光餘猶向殘編作蠹魚過眼市朝如夢寐側身天地一蘧廬纔成已覺蠶絲盡珠吐終憐蚌腹虛競說春闈方決勝誰當出匣試扁諸吳有扁諸之劒出越絶書

三疊隨菴韻

繁華歲事總爭春物理應無到底屯蟄久寒蟲將出戶月令蟄蟲坏戶臘過凍草漸逢辰一杯猶剩殘年酒再拜須寬老病身百疊紅牋修版謁嬾隨時輩鬬精神

棲息衡茅六載餘垂腰何必定金魚已安環堵爲吾室休羨承明別有廬筆硯疎來豐暇豫葵菁茹久得淸虛閒身檢點桑榆計只合漁樵老孟諸

伏聞 上從學士臣揆叙俯詢臣孫華安在何故里居又蒙 天語垂奬學問感恩自愧恭賦四首

久辭珂笏別修門豈意疇咨動 至尊跡落江湖非世用。棲遲畎畝總 君恩。重詢徐樂今安在。自愧虞翻老尚存。漫想枯株出芝菌餘生何路答乾坤

生平學問本庸虛蠹翰殘藤老蠹魚從獵敢成熊館賦尋章麄解兎園書腹空何補亡三篋。頭白誰能讀五車。欲繪天台無藻思。媿他孫綽未能如。上以詞臣孫致彌與臣孫華並稱

憶從便殿覲 龍光咫尺青蒲近 御牀人立雲霄秋正爽題頒閶闔日偏長賜餐飽飫 天廚饌落筆爭圍學士牆久臥衡茅蒙 主眷猶從巖穴訪行藏

未到秦川便 詔除含香出入近 宸居察廉恪守周官法持節叨乘漢使車報國無功虛廩祿思親不逮合田廬臣今已老成何用宿負須酬未了書

人日王南湖郡丞招同老輩交香館話雨分得十四鹽

輕埃散點正廉纖。人日招邀老輿添。春氣逢陰猶帶臘。氷花間雨未成鹽。詩供洛詠才都好。語雜齊諧妄不嫌。沈醉歸來街鼓動。已看小閣挂明蟾。

戲和礫圃橘燈

手香新剖取中空火齊光搖一穗烘萍斗略輸楚水赤蘭膏添染洞庭紅風微好護丹房淺質弱難勝絳蠟籠懸向華堂休早滅夜棋恐有兩仙翁

仲春鴻雪堂讌集

春風澹蕩春日和春煙微抹春水波不逢良友展歡笑
坐愁奈此春光何非無山川足登眺牽率未暇成蹉跎
豈如招邀就近局高朋不速聯翩過連茵接席雜少長
頒亰老子容婆娑喬木年深竝翁叜小山石立留嵯峨
朱棟未看來早鸎黃醅乍對憐新鵝戰棊鬬茗各有適
脫冠露紒無譏訶日晚林飈漸蕭颯縱飲莫惜朱顏酡
自是清遊宜及蚤須防風雨春來多

送少宰王顓菴先生還　朝

怱怱扈　蹕許東還地逼中台鬢未斑酹酒有恩容上
塚園棊無暇更登山巖廊正仰夔龍切泉石應留猿鶴

閒莫詡軒車爭擁路國人方憶葉公顏
一別鄉園歲月深依然晻薆舊芳林鄴侯本有還山志
永叔非無思潁心黃閣由來情似水蒼生無那望為霖
待公濟世功成後岫幌雲關好細尋

哭座主宛平王文靖公

國門未出到三公元老勳名孰與同愼密身超羣議外
調和功在不言中　兩朝恩遇傾今古一德君臣善始
終歎息洪流摧砥柱懷英殁後廟堂空
黑頭暇豫到黃扉福命遭逢曠代稀幾載風波常坐鎮
一言剖決定當機功名世上從無忌富貴人情不道非
溟渤山空爭悵惋纖鱗弱羽復何依

愛才誰復似平津寔素登堂禮必鈞閒有親朋偕賭墅
醉從狂客吐車茵月明綺席花燈夜日暖豐臺芍藥春
榮樂終身無悔吝只今屈指一完人
瘦僮蹇衛洛京遊曾夢台衡折簡求（孫華於甲子春入都旅次夢公以名東相邀後戊辰會試果出公門下）行卷文章蒙許可後堂絃管得淹留
門牆定有前因在恩義難期異日酬遙望長安空灑涕
無由慟哭過西州

立夏日抱灌軒雨坐周羽良樂友顧峙宗枉過小飲

陰雲垂幕蔽朝暉寂歷林亭晝掩扉牕外鳴鳩催雨急
枝頭啼鴂喚春歸摘來梅子青猶小落盡籬花緑正肥

最惜芳菲好時節怱怱把酒送靈威
幽居暫得避諠譁薪米麤供便是家積雨任教碧蘚合
春風不受緑陰遮新篁乍長猶御籜豆莢將成尚帶花
老圃莫嫌無遠志絶勝羈宦滯天涯
風搖草樹影扶踈攤卷焚香愛索居疏壤雨餘林有筍
孤村日晚市無魚客來共酌新開醞眼倦聊繙數見書
安得平添數間屋便從此地老耰鉏
柳絲如帶草如茵轉盼恢台夏氣新茗椀熏爐銷永晝
斜風急雨送殘春短籬不隔鄰家樹疎竹容窺陌上人
半世風塵驚噩夢從今乞得自由身

春日同張萬園王南湖顧峙宗遊虎丘

近人磵壑倍知名徑熟偏欣步屧輕鶴市何年沈玉貌魚腸自古閟金精山川難向塵區得天地長留片石平終是吳儂解妝點遍栽花竹候霓旌

四月二日王南湖郡丞招集東園

數與華堂宴復此尋東園細石成山路清渠帶籬門是時夏序淺扶疎嘉樹繁絲雨潤衆綠輕颸蕩微暄展席高臺上花氣入芳樽萬木森出屋一峰正當軒檀欒碧筠長窈窕紅藥翻扁舟漾水裔杳渺疑仙源安得時來遊卜鄰就煙村

置酒宜擇勝無如此地偏華榱面芳野敞閣俯澄淵躧步陟危磴谷鳥導我前緬惟剏建初揮水出金錢承平

富物力胸次羅山川築室可一朝種樹須百年自非喬木古何以壯林泉潤色擴前規尤賴後人賢不見他家園荒榛起寒煙

四月七日攜家南廣寺飯僧

精廬遠城市南郊愜幽尋香滿空虛界風傳鈴鐸音時逢朱夏淺高樹正陰森印公天人師道俗夙所欽誦經不出戶法堂靜愔愔紅樓嗤廣宣黑衣鄙慧琳邇來方外侶風塵走駸駸側目窺　帝所攘攘逐朝簪惟公獨脩然罄利淡無歆延我飯蔬筍傑閣同登臨駛雨忽傾注竹風滌煩襟須臾復開霽夕陽明遠林鵁鶄巢滿枝羅弋不敢侵階庭有馴鴿園墅無鷙禽飛翔得護持足知慈佑深常願依初地觀空澄道心

王南湖郡丞謀與余修雙鳳關壯繆廟書以示勸

炎漢昔標季羣雄恣搶攘樓桑出異人王氣餘芒碭矯矯壯繆公忠義何慨慷馳驅共艱危王室期同奬罵絕貉兒婚封擲阿瞞賞七軍既淹沒九州應唾掌運熸赤帝靈姦伏白衣樊嚙足符妖夢（蜀記侯初出軍圍樊夢豬嚙其足語子平曰吾今年衰矣）千載為悲愴頭行目猶視身死神終王玉泉飯僧伽鹽池埽魑魅精光爛日月祠廟蔽天壤惟茲鳳凰村廟貌自元昉締構出輸般意匠絕摹倣名神降影潭蒼髯肖遺像翁媼競奔趨簫鼓陳祭饗筵篿決羣疑杯珓啟愚冏凡民有禱祈受命捷如響稍嫌規制狹不容旗

五丈日久漸摧頹堦除翳宿莽垣墉穿鼠牙帷座懸蛛網我欲助經營囊空但悒怏惟君篤高義奮袂決吾往庶效將伯呼相勸出私帑旁舍改喧卑前廡得華廣威神實鑒臨赫赫行天上冥報當相詒百福來肸蠁

次韻答毛端峰

年衰迫崦嵫宜唁不宜慶酌我猶鄉人繆展斯須敬九品居末流未敢齒中正（魏晉有鄉中正以九品論人）駭短不滿梳面皺羞對鏡宦無三徑資坐有一氊賸讀書漸昏矇掩卷忘名姓狷狹匹夫志檢柙婦女行無材得閒居心跡共幽屏時時從君遊清談間高詠風騷大將壇金鼓聽號令論詩復毛萇學禮兼戴聖譚經腹笥便落句筆弩勁

齒宿尚未衰家貧本非病蕭閒達人心澹泊君子性與
君附同庚比肩恰相稱雖慚蘭艾殊許竝壎篪應記君
懸弧日正逢秋氣盛未嫌白髮踈却喜黃花映調高攀
和難絶唱那可更愧無青玉案錦段空貽贈

次韻答王隨菴

臧否無言仰嗣宗敢將末技擬雕龍藏身且築表閎室
避世難求秦系峰暑雨苔衣生四壁秋風茅屋捲三重
年來頗覺衰慵甚服餌應尋五粒松
陵茗蕭颯感秋先休憶長安近日邊鄉里浮沈希善士
洛中游處愧諸賢巧輸司馬難從宦才避元龍合問田
村圃早謀栽竹桂生涯一壑尚能專

次韻答倪草亭

十年踢遍化衣塵故里重逢翠陌春馬齒謬推流輩長
蛾眉難學入時新近移叢桂多垂粟舊種山松漸作鱗
遙想長安珂珮客火雲夾日炙雕輪
生平恥作蟻營羶邨圃荊蓬手自編身已無文甘就隱
世方侮老愧增年逢時休羡金魚佩對景思傾藥玉船
最愛倪迂新句好拍肩可許逐詩仙

次韻答吳振西

友愛同羣樂才推少俊豪風流餘此地文酒復吾曹觴
至溪風入詩成嶼月高追陪偕數子隨處即蘅皐
萬里桐花路天然鳳翩殊少年無此士今日尚爲儒屢
泣山頭玉頻投暗裏珠家園雖自好莫更戀敧湖

七夕喜雨

黑雲黯曖沒銀河雷灑應蘇欲槁禾拂樹有風來少女
穿鍼無月掩姮娥鵲迷難認塡橋路龍起疑騰織杼梭
遙想星津正清淺今宵添得飲牛波
火雲旬日坼焦原瓜果初陳急溜翻笑靨電光開玉女
洗頭雨似爲天孫農家且穩魚羹飯貧室忙收犢鼻褌
有巧須從蒼昊乞一傾靈液徧乾坤

永嘉令馬公死寇難令嗣觀察公請於　朝賜諡

忠勤索詩

伏波銅柱擅家聲小試東甌十雉城謝客琴樽方暇豫
盧循烽火忽縱橫蚍蜉援絶當流矢雀鼠糧空自結纓

大纛高牙多委竄捐軀誰料是書生
青袍白馬塞甌閩一命官卑大義均豈有兵符麾士卒
要將完節感臣鄰君王未識眞卿面戰陣甘捐先軫身
尚念　主恩無報答生兒留作報恩人
伏蒲竟許叫重閽特降　天書詔命溫幾見易名旌縣
令難忘異數是　君恩即看蝗賊殲裘甫會有鴻文誄
馬敦潘岳有馬汧督誄　主聖臣忠兼子孝長輝汗簡照乾坤
訓後遺規問鑿楹使君重見擁高旌楚江按部三湘靜
吳會持籌一水清溫序英靈歸兆域李憕孫子到公卿
家門存歿需殊寵惟有忠廉答　聖明

長夏閒居雜感次隨菴韻

空林終日鳥關關三徑人稀蘚跡斑筆苦蠅縈思便擲草供蛙吹不須刪心緣有競都難靜境到無求始是閒可奈炎官偏久駐秋風屈指幾時還

蕭條窮巷少人來粒點青錢石上苔避事任教蓬戶掩論文還許草堂開欲尋深葉從蟬翳暫捲疎簾候燕迴一榻翛然塵累遣隱囊麈尾亦悠哉

水痕日日減溪濆翹首重霄但赤氛玉女電生疑有雨美人虹起旋銷雲（美人虹見毛詩注疏）雩壇禱祀空相望靈璞溪沈竟不聞一勺天瓢沾溉足何人能策衛公勳

居然蓬蓽似山阿一室商聲足嘯歌秋鬢已憐絲竝亂詩腸苦與墨同磨時逢炎景歡娛少人過中年感慨多老馬凌兢甘伏櫪讓他駿足驀層坡

赤日黃埃顛客顏投林暮鳥倦飛還籃輿偶亦經旬出竹院時尋半日閒郤圃初成思灌植名山有志怯躋攀邇來學得長生訣要使心同木石頑

晚秋獅子林小集

絮雲絲雨淡秋容偶過精廬策短笻三徑林香穿竹樹一池波影漾芙蓉談深坐聽敲牕葉酒醒遙聞隔院鐘老佚正宜尋僻地詩囊韻牒許相從

泬寥天氣正蕭辰深竹閒房遠市塵檻映孤花宜靜晝目空穠豔勝芳春禪關蕭灑松枝麈處士風流墊角巾

（朱子雪鴻巾褐在坐）一飽行廚三歎息江淮大有阻饑人

臘月集太微觀

寒雨濕初乾淡日漏林罅偶集羽人宮黃冠爭出迓歲事方刺促秉此一日暇精廬淨無塵虛榻閒可借已將鑾檯攜復喜清觴瀉試嘗玉糝羹不羨子鵝炙院西存古丘樵牧恣凌藉不知何代人杳杳即長夜華屋曾幾時飄如逆旅舍門外臨廣場聊學矍圃射我無彎弧能寸管或可把寒風吹枯枝分手趣歸駕暮色起平疇黯黮日西下

題郭斯士先輩遺像

立志期為觀國賓豈知滄海忽揚塵烽煙澒洞飛鳴鏑風雨淒涼剩角巾蹈海欲追齊義士沈淵難傚楚靈均戴天履地恩須報一念遷延為老親（明亡後欲蹈海而死友人勸以親在不果）

黑風濁浪海邊郵極目煙塵天地昏豈有簪珂忘國恥即看逢掖是君恩清流幾逐彭咸跡望祭空招開府魂當代人倫郭有道披圖猶見典刑存

甲申元日

眼看飛光激矢催牖門綵帖又新裁早辭版謁侵晨客羞把屠蘇最後杯半夜曆從燈影換三更春逐夢中來（除夕亥刻立春）倘遲片刻邀青帝更覺天公省兩回（東坡元日立春詩省事天公厭兩回）

毿毿裘臘煖任蒙茸曉起還添皺緼重暮景人憐過一歲

春寒天欲補三冬雞豚近局尋鄉社水旱占年問老農
淮北饑荒頻見告屢豐豈可獨餉吳儂

三月十五日創建育嬰堂紀事二十四韻

好生由帝德濟物本吾儒念此孩提小須憑母氏劬縁
囊書未授葦筐死何辜貧室憎疣贅豪家即掌珠豈縁
心獨忍直為口難餬未得辭懷抱翻然擲道塗放麑慈
已斷舐犢愛全無物等離餅棄恩慚擁樹扶義殊縛子
鄧酷類盪腸胡司命何多事浮漚付一軀生來誰辨姓
父在早成孤宛轉看垂絶辛酸聽泣呱吾宗仁者性家乾
九太學首創高義古人徒囷槖先傾倒金錢共委輸招呼來
衆媼流落拾諸雛卜築辭湫隘枝撐立棟桴經營分廩

餼擗擋及裙襦匍匐應知免軒渠喜更蘇有兒當字賈
呑指莫忘吳煦嫗　皇仁洽飛蠉　聖澤孚禽知憐鷇
卵蟲解愛蒲盧功倍千人活恩流百世俱夭胎懲月令
亭育補洪鑪盛事留堂構他年永勿渝

東江詩鈔卷第七

東江詩鈔卷第八

太倉唐孫華實君稾　受業陸　師巢雲編

抱灌軒雜興

野岸青蕪合茅齋白日長草深難覓路樹密不成行枝戛風鳴竹檐虛雨入廊衰年疲應接只合老江鄉

鄰圃遙相接虛亭衆綠圍櫻桃時正熟豆莢雨初肥徑僻通來往村閒少是非過從多野老坐對語忘機

連雨

黑雲蔽曾穹急雨駭淜湝金鴉溼不翔纖阿逝安適冥冥失昏曉涔涔竟日夕貧突斷炊煙陋巷少行跡平陸將行舟階除但響屐漂搖杜陵茅狼籍文通麥潮連海氣黃風捲浪花白膏潤由彼蒼毋乃濫恩澤跳舞恣魚鰕呼鳴沸鼃蟈豈知隴畔夫隱憂在墊溺頗聞淮北旱阪田欲龜坼吾鄉本沮洳百川愁汎溢宜使挹注均彼此遂畊穫天意知如何默默坐歎息

玫瑰和友人詩

籬落尋常種瓊瑰浪得名聞香甘醖蜜駐色擣和餳避刺搴衣摘眠鬟壓枕輕偏宜閨閤愛兒女最留情

鰣魚

聲價伊魴重(鰣魚似魴)江鄉薦味新取腴餐耐骨惜美煮兼鱗防餒氷花護遮頭柳葉匀家家石首饜比物尚稱珍

麥蠶

夏穉將成候蠕蠕綠滿匙色鮮如乍浴縷細欲抽絲軟喜登盤早纖疑上箔遲甸人初獻麥正是采桑時

夏日小雨

生平畏炎夏晝長不可度赤熛有張弛涼飇生遠樹清雲時往來斜陽照疎雨颯然如已秋輕扇屏紈素茗粥幸麄供餘事非所慕展書竟忘疲賞心時一遇徐起視庭陰黯黯日將暮

輓錢再亭京兆

清卿才譽重巖廊京尹丰稜比趙張三輔移風傳約束四方動色誦封章活人共賴黔敖粥濟物思開汲黯倉知有遺民修巷祭富春江畔是桐鄉(曾爲富陽令)

育嬰堂得一女軒渠笑悅秀慧可喜葛韋齋廣文見而異之因撫之爲女賀之以詩

眉眼清妍骨相殊釆芝何必問根株乍離葦篋驚頭玉才脫泥塗即掌珠弱女先教娱靖節多男行復慰商瞿投懷一笑由天合拾取嬌凰引鳳雛

輓王南湖郡丞

軒然玉立出人群富貴俄看過眼雲磈礧難平肝膽在文游雖雜品流分常情豈盡袪三惑正氣終能壯一軍阿鶩悲啼兒女泣重泉何路遣相聞

籠霄勝氣亘長虹共許他年位望通材比淵阿鋒太甚

胸無城府物旋融一官跋涉翻成病萬事縈纏不悟空
蕉鹿早知宵夢短驪駒何苦別悤悤

次和酬愷功院長見懷一百韻

欬唾天邊落音書野外遲瑤華煩遠寄瓊樹最相思避
世吏方朔忘形南郭綦功名成昔夢襴笏散兒嬉研席
思歡聚篇章互贈貽灰心吾兀兀勤業爾孜孜棐几同
攤卷甘泉共酌蠡勝流宗北海高會集南皮字倣鵝群
帖文成雞卵碑（見晉書戴逵傳）六經裁衆說三史析群疑上相
推門第周廬豈職司紛華捐嗜好理義問津涯目詡連
行下辭非倩手為風謠窮正變體製辨淳漓威鳳終摩
漢神駒不受羈名園對晻曖曲沼蕩淪漪神美如新柳
心舒異卷葹無慚鄰下作誰數蔡家兒英利初硎刃聰
明脫穎錐朱絃流逸響白璧絕微疵觸長眞吾友因心
不待師挾輈君自壯蒐乘我先疲未厭侯嬴老能容懷
祖癡堆槃珍果美稱體紵衣宜精鐩時分給華鑣許借
騎才應趨鶴禁賦合奏龍池地迥星辰逼天垂雨露滋
暫時聊隱豹暇日共聽鸝巽敏通淵照微長取管窺西
山招翠靄南陌接逶迤自愛興居適何愁寒暑移雜花
翻煖豔遠樹送涼颸爽夕聞清籟晴檐曝晚曦轉胞慵
數起皴手未停披倦讀嘗燒髮（劉孝標事）微吟每斷髭躭書
眞帶癖鬬韻比爭棊幸有梁園樂都忘越客悲荀郎誇
少貴洗馬羨風姿室藹芝蘭氣家傳孝友規爐煙縈甲

煎硯亘暎琉璃燕坐如齋肅賓筵厭舞僛誰汗江斆榻
常閑董生帷牕靜嵐光入林踈月影篩拂箋鋪淨滑搖
管散英蕤源本搜周雅芬香擷楚詞文瀾驚滉瀁墨浪
注瀰澌閣用藜燃火廚羞蠟代炊彥昇新有筆（近作古文甚佳）
康樂久稱詩君喜先鳴早余慚再鼓衰每開頻換綬無
復共銜卮雲罕時陪從星軺數載馳涼陘張毳幕絕漠
度駸驪馬邑銷殘壘龍庭訪故祠鑿冰充茗飲梯木陟
高危莫憚勤勞慣仍誇際遇奇遲歸分禁燭宣　召趣
金羈造膝依丹地承恩上赤墀金鑾居首席玉筍競肩
隨自愧孤生竹難纏獨繭絲菀枯根種別升墜道塗歧
拂袖辭閶闔還家臥水湄僕僮嫌欲去僚友棄如遺挂
誤緣疎拙咨詢荷　聖慈（曾蒙天語垂問）始知登仕路終是
藉門基烏鵲徒三匝鷦鷯但一枝玉沉同瓦礫荃化委
茅茨屋借藤蘿補牀將錦石支悠悠常若此惘惘欲何
之持斧因芟樹腰鎌為刈葵歸田事農扈擊壤頌伊祁
華茂看榮木蕭條賦病梨齒從前日落鬢異昔年緇軒
冕誠何有林葯偶自怡罷官閒亦得懷友見無期白簟
供高枕青松挂接䍦任教藜榻敝休乞草堂貲詹尹方
端策文君早遇著（文君為我端著見張平子賦）恩渫瞻北闕身遠落
南陲歲歉逢淫潦塗窮即險巇（江南大水田皆漂沒）陌頭驅轂餗
簷畔聽舒尼（藏經呼喜鵲為舒尼）稻瀧連河沒葭牆帶戶攲寢驚
愁壓溺室小厭喧早日出江雲翳風狂海浪吹懶擡看

世眼常蹙向隅眉羽扇三秋氣羊裘五月時（五月甚寒）文難
通狗監友欲訪牛醫衣帶頻年緩形容逐歲虧清狂疎
禮法褰袒闕威儀頗戀桃笙穩行煩竹杖持徵求貧到
骨關鬲冷侵脾良會曾交臂微言各解頤未隨劉尹舫
（劉惔遇張憑使與同載至都）空盼陸郎雛寵渥人誰並文章世共推
近聞星使節遠至下句麗（高麗曾改名下句麗見漢書）不羨金如粟
居然槖竟垂（聞邰高麗餽物）山川雲縹渺鵬鷃影參差老欲謀
魚麥飢難問肉縻采蕭嗟久別贈藥感將離舊客存枚
乘新篇愛項斯索居無善狀聊報故人知

附録原倡（高麗使舘中作）　揆敘

持節朱蒙遠停車白日遲恒牽行客夢彌軫哲人思
自昔陪歡賞終年接履綦晨昏勤砥礪寒暑共娛嬉
經向窗前授書從帳裏貽藝林頻矻矻藻苑競孜孜
敢冀升堂奧惟期測管蠡裙新書白練几淨拭烏皮
泛覽周南史流觀洛下碑陳編容蠹蝕奇字質狐疑
淹博推劉杳清華替左司文峰高莫竝學海浩無涯
撰述嘉名著詞章餘事爲敲銅元敏捷染翰獨淋漓
巧類衣無縫豪踰馬不羈繁英爭爛熳曲沼映漣漪
逸韻飄蘭薤詞塲埽茉葹靈均堪命僕德祖合稱兒
自愧頑如石溪慚利若錐雙聲糾錯繆八病指瑕疵
曾勉三冬學非同一字師微哦先失喜雒誦竟忘疲
娛我如黃妳從人笑白癡城闉情已適郊墅興偏宜

紫陌常偕出金鞍每並騎尋芳穿小徑祓禊向通池
柳借和風軟花含宿雨滋班荊依碧草把酒聽黃鸝
船度魚知避窗開鶴解窺韶華仍瀲灧麗景漸逶迤
席爲臨流設牀因選樹移西山招爽氣北牖納涼颸
素節回招矩朱炎謝赫曦梧桐陰錯落菡萏影敷披
延客開青眼（謂他山師）留僧對赤頿（謂輪菴）升沉嘳響卜得
失陋圍棊排日翻嫌短逢秋不解悲菊花呈晚態楓
葉鬬姸姿玉琯專調氣銀蟾正滿規畦收紅穲稏池
縶碧琉璃都入連宵咏還容屢舞僛泣陰纔應律朔
氣忽侵帷靉靆雲如纈繽紛雪似篩庭空鋪木屑瓦
冷聚璇璣彷彿王維畫依稀謝女詞林凋封直幹河
凍咽流澌燈爇魚油暗爐添獸炭炊試揮鏤管筆同
和聚星詩白戰才偏健清吟興未衰迎年齊聽鼓守
歲共操卮冉冉星霜換騰騰節序馳歡情方狎鷺別
緒遽歌驪路指滕王閣途經孝肅祠鞋山形峭拔溢
浦浪驚危懸水窺三疊層峰問九奇搜羅歸卷帙登
覽忘孤羇再入青門市還登白玉墀銓曹推簡要翰
苑許追隨每待宮中漏仍封閣上絲班聯方接武行
役又臨岐判袂燕臺畔持衡浙水湄氷壺人盡仰玉
尺士無遺步屧尋靈隱肩輿訪淨慈六橋徵故事三
竺訊遺基夜月潮千丈秋風桂幾枝微官拋組綬初
服返茅茨閣小迎陽啓廊空倩石支歸田效平子誓

墓比羲之家種王猷竹園滋鮑照葵朝盤堆苜蓿夕
膳煑黎祁沿畔青荷葉枝頭紫爛棃江湖娛釣弋京
洛厭塵緇好事憑誰過繙書秖自怡五車倅惠子三
樂媿榮期出戶扶笻杖行田倒接䍦烟霞陳畫本伏
臘辦家資辛苦惟嘗蓼窮通豈問蓍高情棲里閈別
路向邊陲水涉窮沿溯山行歷嶮巇草枯愁朴渥月
黑嗅伊尼委霰裘偏薄迎風帽屢攲雲滃藏日暗嶺
峻逼天卑氊覆穹廬重聲哀觱篥吹有沙皆眯目無
處可伸眉形隔三千里心懸十二時自嗟身是患翻
悔俗難醫江闊魚書斷天長雁帛虧兩因叨扈從重
得覩光儀宿好樽前洽新篇意外持鶯花娛耳目氷
雪沁肝脾接席歡携手聯牀笑脫頤含情迴畫舫何
計駐班騅返轡春光暮嚴裝夏令推逡巡辭易水迢
遞涉高麗山接金郊秀泉凝玉溜垂清川波浩渺松
岳勢參差歷境增聞見袪煩乏茗糜舊遊多撥觸昨
夢轉迷離隔闊還如此淹留獨在斯新羅與茂苑兩
地不相知

秋日酷暑焦旱偶成

執熱何時休延首望西顥如何秋序至金弱火彌燥零
雨無涓滴百物盡枯槁刺體憎秸莞流汗怯纖縞奇峰
散層雲長河涸水草有時雷殷殷俄變日杲杲土龍竟
無靈空煩舞雩禱人事安所施吁嗟仰蒼昊

初夏苦淫霖百川漲皆滿窪田成通渠漂沒不可算及
茲兩月晴旱壤焦禾稈游雲不遮日燄燄張火繖招矩
怯不前赤熛氣轉悍人作毫鳥譆苗如吳髮短餓死亦
尋常炊煙幸未斷那將方寸心愁水復愁旱

皇天無膏澤何有地上毛桔槹喧晝夜念此農夫勞火
雲時往來炎風烈如燒閭中有病婦咄嗟相煎熬我命
當孤窮隨逐得汝曹俯仰迫身世內熱增鬱陶室家實
杻械箠梏安能逃思欲棄妻子汗漫從盧敖

吾嘗聞月令七月來涼風及茲七月杪蘊隆益蟲蟲川
渠斷舟楫良田沒蒿蓬愧非東先生無由格蒼穹朝驚
初日赤暮見鮮霞紅微軀恐銷鑠將爲大冶銅所憂蒸
病骨豈獨愁三農安得費長房一喚葛陂龍

秋日集興福禪院

近郭通禪徑疎林帶寺橋谿風吹客鬢茗鼎沸僧寮已
許炊香積兼容挈酒瓢（萬園攜酒至）我來非聽法詩句問參
寥

久負支郎約今來竹院遊薄雲村樹暝落葉寺門秋禪
悟通風雅清才遇釋流文章留一老欲訪白蘋洲（謂蘋洲先
生）

孟冬集懷雪堂各咏一物分得衲

世界藏鍼孔（見東坡磨衲贊）寬裁稱體宜禪關和雪擁山路帶
雲披寒重煩裝絮塵空不染緇紅樓方競逐休羨紫衣

師東南名緇方馳騖京輦並
觀承恩故有落句之諷

訓徐賓洲侍郎

東南山水推吳興重巒迴複湖光澄孕奇鍾秀異人出詞華哲匠多精能先生崛起持文柄下視沈約羞徐陵玉堂制作須巨手辟雍講席臯比登鎖院掄材秉藻鑑英賢濟濟同時升姜查二子名久宿西溟他山與我向作忘形朋數奇一旦遇知己翻然如掣鞲中鷹好友遭逢等身受使我意氣皆飛騰拔奇一二勝千百胡然白璧來蒼蠅二子詩文我所畏韓門籍湜由師承如公絕學豈易得蘭臺玉局職所應況今史事久未就非公鴻筆誰能勝餐錢果餅日糜費深恐夭閼殘谿藤惜公高卧滄江側蕭閒徒飽苕溪菱令子鑾坡幸接武班劉家學還相仍禁近回翔負公望歸院當撤金蓮燈公年八十正強健煙霞鶴骨猶崚嶒華宗别挺緇林秀行高不羨紅樓僧偶然駐錫到敝邑微言坐對開昏懵示我新詩屢三復瑩如寒玉清如氷河東先生得文郁不加譏怪頻嗟稱見柳河東送文郁序辱公詩句遥相憶獨愧輟業耕溝塍宦學無成今已老秋鬢垂耳頭鬅鬙寄語眠餐好自愛當今文獻惟公憑欲訓高唱短才力敢以斥鷃追雲鵬

含章上人閉關三年於解關日乞詩

丈室容趺坐蕭然几榻幽鐘魚消旦暮草木變春秋人影閒階寂清言隔戶酬定中應得悟星燧已三周

和同年狄向濤太史園居

柳柴

柳塘漫春流徑曲平橋渡山鳥導我前花源此得路

詩夢草堂

碎錦何人授詩人一枕清池塘方得句啼鳥莫相驚

款竹步

看竹休竟去主人亦復佳言詠答清籟竹風與之偕

響臻樓

高樓騁遠目歷歷煙中樹書畫任摩挲但勿沾寒具

杏花春雨林亭

杏靨笑春風亦復宜絲雨綺態不分明濛濛起紅霧

海棠塢

國色悶深崖見人如欲避銀燈莫漫燒只恐妨花睡

高靜閣

靈媧留墜石宋室想遺忠何事梁朝客奇礓詫到公

花梁

臨水弄新妝夭桃如少女橋外立千姝竝在花深處

櫻桃徑

霏紅亂繁枝交柯行路仄持比鄭櫻桃一種好顏色

漁唱亭

柳港曲通舟溪光蕩斜日時有葦間人延緣唱歌出

題同年狄向濤太史扁舟載花圖

海棠出西川色香雙擅美獨立羣鷗中凡豔羞紅紫虎丘三月時山塘盛花市萬錢索高價過者但凝視時流逐近翫捆載收桃李吾友性愛花題品貴清綺片帆隨春風扁舟杙川汜獨采殊尤姿衆葩斥妖靡畫舫映清簾花光蕩流水彷彿五湖人一舸載西子有若迎莫愁兩槳去迤邐又如羊侃舟羅列娉婷妓名花自矜貴不受屠沽喜得蒙君子憐花亦感知己豈無富豪家園林盛華蕊酒肉一晌歡零落委荊杞何殊明妃貌終抱呼韓耻花得同君歸水牕弄旖旎篷底半低垂嬌酣呼不起新婦配參軍兩美正相倚花枝置兩頭中間列文史嫣然花一笑宛若啓玉齒縹緲想仙舟見之圖畫裏

燈簾歌 爲同年狄向濤太史賦

西園清夜天無風更籌初下傳霜鐘主人張飲客未醉攢枝寶炬珠簾烘翦羅疊玉逞新樣紛紛燈市趨吳儂(見范石湖燈市詞)雖窮雕鏤質脆薄姑蘇製作慚非工何似錦堂施設好蠙胎結就光曈曨大珠小珠玉盤泣燭龍銜出鮫人宮巧匠經營金縷細散璣百琲穿玲瓏鳳蠟宵長猶未跋錯刀頻剪釵頭蟲十丈遥連雲母障千巡滿引琉璃鐘煙霧沉香失庭燎談摇菡萏羞芙蓉銀蒜垂垂波影亂須臾明月升長空燭樹氷輪互閃爍姮娥卻避星毬紅舞衫歌扇燈前出恍惚綃縠花枝蒙遠輝林樹妨宿鳥倒射水府愁眠龍翡翠屏開春漠漠珊瑚鈎捲香濛濛翻愁烏啼天易曙金鴉騰翥虞淵東却晒夏侯太寒乞殘妝掩映簾衣中

歲暮餉周礫圃酒米

頹齡畏急景殘歲又將除我貧轉刺促念君復何如朔風吹南巷生事日蕭疎老謝扶風帳窮安玉川居索米默不應危襟方讀書我有二頃田強半荒菑畬資身誠濩落比君似有餘輸官得羨粟斗酒婦所儲聊將持贈君不復陳牲魚想當祭竈畢盈杯浮玉蛆陶然致一醉萬事眞土苴

乙酉元旦

烏兎天邊迅若飛千門紅帖映朝暉冬温瓦隴霜華薄

歲儉街頭袨服稀栢葉杯觴須客到梅花消息待春歸衰年報謁心情嬾欲取丸泥錮兩扉

餘年生計老鉏耘占歲田家訪舊聞絕訝經冬無雨雪幸看終日有風雲(史記天官書正月旦欲終日有雨有雲有風有日)光浮蕙草遲春信凍解蒲根漾水紋謝客閒牕無箇事一編試手理殘芸

過雙鳳法輪寺訪惟岳師

古寺尋橋入居然寮宇寛多年材木壞何日塈塗完香積炊煙冷荒村乞米難聊持一囊粟爲爾續朝餐

戒律知清苦何能化俗頑榆風吹石徑竹雨閉禪關謝客仍多忌爲僧尚不閒手栽叢桂好無使路人攀

周磔圃家貧年老歲暮刺促州侯茹公以俸錢及酒米相餉磔圃有詩致謝同人竝感高義作詩紀之余亦同賦

趙壹囊空冷爨煙飢腸愁眼逼殘年道州本自能周急不學陳蕃舉俸錢（陽城官諫議有陳蕃者候其得俸輒往稱錢之美月有獲焉）

清濁何須仔細分破寒良策賴微醺使君情意濃於酒急起開嘗對馬軍

富室誰分雁鶩糧須來玉粒晚秔香絕勝飯顆山頭吏升斗朝朝糴太倉

登靈巖有懷館娃宮遺事

浣紗顛頓越溪濱一入吳宮作貴嬪烏喙原無悅已感蛾眉自戀主恩新玉兒猶殉亡齊節西子寧為賣國人莫信鴟夷隨一舸虛疑少伯似巫臣

茹明府招同侍講王麓臺大鴻臚宋堅齋侍御陸匪莪太學髙槎客飲虎丘梅花樓

巖路騎騑得暫停故人相見眼終青　宸遊望幸當三月使節先馳驗二星（麓臺堅齋皆扈蹕奉命先至）嵐氣連雲陰敞閣花枝帶雨照山亭獨憐野老甘踈放泛愛仍容醉醁醽

泊舟惠山下汲泉煮茗

連朝飲河水河水濁如泔舟居無他惡惟此頗不堪曾聞虎丘泉泉品推第三昨從劒池過池水黝且藍畏之不敢汲恐是蛟龍潭今泊惠山下晴光破朝嵐陟山不

半里石窪見渟涵往來任挹注負重疲丁男而我饞鼠腹少取未為貪缾罌初洗滌聊煩兩夫擔竹爐置船頭活火風吹燀須臾入茗椀泉味果清甘石髓出靈液醉夢醒昏酣瓢飲固吾分醇醲非所耽安得移茶竈山前結茆菴

送吳振西北遊

紛紛輪轂走神京秋卷爭邀月旦評東箭南金誰國士畫龍刻鵠半虛名緹藏燕石何人顧光是隨珠始夜明望實如君眞不愧即看聲譽動公卿

内外家聲尺五天延陵貴胄比秦川王筠風韻同袁粲楊惲文章類馬遷抱璞已當三獻後勸行早在十年前只今決筴應非晚乍整蘭筋看著鞭

曳裾文士滿長安末伎鴻都競拜官終待科名方接武不由場屋莫彈冠三條樺燭藜光助千佛名經蘂榜看詞賦逢人休浪擲好留綵筆直金鑾

晨昏顧戀久蹉跎無奈高堂髩髮皤游子情懷懸問寢老人心事重登科音書附舶江南近名士空群冀北多但使遄歸看晝錦板輿花下樂如何

哭大兄允中

早年失母竝孤嫠辛苦相依共短檠夜帳霜寒牽絮被朝廚煙冷待菁羹書籤黃卷窮千軸博士青衫靳一名彷彿夢魂懷遠驛瀟瀟風雨對牀聲

衡門兩版謝塵喧和厚天然氣性温隨俗亦能諧語笑
逢人未解道寒暄町畦自昔胸無別臧否生平口不言
沒齒人爭推善士始知用拙道逾尊

文苑名場技有餘晚歸正覺悟三車六時勤禮蓮花座
五夜頻繙貝葉書議食未嘗除肉味閑齋何必定葵蔬
赤髭緇侶翻堪笑奔走塵埃盡不如

儒術終虛稽古榮譚經絳帳自鏗鏗撐腸文字仍憂餒
脡脯纖微即代畊歷齒蓬頭慚壯子束芻絜酒荷門生
白頭兄弟相依切零落田家舊紫荊

有悟

物盛從來勢必衰全家競羨印纍纍填腸滿𦚾心何厭

剩市挼牢算不遺早識銅山終應洛何須金塢定營郿
清風一榻書千卷正是高人嘯詠時

中外謀成三窟憑崢嶸頭角氣驕矜爭門奪隘非無力
跨海移山取次能專欲任從朝野罵害盈終使鬼神憎
立身穩處惟廉讓百尺危檣莫漫登

有人贈百瓣荷花三莖云得之嘉定槎谿名西畨蓮蓋奇種也供膽瓶中老友周礫圃張彤友見而異之為賦此詩

吾鄉洲渚多蓮蕩翠扇叢中香漠漠卷舒花瓣苦無多
宛似佳人紅袖薄吳娃傍晚蕩舟回撥觸柔莖半凋落
埤雅空聞百葉名（陸農師埤雅云花之大者至有百葉）歷遍陂池何處索
有客攜從南浦來贈貽珍重比瓊瑰爍霞映日看初吐
抱蕊含香半未開密掩芳心藏苦菂橫披散綺結重臺
層層濴護嬌嬈面簇簇攢成錦繡堆凡種空憐塞沼沚
未落蓮衣見蓮子天寒日暮不成妝一笑嫣然露齲齒
何如奇藕出殊鄉百疊芙蓉可製裳（埤雅云楚詞芙蓉即今荷花）包
裹却如纏寶襪周遮全不見鬚房二老來看俱白首照
眼生平得未有藕塘片片落秋風幾見花開大如斗三
株斜插晚窻前遙想槎溪紅滿川安得聳身凌泰華一
看十丈峰頭蓮

唁上海李明府（有序）

上海李鹿友明府在任三年政聲籍甚予於其初任時曾一往省之留半日而去自後絕不往見亦從無一事請託葢引分避嫌道宜然也未幾竟以清介嫉惡彊直自遂被劾罷官追惟古人有弔失位之義乃往一見作詩二章以唁之

三年不到海邊城急浪迴飈觸眼驚砥節久逢劉類怒
分憂誰作賈彪行避嫌昔自疎官長遇難今仍念友生
涇渭濁清那可辨留將遺愛付輿評

書生原不合時宜儒術迂疎世共嗤自古上官須善事
於今廉吏更難為逢迎未滿親朋意清白徒蒙父老知
歸去青氊依舊在一經尚可作人師

將至上海泊嘉定柵橋欲渡吳淞江阻風却就肩

輿行三十餘里途中即目

迴風阻孤櫂波浪正奔渾烏榜停煙渚籃輿過水村禾生稀似髮樹倒半留根歲事那堪問蓬蒿翳蓽門

陸行逢盛暑猶喜逐涼颸過客休林樾村農說市朝潮生沙上樹雨甚水平橋左傳甚雨見雉堞參差見征途未覺遥

秣陵太守行太守陳鵬年湖廣湘潭人辛未進士

秣陵太守今召杜材產荊南行鄒魯心似寒泉徹底清只把窮黎手摩拊官廚索寞膳齏鹽妓館蕭條斥歌舞政聲早溢石頭城比屋年來增襦袴褰帷共喜識神君但嫌太守來何暮大吏橫飛白簡霜倉皇便解腰間章不知所坐竟何事大家小戶皆驚惶商賈爲罷市農夫爲輟耕士人廢書歎何用求科名嗟嗟太守仁且清璽書宜褒異增秩比公卿不爾亦堪拜水衡一朝無事來彈劾浮雲翳淡日無色直須蹻跖抵廉貞翻指由夷作貪墨麒麟疑不祥鸞鳳遭罝弋嗚呼太守方縶拘可憐褚槖無錙銖爭言太守眞父母奪我父母民羈孤民生長養由父母父母無食民當餔或餽一斗粟或投一束芻或獻肉一豆或餉酒一壺太守無錢日醉飽安用篋箱錯落堆金珠足知斯民三代直天鑒可蔽民難誣吁嗟乎治道從來關守令激揚全賴官評正只今流品溷淄澠到處相逢說苛政太守去官名益高三褫縈逾錫九命獨悲廉吏急驅除何不留取斯人活百姓

六月二十一日紀異和周礫園

去冬無雪聞殷雷陽氣不收占水災三春爛熳晴偏久乾風捲地吹黃埃焦暵田家望雨切誰知雨至無斷絕五月川溝平六月隄岸決涔涔漏天不肯晴豐隆晝夜聲砰訇禾苗漂沒木棉爛金鴉斂翅韜光明忽然破柱驚霹靂紫電劃空半天赤須臾飛雹挾狂飈亂射軒牕撼牆壁或疑長平金鼓碎屋瓦或疑女媧墜下補天石渠塘頃刻翻波濤魚鼈驚浛黿鼉驕厚地平抽十圍樹村居盡捲三重茅簷溜鏦錚厭淫雨小民何罪干天怒即今無計辦官租敢望私家餘二鬴傳聞淮北更堪傷金隄千丈裂河防雜沓流尸蔽河下勢蹴淮堰決蕭梁可憐黔首紛如螘草索相連一時死人隨雞犬盡漂沈月黑羈魂哭煙水吾鄉僅止荒菑畬民生猶免飽鯨魚飢窮聚首有妻子風雨藏身尚室廬嗚呼皇天方降酷一荒苟活寧非福水沒堂坳枕簟乾半菽麄供吾亦足

送郁庭望學博之任通州兼柬周西園孝廉

文章曾是動中丞庭訓家規自昔承貰酒權分博士俸讀書仍暎講堂燈三更海月升高閣八月秋濤到廣陵最喜白雲親舍近板輿與至得時乘

汝南世戚舊家聲少俊登堂倚老成楊惲有書傳外祖謂東岡先生王融同載得賢甥王融愛其甥劉孝綽每同載訪友謂西園看潮連

騎時相挈伏臘分羊幸免爭較算廣文今最好居官仍似在家清

壽王氷菴太守五十韻

符釆停鸞秀高閒立鶴姿悟從夙慧得書自弱齡披鋒淬新硎刃才標脫穎錐大科華閥繼絕學曲臺推把卷襟情適澄懷世事遺固宜登翰苑豈合廁曹司講席儒氈冷籬門窟室卑僕僮嫌寂寞道從缺威儀月俸分紅粟晨餐薦緑葵室甘懸磬乏身等繫匏羈伏臘須羊瘦朝參借馬騎地輕無指摘歲滿有遷移郎署淹三載雄區試一麾名城傳少伯仙宅接微之傑閣臨秦望靈編訪宛委稽山高巀嶪鏡水蕩漣漪澹泊安吾素脂膏敢自私寛廉劉寵志清淨蓋公師俗厭商君法人依杜母慈文章化喬野煦嫗恤罷羸孤立惟行意周旋實有虧官評淆黑白流品溷澠淄由實時多徑他途義不爲金憑衆口鑠毛任索瘢吹正坐逢迎嬾何關治行疵時余司考課爲爾獨嗟咨大吏飛文枉銓衡畫諾隨近例大計疏上惟薦舉得行駮正餘署成案而已九閽湥詄蕩八法長奸欺蹻跖爭延譽由夷被詆諆人心雖共惜公道竟安施當戶鉏蘭蕙充途養棘薋但知推武健何計起瘡痍垂槖看瀟灑攀車感涕洟去無三宿戀送有百錢齎居職貧如故歸田理亦宜秖餘松徑在不辨草堂貲老屋藤蘿補疏簾荻葦垂誰過揚子宅常閉董生帷借米供朝爨鈔書映晚曦學從靜裏細句向淡中奇憶昔牽塵鞅相憐竝旅羇西園常共讌東閣得同窺芍藥豐臺路芙蕖淥水陂從容依廣厦偃息廕華榱誰料孫弘客俄銜謝傅悲班資分內外蹤跡遂差池久有同歸興誰思好爵縻當君旋里日是我左官時勝引多攜手微言各解頤兩窮堪結侶五字可論詩末學聊闚管洪波漫測蠡拙曾嗤仕宦巧獨占文辭殿省當時貴名山後代知欲翻鯨海浪一雪雁門踦漢書段會宗傳足以復雁門之踦踦謂隻不偶也會宗嘗爲雁門太守坐法免官雲構般輸斧騷壇大將旗才終分斗石聲敢應壎箎却埽門如水懸弧鬢未絲德從先世種穀自後人詒潘岳雖無婦商瞿必有兒已栽三島樹仙果莫嫌遲

壽倪草亭七十

青衫席帽久纏身鎖院名場憶苦辛氷雪文章難入俗。煙霞詩句不猶人。蘧廬天地終須老書卷生涯自古貧後輩莫欺秋鬢短。酒酣經史尚紛綸。

錢瞿亭舍人輓詩

君家秦川貴累葉乘朱轓自幼失嚴父弱冠持家門承師奉函席侍母升輕軒約束戒僮隸儐豆洽弟昆辟雍擅英譽相期早飛騫竟踠千里足未能絕塵奔投牒得一官棲遲戀晨昏起居視色笑冬夏潔凊溫傳家習華膴服食擬王孫盈樽傾北海飛蓋集西園歌聲按銀雁舞袖翩遊鵾林容花似繡峰勢石能言客至每忘返十

日滯平原晚年迫多故力瘁向平婚外觀尚崇廓名高實不存向予頻歎息恨無忘憂萱嗟我與君交相應篪與壎俯仰數十載初不間寒暄我觀友朋中古處惟君敦損已不求益卑躬自忘尊新詩擊鉢就邀我與細論曾未及中歲竟遊岱宗魂賴君多令子國器竝璵璠連翩曳華黻俱承　聖主恩獨悲君早逝凄涼哭陳根

東江詩鈔卷第八

東江詩鈔卷第九

太倉唐孫華實君槀　受業陸師巢雲編

九月十八日高詠堂小集分韻得平字

秋氣忽凄厲感此長年情階前兩病樹孤根無久榮商風一蕭颯衆葉策策鳴草木亦乘時逢辰吐華英揚芳苦不早安得長蔥菁我本衡門士晼晚竊一名羈宦那可久拂衣且歸耕荏苒老便至仕學兩無成夷險身備歷得喪心俱平今茲歲失稔敢厭芋魁羹量力宜知止適志在無營幸因年齒暮得使衆嗜輕勿嗟百卉腓庶保松柏貞淹時患霪潦仍肯當秋晴霜高萬物肅天清四野明悄悄夜蛩寂嗷嗷晨鴻征嘉賓偶然集經史談縱横雖無東籬菊有酒聊共傾

春日病中雜詠

連旬瘦骨苦支離病與春光總不宜蠹篋蛛絲接藥裹酒鎗蠟屐負花期親朋零落黃壚隔身世蕭條白髮危茗粥三餐兼菜俎更將何物補清羸

一春無復駕巾車冒絮蒙頭困不舒身爲晏眠豊暇豫腹因斷肉得清虛家人問卜祈延算好友相規罷讀書可惜韶光愁裏過落花飛絮滿庭除

日長寂寞臥漳濱牢合雙扉恰二旬道左幸全綠苦李廚邊供爨已勞薪靈氛何用謀著策祝史無煩瀆鬼神但使扶笻還強起一樽猶得餞殘春

和風暖氣日氤氳鳥語鶯啼寂不聞展卷病眸昏似霧擁衾殘夢亂如雲經方未信肱三折清瘦潛消臂半分自愧靜中無定力撞胸心事尚紛紜

扶攜骨立勉支撐顔面人驚太瘦生久閉帷房眞似婦難調飢飽復如嬰稍欣華戸疎綦履厭聽風爐沸藥鐺却羨田間多野老往來阡陌杖藜輕

人生憂樂每迴旋椿菌區分亦偶然幸有餘糧支儉歲可無薄病壓災年雀羅蛛網幽閒地蝶舞蜂喧長養天翻喜衡門清似水黃紬湙擁得高眠

有客

有客就我謀爲言將遠行出門向西笑欲造長安城故鄉旣偪仄安能守柴荆子旣即我謀語子敢不誠浩浩帝城中車馬日砰訇敝衣策蹇衞懷刺謁公卿閽隸竊窺伺斜睨分重輕十謁九不通誰當纚屐迎喧闐聲利場八方聚才英行卷壓車軸候門邀題評貴人意不屬一覽目但瞪高談厭狂率拙訥鄙荒傖旅食大不易孤蹤況娉婷諸儒排主父僮僕罵侯嬴自非陳孟公難令舉坐驚窮途一失足何異墜崖坑季鷹賦首丘（張翰有首丘賦）非不念功名出處理則同時來自有成勿如南郡生區區慕上京

喜宫恕堂擢第簡庶常

駒齒先馳三載餘令子先成進士裁看老驥篇雲初才名久占
今詞伯侍從新添行祕書王述每誇兒不若伏滔定詫
父何如晉書伏滔呼其子系之曰百人高會天子先問伏滔在否爲人作父如此定何如也蘭臺
石室須論討莫逐鄒枚賦子虛

喜呂無黨及第

卿雲瑞靄日華邊臚唱聲聞玉陛宣文譽豈闌登上第
制科自要得名賢五經字待中郎正七略書從子政傳
謂晚邨先生寶氣昔年曾闇識好音入耳亦欣然無黨鄉試表策語多
古奥同考不識予特拔之

礫圃過談雙鳳事有感

鳳里吾生長經遊過墓門繚垣千石拱喬木百年存幸
免逃兵火難防是子孫柏庭無處所故鬼哭陳根東方朔云柏者鬼之庭也
宰樹何年植陰森檜栝滋牛羊俄上隴鸛雀早辭林俯
仰悲時代興衰自古今賈逵碑石在所恨不生金晉書懷帝時有魏賈逵石碑生金可採

記里中事

膠庠洶洶日揚波歎息無端觸網羅但爲人窮輕性命
豈知吏法重催科書生群聚遊談出世上危機筆舌多
側足焦原輕試險千尋無綆待如何
時事何容口舌爭畏途休作不平鳴藏身複壁疑無地
寄語登樓怕有聲書牘人方尊獄吏溺冠世久厭儒生

閉門塞竇眞良計燕處超然萬慮輕

水車行

一月不雨蒸炎熇上田下田禾欲焦東方未明盡室出
婦子相呼牽桔槔蓬頭露體鬬輕健三尺青布裁圍腰
終朝軋軋直至暮首如鶴啄尻益高麥飯一盂取充腹
脣乾不得沾村醪踏車晝夜空辛苦坂田墝處猶乾土
樹頭隱隱聞雷鳴車上農夫喜欲舞遥指陰雲西北來
今夕高眠聽澍雨

鋤田行

瀕海高田半鹵潟木棉初長不滿尺非種相侵易蔓延
手把鋤頭那許釋久晴無雨土益乾鋤頭下處如擊石
偏到炎天戶戶忙日午當空火繖赤可憐一笠不遮身
僂背長供紅日炙鋤頭側入不容差誤鋤惟恐傷根芽
草盡更祈微雨潤眼穿幾日開黃花海風但願無漂蕩
秋到家家動紡車

疊前韻訓礫圃

羨道俱圍石溪流自繞門荒丘竟烟莽華屋憶生存松
落全無子桐枯豈有孫應同濯龍樹流血灑蟠根魏武伐濯龍祠樹樹皆流血
古木風霜老滄江歲月滋赭鞭方縱斧見王莽傳赤地似焚
林封植猶思昔銷沉豈料今恨無隗炤版壁下早藏金見晉書隗炤傳

戲詠古事

德祖聰明速禍胎文先夫婦寸腸摧有心僅送青衣女才子捐軀換得來（曹操殺楊修送楊夫人青衣二人）

閶門驅出後房空一事無情事事同此手自應能作賊人間浪說是英雄

躍馬無功老著書敬通才志竟窮居縱饒茅土封侯貴詎可禁當語百車（見馮衍與任武達書）

沈宋才華自絕倫樓頭水鏡品題眞一人知已昭容足何用明河更問津

題隨菴先生畫

樹色異高低山嵐互迴複神超謝雕飾筆老轉清淑著墨何用多悠然氣象足境疑華子岡法授車箱谷桃笙淨無塵游戲了三伏想當濡毫時涼風生謖謖此中可避世白雲冷心目似有幽人居穿林結茅屋

眡孫年五歲日戲堂前偶作

刷翠雙眉玉雪姿堂前跳舞任游嬉平欺兄姊矜儇巧遍喚群童聽指麾買得泥車旋便棄拾來竹馬不輕騎生憎謝琰無才思可得生兒似客兒（竹馬用桓溫殷浩事）

雛鳳嬌癡心尚孩綵衣窄袖稱身裁慣窺賓客逡巡出學作官人呵殿來愛搦蘆笙吹短弄日撾腰鼓沸春雷阿翁老大無他望只望聰明少蓋才

題吳長卿先生宋相譜册子

韓王置酒爲銷兵兵去誰知節帥輕盡撤藩籬延敵騎忍看銜璧到青城

妝點錢唐作汴州君臣燕喜竟忘讐咸陽巧爲金源計（秦檜當國人不敢斥言皆呼爲咸陽）良將先教死杜郵

信國遭逢起一經麻鞋奔走歎零丁西臺憑弔唐開府碧血千秋照汗青

賈誼文辭本借秦三朝金虎沸宮鄰書成早下銅仙淚故老傷心話甲申

斗極銷沉上相星殰宮故鬼泣冬青蘭臺石室俱煙莽寥落中條修史亭（司空圖有修史亭詩）

中秋日集汪見三池亭

積雨裁逢此日晴秋光似解主人情園疎落木通山影池洗殘荷放月明白石迴廊穿窈窕碧欄砥室俯澄泓毛萇神彩渾如舊一笑樽前病體輕（謂端峰）

弇州才筆邈難攀綺麗餘波水一灣老檜尚存劉尹樹片峰猶指謝公山文章氣運銷沉後泉石風流想像間小割池塘供燕賞偏容我輩縱疎頑（見三池亭故弇園一隅也）

壽朱雪鴻七十

急裝短袖不宜身風貌居然古逸民有暇偶尋鄰社約無求自穩在家貧坐中獨製談經席雨後爭看墊角巾知是天心留碩果行窩到處即陽春

冬日書懷（汪梅蝉約題）

嚴霜凋百物。歲月忽已遒。白日下崦嵫。盛年不可留。避
寒且墐户。一編自勘讐。往來聞剥啄。實苦應接稠。思欲
逃蓬藋。棲彼林谷幽。淳風久凌替。氓俗日已偷。漚麻有
鬭閲。𠬝桑或尋釁。此何預我事。愼無即我謀。庶能哀老
子。餘年得優游。

自古推上腴。原不數吴會。呰窳僅偷生。家室鮮藏蓋。閭
左多惰游。流風習侈汰。近復揚其波。土木盛雕繪。赬壤
糊山川。錦繡紛綷縩。餘皇張旌旟。冶女炫珠貝。荒𣨼時
一遭。俯仰將安賴。雖蠲累歲租。曽未起凋瘵。譬若人中
乾。膚澤乃其外。願思古人言。爲樂無已太。

窮冬天地閉。霜野色凋枯。雖獲一歲稔。不償累年逋。飢

寒思攘奪。往往聚萑苻。殺人吏不問。誰復憚刑誅。綿延
不早絶。滋蔓恐難圖。農民舍耒耜。化爲豺與貙。夜聚曉
輒散。聮結實有徒。此憂或非小。藪澤鄰江湖。吾無民社
責。袖手但長吁。

少小好文字。聰明若可鞭。鬭捷童子塲。濡毫自成篇。騷
騷就道路。欲度驊騮前。壯志竟不遂。浸尋忽華顛。古儒
重經學。鄭孔分註箋。展卷若有悟。輟簡復茫然。老至成
鈍廢。行當謝丹鉛。汪倫能好我。置酒會群賢。安問身後
名。一樽餞殘年。

張蒿園齋觀離贇園圃（園係王元美先生別墅）

居然巖壑近城闉。想見當年卜築新。山徑有花皆蕙茝。市朝何地不荊榛。賓朋共賦梁園雪。水竹全消庾亮塵。
兄弟才名逢盛世。行吟終是異靈均。

弇山遺跡半銷磨。此地翛然尚磵阿。四部文章册府在。
一丘風月小園多。石荒苔蘚峰猶古。沼冷芙蓉水自波。
二百年來陵谷改。畫圖莫訝稍差訛。

三徑何妨略改移。橋通步屧入疎籬。王維亭館今餘幾。
張緒風流又一時。花好爲添新綺樹。月來仍映舊清池。
羨君燕處離塵網。芳草無因怨萊葹。

舍南舍北總顛喧。長掩雙扉寂似村。惡草只今仍塞路。
芳蘭自古忌當門。藥欄花嶼供賓客。蕙畝芝田長子孫。
半樹斜陽如勸飲。遲歸且復盡餘樽。

壽郭雉先七十

城南蕭灑得吾廬。清德如村處士餘（如村處士先生齋名也）。地下
早揮金椀淚。井中重洗鐵函書。敢邀榮禄違先志。薄有
田園足隱居。細字巾箱殘卷在。傳家經訓是菑畬。

謀生麄就一莵裘。寢食寬閒得自由。小圃雨滋蔬甲長。
平田水滿稻花秋。不須帶劒隨翁伯（郭解字翁伯）。絶勝乘軒
擁細侯（郭伋字細侯）。塵土功名那挂眼。角巾先世舊風流。

草聖祠（在常熟直水張氏所建）

丹臒初看祠廟成。墨池能事最縱横。九天鸞鶴濡頭下。
百變蛟龍運腕生。卑官曽爲常熟尉。高名獨擅太湖精
（李頎贈張顛詩皓首窮草隷時稱太湖精）。遥遥華胄人誰辨。應似林宗問阿

貞見北齋書

寒食日泊舟惠山對雨

暫卸征帆泊水濆輕埃微雨正紛紛風來忽颭沿溪柳煙起疑添别岫雲坐埶衰翁愁白髪驚迴遊女濕紅裙連舟同伴知何往惆悵孤鴻每失群

生公臺畔厭繁華且泊梁谿占淺沙雲起時從青嶂出嵐光不受絳樓遮絲瓶競挈人沽酒石磵分斟客試茶獨惜來遲春較晚冥冥細雨落桃花

終朝溜雨響潺潺石徑沾泥竟未攀溪宿無妨高臥穩舟居差較在家閒長年飽飯惟搯水永日繙書正面山翻覺吾廬輸好景紅欄橋畔緑楊灣

薄暮偕王素巖太史遊惠山坐石論詩

瀨囁層臺迴斜穿曲徑行同來山磵夜秖失月華明亂石高無路流泉細有聲論文如不厭小坐淺坡平

顧端文公祠

斗杓當代擅聲華俎豆江干歲月遐文舉才高多忤物太丘道廣亦藏瑕流傳壇墠朋徒滿棄置邊疆黨議譁國論是非終未定憑將青史辯忠邪

黨人南北始甘陵未必名賢合一朋正氣共知歸洛蜀品流獨惜混淄澠異時虎口遭王甫當日龍門重李膺猶幸早騎箕尾去不同忠憲赤車徵高忠憲公與公同里死於魏璫之難

舟雨遣悶

風吹船背雨簾纖敧坐横眠也不厭且喜篷牕當翠巘恰如水閣挂青簾槃供春筍蔬羹美爐煮清泉茗味甜山色陰晴看盡好纜維判作一旬淹

滄江久臥隔朝班老避喧闐滯水灣擊汰怕衝風逆浪鉤簾閒看雨皴山逢時少俊承新寵得路親交换舊顔却笑儒生思獻賦欲持片紙撼天關

有感明季黨事二十二韻

明季當神廟人情逐黨同清流殊挺拔僚寀失和衷三案喧脣𠯫千章聒耳聾邊防談笑外國議是非中誰使緘防口姑令塡塞聰羣言皆寢閣萬事益荒叢氣槩門牆峻交遊寰海通聲名驥尾附假竊虎皮蒙璜棺權方授膺滂道轉窮鄭朋翻媚顯郗慮早讒融羽翼東林廣鴟張北寺雄驍騰多宋鵲指嗾聽梅蟲斥堠頻傳警宮鄰秖内訌闗城各解甲朝署尚彎弓勢急猱升木防疎雉罹罿源流復社接壁壘浙人攻變態紛離合相傾竟始終蜩螗音響歇蠻觸戰塲空各自愁翻手其誰念匪躬廟堂曾誤國溝瀆枉埋忠矯激誠何濟煩言豈論功汗青何日就珥筆待虛公

陪座主通政任公飲同年惠沛蒼刑部寓齋

函丈追陪笑語親琱盤綺食咄嗟陳同年憐我成逋客異地煩君作主人繫舫恰依鄰巷近行廚仍抵在家珍黄壚酒伴多零落珍重蘧廬寄寓身時聞同年吳西齋之訃

毘陵舟中聞同年吳西齋給諫訃

年少科名昨夢虛錦溪才筆玉溪如錦溪君所居地名一官翻
使田廬廢三爵多防口語疎輕豔早誇鶯蛺蝶老蒼猶
待掣鯨魚篋中遺藁勤收拾恐有求書使者車君奉命修書
春風忽已敗叢蘭回挽曾無九籥丹老母尚銜三月淚
先公未卜一丘安淵阿鋒穎多招謗風絮心情不耐官
同榜少年偏早去水牕惟有涕汍瀾戊辰吾州同年五人君齒最少今逝者三人矣

泊舟葑溪風雨淒然書悶

鶯花三月正暄妍忽值斜風細雨天輕幘乍施仍冒絮
裌衣初試又添綿芳春作客同秋士暮景思家倍少年
安得閉門長不出黃紬湥擁日高眠

追輓張烈婦淮安人太倉黃名山妻

黃童故無雙皎然玉樹姿少小承家學湥翰發英詞清
河有淑女習禮復明詩簾幃晝不捲門牖未曾窺女居
淮泗濱郎居婁水湄二父敦夙好千里締姻期黃郎家
素貧迎娶苦無資辭親作秦贅燕婉正相宜願為共命
鳥永託連理枝成婚未逾歲思親遽南馳閨人意繾綣
臨發手重持君行念高堂何能強縶維黃郎相慰藉我
行非久羈暫別歡會長幸勿歎睽離豈料還故鄉一病
漸阽羸遍請巫咸招博延秦緩醫淮西音信隔邈若在
天涯思婦日凝盼寂寞守空帷徒費金錢卜言語多參
差裏糧走一介郎病已瀕危使回得翁書知疾不可為
此時少婦心驚痛裂肝脾生緣諒已淺泉壤庶長隨未
及拜姑嫜尚闕廟見儀已婚猶在室長負父母慈心傷
貌不改恐致家人疑倉皇投尺組畢命黃昏時夫死後
一旬彼此不相知荀采書還陰引決翻嫌遲遠近傳節
烈萬口同嗟咨古有華山畿但殉兒女私豈知死所天
大義無瑕疵彤管紀貞芳天壤同昭垂

端陽後二日邀諸友草堂小集

連朝簫鼓息河濆好客相攜且論文日映花枝紅似火
雨來樹影綠生雲眼中耆舊思常見世上諠呶願不聞
鄉里只今誰扞護聊憑詩酒張吾軍

治圃次礫圃韻

編茅餘隙地塵外遠郊如老樹侵雲直新篁帶月疎藩
籬分畛域煙火即村墟便欲栽瓜芋聊尋氾勝書
閒門稀客到鳳字不須題曉露桐花落春風菜甲齊爭
枝看啅雀樹柵隔鄰雞共指詩翁宅幽湥即瀼西

張母陳太孺人貞節詩閩解元張遠之母

閩海陳貞婦節義共姜徒綺歲失所天拊膺願捐軀仰
瞻高堂上猶有暮年姑俯視懷抱中更有期歲孤隱忍
且偷活血淚為之枯家世本清貧朝夕自支吾何以膳
我親典我嫁時襦何以補我屋賣我釵頭珠孤兒復善
病晝夜泣呱呱似續懸一綫相依性命俱籲天請身代

訞蕩若可呼風巢兼雨戶長比鳳凰雛估畢課經訓視
聽戒陝輸的爍階庭下琪花秀一株事親力既瘁撫㓜
心彌劬娥月悲掩曜中歲忽云徂有子羽翼成負米日
馳驅痛念聖善毋平生少歡愉禽鳥有反哺愧彼屋上
烏勉思貽令名積學成鉅儒首折郄詵桂行棄終生繻
節孝理必昌天道果非誣　旌命下九閶　恩綸賁黃
壚烏頭表雙闕照耀天南隅風烈昭彤管永為後世模

夏旱述憂四首

炎歊匝地正如焚萬井焦原旱罷耘雹笑巖邊疑作雨
風來樹杪只鎖雲乾埃滾滾黏青草落日曈曈散赤氛
訞蕩天門原自闢民勞可許綠章聞

通渠小艇絕經過坐視平疇槁稗禾太華直愁乾玉井
層霄空望瀉銀河西郊雲斷三時雨東海潮慳一掬波
安得天瓢攜在手便教揮灑遍滂沱

攫金胠篋久縱橫天意還疑助沸羹尼運有期誰得免
訛言無故只相驚一錢世逐錐刀重三尺人看性命輕
老去豈堪逢患難腐儒祗是祝昇平

盜泉分酌苦殃民喜見神君手采新月暗頻驚飛白弩
時來便擬著黃巾輕刑但可沾新國除惡方能護善人
偉節好生公用殺千秋二賈並稱仁（東漢賈彪禁民棄子女今觀察賈公尸三盜慝於市民大悅賈公名樸北直故城人）

題張漢昭小像

拘士營一隅達人隘九州紅塵蔽天壤奔走何時休朝
市人所趨道路狹且稠爭門或迮指擊轂多傾輈何如
處山林消搖百無憂張子澹蕩人家世豈留侯本是神
仙姿飛夢入瀛洲今觀圖畫裏髣髴見風流崇嶺鬱嵯
峨長松矯蒼虬雲氣如奔濤蒸涌巖端浮繽紛五色芝
一僮筐可收中有餐霞人緩步正夸猶同遊偕二子倚
石恣淹留寥寥蔣生徑賴有羊與求聞君妙方術六疾
應手瘳昔者陶隱居華陽結層樓桐雷有遺編損益自
勘讐濟物功既弘終登列僊儔君思躡員嶠把袖追浮
丘煙墨何蒼茫想像洞壑幽誰能為此圖或是顧虎頭
不知天地間果有此境不十賚倘可邀吾願從君遊

雨牕小集次同年陸匪莪侍御韻

肯紆飛蓋到貧家牕紙新添當綺紗吾輩今宵仍綠酒
幾人修夜掩青霞（江淹恨賦鬱青霞之奇意入修夜之不暘謂崑濤心水西齋三同年）霜
螯澤竭無佳品籬菊叢荒失物華獨有庭前餘野草雨
中歷亂臥殘葩

秋日集顧自申鹿樵溪舍觀芙蓉

野史亭開傍水涯直將秋豔鬬春華餐英未放籬邊蕊
醮影先看木末花黃葉半林通晚照丹輝隔岸映朝霞（潘岳芙蓉賦丹輝拂紅）
涉江多少搴芳侶一種嘉名許並誇（古詩芙蓉即今芙蕖）

謝公讌賞舊山莊載筆當年著辨亡（梅村先生有鹿樵紀聞一書）勝

地半看淪宿莽曲池猶自簇鮮妝花憐赬頰如人醉芙蓉佳者俗名三醉客對秋林感鬢霜遺老風流餘綺麗酒闌指點話斜陽

壽座主講學仇先生二十六韻

當代隆文治醇儒應運興飲爻占客夢枕膝得師承緝柳編春課燃松續夜燈微言繼鄒魯異學辨淄澠弟子橋衡肅先生講席升冥蒙開宿霧凝結泮堅氷說易排王弼談經折戴憑鴻都空自衒綿蕝漫相矜射策金門入修書玉署登宦情殊冷淡同輩早騫騰暫乞湖山假棲遲歲月仍請求無筆牘著述有籤縢餘興論詞苑長箋及少陵方舭鷗沿穩忽被鶴書徵仰望人情切便蕃

主眷膺碧山推學士黃髮備凝丞恬退官仍進超踰秩屢增承華資翊贊博望得賓朋光近前星耀榮瞻卿月昇傳家鑾掖重接武鳳毛稱矍鑠神長健冲虛量益弘顏丹老愈渥腰綬瘦還勝憶昔趨函丈頻看灑剡藤洪鐘雖許扣窺管竟無能敢躍龍門鯉忻隨驥尾蠅師恩微報効祇是祝升恒

題王隨菴畫

天外煙巒點翠鬟秋林掩映屋三間此中安得移家住岫幌閒看遠近山

楓冷吳江落木天筆牀茶竈水牕前垂虹橋畔輕帆過便是元章書畫船畫寫於吳江舟中

米貴

今年春夏交翠毯鋪滿畦一旱連三月通流斷川谿窪土盡坼裂良田罷耕犂涉秋霑霢霂病葉稍萋萋謂足了官租佇望頻凝睇豈知秋露下禾頭不肯低玉粒竟何有僅長稗與稊空田噪飢雀落日氣慘悽常平預積粟本用恤災黎穀飛化爲蟲曾不留糠粞官吏恣侵食穿穴久成蹊稻隴空雲水米價日升躋鍾釜裁入市爭糴互推擠抑價與遏糴此策古無稽秦粟曾輸晉魯飢仍乞齊有無不相通咫尺越燕睽窮民急升斗苦雨轉凄凄幼稚盈茅舍索飯門東啼霑體拾殘穗漉此數斗泥一飽有餘愧安敢厭鹽虀

次韻訓陸匪莪侍御

何妨作達任疎狂蟻穴蜂衙爲底忙宦學半生殘夢短山林一日小年長讀書未厭撐腸飽得祿聊須染指嘗庭戶知君清似水旁人共擬鄭公鄉

擬向江干理釣綸東華悔踏軟紅塵牽絲偶作彯纓客散髮仍爲擊壤民日下簪珂多後輩少年裘馬笑陳人幸逢慧曉連坊巷池上同看柳色春

常熟張節母婦于氏子張一桂有學行

節孝兩大閑千古不能踰天經與地維賴此得撐扶於今推禮宗琴川張母于盛年喪所天寸腸裂如刲泉壤願追隨柰此舅與姑子生方三月懷中泣呱呱翁媼相

慰藉好爲撫遺孤勉強延視息偷彈血淚枯賣珠待補
屋易粟資辟纑上養高堂親下育襁褓雛令子幸成立
卓犖爲名儒尊嫜復下世毀絶得重蘇竭力就含殮辛
苦自拮荼行營卜新阡高原正膴膴纍纍成七丘次第
安黃壚一身支百艱孰謂非丈夫有兒能色養甘旨奉
時須晨昏不離側願爲反哺烏湯公旌節義風教行三
吳烏頭表雙闕焯爍照寰區寶婺雖掩輝芳聲不俱徂
東南山水秀綽約多名姝容華但自矜貞行罕不渝卓
女朱家婦吳蜀互揶揄（見蜀志張裔傳）惟此節孝門閭里共嗟
吁遺書教韋逞殘扇泣張敷子游文學鄉流澂漸海隅
我詩不苟作用爲士女模

寄題和州王氏五烈祠（王用賓妻尹氏王用賢妻杜氏王用聘妻魯氏王極妻戴氏從女年並死於明崇禎乙亥獻賊之難）

蘭劬不改芳玉碎不渝潔君看歷陽王氏門彤管千秋
傳五烈明季中原沸寇氛蔓延南北誰遮截石印山頭
烽火驚孤城望援蚍蜉絶殺人更肯留妻孥軟弱難將
一死決豈知王家四婦兼一女引頸從容同殉節寧死
乾淨土不死賊巢穴寧甃王家刃不膏賊刃鐵紛籍填
渠總一門泉路相逢姒與姪露尸三日色如生神護不
許飛蠅蟻委地猶然姑射姿骨作栴檀體氷雪反顏易
面多冠裳大義誰知出巾櫛只今祠宇鬱嵯峨共擷蘋
蘩修薄醊祠畔靈旗風肅然杜鵑月夜聞啼血

憂時

茅屋家家各罄懸蒿萊極目遍良田充腸無復桃花米
騰價空持荇葉錢爭糴人多喧小市生塵釜冷斷炊煙
微聞秔稻從東去轉海雲帆別有船
流言入耳總心驚擾擾終難慰物情何處深山無虎跡
即看大澤有狐鳴催科裁下蜩螗沸　恩命初頒雀鼠
爭只合杜門常避事餘年惟望泰階平

年家子楊位凝家貧出遊不遂大困而歸爲之愴
然

嗟子貧何甚蕭然破屋棲尚聞投杼母豈有下機妻雨
雪衣裘薄風塵面目黧窮途更何適悔到霅川西

俗薄宜安坐家貧難掩扉裹糧三月計垂橐一舟歸葛
帔孤裝冷綈袍客路稀艱難同此世莫道故人非

恭紀
特恩蠲租次匪莪韻

不用司農費酌量　恩綸忽自九天翔便忘湯代恒暘
烈惟覺堯天化日長蓂曆未更先給復（蠲明年租）葭灰漸動
早回陽（時在冬至前）遍看黃紙懸街市萬口喧喧喜欲狂
側席憂民賴　聖謨殊恩汪濊古今無禹邦猶自分三
壤漢代應慚減半租印匣有塵閒案牘石壕無吏息追
呼靈長　皇祚知無極底事陰謀尚有徒

紀異

海島憑依似有因細聽風鶴總非眞絳巾袜首仍田父

繡髻裒衣似婦人賊多掠婦人衣服之野鼠群多俄自舞妖狐歲久亦能神幸逢海宇昇平日吾里何緣震虩頻
文武封疆有重臣運籌須早息烽塵牙旗玉帳軍容盛紅粟朱提轉餉頻未見隄防能豫備惟修宮館待時巡草茅何預安危事賈誼憂深在積薪

雪中會餞再亭京兆葬

席帽追陪憶往年榮華一夢散如煙誄辭好倩中郎筆薄俗誰誇京兆阡京兆阡見漢書原涉傳時里人多有阻葬者寶劒終虛季子諾輀車似待巨卿前臨風添得衣冠縞酹酒偏逢雨雪天

彤雲慘澹助淒涼感舊懷人意倍傷抗疏威稜推二鮑謂葭湄侍郎尹京風烈繼三王黃雞唱曉催歸速白馬流蘇會送忙偏是故鄉車過處雙鳳爲予故里九原宿草正茫茫

東江詩鈔卷第九

東江詩鈔卷第十

太倉唐孫華實君稾　受業陸　師巢雲編

苦寒次和陸匪莪侍御

不堪垂老遇屯邅蓽戶蕭條歲暮天豈有大裘遮比屋直將小劫抵災年心如灰燼難生燄愁比膏明只自煎試向南榮曝朝日可能餘煖入丹田

戊子元旦

改歲仍餘料峭寒雙扉合閉一泥丸傷時但有三緘穩避客多因再拜難過眼光陰如夢寐關心閭井望平安但看椒酒盈樽渌俯仰悠然丈室寬

宿雨初收旭景暾紅箋帖子爍千門荒餘共冀天心轉詔下群黎聖主恩騎竹諸孫歡日暇杖藜一老望春温風雲早卜今秋稔禾麥行看綠滿村史記天官書元旦宜終日有風有雲有日

元旦次和隨菴韻

滄江無恙一詩翁杜老何妨左耳聾樽酒今朝仍綠蟻燈花昨夜綴金蟲海天長駐蓬萊日里井虛傳草木風自是高賢安澹泊無煩咄咄更書空

贈商州丞名奕銓會稽人州同知

紛紛胠篋與探丸白晝公然敢揭竿收縛潛教篝火熄干掫常犯曉霜寒民生事大須憑膽保障材高不論官獨賴老謀能鎮靜閭閻稍喜得麗安偏從佐治守官箴廨舍蕭閒事不侵殊績敢邀憲府薦獨清聊盡小臣心終年未飽侏儒粟昏夜頻麾伯起金自信生平無諛語和歌也愛邑中黔

隨菴先生贈周礫圃藤杖礫圃喜動顏色杖以過余索詩爲贈

石磵蟠千尺蒼藤瘦一莖賜逾靈壽重攜比樂全輕東坡以鐵拄杖贈樂全先生遇友斯須駐尋花自在行華陽筇竹賚珍重故人情見陶弘景十賚文

憐爾蹒跚久終朝走道塗但令雙屐穩不歎獨行孤得自高人贈如添健僕扶百錢容易挂隨意問黃壚

視張彤友病時已不能食

故舊淪亡感逝川豈知君病又沉綿素交何處尋遺老末契終難託少年平日愁無十斛米今朝卻厭一匙饘可憐執手牀頭別屈指光陰倍黯然

春雨

滴瀝愁聞暮復朝坐穿木榻思無聊尚餘朔氣留葭管終待和風變柳條花爲經寒含未吐雪因帶雨落旋消半生苦向忙中過到得閒時轉寂寥

汪見三新移溪亭書室次韻

迴廊窈窕碧欄斜岫幌雲關面水涯不用尋春頻繞樹愛看倒影一池花

雀羅門巷晝常閒獨許詩人數往還留得弇園粧半面
屋邊流水樹頭山
日暖銀塘散曉煙好花如睡柳如眠牀頭吹落殘書卷
無那春風太放顛（杜詩曉來急雨春風顛）

春日陸匪莪侍御攜樽約諸老友同遊東園

為憶名園好經過不厭頻山蹊行處熟風景到來新春
動禽魚樂林深岫壑真巾車何用駕勝地是東鄰
暫借精廬憩峰西梵閣偏爐煙飄翠樾幡影落紅泉邃
壑閒僧得藤牀醉客眠自嫌心地雜難入遠公禪

發粟行

去年丁亥逢旱災良田坼裂成荒萊芋羹豆飯苦不給
紛紛填壑真堪哀　聖慈蠲賑恩邁古詔下歡涌聲如
雷江南歲漕減半額我州得留三萬石假令給散盡飢
民何難立起溝中瘠無如鼠雀會分肥官吏交通恣侵
食胥徒里長喜揚揚挨戶排門寫飢冊青錢入手始書
名大半空名點鬼籍官符火急催租忙鞭笞流血盡成
瘡大斛徵收小斛出強半已自歸私囊村民持票蹋城
闕扶攜百里支官糧十日五日不得發忍飢垂橐仍還
鄉空使黔婁盡僵路誰如汲黯便開倉即有窮民沾斗
粟剋減餘存無好穀官侵踰萬吏累千無限奸豪各滿
欲盡奪飢民餬口饘飽充若輩燃臍腹可憐賑富不賑
貧官吏歡呼窮戶哭初聞　恩命盡欣欣千載遭逢堯

舜君竟使官糈飫饕餮　詔書挂壁徒空文嗚呼煢民
有苦向誰訴天門詄蕩何由聞

張汝貽詒同諸友得月樓看梅

傑閣憑臨綺樹平紛披入眼亂瑤瓊初停宿雨如含露
薄護輕雲略放晴華月未升香雪皎斜陽微照玉鱗明
春愁黯黯方無那裁對名花意便傾
連朝微霰似絲飛勝引移期願不違美景漸迴寒乍減
霜枝無恙雨偏肥杖藜客竝春風到夢草人逢花信歸
（慶餘新自蜀歸）帶醉巡簷餘興健更穿竹徑覓芳菲（訪懷先所居）

送周序三廣文之官宿松

棲遲莫悵廣文寒觸目風波吏道難宦興蕭疎宜薄俸
世塗荊棘羨閒官喜無案牘千重積況有雲山四面看
贈策繞朝無別語臨行惟是祝加餐

喜張慶餘遠歸

元瑜書記自翩翩席帽輕衫躍錦韉鄉里看人嫌面目
征途豁眼有山川去如重耳辭家日歸似蘇卿返國年
（慶餘在外十有九年）一知是惠連頻入夢一樽重得話花前（同飲汝貽樓上）

江陰有劉伶墓按晉書本傳伶本沛國人何緣墓
在江陰蓋流俗傳譌耳陸侍御匪莪有詩予亦戲
和一首

五斗先生不愛醒何緣孤塚傍江汀阮嵇同散林間髮

賈郭閒看水上萍酒德頌萬物擾擾若江海之載浮萍惟有捧罌堪玩世
豈隨荷鍤便埋形猶嫌不葬陶家土化作人間盛酒缾
吳蘇泉語卒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為酒壺獲我心矣見吳志裴註

同王氷菴太守遊虎丘

新晴曉色照樓臺碧柳紅桃夾路栽紫玉香魂餘斷碣
黃池霸氣冷沉灰當年花雨生公席異代風流短簿才
別鎖蒼琅珍館閟三春留待翠華來
嬾扶衰病歷孱顏不厭頻過是此山地為人稠多點綴
客因峰近好躋攀稍嫌遮眼朱樓迴獨愛憑欄翠陌閑
偶駐蘭橈栽半日怱怱悔趁晚潮還

同憲尹步至虎丘後禪院觀玉蘭花

緣坡動流矚玉樹森百尺覓徑入禪扉幽芬襲几席婆
娑一院陰照耀半巖白託根薝蔔林幸免劫火厄其初
本一株春若雷斧擘灼爍映講堂枝撐倚立石腹枵如
空瓠幹挺如貞柏含如玉筍苞開如井蓮坼烏剝與蟲
穿吐萼轉鮮澤不受游塵緇平鋪截肪璧朝光亂晴雲
夜影蕩皓魄傳聞植宋代歷年凡五百訶護似有神就
視敢輕摘年年看花人雜沓交屐舄花枝逐歲新人生
但如客花閱人往來更換猶傳驛吾儕各長年流光眞
可惜不知日後來復煩幾兩屐

寄題甫里先生祠

東南輿區稱笠澤交滙衆水流洄漩湖山環匝地靈秀

異代往往生名賢甫里先生挺唐季鬱林廉石家風傳
從仕不屑蘇湖佐讀書獨邃春秋編維時有唐丁末造
鳳鳥高逝鴟騰騫閹宦乘機竊魁柄強藩互噬紛戈鋋
衣冠禍至竝焦爛皆由頭上貪貂蟬先生脫屣塵埃外
宅邊讓水兼廉泉唱訓賴有皮從事筆牀茶竈相周旋
曲池常養人言鴨釣艇時引槎頭鯿每愛茗芽出顧渚
獨愁急雨沉湖田下視軒裳等糞土身趨世網眞神仙
彼哉群小六臣輩如蛾赴火蠅逐羶豈若先生保明哲
一竿投老江湖邊我昔扁舟過甫里漁村蟹舍環清川
柳毅神祠日賽禱天隨遺跡空茫然近聞廟祀重整頓
溪毛薀藻能修虔清風亭子白蓮院不隨宿莽埋荒煙
先生有靈如可作我願相隨和扣舷

哀群盜時南浙有大獄捕索妖僧一念甚急

化日舒長萬國春可憐蛾賊自亡身菜傭妄想分黃札
牧豎居然袜絳巾豈有梟鴟藏帝子虛傳海島應盧循
歐刀狼籍眞無謂空使山棚客笑人唐中岳寺僧圓淨結山棚勇士為亂見唐書呂元膺傳
共道孤城漸合圍村坊白日駭旌旂但誇身手時無敵
誰料頭顱夜欲飛卉服梟袍裝鎧甲神鉦社鼓作軍威
紛紛結聚皆兒戲似戲何當觸禍機

雙鳳友人數舉詩會戲示四絕句

莫讀唐詩便賦詩拾來竹馬不堪騎水流花落春禽語

總是當前絶妙詞

無窮書卷總膏腴珍食尋求市上無餅肆喌家成底物
給鮮須出大官廚

休將剽竊作生涯醞釀詩書氣自華譬似遊蜂採花去
蜜成何處更尋花

顔謝才華並絶倫微分高亞只風神鏤金錯采非容易
那及芙蓉映日新

病中對雨

重陰晝夜苦凄凄雲壓茅檐水拍堤一片沈波喧吠蛤
五更長晦誤鳴雞牀牀屋漏頻移席處處牆傾半露棲
彌望溝塍成巨浸行人誰辨路東西

一月都無兩日晴坐聽簷溜厭瑽琤洪流忽訝憑空湧
曦曜偏從何處明葉底涼蟬喑不語枝頭乾鵲寂無聲
自憐懷抱長伊鬱帶霧蒙煙過此生

輓王隨菴先生

好學衣遺老更勤松牕蘚壁足清芬才名共擬鄭三絶
翰札爭誇顧八分窮借文章消歲月閒將絹素寫煙雲
眼前耆宿皆零落詩壘憑誰壯一軍

風流前輩是吾師樽酒招邀每不辭氣味祗因文字合
追陪已恨暮年遲新篇初就頻相示舊學都忘愧質疑先生每讀書有疑輙手錄下問
觴咏草堂裁幾日一生絶筆送春詩先生未病前數日讌集小齋分韻賦送春詩二章遂為絶筆

題張慶餘煙舫集後

急裝縛袴日馳驅文檄常供十吏須幕府清秋詩興在
休將書記比元瑜

北地沉雄南國清從來文士互譏評誰知江左風流客
仍帶悲歌燕趙聲

山川極目覽神州漢寢唐陵禾黍秋銅狄凄凉家國恨
可知平子善言愁

徙邊婦 有序

里中狂賊三十餘人以罪見法妻子皆徙極邊株送之日婦孺相攜慟哭過市路人皆哀之予為作詩

蕭何制法律婦女無嚴條獨有從夫刑死生無所逃哀此裙襦輩孽尤非已招失身落狂且飲博恣遨敖酒食偶見誘兒戲張旂旓豈知攖重僇不保領與腰身既死都市家當徙弃遼幸免門屋誅寬恩荷聖朝生小不出門何由識邊徼一朝見收捕魄喪精魂消爺孃走相送牽袂羣號咷尚有懷中兒哺乳不忍拋亦有韶年婦纖步頗嬌嬈背人揜面啼飛蓬首不膏仰呼蒼蒼天慟哭秋雲高縱使烏頭白無由返江皋律非陰訟輕罪異舂稾勞遼水杳茫茫萬里程途遙雪花大如掌寒風利於刀骨向窮沙埋齒為野火燒婦人豈預謀薄命隨所遭寧嫁窶人子食糠且餔糟禽鳥各有匹養雛得安巢

雙飛愼求偶勿逐獍與梟

秋感

隴畔疎蕪早輟耕一年無復望西成千家敗屋容船入四野涼雲共水平天外高風催雁陣樹頭寒雨壓蟬聲銀河傾瀉渾無極綿歷三時不肯晴

余與匪莪侍御同日病瘧戲簡

與君忝同年境遇異苦樂君齒甫踰艾精神正矍鑠吾衰亦已久鬚髮日凋落攝生勞逸殊頤養豐儉各胡爲八月朔痁疾並時作（左傳註痁瘧也）樂事獨我遺苦境若相約聞君涂患輕瞥過無停泊惟余最沉綿憑陵恣威虐隔日脂髓捘竟夕夢魂噩忽如墜層氷撼牀振鈴鐸忽如

陷爐炭著體沸煎灼陰陽遞乘除水火俄激薄吾聞厲瘧鬼祖父良不惡雖爲顓頊裔傲狠遭黜削中土不汝容瘴水潛棲託偏乘高秋時跳踉騁一腳頑懾柱史威欺余退叟弱炎涼類人情顧盼分前卻吾將命符師丹篆勅收縛沃汝以桃湯束汝以葦索兩家各清安二豎逃冥漠同看中秋月舉杯對寥廓

戊子南闈榜發吾鄉竟無一人蓋從來所未有也詩以歎之

秋雲漠漠黯鄉閭仙桂天邊望又虛充賦有期循故事策名無分上公車臨時眼暗三條燭平日塵封一束書孤負家人勞夢想寂寥依舊返窮廬

澶漫平沙出鉅公吾鄉文譽盛江東弇洲物望龍門峻復社交遊鶴蓋通地氣何曾移岸谷人材直是少英雄陳詩竟欲淪曹鄶殊媿泱泱大國風

次韻張蒿園病中作

襆被連朝朔氣侵窮冬蕭索轉難禁橫流吳地惟看水翹首秦天不雨金（秦時雨金櫟陽）歲月況當道盡日飛騰無復壯年心室中長物曾何有檢點猶餘挂壁琴

蕭蕭木葉早辭柯急景眞如馬驀坡熱客怕逢飛蓋至窮交且喜杖藜過耳鳴不爲勤勞得（作勞耳鳴見晉書載記）坐痺翻欣暇豫多人世彭殤竟何別雙丸跳轉自由他

匪莪招飲北廬次蒿園韻

十月霜風未入筵輕雲淡日似春天方池魚靜平涵月

老樹鴉棲暝帶煙落葉半依苔砌積野花多雜槿籬編自慚小戶辭深罰酒味何知辨聖賢

壽同年張春所學博

桂林同籍憶當年才命相妨老鄭虔得祿暫充博士席到官仍泛孝廉船迴檐薙草看雙檜補屋牽蘿就一椽迴首燕臺甘息駕蕭齋坐對各華顛

詞賦聲華擅兩京文章江左重張衡好官自要爭年少講席終須用老成荒砌雨多蒼蘚合春池水暖碧芹生是非不到談經署卿相長安看弈枰

壽陸次公別駕

偶然鴻爪宦游蹤早占青山烏目峰翠黛放歸身蕭灑
緇僧留語坐從容陶潛記裏秦人洞泰系庭前晉代松
忽聽燕臺馳信至風雷漸躍許淵龍
朝衫久卸別鵷行陸展猶然髩未蒼鶴背身輕步履便
龍鱗樹老歲華長尚多酬應交游在難免經營善事忙
不信春秋亞劉鄭風流可入少年場（香山七老會劉眞鄭據皆年踰八十）

佛日同胡馭洲蒼期舍弟震侯集雪公禪室

小橋通曲徑幽賞入精藍豆莢嘗新美旗槍試茗甘道
風諸剎應佛日老夫貪（杜詩老夫貪佛日）若許從聽法還來結
草菴

開河行

朝開河暮開河要令斥鹵回盤渦朝點夫暮點夫里胥
追捕如亡逋當今 聖主仁如天濬河本為利農田興
作兼存救荒計鳩工盡發水衡錢嗟此河夫多菜色晨
餧何能待日昃五月官錢半未頒爾有肉糜從爾食千
鍬萬鍤聽鼕鼓三丈河身八尺土不辭露體遍塗泥可
奈淋頭逢凍雨樹上愁看逐婦鳩桑間已有催耕扈歷
久河工未告成農事匆忙漸旁午縱得青錢給一餐待
鋪不救妻孥苦更遭官長日巡功箠撻疲民恣訶怒非
關民力怠工程自為皇天不肯晴未看翠毯盈疇潤早
見紅榴照眼明尚作官身縶河上何時壠畔得歸耕昔
聞周夏兩名臣（周文襄公忱夏忠靖公原吉）疏濬川渠決滯壅遍從
水道訪曲折輕舟屏從泊河濱時入茅檐諮利病村農
共許話艱辛澤被東南三百載到今功德未全湮嗚呼
大賢久不作爾曹誰復知經綸今日河夫盡㷀獨背似
土牛耐鞭扑幾回持稾請官糧官糧早飽官胥腹重膇
方憂疫癘生獨漉水溁泥又濁自是農夫性命輕誰能
久候官倉粟但願功成早放歸急向田間叱黃犢

逐疫鬼

仍歲罹旱潦民物皆凋枯害氣蒸疫癘比戶遭毒痛蚩
氓信禨祥安問扁與盧謂逢梧丘鬼爭謁桑田巫巫言
神譴怒性命在須臾賣我粟與布典我裳與襦亟往市
酒肉人鬼恣啜餔送巫方出門已聞升屋呼猶言祈賽
遲神心終不愉不悟老巫詐惟咎失緩圖憐此一日禱
早廢十畝租疑心畏噉室眩目見張弧臺駘豈為祟夔
罔爾何需奔走諱伯有叫譟驚良夫豈眞山鬼靈實由
民俗愚吾聞神正直水旱有禜雩索食嘔泄閒此理誠
已誣壽命乃由天運盡歸黃壚鬼豈能勝天夭閼殲無
辜詎無麴卿劾亦有長房符厲階首巫覡收縛投江湖
游光及野仲（惡鬼名見張衡東都賦）次第行天誅桃湯遍灑濯葦
索任鞭驅蒼生得妥帖萬物咸昭蘇

夏日雜言

雙丸迅景任推移又是恢台盛夏時樹底涼生風剪剪
日邊雲過雨絲絲紅塵席帽馳驅罷清簟方牀坐臥宜

老去光陰須愛惜殘陽西下莫嫌遲

三徑蕭條斷往還不材只合任癡頑櫟生山曲終能老
蘭植門邊恐被刪人世坦途無過拙貧家生計莫如慳
廉泉讓水平安地消受餘生一味閒

喜雨

飢者思得食病者思得生兩年逢旱潦斗米如瑤瓊今
年蒔種早仰望足香秔如何日杲杲值此一月晴禾苗
雖未槁農夫已心驚亞旅半空腹採掘及蕪菁飢荒生
癘疫輾轉纏疲氓甘雨倘後期良田應輟耕幸及六月
杪豐隆忽發聲陽烏竟潛翳陰鳥已和鳴山雲既樓起
凍雨旋盆傾高下竝沾溉溪壑皆渟泓庶使飢腸慰亦

令病體輕定知倪清河殺犢陳盃觥（見三國志管輅傳裴註） 喜聞
桔槔罷預想篝車盈何必東廣微祈禱通精誠及時膏
潤足先秋枕簟清衰年寡嗜欲萬事了不營所急惟饘
粥水旱頗關情雲澤賴蒼昊蠲租感 聖明一飽復何
憂鼓腹歌昇平

題顧退山太史扁舟圖

吳中富山水隨處足遊賞自從官京師眯目憎塵坱月
俸粟一囊未能飽厮養幾人到三公漫作青雲想一夕
夢滄洲春風動蘭槳暫辭承明廬歸侍扶風帳吳山故
青蒼吳水仍浩蕩山水如故人別來幸無恙黃篾一舟
輕涼颸吹五兩綸垂帶笭箵槕舉鳴菰蔣散髮謝將迎
抽簪脫羈鞅定知萬戶侯不敵五湖長

客有匄余致札當事者詩以曉之

故人音問斷雙魚羅雀閒門久寂如時貴難看油幕面
畏途防瞰幘籠書（見三國志崔琰傳裴註） 地幽自喜交遊少性懶
從教官長疎任是子公多氣力寒灰何處借吹噓
地從涼燠變交情守分無如百不營白髮蕭疎成野老
絳紗黯淡隔門生性慵恥更通干謁身隱人誰憶姓名
一自滄江高臥後久無書札到公卿

中秋夜無月

壯歲逢茲夕高懷寄嘯歌雲停吹玉管月出漾金波暮
景歡娛少溪居寂寞多本來無勝賞閒影任姮娥

抱灌軒秋興

我來當歲首細雨梅花寒時方積祲後民物皆凋殘臞
頯顏都墨袒裼身不完蕭寺行糜粥觸目爲辛酸今我
復來斯桂枝發華丹禾菽被原野炊煙起林端木綿吐
衣絮新秔足晨餐閭閻得一飽我心有餘歡

雙鳳桂花歌

丹桂傳來天上種土物由來說雙鳳灌植家家各滿畦
穠香郁烈秋風送遠近挐舟爲買花傾貲不惜金錢重
別有虬枝偃蹇斜百歲根溪移不動花殘幾日墮芳茵
瑟瑟珠璣委陌塵採香客到猶論價收來金粟每盈囷
千杵舂匀香不死雜珮纓囊巧製新當年舊族傳科第

意氣爭攀月宮桂儒生宴罷鹿鳴歸天香飄拂秋容麗亭樹留賓競舉觴氤氳花氣沾衣袂只今嘉樹尚依然人物凋殘風俗敝池圃荒凉蒼景多姮娥老去樹婆娑仙根劉斷吳剛斧吁嗟奈汝桂花何

和周礫圃移居

何處無環堵幡然別故居殘書猶滿篋家具不盈車綠借鄰畦樹青滋屋後蔬王維南垞近暫憩即吾廬近氷庵所居

庚寅元日齋中讀書

童稚游鄉校歲紀庚寅年今復逢茲歲擥鏡憎華顛仕學兩無成流光忽徂遷三載冬無雪遍地生蟲蝝遭逢堯舜仁頻年井稅蠲昨夕布彤雲琪花舞遥天今朝喜微晴簷溜仍涓涓雪消疑澍雨日薄猶含煙其占爲豐稔農書古所傳災年幸忍過何愁食無饘閒門早謝客暫免塵累牽卷帙分左右千載得泝沿抽擇隨吾意菁英恣掇搴陳言未敢厭反覆乃益鮮追憶童冠時歷歷猶目前所苦雙眸暗臨書誤丹鉛神智似未耄聰明若可鞭譬如重鼓篋新硎試攻堅願師袁伯業餘生託殘編

問礫圃病

契闊經旬久知君尚臥痾吟懷猶似舊眠食近如何藥想隨時減花憐委地多牀頭留宿釀重待杖藜過

猛虎行

嗟爾南山白額虎吮血磨牙同猰貐橫行不畏卞莊來側目偏逢甯成怒舐啖山林百獸空虞人不敢施機弩負嵎憑險更誰攖尾如竿矗閃雙睛哮闞一聲崖谷裂爪距忽展熊羆驚山下婦人空慟哭路中倀鬼解逢迎蕭條曠野無行跡食人猶肯留殘骨白晝頻看恣攫拏豈惟月黑憂搪突塡腸滿腹心何極野兕山羊爭竄匿卻訝如人仍著冠那堪怙勢還添翼雄視眈眈肆吞嚼憑威何日遭急縛短衣李廣尚騰傷挾矢裴旻終膽落嗚呼造物何不仁產此惡物戕生民入戶逢昆猶必噬攔道排門豈擇人麑場兔窟搜求盡愁殺西郊獨角麟爲陳滄洲太守危之也

題李謚菴洑溪草堂圖

誰倣王維畫居然白石涯雲牕延遠岫水檻替浮楂架墮臨池柳籬通隔岸花江天放眼濶詩思入煙霞

但喜披圖見無緣躡屐遊泉從冶父洛渠合洑溪流留樹休添屋看雲更上樓風塵人競逐吾道在滄洲

嬾踏城衢路偏躭野興饒穿池通活水接屋當溪橋藻密魚爭聚花繁鳥競招好朋來二仲清酒正盈瓢

標格山庭秀何當巖壑閒脫冠便散誕坐石聽潺湲此地眞堪老如公豈得閒他時猿鶴怨終恐掩雲關

東江詩鈔卷十

東江詩鈔卷第十一

太倉唐孫華實君稾　受業陸師巢雲編

春雨

黯淡過三月芳菲逐逝波春淡晴色少夢覺雨聲多零落憐花嶼青熒浸麥坡遥知隴畔水汎濫比秋河

清曉臨書幌輕寒擁褐衣蕭閒覺晝永冷落放春歸鳩婦鳴相喚鶯雛濕不飛村廬應更好新水漫漁磯

同諸公集汪見三園亭

勝地頻招引春風歲有期人多前度客花似去年時露浥欵紅重煙深暗綠滋晚涼仍徙倚正愛雨如絲

登臨容我輩卜築自前賢煙水空濛地風光淡沲天峰高猶自昔樹老不知年指點遺蹤在依稀認輞川（即弇山故基）

抱灌軒雨後喜周樂友胡馭洲至

城居厭喧豗偶此來村圃偏逢三日霖林色沉煙霧朝聞鳥聲歡風光生草樹陰雲漸解駁淡日始穿露新葉綠生香殘花紅尚仆夏氣換恢台芳春黯然度暫愜塵外蹤得散園中步幸逢二仲來清談豁心愫

村園月夜

樹靜風初斂林空月易生暝禽棲正寂露葉溼偏明燈火鄰廬影宵鐘遠寺聲悠然塵世外暫遣此心清

壽周礫圃八十

衰年苦索居老伴餘幾箇不嫌閔叔貧得蒙周黨過濁醪常共斟新詩亦時和憐君守章句時命每相左有屋補牽蘿無田種香粳身僅託雞棲力不任馬磨茅茨捲秋風溼煙蒸土銼曾聞昔名賢畢生遭坎軻商歌原憲寒霖雨子桑餓但留堅白存且免緇塵涴君心自恬愉志不因窮挫偃仰丈室中悠然天幕大新婦能共養稚孫自督課杖藜恣游行頗不耐安坐引滿過三爵談笑傾四座耳從昔年聾腰愁再拜萎（音挫出禮記）今年躋八十小疾因勞癉幸免二豎催似有神明佐寒燠南榮曝涼便北牕臥已知四體和終期百祿荷賦詩陳短章聊當羊酒賀

婁江

一綫婁江阻百川東南旱潦已多年　九重自訪河渠策羣吏爭分內府錢淺溜可容巨艑入水門空有積沙塡只今白蜆湖橋路（史記正義蘇州東南七十里有白蜆湖）早見黃泥擁石田

疏瀹功成記夏周（明夏忠靖公原吉周文襄公忱）遍穿畛陌費咨諏當年俱賴名臣力今日徒煩　聖主憂誰念窮黎勞畚鍤但教黠吏算牙籌導河本自需賢哲肉食何知預遠謀

久旱酷熱立秋後一日得雨驟涼志喜

盛夏久不雨經月苦炎熇人愁鄭火焚禱想魯尪暴呼嗟憫三農焦灼及九穀商飇引素秋光景變一宿雷聲

忽殷牆雲起俄成族初零似散埃少頃疑翻瀑皇天富膏乳轉盼滋滲漉甘霖浹禾苗餘潤沾蔬蔌早起看庭樹老葉換新綠枕簟生微涼睡夢得清淑甦如出釜甑快若解桎梏雖未極滂沱諒各分霡霂造物本無私人苦不知足體似御風輕穗看迎霜熟二頃苟無憂長謡聊鼓腹

毛鶴汀招同諸公南園看黃葉

閒園蕭槭似村墟猶似吳江未落初長養輪囷因地僻掃除穠綠覺牕虛霜輕坐愛林容澹風定橫穿日影疎幸有高朋能載酒長年何用重增歔古諺木葉落長年悲

城南水木舊清華烏桕經霜樹樹霞鷩鳥未銜危葉墮寒鴉猶戀夕陽斜連蜷已老三秋桂冷豔全勝二月花虛館當年慚問字一丘宿草憶侯芭末句追傷熙載

吳歈為陳滄洲太守作

我行適吳會散步城東隅道旁數老叟相聚羣嗟吁問叟何所苦言出涕淚俱皆言太守去誰與活煢孤吾吳實呰窳謬稱財賦區民風競華靡外充中固癯太守躬儉約牲魚絕庖廚令行風偃草誠感物自孚屬吏知畏法無敢輒恣睢太守未來時戈鋋伏萑苻自從太守來大澤無鳴狐太守未來時虓勇擅相屠自從太守來椎埋散奸徒吳俗好爭訟投匭工詆誣自從太守來水蜮潛亡逋吳俗尚飲博繞牀叫梟盧自從太守來閭巷息樗蒱吳俗喜淫祀靈談舞陳珠自從太守來祭賽斷妖巫前此府帖下遣吏督征輸太守緩征斂州縣稀尺符吏胥作蠹賊公帑任穿窬太守嫉奸蠹宿弊剗根株太守多微行清夜穿街衢競傳太守至滅燭掩門樞搖手相禁戒汝莫逞狂圖遂疑一太守化作百千軀白下昔罷官攀號沸通都徵拜起徒中歡呼溢吳趨忠信達上下撫軍實醇儒從容論民瘼指臂交相須生逢堯舜世永願歌含餔不知坐何事解組忽須臾跖廉夷則貪反覆何所無嬰兒奪慈母誰憐泣呱呱我聞父老言惆悵心煩紆安得百太守遍使窮民蘇一朝嘿嘿去叫天真無辜天門開詄蕩九閽或可呼誰能鳴諫鼓慷慨伏青蒲終望太守還整頓起凋枯我言匪敢私聊足備吳歈

官倉

今年窪土半汙萊惟有高原存秔稌井賦常憂不足供敢望私家餘二鬴俄傳府帖下徵糧稅長閭氓走旁午月令曾聞較斗甬周官嘉量銘辭古民間出入尚須平何況徵收自官府斛式製自崔中丞須行實由元世祖至元間中丞崔彧始製斛式口狹底廣至今用之不改庢寬口窄有成規早禁淋尖戒多取倉場斛多浮滿俗謂之淋尖此式遵行四百年一旦奸胥敢變侮爭詑今年斛製新上下均平如甑甗斛面高堆輒數升悉委倉夫操量鼓曲禮獻米者操量鼓量器名東海樂浪人呼容十二斛者為鼓胥使倉夫如使奴指麾總奉胥為主民間粒米

重於珠載向官倉賤如土早時賤價胥折乾盡剜窮民膋血補胥富全看金穀輕民窮甘受鞭笞苦狼籍倉場塡淤泥穀飛眼見都成蠱穀之飛亦為蠱見左傳　可憐小戸闕晨炊破竈無煙轑空釜

歳暮方窘揆少司空自都門遣使餉金

寂寞林棲地窮陰歳暮天人方臥雨雪使忽到幽燕封裹金盈百間關路幾千門牆多少士寥落竟誰憐

冬日有憶

析居弟妹並艱難生事蕭條歳欲闌望我為官仍偃蹇憐渠失路各飢寒勸酬長願歡顔共杜詩弟勸兄酬何怨嗟　肥瘠誰能冷眼看激水西江那可待且分囷粟續晨餐

寄題三賢祠在泰山下祠宋孫復石介胡瑗

泗水流湯湯泰山高崒嵂地靈鍾至聖萬古開日月名教示隄防人倫樹圭臬微言雖久湮遺經資誦說所以後來者興起多英傑矯矯孫夫子山棲自怡悅春秋著發微大義得昭揭徂徠石先生函席參諮決正氣觸奸回危辭奮筆舌聖人取狂狷此道未宜缺同時安定公師友相劘切十年不歸家俗累非所屑至今投書澗泉水自清洌三賢實鼎峙高風表巀嶪誦法惟周孔許身並稷契運窮有退藏識定無緇涅講道尊聖經議禮恥綿蕝巖巖泰山阿清芬未歇絶康成有黌堂髙朕祠石室三賢留遺蹤豈宜就埃滅江夏今儒宗詞源傾溟渤持衡聖人鄉玉壺湛氷雪文章起積衰景行仰前烈謂此三君子才品各超越上溯先聖傳履道得門闑下開濂洛宗經涂示軌轍訓士先綱常植之在氣節任道貴高明三賢洵邦傑使之廁聖門詎慚兩廡列下教飭所司建祠枕山窟棟宇丹雘新芼薦蘋蘩潔爰俾魯諸生俎豆得時設清風激懦頑庶以俟來哲

汪見三招同諸公看花園亭

遲日招邀勝友同乍暄偏愛薄雲籠華筵漸減前年客艷蕊仍翻去歳叢碧樹暝含垂葉雨緑池吹綿落花風人偕春燕如期到常定尋芳三月中

嘉招每歳趁芳辰雨後林亭衆緑新寳砌丰茸鶯五色

錦幃嬌冶殿三春何當綺席容衰老且賀名花得主人最有陸倕忙未了谿堂暫遣一抽身匪莪後至

題宋葯洲太史出塞督運圖

聖人德化遍九埏薄海内外無烽煙忽聞么麽肆跳踉
天子赫怒親臨邊臣僚相顧各蓄縮誰肯慷慨隨戎旃廣平太史本儒者請行獨在羣公先繫纓夙有終軍志授鉞曾無竇憲權　帝命輓輸出中路車馳轂擊聲喧闐躍馬腰弓氣勇決急裝縛袴身輕便赤日或行身熱坂酸風或渡層氷川臨深或入崢嶸磴登高或上嵯峩巔砂飛常苦塵眯目雨甚仍憂泥沒轆有時獨夜營門立刁斗無聲秋月圓回首家鄉渺何許聽殘蘆管不

成眠揚鞭一抹飛狐塞按轡頻過飲馬泉惟爾儲糈來
獨早履危蹈險無稽延適當西路呼庚癸糧車忽到旗
門前轉輸能濟將軍急膽略誰笑書生孱馬騰士飽各
致力蛾賊一掃謳歌旋相門出將古亦有王式豈逐隨
何肩（唐名將王式宰相王起之子）功成歸來仍袖手殿廬視草趨花
磚傾身出赴艱難會忠貞世篤由家傳他日磨厓紀盛
烈須君大筆銘燕然

題晉陽遺像

吾宗帝堯後分支有唐杜自宋質肅公苗裔遷南土移
居鳳里始何年累葉衣冠不乏賢始從薄宦霑微祿後
來科第仍蟬連父子相承兩御史繡斧威稜推直指鄉

黨爭誇世家堂（晉陽堂名）榮華不羨鳴珂里群從翩翩多俊
英明經鄉舉各蜚聲謝氏封胡俱競爽王家養炬盡知
名此日休明逢盛世丹轂朱輪踵相繼子弟惟知課蓺
文世途只解尊科第於今徒向畫圖看長身突兀惠文
冠年來耕鑿安時論當日威儀尚漢官鳳里荒涼堪歎
息四姓堂前總荊棘（郟唐周顧鳳里謂之四姓）吾宗猶幸守敦龐本
分生涯習耕織詩書雖已遜儒風稼穡猶無慚祖德巍
峩畫裏各簪紳清門為庶只長貧先朝賸有魏公笏老
輩仍看郭泰巾遺經一卷籤縢在繩武終須望後人

學山園紫藤歌

學山紫藤森十丈蟠根偃蹇虯龍狀爛熳花開穀雨天
誰數王家紫絲障靜異堂前翠幔張花時士女紛來往
百寶攢成瓔珞裝千條倒掛流蘇帳清河兄弟盡能文
四子聲華海內聞緇騎丹顏竝年少我亦差肩張一軍
銜杯歡笑多名俊酒香花氣共氤氳綺樹懸燈添焰耀
落英拂席每繽紛荏苒年光疾過鳥花枝如故人今老
季子先鳴偏數奇諸兄失路同潦倒只今相次掩黃壚
霜露淒涼悲宿草不材憐我尚全生恰似孤桐半枯槁
學山臺榭總傾欹獨有名花似舊時當年同調人何在
每到花前輒淚垂滋培百歲非容易勤囑東君好護持
待看園林回氣象莫敎風雨便離披

苕上張子宏輓詩

昔我先君子時推井大春書堂張講席五經自紛綸在
遠走贄幣下帷苕湖濱維時明代末浙水未風塵居停
有張氏族大盛親姻延迎請受業具禮肅主賓翩蹮三
學子頭角皆嶙峋精廬列文史饋饌羅肴珍晨牕緗帙
展宵蘖函丈親季子年最少學藝日益新君家正饒樂
儒冠比簪紳歲收數千斛紅粟常盈囷蠶桑餘羨利繅
絲白於銀方期拾科第橫海躍奇鱗豈知兵火後家道
逢邅迍訪我西湖上話舊含悲辛田疇多易主荒廬長
荊榛賴有肘後方捄療頗如神先子昔尚在多君屢來
詢先生伏勝老弟子原憲貧相對各如夢恍疑劫後身
燈前一杯酒感歎還霑巾先子既下世嗟君亦長淪通

門老兄弟繼見渺無因聞君有佳壻文行皆温醇門楣
幸有託半子情尤真因風寄哀辭庶代生芻陳

息廬詩 有序

予苦無書室辛卯秋乃於堂西隙地構屋兩楹至
冬落成取陶淵明詩斯晨斯夕言息其廬之句顏
曰息廬而紀之以詩

藤梢棘刺早芟除一室纔成苫蓋餘來日無多真逆旅
此身現在是吾廬偶眠木榻宜清簟小憩藤牀當軟輿
留得碧陰高覆屋桐花晝靜好攤書
馳驅塵土厭勞生身世從今百不營就繭已同蠶竝老
壘巢恰比燕先成閒將無事當調養病費扶攜罷送迎
漸喜暄和春晝永雀羅寂寂掩柴荆
空庭初罷斧斤音簾閣悠然小院深差喜眼前無俗物
從他世上有機心室卑何用糊赬壤樹老猶能布綠陰
近日光風看漸轉枝頭早已語春禽
老謝經營願息肩飢思一飽倦思眠鬅絲禪榻消長日
席帽征車憶往年微雨乍迎挑菜節淡晴已近放梅天
莫嫌室小常妨帽也勝張融岸上船

庭前初種玉蘭一枝數日花放

階砌名葩市上移俄驚瓊片早離離含苞已喜風吹散
綴玉曾無雨點緇（玉蘭經雨即敗）種樹暮年貪帶蕊看花老眼
愛卑枝只今出檻剛三尺照坐搖光待幾時

客談維揚事有感

禬帷桀戟集揚州將謂根株次第搜祇有蜩螗喧永日
曾無鷹隼擊高秋燒詞未肯窮梁獄泣玉翻憐作楚囚
惟是饑羣將告竭柳隄錦纜尚淹留

重有感

孤寒何路望吹噓餘事文章直土苴按事莫循三尺法
求名枉讀十年書鼠因憑社熏難入魚失吞舟網尚疎
從此麻衣休再著好焚筆硯老樵漁
持衡浙水昔停鞭秋榜初懸列郡歡仕版策名誰宦達
貧儒得路總艱難盈川一令憐楊炯翰院三年痛呂安
（余所取士胡紹安呂葆中皆奇才胡仕縣令早夭呂及第三載而歿其餘名士物故甚多）莫怪高貲
居上選從來寒士命多寒

贈曹浩修學博

東阿才筆擅風華偶過江城展絳紗海上秋風三頃稻
檐前春雨一簾花同官恰喜逢鄉里攜室偏欣傍外家
麈尾翛然簿領外絕勝打鼓報晨衙
鳴珂奕葉舊家聲小試儒官長一黌性為好閒宜仕隱
瘦因病肺轉神清郗公自愛登牀壻（謂麓臺）甯氏羣推應
宅甥（謂補亭）問字客來聊破寂籬邊花下有逢迎

鶯粟花

主人池館似山家爛熳階前錦被花（鶯粟一名錦被花）風裊柔
枝欺芍藥苞含香粒敵胡麻粟留影裏垂鞓重（鶯一名黃粟留）

見詩疏桑扈飛時拂檻斜長共虞姬墳上草年年春日鬭鮮華

夏至日同朱文博吳符鄴小飲忽風雨驟至涼甚

虛堂長日共飛觥莫厭貧家瓠葉羹急雨平銷三日暑涼風早送一陰生喜無熱客來衝酒幸有清言爲解酲遙想田間溝水足新秧千頃綠雲平

六月初一日初聞蟬聲

中庭有高樹華密風颸颸新蟬忽試響翳影閙啁啾鳴聲猶未高時作還復休蟷蠰尚未知（即螳螂見爾雅）且免搏攫憂嗟汝飲露腹嘐嘐復何求時至發微籟旁鳴豈自由（周官考工記有以旁鳴者鄭註蜩蜺屬）人皆憎此聲觸耳增鬱攸寒暑自歲序於汝復何尤猶勝俗客談登堂滿伊優敢嫌此物聒轉覺吾廬幽

恭賀太原相公四十韻

神誕崧高秀光分昴宿精三台看續曜四葉實鍾英交讓盈朝陛歡呼溢里閭堂餐蒙賜饌鼎味待和羹觸石知雲起崇臺得柱擎公侯終復始喜起又重賡爰立符公望疇咨簡 聖情功名應丙魏家世本韋平憶昔神宗代遭逢國運亨夔龍時正滿金虎隟潛萌屹立清流幟讙譊國本爭先公秉鈞軸羣議正簧鳴拱默歸宸斷維持賴老成元良仍不改匕鬯訖無驚太史神僊質鴻文賈董名奉常推盛德鄉黨浹仁聲耄老心彌肅崇高

志不盈孫謀傳孝謹僮約戢縱橫天嫗揆籌應神光照社明槐庭滋舊翠蘭錡潤新榮累世儲祥久吾公應運生環階紛玉樹拔地一金莖志氣青霄鶴文章碧海鯨早年登蕊榜即日上蓬瀛校士持公鑒羣材服定評周防惟恪慎器度本淵泓寀勿參三事迴翔遍六卿爭先看捷足拾級但徐行遇合逢千載交孚總一誠王商眞漢相召奭實周楨世烈存遺笏先規凜鑿楹澄陂千頃濶廣厦萬間宏多士歸陶冶蒼生仰覆帡坦懷忘喜愠順運絕經營鄭驛賓常聚盧家瓠每烹誰知綸閣啓猶似翰林清相業曾孫繼興門盛事幷登庸猶矍鑠後嗣況崢嶸泉石今如故池臺舊不更待公濟時了綠野得逢迎

都憲揆公書來訊余近狀兼索所著詩文

羅雀閒門斷往還忽來遠訊扣柴關故人已在雲霄上往事追思夢寐閒豈有離憂吟大澤更無撰錄貯名山叢殘敝帚留餘在幾度遲疑手自刪

頻煩書札慰沈淪誰似君侯氣誼眞自愧衰殘成長物從來富貴易忘人（長門賦飲食樂而忘人）久知趙壹悲無用敢望桓譚賞絕倫聞道金閨多著作何時刊布國門新（來書云公餘偶暇習氣未忘時復濡毫弄墨）

懷舊詩 有序

吾友朱廷一先生經苑康成人倫有道升伯起之

席庭笠三鱣折少府之鋒談推五鹿博物過於壯
武多聞邁於胥臣直比朱紘曾無委曲瑩如白璧
不涂緇塵余誼參窓戚居託比鄰游聚每在一堂
往來不逾數武周黨之過從閔子止有清談慧曉
之居竝張融皆臨流水何意日斜庚子歲厄已辰
訪劉巘之居猶存老屋過斛斯之宅僅睹斷橋所
幸韋氏經文皆傳令嗣中郎書籍不付他人先生
子若孫並爲高才鴻生英英濟濟復有興者其在
斯乎長君商求執義吾門而商求之子文博復館
予家訓予兩孫蓋通門交好於今三世矣而予視
息人間塊焉尚在聞山陽之笛淚灑陳根答秣陵

之書事違幽壑撫今感昔爲之愴然因作詩三章
以抒懷舊之思且以誌世好於不忘也
經術紛綸井大春鬚眉歷落見長身游如莊惠微言合
情較劉盧世誼親山館藤花常縱飲寺門流水記芳鄰
只今未契多年少誰比朱雲是故人
謝庭猶喜長蘭芽生小崢嶸頭角誇春雨閒園滋菜甲
秋風客路踏槐花鑽窮蠹簡承先世荒盡菰田傍外家
慚愧執經三十載曾無奇字授侯芭（此指商求）
講帷暫屈課兒童方雅居然大父風聰悟那能晞少蓋
（少蓋澂孫）到癡頑終恐是吳蒙詩書或望傳先業杖履差堪
侍阿翁多感譚經常不倦宵分猶剪燭花紅（此指文博）

夏日漫興
日長無事亦悠哉一飽無營萬念灰正欲分秧時雨至
裁思舉扇好風來牆頭積潤多生草階砌逢霉遍上苔
莫爲閒居愁執熱征鞍何限觸黃埃
每愁夏令轉恢台忽聽狂飆殷若雷聲撼屋山吹瓦落
怒移滄海挾潮來飄蕭梧葉先秋隕狼籍花枝委地摧
造物祗應憐老病一涼暫遣赤熛迴
旦起身輕便葛蕉晚來無計度炎熇百年光景催風燭
一日精神異暮朝棊酒生平都不解坐眠長晝總難銷
欲邀好友同清話直待涼秋對泬寥
飆裁過又驕陽杲日當空晝景長稍喜門閒多鳥雀

怕聞客至理衣裳人思解渴調氷水農說宜禾要熱湯
（月令燒薙行水如以熱湯）自是天行有常度更求何地占清涼
憶昔平津講席淹祗憑吟詠度朱炎泉聲月色多臨砌
嵐影林光半入簾弟子已登霄漢迴先生仍就草間潛
久知龍蠖皆前定古井無波心自恬

讀王抱翼小山詩集
瓌寶積瑤圃名材出鄧林我昔游京師同志合朋簪姜
查才最雄（西溟夏重）風標並嵚崟湯吳矜綺麗（西厓西齋）霞裾異
織紝惠子善用少（研溪）惜墨常如金宫生慣用多（恕堂）累斛
傾奇琛而我愧黔淺異苔託同岑聯轡或朝詠刻燭多
宵吟有花輒共賞得酒無孤斟自從歸閭里曠隔如商

參獨倡無與和寂若秋蟬瘖疲暮逢王子蓬藋肯見尋三復小山詩知君用意深抗志必師古吐詞非諧今孤桐應律呂泠泠聞玉琴大雅久不作由玆暢元音如聆鸞鳳嘯蕩彼蠹蟈淫昔游各鄉縣蹤跡異飛沈今適同里閈時時得披襟斯文紹前哲非君諒誰任我老久衰退歛衽徒傾心努力期千載榮名非所欽

題蘇苞九進士濯足圖

秦川公子擅文章京雒多年蹋舉場灰洞何人嫌溷濁（涿北燕南之間塵土坌積謂之灰洞見范石湖集）煙波有地自清涼芒鞵久猒壓沙汙布韈曾憐道路忙賴是谿邊留釣石尚湖春水即滄浪

重九後四日招王氷菴太守陸匪莪侍御王潞亭省曹周廷五孝廉吳紫眉明經飲菊花下

秋風動羣芳金菊方紛披人情競賞逐珍重比瓊枝城南賣花叟種花當耘耔朝治復暮灌搰搰常忘疲不惜半載勤赴此一月期我非抱甕人而又無場師不若誒其成盈擔野外移羅列茅齋中端坐翫華滋豪家貴名種重價傾金貲物尤不易購花開常苦遲賞愛貴目前芬芳須及時安能待歲晏凜冽對幽姿李娟及張態妝飾且隨宜何從訪傾城毛嬙與麗姬晉宮選長白亦各鬬蛾眉繁英照素壁燈影搖參差天氣適暄暖明月映簾帷花光正爚煜滟盃且莫辭寒風行悽戾衆卉日變衰老至猒幽獨有酒思共持惟願常聚首年年醉東籬

題黃硯芝太史黃山採芝圖

黃山崷崒撐高空號爲天都帝所宮飛瀑倒懸白練影曾厓削出青芙蓉浮丘十里梅花路峭壁千尋石筍峰鍾爲人傑皆卓犖散作靈草多丰茸江夏先生神仙伯風標儼是餐霞客五雲瑞靄應臚傳一日聲名欻烜赫高情偶猒承明廬拂衣便躡阮溪屐聞道丹莢巖畔多朝暾燿采先翕赩何必黃精始療飢松根三秀長華滋始信峰頭石崱屴容成臺下路逶迤手攜筠籠恣采擷科頭露紒風披披吾知圖畫聊爾耳赤松洪厓豈所期君不見當年四皓逃秦祿長揖漢皇義不辱先生遭際值昌辰論道經帷資啓沃露嶂煙巒難久居駟馬高蓋無傾覆（見四皓紫芝歌）直省重吟紅藥篇商山勿唱紫芝曲

東江詩鈔卷十一

東江詩鈔卷第十二

太倉唐孫華實君稾　　受業陸　師巢雲編

題孫大承三峽品泉圖（尊人曾爲什邡令）

大蓬山下古侯封今爲小邑方百里白雲縹緲隔親闈孫郎定省舟曾艤蕭條廬井少人煙落日西風弔雍齒歸裝弁少胡威絹只有江泉味甘美吾聞巴峽江驚急幸遇澄泓平似砥一葉扁舟破渺茫兩岸層巒環崱屴筆牀茶竈兩童攜黃篾輕舠一箭駛鏡裏清川綠可斠船頭疊嶂青未已中流自在片帆懸浪細風柔吹不起美酒何須載兩頭石鼎颼颼聲入耳一酌名泉兩腋輕虎跑中泠那可比却嗤陸羽是吳儂一生未啜巴江水

送張萬國廣文之官宿遷

莫因俸薄感華顛絳帳風規要長年七錄共知家學在六經多藉老儒傳公田穲熟連車送淮水魚肥入饌鮮屈指歸艎俟春渚故山猿鶴望君旋

送王蓀光縣宰之官邵陽

槐鼎家聲尺五天暫分百里試鳴絃春風帆引雙飛槳秋雨人收再熟田（吳都賦國稅再熟之稻今湖南田皆再熟）杏苑才高輕俗吏桃源路近即神仙（武陵桃源在邵陽）高門自昔無卑宦轉瞬

紀異

郡縣城隍始何代載在祀典非淫私（城隍神始見北史慕容儼傳）有司朔望必虔謁昭報恍惚通神祇水旱有禜疾有禱篿筳往往占憂疑廟貌穹崇傳自古層櫨曲折攢芝栭像設威尊踞高殿陰風髣髴吹靈旗姦徒惡子腹毒螫陽罰不及愁神知丹楹畫棟日增飾指顧便肯捐金貲浮屠老子各祠廟零塼碎甓誰撐支僧徒道人飢盡走淒涼壞壁縈蛛絲獨有城隍享豐樂有酒如淮肉如坻鄉里愚民最無識有病不解尋良醫惟憑巫覡恣幻惑典賣襦袴供牲犧祭禱方罷號臯復不悟無徵翻悔遲城隍祀事益繁盛朋妖扇孽誇靈奇紙錢委地每山積簫管歌舞無休時東西兩宮結徒黨不爭曲直爭盛衰一神互自作讐敵老拳毒手相加遺蠻觸交戰怒未洩波翻瀾倒誰支持子尾自抽太廟桷李陽豈爲漚麻池磨刀礪刃入祠屋明神遍體成瘡痍泉臺妖蛇忽蹩躠（先焚廟一日有大蛇蟠神像）亳社怪鳥呼出譆不知何人夜縱火絳天烈燄融風吹千年遺廟付灰燼飄墮鐵鳳摧罘罳氛祲何從詢慎竈失禮豈復同桓僖長吏瞠目噤不語欲接根柢知爲誰神焦鬼爛竟莫問父老創見皆嗟咨比來以神作嬉戲幾使正祀成淫祠一朝決裂事有漸皆由惡俗相傾危獨怪明神無顯報冥誅幽殛了不施豈若羅池柳侯廟醉侮旋能殺李儀（見韓昌黎羅池廟碑）早知木偶無靈爽紛紛巫史寧非癡吾願鄉黨各安戢毋舍民義崇

神達（神達昧其難覆言神道暗昧也見張平子賦）

題彭南昀先生坐遊圖

南昀先生寰中仙直欲手拍洪厓肩早歲便吟思穎向
一朝晞髮歸林泉先生林泉在何許葑溪之南城東偏
上有盤鵰棲鶻之老樹下有眠鷗浴鷺之清川遠有雨
鈴風鐸之塔影近有禾雲麥浪之平田幽蹊曲磴傳勝
地一一輸獻吟牕前君不見湖川長史蘇子美滄浪花
木何芊綿揮毫賸有三千首買地曾捐四萬錢又不見
廣陵王子婆留後南園日夕張瓊筵碧瓦朱甍互照耀
紅欄綠水爭華鮮文章富貴俱磨滅只有古木浮蒼煙
先生宴坐默有會齊物早悟蒙莊篇綠綬腰章棄如土

桃笙竹榻心悠然不用籃輿費扶舁何須楖栗煩攀緣
翻嗤謝客遊計拙伐山刋木增喧闐臥遊坐遊總自得
眺覽止隨心所便夜雪且迴剡曲棹春風常對舞雩天
獨惜侯芭老無用百里信宿愁迍邅知有雲山在几席
會應杖屨容周旋

哭毘陵座主宮諭楊公

奕葉承明舉世稀偏因羈宦苦思歸陽城木枕行囊薄
方朔金門心事違常悔攜家愁旅食每因置酒典朝衣
斗箕命值烘揚簸空被山頭猿鶴譏
春風桃李自盈門函丈從容笑語溫侍直十年難避債
乘軺二載已流言幸看子弟皆承寵頗訝生徒慣負恩
賸有戴崇憐尚在獨餘清淚灑陳根

臘梅

秋花零落剩空林忽訝幽芳點染深霜曉半庭翻磬口
風前一笑展檀心何來寒玉雕蒸栗（魏文帝論玉黃如蒸栗）似向
妝臺剪碎金纖手最憐煩揀擇斜穿絳縷上瑤簪

題黃研旅出塞圖

丈夫生不能如班仲升投筆從戎封萬里又不能如田
子春仗劍前驅雪讐恥困守常如畫地牢鬱鬱胡爲久
居此黃君俶儻更權奇目視九州同尺咫揚鞭遙指烏
桓城攝衣直渡桑乾水款段常嗤馬少游縛袴思從傅
介子鄉黨小兒羞比肩挏酒黃羊翻便美松杏山河舊

戰場白草茫茫弔殘壘崩緱三尺動隨身指顧天涯若
比鄰可憐馮叟無窮恨終日關門對孺人

題程聖跂載花圖

高士多憐菊繽紛載滿航輕橈縈柳帶野徑入柴桑日
煖千枝豔風吹一水香籬門傍深竹稚子立斜陽

維揚寓中喜族弟薪禪待詔改堂太史序皇文學

敷時孝廉同過

每向樓頭憶棣華論文蕭寺喜停車同懷何意岐千里
名士難逢出一家夢裏常吟池畔草客中相對廣陵花
歡酬幸得聯兄弟寥落行裝免怨嗟

薪禪改堂序皇時相過從各有新詩見贈詞翰並

美子感其意奉酬一首

吾宗溯自宋質肅子姓隨蹕因南遷大江左右東西浙垂條布葉皆綿延倫魁甲第姑勿道高文大筆推荊川中丞太僕竝千古金薤書成日月懸吾弟系出襄文後牙籤萬軸窮鑽研席帽風塵慳一第傾城不嫁空嬋娟詒我新詩日吟賞春風芍藥離情牽（贈詩有云可惜離情拋芍藥留君難似挽留春）淮海維揚多俊異吾家三鳳齊聯翩太史英年取上第鑾坡入直趨花塼謁來迎婦丞相府（爲吾師究平公弟子壻）旁觀爭羨秦樓僊生平恥問家人產珠衣寶帳隨雲煙只今家貧猶好客延我飲食陳芳鮮沈約詩篇任昉筆揮毫落紙人爭傳叔子權奇足競爽雲間一鶴看飛騫

愧我才非客兒匹如汝何曾遜阿連（序皇贈詩有春草何當托惠連之句）季子神情自沉默郄詵早占桂林先市駿已騰燕市價聞名競訪孝廉船我來蕪城值春暮屢閉紅塵欲漲天增輝賴有花萼好竹房禪榻相周旋信知盛族唐堯後晉陽苗裔多名賢文章足敵金銀氣儒雅一洗錢刀羶憐予耄老尚爲客一莊蕪廢南山田詩卷琳琅滿歸槖何用跨鶴十萬誇腰纏

壽沈台臣七十

沈郎二十作文賦赫翁才名起弱冠延陵祭酒賞君詩無異中郎重王粲太原相國昔相招下榻論文共宵旦授簡肯推枚叟先讀書早過袁豹半擊盃揮毫五字成四座驚嗟共傳玩秋風屢泛秣陵船朔雪嘗淹碣石館十年不嫁惜娉婷千首何人酬錦段頗有知交餉俸錢一杯那救湯年旱雖復邅回意氣存眉間神采猶精悍共憐老驥困黃埃卻羨神駒歎赤汗到處常書白練裙自小能吟青玉案陸機入洛正英年公卿倒屣爭推讚三年雖染化衣塵一朝待縱凌霄翰老翁得此復何憂秋期會見門庭換愛君老學似裦遺著述丹鉛不停腕少陵箋註豁群蒙（曾註杜詩）全唐甲乙憑點竄（方選全唐詩）道園自詡勝范楊如君不慚老吏斷（虞集自許爲漢廷老吏）屈指交期歲月深文酒追隨同里閈細看黃壚少故人與君鬚鬢皆垂蒜君猶強健且加餐不用悲歌白石爛前屈後伸理必然由來龍蠖非人算

讀韓致堯集

身世阽危事不堪孤臣銜淚灑天南沉湘有恨生無益賣國何人死尚慚造膝誰能容陸九撩鬚終是怕朱三美人香草皆離怨莫道香奩語太憨

寓揚州天寧寺同呂藻南李荊濤吳符鄴至寺後眺覽

偶趁春風泛短艭喜逢蕭寺綠陰遮門無過客尋修竹徑有閒僧掃落花放眼蒼茫看塔影憑欄晻曖見人家怪來窈窕多層宇應爲當年駐翠華

維揚程衣聞招同呂藻南李荊濤家弟薪禪改堂

壻吳符鄭載酒遊平山堂登眺即事

我來三月泊揚州蕭森古寺松門幽櫻桃花謝鶯欲老南陌未遂巾車遊幸有良朋解余趣招攜載酒登輕舟裁過紅橋心眼豁快意有若鷹離韝名園華館紛連屬隔林遥見繁花稠椅人揚舲暫一過繫纜不得成淹留樹影低迷啼好鳥蘭橈宛轉隨輕鷗青絲挈瓶傾美醞琱盤進食羅珍羞稍覺暄風吹醉面舍舟縱步聊夷猶平山咫尺得登覩願遊有志今方酬緬想嘉祐全盛日文章太守矜風流偶攜賓從恣讌賞觴咏盛事垂千秋堂中扁額遺筆在字大如斗雄且遒況有天章懸日月星河照耀虹光浮第五泉枯井已幕中泠水味何從求遥望平原樹如薺隋宮泯滅成荒丘張吳二子竝名士（張師孔吳煜吉）傾蓋已喜情相投別烹香茗雜粔籹說詩論史眞吾儔回船洗琖更深酌薄雲細雨風颼飀一日已當十日費主人厚意何綢繆旅客那能逢此樂曠蕩殊足銷煩憂却笑當年狂小杜不尋山水夢青樓

水底芙蓉和杜雲川太史

繁紅紛木末倒影入迴塘露洗臙脂溼池分綺繡香娉婷方映水綽約未經霜風起霞紋亂波明粉態光盈盈如欲語脉脉似相望對面休遥妬分身各試妝低顏窺曲渚薄醉立斜陽濯處疑成錦搴來漫作裳（楚詞集芙蓉以爲裳）駢枝爭下上一色並低昂莫遺飄零早長看水一方

哀吳振西進士

吾鄉延陵子矯矯獨角麟楊惲學史遷淵源蓋有因（爲張西銘先生外孫）早讀等身書才華軼常倫謂是箭雲足蹴踏驚騏驎豈知久蹭蹬不逢九方歅束書上長安愛才得平津（爲太原相公賞重）荏苒踰五十始遊曲江春淹留未授官編纂勞心神有婦不及訣遺挂悲安仁讀我贈行詩屢和句益新（予昔年以長句四首送別君凡十六和）時時有書來念我起居頻亦聞君善病書堂日長呻豈知青霞志修夜竟幽淪吾觀夸毗子干名類非眞行卷鑽貴要匍匐冒埃塵又觀膏粱徒卷帙何曾親俄聞成名去揚揚擁朱輪嗟君抱實學文行皆清淳薦士重侯喜掄材貴郤詵造物知何意夭椓殲斯人世既妬君才天亦厭君貧才豐遇必嗇學富命乃屯銘旌書進士何補一生辛嗚呼命矣夫老淚空沾巾

陸麟度入京補官枉道過別

依然投牒上長安。未改書生面目寒。此去著鞭應得路。肯來紆軫問加餐。絃歌豈爲謀三徑。（陶淵明云聊欲弦歌以爲三徑之資）高韻原知薄一官。民俗只今愁武健。憑將儒雅起凋殘。

萬授一編修視學黔中遣使致餽

牂牁南去邈天涯。一札飛傳道路賒。得士可能如盛覽。（盛覽牂牁人從司馬相如作賦）發函恍似對侯芭。高人豈問千金壽。遠意相隨萬里艖。終是眞儒明分義。（授一精於經學）世情涼薄久

如紗

沈白漊自以與王氷菴太守年皆踰七十而余與張萬園廣文復叨十年之長因倣白少傅詩以四箇老人三百歲為起句見贈次韻奉酬

四箇老人三百歲文章三老合推兄謂萬園氷菴白漊頹齡久絕龍髟夢來詩有渭老之句逸興還尋鷗鷺盟敢為澗松徒歎屈用左太沖詠史詩意幸同杜櫟得全生澤車欵段優閑日鄉里惟期善自名陶詩庶以善自名

四箇老人三百歲誰為張文與殷兄少年目久無前輩老友心終念舊盟商皓尚嫌多一出祭期聊喜竊餘生但須斗酒相娛樂誰顧悠悠世上名

送王氷菴太守之粵西兼柬陳乾齋中丞

老去宜高臥君胡作遠遊家居原自好累重却多愁舟楫通灕水登臨憶柳州主人多暇日同上庾公樓

幕府文章伯綸扉物望深戟門今日貴魏闕向來心轉盼三槐地迴翔八桂林素交驚會面一笑得知音

桃花始放連日為風雨所損為之悵然

城南初報曉霞新苦霧愁霖欲餞春天布重陰渾似夢花如薄命不逢辰枝枝帶溼疑濺淚片片沾泥浥路塵低首無言憐憫默祇應腸斷息夫人息夫人廟里人號桃花夫人

王潞亭同年招飲觀劇

砥室疏櫺洒埽新落花如雪草如茵性豪自喜窮珍味量淺偏貪看醉人痛飲千巡沉井轄清歌百疊墜梁塵東華左掖多忙客爭及園林自在身

薪貴

秸藁漂沉葦無今年生計太疎蕪尺薪便足當尋桂見張協詩如玉眞堪比束芻蔡氏豈能憐爨竹應生早已撤屠蘇應璩與韋仲將書云屠蘇發撤机榻見謀屋平曰屠蘇可堪烓竈生薪溼遙望村煙一縷孤詩卬烘于煁註疏煁烓竈即行竈也

竹籬新就列植薔薇即事有作

枳籬茆徑野人家擬看紅薔插架斜未碍綠芒能刺手且培黃土待抽芽海中仙樹難成果藩落駢枝易著花桃李曾栽了無益何如叢薄有繁華唐人刺主司詩云不栽桃李種薔薇

五弟震侯貧甚割田三十畝贈之戲題券尾

鷦巢燕壘半傾危弱女摧殘尚有兒寧忍兄肥看弟瘦豈令我飽任君飢謀生無過先儲穀求富何須羨販脂贈汝瀼西三十畝好偕鄉里共餔糜古語稱妻曰鄉里

官米行

去年霪潦歲不熟惵惵窮民在溝瀆詔書亟下有明恩蠲減田租兼發粟高檣大艑載米來胥徒里正歡相逐先時注冊報飢民烏有虛名登記錄至竟無從辨阿誰盈車滿擔歸私屋官米猶嫌飯有沙市上公然恣販鬻石米七百青銅錢貧戶無錢但瞪目得錢飲博競歌呼窮鄉寡婦哀哀哭官家本意活煢嫠徒使汝曹饜

酒肉汝奪飢民口內餐燃臍應照塡脂腹

述古

讒口成鑠金沉舟由積羽蒼蠅正群飛白璧無完素臧倉沮孟軻伯寮愬子路正直枉者非妍好醜者妬芳蘭每見鉏實以當門故道義苟無訾特立何足懼由貪而跖廉毀譽每錯互孔光詆王嘉馬融排李固孔馬皆大儒物情常嚮慕一朝勢利奪顛倒迷好惡嗟爾名教人毋令青史汙

苦雨

青麥陵陂麥候至爭抽芒及乎夏氣深千畛同時黃農家仰早熟其功半稻粱去年罹水災場地輸官倉田舍

無餘粒來麰庶可望婦子奠食新（左傳不食新矣謂新麥也）歡然得充腸磨鐮待日出擔束齊登場奈何經旬雨晝夜驚淋浪高者臥丘壠窪者沉渠塘眼看盡狼籍不得供饑糧稽首籲天日願假十日光竟無一日晴天意誠難量朝廷發官粟本為恤飢荒得粟誰最多蟊賊螽蝻蝗曾不及飢民何由愬天閶我廩幸未罄裹飯念子桑獨飽心內愧率育祈年康

三中丞詩

豫州擅中區和氣陰陽萃河洛貢苞符崧嶽蘊靈異故多產名賢芳甤播往記吾吳俗呰窳撫循需大吏屈指三中丞皆出梁宋地（故禮部尚書湯公斌吏部尚書宋公犖今總督侍郎張公伯行）湯公實鳳麟一出為時瑞讀書蘇門山脫略名與位學揆濂閩宗氣含曾閔粹秉鉞來江南誠求惟撫字愛民如乳哺聲色初不試頑獷皆革心豈曰憚猛鷙淫祠一埽除山鬼斥非類正氣盪妖氛本教崇民義迄今民不忘談者猶抆淚宋公宰相門扶輿鍾閒氣黃瓊練臺閣蘇頲備德器歷任典方州惠澤必霑被坐鎮資老成近人總平易條教初不煩鈴閣靜無事似無赫赫功萬物陰受賜政餘覩滄浪碧雲動詩思清池芰荷鮮曲榭花藥媚西陂足魚麥歸興縈夢寐（公嘗屬予題西陂魚麥圖）張公學道人根原辨義利方輪不解轉孤立行一意清水映氷壺屏絕絲粟餽大法自小廉墨吏心膽悸盡力驅猰貐百城

得鼾睡騎虎與握蛇仁勇心不惴酒脯及糗糧悉自家鄉致惟飲吳江水每念吳民悴去職民哀號此涕豈容僞洞察賴 聖明百擿不一墜三公皆大賢中州稟淳懿歲星偏照吳半壁叨覆庇江左賴吏吾公等真無愧奮此直如筆千秋待公議

分所食米餉遺親族

去年遭大水禾稼皆漂淪我廩無贏餘庶接秋穀新顧視里中人謀食常艱辛米價幸未高顆粒已如珍來牟方鋌艾霪雨復連旬苟無升斗米何以活枯鱗及物非我事且先急所親所親惟數家拙生同一倫罕聞煙火通（陶淵明集煙火裁通）羸臥風雨辰常念子桑餓苦無子敬囷分

餉各數斗餈粥支夕晨我觀多藏室陳陳自相因親戚任顛躓邈若越與秦轂飛象爲蠹歲久化灰塵吝者常多財造物胡不均安得百萬斛散施遍飢貧熙然各安飽同爲鼓腹民我老且無力比志何由伸

詠錢

底物能爭造化權乾坤略具小方圓紫標插處誇連屋白水流時怕漏泉富比窋郎終自散（見杜牧之詩）才如趙壹却無緣可憐世上癡兒子心作緡繩抵死穿

人情擾擾逐青蚨來去無常轉瞬殊計算術惟工姹女貪緣權可買司徒幾家看守能三世到處奔忙爲五銖不見銅山曾許鑄著身依舊一簪無

長歌壽周樂友

丈夫何事不可爲君獨胡爲習經史正坐生平誤讀書佛鬱牢愁從此始如君本是不羈才弱冠文場名譽起踏遍槐花未見收秋鬢毿毿垂兩耳既不能經營什一致高貲身雜保傭坐廛市又不能十具耕牛二頃田搰搰泥塗抱耒耜澼洸終是累山妻蓬歷長慚對兒子于思于思可奈何顛頷烏爲困於此日糴太倉米五升夜誦綈囊書百紙有時揮灑動千言老將還堪一摩壘吾鄉習俗本輕儒只有錢刀雄閭里看君火色更鳶肩入口未應侵餓理大材自古多晚成會待時來拾青紫鵬鶚終橫碧落雲蛟龍不飲潢汙水從來壯士無暮年誰謂先生今已矣君不見漢朝丞相公孫弘六十之年方牧豕

題新禪弟擊壺圖

吾宗俟齋弟磊落人中英二十飽經史詞藻紛縱橫遠游曾賦從軍樂授簡能令坐客驚索米未甘隨曼倩入貲猶自慚長卿只今宣鬢已種種歎息常助秋蛩鳴試觀長安中高蓋擁輜軿世間多有安沒字（安沒字五代史安叔千）偏買科第影華纓嚮者微視君意色頗不平我今有一言可以解爾憤懣結轖之中情造物賦予有定分增此減彼如權衡豐汝文章嗇汝遇誰令汝生擅才名人心待足何時足毛銖敢與洪鈞爭君不見王處仲都督六

州控彊兵扣壺長吟心未厭惜哉狂豎徒驕盈達人所適無不樂失意何妨蓬累行何爲君心尚怫鬱請看晏江白髮兄榮途一涂指卷懷返柴荊朝餐有麥飯夕膳惟菁羹井底波瀾長不起胸中塊磊何由生君今詩筆遠勝我遇雖稍阻道則亨君聞我言定一笑忽如萱蘇解煩酲擲棄吐壺不復打振履快作商歌聲

無鹽

貧家生計苦廉纖茹藿羹藜久不嫌枸醬何從來僰味芹葅略取點酸醎牢盆鏟利今垂盡竈戶侵漁日漸添始信坡公非妄語邇來三月竟無鹽

吳門道中

老來何事更相關來往煙波夢寐間夜半舟師暗理楫
雞鳴月落過崑山

題金南廬工部所藏王石谷夏景圖

耕煙老人化工手層巒疊嶂工臨摹此圖畫水不畫石
換筆更欲窮虛無煙樹平林接杳渺清泉曲岸交縈紆
荷葉荷花香不斷紅衣翠蓋紛披敷翹立遥看松頂鶴
翔嬉近愛洲邊鳧忽然傍水構傑閣涼風似覺來菰蒲
中有兩人坐相對斯人無乃莊惠徒料應世事不挂口
或論老易談黃虞狂飈不動波紋細輕舟蕩槳如乘桴
葦間延緣漁子出舉網欲得松江鱸人間執熱知何限
紅塵白汗爭馳驅此圖此景那易得空明一片涵冰壺

南廬先生秉遠抱身在魏闕心江湖風雅直追何水部
仕途不羨漢金吾春暉堂中白日靜法書名畫供清娛
閒曠時存濠濮想蒼茫似展瀟湘圖耕煙已老少真蹟
毋使寒具輕沾汙能從細意出遠勢澄泓一碧如平鋪
安得置身圖畫裏恍離熱坂遊清都

贈吳興郡丞高朗照

少年試郡想風稜棨戟家聲奕葉仍初政風流看柳惲
重來賓佐得徐陵白蘋洲上瞻飛蓋紅藕香中聽采菱
莫道蓬萊仙最後從來山水說吳興（見白樂天贈崔湖州詩）

揆總憲凱功輓詩

皎然玉樹見風神少小相於研席親幼學便精文選理
詩才肯讓建安人姬姜自昔誰留盼杯勺從來不入脣
久信生平斷三惑却疑消渴病何因
便殿同時對邇英（予與凱功同日名試）羨君瞬息到公卿護持氣
類憐文士屏絕苞苴答　聖明自厭紛華從雅好獨餘
温厚本詩情千秋汗簡公評在誄行當無愧易名（賜謚文端）
百尺尋橦自古危彭殤同盡是前期功名終始寧非福
似續蕭條却可悲虛寢竟無燕姞夢繞堂祇欠衮師兒
錦囊詩卷誰收拾終望桓譚異代知
涉詩誰向草堂吟人日偏傷掩玉琴（聞以人日捐館）猶有高齋
舊賓客可憐水磨好園林（水磨地名）譚經久占劉瓛席（瓛音桓）
羈宦頻分鮑叔金白髮滄江餘二老（謂夏重與余）寢門哭罷

淚沾襟

贈徐觀卿太史

師門盛才俊濟美同荀陳五子竝擢第季也尤絕倫壯
歲入翰苑居官裁二旬遽厭承明廬歸卜湖山鄰三公
不挂眼萬卷常繞身箋疏窮抉擿吐詞必清新樽酒論
文字經史每紛綸藝苑久榛蕪得遇井大春讀書過袁
豹摛華邁崔駰旁通三乘義次律悟前因仰觀指星躔
分野辨八垠羨君猶妙年講說極天人由此進不已安
能測涯津吾師愛名士天實鑒其誠晚適償所好産此
獨角麟昔者陳思王援筆如有神高譚古今際驚絕邯
鄲淳疲暮逢郎君恍與子建親歐陽門下士窮作隴畝

民君獨時見憶不嫌樸且眞辛無笑老耄八十多諄諄
諄諄如八九十者見左傳

東江詩鈔卷第十二

嬾雲篇文集十六卷

〔清〕李伍漢撰

清康熙懶雲堂刻本

北京圖書館藏

侍講學士穆堂定

壑雲篇

半谷著

懶雲堂藏板

敘

事視乎時之所尚以為盛衰顧趙宋以詞賦取士而古文盛勝國以經義取士而古文之學絀焉何也蓋駢儷聲偶之習不足以厭學者之心乃别注其精以尋諸古而經義則體正而理淵正則其事尊淵則其取道也遠以

故萃天下驍雄辯智之士鼎力於其中而莫之能去而一切紀傳敘誌之文遂不暇以為而亦以謂不必為也宋以来古文莫盛於江右歐陽王曾為最著餘子若盱江分寧輩尚未易一二屈指焉元之世古學榛蕪於時獨昭武虞道園危太樸諸人尚能繩歐曾之武

有明經藝號為極盛其間以古文名家者震川遵岩毘陵浚谷數君子而已陵夷至於萬曆之季異說蠭涌雜學朋興六經史漢諸書度閣勿觀而老佛語錄稗官小說之類擩染士大夫之耳目蓋至是而古文之學其不絕者如綫矣是時湯臨川長蘅詩古文辭至啓

禎而羅陳章艾繼之各有家集然率掩於時藝世所稱八家四家者科舉之文耳未有知其古文者也又聞方城之子癡山壺山及其門人傳平好輩皆能為古文然以不與制科故傳誦者寡斯豈非經藝盛而古學荒傳誌諸體之文為舉世之所不為即為之而亦不

爲時之所好故雖以臨汝古學淵源之地名宿軼起而卒不能振王曾歐虞吳之墜緒於既衰也哉余家故江右後從於燕容丁酉承命宰金谿竊喜履桑梓故都得以考鏡宋元以來理學文章之源委顧鞅掌簿書訖無餘晷今年春臨川李剩水長子效文集來請敘

公餘稍暇繙而閱之見其取材淵博衆體具備雖其間激於所遇而淋倒頽放不能盡洗明季冗雜之弊者有之然至其刻意經營詳而則贍而有體於其鄉先民之尺度尚可得而窺尋焉獨怪剩水以一老經生槁項黃馘於八股之文既已坎壈摧挫不得一與於制科乃猶不自量其年之至力之不逮而時之所不好也提三寸塲屋禿管憔悴於荒岩老屋中爲舉世之所不爲思以紹先型而垂之久遠嗚呼剩水之用心勤而其志亦可悲矣夫文之在天下其獲傳與否蓋有數焉爲之於舉世之所不爲則必有好之於舉世之所不好者出焉而後乃可以傳也其爲之誠難

而傳之亦豈易哉昔吾鄉袁中郎獲山陰徐天池於缺編而咨賞之其文遂布於海內余不能爲李君之中郎然而嗜古閑幽其素志也余既悲剩水之志曰爲之論次其文擇其言尤雅者梓而傳之且爲敘宋元以來文章

興壞之故以見夫志古者之難也抑余又思夫天下大矣曠渺幽遐之區苦心孤詣如文長剩水者詎可謂無人而不遇玄賞其磨滅於煙煤鼠蠹間者可勝道哉凝山兄弟與平翀之文余未之見也異時尚當過臨汝而問之

康熙五十六年長至後一日昪陵張名華

貫君氏題并書

自敘

白雲在天升而成采也嶺上白雲未離其宗也揆厥生初其在大凝乎二氣氤氳鬱浡歊蒸於生未生物升物升鬱煙鬱霧曈曈其陰及其休徵既見郁郁芬芬則指為卿雲爛熳也有然指為浮雲蔽日也有然嗟乎泰山之雲膚寸不崇朝而遍天下其所積者厚也今則委壑之野一縷裊空隨風飄泊蕩漾而東聚耶散耶浮耶靄耶都無足據都不可也不堪持贈聊以自娛攷命之曰凝雲篇為行窩漢書

丐貲助鐵業狮文集小引

蓋聞吕步合訾董公災異之論爲大愚李漢則集韓公之文而序之二師固不以其徒定聲價而二徒之賢否則立見矣文章千古得失在心推前挽後可不慎歟昔吾祖漁叟公設教虎溪之上吾師半谷先生受業函丈前後十有餘季辯難剖擊決擇審詳論有不合斷弗附會吾祖或至徵色發聲吾師必不氣沮苟已或云不必數與李生言者吾祖則曰學問之道無盡期耄年正難得翻駁之輩到耳他日必此子也定吾文者丙子家嚴偕伯仲將鐵吾祖遺集敦請吾師校訂己卯始告成事吾師之事吾祖也可謂勤而不勸矣今吾師亦且老矣不肖輩慮其文蘽散佚請裒貲而授梓彙錄得五六百紙所恨者吾師之定吾祖集也頗著忝互考訂之功而不肖輩罔能效贊評之力且費廣而力詘恐難潰於成不得不求助於四方賢豪先生暨同學諸友共勷此舉也昔有凝子父病垂危聞割股救親之說乃持一利匕踞於魁碩長者求助一辭長者曰汝割股救親於吾何與凝子泣

愬曰豚犬羸瘠諒難延喘願有以憫無告也長者哂其愚而憐其情大笑曰刲肉則不能助汝貲買肉廿斤以食汝父也凝子得貲矜詡而歸將及門遇一道人察其狀而詰之凝白其故道人曰彼長者助汝肉吾助汝藥一丸汝父病可愈也凝子持藥以進七日父疾果瘳茲不肖之鐵師集也情頗類是四方賢豪其將垂憫乎倘曰何與吾事凝子亦無從更饒舌矣

受業劉同辰頓首拜愬

李剡叟先生墓誌銘

初先子與剡叟先生爲文會友相得甚懽先子案頭文牘多李先生批評予詢先子云此李君剡所愛以蹈我也予後出而應試□先生相際日洽故先生常謂予與饒氏交益在紀群之間云爾後又以長孫女字予長息轉加親密然銜盃論文則友誼更篤于戚誼先生嘗謂予曰朽身後墓中石盼以累君生平無一稱意善事可垂後但幸無大悖謬玷先人至于日用飲食頗多出入且事過少而意過多此存養之功疏也若他日屬筆幸毋揚詡過情過情則群起而核實反多責備之辭惟刻意寫朽歉衷俾頰上三毛爭于紙上則骨雖朽而神常存也予當時深謝不敏既意茲日頓遭大故循省治命責屬敢辭彼不得不借筆以踐其夙命焉

先生名漢字聖水晚年號瑆湖剡叟從所寓地也弱冠以伍姓應試列邑庠越十三年戊申始受餼凡應學使正試外一切小試掉首不與中間受知于司理諸城愼清丘公大尹慈谿二齋胡公宜興惕菴儲公

則皆以詩古文見重非以試事先生執弟子禮進謁三公則以齊友相待至論文之次恒娓娓聽先生言無拂而丘公尤謙讓不遑至踧踖不敢出其詩藁以相質也又越十九年丁卯以闈卷見識拔于長洲湘珮顧公卷呈堂兩主考暨諸分考無不悅欲拔冠群彥之首屢搜後場不獲怏怏而罷揭曉後一月大主考詹成陸公召至會城大加賞歎且欲延入京邸先生又縮縮然不肯與獲雋者參差數處堅辭不往陸公於是刻□闈墨置副車十數人不一錄而全錄先生文以識不忘其後諸名家競選布若與陸公有同好也越二載先生鬱鬱不樂意欲遊都門先以一緘投陸公公又致札止之謂子行當獲雋躍天門而臥鳳闕矣焉用先汲汲遠道爲以是益下帷不果行越十六年癸未始膺歲薦凡歲薦例不赴京陸公又已先逝先生所以畏足不爲燕趙之遊也先生年益高矣不事遠遊惟與受業高足賦詩飲酒置榮達于度外而不以耳受也壯歲頗豪于酒又好遊覽山水以舒嘯傲稍涉博奕不無玩時惕日喜讀書穎悟過人

遠甚而誦質記性不逮中人常撫胸頓足恨生非讀書質不克追古人而上之然又終弗少諉每謂少俊曰無以老耄而舍我也友人或勸其著書則曰我無淵博學問又無絕識識觧不足以考訂千古疑義歸于一是烏用誣巳以誣人乎所作詩古文辭盈千紙二三婣友欲助貲以壽之梨棗則又皇然遜謝曰酬應俚諺牧豎横吹短邃耳烏足以汚人耳目乎生平希聖慕賢氣雄志鋭似古狂簡至榮名利養之事則一切袖手畏足而不前幾于狷矣常自嘲曰質匪中

行見識鄉愿似擔重擔兩頭俱脫何以自存乎少時作史論二百餘篇多翻駁前人成案偶讀楊誠齋柳詩自家飛絮渾無定肯把長條絆别人句瞿然儆惕悉舉而焚之自是持論務爲平實不作高曠語然亦有素性所存不襲前人成見者弗顧世人駭且誚也好評隲古人載籍每于眉上批駁見意晚年貧困斥賣書籍殆盡故手蹟多不存所存又自以爲平庸無超邁處不肯付梓所作代言爲多代言中往往有其人格格不能吐而代之言者委婉曲折發其中懷如剖心析膽亦先生緣情體物之一端未可以爲酬應之文而輕棄也凡此皆疇昔宴笑之緒論非予影響摹擬之說也其上世譜系多隱居不仕茲不具述尊翁西川公潔身脩行敦篤君子也予族叔祖應川常言公盛德不可殫述故亦不述先年屢產子不克育四十三歲始誕先生母蔡太孺人又早逝先生幼多疾恒懼殀折爲父憂歲癸巳庶母陳產一子乳名辰生先生乃霍然如釋重負喜曰自今設有不幸有弟在則老人之憂亦稍減矣復何恨乎家庭聚順愉愉

如也事繼母周太孺人極得歡心周晚年得偏廢疾臥床蓐踰五載享芉旬而終其在疾也初娶于虎溪劉氏婦翁劉源吾公見先生于八齡時堅意以女求配三歲而後得遂其擇婿之志故先生終身懷之劉母三產僅育成一女劉逝繼娶官氏初執柯者抵官宅明經官玠玉公素仰先生才名喜見顏色然亦踰年而後成議翁喜謂其好友曰吾女果得配李生矣官母產二子二女而竟先逝子女皆幼閨中無所依泊不得巳又續徐氏徐謹畏事夫子如嚴君米鹽零

雜恒節省儉惜先生訶之則曰境儉用不得不儉也
越二年而舉一子名之曰种种生而氣質淳淑在襁
褓即不煩母推濕就燥五歲而母逝從不一觸父怒
長而好學讀質鈍而悟性敏以勤篤勝于儔人先生
愛之踰于二昆冀其學成而紹前脩也不幸學成而
身殁先生每手其遺文哭之過慟人或寬慰先生曰
兒立行操行過于乃翁翁死而兒生則未墜之志可
緝續以有成兒死而翁存殆造物者以是爲朽人致
罰耳悲哀號呼數年不替以是衰耗日甚致染疾弗

起也已矣不可復作矣先生雖壽考令終後死者能
無慨典型之不長存而悲痛哉先生子共三人女三
人孫男八人現存五人孫女五人三子長紀思次靜
思次种紀思娶于陳氏子三長紹庭娶傅氏次幹庭
次來庭俱未議婚女三長配予長息樹栢次配金嶺
陳繼周腃堂陳𠈁周胞弟幼許配公館劉恢祖德選
分府劉兆鳳長孫靜思娶于金谿張氏生子四女一
長儀庭既婚而殀婦亦與偕先生以其婉順爲之過
哀焉次復振武庠娶劉氏次揚庭幼秀民女許配馬

萝槐膳堂馬夢綵胞弟翀娶周氏無嗣二女適彭世
錦先生三女長適晁生子宣縣庠生溺水不救次適
劉賓孝次適彭有堂皆有外孫曾孫一名鐸曾紹庭
出一名之慶復振出先生生于明崇禎丙子歲正月
甲戌日丁卯時卒于大清康熙壬辰歲四月廿二日
戊時今上五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戊時卜塟于七
都梅嵛里　祖山首壬趾丙命其二昆塋翁种于父
墓之次則無嗣而尚有祀其無限深悲則見于預爲
季于壙銘云噫嘻呼予命酒對飲諄諄致囑曰窮老

書生空懷遠志竟無一事見諸施行古所謂三不朽
者吾無一焉行狀無庸作也壙中石亦聊備他年莫
壞得以辨識此爲某人朽骨耳豈有美言可市尊行
可上人乎君誌墓毋諛諛則作者受者俱失也老朽
所恃以瞑目者惟君素無假借浮言故他氏雖有善
爲辭說者弗託也予小子於是謹識之故于誌墓之
文悉寫公歎表而不敢汰不敢以諛言褻白也

銘曰銳志似狂退守唯狷自評則然吾從其歎表
而窺之早已率履于中行而適絕夫無非刺之經

隱於戲學博而不恃才高而不炫淵静以固見爲
特立獨行之邦彦奉遺命而無溢辭以待夫具隻
眼者之審觀而弗眩

孀晚生饒汝楫頓首拜譔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歲八月上浣穀旦

自爲墓誌銘

本漢字聖水生於臨東之隍擬峴臺之左幼無頴悟
之目七歲始就塾師學小學尋以兵戈擾攘坐廢數
季及巳丑始就外傅學爲制藝之文又輒以他故玩
愒不求專工且世俗之學不求原本要歸四子專經
而外輒學爲科試之文以求售于世師以是訓友以
是規苟踰尺寸則規規然繩束之生既早無頴異之
姿又拘牽于世俗之學故雖涉獵于古今之文旁搜
於百家之說力不專志不副故都不能記憶通曉又

輒好黃老瞿曇之旨分馳于二家者又數季以故正
學日就荒蕪而二家之說乃又都無所得敚精志[illegible]
分心竊性其所由來者深矣而又竊喜　豁中[illegible]之
爲人常奮袂把盃長呼叔夜來對飲間作小詩歌以
賓之逐乃放浪于麴蘖者久焉然彈與鍛皆弗知也
餔糟啜醨而已遇其意致恣睢輒呼市井酒徒輩詔
與劇酣而弗厭其于榮名漠如也性好畫字手無停
時而又不肯摹索法帖以故亦無成爲文則時有意
於三閭漆園悠謬漫衍荒忽不經之致于凡踵其[illegible]

而似之者亦義集之甚勤乃卒不能誦習人或問之則曰惟其氣不惟其辭惟其神不惟其迹然神與氣又未有得也間作古文辭及詩賦小說時輒焚去踰時復向人嘖嘖自稱不置人或索其草則又無存也至壬寅春忽追錄其舊作雜文若干首詩與詞若干首付其友人某曰君他日有力振起文章者當爲我傳之若又欲求有名字於身後者也復自嘲曰伯倫云死便埋我何其忘死不忘骸也生今日亦復爾耶間嘗讀叅同契而不知其解也庚子秋省試蹶後訪

羽士張逍遥于西山之巓欲遂止棲焉爲同行者奪志以歸意欲復問津也而舉足間毎若有縶維之者以是不果壬寅春將欲探奇訪侶於龍虎山中未及發忽自語曰家長吉作賦之年衛叔寶及朞之日益自審其必死也於是而疾果作常欲擬作童烏子安輔嗣長吉諸人合須顏淵壽考文捉筆而復止者數四益其感憤者深也嗚呼生雖寂寂豈漫同于流浪生死者哉旁入於禪玄者久常以貪嗔癡自戒矣乃臨危而復絮絮不已者將不隣於貪生哉上測未盡

夫子職而下未有以傳世且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安得不抱恨終古也乎父西川公諱文燮隱居獨善四十三歲而舉生今行年六十有九矣行且見生之淪沒何以爲情耶妣孺人氏蔡先十有四年告終壽多生七歲耳娶于虎溪劉氏未有子獨有女未及二週而生卒其壽殀不得而知也異母弟曰辰生甫十歲生沒而不能撫其長也其成就與否亦不得而知也生之歲爲丙子月在庚寅其日甲戌其時丁卯卒之歲爲壬寅月建乙巳日與時不知也不書葬地不

知也亦不書生未沒時常欲改葬其母生今已矣不改可也附葬焉而魂或與吾母相依亦可也于是銘曰

載氣成形曰我生返神合虛曰我息鬼者歸也余何歸昭昭冥冥緊此日嗚呼欷歔來無迹去無[illegible]
以爲有也石火電光以爲無也寒山片石

壬寅夏初猝得危疾意謂必死而泯泯也自作墓誌嗣後或有哀其文而存之者文成數日而疾[illegible]距今三十季矣而髮皤然而腹枵然而神[illegible]然[illegible]

頷茫然因是而益赧然曾不若歿沒者尚可諉曰時數之促也天不假之以年也而今衰頹無足驅策矣少不努力老徒傷悲我之謂矣然猶強顏書此者冀我子若孫見之鑒余覆轍早知所以自免耳庚午春半擲筆潸然

胡二齋先生評曰臨川之筆尼山之徒太史之骨文忠之膚吾見老子其猶龍乎

鄭收仲先生評曰疏疏密密整整斜斜幾所匯壺欲碎讀此即聖水呼之欲出矣

何岷贈先生答書 康熙壬辰五月十三日到

曩從高渭師前輩校士錄中得讀大作深歎古人骨法猶有傳焉自媿無文不獲裹糧請業充門下都養之役邪辰墨選於學曾無所講明而憑臆任氣豈能有當於得失廻想每爲汗下縕袍不耻章如震川作最爲清醇亦用扇對乃無端獻疑稛[illegible]妄譏其亦不直門下一笑矣亟示庚午曾荷先施辱賁手教不知當日竟浮沉何所以友同人四丈平生執謙必不蹈叔夜之懶況如弟者末學小生幸蒙長者餘論兼之雅所愛慕恨不獲侍左右者豈敢不即敬答耶固知必蒙照察所惜者無從藏在篋衍永爲光榮也賜教古文十五首反覆尋玩直接天傭正派不屑屑規撫歐曾文法而質實處自與之合西江作手今門下其誰祇緣近事紛紜遂於文字間轉多拘畏不敢輒加評論想能憫其俗更恕其葸耳方今白首魁艾可當申伏之望者指不多屈伏惟順時加飭以副海內後生瞻企不宣

蟄雲篇文集總目

第一卷

第二卷

第三卷

第八卷

第九卷

第十卷

祭楊立生
祭楊協千
祭范元夫
祭孔維新
第十三卷
祭彭太孀
祭徐太岳
祭官叔岳
祭蔡母舅

奠先嚴百歲
祭服兄聖兆
祭族兄奇生
祭族弟謙若
祭彭孀翁
祭晁孀母
祭馮舅母
祭官岳母
祭劉岳母

祭劉太孀母
祭彭太孀母
奠先妣八十
祭單甥女
旅寓螺墩奠故室劉
乙酉奠故室官六旬
祭表姪婦官母饒
祭管母羅
公祭管母羅

公祭童鎮府元配鄭恭人
祭劉簡季祖母
祭徐未能母
第十四卷
黄訥秉誌銘
傅一民誌銘
李榮燦誌銘
車化菴誌銘
車羲山誌銘

擬王文端公直特薦聶大年疏

臨川剩叟李伍渶著

臣聞古大臣之事君也夙夜寅畏啟心沃心於密勿之地矣而又必推賢進士孳孳匪懈俾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內外大小臣工罔不各舉其職猶懼野有遺賢或長才而屈於短馭或庸碌而列於顯員務必矢慎矢公精白澄敘斷無知而不舉舉而不先致上負朝堂勤求之德意下辜草野聞儁之雅望也臣直衡茅下士識淺學疎過蒙　皇上特達之知備歷清要擢在銓曹數年于茲未有一得之愚仰答殊常之遇不過謹循資格以進退庶官是所謂奉裴光庭之型書而因循苟且以度歲月也縱竭蹇蹇之匪躬亦涓埃而狹隘不若遐眂博覽以人事君庶拔茅連茹周偏而公溥也茲有仁和縣訓導臣聶大年者臨川人也學問廣淵行誼脩潔職在卑微識度弘遠見臣題畫史卷偶有十年不忘之語批其旁云使某以十年不忘之心待天下之賢則天下豈有遺才哉臣近得

聞之通身汗下跼蹐悚惶若無所容於天地之間也者夫大年一校職耳尚慮及于天下之賢才恐有遺失矧臣身際通顯曷不訪求天下之英才於常例選造之外而引薦湛潛博達之士以與古大臣比烈也且大年於臣分誼甚疎而能責備行誼如此其爲直諒端士可知臣鄉者未知其人尚可諉曰無知而偶失耳今既受其忠告之益矣而又不特簡以上聞是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惡得免於竊位之譏哉茲敢忘其固陋所以其人奏聞伏望　聖明俯察疏賤之篤忱以徵秩而有推賢引士之念倘擢在近曹可備顧問之地則必能將其赤衷抒所見聞以仰裨睿慮之萬一也且臣之所以奏聞者非敢謂其人遂足以居高爵而膺天下之重任也亦謂其人年力既深學力既邃得在翰苑之列國學之班隨所見而效所明則賢否立見黜陟可以隨施也此一奏也非以爲大年也臣待罪天官若外託簡靜之名而弗克垂臂以援人則天下之懷才而未達者將待何人居何位而後能公聽並觀以揚側陋也且其人年力將衰

倘終弗克自振或一旦溘先朝露則是見了還休會
如不見燭影揺紅之辭特爲臣詠也臣將何以釋其
慚顔哉昔宋有賢人邵雍研窮天人之闔與洞晰治
亂之機緘程子伯淳稱之爲天挺人豪非徒隱遯之
流也當時大臣如富弼司馬光者既深知雍而敬禮
之矣何以居可薦賢之地而又當其君求賢若渴之
時曾未聞一引薦于廟廊之上而徒以隱逸待雍則
雍又烏得不以隱逸自處哉臣竊常以此爲弼光二
臣之缺略臣若不能引薦大年則後人又將以臣所
恨者爲臣恨也臣無仞踴躍悚惶待　命之至
文端誌壽卿墓云吾以大年之才必能自振故久
不引薦何乃止於校官耶夫身都冢宰坐視賢才
沈匿下僚不一引手請問校官更從何地自振乎
故恐激而擬一疏以補其缺典也

擬燕將答魯仲連書

魯君足下蓋聞高義之日久矣鴻聲俊辯雲湧風馳
處乎壙埌之野而恒切夫有國家者之慮遺榮釋利
名擄其至美而物不得而繫之意足下秉義卓然策
時已審恕己量人不爲辭費今得足下惠書然後乃
知名固有可虚居士每有所妄附也足下盜虚聲亦
既有年矣學不必有師承行不必循矩度雖有禮法
之士亦何必求多於足下也然度足下旁觀而持堅
論將必忠義爲歸節操是勵足以関夫一切庸庸者
之口而敗軍之將降國之虜聞足下之展聲亦且詆
隙投罅而無地也乃今反覆恣辯曷所云爾乎且足
下引弓繳而削札孤城必自以爲熟思而審計使北
鄙鄙人開所不聞耳雖然北鄙鄙人庸闇寡識足下
殷然覬教者果非所聞也非夫以口舌得官者孰得
熟聞斯義哉若國湣王不道內毒生民外毒四國我
樂大夫奉君王伐罪而拯水火旌鉞所指瓦解土崩
君臣鼠竄淖齒抽心稷下滅喙足下斯時安往耶父
母之邦何役沒也奔敗之餘負固不服者區區田單

保即墨王舉國欲偕喪之時我樂大夫卵而翼之豢
而馴之而単也鷹眼不悛困獸猶鬪尚能奮詐謀而
抗義旅刕我國奉辭伐罪功墮垂成即今小有利鈍
亦勝負無定形也曷膚足下逞其涸穢之游談勸人
臣以喪節引國士而趨辱行乎鄙人抑又籌之足下
邀遊列國間揣摩勝負情形詡鄙人困於援絶狡獪
如単必計日而舉城耳事倖集而単獨擅其功足下
負一時重名無所短長於其際故不若逞其詭辯異
時戰士事集則曰非我不能驟燕鋭士之心也足下

之識太闇議太穢足下攘功之謀亦太險矣雖然勝
負無定形嘗謂北國義士卒墮東隅狡夫手哉方今
遊士握此術最精毎冷血戰者罔劳而揺唇者奏績
足下自負天下士亦復爾爾耶恐有識者窺見足下
之攘名更狡于貪夫之攘爵祿也雖足下巧於自營
丁於自覆然而影從鑑見果可匿乎足下負一世虚
名亦既有年矣靦然爲一時八士之望而持論若此
其汚也則易地處此當必納款恐後反顏事仇而猶
藉口于人曰吾以息兵庇民也可乎哉請爲足下揭

此書于列服不知足下何顏復見鄒魯文學之士耶
意者有蹈東海而死耳

江西詩派圖論

葢自上古神聖繼天立極而文章與天地爲昭矣詩者文章之一事也經國鴻模不盡於詩而歌詠盛德之形容者必於詩徵之故上世之盛在朝則有喜起載歌之音在野則有康衢擊壤之謠然則詩者文之最精者也宜其通乎寰宇而言之貫乎千古而道之不當拘乎一時局乎一方而爲言也東萊呂本中居仁作江西宗派圖以山谷爲其祖而以陳無已等二十五人爲法嗣彼其以一時之師承一方之聚會而

明其所宗耳未足以通乎天下貫乎古今而爲定論也嚴羽儀卿叙之詳矣大江以西三代以上未有傳人東漢而後有傳人矣未始稱詩也東晉而後陶彭澤始以詩稱也清空淡遠獨抒性靈工部所以有安得詩如陶謝手之句也陶生於柴桑而謝仕於臨川此江西稱詩之始也有唐一代以詩鳴其盛而江西之稱詩者不大著焉固未始有其宗也至宋而後晏歐王曾幽黯黄陳二謝繼起焉黄固以少陵爲其宗者也乃如用意主于斵闢琢句喜於險峻佶曲聱牙至不可耐其與少陵之鍛鍊精純者異矣雖然不可謂非杜之嫡派也昔人謂少陵集漢魏以來之大成而分寧又抉少陵之精髓其源流固有自哉然儀卿謂其作爲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爲詩以才學爲詩以議論爲詩浸失漢魏以來渾成之音離悟之趣也不其然歟愚以謂江西之稱詩者斷宜略分寧而遠遡柴桑葢祖柴桑而後有性情有性情而後得有詩也居仁以天中之秀承申許榮陽之合緒而研精覃思於詩學因詩以窮躭禪而病却家家而獨承乎豫章

且却乎豫章最著之歐王而獨企慕乎分寧用意之深遠未可輕訾也倘進之以柴桑則用以治性情益得矣豈僅以宗派圖所稱諸人而已耶

瑞蘭賦 小引

蓋聞美不虛徵福由德致易成於四聖之手而千古之决休咎者必求端於草蓍神藏於冥漠之表而兆姓之求靈響者率决筴於竹筊是草木之微早得氣先而嘉祥之臨斯應事後矧蘭為國香而宜男之慶鄭穆已兆於燕姞伯業之圖勾踐久蒔於蘭渚者乎（越王種蘭於蘭渚） 鎮府仇公介石挺白岳之瑤林登彤廷之蘂榜分符龍陛作鎮羊城攬轡而天下望其澄清下車而六邑受其寧謐政成三載

頌滿四方和氣盎於閭中石麟來自天上紅英爛漫既見兆於寶珠仙茶素質繽紛旋呈祥於上林梅蕚於是玉署盆蘭呈其連理敷榮擢秀共成三奇昔洪公𠠝三瑞堂成而子适適生（洪公𠠝為台州寧海主簿適河花蕊寶竹幹有連理之瑞而生子适因建三瑞堂） 韓稚圭四花並燦而四相登庸以是方之蔑以加矣矧紫陽朱子徽國之鍾英也而實生於尤溪尉署（朱文公生于溪縣之尉署） 涑水溫公夏邑之儲秀也而實誕於汝寧之黃堂（司馬池為汝寧府光山令溫公於此產） 折桂闈下佇紀攸生（李忠定公生子松江折桂闈

吸川亭中介甫載育（臨江府判廳吸川亭王益為臨江判府其子荊公生此） 綿州理館之誕永叔（歐陽觀為綿州推官生子修於此） 泉南守廨之產魏公（韓國華知泉州生子稚圭） 前代偉人率由任所則夫明月寶珠得之於臨川幕府誠不蔡而知其合契也已梁園上客已振琳瑯東鄙菴民聊呈俚諺其詞曰

緊四序之成歲統萬彙以爭妍雖榮華其各著每狎玩而靡鮮厥有蕙蘭來自空谷匪逞艷以投夫衆欣常靜娟而媚夫幽獨爾乃謝巖谷之寂寥凝清香于燕寢光風轉其蕭踈旭日煦其寒凜聆西方美人之微言件南國才子之豪飲既不涴湍於粉脂而時潤澤於埜濟於是舒其靈質發其英姿其旖旎於化日且猗儺於明時含幽孕美振藻摛奇綠葉舒其劍脊紫莖擢其瓊枝芬芬郁郁朗朗暐暐香騰瑞藹雲爛霞飛琳瑯謝其色瀞玫瑰遜其芳菲衆葩競吐如小鳳之共棲夫上苑連理迅發恍紫燕之翔遠夫簾幃邁豐浦之九畹恍縣圃之雙畦斯豈物華之恒徵其茂育實乃造化之特著夫光儀夫是以彩鳳集於香

肩玉蕊投於蔣室掌捧明月之實珠盤薦蟠桃之佳實正值祓禊之芳辰共飽湯餅之芬馥斯乃靈物之競頭其三奇而主人之並臻其百吉者也余聞大人吉占固已叶兆於熊羆而九重徵書又將寵光于英郭親三千之珠履以盈庭側一老之披褐而錫爵

横秋閣賦

憶傑閣之嶙峋兮踞地勢之龍從挹臨水之朝宗兮匯萬泒而來同軍峯拱其南而華蓋翼其西雖獅石横于北鎮靈谷峙于東峰倚牟角之仙洞枕虎頭之巨衝兩河會其北界建治于五峰之正中四閣並建窣氛祲而書雲物斯築特聳俯視培塿而獨雄爾乃天宇澄鮮氣象清淑赤岡霞起而建標金臺雲飛而擁轂連樊之刻漏琮琤兮水之廻環詰曲仙桂隱隱而飄芬茱萸搖搖而益穠金槐之園林流丹丟蒼之

風檄烟簇烟火萬家艨艟千軸熙熙穰穰轟轟矗矗有時輝之盈眸無纖埃之蔽目循良之布政優優賓朋之懽聚郁郁倚欄長吟飛觴飲醁雲物引其遐思川原供其瞻矚於以咏嘆造物之無盡蕆歌頌皇風之多肅穆斯閣誠爲一郡之巨觀而前賢之名篇可續者也慨自峰屯蟻聚流毒于西羌長蛇封豕薦食于南疆大地陸沉既已蔽虧夫天日而羊城蹂躪遂爾燹殘爲戰場于是荊榛滿目所在寇攘閭井蕩爲丘墟庠序毀其宫墻雖示春飛雲之棟甍尚峙而横

秋擬峴之兎磔悽愴幸天兵之大加清廓蒼赤復樂
献其壺漿廿年以往安輯流亡鴻鴈免哀鳴于中澤
播遷者稍弛夫橐囊百室雖與夫百堵而古蹟尚歎
想夫古王間常一徘徊于舊址携朋侶以相羊思盛
典之不可數覯而欷歔感慨乎夕陽然而山川如故
風景常新苟草木欣欣然有向榮之意矧民安康阜
能無陶陶然追復古昔之深情將見旬宣沾被之既
渥而棠陰話舊者競思召伯而奮興愚生雖愚請執
筆而揚扢其盛美焉

討鼠檄

竊以猥鼠不作法網遂疎許過既遥禁符莫顯爾乃
挾以兩端行其五技南國之墉無牙而亦穿魏廐之
鞍任齒而肆嚙食黍見刺於風詩慣爾不飲盡書蒙
譏于黠賦猶且無良今又窺我竹園穴我茅屋翻厨
倒甕穴笈穿笥壞嚼衣裳啄耗典籍迹縱橫於几案
幾不留塵聲嘯聚於椽櫨儼然分闇目無白老撓適
飛生盤竹莫書其貪擢毛不悉其戾始以天地之寬
不難兼爾小醜繼念物力之艱何能飽爾渠魁雖曹

元理之算術偶差而淳于芬之厭勝必效縱令人立
而拱禮意奸矣就使拔鬚而贖罪可逭乎然設穽以
勾來疑非天誅之義即伏機以誘致安見王師之仁
是用率茲雄猫殲爾小醜凡茲爪牙之士闞如虓虎
奮若雷霆將食牛角者必誅而嚙貍尾者務[illegible]
曰自此洗心我知其終必異性要惟搗穴乃來献囚
謹檄

半谷說

余少長於靈谷之麓甲辰遷去丙辰復僦居其外麓欲闢半畝之宮以谷勝而無如其囊空何也自宇之曰空谷所以識也辛未應友相邀藏拙于宜黃荒山半雲菴菴無主僧予至而主其菴因新其宇曰半谷或曰杜子野先生有拏雲書院予既設教是菴何不遂號半雲余曰杜先生尙矣余不敢希蹤且前之主是菴者有半雲老禪余竊薦爲不敢爲釋氏之學又安可襲用高僧之號乎抑余卜居未定尙不知其稅

卷一　十五

駕之所遊于舘逐于寓或彼或此半似孤雲半似野鶴其亦尙存三十年棲遲靈谷之麓之意也哉且谷以言乎虛而能受余之遯跡是菴方將持夜行之燭以爲學未敢以爲教也故宜仍以谷爲字也自茲以往庶期少有得于一知半解而勿終爲空空而鄙也則幸矣

剩膄說

乳名麟毋麥也五歲入郡塾塾師字之曰聖瑞安已及應童子試有冐焉爲之改字者益鄙惡不堪牛馬呼應丹越歲而後汛之前辛卯易名經國應試有丈人行曰禮經國家聖人所埀也宜字聖埀二十一歲丙申甚阨拂鬱幾不欲生已薙髮將竄溺異端矣丈人剩翁贈金領今名強應道試倖取附庠于是有以水旁起義而字之曰聖水者蒙蒙昧昧數十春秋矣乙亥誕辰飮後勃然自驚曰以下劣愚夫而冐嘉名

卷一　十六

將不愧死無地耶亟自改曰剩水庶守戔山以終生耳癸未應歲薦過吉州遇安成吳雲舫翁詢姓字微哂曰此與胥水何別耶豪飮數月序秋聲且[illegible]選擇澂懺槧不敢承因請曰姑仍剩而以叟易水可乎舫翁曰可哉遂稱剩叟者八載迨今辛卯則聊于耗焉幾不辨蒼黃矍然曰甚矣其憊也日暮途窮無可追悔矣胷中不能復正矣乃加月字于叟旁曰剩膄

名效說

凡操筆以刑賞于人文者遇文之惡劣則乂之遇人之惡劣則乂之余內省多疚四顧茫然仰無以報荅乎祖禰宜乂也俯無以垂裕乎後昆宜乂也中無以修飭乎一身宜乂也外無以康濟乎人物宜乂也迴環自訟百無一免于是合而名之曰效字曰十乂以著罰也效者簡賤之稱也余既有受爾汝之實矣敢辭其名乎夫既有受之之實矣而又爲此說不其贅歟竊念人之過積日深了無生機者由于憒肰不自

省克也故復揭此于座隅日寓目而愧悔焉或稍存荄芽于陳根萎翳也歟噫晚矣

丁生貫三字說

與天地並立而爲三者人也必有以立人之道而後成其所以爲人不則曷以稱最靈哉予友丁子玉甫名其長子曰人而問字於余余字之曰貫三蓋人者統同之稱也並生于天地之間而有以貫徹乎三才之道立乎其大者而人之名始尊且貫之爲義博而多端精而有要自昔迨今學問淹通著述廣博而或析理未精涵養未純富貴壽考而求可稱全人者何限貫之義昔易言與爾貫三聽穎邁群好學勤敏甫

齠童丱之年幾就成人之列亦慎思所以貫之哉貫則不獨特乎天事之最隆必偹歷乎人能之並至至大至正至嚴至精承家學之淵源而有以障閑乎衆流之涌決庶成其爲立人之道者玉甫因謂余曰長既名人仲季當沿立人之義而次第以命之然則自今以始爾貫三不苐慎所以自立而且率群季以率庭訓于無已也哉

施伯

天地之生才實難才者天地之所少也天地之所實也萬物並育於天地間各爲其物不能相爲而有功故雖四靈亦與凡鱗甞介等耳旦凡鱗甞介得聖人焉發其所用以有功則其所用反出四靈上故君子務爲實勝而不鶩于其名也苟人而無才亦何以别于物物而名爲人乎若夫知其才矣而欲私之私之而不得則曰殺之不亦大傷天地之心而干二氣之和乎施伯曰不如殺仲而以屍與之李子曰嗟乎魯之十世不競也施伯一言兆之矣夫仲者天下之才也不死而請囚非其心也欲有所用其未足故寧屈節而冒爲之雖執焉不辭也使其不必怨君事仇而得躡尺寸之柄以爲其所欲爲焉有不盡所爲于其仇而必欲事其仇者乎施伯不以大義激發君之仇心而用才反勸其殺天下之才以傷天地之心而絶生民之望亦何異于凡鱗甞介螫其毒而相害焉者乎衛公叔座曰不能用鞅則殺之衛鞅之才信可殺也不可用也殺鞅則殺殺机也惜乎用鞅一言是發殺机也悲夫

彙次史記四事

史記舛謬頗多難以概舉試舉其最顯而易見者四事夏太康尸位畋於洛汭十旬弗反有窮后羿距于河遂偏居陽夏歷仲康至王相二年羿逐相篡立八年寒浞殺羿併其室而王相偏居商丘至廿七年浞殺相滅夏少康甫生同母逃于仍浞篡逆四十載少康備歷艱危而後克復夏統此千古中興第一偉烈也而史遷平敘曰帝相崩子少康立少康崩子帝杼立無一筆敘其四世始終左氏傳固後出未得見屈

騷曾不一留神注目耶何大夢夢也衛釐侯在位四十二年子武公在位五十五年武公九十五歲猶作抑詩自戒箴儆于國曰大夫司卿士毋以老耄而舍我合繹之則共世子生年當在釐侯未即位之先矣共伯蚤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姜作栢舟自矢曰髧彼兩髦實維我儀則在子事父母將冠而未冠之年也釐侯卒時共伯君非早殀則年幾五十矣尚總角而髦夾囟耶姜亦將五十矣父母尚欲奪老嫗而嫁耶而遷史乃序曰釐侯卒子共伯餘立弟和

襲攻共伯于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殺和立爲衛侯此等荒謬無根之語不知從何處摭拾得來以誣謗賢侯也邲之戰趙朔將下軍趙同趙括亦爲中軍下軍大夫此後朔不復見于經傳迨朔既死趙嬰齊通於莊姬趙括趙同放嬰于齊討家醜也事在魯成公之五年既而莊姬譖于晉君曰原屏將爲亂欒郤徵之于是殺趙同趙括而以趙氏之田畀祁奚是時武同母育於公宮此魯成八年事也韓厥言于公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則爲善者懼矣是以立武

而以田仍歸趙氏此時欒書將中軍專擅晉政十一將佐皆賢能在列而遷乃憑虛撰出一鬼頭怪狀之將軍屠岸賈得擅誅戮之權也且又憑空造作語言捏出程嬰公孫杵臼云云曾不知晉殺同括時朔先死數年矣其子亦長矣豈猶在襁褓而藏母袴襦耶育于公宮何其逸何待潛匿民間致殺他人子以代死耶厥于誅同括時稱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立武以勸善舉國上下何常有一語及于靈公之事耶遷之描繪岍賈也直是怪物出現殊非春秋時人物後

世憒然不察徒以保孤爲義舉信子虛烏有爲實事可慨也項羽武勇剽疾曠代無兩闇於知人而吝于賞功韓信謂其婦人之仁匹夫之勇千古定評也不終宜哉古者天子稱帝三代稱王至戰國七雄竝稱王嬴秦始稱皇帝或曰呂刑有皇帝淸問下民等語秦亦因之耳漢後遂因之羽于是時自稱霸王而號令畢欲自己出使賊戕義帝于江中然未嘗一日僭稱大號當時擅兵諸雄者亦未有一人稱臣于羽陳勝吳廣首發難不久遂滅則羽與勝俱列列傳可也

遷乃爲羽作本紀爲涉作世家抑何悖戾至此卽王介甫不於羽涉本紀世家致辯不猶是紙語抑[illegible]耶凡此前人已有辯論杇僅彙次爲爾非特識也

明太祖處置馬燁奢香事

水西土酋婦奢香夫死子幼代夫而統其衆時都堂馬燁鎭雲南欲藉開國兵力滅之而郡縣其地數以小事庭辱奢香蓋欲激其叛以爲兵端奢與土目妻劉氏密謀遣劉氏至京叩閽訴無罪太祖遂召馬燁而戮之愚謂此政刑兩失也馬燁才臣也卽欲安全水西獨不可調燁別任岩疆以鎭壓一方乎奈何爲夷婦而誅封疆大臣也厥後任雲南者鑒燁之死於無罪遂不敢以法繩束土司馴致驕蹇不法常爲地

方患害區區九驛馬遞何關軍國大計乎順治年間明後王逃遁雲南少延殘喘不足爲國家大害也吳三桂領大兵進征未能摧破乃假道水西以倖入而滅之遂以其兵力滅水西而開設四府化千古來蠻荒之俗而爲華夏此正踵馬燁之故智也水西之效順於明祖者安在乎愚細思之重思之展轉推究而權衡之欲天下久安長治永亦無兵革之患必也盡天下之地而郡縣之國不異政家不殊俗人無自私自利之心而後無相戕相賊之禍處乎後世而言封

建徒慕法古之虛名而釀天下以無窮之慘苦其忍仁孰甚焉楊文敏榮勸宣宗棄交趾亦以上無太宗英武之君下無張玉朱能之將佐且內度己之才能不足以及此也桂文襄萼欲藉王文成守仁之才智以平安南新建伯但於奏牘之末稍一及之亦度己之才能不足以及此也嗚呼安得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淳樸而不生傲悖以返于太古之休風也哉

明祭酒王公臨終紀事

祭酒王公諱廷垣號光復癸未請假歸鄉乙酉歲金聲桓王得仁提兵下江西以次及撫州建昌張官置吏民皆披剃從服色矣王公僻處下邑窮鄉匿影藏聲宜若無與於人間事者歲暮族衆數十人猝擁其子若侄跪于前曰時事以剃髮者爲順民全髮者爲頑民老爺位尊易爲人所指目倘一發兵勦洗則合族男婦數百口皆爲刀下鬼矣臨川曾吏部一族近地溪山吳姓一村慘禍可鑒也願忍痛從權活此數

百口生命公曰不建義旗徒草間偷生已兀兀不安尚爲人所指目耶衆曰彼奸人者將借尊貴以圖[illegible]進也公曰然則召一僧持刀來衆中一人飛跑從[illegible]呼一僧至公曰與汝一樣光禿禿地則已僧不敢[illegible]剃完公曰取鏡來公持鏡自照歎一口氣曰唉而[illegible]遂如土而氣絕子姪近前抱之則形神離矣後[illegible]曰從古死義者未有如公之奮迅剛烈者此一口[illegible]氣直塞于天地之間可對二祖十一宗而有光矣眞千古第一血性男子也

壑雲篇文集卷之二

說郛摘錄弁言

臨川剩叟李伍渶著

類書雖非本領條貫之學然學者耳目之力有限而聞見難于遍及得前人纂集而部分之則後起者甚易爲力也但依類分部者猶覺撮聚近俗不善用古者徒依類套抄爲可厭耳陶氏說郛據古人之成書而各選一帙以分刻之則尚存古意惜當日之選手漫無精鑒原書儘有佳搆每棄而不錄而冗襍無關

議論者反闌集而不删書至於百二十餘卷而足以備典故資議論者殊不多見余借得殘書于友人處稍爲繹之既愧巳之聞見寡陋而又病此書之冗而鮮當也爲手抄其議論之有益者故實之有據者彷各分帙而不混合就中頗有全帙當存者則又以辛朽之力有限不得不割愛而全置之俟另存一目錄以俟他日別有所搆云耳又續說郛四十六卷不知其爲何人所緝並撰擇而錄之或二書所未載偶有所觸則又抄撮而存之亦足以資初學者之考訂也

然志爲通儒者不且笑其鄙陋乎則聽之丁卯冬半谷剩叟李渶書于瑶湖之拾齋

天傭子集刻成書後

天傭子集先生存日已有爲之專刻爲之散刻者而要非得所託以定爲全集者也其後閒關從王賫志以歿于延津所携抄本書籍手著明史及長行文字盡亾於延而里中舊刻亦散佚略盡順治戊戌年間郡丞蘇公邑侯沈公捜其存稿續刻之甲辰年間郡伯劉公刻昭武六家名文則節選于錢塘高才生吳夏忠子之手厥後劉公携鏤板以歸燕山而蘇沈兩公所較刻者亦爲他氏所湛閉不出今　上康熙壬

中楚黃何德繹氏寓書于東鄉言其父手藏弃先生親筆甚多冝亟來取歸不意所寄之札淹踰四載而後得至艾氏冡孫爲玧伯玉得書貧甚不能治裝越歲戊寅而後得邑侯高公孝廉黎君贈貲以行求于蘄水何氏則僅得文一帙以歸而同者強半于是勉力邉輯先後所流布于人者鬻産募貲而合刻之要之未爲全集也洪惟先生生平學業在明體而致用翊聖以匡王當萬曆天啓間憫世之爲學者剽竊俚腐兩病雜出先生力爲講貫攘闢務從洛閩之學以

求不倍洙泗之旨故凡癸未以前大聲疾呼以與流時儈才而未軌于正者反覆辯難雖爲𢢁悍者所嫉而不辭凡以閑聖道也而匡扶治術之文亦往往散見時時以神州陸沉爲惧而怡然處堂者漫不聽也甲申以後國破家殘不忍偷存喘息於田閒胼手胝足跋履山川與二三故老圖綿前代之鐙纘于一隅此如父母之疾已不可爲而子姓無坐視不爲進藥之理祈天代死割股刲肝何所不至哉當是時也事權仍不在握而惟日理章疏以別白所以持危扶顛

之機聽者又不悟也則嘔心滴血以陳之言如此如此則可以轉亂而復治出險以定傾如此如此則蹈崖山之轍而不可復拯聽者反以爲近于訐訕至力窮氣盡精竭神敝憤懣成疾而不可起國遲亦旋以顛覆生平所爲明體而致用者一不見用所爲翊聖以匡王者一無所匡也嗚呼可勝痛哉先生疾篤時孤城尚未破手携所著書一囊付其館人曰爲我愼藏此囊俟與殯俱還也屬纊數日而延城破尚未成殮云越數年次嗣斯騏上材奔柩于閩當事者頗有

邱孤忠而致朗曠次謁不能戢景敬光爲宵人所發傳舟行至某地爲盜所劫幾死幸免冠甫退亟返舟見書篋尚存不禁叫喜不意餘盜在岸上聞之以爲有異寶也復哨衆登舟奪之裂囊視之非彼所意寶也大怒奮勢擲于中流先生數十年所爲嘔出肝以圖萬有一濟者一旦盡歸于河伯無復片紙隻字存于人間矣原先生之意本不在于立言也將欲煉石以補堪輿之缺既不獲大展於金甌無缺之時或可少施於剝牀及膚之際孰意一腔熱血百折苦心

生悵然而去越數月乃遇黎先生言吾過汝館而師徒皆不見殊爲恨事嗟乎先生一代偉人碩德重望闕天下才人多矣相與講義不純者輒昌言以排斥之區區一小童子一二屬耦語何足稱了了者而先生竟屈尊而過訪其虛懷奬借不遺鄙稚爲何如哉惜歎大來竟不了了深負大賢之盛心也然此意亦何可竟忘哉故于敬跋遺文而瑣贅遺事如此云

不著千事功而僅以見之於文者亦隨身以盡天之所以擠抑斯人者何太酷哉此不肖歎之所以捧讀茲集而尚有妙處不傳之悲也某憶癸未年八歲時從黎不匱先生受經書習對偶黎先生爲歎世父言此兒大有騷才世父不省也他日偶與艾先生言及之先生詢其語云何黎先生閒舉一二聯以質先生曰能常如此乎黎先生曰時有可解頤者先生曰然則我將面試之異時先生扉臨塾中而黎先生[illegible]里先生問能屬對兒何在而歎亦以師歸而[illegible]

昭武課業敘

合一郡之人文以振一時之風尚講道蓄德立品徵文匪曰一方之精英盡萃于是而在是舉者未始非精英之所萃也是舉也以文衡之校文而群至則宜乎薈蔚而興者咸在文也而吾黨之會友者將不僅以文以文爲其端焉爾嗟乎不朽之業有三而言僅居其一今之所謂文藝者又不過文之一體則夫吾郡之所以致勉者將必有求進而不已者矣昔吾郡四先生之爲會也亦以駱文宗之拔萃而興焉其時

人不多及似乎約矣然四家之文出而海內之文風爲之一變迨今百年海內之推能以古文爲時文者必歸四先生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吾郡之所以旁搜而遠紹者豈必在遠歟惟是摘謬一編既出後社之鬼黨遂從而交搆之此觀老人而外亦稍落落不合矣吾黨之所以交相勸勉者宜何如也昔之爲會也人不多及茲且十倍其人人多則性情各出而好尚不能歸於一致然則穆然靜正而無文人之習氣者其必以羅先生爲師法哉吾郡之博徵會課尚在他日將請正於有道而文者以敘行之茲於訂交之初略爲數言以引其端云

公議裒貲共築昭武義學引

葢聞人文盛衰之數視乎上有興賢育才之人下有興賢育才之地尤恃乎人人有興賢育才之心而無玩時愒日之念斯可以常盛而不衰即或稍衰亦可以振作鼓舞旋轉而爲盛吾撫爲江右一大郡先賢之道德文章素爲海內所推尊邇來流風遺韻亦稍替矣豈非散處各方而無講道論德聚學行禮之地歟吾御聯會課文數年于茲矣然每因科歲考校之時暫聚郡城各假寓學庵相逢旋又散去故雖課

文選刻亦未底于成是雖有敬業之心而無樂倫之樂也于是公議合建義學於郡城則自茲以往有所定在厤來者可以久居而散者可以常集惟是擇基庀財募匠給食其費浩繁不免有時詘舉嬴之惧是以相約各出薄貲雖至貧者不可自外就中有家力稍優者慷慨豪舉多出數金助成美事毋俾八厨獨擅隆稱然必以會中之人率先義舉爲斷其或四方英才有慕義而來與會者則必吾友先有定論于胸中而後各舉所知以告于衆而入焉斯可以無濫交之弊而不至爲不知已者詬厲也夫如是其慎重者何也吾御雖以課文爲先而尤以敦行爲重苟使應學之未言言忠孝語語仁義而無實學實行以基之則不惟內無以對聖賢有愧屋漏而亦非所以應君相之求敷施于事功也故于作事謀始之初慮終闔遠交相勉誡俾某以犬馬之齒執簡而書所云若此

新請同人助鋟陳明水先生遺集引

嗚呼前賢之道德文章久已卓越於當年流光於奕世固不待後起者之推崇表暴也然而世遠年湮卷帙散逸致後之有志者無從窺其涯涘則亦世未遠居甚近者之所不得辭也吾鄉陳明水先生生而穎敏徇齊弘深肅括他人弗知而獨其叔諱幽者深知之年二十四當事敦請始出應試筮仕于正嘉之際以直節著聞居官惟潛心於存心養性深契于陽明先生之標旨而以聖人爲必可學而至也道德醇深

海內宗仰武進唐荊川先生徒步造訪晉江王遵巖先生序刻遺文二公者當三李名譽炫赫之際排擊不遺餘力而獨於先生翕然無異詞者以先生之力學爲聖賢而排徒以講學爲能事也茲則年代久遠梨棗無存其裔孫吉相吉楫繕寫數部皆爲當事者前後取去每欲竭力繕寫而弗逮不省湊久有志於學先生之學而愧私淑之未能欲求其書而潛玩焉亦弗可得也因與吉相吉楫相商宜莫如求助于同學之君子相與襄貲而重鋟焉俾學者知先生之力爲聖賢而不但以文章開湯陳羅章諸先生之先也

江行摘草序

南泉之溯洄於余汝上也非以爲游也將欲偕天下以趨於寡過之途而兢兢乎未可必得也則莫若先明吾易學以道之此朝易之所以就刻于廬陵于公也然而與遊與息者未足以窺夫易學之底蘊也則間以其詩歌道其性情焉夫與遊與息猶未足以見南泉之性情而必見南泉於詩此南泉之所以不能已於詩也於是以刻易之餘刻詩於汝署欲南泉之詩者于百七十篇之中知其無以異于三百篇之指則知四聖之易今且爲南泉之易矣然則南泉先行也非以爲遊也而實能盡乎其遊者

鄭愼子詩敘

憶十年前從寓武齋中得余全人詩刻讀之喜其風流掩映蓊勃生姿問其年少余二歲余因取少時詩艸盡焚之今巳酉夏復從寓武得侍牧仲鄭先生先生示余以所著史統朝易及莊騷二註讀未卒業先生間出長公愼子詩篇相示則奇思秀致飄然欲仙余于是益首垂氣塞因嘆天地之生才實難而閩中何其多才也王文恪云自宋南渡後中原文憲皆在南矣豈不信吉遠如伯紀近若石齋皆爲一代大臣之冠冕乃當斯世而南泉蘆中之著述遂躡考亭後有英年妙才如全人愼子者充其學力之所至於以老其才沈其思小其心慎其守將與忠定忠烈方駕豈余謭劣之所敢望乎今先生訪友青原戒行方亟僕不敢久留珠玉於塵案用綴一語以訂將來倘一會而脩不朽之業不啻余爲門外漢耳

酌社會敘

昔之爲錢穀之會者裒衆人之貲以佐首事者之緩急繼其事而一周或藏鬮以卜其後先或投瓊以定其序次或以情誼相讓而先得之要以緩急人之所時有通之則無往不利也然而祗以通會中之緩急而非有以廣及夫人人也吾鄉之士之爲會者則異是其志一出于備荒夫荒政之宜亟講也士君子之所觸目而𥚃歷其懷者也荒政之難舉士君子之所束手而莫可展措者也今諸子亟起而任之既聯其

會矣則必定其規撫著其條約以爲經久之計條約之設宜有弁言龍潭先生既已先之矣僉謂朽叟亦不宜結舌嗟乎朽之志此也久矣恒困于無貲而逡巡退縮莫可如何也諸子遂能起而任之其必酌乎己之所能爲酌乎人之所可受酌乎事之所能久酌乎弊之所不生明恕而行要之以忠信事雖大必濟別爲德于一鄉之内乎哉詩曰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當荒歉之時則挹此注彼以周一時之急當秋成之日則挹彼注此以備來歲之需周而流

之價而柔之經紀有法消息日生其亦民之攸暨之[illegible]也[illegible]謂士人[illegible]所持者狹也風以勗之當必有次廣者而興然以[illegible]

送紹武程子美叙

遊者士之所弗獲已也濟學雄文固遇知己於制舉懷抱利器負琴劍而展步武于四方豈士之初願歟然而善遊者則能得乎遊之趣而益廣其學焉何也兩足于桑田十畝之間歲月雖深獨能古與稽耳烏能友天下之俊傑而與居哉將欲覧萬里之山川而發千古之靈奇則必於遊而得之然或僅見之於詩歌不能収之於圖譜則亦僅得乎事之半耳善遊者更有進焉即景寄趣遇物寫照詩中有畫畫中有詩

則凡足之所及目之所覩毫之所揮神之所會而山川人文秀傑之氣皆得羅之於筆墨之間紹武程君子美生於李忠定公之鄉而欲師法乎楊中立先生于伊洛之志掞藻振奇既採七閩之勝而恒遊[illegible]於三吳兩浙之區少遊童貢則參究于[illegible]叔子先生之門深得乎問學之淵源凡所停泊則必探討其先[illegible]之遺集而發之乎詩歌形之于繪事與日豪而文[illegible]富遇則蹇而囊常慳而其進取之意弗少倦也昔[illegible]山錢蒙叟常稱閩人林六長遊于南阜[illegible]後艱難跋涉惟以保護南阜文集爲事至於遭患難誓以性命相殉也子美既已探討前賢之遺文孳孳弗息彙綜米趙之能事卷石弗棄獨未得如南阜者以爲依歸耳使得一大賢以爲依歸則將發前賢吾道南矣之嘆豈但競美于六長哉茲丙戌十月之交訪予于郡城之藥肆若欲採豨苓而捘馬舄出其所遊之詩三百餘首以相示醞釀宏深發採秀異余愧弗嫺于風雅而未能屬和也爲讀其詩玩其圖而作小引以貽之且爲之語曰司馬子長足跡半天下故

能發爲文章而高出于千古子美尚其勉之哉越二歲將應明經舉以達乎京師北遊齊魯燕趙之郊瞻京畿之廣大覧景山之麗都而憑弔乎古昔英傑之遺跡閱歷乎人文之總萃將所見益多而所造益深則列禦寇所稱能盡乎其遊者舍吾子美其誰與歸

韓柳合刻後完喜書

初余讀柳文未深也獨于昌黎醉心焉雄深雅健以為子長後一人而已雖有作者弗敢望也既而讀古今逸書攷古籍頗見柳州之辨析鑿然若韓公未免包荒墨翟諸人矣于是好柳州之文彌甚求其全本數年未得間讀鹿門選本喜其幽深峭刻以為今而後喜得與昌黎並轡中原者曩余嗜昌黎日聞友人家有韓柳合刻善本屈意求之弗吾允也歲餘始借得昌黎文即以厚價歸之友人無可如何始允昌

黎文歸我予心喜得昌黎文而思柳州者七年未洽至辛丑秒秋予友語予曰吾家計不完柳文已落某氏矣憶曩昔不欲歸君者何意今竟負吾雅懷矣予于是慎難者數日友人感予意誠乃曰君急書質弟敢為君出之予于是踴躍懽欣以重價購求而始獲焉百拜登受起曰神物必合信夫今而後予將何以為功而後無負斯文也哉因識其事於篇末辛丑十月朔日書

史評小引

某二十許時無所知識妄為史論褒譏千古震撼河岳不顧臏絕而壓覆以死也一旦感楊誠齋柳詩而悔之盡焚所為史論二百餘篇三十年閣筆不敢臧否人物久矣乙丑改正臥病無聊忽念窮老書生不得執筆側侍從後國家大典禮大制作無所與聞而徒食息于糞壤之區為流俗作莫輓為緇黃作乞募政使嘔血十升不過與數觔猪肉相似苟不能仰窺千古治亂得失之林何以活餘生而流碧血也乎于

是而前此之悔頓忘于是而前此之失復蹈矣凡諸所得類次成篇以俟後賢之譏余褊衷云

卻助續引

昔蒲州徐孺子非其力不食屢辟公府不起寄謝林宗數語使人讀之愀然有餘悲焉今八大山人盎常有無聲之悲矣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口耕稼非其所任獨持數寸不聿以爲生風雨不蔽裋褐不完收光歛彩以自放浪於頽垣委巷之中雖有懸榻亦無從得下也身世之故殊難爲懷山人澹然而忘焉略無悲憤之意所見於歌詠者雖極奇崛其詞率皆和平其展也茲者同人爲之計及嗣續將以助阮宣子者助之山人聞之亦且以爲非其力之所自出而辭焉某與日午仲衡石友諸同志聚而謀曰山人點染繪事易米而外不及清酤此其素也今將爲似續計而可輕棄其筆墨乎自今我輩有所請於山人者當共爲不助而助之想庶不乖其非力不食之志也于是既與同人約而且筆之以公諸凡與山人相際者

辭倩筆小引

行年六十力役罷征豈曰敬老崇文大都矜衰憐朽隸也不才既不克以識字見推於壯歲老且耄及又何堪以筋骨受役於窮年從來酬應之文情難免俗况乃倩代之筆言不由衷而且株朽不萌源涸難浚縱搜索枯腸亦祗供捧腹耳几諸庬使令出惟行公則導而且倨蒙奚罪不容辭繼今以往哀而赦之則幸甚

王尺山文敘

吾友王君尺山以熵然清絶之才而慕閒遠退遯之行與人不甚欵曲落落穆穆亦未嘗不溫然可親也若使之毁方爲圓隨世俗步趨奔走形勢標榜結納則深以爲慚以故杜門掃跡三十年人無知之者嘗一詣京師所親附札投達官半日不出而發亦遽歸其性不與時宜盖如此嗟夫今世才士多通融獲高名厚利其中固未嘗不有以自信然以君之所信寧遂歎乎哉而兩鬢髮鬖一身偃蹇吾固疑之雖君亦不能不自疑也一旦奮然有感昔人激發志氣之論思欲馳騁宇內涉江漢歷淮泗探河隴弔古人之遺跡攬當世之賢豪以廣其所信而釋其所疑因出一編示予曰此生平應酬偶出之時文固余所深疑而未敢信者帙雖不廣亦吾身得失之林也盖君生平雅與墳典麴蘖爲緣讀而醉醉而讀自一二應酬外絶不多作雖作亦不留稿故存者甚少今其時文具在吾欲爲君信而譽焉則既已寥落如斯若爲君疑之天下之可疑而獲高名厚利者固甚多也昔楊子云草太元人無知者以爲復有子云則知之矣彼其心役於奇志淪於僻故■能不有待于後世若清雅和婉之音有耳共■而正恬淡之味有口共嘗寧待後世哉針芥之投吾知必有斷金其人者王君曰不亦正堪爲人覆瓿耳因大笑而書之

印藪小引

自上谷王次仲氏制爲今字行于漢代士大夫不復通于篆籀之學矣即有汲古之士亦稍涉于隸體與八分耳源流既遠簡易是趨雖有古籍置而弗窺矧復能搜剔劂而事雕鐫者乎元吾丘子行潛心數十年而得其精著爲三十五舉以示人然而略而弗詳也茲餘姚李某沉浸于六籍者有年深得古尺篆籀之意慨近世鍥鏤之非法徒付之曲蕪之流則亦學士大夫之歉也于是親爲鑱鍥數十餘石可以振今

而合古余細爲玩索有士氣而無匠氣儼然可登作者之堂此數十方符夫商彝周鼎之盛也俟其書成當爲序而行之

澹軒詩敘

詩者吟咏性情之物也各以其詣力之所至而大暢厥詞要不能大越其畔故不獨擬古者時代升降雖彷彿其音調而神情終別即生同時居同國而所以抒發其性靈者必挺然而各出迥乎其不侔也錢虞山論詩謂有豪傑之詩有高僧之詩有女子之詩有文士之詩有詩人之詩各臻其妙而莫善於詩人以其性情之所醞釀者深志氣之所託寄者遠故非特其才與其學也余友宜川楊仁萬盎所稱今之詩人

也蚤年棄去舉子業而肆力於詩歌遊神於篆鍥雖常以詩遊於公卿間而性好靜逸往往與高僧棲息談咏故其見於詩歌者多靜悟之致體物一而託興遠與風雅之遺音也茲初夏訪余於六峰之間將入壽昌訪楚和尚講究性命之旨行笈中攜詩一帙余搜而讀之喜其妙涉禪趣而不淫于彼教與嚴儀卿所謂詩以悟入者同而實異其成其爲詩人之詩也故樂爲敘其大致如此至其音節之古穆問學之淵廣讀者自能知之不必徒取古人之形似者以相訂

劉虎溪先生遺集刻成書後

臨川剩叟李伍渶著

吾師虎溪先生詩文初集可高三尺許壬戌春先生稍抱微疴即痛自芟汰止存十帙餘俱授之烈焰諸嗣子謹錄其手定者而藏之越丙子出而命渶校訂卷帙以授梓人渶何人哉麄疏鹵莽久之[illegible]叵加之以朽腐惛憒何足以定先生之文竊屬[illegible][illegible]往來侍藥諸在先生之門者英髦畤集先生未嘗以此屬之頑頓下根也乃今敢謬承茲乏乎渶惟自古文字之長存於天壤者其體要固多端矣時代各別門逕徑分未有兼綜條貫毋每盡善者即如少陵昌黎二公一則詩擅千古而長行文字不登名選一則文起八代而詩不入大家後賢論古固無庸摘所短弁其所長亦無事阿所優兼[illegible]所詘也各取其所卓越於[illegible]者而傳之而其人出類拔萃矣吾師遺集衆體皆[illegible]而詩較多詩雖不廢酬應而論古自適爲多莅[illegible]効孤芳績勤長而歸農辭世寢食於古者數十年[illegible]不逢辰不獲大展其學洽於世而棲遲於衡門之下爾足於十畝之間無承明大著作敘記銘誌亦止見於桑田儔類之人昔人謂歐公五代史之所以不及龍門其所紀傳者不過五季之君臣其所表志者不過衰世之措注使得如子長之通史上古而取材于先秦之載籍其於龍門宜無不及而且有軼出其上者矣讀虎溪集能無同是慨嘆乎先生之論經史也隨筆而辨別裒說之紕謬不作意立[illegible]不馳騁筆鋒惟求理精而意確絕無脩飾辭華之想故聲光不大顯鑠渶侍先生有年諸所執經辨難時先生不無感時悼故之文熱血灑空噓虹貫日長篇大幅掣電奔雷今俱不在集而獨存此醇淡古樸之章要皆先生不欲以文集大見於時之深衷也豈末學小子之所敢增損哉集刻成渶冀諸孫訂誤補闕詩　卷序記論[illegible]贊誌銘賦跋共　卷共釐爲　卷工既訖因不禁追維德音之無從而撫淚濡筆以書其後云

詩藕後編後敍

吾師胡二齋先生詩藕刻成渶始得盥拜莊誦備識數語於簡末曰詩以道性情貞淫正變不一體也而以一言蔽之曰思無邪于是作詩者之性情不必皆正而無不見正於夫子之言詩矣及門諸賢稱善言詩者數子而外人不多見則甚矣詩之未易言也漢興諸儒雜出學有專師而考其性情僅爲離合之間自是而代有作述體製多殊詞章日盛議解日紛說詩者之性情其去作詩者之性情殆不可以道里計矣考亭出而四始六義煥若中天然鄱陽諸君已不能無異同其間況其凡乎自制舉藝興功令始協於一今之言詩者非復昔日之言詩者也成弘以來王唐瞿薛向顧田鄧諸君子其最盛者也豫章九子繼之雲間諸子繼之洋洋纚纚蔚然大觀已然余小子自束髮受經心追力慕而不能萬一似之者獨懷葛先生方城先生二氏耳乃今讀吾師之文則與向陳爲三矣懷葛之精深渾厚方城之奇峭堅光氣局雖殊而性情則無不一也而吾師遂兼而有之將令我

輩移其摹法向陳之情而專業於是矣則今之言詩者猶是聖門之言詩者也性情何弗正焉然渶于是又因之有所感矣懷葛先生吾師之鄉先正也四明之言詩者懷葛倡其始姚氏馮氏先後遞興而師復統其成英絶領袖肩比踵接豈不盛哉至若吾鄉能爲方城先生之學者廿年以來殊不數見艾東鄉云大士之後無大士不信然歟家石壵先生詩藕散見於諸選盛爲吳越諸君子所推而專稿未梓余小子學步未成撫影自媿不學詩無以言四顧茫然幾如伯牙之初至海上今幸吾師以禮樂絃歌化理吾邑而石壵先生復較定吾師之文先後刻之以爲多士式庶幾哉吾臨之士有所歸依以無墜方城先生之遺風而百世而下追遡吾臨人文所由復振則吾師起衰之功直過昌黎而懷葛先生亦且[illegible]乎莫之[illegible]斯誠吾鄉之厚幸也渶不肖學詩而愚幸沐其化[illegible]樂誌其盛抑何敢避佛頭加穢之誚哉

梅君冏文序

曩予爲罩峰之遊道經梅坊訪舊友覩卿因得交其叔以正因以正而交君冏盃酒論文意氣相得往復持論各出其文相質正以正之文怪奇瑰瑋使人不可廹視而測其意之所存君冏之文明白洞達使人讀之而皆如其意之所欲言二君之文不同調而皆能使人愛之而不忍釋手則一也以正在時下自珍惜藏録往往爲人持去既赴脩文而遺稿遂散失不可尋繹今獨可　斟酌飽滿於吾君冏耳君冏何嘗使

卷三　　五

余叙其傳奇余以不諳音律而止今所成帙而貽余者僅得近時酬應數作向三人所爲争辯探討者多不在帙則余雖欲無是於君冏而出其編部之見以叙君冏抑又不可得也是則余於二君之文終未嘗論定也烏足以申余三十年交誼哉卿書數語以歸之冀他時囊括其全稿以惠我俾爲搜求以正之遺文使之不可泯滅庶用以附末學淺識于編末乃有幸耳

搜録傳平叔先生遺集再書

湘颿堂集先生手定爲二十六卷乙巳丙午年間伯屬其友錢塘吳忠子選刻昭武六家文刻文而未刻詩旋携湘板入燕本地遂無從再購矣彼時某從某家借得全本因其文甚簡而分卷太多遂定爲七卷整頓完好甲寅乙卯兵燹衆家録本盡失去其孫後徃滇黔將祖籍寄頓他家亦浮沉不可復見今從各處捜括録得三伯七十紙大約詩古文辭備在此矣尚有八比時文三十首自定爲手戰篇尋覓未獲尚俟訪求以存此公之精神於不朽也嗚呼安得一大豪傑出五六十金而爲之鏤鍥也哉

卷三　　六

耍結詩社小引

歲序遄遷交情素凋風雅一道不講之日久矣某不自揣欲邀徐枚翁車上翁水梁語公前坪玊公净土松公六人聯一吟社藉牛儒牛僧之侶賡亦風亦雅之章或一人首倡而群相賡和或三两偶聚而傳題補吟或步原韻或各出體裁不必整齊一律總以陶寫一巳之性情而發揮當前之境趣耳當風和日煦之際相約雅聚或烹清泉以瀹茗斟醴酒以薦蔬淡交可以古道攸存敢告群公願賜俞允

臥遊軒小述

有美一人軍峰之麓葺石疏泉依林構屋築一畮之新[illegible][illegible]廣廈之亭毒彼世俗之所紛拏刪汰無餘而古典之所秘藏插架攢簇寤寐以求步趨必速奉堂上之典型示膝下之芳躅樂矣天倫芬芬郁郁揭两字[illegible]稱衡得臥遊之清福客有滯于形象者慴發而問曰臥則匪遊遊則匪臥一室中間曷分两座主人逌爾而笑曰斯遊豈遊斯臥豈臥曷臥匪遊曷遊匪臥一室中間孰分爾我臥不必精夫桃笙遊不必策

夫藜杖運千古於一息包九埏於稊芒有時逸興遄飛輕舟已過萬重山有時延竚而恭互鐵鎖三摇子坐[illegible]者若葛臥南陽陶臥北窓一則著偉績于[illegible]渼一則植清節於柴桑非退非邇正在中央若乃臥而不遊含白日之昭昭而視蔭於漆室遊而不臥祿存無究力而出入罔知其鄉即御風而行者雖飛虛而猶有待惟抗懷而獨往寔上接夫羲皇洙泗之原泉混混濂洛之派別鏘鏘朝乾夕惕日就月將舉步引領[illegible]意徜徉山高月小茗熟泉香東軒笑傲萬籟一

歷任謳詠于叢薄孰假聲其蜩螗三徑雖閉纖塵弗墜二仲既遁愿人辭過請謝客而鍵扉窮遊情於高臥窮自知不足以與云徵遂唸然而遁退

管生約三詩敘

詩以道性情而人各有性情非相爲賜也今之言詩者非曰宗某代即曰宗某家是將役巳之性情以從人之性情也烏可哉管生約三少從予學爲制舉文舉端鏡尾頗能速化未常言詩也後從南洲楊林二君子遊則駸駸乎馳騁於風雅之林矣近呈余詩一帙隨意揮洒不專一格是能以巳之筆墨抒發巳之性靈非役巳之性情以從人之性情也昔有云不專一家則不足以名家者余謂子長之文子美之詩離奇變化各擅其宗詎可以一律求哉生其由是以益進於體兼衆妙而後巳也此帙特其引端云爾

再書寄軒詩鈔

古人爲詩文未有不由辛苦而出者也觀昌黎柳州二公之論文功力勤勞縣可觀矣然而浩然苦吟眉毫盡脫裘佑衣袖爲穿摩詰至走入醋甕無乃太苦彼七步而詩成八叉手而八韻皆就何嘗不彪炳千古耶管生約三方專力於朱程之學而旁及於李杜之吟所謂以餘事作詩人也庚寅一載乃有詩草一帙間以呈予斐然可觀友人爲之慫慂付梓以餉知巳予惟生之資性頴敏好學加以年力將有深造而自得者此帙特其初梓非其止境也因爲書數語於所鈔云

潘紀南浪迹吟題辭

鵬之徙於南溟也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烏有跡之可尋哉或曰當其培風之初息以六月烏得無跡然則空際盤旋盪胷決眥是亦鵬之跡也以是爲浪跡云爾玉山紀南潘子隨興而遊適意而吟筆歌墨舞題曰浪跡跡豈有定浪亦無痕閱斯篇者請作是觀設云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莊叟蚤自滯於言詮矣天籟自鳴風雲待積會有解人旦暮遇之

劉氏家乘序

庚寅中夏薄遊寶塘適遇舊友衡正廻非莫習諸兄延飲于家談及近脩家譜頗爲勞勩留飲數日因出稾本見示余細讀之見其述祖宗德業之綿洪源流之淵懿不虛美不援貴不遺庶姓而條立譜規以示鑒誡教子姓以蓄德懋學務守清白家聲字字確切無煩增損詢其秉筆者則即此三君與其叔五等廷弼數人也向曾請關西楊念亭先生序其首簡謂杇某當附踐其後顧衰朽無知曷足以附青雲而玷方

策乎念亭先生當日既拔取其秀彥數人於膠庠歸京師而報命矣諸子之譜事或勞或逸固不得而預書也今諸君之脩飾者條分縷析井井詳明杇漢即欲贅筆其間亦無庸也因念楊氏自伯起居于閿鄉子孫聚族歷六朝唐宋垂千年而不離其故處宋賢常艷美不已然而楊姓之顯著豈盡在閿鄉哉華州之揚亦其一矣然則劉氏之守安成而子姓遂世奠其居後又遷徙數處其卜築於黃洲橋璧錦橋也迄今巳四百年長發其祥漸廣漸大瓊枝玉樹競秀爭妍奚必以安福爲桑梓乎昔劉孝綽群從七十餘人皆富有文章而公綽爲之領袖今觀於黃洲橋之劉又豈遜美公綽哉余何幸而得樂觀盛事於此日也因之更有遐思矣金華胡元瑞著筆叢稱古人博學者莫過於劉氏自中壘而下至元劉因劉霖得五十餘人迨明代三百餘年又多多益著矣余于閱譜之次遂涉筆以誌其將來云

東鄉高士坊徐氏重脩族譜叙 己丑

昔晉范氏脩談先世之祿爵演迤於世卿而叔孫穆子舉三不朽之義以抑之固燹乎莫尚矣然保姓受氏恪守宗祧亦匪易事徐氏宗宗自伯益始實先嬴秦而興傳至偃王以朱弓赤羽之祥幾於受命穆王伐之偃王愛民不忍戰其民遂以失國視嬴秦之殘民以逞者霄壤矣碩大蕃滋不亦宜乎其後子姓散處列國而江西之徐實宗孺子孺子抱道隱逸非力不食子徽繼之世爲高士當事者所爲樹之坊表

以表異夫群倫夫非不朽之盛事欤區區祿爵曾何足道東汝高士坊之徐遡其源流孺子之孫自劍邑龍澤而遷覺溪自覺溪而遷紫岡遷嘉祿遷[illegible]山遷庚溪由庚溪遷高士坊又遷汝田禮溪自時厥後又分居于嶺後嘉塘車嶺太坪新村等族考其[illegible][illegible]統譜者在唐則義卿公脩紫岡支譜者在宋則子革公脩高士坊支譜者在明洪武間則士績公在成化間則則明公在嘉靖間則栢峯公栢峯公則少初公之父也先掌鐸于武昌群祖而脩譜則在嘉靖乙未其

其歲月則少初公以甲午登賢書以戊戌成進士家庭聚順參訂精詳則此譜之脩也殆父子同秉筆乎尊歸其名于父亦孝恭之道也栢峯公之言曰不援引遠代顯人爲不誣不蔓附于近地強宗爲不附不挂漏于支下单寒爲不遺此與脩一代之國史而三長兼備二善靡遺者何以異哉是則脩譜之最善者也自栢峯公至今又已八世子姓益蕃衍人文益發多苟不增脩奚以敦本而聯疎乎茲裔孫眉珂氏與堂從之二三秀異者聯集嶺後嘉塘車嶺太坪新村

各系而並脩之一以栢峯公之不誣不附不遺爲法老泉所謂讀吾譜而可以興仁孝之思者不在是歟譜之部帙既成敬來瑶湖問序谷剩叟而請序之朽也生晚不及親挹先正之風範少讀少初先生講學論道之遺文而追慕之不可多得及與公之曾孫合玉君相晤冀廣求其先世之緒言而已不能略舉矧又歷五十餘年烽燧迭擾之後而欲其文獻足徵不更難歟朽既不與脩訂之勞讀其成書而畧序其源流若此至其支分派引之詳治則在眉珂與其群從云

且休詩稿[illegible]

不佞萊蕪朽鈍夫也讀曾鄒之遺書未能窺其門徑安能超境而闖西竺之堂奧乎頃歲于余生東木齋頭得見妙峯語略喜其不使機鋒不衍辭華獨闡性靈以抒意境因作一札以識神交而且公過採芻蕘遂以所刻數帙見寄余更莊誦而紬繹之閱鄒友序文謂師因患難不得已棄俗緣而脩淨業則是流離困苦之中其得埋頭肆力之日也僅矣何以語錄之中明示學者以向上一路若欲空言語文字而竟入

不二法門于詩文序記則又肅括宏深波濤壯瀾無劈積之旁而以整以暇直登作者之堂此豈非夙根靈迥再來人耶何其彙綜條貫而于彼于此各臻其妙耶曩余於禪門詩草獨愛匡山心公自由自在若無意于文字而妙有冲淡之趣推爲禪門領袖今又于且公醉心而稱雙璧矣曩歲崑陵邵子子湘選刻漁洋漫堂二家詩謂今世之言詩者無在二家之右茲且公語錄詩文將就圖刻矣惜余爾足荒陬無由陟匡山而盡讀心公之詩夫是以把此憶彼安得子

湘其人大展手筆合刻兩大師之詩以與王宋二公爭勝哉顧予鄙夫也不但不能跋涉于匡山而海會妙峯僅在百里而遙尚未能與且公相晤對徒搔首青天歎緣慳耳而且公又山居寡出綽有遠公不過虎溪之意余于公之不肯出山而益深服公之堅定爲不可及也前代高禪與顯人相際至與人主相酬應往往有不能善後者矣且無論其失足者即如遠公不斷廬循之往來幾爲流俗所累矧又有不可言者耶且公安坐山頭照見山河大地塵坌擾擾何如

一茅蓋頂之爲安也遊戲筆墨亦偶拈此以消遣焉[illegible]可遠公亦未常不註涅槃經也且公圖刻余亦根其少耳抑余鈍根祇以文字識且公未能測其妙悟終成其爲門外漢耳公得毋軒渠大笑而唐突之耶

熟也詩序

西竺之旨刋落文字語言獨求妙悟而古德往往不癈言詩者以詩固從妙悟出也讀寒山子詩豈復可以文字語言求哉余過上橋訪吳子星合因得讀熟也詩喜其不落言詮而多心得固登皎然之堂而躋齊己之席矣而說者乃欲删其涉禪語者得無有吳景仙意哉恐不足以服嚴羽之論詩也昔許洞設詩禁二十字而一時座中至爲閣筆誠如洞言則三百篇皆在所删矣詎有詩哉若夫觸手公案矢口機鋒

則熟老早所不屑已觀者以意得其妙可也

跋北遊贈言

曇上人蓋釋名而儒行者也圖書滿架詩草盈篋而自視甚虛不以閉户所得自飫也其志將欲足跡半天下而後止戊戌北遊齊魯燕趙之間諸友紛紛以言贈行時予亦以偈語問之上人未有以復也予則儒名而釋行矣不大負於上人之志也哉既而上人來歸自北所學日富其見於詩草者清空澹遠而無寒瘦之弊蓋已駸駸乎不讓閬仙諸人矣然猶固守其轍必不履惠休之武無亦我輩之不仁使之然歟

辛丑中上人復彙諸友之贈言而以手卷存之乃偶問跋於予夫予抑又何言哉方將讀昌黎送文暢序而未有得也願與上人共勉之而已抑予曩時別集有惠休鴻漸滋納閬仙諸人行事一卷神珙懷素諸人以學以才名者又一卷擬他日將爲上人出之庶免於昌黎之罪人焉耳若夫區區贈答之間非予與上人問學意也

書妙峯詩略後

湛靜圓明一絲不挂竺乾之教也豈以語言文字見長哉即偶以語言文字逗漏端倪一以妙悟出之又豈倚學問才力相覵哉余於余生東木齋頭得讀妙峰且公詩略喜其名章秀句絡繹奔會時以妙悟寫其素裏寄托遙深不落色相雖時佐以書卷之氣而皆性靈之所自出一空蔬筍氣味求友于方外得未曾有矣意欲過訪妙峰聞其飛錫盱郡聊書數語以識神交且冀他日或有相見因緣然予老矣于世出世間法一切擺落無岩矣雖不敢蹈退之不仁不信之訊亦安能令兩人者目擊而道存乎只此數言已覺多贅

三卷終

臨川剩叟李伍渶著

壽佽介菴詩序

古之君子出則允文允武爲憲萬邦處則經經緯史抱膝長吟無在而非自得也然或長才域於短馭而未際乎時之大行未滿乎人之願望未慊乎已之素志者顧時有之是則存乎時會何如耳以余觀于往古凡當紛擾逐鹿之際才雖不逮乎中涓苟依日月之末光亦足以裂土而受爵若際乎海不揚波林無伏莽之會則雖胷藏十萬亦袖手而欽經綸耳[illegible]余又以謂存乎人之見地何如矣何也一五字句耳或以爲恨時不用兵或以爲幸時不用兵一字之間其志懸殊不啻霄壤矣夫樂太平而享寧謐此豈易遘之時會也哉今吾鎮府介石佽公抱經濟之宏猷而僅任乎偏郡承天子之休命來涖茲土受事之始即運量其精神以綏靖乎六屬俾人人皆有以自得于湖山數百里之内外此豈智效一官才效一職者所敢望歟益實有以振作乎士氣凡爪牙之士皆有桓

桓之氣象以是環千里之疆而皆日熙熙然皡皡然樂乎有道之長所謂化國之日舒以長治世之民壽斯其會矣公于是時與吾郡大夫籌畫乎民隱而調劑乎寬猛之宜與郡中之文士博洽乎典籍而賡和乎篇章與梓里之賢豪或遊或寓者話先民之舊德而泳賞乎新得之與情亦安往而非優游自得之日也斗大金印尚且俟之公今年屆乎強仕四月望有二日則懸弧之芳辰也諸君子濟濟鏘鏘張錦幄而進朋觴祝以無疆亦云報也某草野之朽民也受公教愛之日已久不能將一芹之獻聊掇里諺一章以志衣錫難老之願云爾

送朱衡宰歸武林兼壽六袠

天地無不生才之日國家無不用才之時宜乎鍾山川清淑之氣以生者皆得以奮興于功名之會以服休服采而各展其弘抱已然往往有才而不用用或不必才者豈造物者別有心以待斯人非世人所能測識歟前代取士于科目一途以故負壯猷卓識之士或見遺於有司而不在貢舉之列士固不得爵位而居之國亦不獲英俊之用無怪也自當代龍興天下異能之士雲蒸霞蔚各奏其長以奮興于功名之會乃亦有異姿[illegible]軒宏見知于大僚故能于盤錯而竟不得一官一職以自見知于世如吾友[illegible]宰朱道翁者其一也衡翁武林豪傑士也生而秀出于曹耦驚賞于先達童年失怙時際搶攘乃能鍤鍛砥礪造就異才凡諸當世之務皆講求得其精要諸顯人事有糾結艱鉅難任者兩之衡翁則隨手輒解輒辨甲寅乙卯之間陳力于親王幕下逆氣靖而海宇清奏績于樞府咨名于詮曹將有珪爵之析璽綬之佩矣乃以傳書期會之間格而不遷自是而奔走

京[illegible]崎嶇秦隴溯洄于吳越迄庚杲之芙蕖者有之踞踏于張家之矮屋者有之碌碌因人究無成績而年亦且老矣歲復一歲送人作郡能無爲鬼所揶揄耶茲壬午身與余相遇于別駕李公署中傾蓋談心肝胆如雪襄雖得聞高致于同人林石友言次乃今而更有迥出于所聞者斯誠經世之宏才救時之實學也其如半綬不縮何哉龜山之操曰手無斧柯奈龜山何余亦皓首無成者能無同病而相悲也耶篝燈論事相與擬年乃知今茲重九甲子將周矣于時訪道於空山叩因于瞿曇旋將返棹乎武林以事三徑之築棲遲道周資斧且竭故園未遂梅成塢客鄉聊蒔菊有華衡翁達人也曠觀天地之大劑量物類之繁後此因緣詎復可料鼓刀朝歌者幾何年而後有後車之載更歷幾何年而後有營丘之封度索山有桃焉歷九萬年而後一熟物且不以早成爲貴矧吾人胸包宇宙能無一飲而吸百川哉于是對酌大斗𢾺箏引年以導諸同人先鞭且繫之以詩云

壽鍾學博

今夫士君子讀書蓄德博學綜今將以明體而達用
也自前代定制設立餼廩養士於庠序意非不善也
選學之數十年體立而用裕經已明矣行已脩矣即
選需次僅授教鐸至于十年不調或平秩而升即任
論道經邦之鴻猷貳公弘化之偉略何所展其驥足
哉求如朱偁萬之以邵學教授召延試第一擢翰林
脩撰胡若思之以會試乙榜授華亭教諭轉縣令旋
召入內閣掌機務者數百人而僅一二見數百年而

僅一二見則此濟濟群彥懷瑾握瑜銷歸何地乎曾
須有聖君賢相殷殷然樂育人材更制立法有道以
處此庶不致以學校為羈縻英傑之地或謂師儒一
階清高足尚清則清矣高于何有乎記曰師嚴而道
尊邇來人心不古師嚴則處其下者落落不合甚至
掉臂而去之若夫抱道而自尊則妬嫉者愈衆上下
之間俱有忮心矣此非學優而德盛才渾而養深純
乎以聖賢為依歸而置功名富貴於度外者孰能無
不屑不恭之意耶嵩巷鍾年翁德與之名儒也鍾淇
厓石虹之奇秀挹鄱湖琵琶之清波學廣問多才高
養邃趾美前脩淵源家學不以接跡世科為榮而惟
以紹聞衣德為心數見知于名學使者皆以掇巍科
登膴仕為期迺近沿前代之定制來典吾臨教鐸宜
長材也先生乃恬然安之以其數十年修之於已者
而勉進諸生於德藝也而且敬恭僚友廣厲新英初
仁山丁先生剛方而勁直先生則佐之以沉潛溫恭
今恕翁周先生簡亮而安恬先生則佐之以周詳而
斂括夫其所以待寮寀者尚爾斟酌時宜罔不歸於

至當則凡訓廸子弟隨才造就俾之各得其性之所
近舉可知也吾邑教事有成丁周二公不得專美先
生真中分魯國矣茲者先生年屆六袠諸弟子沐先
生之教澤既深彬彬然群趨而來徵言以佐壽觴余
牢騷抑塞人也不能督稡綺語添繪繡於美錦之上
且謂弟子之祝其師與邦人之祝邦君賓朋酒羔羊
而躋公堂者不同惟頌壽考作人之詩蕫綿教澤於
永永弗替奉先生之教而益光大之不待與時之澤
被生民即進退俯仰於平日者無不稱為此即安定

胡先生之弟子也如是而祝先生乃爲有當耳諸生其即以是獻于先生吾知先生必逌爾而進康爵且笑大夫福裏未化也歟

此借題以發牢騷不平之氣也鍾老以其未甚誇揚損而不用余謂就現在之所有而贊美之則其器與其所受適相當耳烏有餘地以爲大受之藉耶故復書此以發一笑 剩叟再書

壽鏡雍明八十序 [illegible]

抱一以凝神虛中以應務節宣乎二氣之極衡極無調劑乎萬彙之過亢過弱以恬淡爲宗以濡忍爲守因應不窮變化各適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祖之徒得之以導引吐納延齡八百此漆園之寓言而未既古人之實也吾夫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然則彭祖之生平蓋沈潛乎先王之緒言佚行網羅乎往跡之理亂否藏絡往開來卓然爲一代之文獻而華膴不足以滑其中險阻不足以攖其

寧故能挹受天地之沖和而[illegible]其年也若我肇翁其得彭祖之遺風而引申[illegible]者乎翁少而敏異特達爲鄉先達所甄重將[illegible]試於制舉之業値其尊公先正薄遊吳越西楚[illegible]不返叟身胼蹟負殖而歸自是而慰安其壽母順養踰九衮友恭其難兄安享於高丘遠近之人莫不歸仁歸義焉且彭祖僅以其導引自延而已而翁則推衍岐俞之術以濟世道既行矣名既彰矣當事者既表揚其行誼而授之以職官矣而翁且夷然不屑視若無有也一旦棄若

飯履爲金貺謂翁之所以難及者猶不在此也余得交翁在辛丑壬寅間正強仕之年也識解洞達議論清朗而毫不自恃也于其先世所藏書固薰蒸已透矣而於前賢諸大部必多方以購之力有不及則呼余醵金以共購之臯臯乎惟恐予之不爲協力也余初亦謂翁第豪舉以徵富有或廣蓄以侈鄰瑇緗襇耳及與翁深夜劇談論至隱錮疑難之處翁一一徵引古籍尋原究尾爲予剖析余然後乃深愧其在購書之列而尋繹乎求之有覩人之度量相越抑何遠哉然此猶學術事也翁舉丈夫子三人孟仲皆餼于庠矣季亦以世業遊於衡湘矣而仲季忽然不祿回無半頃粟鮮糇儲而翁坦懷安之下以失掌珠而致憾于天不以室寠空而致歉于人天非敦古道而齊得喪者哉長嗣旋將膺歲薦達形廷矣得英士而廣教育矣而翁未嘗以爲忻此科先雋於棘圍而翁不以爲戚今諸孫皆英英玉立而曾孫亦且操書受學矣翁入則與元配姚孺人含飴弄孫曾出則與當世大夫士庶扶老攜傾蓀其樂道得一願年仁者必壽斯之謂矣今仲夏下浣壽晉八旬長嗣暨諸孫將列長筵以奉祝觴而翁槩却之方將陟華蓋之巔登軍峰之巘左拍洪崖肩右挹浮丘袂翁其眞有意於彭祖八百之期歟余將寧詩矣少捧霞觴而挹翁以略分兩袖之雲也

壽阮母徐八袠

自古開國承家之君子未有不資於賢媛之贊襄而能內外咸理以垂休裕後者也然或用柔以濟剛用寬以濟嚴用儉以濟奢用畏愼以濟侈泰寧能璧合珠聯琴調瑟叶而內外一致歟若夫合志同方始終一德惟我姻翁阮秋潭先生暨嫡母徐老孺人爲無間然矣先生秉性冲瀜執德純粹內承家實荷先生之淵源外受羅文止先生之陶淑所稱文質彬彬躬行君子也者孺人結褵來歸與夫子合德却鉛華而

弗御屏侍媵而勤劬古稱鍾禮郝法孺人不啻過之自廟見未及事姑而事繼姑偕得二人之懽心爲小姑小叔婚嫁務極周詳靡有纖鈌姑弟雙叟無歸養之終身弗懈此皆代姑劳勩而行其孝道也先生登年設帳金邑黃獅渡歲暮得館穀以歸途遇鬻妻瘞母者先生解囊中金悉畀之歸而與孺人飲水啜菽以慶歲華琴瑟靜好愉愉如也較之孟德耀桓少君之安貧執劳不甚先後同揆歟迨于孕兒育女聘婦拊孫先生一以筆耕墨耔孺人一以織紝組紃雖不

登于豐裕亦未嘗至于匱乏此非經理有道烏能一一就緒如是哉迨先生秉鐸八年俸入無多食指愈繁而所爲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者視爲諸生日無異迨會城公務繁多先生服官又過於勤愼毋雞鳴戒旦孺人必爲兒婦率先有劉東山夫人煑糜以啖僮婢之風焉中間爲穿窬所窺至於出無公服孺人安之毫無芥蒂反勸先生寬釋其人而遣之既而先生捐館諸嗣子以菽水承歡母爲茸之如飴至今童顏鶴髮猶凛敬姜劳逸之訓以課孫曾先生樂道高風

儼然長存堂户閒也昔种明逸隱居終南山之豹林谷授徒養母頗盡天倫之樂事及明逸應聘爲司諫母更嗔而咻之責其子之不能戢光戢采爲世所知故明逸未从即拂袖歸華山遵母訓也今阮氏之嗣子家孫有聲庠序皆以友教後進爲已任敦行勤身以養志型仁講讓以維風孺人顧而樂之喜可知也所謂以善養不必以祿養也白華之詩曰堂堂處子無营無欲鮮侔晨葩莫之點辱豈不大勝于載驟駸駸不遑將母者歟今茲孟夏初吉爲孺人設帨之芳

辰嗣子將噬魴捕鯉以稱觴諸屬戚亦且製錦以助爵將求大人先生祝嘏以陳詞或謂請託之文未必由衷莫如内戚中操其里諺以捧巵爲賀而有徵也晩女弟偕仲嗣事母三十有五年矣備知孺人溫恭之德數十年無一疾言遽色也舉家孝友慈愛上下如一也孫曾之振振仁厚行將繼志而顯揚也無如言之不文不足以爲孺人加爵無已仍爲之誦南陔之詩馨爾夕膳潔爾晨饈亦既色思其柔無或有憂矣最增爾虔以介丕祉不其引之勿替歟以是爲母加祝或亦以爲無夸詞而歆之得其安也云爾

徵詩壽揭憲武元配李七十

古之君子高尚其志谷飲岩棲既絶華膴之緣必有肥遯之侶故於陵邁迹以灌園厭有辟纑之耦鹿門垂情于釣澤爰有緬荻之儔未有歌五噫而無和運九還而獨煉者庶下彝㮣敬斯至矣庭前角佼樂何如之當吾世而悲玉山之早頹痛卅血之成碧如憲武揭先生其入山惟恐不深辭川猶思其滓抗情懷葛矢志桑田豈待再計而决哉設使室靡萊婦饋鮮桓君何以耕雲中之㕛鶴峰頭之並蒂也欽惟華亭子李孺人以佃令之淑媛爲忠貞之順婦懿美淵涵藏嘉夙著歌三星在户於流離顛沛之年歎四海無家於棘刺叢集之會而能戢景葆光括囊無咎故徘徊澤畔不中射工之含沙亻亍林園罔罹樊人之噪圜迫鯨波稍渟其蕩潏而鴻澤漸息其嗸鳴于是益修内則之儀虔奉茲幃之吉氣惟和而容惟婉是以堂上氷壺永無悲於夜月而堦前玉樹乃茂對於春風雜珮以問門多長者之車醴齊既陳座有孺子之文孺人則益著其謙撝諒無矜于動靜長齋繡佛延

飄且葉之花收稼惟奴田留嘉穀之穗惠于宗鄰澤及比鄰以是君子無内顧之憂室人免交謫之苦樂琴樽以消憂著詩書而壽世既博既精以陶以咏貫串十三經以垂家學綱羅廿一史以定皇猷夫孰非内助之惟勤而德將之罔斁歟朽等素聆君子之緒論側聞閨閫之芳聲當斯七旬初度之辰能無一觴附獻之祝不佞某敢揚粃糠於前與諸同人幸翕琳琅而齊響

復與同仁會小引

今夫仁也者天地萬物之所以為心也萬化之原莫不于是托始焉苟人而不仁則失其所以靈於萬物者又安得冒然而稱之曰人也哉顧仁之為道大而難盡自昔聖賢恆言之故有才猷大展於時利賴廣被於物而於隱微之地弗清胞與之量弗宏則卒不得以仁許之也今舉而被於儲材掩骼之一端而曰仁在是將無有嗤其侈言之而罔協于情也乎夫亦曰仁之為器重為道遠非可以安坐而致徐引而舉

也由其一端而引伸之則凡有[illegible]端于我者無不可以勉強從事日起而大[illegible]人之顛連無告孰有亟於不能具葬[illegible]是而不足以動其心夫孰有足以動其[illegible]西伯之仁者亦列數掩骼之事然則此一事也甚未可以為小善不足為而忽焉不為也是舉也於行之事僅屬一端而所為經費之需所為持久之計又煩繁重而難任夫非一手一足之烈也故又大聲疾呼以告夫群焉仁心為質者合志而同方討論而慮遠庶有以廣其志

於莫既而擴其志於無窮也仁人心也豈俟朽鈍一毀瑣瀆爲哉是會也昔之賢豪長者固常行之矣甲乙交訌罷廢多年今諸君子復力興之雖仍舊名而實剏始也余濫尾其後故言其梗概若此

募化雙舟小引

蓋聞巳飢巳溺古人所同不陂不梁君子致誚故德周於身者澤必濟乎物而力詘于巳者事必求乎人非釋子之好勞亦王政所宜及也敝者金隄既圮氾濫時聞行旅悽惻于迷津往來留滯于斷崖招招舟子呼之不來踽踽征夫悵然欲絕雖則壙埌之野未可跨波上之長虹惟是孔道之西宜具津頭之一葦庶幾小艇載曉月流光蕩漾于波心勁檝截長風壯志不羈于兩足苟旅人之不病于涉寔居者之大

慰其懷余水滸住持蓮源者不辭托鉢之勞願結有因之果思濟兩渡乘募雙舟奈物力維艱而錙銖難輒必也金錢有積方可庀材蔬菜稍充始能召匠敢告四方之善士共襄一葉之慈航多少隨宜遠近依賴從此普渡於河沙是能遍週于國土合什以請百千爲祈謹疏

四卷終

臨川剩叟李伍渶著

文昌會敘

文昌帝君祠祀遍天下考之載籍帝君之神降生於東晉越巂張氏歷時至今巳千四百年餘矣而東鄉艾先生謂斗柄載匡六星曰文昌自開闢懸象於天豈必虛其位數千年至帝君生東晉而後司文昌之柄歟此其論事甚核而於理有不盡然也何也上古不可考矣自虞廷命契爲司徒掌敷教命夔典樂教

冑子歷夏殷周代各有學學皆有釋奠釋菜之禮未聞專祀夔與契也但曰使有道有德者教之學沒而祀于瞽宗以爲先師而已至後代始祀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至唐貞觀六年始罷周公祠定祀孔子爲先聖此萬世不遷之禮莫有異議者也豈可謂前代虛其先聖先師之位至周季而後有道統歟則夫文昌六星懸象於天無所不統至帝君生而後專司文昌之柄亦其理之斷然而無疑者也從吾遊者某生與其同學謀範帝君神像祀於老蒼禪堂而問敘於予余惟學之道知行兩大端而已古人論學必貴躬行弗徒以其知也然學必從知入知者學之無窮者也前有千古後有萬年而皆以一知貫通之故天之所以運而不息地之所以廣而難周日月星辰之所以推遷庶物之所以馮生萬事之所以錯出名物象數之所以繁與與時爲隆替凡夫時巳往而數無定而莫之有遺焉者皆知之所[illegible][illegible]行則當躬之所踐履焉爾以其知之所至之分量行之淺深得失之符則雖終身未有所行而行固巳裕於知之內矣其

所得行者素位而弗議越其常處身於倫類之間而忽忽焉弗力於當然之務是天之棄民也位之所不在而欲竭蹶以圖之雖聖者有所不能矣故夫學者必以其當然者力之於巳以其未至者俟之於天居焉則爲通儒出焉則爲名世文中子曰如有用我者執是以往而巳矣世無干祿之學也有干祿之祀乎哉生也像帝君而祀之試讀其寶訓事事皆勸人爲善語語皆勉人爲學固與孔子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同符而合轍也神之所福者必其修孔子之

道者也然非曰吾弟修之巳司命司祿不能爲吾予奪也苟若而然則誕越而無所嚴事亦心之所不肅也生也勉乎哉慎其祀事而後神之據之也然必附祀於禪堂者何也祀孔子於釋老之宮明太宗以來有明禁矣帝君之祀固未有禁也力之所未裕而形能專祀焉固有待也附祀亦法之所許也必有所嚴事而專事焉尤理之所無疑也生也勉乎哉其與諸子謀所以就之

演武場關帝廟募修小引

兩間之大惟浩然之氣有以塞之古今之久惟浩然之氣足以持之漢前將軍關武安公非所謂浩然正氣充周於無窮者歟自漢末迄今千有五百餘歲祀事遍乎寰宇神靈煥赫常如一日盛矣極矣苟祀事有不修則人心之義有不明非武安之神有增損也撫州演武場郡邑講武之地也聽事之右舊有祠廟以崇香火雖以奉神實所以振作斯人忠義之氣以扶維綱常於不墜焉爾茲則上不足以庇夫雨露而

旁不足以捍乎風霾過其前而目其圮敝能無惕欵今僧慨然欲加修理以物力之艱求詩題欵募化余惟武安之義固足以感動乎群倫而於講武之地爲尤亟人而不以忠義爲心也人而以忠義爲心也寧有巽惔不舉手而助者哉僧其持募冊以往可也

伍侯燈會敘

昔臨淮之裨將安抱玉耻與阿㷀同姓而改姓季[illegible]期之祖劉凝之慕伍侯之忠諫而改姓員此皆豪傑自命者也然抱玉猶感憤於一時之國仇耳至如凝之者古人往矣其足以致吾景仰者何不乏人而獨致慕于伍侯此其所以致之者匪於千載存獨契也歟某少讀吳越春秋竊多伍侯之智勇忠孝然慕侯之誠未能凝之若也乃緣小試遂以侯姓麗於學官竊喜得附于侯姓無抱玉之愧而有凝之之幸也矧又生伍侯之鄉誦習傳聞典型不遠也哉侯之神綿於千古而其祀獨盛于東南唐時狄梁公奏毁淫祠獨侯與夏禹泰伯季札不復有所差昂而或者猶于侯之往事致議論多見其不知量也巳茲予同里祀奉侯香燈者數十年如一日非侯之忠孝智勇足以致之而能如是哉願與同會之孚姓傳讀古籍深揆大義以景仰侯於不衰區區更姓效凝之故事未足以奉侯也

復興伍侯燈會敘

其曰伍侯之忠孝智勇大矣東南之人類能祀之士大夫類能道之即余亦常別白言之至於江上丈人浣紗女子雖能因侯之祀而廣祀之亦僅紀其名稱巳耳其所以慕義無窮者未能或知也嗚呼死生之際大矣哉方侯之際禍時使與父兄俱死其滅沒不傳固巳若乃漁父雖稱烈士浣紗即稱賢女苟其不能舍生取義以成侯之功烈雖奮其智力以有爲其成就即有可觀然用或不大大或不終亦未必不滅沒也安能食報無窮如此哉惟伍侯以不死而傳丈人女子以死而傳故夫處死生之際誠難也東漢張儉避難四方連及士大夫受戮者十百家後之君子於儉有餘責者儉雖名士然存儉不足以救桓靈之弱故無用多殉天下之豪傑以絶蒼生之望也然而當時孔褒至於舉家爲之爭死迄今嘖嘖在人耳目間今之世慷慨激烈之風固絶望矣無論交遊親知苟有禍變即褰裳而去之惟恐其餘波相及夫其所以偷生而自爲計者則得矣然静言思之何以對江

上丈人浣紗女子哉茲吾鄉祀侯者類能廣祀丈人女子且能聯會以致誠豈僅於記其名稱而已耶某故言其舍生取義之烈如此以爲天下慕義者勸也

金龍四大王廟募脩敘

自古忠臣義士必有其英靈正氣長存於天地之間而不敝而後之慕義而相感者始得誄其功與德而崇祀之以余觀於鄉堡之間時有煥然而祠祀則亦各有勳施于其民者然而捍患於一鄉禦災於一曲未必有關于天下之大慮足以維綱常名教於千古其不列于祠官宜也若夫金龍四大王謝公以一書生伏處桑田讀書[illegible]道非不有以自娛也而毅然悶宋社之既屋慨己力之無能而以其身投於洪濤誓

殄滅賊於後世以遂其義憤之氣馴至百年當與人合興南服狡勢猖獗之會而能湧河北流以助成摧陷廓清之績於以奉簡書而膺王者之祀此豈一曲一隅之功所能比烈哉余撫之得有王祠也自包佐領魏君遷鎮始魏君出材力余家助地基合搆此庳小之宇疑未足以妥王靈也別三十七八年以來椽瓦無不缺壞香供未謀其資緣掌祠者之不得其人也今吳仲可喬然自守者也來守是祠而慨然有倚毒之志謂余地主宜知義而襄事余頗[illegible]

久矣趙一囊空扼腕局濟爲是勉書數語以爲賢士大夫慕義者勸使知節烈之所由來而非僅爲禳福禳災之小數嗟乎忠義之在人心自在曠百世而相感者夫何待于朽叟之言哉

社會小引

詩曰以社以方秋報也而行之以春則亦近乎祈年禮曰宜乎社以享神也既祭而會飲則亦以洽乎人但朝制壇而不屋以通陰陽之氣五方各樹其所宜之木以爲憑依今之里社率貌乎神之像而翁媼並設焉殆非皇古句龍之舊祀矣展季曰能爲民捍災禦患則祀之然則里社各祀其有功于民者不必合乎王制而自不背乎古禮也鄉田同井相友相助相扶持春秋兩廣祀乎神而因以洽比其鄰里進而講射讀法焉教孝教讓焉雖曰鄉人飲酒乎而實敦篤古道矣此吾鄉社會之所[illegible]設也醵錢爲貲正簿儲費其遵成規庶其可久

募修千金堤敘

金堤之築也始於唐魯國顔公大修於明梁山古公長者隨時修補經費有藉今則歷百三十餘年因循弗顧之日多矣昔賢之命意也大則隄水環遶郡城以固一郡之風氣次則沿河一帶有所蓄洩而資灌溉國賦之所關焉又次則郡東南之孔道公私利涉賴以不病焉夫天下之事未有歷千百年而不敝壞者矧浩浩洪流束以一隄而謂一勞遂以永逸雖日削月侵可以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哉且長隄不可

以少缺猶之長繩不可以寸朽也當其卑薄而增培則易爲功力及其潰決勢大則力益以難任矧今茲倒塌已非一處遞歲衝刷已非一日失今不治其害何窮余目擊其傾圮悵惘于跋涉也久矣奈府謂不能舉羸徒致慨于黠金無術焉爾今水鄙寺蓮源上人毅然欲以託鉢募緣力爲修補此其意非不甚善然功大而費繁時艱而助寡蓮乎吾懼汝之願力大而法力小也心殫身瘁不見成功徒爲畏難而不肯任事者之所藉口反以塞後此有志者之進步也奈何蓮上人曰僧微乎其孤也且不憚啣精衛之石矧宰官居士心力厚善什百倍于僧者肯坐視當務而不舉乎即有不繼吾竭吾心以爲之未必無寸尺之益也余嘉其有志而不畏難乃實地之證修異乎浮屠之泛緣故握筆以引其端爲四方善士勸云

募修橋梁道路小引

城南五十里河埠橋鄭朝英鄧宜生與予同生崇禎丙子歲素來庚誼甚洽近年散處各鄉音問稍疎矣今仲冬忽介苦行僧來謁求作募修橋梁道路序引余惟天竺之教務為墻垠無根語動云如來說法能使大地山河頓成莊嚴法界究無實際可尋而此僧不辭劳苦力修有為功德則其平日之苦行可信矣且津橋孔道皆王政之所必及也單子過陳譏其棄教廢政夫非居是土者之所宜講歟況男子志在四方遇一崎嶇險徑或曲澗無梁則逡巡有戒心安有見此頽廢而不動念歟或謂時詘難以舉嬴余謂募一大善長者獨力濟衆則誠有難措者茲僧人持緣遍叩則隨力樂施衆縈易舉將見險塗頓成康衢圯橋遂若坦途而人人共濟非以求福而福自集非以避危而危自安矣故樂為弁言以先之俟功完之日將伐石以列衆信芳名共垂久遠云

馬家橋萬福菴募修敘

駕高軒養閒漢此古德之所訶斥也現今佛無露坐者盡輸錢以空囹圄逋負此良宰官之勸勉也豈非偉然高論哉雖然言各有所當也馬家橋萬福菴為臨金孔道曩時驛使必少憩焉今則上漏下穿佛幾露坐僧徒栖息處尤敝塌不堪有開士越塵偶過此地頓興修葺之思遂卓錫焉衆謂時詘勢難舉贏開士曰世間事何難易之有在人之仔肩何如耳揮金佈地有為功德雖落第二義然幾見慳悋不除緘囊橐者能臻無上甚深微妙法乎余與四五良友深然其言而畧為勸助併勸其沿門挈柝廣為乞募庶潰於成世豈無大善長者提綱挈領而直任不辭者乎且緣以衆舉隨力大小稱心助緣總歸于植福田而破節吝云爾且開士欲産也欲之豪傑官于近地商于近地者所在而有倘聞梓里有高僧應迹茲土卓然舉廢而興墜則必蹶然而喜慷慨豪舉而勵勸之矣余聞萬曆初年有賢郡伯蘇公汝為偶憩此見楊生壁門一文亟求見其人生乃效干木之風而避之

其後蘇公每過此必停車問此生而楊生竟勿見識者兩高之此菴若得修理完善異時達官過此寧無緇衣好賢如蘇公其人哉若媿鈍根而解帶以鎮山門又在開士越塵之箭頭機矣余因約略而言之諸檀那尚其鑒此毋視爲鄉光居士不根之遊談也哉

老禪堂募脩敘

會城繩金塔前華巖古寺創自盛唐歷宋明迺于嵩代迺盛迺衰不待言矣其東隅垣外有一禪巷舊爲戒衲拙初精修之地老屋三間一茅蓋頂師徒苦行數十餘年地不加闢而德日益崇其徒毓明屢欲稍闢梵宇卒困於乏貲弗克舉龎近歲塔圮而寺益衰老禪堂之頹敗抑又甚矣先是毓明將逝時殷勤屬剔于其高足心月朗爲之住持心月性地光明年雖少而志甚堅叅究闡提求向上事孜孜不懈而且勤學好問學佛之暇亦復學儒于吟咏性情之次往往有精到之語足解匡順余每歎拙初若脩宗風將復振興於茲時也余向年常遊其地毓明謙容膝半間爲予佈榻予每欲助之修葺而力不從心今秋心月飛錫至予鄉言風雨漂搖太甚一笠不足以蓋如來深恩叢林將鞠爲茂草也予于乞募一事素所厭聞茲於實地證修者則情不容已因與姻友鼂子石書昴季孫子淑予子姪五珮七八人共謀之諸子踴躍從事深爲可喜煞召匠鳩工求木礱石籌粟與蔬爲

費甚廣要非數人所能勝任愉快不得不告於四方善信共念此刹爲苦行頭陀勤苦証向之所非架大屋養閒漢之區也凡我同人隨緣樂助成就一精進佛子奚啻課督一隹子弟以維家風幸毋以老朽綿力不能爲登高之呼而漠然置之也草率書此爲募緣小引云

大慈閣募緣圓滿序

今千金隄寺鼎建大慈閣既以是月甲午上梁此合郡有爲功德也豈惟一路梵宇之冠冕而已哉言水利者護隄而生民之納總納秸賦歛不荒矣言地形者撫城之三元樓二水會合之萬魁塔辰戌艮巽形勢相維矣言河道者四方舟航夜集望佛燈而息鷁歷風濤之恐怖皆願出於其塗矣言登臨之樂者寅賓寅餞東南之美遊百仞之上覽江山之暨必有如曾子之記撫峴者矣蓋以顏魯郡之創茶古梁山之

繼事今豪傑之士因而修之將于是乎千古豈與作無遮會演天魔舞焚𦕈人楮緡遂云燒刼乎哉功大力淵僧人盡瘁所願先註緣者勿失信施一信字未註緣者共勸樂助一樂字正如造浮圖者必合其尖毋吝此一級請韋䭾尊者趨之

白衣菴募修序

如來正覺以空色悉揖證無生滅而觀音大士乃神通普現應迹周圓夫豈一塵尚滯斯益行實雙收故誠既至者神必依德有恒而福亦集也太歷巷白衣菴其來久矣菴常顯迹於蒸黎響隨祂應近乃傾頹而剝落寂若靡聞豈神之去來無憑實人之瞻禮弗肅某等於吟眺之次共與興復之思非曰人人返照觀自在心亦日念念無慳修有因果而已敢告同志共發信心念彼觀音力福至禍不侵與淅予米而炊劍變爲振餘困而解衣珠也哉亟集良緣旋臻盛事

匡山馬耳峰青雲寺募修敘

丁秋三日朽與吾友陳北垣聚語新稻升矣而遶膝啼飢者不止悔不早勤四體而分五穀當不至此北垣曰此所謂同病相連非憐也咄嗟未已而張友薦玉偕匡山馬耳峰青雲寺僧慧明來訪言其寺之前殿爲土寇所燬十數年矣將謀復建且兼修後宇朽曰此非有大善長者垂金佈地安能作此大創構乎慧也愿樸而文弱宜未足以及此薦玉曰寺亦有大智長者力任其大以往募於通都大邑財賦之所聚萃慧固徒衆也能無分募以助其師乎且或因緣湊合安知不有大善長者奇遇於一旦乎北垣曰凡不勤四體而分五穀故無以助善緣盍以筆墨作佛寺懺悔前愆朽曰唯然世之饑殺流餘者未必不從作有因功果來其善心固在自能樂出所有不待朽言也朽自惟所居去匡山不過五百而遙而探勝之思徒勤於夢寐倘附于苦行開士與復古剎與有微勞固所願也因爲序次是日閒語一段以爲四方大善長者告也

五卷終

上陸濬成先生書

臨川剩叟李伍漢著

漢自冬初拜瞻顏範初謂旋趨函丈受業析疑隨思門下諸子皆當居仙舟而續麥上苑春明各展所學獨落拓一生垂翅不振逡巡河濱棲遲道左殊有難爲情者是以足不果前也然足雖不前而此心耿耿曷常不時依左右也哉恭惟吾夫子學貫天人望隆斗岳將沛霖雨之施先宏樹人之典明燭無疆搜羅

不啻既已慎採夫參苓而[illegible]于[illegible]僻致放下士得附見于闒牘憐材[illegible]心游內其將共見之矣豈區區感恩一士[illegible]無能悠悠惕日徒具七尺不飽一升念僻處荒陬泥塗自蔽不覩京師之廣大罔窺廊廟之鴻猷躑躅蹄涔涓埃弗効不獨有負夫君子甄陶之殊恩抑且不足爲足迹半天下者作牛馬走也是擬於文衡歲試後即躡足走都門而執經以圖卒業也所惧者昌黎韓子振古人豪也既已受職四門博士猶且以僕質無貲衣裘弗給而三上宰相之書書既上矣而其困日甚匪第當時[illegible]相越懔盧邁諸人不能格外遇之而有宋大儒[illegible]古訓以識之有明文士擬作唐宰相答書以識之矧[illegible]閣如門漢者乃欲于此時奮其無師授之學走數千里壙埌之區名譽無所從起及引未闢其塗將不跋前疐後進退維谷也哉惟冀吾夫子教思不倦而預有以待之或史局謄稿較刻之勞或幕中裁答閱文之寄非敢謂足膺其任抑亦以其愿使夫往而學焉耳翹望玉音以圖進止俛首沉思懷慚無地遠道

思窮無由自達拙稿雖謄未敢鄭賁謹錄焦桐一篇用徵鄙悃春寒既解調攝惟宜惟吾夫子爲道自愛爲時自愛

陸先生答書

年兄儁才也不過暫作六月息耳三年轉盼宜努力以待再舉都下人情涼薄館席亦未易得年兄所論實未敢輕爲勸駕率復不盡惓惓

復上陸澹成先生

丙子春王正旦門下受業淇謹稟前陬小生神飛北門捌管逡巡百端交集有如寒蛩悲咽于砌草之下羇人愁婦或者觸緒相關瓊樓玉宇中人其惟雝雝喈喈盈耳哉即有遐思亦惟九皋鳴鶴時一徹聽爾焉有微吟細響而能達于五千里外霄漢之表者乎雖然蟋蟀隨候而發適亦公微物而載咏世無善鳴者耳天必假之使鳴又何必收聲斂響盡如捲舌伯勞也夫用人一道自古惟難古之君子舉其所知隨材

器使故士有一材一藝皆得乘時而展布雖裲不已枋抑且推之嘘之使有以別除其會也後世防弊之法過詳而使能之意幾失賓與大典也而選士于糊名易書之中求合文格而已其行之端否不必論也其言之爲菽粟爲畫餅不必計也入者登之進之出者斥之罷之升沉自此霄壤矣至若鄉評所悉採攬所詳之人雖行足爲楷模學足徵典故力足濟時艱識足定國是必且遠嫌疑愼齒頰惴惴然不敢舉嘿嘿然付之無何而已矣此夫一切之法爲之也夫孰

舉而孰若哉如淇之在門墻也非有鄉曲之譽也非有聲名之藉也一卷不完不備之文顧蒙屢搜屢擡之脊賜見殷勤再三慰遣眞若有不忍釋然于碔砆燕石也者若乃微賤之所貞固自持藏乎否乎絜乎知乎則未有爲之達于記室也者逆之于溲渤之外宜無不可然曩者亦常飛九天之咳唾於下土矣捧讀猥慚俛首自訟力且疲矣志且餒矣年且衰矣縱蚓駑鈍亦何益矣而惟是幽獨自持不敢有媿衾影繭足于繩樞甕牖之下校讐于殘編蠹簡之中皓首

無聞丹血時嘔如是而有得乎俟之如是而終無所成乎安之固未嘗一飾竿牘以干於人懼夫一蹶不能自拔將有負于先生一日之知也雖以先生之門且不敢多修寸悃以勤寺人其爲膠固不通終焉若此茲者長豚紀思爲求饔飧之一飽而附濟腴以北行進謁阿爹向常欲進遊于大人先生之前矣豈足難前而問亦可竟疎耶于邪已而亦無一言亦大寂寂爾矣時無以塞兒于舌因起而盥浴以修候于先生之門一寫其弇鄙鮮通之狀非敢有所冀也先生

回常相賞于牝牡驪黃之外已今尚能傾耳而一聽蛩螢之鳴否耶嗟乎風號雪泊之次簷頹釜木之餘而日得少佳趣獨享爲慚不惜萬里馳獻尊親有是理乎適供噴飯捧腹耳玉茗堂集附呈記室聊借鄉里能文之古人以揜今日之朽拙一帙塵殊難頓掃慙愧慚愧臨禀戰慄不知所云

上李卧衡先生

恭聞隆古之舉士也舉其所知故凡秀民之升于王廷者未有言行不變修而得與于其選者也後代則舉其所不必知而知者則必不敢舉欲求士之言行合一而無負知人之哲也蓋亦難矣于糊名易書之中而得一士焉其幸而爲君子聽之其不幸而爲小人也亦聽之而士之卓然有志自樹者亦不能必得大君子而後出於其門也若是者蓋有天焉道之盛也君子每與君子同升代之衰也小人亦與小人蔓

引自唐宋歷明而皆然而某於今日竊獨似有厚幸也丁卯賢書我江右得兩大君子主文衡於內又得數君子分校于其間謭劣如某乃得以其拙蕪備採擇於大君子之前幾幾乎倖得之乃格格乎其竟失也千秋知已默契于文字而不必一旦拜恩于私門此顏先生所以有咄咄怪事之歎陸先生所以有西江美才未易量之稱而吾夫子所以有失東隅而收桑榆之勉也今者既駁放于外矣以三君子交相憐惜而不得收之格內矣而某且以爲有厚幸者竊以爲

於君子則受知不能必人之盡爲君子也則不必盡受知區區得失非所論也寧加損益于故我哉而獨有慨於衷者僻處荒陬泥塗自蔽徒具七尺不飽一升未覩京師之廣大罔識制度之鴻規思欲負笈走都門趨函丈以圖卒業然十口溝湟待命一身五千長途資裝無策不能不有望于兩大君子之垂手而援之也向也在糊名易書之中不知其爲誰何之人以其文之不遠于程式也而欲升之客歲亦既晋謁於門下而溫乎其容以接之矣倘下詢於同里新升

之士亦可以得其持己之槩矣而謂必求之於選舉之一途乃竟同於不知誰何之人而置之是古之道卒不可復見於今而大君子之愛士其意亦有所止也豈事理之所宜然哉伏惟弘古人之休風沛下士以化雨言論之餘筆札之末而有以位置一寒士俾得不困于凍餒而勿墮其前志也則幸甚矣力蹇途修有懐莫達因風吁籲瑣瀆匪倫

上儲惕菴先生

某自八載以來竊讀先生之文心戢而神馳半載以來幸沐先生之化心悅而誠歸是敢輒獻鄙文以呈斧削不意于孔學師處傳聞賜以一字之褒嘉其自予學殖淺鮮才識凡偎何應獲此既而自惟闇汶久矣世有大君子採之於衆棄之餘倘得親承謦欬示以爲學之方則磨礱淬礪之下鉛刀或尙可以一割亦未可知也昨者積誠上謁又值幾務方殷屏息而退內顧焉厨烟不續塾務雜荒不得不亟歸而就遠

館也惟是不獲大賢之提撕恐終逃于蹊徑耳輒不自揣妄乞公餘之暇惠以晷刻之勞將前所呈鄙文盡賜刪抹指其紕繆之所由然示以規矩之所必至庶大科伊邇有所持循或者其收桑榆乎又有附稟者長洲何屺瞻鄉墨行遠辱採鄙卷二篇附刻聞客歲幾罹楊子幼之阨又其文評中所引用貴宗同人評語甚多中理解不知同人行輩於先生爲第幾二君近今道履何如敢求批示一筆或得於家報中附致賤名順鄭拙文以就正倘得二君推愛而賜以

甄錄則感荷實且不朽也柴墟先生集某向年秖得讀其十五卷耳內云自藏林遷泰州近來譜系何如其遺文所傳者抑尙有全編乎餘懷種種統俟課文後期方得拒趨蛤閣以承面命也踰分妄呈悚赧無地

復王儲惕菴先生

古之君子之為治也兼養與教而一之四民皆在所養之中養之道固無分于秀朴也教之道則有其差矣然必無不教而即簡棄之者也考其德藝程其功能其賢而才者固以鄉三物賓興之其未能然者必使進而造之優游而漸漬之使之勉其所不及將有以繼乎其後也其又不能然者則亦察其志之弗自餒而不憚委曲以矜之使之有以自善而不棄之於君子之治之外也今某在大君子幪幪之下庸闇不修不足以自前所以敷際大比之期而不能與于與也簡而棄之固其宜矣雖然其志尙不忍自餒也竊自以為質既庸而就荒數亦奇而不偶于祿之學固非所當為亦自分無非分之冀也至于文章一道敢遂棄而弗務乎哉且夫時命之不猶也秖能阻人于利祿之外詎能阻人于理道之外也棄而弗務直自棄矣且何以異于不在君子之治之內者哉顧文之為道廣矣大矣大而為國家修明典制考據古今沿流得失進而窺儒先之閫奧以正學術之源流俱非

愚不肖某之所敢跂踵而遙望者也而獨是俯舉之業童而習之以至于今白紛如也而尚未知其法之所宜然故往往不合于當世之程度然幸大君子亦嘗採之于衆棄之餘而加之以一言之譽不知肯終賜之裁成否乎倘或納之于大冶之中而賜之陶煉則願有進焉敬錄拙文一冊約計六十餘首敢求大君子秉含弘之度而擴裁成之功公銓之暇嚴加刪削採其稍近于理而不玷門墻者惠以評隲賜以序言郵致三吳諸名宿畧爲採布俾大君子化育之下兎罝之末簡棄之餘尚有崛强不甘衰朽如某者亦得以稍見頭角不猶是君子之治之所必及者哉今者裝繕成帙謹俟大君子之休命而後敢謁諸閽人焉臨禀無任竦切待命之至

寄備同人

𡖖歲惕菴先生尊所聞以廣道化于敝邑傳聞先生曾于牘尾顈末挂及朽壞下士歷辛壬癸甲未敢以一字還塵記室然未嘗不心焉藹之矣夫先生鴻文大選衣被天下宜爲有目者所共覩有耳者所共聞也若某也生于窮陬僻遂氣拘而物蔽學闇而問疎少壯尚不如人而况耄及智索乎卽使困猶思奮秉燭宵馳亦不過砌蛩鳴于隙中幽草榮于澗畔而已何由驟驁騁迹于天閑之廐哉斯亦職畢不擇地而照𣽈渤不擇流而納之一驗也昔人有言文章一道代不數人人不數篇生平作好文字亦不多時今先生拔萃于羣賢蔚興之區而若遮山積珠玉涌流抑亦天之生是使獨也者乃不悉懸國門徒充鄰女靚奩使非行楠拾還一二不幾左丘蒙編年之傳牘足胃十三篇之法也哉然則吡贈數公之表章同志良費苦心時有賢于龍門快史者其在某也俛得而俛失之宜其與草木同腐耳尚何言哉尚何言哉竊不自揣欲繕寫其鄙猥之言以污名賢之目𩑺于貴

總綱未戒行數日前浪付他賈持去到否難卜嗣容鈔錄別附便鴻倘得有道指示疵謬而提撕之不啻生死而骨肉也匆猝之中未及專札奉候武曹屺瞻二位道翁相遇之次煩齒及鄙薄嚮往之誠夫辨義理于毫芒析疑似于分杪此在昔儒先之所不容已者若因是而生譏彈因是而肆𢗅罵亦未嘗不傷有道者之和平也斯惟先生一人能口無擇言耳此不肖某之所以遙望門墻而戢志也猝作附箋縷縷不盡無任主臣

寄何屺瞻

曩歲聞于汝汀弄明月某也若有茲刺集于五丙時於邑父師惕菴先生處勤詢道履清泰然亦不能詳也兩載懸切臬兀不寧而後乃今敢一一修候竊以爲二十年餘文字理近實而才近傑令人不復知其性靈是則諸先生之爲功于後學者尚有未盡也自行遠集出而天下談理者往往如說家事娓娓言之而其人性靈畢露不必埋伏關照而書理章法無不朗耀斯豈作者之精神頓殊哉有以知先生之精神爲

之也開拓萬古之心胸推倒一世之智勇恐龍川亞嗟乎其後矣陋邑微生望穹窿而遙拜也久矣向謂列宿麗乎中天有目者不必皆精象緯而無不希其末光若夫列星懸象于天烏能舉一世之幽遐而畢鑒哉而大集中乃竟採及駁放下士將無明踰列宿乎此種闡微引細之盛心海內其皆傾注矣某之鳴私渺矣後矣曷足云乎顧某有不自揣不自愧者謂蒙也而又近鮮師承故雖皓首矣而猶爲號嗁之聲罔知所變也其可寢嘿以終乎謹錄近作一帙仰塵

者壇憩于選政之餘閒痛加芟薙修剔而還擲之則不啻耳提而面命矣此雖某之矢口而布豈治抑亦選壇中時有不能盡闡之迷陽也姑一耐其榛蕪可耳千里神馳縷縷難罄

辛巳寄家縣圃

自會城拜別倏踰一紀日望一歲三遷如彥威不謂尚以平叙進秩也然出叢叢而治海虞則標映倫伍倍廣會當特擢可為預賀矣某迹遐心邇不能一挹芝顏而豚犬漂泊在外安投仙署多沾識澤朽方內慚失教未修一字以滌瀆乎椿[illegible]又附仙舟東還俾得老幼完聚此皆吾弟[illegible]之賜也感荷何極頃子平家推朽命限今秋不利不知尚可苟延否倘脫此刼運則來歲尚欲一遊姑蘇以遂平生宿願但自揆往還之費用維艱而尋山問水不可無小艇不可無蔬酒且人文淵藪不可不載酒以問字凡此數事不能不致望于吾弟所慮清俸無多而攔友之仰急者甚衆其又何能徧及于衰朽乎是敢還質高明曲為酌量倘略有以遂朽烹鱸之願幸揮毫相命也蒓建節在海虞則牧齋先生之里也其嗣子名孫愛者尚健飯否孫曾蕃衍否其所著書尚可搜求否俱不可不留神也瞿崑湖先生長子名汝稷字元立者以蔭子位至鹽運使生平留心經濟而著書數種皆可見

諸施行尚祈吾弟爲之加意訪求倘求得遺集見敎
不啻拱璧天球也長洲名士何焯字屺瞻當代選壇
第二手也選雖畧遜晚村先生一籌而筆力之高古
識地之奇闢不啻突過前人數倍卽以吾私情論之
何選慶曆名文九百首而臨川先達共得百首是以
臨川一邑當天下之九一也吾臨人烏得不念之哉
吾弟素以文章聲氣爲性命今此來旣在貴治安可
不一訪也念之念之綿津山人詩淸眞古淡致遠情
深此當代之帝孟也滄浪亭詩想吾弟久已屬和矣

愚謂當時時以佳咏相呈必有水乳針芥之合也仕
宦山水名勝之區而又有大手筆在望若不多爲吟
咏以相倡和情何能已歟念之念之朽懷縷縷言之
不盡爲有微恙尚未全痊不能抒所欲言尚俟續啟
望吾弟揮筆示我以爲來歲進止也臨頴依依不

與家巨來

客冬聚首賢者不以未獲雋爲憂而以祿不逮親
爲歉朽謂日月悠長正可俟之後舉不謂未踰數月
而遽有風木之痛也此豈孝思所存有神者來告之
歟大凡人子之所以致孝于親者其道無窮正不必
以得祿不得祿爲欣戚要惟節哀順變勉就千秋之
事業則所以慰在天之靈者乃爲大孝之至也芻蕘
之見尚其採之足下向日有修職官世譜及西江文
乘之議愚以謂莫切于文乘此一二年中或可輟他

務而專事此乎然所尤致望者或竟以博文爲第二
義而專潛心於宋五先生之學蓋五先生往矣而晚
邨先生沈潛乎考亭者實超出于宋元明諸人之
上以足下之聰明才力直追古人而上之豈讓晚邨
獨步哉倘採芻蕘則朽亦且與有榮施矣

附答書

七月於家信中得接老伯手教慰藹諄摯既感且愧悚不遑深祿不逮養昔人所悲況將來亦屬渺茫乎一切愚私都不遑問及矣大槀承諭欲進芻蕘不敢竟題原紙別抄十數稍參愚妄未及卒業而大故猝遂踉蹌奔歸又恐遺落仍扃置巾箱持匝寒舍途遭大水併箱俱濕急欲另抄反璧事冗未能遲遲至此尊紀見索強附以上汗悚無地矣幸候起居示傾百一尚容荆謝也侄紱稽顙

辛巳寄晁庶常

春初拜捧瑤函情詞䏁摯愛惜老生有踰常情且有逝我燕臺之意殆謂我窮且益堅尚如曩時也不知朽自舊冬寒疾淹延筋攣步蹇北望京華渺如天上俛首沉吟真不復敢作天際真人之想矣不但以維洪既已下世而舟車靡屨之需更無爲之左提右挈者也客歲登堂拜祝太君遂坐飲山庄六日不能移步爲山水之遊其頹唐可知也岑寂之中每遐想先輩如玉茗方城諸公或處散地或困衰年不獲在承明著作之選故雖有其博大[illegible]宏達之才究無大典禮大制作之文以登於集中則時爲之也地爲之也台臺具英敏達練之才加之以講貫討論之學當强仕之年而服官政優游木天之署紬繹金匱之藏于以静求天下之故而裕之神明之中見之于文則爲不朽之言見之于行則有不朽之功一洗前人闒茸不彰之氣而光大之固不僅以清高之階銜以大樹一縣之幟俾後起者有所爲養資望之地也某老矣衰矣不能執鞭弭以趨步于車塵馬跡惟與賢公子

追隨于詩酒文會之末或者不遺乎非薄採芻蕘有以助聰明之萬一乎無如鄉邦貧瘠之區時人洗慾之氣進無以爲筆墨之資退無以爲饘粥之藉卽賢公子亦時受其艱窘固不獨老朽之末年待斃也所幸兩姓孫子俱能執經受學差足解頤耳纏縷縈懷尚俟續布率奉候言惟祈爲道自愛不宣

壬午寄晁庶常

北望斗台垂輝布彩知一代之偉人所以樹勛猷而勒鼎鍾者尚竢他年若夫宏著作而傳千古者蚤縈抒于此日也古人云思維報國惟有文章夫古之將相名賢顯當時而名後世者衆矣詎必皆以文章邪子之言益以言乎位不在乎司化柄權之地惟乘清暇而攄布其文詞云耳居清暇之地而爲文章文章遂足以報國則所以爲文章者豈易言哉惟豪傑之士處乎衆賢之中而卓然有以自見爲足貴耳吾鄉之繼湯陳而興者不望之足下而誰望哉某年至神疲瘠倒不振七尺病軀此攻彼發稀苓無功而必需夫參芪此之謂有七年之病而欲求千年不可得之藥也豈有霍然以起之日哉冬春棲息于東丞茲復素餐于別駕以七旬之衰朽而藉傭力以營生其爲疲苶何可勝道俟冬抄仍卧病空山耳五月初曾以一緘附武丞奉候想已達之木天矣倘有教言幸擲付武氏紀綱也臨潁縷縷不悉

寄董樸菴

奉違顏範不覺歲序頓周矣回憶延橋拜別時仁風道氣依依如在目中愈深懷人之感茲則遙望彩雲時現于淮甸知德星之常聚于慶門也老先生正在服官之年豈定錮泉石之念知幽居而謀天下之故必有措天下于磐石之備略當宁思得備人以佐堂平行將起故將軍于畎畆拭目俟之矣諸郎君學業當必大成讀南圍邸報未見列名爲之怏然然古人所謂兒子二郎必做者轉盼將復見也朽潦倒無似今秋竟足不踏省門矣每欲遠探山川兼訪高賢而來歲尚有考貢之役不得不繭足以待之耳承致武父母札中垂念衰朽感荷無旣敝郡當事俱是舊交倘亦有乘風而過章江之興乎朽雖不能爲東道主然尚可以隨鞭鐙而侍清宴不知可得慰茲懸切否也

寄陳賓弓

台兄以精明彊固之力具練達綜密之才於以乘理六服而有餘何有于百里之彈丸古人云出宰山水縣讀書松竹林殆借夫餘之國爲玉堂之儲乎靜求天下之故而裕之神明之中則異時之經綸咸在于是郁先達固亦以鄞縣發跡也弟老病淹延泥塗自蔽雖有飢渴之思難命千里之駕恐以疲癃餱糧之費累我良朋也附言奉候不盡神馳

復湯小岑

數月以來其哭小韓而不能成聲也長號焉而已何意蛩啾蟹泣之餘乃承老道翁敦崇古道降尊而忘年闡幽而表異一至此也捧讀再三彌增忉怛庶幾藉茲珠玉慰彼幽魂已此子負異稟而懷介性落落寡合彼固不屑近人而人亦不樂就之際斯條厄眞能哭小韓者內則伯父省右[illegible]則老道翁暨車玉虎三數人而已他則哀人之[illegible]而[illegible]豈眞能哭其人者哉而其竊[illegible]有痛者[illegible]英姿秀朗斂妙超羣志銳行方思深識遠[illegible]進不已當有卓然可傳者不幸賫志以終[illegible]篇無從收拾彼蓋志存遠大思造精微[illegible]搜博覽貫穿綱羅不敢以偏長偶得輕爲詩說以欺人者也而今已矣無可言矣剩羽碎錦既不足以流傳將遂與無一能者同歸于盡嗚呼可勝痛哉竊不知足既拜珠玉尚祈琳瑯倘于茶熟香清月落梁空之次作爲晁生小傳一篇以敘其生平未究之隱衷俾他日得附名于大集中以傳冀免于伯英傳末之悲則不啻生死而骨肉也自愧貪癡仰企曷既

與黃訥乘

吾兄昨日偶言欲得酉日値昴宿作雞栖則必蕃孶又申言經星與甲子相値必八百四十日而後一周且斷以甲子日値角宿起此倶非也葢禽星之與支日相値者惟星日馬値午虛日鼠値子耳此外都無之而酉日所値者惟房斗危婁觜柳軫七宿昴宿所値者惟亥卯未三日也甲子七輪以經星十五輪乘之則四百二十日一周也如兄所言八百四十日則兩周矣至以經星配干支不知始于何時以臆度之必始于甲寅而非始于甲子周旋相推酉昴終古無相遇之時此不必考據他書只一本曆日了然矣事本不足辯以兄昨有賭酒百壺之說弟即欲得其半以消咽渴何如倘更有說弟當倍罰也不盡

乙卯與劉于野

賤産五人分寄四處而獨與長豚抱病呻吟或有時子倡而父和或有時主應而僕呼此種况味親嘗固耐咀嚼即遥度者亦可以得其槩矣弟自許岑寂似野僧而無其空脫悲鳴似病鶴而少其清虛意者其粘泥柳絮耶然猶恨其妄念時生俗懷難淨寒酸兩字尚未氷融未免于閒談中時一向人逗露爲可惜耳憶向年作史論百餘篇頗多指摘古人過失因讀楊誠齋柳詩遂悉焚之不留隻字今無聊中偶有所觸又不能不意外生事如曩時然亦隨作隨焚要不敢處前此一悔也雷中養朱蘭一本五花競秀老病維摩對此微咲得少佳趣惜無好句相酬草草數語不堪奉寄終遜那老一語千古也兄園中菊花當必盛開即不大佳可取其黃而大者一本寄我以附折梅韻事後何如

與艾伯玉

令祖先生生平之文皆有關於世道人心卓然足以障頹波而挽衰運故凡大聲疾呼之文雖不無過于激烈然欲以扶聖教而掃邪謬則不得不昌言以排俗學世之為俗學者卒無能與爭壇坫也今續錄數篇在他賓集中則不失為佳篇在天傭集則未為當年得意之極筆雖不補刻亦可也惟決科論當補入耳弟前者謬見謂募緣數篇亦不必刻而高明未能割愛然愛親之道似仍當刪剔也張魏野序附覽似宜補入此公學博而名重其持論足以為世之重輕刻之不為無益也切切

答涂雲來

秋杪聞尊翁道兄仙逝心殊感惻悵不能捺磨鏡具雞奠一觴也歉歉曷已昨承惠示令曾祖先生令祖先生遺文二篇一則古勁如老泉一則秀折如欒城真足垂示千古但愚意欲於尊翁遺稿中選刻數首並行俾涂氏三世傳稿煥然于一集不尤見孝思之淵永歟何如何如至所云盛友熊翁壽言此真世兄度內事也乃竟欲秋鷹之翮而使凍蠅營營于枳棘寧不蹈舉非其人之咎歟念百里惠箋未可以重方台命勉撝鄙謭奉呈筆削幸芟其蕪穢而澤以芳華庶不致見笑于大方也率復不悉

寄余東木 戊子

去冬因亾兄病篤遂三越月不能入城及聞賢竹林以高材見屈拂袖言旋兼有微恙朽聞之日夕𡸁念及正月十七在城會文治云貴體調和如舊始釋然于懷也朽父子兩身任費二十六年勞苦一旦銷亾前後皆空所以恐死留餘喘者恐以殯父重累兩豚也故暫捱延耳今兒舍甥接在銅山養拙少釋煩憂門下倘乘扁舟之便到上頓渡入銅山不過二十里作一夕盤桓不爲無益所欲面談文事甚多快快于懷不能猝吐總期會晤爲快耳不盡

寄武泰州

自田中拜德言旋無日不依依贈注兩度修書托治下廟灣胡氏兄弟遠投不知達否客歲復修一緘付舍弟馳奏不謂又于舟中遺失則三書俱未達手記室而鄙人荒疎之咎殊覺難辭矣舍弟八月初到家備述垂青寒儒飲食教誨有加無已而幕中諸賢亦各盼睞眞令人感激而且銘刻也謝謝恭惟神君湛思浹洽于山陽者四年既舉祝乎豈豆新政敷施于海陵者一歲即遍聞乎絃歌則自鄙人相當丞贊皇父子十年矣而玉燕之夢尚[illegible]意者小星尚未綢繆乎盍早圖之昔家叔[illegible]先生守泰州生家叔石臺侍講于署中亦以副室呂氏叶吉也前後寧不同符乎拭目竢之矣某潦倒衰殘藏足荒圃雖尚玩弄乎筆墨而未逢推枯植朽之賢豪唯對留星而浩歎耳或者今親臬憲傅公處可以一噓乎自分濕灰難燃聊舉一笑耳冬冬深嚴寒將至鄙人無以馳獻所頂祝者惟與調攝合乎時宜爲天下蒼生自愛也

卷六終

書過浩齋先生語録後

臨川剩叟李伍渶著

有宋諸儒直接洙泗之傳濂洛關閩其最盛者也而不但此也諸在周程張朱之門者顧弟弗論其同時而並興者若堯夫之觀物君實之存誠以至浩齋之窮理雖其初各有所從入而其望聖人之道以爲歸則一也或疑浩齋之學於濂洛頗見異同余謂不然浩齋之全書雖不可復見就其散見者言之比明道

於顔比伊川於曾比周子於子思擬横渠之文似箕子匪弟推尊已極曾謂顔曾子思箕子有異道乎二程初從濂洛遊謂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宜其淵源有自矣而正叔誌伯淳則曰先生得不傳之學於六經似又不以周子爲宗也後人或以是議伊川余謂見知聞知之異孟子已嘶言之自周末至五季斯道榛塞已極矣豈必代有傳人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而所謂門人者不必著見於後世周子之前不必有周子則周子寧非得於六經乎而獨有異

詣者鶴林所載半山初求見濂溪三返其勤而峻却之半山怒歸以謂吾獨不能求之六經乎迄今攷半山之文則卓然大家矣而其於道也奚有浩齋不肯過訪濂洛以証所學而語録所稱引略無小疵不醇之論其於六經也抑亦信乎有得已其所著述又甚多秦淮海謝[illegible]堂亦既序而傳之今皆弗存惜哉嗚呼余因之有所慨恨矣顔氏早夭而夫子曰天喪予六子之道固不待及門而傳而其卒能推大夫子之緒者乃在私淑之孟氏乃若仲淹何人亦有董常而浩齋亦諄諄致惜於常以德學者或指以爲迂談而笑之余竊謂浩齋之學最爲醇正而其傳不甚者於後世則信乎及門之士無能推明師說者故所著書一經兵火殘失而其傳遂湮抑使無中說有王通哉房魏諸人有餘媿矣推挽之功顧不重歟余惟過氏世有傳人故語録幸勿澌盡今過某復能潛心高曾之軌範而復鐫而新之其志抑亦可尚也已顧其全集雖不可概見嘗鼎一臠其於味也思過半矣顔氏之書其存於後世者幾何哉

書白起傳後

李子讀白起傳而慨然悲趙括之遇之慘也以秦之强攻趙之弱以偏裨之王齕對持重之廉頗猶且取二鄣四尉敗陣奪壘而頗兢兢焉外刱於敵內迫於君進退維谷罹不能免也及秦間入而括將括將而秦易之以白起矣又重之以王齕爲稗將括則獨當之而頗竟謝焉既而括出兵擊秦秦雖曰徉敗誘括然未有以加括也秦昭自之河內發民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孝成平原則怡然處堂曾不思發卒救括

括堅守四十六日而救不至猶未能勝括而虜之也及射殺括而後軍亂而降向令趙能使廉頗捲甲放括內外合力則起豈胡能爲哉白起曰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亦足以發明趙括之非徒敗矣後之議者不能深觀當時之事蹟遽曰括徒讀父書雷同一律豈善讀書者哉

書楊大年張子韶兩條文簡末

半谷謂寓深衷于不言子韶得之若大年輕靡之詞殊失國體曾記癸巳在翹關館中曾爲不足之論虎溪先生謂使汝當此則將何云漢即操筆書云維靈仰贊仁明化成清穆地道無成渾無軌躅覆載之中咸歸亭毒贊莫能名聊陳雩牘伏惟尚享師時爲欣賞因附錄于此殆五十三年矣

書解紐贈言册末

濟南萊蓁存菴謁選得浙之諸暨令到未三月即解紐以去諸縉紳先生韻人逸士作爲歌詩以道之援古昔高風淸節以擬之其意非不甚善其義或不盡爾也何也存菴困於膠庠有年矣青燈夜雨績學不

休不以甲乙科舉而以明經科舉寒毡數載始得一邑以長民亦欲智效一官才效一職以展其數十年之學治耳夫何縮緩方新前車早覆不忍視前令之受辱也亟亟申詳得謝然則存菴豈岩棲谷隱者哉又豈巽忍沾濡者哉徜徉于名山大澤之間放曠于詩僧酒人之列鬱抑無聊之氣蓋有難自爲言者矣嗟乎天子戒飭內外臣工詔書屢下宜乎大法小廉吏安其職卒守其伍民樂其生士守其學庶幾旦晚得見德化之成比擬三代之隆也而大官大邑以宿

倘老學猫猫焉求敢出一日安於其位此豈盛世所宜
有見哉湘沿成風世道何極然則　皇上德化何日
而成也野人讀原支不禁悲從中來矣萬里青山幾
兩造展桐鄉返葬彼何人哉噫

若只說他解組歸隱肆志煙霞不幾把是人一片
苦心埋沒了耶此從世道起見見蒼生不獲沐循
良之化而斯人不獲展經綸之才方抉得痛癢著
採風者庶有取焉　此覺菴先生

此取少陵贈徐卿二子句意也及讀㮾園命篇取喻
于河伯海若其意又進矣楊子雲曰百川學海而至
于海丘陵學山而不至于山是故惡夫畫也學者淩
味夫三子者之言庶知所以取水哉

書昌黎對禹問後

黃農以來皆家天下也至堯舜而朱均之德不類祖
與揖遜此聖人之因其時而權其變與朱均以安而
朱均亦能自安其所也及益啟則能敬承繼禹已因
而返之黃農以來相傳之舊則其道大常而可循此

所謂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而天與則與也韓子以為
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匪惟掩益之功德於不道抑
豈禹之意哉

禹之傳子孟氏之言至矣此更補其所未及　晁小

書柳州送僧浩初敘後

韓之闢佛也秪能道其淺柳之困於佛也復困于其
淺淺者不足以解學佛者之惑而令其出淺者復足
以錮學佛者之心而益廣其來嗚呼此異端之所以
愈熾欤

書柳子厚與韓退之論文後

退之博學雄才氣凌一世乃遭此摧排斥其於潮陽
之貶竄也韓為柳作誌周慎無溢辭君子人與

一　書東坡范增論後

天下共起而亡秦不繫于牧奴之立不立也立牧奴
增之謀也且增之所委質者羽也非牧奴也當時奇
計孰有大于鴻門殺沛公者哉失此機會宜其去矣
去則晚矣　明太祖從安豐取林兒回欲奉之伯溫
踢去御座而事乃寢省卻後來許多葛藤其見高出

亞夫百倍矣

書[illegible][illegible]辯詩序說後

詩序雖成於衛宏之手亦是承藉子夏毛公之說來其說有不合則互存之正闕疑之意非自相牴牾也朱子闢小序訂正疑悟有功萬世而猶有未盡釋後學之疑者在勇於删鄭衛爲淫風耳竊廳鄭衛之詩或各有所爲而作其說有可存者亦宜並存之並存原不足以壞詩教也至如淫詩馬貴與以爲詩人之刺淫而非淫人之自作聖人復起當不易矣何必强從而爲之辭乎

書宋廣平梅花賦後

李忠定公有梅花賦引云宋廣平賦今闕不傳因極思以爲之賦補廣平之闕云余讀李公賦强半與此同此賦如此完好安用李公補闕且襲用宋賦過半昌云極思余意此篇必後人修飾李賦而更加以研麗遂出於李賦之上不則李公必不好勞贅出也文苑英華選賦十卷而無此篇豈當時纂輯諸公皆寡學耶蓋可以徵此文之爲後人補作矣

關羽失荆州書法

此據吳史紀載而書之者也內吳外漢不與昭烈以得漢之統也夫綱目取法春秋將以尊天王誅僭竊存三綱而飭九伐之法也而奈何其仍吳史也愚以謂當書吳孫權遣其將陸遜襲荆州關羽退遜兵要擊于 關羽死之庶乎內外邪正之辨有明也

劉將軍打虎逸事

劉將軍綎自浙還豫章路出衢信界當午酷暑暫憩樹陰其鄉人延入家祠坐因言鄉有猛虎三年間食人幾三百敢乞將軍除之劉召一校曰汝前有罪當死往取此虎贖罪校往旋報爲虎斃矣劉又呼一校曰汝與吾每貫爾俠立功自効往取此虎不惟雪罪而且論功共人奮往旋報爲虎斃矣劉大怒曰小畜敢無禮著人指路吾自往取之卽儒巾褒衣麈扇而往衆爲之戰慄將近虎穴百步導者指曰虎在彼劉如常步進虎見劉咆哮突前劉一躍高丈餘躍過虎後旋身大踏步一踢虎倒地矣軍士及鄉人隨至劉叱軍校曰縛虎爪足尚傷來縛者數人及縛虎劉笑

謂鄉之爲士者曰君看虎喉中有物否衆視之則兩鐵縱橫拄喉蓋虎衝突時已發弄矢制其命而後羅也其從容整暇人無從窺測如此

牛谷曰吾聞劉將軍臨陣常衝入萬衆中破渠帥首而出不沾矢石對客閒坐用數百斤木棍置兩脛上播弄丈餘以脛承之連播數十次爲樂其視虎如鼠耳然虎當衝突時發矢奮躍决機呼吸瞬目難爽而暇豫如此非有神智詎輕發于一弄亟哉

題蘊武牧羊圖

右蘊武牧羊圖一卷不知爲何人手筆男女各八人共爲一卷有悲有怒有恨有歎有愉有勞有逸有情有倦各于其神情態度得之其持杯舉以進者爲李少卿耶抑于靳王憫武窮困而賜之牛羊氈帳服匿耶余察其眸子殊有精悍鬱勃之氣定爲陳洪綬草侯之筆但章侯生平作畫即以畫筆題款恣意而書署無繫恪此卷無題而草木頗似南方向榮之景非海上苦寒蕭寂之色是耶非耶必有能辨之者

題妄語一則

日晏不炊桂珠兩缺妄念橫生因書貧士必不可缺數事以自遣釜無米交梨火棗不可缺也灶無薪自燃爐不可缺也夜無油夜明珠不可缺也寒無衣辟寒犀不可缺也且無祿種之理無縫天衣不可缺也居無屋自然石洞房廊不可缺也客至不可無酒椰子核數枚不可缺也敬告天公默察天下貧士各有以給之既而大笑曰藐姑射之山有人焉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六合之外則此區區者又不煩造物爲之區處也

紀異

余鄉傅公天啓年間任海澄令因上司檄文買鐵鑄砲防海于廢鐵中見一小爐重不過二斤雖折一足尚可備用遂留置書館偶一寒夜久飲司酒者置瓶于爐內不半刻而瓶中酒至沸熱不可入口詰之云間置于爐未常加火也再用冷酒試之旋復沸熱次日拆看乃夾鐵兩層中用硃砂書五火字再開後遂不復燃懊悔不可及矣此吾里中揭德符先生館于署中歸而傳說有此異也余憶往時客粤中有得一

小鍋者在野外究一小坎將煮粥療飢但注水于中而未燃火方往拾薪而返釜中水已沸熱矣因入米於內不一刻已成粥矣同伴無不驚訝折而觀之乃是兩層中有硃砂書五火字也拆後遂不可復用余向聞其說以爲妄誕不實及閱揭先生傳海澄爐事而知世間故自有異物自有異人不可固於尋常耳目所不見聞而妄執膠固淺見也故記之云

副貢游君袞臣名慶補語予曰偶攜友在衅肆小飲一人蹣跚而來疲憊不堪見其跨下陰囊大如三斗栲栳現一遊僧在肆沽飲問之曰汝疾何不醫治病人云孤苦亟夕何由求醫問病幾何時荅三年矣有時消索有時漲滿發則連日雖欲沿門覓食不能往也僧曰吾爲汝治之呼店主人點一盞來線香一枝燈至僧于袖中取出舊書一本揭開數葉則有一人物儼如此病人狀僧乃燃香低聲呪十餘句將香焠書上人物操擬不停口問病人曰知得陰囊熱否荅云甚熱僧云汝但安在旋將消矣少停果消縮如平常無疾人矣于是伏地叩謝歎云今日幸遇神醫救

我日後復發何處再尋活佛耶僧曰汝且少坐復將香于書本人物囊上操擬一刻餘日此後永不再膨脹矣其人拜謝而去僧亦還酒錢而去肆中人競歎奇異無一人問此僧來踪去跡者予初不信越數日向酒家問之荅云信然

一人云多年前在豐城地方旅肆安歇有二僧亦來歇宿坐定取銀幾分與舖家買酒肉消夜初昏燃燈時一瞽者捫壁來引燈火僧起引瞽者至燈前問曰眼內尚覺得有紅光否荅曰尚有僧乃揭開眼眶細看謂其徒曰汝看何如徒荅曰可醫也僧謂瞽者曰汝送火往家去即來吾爲汝治眼須臾瞽者復來店家酒肉亦熟列之几上矣僧不即飲向店家索一大板櫈命瞽者仰臥櫈上僧于囊中取出麻繩數條將瞽者三度綁縛又另用一繩縛其雙手引至膝後不得動搖復解其髮緊縛于櫈不得轉動乃取藥一小茶匙納于眼皮內然後師徒對飲飲至一瓶後問云知得癢否荅曰癢甚僧喜云將酒來大飲幾杯飲至三瓶瞽者云耐癢不得求解于縛僧笑曰汝手若動

得扶去眼珠矣求解頭縛僧云頭若動得磕破腦枕矣師徒相笑連飲至五壺瞽者忽云我眼光矣見物矣僧呼店家持數物試之一一能辨也問尚瞽否荅已平復不瞽矣乃爲之解縛則雙目瞭然跪拜稱謝卽歸見母須臾母亦來跪拜云家有一雞卽烹來申意別無可報也僧云我已醉飽纖毫不能下咽也安慰其母子去僧乃取銀錢還店家就臥次日天發白二人收拾呼店家掩門竟去矣此事聞之四十餘年竟忘此爲何人所親見也

現七十年菩提相放千百𠆧光明燈燈五不熄相一一無楞無來無去弗震弗騰緣璽還結果松跡又東[illegible]是爲梵羅慈大士莫教認作嶺南能

天下有難處之事君子貴無難處之心敬愼以持之雖難而亦易率意而行之雖易而亦難而尤忌乎恃智而用術至于事勢有必不可爲者則亦循乎理之所至正而行乎此心之所安總求無愧乎天理人情之當然而已

有貧難安無道可樂二句最耐尋思于難安者而怠之於無樂而力求有所以爲樂者庶可以無愧也

途遇桎梏者數人又有波累者亦在道中于郵亭畧詢之則日事亦有所因而罪非其所應得當事者有所畏忌而不能爲之別白也因愴然有感於曾子之告陽膚也噫

鋆雲篇文集七卷終

瑤湖剩語 乙酉歲錄

臨川剩叟李伍渶著

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考正典禮釐定樂章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此定禮之一驗也謂太師曰樂其可知也此正樂之一驗也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于是太師摯適齊而干繚缺武陽襄方叔諸人亦各散而之列國恥于淫樂比也魯樂自是不可問矣故孔子追思師摯之始而有洋洋盈耳之歎也若魯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然後樂正此乃儒者隱居著書之事安能上之朝廟而行之乎設樂盛于此時太師又何爲去魯乎其去在何年乎夫子追歎又在何年乎且自反魯至夢奠時不過四年半耳其間刪詩書賛易作春秋許多事業皆在此數年中迫樂正而雅頌得所先聖之爲時亦無幾矣故謂洋洋之盛在自衛反樂之後者乃先儒偶失于檢括也

先儒謂不井田不封建不復肉刑不足以致三代之治此語似是而寔非也諸侯各君其國則必有富國強兵之事以湯之聖而有韋顧昆吾之師以文之聖而有崇密之舉以武之聖而且滅國者五十後世人心豈能反樸還淳更賢於三聖人者乎則強役弱大併小勢所必不可已者也自郡縣設而有鄰縣鄰府相攻殺者乎殷之中葉諸侯不朝者屢矣齊桓晉文之賢視周天子如弁髦其他又不待言矣自郡縣設而天下之權歸于一其有擁兵不朝者幾人乎操懿之徒贖數百年而一見諸侯之尾大不掉者必且屢世而難移也且上古四裔之患未有如後世之甚者也以七雄之強盛而且惴惴然築邊墻矣若百里七十里之國豈能聯疏若親以捍天驕乎後世以天下之全力而且有陸沉之禍至不見天日者數百年各君其國勢渙而不相統則四裔之禍無日而可弭矣諸侯各君其國父子相傳詎能皆賢各國各有世卿采地其爲暴虐者何限天子詎能一一而正之郡縣之吏貪殘固時有試問有天子知之而不可誅討者乎至于賢才扼于世卿而不得在卿相之位者又不

待言也

一夫受田百畝二十而受六十而還之上還之上而無子息者何以終餘年乎後世生齒日繁民之生子四五人者衆矣上之人安所得田而授之民乎卽有還上之田豈能一一在同井乎所謂死徙無出鄉者何所安插也後世計畝稅糧而且詭弊紛紛百出若受田還田其紛紛煩難者不知更何如也

朱子于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二句亦常致疑曰助法既成則溝澮涂洫各有成規改七十畝而

爲百畝則匠人之治地將一一而更張之乎抑有改置之名而無更制之實也若一一改其溝澮涂洫將盡一國之農夫皆輟數年而不耕乎況後代而欲復古于古法盡亾之後其煩難更加數倍且田既在民矣盡奪而歸之上不且滿天同怨乎冒復古之名而爲禍世之實吾不知其何說也

肉刑既除而笞杖之下猶見殘民之生況刀鋸之下其慘更甚將欲復之是蚩尤之心更仁于漢文帝唐太宗乎讀古之儒其見反出緹縈女子下哀哉

秦皇非公天下之人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此一語聖人復起不可易矣

明前輩有謂本朝度越前代七事者有謂度越前代六事者予謂有一事更甚于北魏遼金元者廷杖是也以永嘉張文忠之得君能革去鎮守太監亦不能從容論及此事甚可惜也甚可惜也海塩董穀碧里雜存言七事劉仕義新知錄言六事

薛敬軒從政錄云大臣行事當遠慮後來之患雖小事不可啓其端半谷日此吾素心也司馬公剗革新

法或謂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禍作矣公日天若祚宋必無此事一時皆服其名言愚謂當荅云此何說也凡一切新法皆王安石所爲非先帝意也先帝過聽于前致損聖德而召天災先帝厭之故罷黜十年若先帝以新法爲必可行又安得罷黜其人耶次日仍當以此意奏明兩宮俾兩宮洞然知新法非先帝意凡言紹述者皆紹述安石而非紹述先帝也王安石丙辰年十月免丙寅年夏月卒

李勣敬業父子以一家之成毀論則父勝其子以天

下之大義論則其父抱慙而其子無慙矣匡復雖唐
而武氏稱䰟反周爲唐敬業陰有力焉

上黨潘府南山素言曰明道善處荊公伊川不善處
荊公亦可以觀二子矣半谷則曰介甫甚敬伯淳而
子瞻輒面詆正叔伯淳常面諍介甫而正叔未常面
折子瞻四人之優劣可見矣○臣常疾其姦邪未常
假以顏色雖陽虎臧倉未至如此都悖而子由亦曰
程頤入來恐不肯靜此何說也介甫三候濂溪而不
見答但云吾不能求之六經耶亦未嘗有半語議及

卷八　五

濂溪

東坡在海南食蠔而美之書報黨曰無令中朝士大
夫知恐爭謀南徙以分此味半谷曰東坡既知此味
何嘗肯住南荒父子間亦尚諧謔雖惟他痛詆嚴氣
正性之正叔也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華黍時
和年豐宜黍稷也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
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得生各極其宜也此序之
各有其義者也有其義而可無其辭乎束晳補亾未
可謂爲贅也

東坡外集及錢功澹山雜志載東坡葬父借碑事余
竊疑之禮云附于身者必誠必信附于棺者必誠必
信葬親大事安有碑石不爲預備至期已迫而與倅
于不可知之人乎果爾則大不孝矣不可以爲子矣
要之此必無之事特寓言耳且寓言亦不可不慎也

靈武之事肅宗貽譏千古予謂此自是玄宗昏耄不
能內禪耳此時太子若不聽人言正位號以繫人心
則天下誰復肯爲荒淫憒耄之主用力哉故國忠之

卷八　六

誅玉環之縊少陵謂微爾人盡非於今國猶活也楊
誠齋有慨于後賢之訕肅宗者曰天下之事不易于
處而不難于議也吉哉肅宗不孝之罪在後日事事
可議可誅

司馬君實疑孟致辨于瞽瞍殺人章非也此不過設
詞以觀聖人之所處何如耳非論其事之有無也蔡
虛齋謂孟子荅之亦未爲盡善則誠然矣愚謂孟子
之言舜未爲盡善者在荅萬章諸問書云有鰥在下
曰虞舜父頑母嚚象傲烝烝乂不格姦則此時瞍已

底豫矣至謂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則在舜相堯
二十有八載之後此何説也如避河南箕山陽城之
説尤爲非理天子殂落嗣君未正其始受終大臣乃
避而去之此成何世界不幾于殆哉岌岌乎此何説
也

許敬宗奏流其子昂于嶺南及敬宗死博士袁思古
議謚曰謬昂子彦伯于衆中將擊之袁曰今爲賢尊
報仇何爲反怒彦伯慚而止余謂袁語亦粗率無禮
當荅曰謚乃國家公論其豈敢私卽如流賢尊于嶺

南是絶天倫也豈非謬耶

管寧與華歆園中鋤菜見地有片金寧揮鋤如故與
瓦石無異歆捉而擲去之予謂幼安淸高絶俗不取非
分之獲宜也子魚用世之才何不持此以賑窮民之
無告者化無用之金爲有用之金乎

愚常謂天地間關世運攸殊洪荒之世不知紀年是
一世界自庖犧氏以至帝堯七十載以前是一世界
自舜登庸至三代是一世界自秦政以下數千年是
一世界自蒙古御世又別是一世界然天地無終壞

之理豈有江河愈下不可復返之事竊意千百年後
天地絪緼萬物化醇將必有德盛化神之聖人復出
而御世返天下于淳龐之盛也

帝舜是萬古第一明作有功之聖人典章經制悉備
讀禹貢可知也至周公特加詳備耳試細思行夏之
時數語則有周郁郁之盛不過文盛耳設使孔子而
正南面其必無爲而治也歟

左氏艷而誣馬遷亦好掇拾異聞邪説後賢斥之宜
矣愚謂生民詩亦沿于名敎而起義何異于左氏附

會宋女名棄者于此愚固不敢議古聖而中心則斷
斷不敢信以爲然矣

三代而下宋神宗眞閒世特出之英主也惜爲王安
石所悞遺譏千古設當時用程明道邵堯夫二人並
相用范純夫陳瑩中二人爲參政其所建立當卓越
千古豈但當時時賢云爾乎

蘇東坡洗兒詩曰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悞一
生惟願生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錢牧齋反其
意曰坡公養子怕聰明我被痴獃悞一生還願生兒

價且巧鑽天蓦地到公卿剩叟讀之亦戲爲口占曰
養兒何但論聰明恃卻聰明悞一生博學雄才輕德
性翻來翻去在公卿

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則其初尚有修天爵之
時今之求科名者只是操演伎倆以鈎取富貴耳豈
有仁義忠信在其意中耶

紛學詩云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夫通古今尚是
博學于文未便是約之以禮于身心尚未有得也今
之習時藝者至相戒以博古則悞舉業無怪夫江河

日下也

凡讀書須是句句體驗到自己身上求免愧悔若不
反求諸身省察克治何異乞丐唱孝義歌覓食耶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夫
子舉三子言之明是說君雖無道而臣尚能各舉其
職故不喪也說者必謂靈能用人抑何與夫子無道
之言相反也且君道孰有大於能用人耶

老朽常有一無聊妄想鄒大夫與季悼子同時同名
曰紇生子當相先後設使意如爲鄒人之子其不能
有以自見也明矣孔子生于季宗寧不能爲東周乎
天乎何以能生聖人于其時而不能位置聖人于何
地乎

秦檜誤國夫人而能知之愚謂罪有甚於賊檜者黃
潛善汪伯彥也何也建炎之初百事紛拏自李綱柄
用而後庶事皆有條理朱子所謂李綱入來方成朝
廷而其急務莫要乎河北河東得張所傅亮而任之
則兩河可盡復而天下之大勢可爲矣潛善乃極力
沮壞張傅不李綱不得不罷矣李綱罷而乘輿南遷

棄中原不復顧矣因而兩河全陷虜勢日張國勢日
蹙矣不得不從秦檜之和議矣向使李綱不罷國
不遷兩河不沒國勢日强檜奸何由而用哉凡南渡
之所以不振者皆由汪黃沮罷李綱致之也若夫檜
之和議既成張韓劉岳之軍皆罷岳飛雖欲獨進其
勢斷有所不能故夫誣殺岳帥者檜之惡極亦檜之
愚極也

吳王棲越于會稽之上子胥引少康羿浞之事以諫
而卒不聽此諫術疎也當對曰昔君王初即位時使

人倣于戶曰夫差汝忘越王句踐之殺汝父乎則謹
對曰不敢今可報不共戴天之仇矣而釋不誅豈越
王反親而先王反疎耶他日何以見先王也如此而
吳王能弗從乎

韓信與高祖論用兵帝曰多多益辦何爲爲我擒信
曰信善將兵陛下乃善將將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
力也此其對者非也當對曰主臣名分既定雖老妻
弱子之世亦當束手就縛耳敢君臣相抗哉如此庶
可以銷猜忌婁腸也

或曰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曰功
諫而已矣有犯無隱臣之職也然則舜如之何曰幾
諫而已矣有隱無犯子之分也然則法遂不行歟曰
臣子之所得効于君父者諫也諫則臣子之職分舉
矣不得諫而自無其事者聖人之所以爲孝也何煩
齊東諸人過慮耶

象山先生自丱角時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
又嘗謂人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
某謂象山之學大而未化病正在此求孔孟之道不
於伊川入門烏乎可哉朱子于四子集註于易傳亦
有與伊川異同處卻深心推繹求歸于一是所以見
與之齊而萬世並稱曰程朱也

看朱子集註以覺容易可解及觀諸家刻意猜度究
竟不合方知朱子用心精到

戊寅春閩人蔡鼎亟趼至高陽告孫公曰奴將復來
高陽不可守也公曰父母之邦也去將安之鼎曰入
保定可以守公曰非君命而守與非君命而逃奚擇
乎君且休矣蔡遂無言而退愚謂鼎當再進曰傳云

敗者一大公大臣也邑破則公必受害公縱不愛身
不顧辱國乎明知必危而必委身委家以予奴忠孝
兩有所缺也公宜俯採芻蕘由千慮之一以全國體
以存祖宗蒸嘗知其必危而預以身委賊兩倫皆濟
矣如此孫公安得不聽乎

載籍所載上古事存而不論論而不議可也後人至
以後代一定之法律律古人奚可哉凡過古事之可
疑者寧觀過以類而知其仁不可于無過中而求有
過也

學者不難于無妄爲而難于無妄想何也爲非俄頃而就稍一回思便能退悔思則觸緒紛來隨感隨發必到得一念不妄方是養心有功行年七十未之能然此所以抱愧余影也

因貧窮太甚遂至于子孫失教始知貧愚兩字展轉相因因貧致愚轉愚轉貧愚不可醫百病皆作矣噫自古[illegible]貧而無怨難學者讀書明理宜乎義命自安然歷觀古來偏是文人多怨求其適合于可以怨者鮮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未之有聞何以死乎噫

陳了翁深惡蔡元長之奸[illegible]一日于殿廷見其目視天日久而不瞬謂蔡觀曰[illegible]大阮真福人觀以語京京謂觀曰汝爲我語瑩中旣能知我何不容之甚也觀語了翁了翁應之曰射人當射馬擒賊當擒王半谷曰了翁此言亦不能引人改惡遷善當答曰福祿自天賢奸由人凡吾所以諭靜者欲大阮爲韓富范歐耳不欲其以富貴累品行也且此數公力行忠信亦何常不位極人臣耶

孟子闢楊墨韓退之闢佛而蘇子瞻兄弟力闢程正叔此真能爲異端樹赤幟者也

潑筆于冰甌雪碗之中吞吐九天沆瀣立品在太山華嶽而上指顧四際煙雲

邵堯夫天姿高邁德器冲融有體有用之學非隱遯之流也富彦國司馬君實諸公久與周旋並無一人一言薦之當宁堯夫亦[illegible][illegible]不必隱遯自待矣程子朱子稱堯夫振古人豪真知人知言哉

朱子考正大學爲千古一定不易之書但補格致一傳文體頗似義疏漢不量下愚欲以古之欲明德句直接在止至善句補傳云所謂致知在格物者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此條雲間李豫亨推篷寤語已有此說誠之爽然但

渠頗用此二節而愚則欲易置此二節先後耳

國中什一使自賦句愚謂國中獨不可就八家相近[illegible]制爲公田藉八家之人通力合作乎何至助法窮國中也

有夫里之布當是責民之無常業者使出門攤雜說如載師閭師之類耳決非一夫之粟米布縷正供也此等處要當細考

詩歌用韵正也字固有一字而數音者亦有字非本音而借叶者然古韵本寛古之聖賢亦取其聲之相近者而用之不盡如後世之拘拘于聲病也今以後人之韵書而強古聖賢之詩以從之至有舛謬不通者矣況詩亦有全不用韵者乎武康之休文七閩之才老也蓋有以本方風土之異而不合于中原者沉以後代而繩前古乎

易之爲書既重之以六十四卦則有一定之名義豈可叶以韻而變遷以就之乎本文叶韵者固衆其不叶韵者更多後人輒強更本文之義以從韵至有一竅不通者矣彼以爲能讀古人之書吾以爲大悖聖人之經典也吾家子弟但就本字以研求古人之奧義雖有善叶韵者來訕笑之亦不必顧也○開首乾字即叶作渠中切音勤以叶貞字直是侮聖人之言當受大闢之誅

明道五十四歲而卒伊川七十六歲而卒愚謂明道亦有乃弟壽算則其紬繹於經傳爲功于聖門者必不遜于乃弟也

經云書同文非天子不考文蓋一王之大法也字彙一書其考正訛舛亦多然其中有經書畫然之明文而輒云俗字謬字此經何王之考訂乎學者當從王制乎抑背王制以從之乎願與檣文之士共思之

字有一定之筆畫學者從監本頒定之經書以畫字可也奈輒從晉唐宋明數代文人之法帖以增減其筆畫前輩先生從而教誡之彼反訕笑曰此法帖也腐儒不察耳夫摹倣法帖以求字體之美觀此書吏之事傭書者流也學者遵一王之法以求明體而達用豈可以書吏自處乎況應舉時往往以平日習慣于手易而不及檢括致斥出者多矣此就科舉言之且有不可知大而悖于義理乎思之思之

父在觀父之志父沒觀父之行先意承志繼志述事之教非孔子觀人也此朱近齋之說李詡戒菴漫筆載之此予少年自詡爲獨得之見及覩此說前人已及之見爽然自失也

溧毋非婦人張長君處子昔人喜其反語之妙余謂頌太姒者稱君子思文王者歎美人既已先得亦若倍妍

眷山父子論史于照烈直斥名姓於阿瞞動稱魏武稱謂之間開口便悖謬則其所論是非又安能斟酌合理乎○子瞻論古多不確只武王非聖人也六字千古定評

阮渾長成風氣韻度似父亦欲作達步兵曰仲容已預之卿不得復爾觀此亦見沉酣于酒非步兵得已

處

完廩浚井自是子趨父事之常後人至以為謨蓋然則納于大麓豈堯亦將假魑魅以賊舜哉要之此必無之事齊東野人之語也

壽州道樹禪師曰山鬼之伎倆有限老僧之不見不聞無窮余謂先著不聞不見之念于胸中是不聞不見即老僧之伎倆也五十步與百步何異焉

昔人謂臨濟若不作祖定應作賊余謂此語甚有溟解甚有分寸不然何不曰若在孔孟之門定作聖賢可知此等終是氣稟之偏只做得賢智之過

士別三日當刮目相待依舊吳下阿蒙語耳有何長進處而自矜誇也

舉頭忽見衡陽雁千聲萬字情何限曰耐薄情夫一行書也無泣歸香閣恨和淚淹紅粉待雁卻回時也無書寄伊此舒信道辭也見稱詞壇久矣予謂後有待雁回句則此雁方來自北塞則衡陽雁句欠通多矣

曹操高歎未嘗身僭大號子瞻輒稱魏武神武何異

于二氏家僕不敢犯主翁乎寧不羞口

高適詠史詩尚有綈袍贈應憐范叔寒不知天下士猶作布衣看半谷剩瞍曰范雎也而可言天下士哉畋之日尚有綈袍贈而憐范叔寒不知傾險士猶作故交看

古言天本無度因日之行一晝夜所纏濶狹強名曰度范蔚宗謂日之所行在天成度在曆成日是也此其說不盡然也某以謂度之分盡分于天行有餘之數也日行于天之內一晝夜而周天為一日天行于

日之外一晝夜一周而有餘于是就所餘之濶狹定
爲一度周天而計之得三百六十五度而尚餘四分
度之一也然度之數猶廣不足以盡其變也則就以
度爲成數而細分之于是分抄之數起焉二十八宿
距度起焉日行月行之遲度起焉五星分宮經劃之
數起焉舉凡推步之術皆以有餘之數爲定度而然
也若以日行于經星距度之廣狹爲定度則每日皆
有成度矣所謂四分度之一將于何處安放也哉

謝公謂抑絜才高不道鹽余謂雪勢驟集時正似撒

塩後乃悠漾似絮耳賦物各有所工也

薦芰微末事也從之未爲順非去之未足正禮何與
于國人論之太史書之乎自其子命去之而其父之
陋乃不可掩矣此議論其父者之所由以起也孰謂
屈建烏能知大體者哉試思違而道之稱之及于已
身也蓋有芒刺交集而不能一刻自存者矣

葉公攘羊一問余向謂必因當時有借君父以立名
者故問于聖人以正之耳及覩于子木去芰而後知
葉公之果非徒問也屈到命薦芰陋矣使建也附于
思其所嗜之義而薦之則子爲父隱矣子木命去芰
而後宗老有言焉子木對焉君子又稱其子違而道
焉而後其父之過彰明較著而不可掩矣柳子訊之
是也而蘇氏復從而辨之甚矣理之難明而人心之
無一是也悲夫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子貢曰惜乎夫子之錯說
君子也今以稱子成爲君子則不及舌句如何接得
上以虎豹之皮毛論文質則本末輕重瞭然矣反可
謂之無差乎

錢牧齋列朝詩選特立異人一例以處溫陵李贄余
謂天賦贄以特出之聰明才力不能潛心正學乃好
爲乖角異論以拂人之性直謂之怪物而已何異人
之有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
決此爲正人提醒也若險邪之人持此語以爲搪塞
之端其猖狂恣肆愈甚矣

晚邨評震川文謂聖人之道做到老學到老活到八
十九十又須有進候不同處愚謂非也學到從心所

欲不踰矩如天之高明地之博厚更無可加處曾謂博厚高明猶有加耶亦曰悠久無疆焉爾○某他日又曰晚村必有獨見其深處淺之乎愚之窺聖人也

錢牧齋極譏金華胡應麟元瑞學問淺鮮余閱其少室山房集及筆叢諸書頗服其好學而廣集古書爲學問中難得之人人固未可以一人之評斷爲定論也

韓信之功人都謂其莫大于楚項予謂信功莫大於定齊盡諸田實繁有徒彼滅此起構禍不休信一舉

而滅之求爲假王以鎮之且先斬陳餘于泜水上去二憾矣所與漢爲難者獨一項耳信斬龍且何說英布兩腕俱斷而又無他人以共撓漢羽欲不亾得乎

泰火而後漢唐諸儒皆有功于聖道但衆說繁興異見各出至宋諸賢出而後理歸於一是人謂朱子集諸儒之成余謂論功莫大于伊川伊川開其先而後朱子有所依據以加精焉故朱子始終服膺程氏兩夫子也

蘇氏父子兄弟于濂溪橫渠明道康節四先生絕無造詣之雅則其一家之好尚可知矣無怪乎痛詆伊川也

人之才德斷不可分無德固不是才無才又豈可言德乎賊智之徒敗壞國事再用一籌不展之人以當之以至于不可救藥何異于使是人助賊也展讀史鑑何恨悲愴

禮曰三年之喪無貴賤一也情同也在禮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固截然有其等級愚謂人子于親之棄養未久而舉諸原野情殊有不

忍恝然者合無留百日于寢堂以盡朝夕饋奠之誠斯固無踰分僭上之罪也願與凡爲人子者共斟酌而行之

政事之臧否人品之賢奸顯然可見者也性命之精微天道之淵與淺遠而難窺也張商英素讀儒書又叅佛法一禰右正言首攻司馬光呂公著至于上謗宣仁后比附章惇諸人恬然無恥則平日所讀何書所叅何學乎○趙州僧直斥無佛性者必商英也

秀水馮具區恬淡于爵位而究心於禪悅以羅近溪

紫柏爲[illegible]汝可謂篤實君子矣近讀其文集二十帙迹其所閱歷覺酬應太煩宴會太勤遊覽太數而文字之役未有已時非存心養性之道也余于佛法固不解竊謂于定靜安慮數句有未合也

疾邪惡佞之心不可無否則流爲合汚之人矣但要謹審所惡者果邪佞否又要揣度我果在持法之地否賢否之見果清矣但明其理於心不可見于言宣於人也

人定勝天固是勉勵失志人妙語然愚謂不必着一勝字在念慮間卻要時時省察克治果合得定字否乎

舜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二典三謨只得爾許文字娶妻之告不告何緣載得及難道瞽降溈汭之日掩卻二親耳目耶信以爲無後爲大未免從而爲之辭

凱風親之過小是甫萌不安室之念其子有以感動之而遂已也若說不安而去其室則過大而不小矣其子復作詩以揚母過尚得爲令子而存其詩乎

方遜志對太宗語果欠斟酌上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孝孺即當乘機拜賀曰殿下此言天下聞之高皇帝在天之靈實聞之今日在廷文武臣僚共聞之殿下千古賢王必不食言也孝孺愚昧誤疑殿下有干大位之心非殿下自言此心幾不白于天下矣上如曰成王已死奈何則謹對曰殿下但思始終弗愧周公則自有所以爲周公者矣如曰汝不畏誅九族乎當謹對曰赤族之誅所以待亂臣賊子也孝孺之所事者高皇帝之嫡長孫殿下之君也殿下若以淫刑誅戮建文之臣何以仰對高皇帝何以自處其九族乎

一友人相對言客問至廢書不觀予曰此大不然農工商賈只有一个天地學者用心觀書則又別闢一天地空虛無礙可以樂而忘死再次則又有佛經道藏可恣遊觀但彼是幽岩邃谷如所稱洞天小景也只可一遊以豁目不可安身立命樂而忘返也

四十年前莆田一博學老先生在敝館談及佛書老先生曰某受釋迦老子罔極厚恩不知所報不佞進曰孔子孟子說錯甚話誤了先生要釋迦纔救活也

老先生默然

天地氣化之主也聖人理道之主也聖人在世豈必得位而後行道乎設使孔顏曾孟五聖人者並得百齡則其時之天下奚讓中天之盛乎四聖人僅得中壽而顏子番巳短命愚常爲此慟哭號咷且致恨于天之弗克爲氣化主也嗚呼

同子驂乘袁絲變色此等避諱何如不避巳則避矣不更引起他人指斥父名乎何如不用此事之爲愈也律有故犯之條此其是歟

神宗一登寶位便思富國强兵以洩祖宗之恥而安石適逢其欲遂傾心用之然當時君相一心之所措注總在强國復仇而無自私自利之謀故不恤人言而力行新法以毒民也及後蘊轍引用楊畏而紹聖之說與惇京諸奸所以聚斂茶毒者事事與神宗安石本意相反以致亂亡後之論者不深觀前後聚財之本心遽然各別而輒歸罪于欲太有爲之君相殊可恨也

哲宗氣禀早是羸劣不樂講官正言加以蘊軾之言以堅其衷安得不遠賢人而狎邪佞乎愚竊謂哲徽二主之失德以致亂亡蔡氏兄弟頗爲有力矣

偶讀藥地炮莊而歎曰世人患惡毒者每云不妨以毒攻毒余觀莊子藥性本自有毒加以稗子炮製則毒上加毒矣竊恐世之服此藥而望其起病延年何可得也

凡前代字體字畫皆臣子所訂定上之天子而頒行之原不礙于非天子不考文之訓也茲敢以愚夫之千慮而畧陳梗槪焉

閒字古從月不從日有何艱切音閑有居顏切音[illegible]又居莧切音諫而行艱切之義稍狹後二切之義[illegible]廣愚謂倉頡制字時豈皆備牵後人以義增添乎况大小篆籀隸遞變豈必執定一格爲史頡初制乎徐鍇曰門閉而有月光是有開隙也獨不可以有日光乎自今請以爲月者歸何艱切以從日者歸居顏切居晏切庶義有分別而臨文不致混淆也

獻字左右多少太懸愚意欲援睿字例省去七字而上寫獻字爲匀稱耳

彂字下從弓從矢于義爲優丁殳字也
与字乃古與字凡用欤字處但用与字于體更協
内字宜分出内字從入内外字從入
佳字隹字宜分兩類如雅鵲字當從隹雅俗字當從
雅今俱併入隹部殊無分別
泰岱字當從水安泰字從心
臼兩手臼臼下畫分寫臼杵字下畫相連亦無分別
月字舟字省文也今併入月部人烏知何者當從月
乎

左傳國策文之傑出千古者也孔子稱左丘明恥之
丘亦恥之則其人輩行稍先矣必非後孔子而尚有
傳者也戰國之可惡者其人類皆陰賊險譎者也其
文則雄健魁偉開馬氏之先聲矣惜乎二人名皆不
傳昔雪齋文清吳康齋皆有夢見孔子之說余無從知
此二人之名庶幾夢寐遇之
子長書孫子臏腳兵法修列誤以春秋勾吳之孫武
爲戰國田齊之孫臏左丘失明厥有國語誤以左丘
明爲魯左史厥後兵法十三篇出而人知有孫武左
傳出而後世竟不知左史之姓名沉埋千古可慨也
夫
舊說謂周正建子改月亦改時余謂四立可改分至
必不可改也分至與四立同月而可乎雖今節氣之
定名不知始于何時然古亦必有說也若改月并改
時則是立春後始冬至立夏後始春分立秋後始夏
至立冬後始秋分也有是理乎
易者易也不可以執一也邵子觀物易數遇物取象
初無成必動變不居微妙莫測近世之胄爲一撮金

歎者誰欤以兩字分[illegible]卦復合兩字數畫取爻是
三百八十四爻竟廢一百九十二爻於不用矣且八
卦者六十四卦之母也俱無初爻則伏羲聖人何從
畫易爲術不過一至此乎誰欤其人偏有傳者噫
以合掌二字訛比偶文亦習而不察語也左右掌天
然分配不可混也今之換字而不換意者直謂之順
掌疊襯而已
或問予子於析理輒推服晚村精細何又時加辨駁
予曰晚村推服震川先生可謂至矣然至予字句差

混處何常附會阿私極推服正希先生而於其竊[illegible]禪學處輒阿斥不遺餘力此理自在天下聽人推勘精微原不可掩也且正希純疵各見又何常因晚邨辨駁而削色耶但寻之效晚村者只就現前道理辨論卻不敢效晚村干渉不相涉處憑空潑罵陸王兩前賢也

晚村闢禪學辨晰毫釐不遺餘力吾所心悅而誠服也其于震川正希兩先生稿稍有一筆涉禪悟者必拈一批駁于金稿尤為疾呼而痛斥不少寬也獨至于批評詞內必借[illegible]處皆是何其嚴于律人而離畔自[illegible]以及儒先語錄文人集畧豈俱不[illegible]耶何必嗜痂舐癰也昌黎云若愈者世[illegible]當在弟子之列余于晚村則曰惜也世無程朱斯人不得在弟子之列是以謾罵處尚未渾化也○呂氏門人子弟彙刻語錄若能于講明書理後刪去潑口謾罵處則亦可謂直在其中也[illegible]

大哉聖人之道此章書因有待其人而後行節遂以洋洋優優節俱虛贊道體則子思贊說聖人之三字矣愚謂首章修道之謂教自聖人言也戒慎恐懼以下自由教而入之君子言也此章亦然大哉聖人之道三節自繼天立極之聖人言也待其人以下自修德凝道之君子言也若不從聖人之道說則發育峻極皆只氣化上事而三千三百尤無所從出矣先儒既遠無從就正獨惜已身無似不足以見信於人耳

回也其心章只在不違與至字上分顏子心與仁為一純純常常久而不去從而驗之三月之久天道一小變矣而此心未常一息違仁也其餘心與仁尚[illegible]能為一必有所造詣而至焉從而驗之則日至焉月至焉不能無間斷也○仁者安仁是不違註腳也[illegible]者利仁是日月至註腳也○愚謂顏子心體便是[illegible]人第未能如夫子之天縱耳蓋夫子之聖又是聖人中之最上者也故曰自生民以來未有也

博施濟衆下一能字便是功效俱成就了故夫子以猶病箴之夫仁者是說仁者之心體本是如此但要推行有序能近取譬乃是行仁之方不必務為高遠

也今講說於第二節皆說得死煞了
大全朱子曰夫子分明說夫仁者則是言仁之道如此可謂仁之方則是言求仁當如此夫仁者與可謂仁之方正相對說
恭敬而無實實字當作聽言行道看是又進一層也時解以恭敬當上帑字以實字當上恭敬字殊為倒亂無章
千古言文之簡者輒推檀弓予謂檀弓尚非其至者也論語乃為簡妙之至耳

朱子註書講明聖道有功萬代孟子以後一人也恭伯圭德章仁山金氏謂引用古註未及修改原不足為朱子病雖謂朱子功臣可也晚村必為之强辯云云何其謬也夫牧野之師以紂惡既稔也故謂之曰順天應人若紂未生數十年前而曰太王有翦商之志是誣岐周聖人祖宗三代謀為不軌其罪可勝誅耶只此一語浮於蘸軾武王論十倍矣至謂商道世衰尤謬使帝乙舍紂而立微子武王亦終宗臣節耳夫微子之賢雖不可與武王比聖然循世及之典以朝諸侯不優為耶夫孰得而翦之也
召忽死之正義也管仲不死權其可以有為不忍僨于匹夫匹婦耳既而有仁者之功夫子就其功而節畧取之非謂人臣不當死義也為人臣者不幸而遭其變學召忽者正道也苟或以管仲自恕世有幾管仲之才也哉就令學得管仲世無孔子亦不能拔擢也
蜍頷會註云蟾蜍蝦蟇也末云又駑馬也引韓詩飛黃騰踏去不能顧蟾蜍為証此非也退之自謂蟾蜍

徒能一躍耳飛黃騰踏去豈暇顧此等物哉其比擬非不倫也其說原於九方皐之教其子相馬乃得蝦蟇耳釋者或誤憶北海有良馬曰騊駼而附會也歟
呂惠卿解燕字義甚有理致古人制文字六書並用原不交互拘牽若如辨者之所訊則周公制謚法穆考不武寧王無文也哉　以笑字辨篤字者尤謬笑從天諧聲也
黃耳傳書犬也而强以蒼頭目之審然則猶之奴耕婢爨耳奚必陸氏之僮哉愚謂此如泥中逢怒數語

卽不第學太誦之蒸無謂卽名門閨秀亦未足輕重惟出靑衣遂成佳話耳二黃耳蒼頭用作對語可也

險行善政極狀文王苦心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是其註脚也而後人疑之不可解矣

項羽見秦政曰彼可取而代也爲秦政言之也猶孟子所謂誅一夫紂也漢祖曰大丈夫當如是則大非矣彼蓋不知古之所謂大丈夫者何物也

夫子曰吾仁不如商云云司馬子長竊取之於漢高亦曰吾不如蕭何韓信子房後之學者遂雷同一律

觀之殊不知兩不如中分其齊褒也

以漢文之至仁厚德而張釋之爲廷尉論盜玉環者以棄市猶曰非所以共承宗廟之意則漢法之嚴酷何如哉

甚矣陳壽之史之誣也曹丕篡竊立國曰魏而壽成之曰魏志孫權竊據立國曰吳而壽成之曰吳志照烈以中山之裔胄而與義旅立國于魏篡之後不得已而起而繼太宗之統也而壽乃故黜之爲蜀甚矣陳壽之史之誣也甚矣陳壽之罪之重以大也

齊威賓士魏惠失色然夷考睘盼當年所成何事乎車三子生亦泯然以勇稱田疆古冶未聞能爲齊有無輕重而以二桃傳人欲不然而苦圖苟活於世者何哉

金橘太酸鯽魚多骨何與人事而昔人以之致恨乎生平亦有兩恨少正卯言僞而辯意其顛倒是非邪正無所不可惜吾夫子誅之太早而其言論不必槩見秦政父子大窮土木阿房一宮至于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千古壯麗之觀杜牧小子不知寫得多

少卻被項羽一炬化爲荒烟大好世界恨不從送驪山徒得一着眼

予嘗自負能點金成鐵讀子厚桐葉封弟辯良然噫壯夫弗爲也戒之

昌黎諱辯不諱治奴疎忒甚矣

太宗偶縱囚耳歐公作論至謂縱之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是欲以此爲常行之國典也謬甚矣

東坡舉歐陽公謂兩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而已某謂辭尚非陶公絕作桃花源記潔淨精微古

無與匹眞天地間一篇大文字也

飛卿譏令孤綯曰中書內坐將軍予謂亦頗其人何如耳使將軍盡如郭汾陽李西平者政使不識一字何妨長坐中書也

北齊楊愔聰明強識半面不忘有選人魚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愔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騎禿尾草驢經見我不下以方麴障面何不識耶漫漢驚服人謂之曰名以定體漫漢果自不虛半谷曰應奉識車匠于貴人之門亦是着貴人在眼耳楊公邂逅于塗乃足奇也亾是公曰得無以不下驢故著一眼耶

池藕影疎龜甲冷井梧飄薄鳳毛寒忘其爲何人警句夫花葉榦根房實鬚心節各有其名者惟此也藕藏淤泥之中而乃有影耶

梁任昉有文章緣起一卷著秦漢以來文章名目之始按論之名起于秦漢以前荀況禮論樂論莊子齊物論愼到十二論呂不韋八覽六論是也至漢則有賈誼過秦論而昉乃以王褒四子講德論爲始不亦謬乎

溟滓子鴻苞云漢高祖作帝霍光作頗命大臣盧惠能作佛可知上帝原不重識字人半谷杇叟曰偶然兩君子道其常

周懷魯中丞家藏有元人春社辭歸圖轉入蔡文恪家予於文恪乃任館見之元時名儁題詠殆遍國初楊文貞蹇忠定俱有題跋然予細玩之春牛畫側面而角乃正面使遇戴進當必笑予爲牧童也哉

捐惠蹲鴟此卽援爲此說者之誤也故曰有人誤寫云果其人不識字亦或誤認楚姓爲芊耳何至錯到

芋字也

肸蠁乙切欣入聲說文響布也甘泉賦肸蠁豐融子虛賦肸蠁布寫注盛作也蜀都賦景福肸蠁之輿作注如亜群飛而起也前郊祀志固不肸飾師古日肸振也言皆振整而飾之也肹乃俗字又肹肸大貌尚書費誓史記作肸誓

自相矛盾聽者矣耳以此之矛刺彼之盾無不入之盾以此之盾扞彼之矛無可入之矛胡云自相矛盾耶要之有堅盾則無利矛卽自相攻禦固無碍也

男子有德便爲才女子無才便是德此語漏而不全未免有語病愚謂男子有才方是德女子無德不爲才分體用無重輕也

尋心所最不解如劉阮入山數月王質觀棊經時回家子孫便已數世因笑謂化菴居士曰仙家日月何短促若此卻不便宜殺塵世俗人也

洪崖先生者古青城仙伯或云卽黄帝之臣伶倫也隱蜀青城山洪崖子者唐張氳先生自稱也玄宗嘗稱之曰洪崖先生隱於豫章西山迄今有仙壇仙井

丹灶春白諸勝跡在焉徐巨源遊洪崖記云洪崖之時無書則誤合兩人爲一人而以張氳先生爲古青城仙伯矣李子又曰豫章之有洪崖勝蹟也不自張氳先生始也宋謝莊有遊豫章西觀洪崖井詩其來已久矣惟胡應麟筆叢硬說豫章洪崖始自張氳殆未覩謝莊詩耶

荊公嗜睡夏日常用方枕客問何意曰睡久氣蒸枕熱則轉一方冷處此公眞知睡味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能不心折

王元澤幼慧而黠七八歲時荊公命之屬對曰門前綠水流將去元澤對曰屋裏青山跳出來公拂然館師杜子野荊公師也詰之元澤曰先生不記前日遊絕壑觀乎道士郭青山跛足出迎跳出門限是其事也先生大笑因說與公亦大笑

儒者之教守身爲大如臨深淵如履薄氷故曰壹是皆以修身爲本釋氏則直謂之臭皮囊看來畢竟是他有自知之明彼旣陷其身于寂滅之區自無所容于天地之間雖欲不謂之臭皮囊胡可得也

生公說法頑石點頭只看他聚石爲徒四字便知有許多揑怪在裏面不然老禿何苦爬沙掘土爛口嚼舌也

朽叟前三十年謂歐陽公本論三篇只抵得韓昌黎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五句他日又曰畢竟儒者持法平恕剗草留根不如他自家處治得直截痛快一棒打殺如來而與狗子吃

朽叟於反俗僧頗賜包容假借曰此如老妓從良從

而淫賤皆可不計也孟子所謂既入其笠安得又從而招之也

許魯齋遺命披緇而葬愚謂此錯之又錯也何感慨之足云生平逢辰事蒙古之君矣然後棄聖人之教而從異端之教乎甚矣其忍也

天下無可安逸底人如農工小技都是早夜孜孜以成其業吾輩學聖人之道任重道遠卻欲以安逸爲之豈能成就且自已以苟圖安逸之身而食粟於不敢安逸之農資用於不敢安逸之工豈不負愧罪於彼甚也

草木至微然猶日有滋長至吾人學問卻常只如此甚者反加荒落此乃草木之不如也

顏子之學全在心上用功所以到得不違仁田地子貢卻只以聞一知十推遜之此豈獨不能爲顏子併顏子亦未識得故孔子斷以爲不如也

知行只是一事知運於行之中知也者以主其行者也行也者以實其知者也但就其見處言則謂之知就其踐履處言則謂之行耳近有人以知配天爲氣行配地屬質分而爲二不知天之氣固行乎地之中而凡地之久載而不陷發生而不窮者皆是氣之所爲也

人聰明而不學漸成昏愚韓子云聰明不及前日道德日負初心以韓子之資猶惕厲如此況聰明萬不及渠而可不務學乎

孔子三十而立此時聖人德業皆已完具特守而未化耳至四十以後皆是化底事凡事理當然者可以言行其所以然處只好說知故曰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非立後纔有知也

讀書須趁三十歲以前用功苦過三十便精神漸減人事漸多不能大有進益記所謂過時而學勤苦難成者也

庚寅續錄

惟天子得郊祀天地諸侯祀其境內山川而已下此者可知也五祀中霤之祭原無主名此人人得竭其精虔以對越于天之處也此所謂不絕人于天也其[illegible]爲最重矣

顏子短命直是當時氣運衰薄載兩個聖人不住使
顏子得上壽其所以言性與天道推闡孔子所未盡
發之旨必更詳盡此于喟歎章足以測之于孟子七
篇中闡發孔子引其端而未盡者足以測之
中庸下半部足以包括西竺諸大部學者欲求性命
之學惟于此求之無庸他求也○中庸博大精深不
似西竺書大而無實
佛家說法開端必做出許多花拍頗似黎園淨丑家
數若不先作此布置便閙然無色此正所謂㸐出窮

門面也此不待尋源泝洄即[illegible]前一見此者
乎
楞嚴經七處徵心了不可見何如大學傳以有所不
在兩路夾擊了然明白
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于密惟儒者之道有焉
在禪家彼固有彼之秘密藏試問其放之則彌六合
者安在乎先賢所謂無用便不成體也
彌近理而大亂真說盡彼家底蘊後人必要攙雜和
會總是認理不真也

合子十傳具見王佐規模可與顏子方駕管登之志
道乃謂子貢優于曾子豈其然乎豈其然乎
顏淵死子哭之慟哀聲至今盈耳
大臣以人事君則君德日進治道日光富彥國司馬
君實絕不聞于人主之前薦進邵堯夫程伯淳此所
以不能格君心之非也
孔子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此必別
有一隱遯不知不悔之君子斷非仲雍嗣君勾吳者
可知也夫虞仲夷逸朱張少連俱無事跡可稱道以

孔子列之于逸民[illegible]以孟子稱為任者
而傳子張謂非附青雲之士烏能聲施後世信哉
宋廣平賢相也於抑郝靈荃之功自是賢者之過夫
大臣格非自有其道豈以沮抑一有功之臣而能禁
人主之黷武哉
初著作即吳兢撰則天實錄言宋璟激張說使證魏
元忠事後說修史見之謬云劉五殊不相借兢起對
日此兢所為史草具在不可使明公枉怨死者同僚
皆失色其後說陰勸兢改數字兢曰若徇公請則此

又不爲直筆何以取信於後某謂䖏宜荅曰宋公以
正言激公公能取正言以救魏公此正公之美也何
用改易乎劉知幾爲左史亦激說曰無汚青史爲子
孫累

玄宗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九齡非敢
傚言嗚呼彼昬以晉弗殺石勒爲得耶失耶社稷與
石勒孰重且失律喪師之人而祓之以忠良之名何
以使邊將知法度耶

叅軍鄭佚来陽丞郭仙舟投匭獻書救曰觀其文理

乃崇道法至于時用不切事宜從所好度爲道士
此可謂處置得宜矣

孔子請討陳恆胡氏謂仲尼當先發後聞論理則非
臣子所當行論事勢則孔子率弟子往罵之耶直是
一竅不通不知朱子何故取之

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孔子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
神倉頡制字傳于古之心法通于古之血脈擴于古
之心胸可與上七聖而爲八非他聖所可及也

上古創物制器者皆聖人也故孟子曰聖人既竭目
力焉耳力焉心思焉不可分等差也

孟子分別聖之任聖之清聖之和而獨于周公旦無
品目此處儘足耐人思想

學士大夫既自認爲學儒往往津津于禪悟之說彼
豈眞欲學佛哉總是無得于聖道未能用顏曾思孟
工夫去學孔子所以不曾夢見孔子聖而不可知處
反以彼家湛靜圓明爲至極也

載籍多說燕子贍王䠞齡諸人前身是高僧此說不
爲無據何馳絡賢姚蒙有風疾時時發作抽掣都堂

鄒公來學謂曰先生何不自醫蒙對曰此是胎風帶
來的無從下藥諸人之夾雜禪學正是胎風帶來所
以時時發作周程張邵李朱諸公便無此病根也

意必固我在聖人豈待禁止而後無乎記者用毋字
爲文見聖人亦尚存省察克治之意

每見人作傳學隱君子文輒謂身未顯達無廊廟大
制作竊謂不然彼居顯位知制誥者不過鋪張典麗
事不必實有而多作虛言以揚詡之甚有心所不然
之人而奉命以當制誥不得不作違心之語求其眞

能開陳政治之得失闡發聖道之精微多不在君廟
廟堂制誥之日也程子易傳春秋傳序朱子大學中
庸章句序寧非大文章乎

古人以諱事神名終則諱之今人覿面問人尊諱是
呪人已死也甚有自稱賤諱某者尤不通可恥也古
云二名不偏諱凡人取名宜用兩字以便子孫避忌
不可用經傳成句如良臣而字豈不甚佳後日子姓
何以讀今之所謂良臣二句書也如堯舜禹湯天聖
皇帝壽聖斷不可犯朽曾抱愧悔不可追後人慎勿

蹈覆轍也　丘軻字尤不可犯

楊子云著書蜀中富人囊金求載名書中子云卻之
予謂金者世人之所爭垂書者世人之所共忽此人
能求載名書中則已異于日儒名而嗜利心者矣子
雲何不垂手引之

竹箭有筠舊訓筠是竹青恐非的解蓋竹空中而身
長無以持之則易為狂風所折惟是不越數寸則有
一節筠應是竹之横節也聊存此以待賢哲折衷也

張中丞殉難時拜謝故主曰臣生不能報陛下死當
為厲鬼以殺賊此語最為痛快凡兇暴之徒乘勢造
禍天之惡正人君子勢微力弱而且材不足以乘權
若得厲鬼殺之則兇暴立殄矣若得雷霆誅殛尤足
示儆或曰上帝豈宜為此小察愚謂不然曩時設巡
方御史十五道三年內各誅鋤不啻百人奸宄之徒
亦稍知惧今則竟廢不差螟螣蟊賊則安然無恙禾
麻菽麥不且就盡矣乎或曰雷乃陰陽逼剝之氣所
發非天公所命也愚謂二者皆有不可執一說以廢
古今道理也懇告天公俯從下土小民之願云爾

壬辰絶筆

予謂南容子謂子賤無曰字則平日之論也子謂仲
弓曰則面命也此教以立賢無方即舉爾所知爾所
不知人其舍諸之意

晏平仲才力去管仲不可以道里計管仲退而自拘
寬然有餘平仲竭力追扳恐不及半或曰子產何如
予謂子產在管仲下平仲上子產若得齊而用之則
齊必大治況齊景一闘孔子君臣父子四語心地劃
然開朗非鄭簡定比也孔子稱子產恭敬惠義則行

己致君澤民四周俱到平仲則只交友一節耳或謂只一敬字此殊不然文王敬止止敬便有偏全之異夫言各有所當也

華亭董宗伯精於繪事超絕等倫每于意到而筆不到處蘊藉弘旋識者往往于其筆不到處得其澹遠入神之致爲文亦然予爲文意到而筆亦到方自愧浮露劬骨漫無旋趣昨見一二少俊爲予增添鋪張此何異濃墨搨大筆塡平遠大畫令滿紙皆烟煤也哉見之不覺悽惋致慨

子瞻力詆正叔爲姦邪堅昏庸遠弃師傳子由引揚畏而沮大防驟致于變亂國是大壞朝常老泉名二子說家庭眉睫間顚倒若是則辨姦論曷足恃乎司馬公云人言安石姦邪則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平甫云知人不明執拗太過兩人之言眞確論也予謂介甫自得君而後事事乖張非僅不曉事而執拗也總之天不祚宋耳神宗已罷安石政事十年矣使再多得壽十餘年則衆正皆升群邪無隙可入矣畏乎何棄趙氏之速也

金谿傅浴海先生諱鯤化讀書滛曆雖專精舉子業而于宋五先生書薰蒸已透爲文則以守溪鹿門荊峯震川爲宗每欲突過前人一題入手閉口凝思務窺透聖賢立言本旨篇成則長江大河汪汪千頃朱子謂李盱江文字每從大處起議論傅先生眞有之矣寅典歲十三郡作大會先生初不欲往臨川揭五經先生曰先生若不往無以壓服群流遂肩負而前果爲明流推重明末先生自葺文之最精純者得五百篇楷書細評句勒圈點裝成三本藏衍篋中亂後

每命其姪擔荷而避之一日途遇賊鋒擁而逐其姪棄其笥篋而逃生賊破笥而分其物幷此二本而毀之是夜其姪往遇寇處尋索幷破笥亦無踪影矣先生于臆正時已盡燬其原藁後遂無一字存于人間矣惜哉

紀夢

壬申十二月初廿日夜夢從靈谷下至游方岩屋後舊書館中飲酒群從皆在各持葷魚餚酒其犀無枯壁但以巨石壘砌而成樹老藤陰映森然方岩出硃

砂紙强予作柱聯草率書之曰枯藤支石延雙月釀秫栽詩續國風方岩笑謂雙字對得不整方沉吟改定而忽醒故記之

客有持舊畫馬一卷過長岡山庄丹青漫漶剝落矣家四叔獨識爲趙松雪真蹟賞鑒焉而作之以短歌命予和之

房星未常墮渥洼未常乾何如墨池内咫尺騰雲烟松雪當年圖駿骨彷彿滚塵神勃勃丹青漫漶真氣存索之驪黄終泯泯吾叔識鑒邁群倫超然直駕九方歎安得相士如相馬柄鈞操鑑持天下

華遠凡先生像贊

維師道德實遠於凡表乎其裏如玉在璞波澄澹澹峯峻岩岩丰標举举氣宇巉巉樹之風聲聽之渢渢望之雲氣在函之關欲侍之側有躬斯僾銘之以筆勝彼長鑱

鄭牧仲先生像贊

南泉千古臭匪以色相久我巳親南泉筆墨於何有南泉歸舊隱不得長握手欲於筆墨間延竚瞻山斗押贊著漢字一幅長相守

八大山人像贊

七尺者身千秋者神似與不似孰測其真在昔締交忘形爾汝一旦省然模範惟此胸中勃鬱壘磈千尋因應變化疇是知音欲求其似細惟子固松雪尚堪他爲充數

周濬其像贊

穆乎其容温然其度攻苦乎文章而未獲大售潛修乎德義則久而彌著盼庭前之玉樹以交榮植曲園之蘂蘭而環佈樂乎天命以頤年與克紹乎光風霽月之庭戶

題車子儀敬禮水墨觀音像贊

大士之靈遍滿虛空寂然無朕誠則能通善士敬禮祉集於躬山陬海澨罔間纖洪茲焉應迹乃在一紙專念於斯或其臨矣謂不在紙則亦膠固一芥子中須彌畢露善士之嗣以是永思朝夕虔禮謂神在茲孝思既永靈感弗疵谷聲傳響鏡影傳模神欽爾欽諦視此圖

石榻吳道子觀音大士像贊

大士化身百千萬億救兔火灾惟斯獨異石在滇南靈無不覽或是大士應迹耶是道子應迹耶一心頂禮莫可思議

題觀音像

人道故紙堆裏覓不得心如何轉著得相不知紙堆裏也藏得心也現得相不見觀音大士從一芥子中獨闢乾坤觀自在心現自在相壓大衆果信得及便從這紙上著眼看莫放他脇閃過去没巴鼻也

宿恆公禪房對寫真口占

和尚自無人我相阿誰爲寫坐禪身燈前默默親相對劇卻機鋒與印眞

踏入方丈和尚自在向前問訊敢借四大我欲饒舌師偏不解哎恁地無有語言方知我是門外

自嘲

釋徒之楞嚴尊勝彌陀等呪顚倒錯雜絶無義理可奪繹爲僧徒者早晚工課必信口成誦彼其以趁食故耳而所以明心見性者不在此也猶且用以功以

致之般盤周誥佶屈聱牙未至如彼說之昏亂也我輩將於是明體而達用焉而反不能記憶乎甚矣其可愧也甚矣其可愧也

爲黃子元胎書扇

時月之間不見叔度則鄙吝之萌復存于心將無叔度道力未深不能消人鄙吝故令人不見而復萌耶汪汪千頃撓之不濁澄之不淸我聞其語不見其人安得且暮遇之以消吾鄙吝也乎元胎道兄今之叔度也以扇命書用次閒語以引一笑

書饒道南扇頭

嚴君平賣卜成都與子言依於孝與弟言依於悌與臣言依於忠終日講學而無講學之名此眞道學君子也道南饒翁假館文昌橋上垂簾之次調息延年庶幾性命雙修者余以爲得君平之遺風者書之扇頭以示古今人不相遠也

遺訓

先嚴云二十歲時將有早行汝伯母爲炊宿食飯中得蜒蚰二即暗藏去但以茶連洗飯二三次服之汝伯

父大聲罵飯不潔乎徐答曰昨受熱口作燥故以茶汁泡飯去火氣耳時祖母亦蚤起問曰何不用水煮熟而乾炒爲又對曰我平日不畏煎炒今偶爾故不曾先說也此蓋先嚴七十後見不孝某暴棄不潔食物大訶婢僕故教之云且曰此小事我五十幾年未出口今見汝不恤下故偶追憶少時耳人家姑嫂小叔不孝願皆由小處不忍起汝宜愼之某聽此訓又二十年矣偶感而記之

縱酒　省愆十二則

敗度傷神咎徵屢見矣不截然自止可勝悔乎

惡謔

謔已非道矣剝曰惡乎生平受病最深隨機所觸皆是弗日悔之已晚不日一息不容少懈乎

邪視

明知其非禮而視焉心爲目役矣心顧可勝役耶

鬧房

薄俗惡道賢者不免斬然自止庶力矯前非

碁牌

弊有用之精神消有限之歲月

訟牒

喪人心傷天理莫此爲甚即曰爲人解寃然學者所學何事苟耻過作非則同人道於虎狼矣

惰行

困乏其身也愚嘗其心也弗謂貧不足慮貧則不能力於爲學其愚乃益甚爾悲哉惰也諸惡緣之種也子

一　好勝

從此過端皆從此起能平其心諸妄可息

蓄怒

物來順應須從恕道剝可蓄乎蓄之必且用之損人究是損已

刻論

是非之心要歸平等人之蒙惡也淺已之損德也大

執見

從善如轉環則日進於高明執已不化其蔽也愚

妄想

思不出其位外此皆妄也正已而不求於人無入不自得焉

壓雲篇文集卷之九

臨川剩叟李伍渶著

徵詩壽童鎮府啟

葢聞德惟平格斯協天心功在旬宣方隆帝眷疇其膺介福而備五必也統達尊以兼三自昔爲憲萬邦恒在立基寸壤二十四考中書令初擧翹關萬八千户冠軍侯先尉悰姚古有盛事今覯伊人撫鎮府山陽童樸菴先生淮海毓英雁門孕秀幼聞詩禮之訓源潔流淸早擢鷹揚之科辭宏賁太丹墀奏對衣惹

爐烟青瑣分題筆洒杏西[illegible][illegible]黃石允爲帝者之師藝探青丸廣羅異人之秘[illegible]丸[illegible]之雨露甫逦鵬摶拓萬里之風雲纔展驥步分符虎帳作鎮羊城攬轡而逕渭同淸淵無鼓浪下車而鯨鯢悉化市不揚塵爾乃號令益申軍皆投石超距之勇忠義愈奮人懷烽傳鏑響之心陣寄鳥雲彌大芬于至靜堞周山澨圖永逸于微勞豕不負塗兕無出柙時與慈惠之長益仰宣乎深仁曁泯知識之倫共漸磨於㵾澤翔步圖書之府賡歌金石之章逸韻發而淸風生刁斗恬而夜月靜而且玉樹森映于鯉庭家學之淵源益擴芝蘭延芬于燕寢國琛之蘊蓄交輝高文典冊步武長卿羽檄飛書蹤迹少孺一心匪懈思飢渴以恒憂雙鬢未斑顧禽魚而偕樂固知有道之世百辟共承燕及之恩實則無疆之休萬姓尤私保障之力雖曰借保釐者甫七年乎從此詩甚茇者且百世矣某等藉餘暉于末照卧穩桑田悵至願於深籌跡疎鈴閣然而飲泉識自席燠思由惟是文饒之在楊州閱歲同于尊甫子瞻之來潁上釀秫等于柴桑時惟九月

度歷五旬先生懸弧之辰既跂前哲吾黨稱觥之說豈讓時髦用播小子之粃糠與錫諸公之琬琰和風其雨共懷拔拂之思浩露瓊漿各抒斟酌之量庶黃鐘大吕之交宣與壽山福海而增美琳瑯並奏呙爵旋申謹啟

徵詩餞童樸巷辭擢歸隱

鎮府童公鍾秀淮陰保釐昭武敬寀禮宋六時勤吐握之風訓士衛民一紀著綏靖之績談笑而清芬生于湍座指頤而碩畫固於長城鬱鬱頻年時深驕省之感依依永日常興解組之思奈例無請告之條唯靜俟瓜期之及非日寒暑適宜其如藥石難却是以綸音未下病牘先陳雖寵檄之俞允尚未風行而歸休之素心已同石确矣茲者陟移西粵正拜新恩在恒情以遷擢爲榮而高懷以遂初爲樂唯是念同官

卷九　三

之砥礪於勳業者亦既有年而良朋之講洽于道誼者靡間一日於是特留雅詠以代縞紵某等久藉寢息之安兄叨晉接之好讀茲境玖敢愛苑砆顧鄙倍雖曰無文而發壎箎恪佺攜願借同聲之助共申祖餞之情長短隨宜體裁各出謹啟

徵詩壽車學博

葢聞洪文無範麗星日以爲章大德不官際風雲而始合是以量弘者福乃備實茂者名益歸既醉有歌箕疇斯叶豈酌其盈而濟其虛約所守而儉所受者之敢望哉習見恒聞無關聽覩欣逢懿美能勿賡颺粵惟鄉有道學博車玉虎先生顯祚舊人康辰升俊分光岳之正氣滙淅汝之靈源慧業夙成登鷹發庶之目德威惟畏翕爲大雅之宗奏萬言于俄頃廣成推爲冠軍錦六籍于鑪鞴燕山授之弁冕于是修崇

卷九　四

益恭發光弗曜以一身而敦百行之原以三公而著千秋之業芬延玉茗稽古匪以干榮峻擬方城維風非以震俗宜乎龍躍天門鼓千層之桃浪而且豹藏雲澤炳七日之華文邦君欽其丰采時弘下榻之風多士式其典型日載問字之酒棐升俊彥横指組綵三千鼓吹休朔頂袖羣從數十縮半綬而爲師帥依然布衣設大庖以飫生徒無改蔬食型仁講讓方欽月川之在霍丘散髮投簪已見巨源之申祖道載完璞而還舊山望光者無從窺斗牛之氣披春服而游

璠水投分者正喜承麈尾之麈而且班欄四世喜義之之又有之七葉並與慶長盛之增其盛禮樂萃於一門雍雍肅肅青紫甲于四國齊齊翔翔允爲盛世之大老詎爲一時之幸人孝養固備見于賢嗣授粲豈其缺于吾鄙將以是歲九秋令旦大開八袠之壽觴及茲春日芳辰用斟羣言之玉液某等承顏有日頌德無文敢告鉅公同宣玉笈秉彝有好豈恡琳琅華袞既投即張雲錦兎毀以賤雅頌攸頒謹啟

徵壽周學博

鍾匡嶽之精英承濂溪之令緒風流儒雅幹濟弘長圖書滿架手不倦于丹黃蘭桂盈階情聊寄于苜蓿雖位尚待陟于司成司樂之尊而德實具乎壽考作人之望矣以茲九秋中浣星紀合于撰初世兄純孝將列長筵以廸宴于鯉庭吾郡同人能無張錦而遙祝乎鶴算其等敬佈知卑葵貲集羨將備屏而遠賁于星渚必釀錢以預製乎鴻章丞列芳名分金隨付謹啟

徵壽晁母管恭人

蓋聞瞻介丘者遥仰崑岑挹飛流者思溯星海矧欽金閨之碩彥而可不原原本本於介福之女士乎晁母管太夫人夙秉大家之秀慧才名不讓乎蘭臺中值崇公之棄捐闔教卽娩乎楚國似貞栢之歷風霜僟四十年宜護堂之歌燕喜萬有千歲茲以重九令節之次爲七褒設帨之辰鞲叢蘭桂將列長筵而進霞觴屬在蔦蘿能無張錦而祝期願乎肅具知单馳塵記室倘登台甫概擲分金謹啟

卷九

徵壽單甥女

蓋聞備五福者必介繁禧徵四德者尤高苦節誠以節不歷于至苦而德未爲至高禧不集于大繁而福亦未爲至備此蓋天道盈虛之固然抑亦人事積纖之恒理也豈與夫庸庸多厚福者秪爲適然相遭之數哉恭惟孺人幼承有道先生之世範姆訓夙敦長歸菊坡郡伯之令傳禮儀素嫻操儒家之儉樸不事鉛華守名閥之芳型恒存省誠竭滫瀡以奉高堂每回嗔而作喜調參苓以殫婦職恒極口以稱賢且警雞晨時佐中流砥柱時勤紡績常裏夜讀籍螢甫[illegible]祀則潔蕊芳蘩嘉賓則解雜珮誼隆娣姒必娩娩而溫恭誠感戚媚惟柔嘉而遜順里儕因阨湛露弘宗䣙周旋和風廣被內外總持有道鴻纖經紀無遺家道以成人紀攸立乃者蠢藩滋亂于滇閩遽擾蜂屯于山谷于是避地以潛踪機儆以脫禍迨哀鴻甫集粱燕初歸而夫子遽召修文內外終鮮伙功嚴父以痛子而隨隕外舅因愛婿而並凋堂上雙姑煢煢飲泣膝下三子呱呱環啼當茲顛沛之時正屆興衰

卷九

之會孺人忍死以植羣稚嚴與慈而並施盡敬以事
二姑敬與養而兼備拮据以求吉壤俾化者得永固
名山之藏儉勤以維家風俾幼者得勉力三冬之學
婚配咸得佳耦烝嘗務飭豐儀于是諸子彙然有立
後先馳譽于膠庠諸孫衎爾聚懽次序挺秀于堦戺
雖未即捧檄以奉貤封祿養何如喜養將必盡善道
以奉慈訓親恩克致君恩斯誠無成而代有終執德
而嬰備福者也來歲孟春之下浣爲孺人設帨之良
辰諸子將飭盤匜延嘉賓以奉慈懽我輩忝在葭莩

求琬琰以表令德敢告羣公鑒茲微悃瑤函寵錫華
衮騈臻庶桓湛懿範調傳玉振金聲鏗鏘芳規譜入
鸞音鳳曲矣佇登梨棗顒俟珠璣謹啟

公請語溪和尚于水梁寺登壇

蓋聞日月垂象西隱旋即東升山岳鍾靈霧掃隨瞻
星麗未有鏞鐘可以閴寂龍象聽其曠軼者也水梁
祖地法席久虛庚辰之秋七月既望别公禪師來自
維揚卓錫汝上闢其翳荒闢其秘啓威音一震蟄龍
奮其角鱗法吉甫宣㑹尼長其翰羽人天利益庶類
昭蘇奈以緋闕彫殘法財難措里社歉敝展募無由
遂不憚跋涉遠歷南天道播遐方澤流竺裔于是化
行于金馬碧雞聵開聾啟何意疾侵于膏上肓下日

漬月深遽爾涅盤悽悶遠邇慈雲晝歇慧燈夜昏逸
度者謂必藏殖于雞足從塲請教者徒然叫想于鷲
峰嶺上賴有賢徒遵其遺誡去來大事歷歷分明善
後因緣條條就緒是以萬水千山得得重研一瓶一
缽冉冉來歸斯誠靈山會上之多聞總持匡阜山中
之精修妙梵再見于語溪大師者也夫有此重任備
歷苦行德既積于厥躬義已播于大衆苟不登座說
法開示羣蒙則松枝之東西向背誰識去來流水之
彼此注沿曷認原委是以大衆合詞恭申禮請伏𢈔

慈悲越此三秋之氣宇澄清撥雲霧而共覩佛日俯
從衆信之懽聲合讃發雷音以大振祖風譬若春圃
載敷載芬儼若鹿園祥徵瑞現往者生公孤情絕照
猷公查轡追蹤克明師匠無忝徽音惟我大師與之
齊驅並駕矣衆等既依合什以俟

卷九終

樸菴記

臨川剩叟李伍洪著

蒼黄既剖鼻高以陳人於其間既共一室以居又各分一室以自藏所藏愈深則愈奥窅而莫可窺測非不巍然焕然成其大觀也然而華藻日增淳龐之意則漸漓矣夫其所以增而日漓者由名心太盛而然也孰能去其名而獨存其實者乎夫名者實之賓也於其所以爲名而可以知其所以爲實又爲爲名之必去也鎮府童公臨□□□公命名之意而常得夫人之所以爲生者矣而□□□曰樸菴其居不旣淳龐已乎兹又於戎政之西室顔其楣曰樸菴余于公之名其居而知公之所以克其實其居心與居身一也陳仲舉之言曰吾人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余謂一室之不理則遠者大者可知矣徒一室之爲理則其遠者大者又可知矣公不徒理一室而常存夫淳龐之意即一椽楔而可以爲師保矣詩曰夙興夜寐洒掃廷内既修既飭用戒戎遏惟公有焉抑以擴其居爲天下之廣居又何多讓乎哉即以是爲樸菴記可也

鎮府西軒記

古之君子於聽政公餘之暇必有宴息之所以節其勞苦以養其神明以發其志慮以深其謀猶非苟而已也然必疏泉葺石培薄增界于是堂構崇焉墉垣與焉塗茨丹雘以時施焉未有無所興作而即得遂其燕居之樂者山陽童公朴菴來綰吾撫戎政六閱春秋矣有問無聲民安士奮乃今於訓練之暇公辟之西潔滌一室以舒嘯傲可以遊巳可以娱賓一日其飲于映遠之堂請文以紀其事余笑曰記堂構耶則無材木瓦石之費記攸躋之歲月耶則先生之不侈率弟子講貫於此室且數年矣獨是□不必再闢若加閎敞焉椽不必雕繪若加煥采焉疎櫺小牖若加朗耀焉恍如李司徒入河陽軍號令氣象煥然一新初不必改乎汾陽之舊增乎汾陽之所未備也不侈于是益知先生之善為政矣因時于天襲安于地誠和于人致用乎物無事矯揉造作之迹而自有鼓舞振作之功其諸自然而理無為而成者歟是道以阜安天下可也而寧一室之區勤乎於一家而已以占先生之遠猷其□鳥可以無記也時維康熙乙亥日南至正古人登□臺以望雲物察祲氣審別陰陽宣叙民事之候也山谷刺叟李伍渶於扂乎書

紹香庭記

君子之所以爲治者惟其心而已矣心可以盟爾室即可以周民隱即可以報君親即可以答惟昊反是者無能與于是此趙清獻之所以焚香而告也此吾師二齋生先之所以揭篆於庭也古今人何多讓焉歲浹民和治成而庭亦成盖吾師初至之歲丁巳冬月也

菱川亭記

菱川亭君爲而建也臨川郭景純之所卜也王逸[illegible]謝康樂之所治也流風未泯故君子樂至止焉吾師二齋先生具宰天下之才而小試於一邑不以百里之封而鄙夷之未至也已形夢寐既至也復構亭以誌其休徵其視竹樓寄慨于遷除者相去遠矣亭西北隅有阜曰泰山昔賢因其高而培崇之欲建亭于上而中止其治未成也今吾師因民和時暇而構亭地不必增闢址不必增高即其高朗爽闓而於以備遊覽之觀[illegible]而樂之喜可知也 不肖得從受業之[illegible]而與於落成焉故敢執簡從役而記之云

孝友堂記

滿家作噩之冬董君子忠新築一堂以爲季父月生公承懽之所余以今茲春暮偶相過從董氏飲客於新居少長咸集雍雍如也因請余作記余爲細詢其由來乃知董君之意深且遠也盖董氏先世素以貲甲於里鄉至其大父襃明公家業稍落生四子而子忠之父凋生公居第三與其父先後客于滇黔巴蜀之間久未返棹家計益困祖母又抱沉痾不起子忠殚其单力爬搔捫摩數載而後祖母以天年告終母又繼病且乏菽水之需子忠弱冠受室於季父因以其室爲季父季母主中饋子忠則以擊蒙受舘穀奉慈權蓋展轉拮据備受艱辛者數年矣居平鬱鬱以父旆未返爲戚乃躬負行李謀走蜀中以迎父行至江漢聞父不日且至則又走滇中以迎其從兄廻翔數月兩地之客囊盡傾而且無以供扉屨饘糧矣幸以忠信誠慤見推于客衆因得貸貲而奉父兄以抵舍歸未久而父母先後告殂又且在兵火搶攘之際其爲養老送終以盡大事者眞與不啻音嘸而羽殺也

治生固極其勞而又矢志堅貞以學聖賢爲務兼欲啟大其門閭無如屢試場屋不獲一售厥考之貲巳久罄而季父所爲經營於客外者亦未甚豊迨息駕而歸精神亦倦則以桑田之事悉屬子忠經理子忠于是不得不舍舉子之業而以承懽娶順于季父爲事圖矣迺年以來克勤克儉始得備其古以奉二老懽而以其盈餘築此室也室一區在正寝之右有堂有房有兩廂有荊櫺後宇有空基可以散步可以養老可以爲子弟肆業息遊之學子忠謂我曰吾爲此居以奉季父之懽他日則以爲季父專祠俾子弟讀書其中得以晨夕奉饋奠也而吾季父不欲專其美且曰他日必祀襃明公于正位而以吾兄弟側其夾即此可以嗣續妣祖矣何必廣築宗堵乎余惟聞子以奉季父爲心而老人則又以厥父厥兄爲念此眞世敦篤行於永永弗替者矣昔董陽三世同居詔旌其居曰董氏篤行之閭以今觀于子忠之叔侄父子豈讓古人哉余爲題曰孝友堂而爲之記且將請于郡大夫以致旌焉余于是喟然歎與曰古者大司

徒之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二曰六行三曰六藝皆考其賢能而升之論定而後官爵定而後祿故人皆有士君子之行後世專以文藝取士置行義而弗考詢故材者有不必舉而不獲在掄秀書升之列身既逸居不圖進取而訓廸其子姓諄諄以學聖賢爲務視世之教子弟以文詞而圖速飛者何大相遠也雖無文王猶興豈非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哉余所以既記其堂而尤三致意于其爲行可以風世而廉頑立懦如此云

丁仁山先生去思碑記

有赫赫之位者必有顯顯之名有顯顯之名者類右喁喁之頌然頌於一時者未必能永之百世求其勢菁莪于首蓿清齋時旣徃而思益深者自吉水李生春先生後至今百餘年而繼美者其惟吾仁山丁先生乎先生夙有才名登辛酉賢書八上春官未第至乙酉秋始奉命來典吾臨學事甫至慨古道之未興聖謨之弗著即設爲教條件繫體要呈詳府憲而敷布之諄諄以修品行崇古道爲事覩聖廟之頹墮荒

闕倡始修葺力請于郡伯關公明府王公暨諸弟子員各立簿以募貲郡伯明府皆樂爲登簿而群弟子亦捐捐書名焉無何明府王公擢天中州守戒行脈追無暇及此事遂延擱不行先生喟然嘆與曰倡興修葺者我也我豈徒有其說而鮮其實乎于是黙自經營姑置將伯並薙家財捐俸薪揭債負凡弟子有執贄而請益者悉舉以爲工匠之費用是五年内百廢具舉今雖不能效算博士持甲乙簿以枚舉然而宮以内各祠無風雨之漂搖宮以外四周有垣墉之

並飭一舉目間而翼然改觀矣其有力弗贍而工未完者自先生解任八越月而工悉停不能不有望於力鉅而繼起者然後此之成就與否則不得而預知也雖然繕葺學宮建造祠宇特事之一端耳先生精神之所措注則全在於課生徒以興復古道誠飭靡懈一有弗馴聲色俱厲由其賦性戇直激昂初與人格格不相入及聆其言論觀其行事則心如其口故士恬退而務實者皆樂就之其熟習世故而狃爲悃愊款款者則望望然去之惟恐不速以爲滿肚子不

合時宜者也燕吉水先生當年與生徒課業外則與湯玉茗先生講學談詩故名譽一起而上下皆信之今邑無玉茗其人率先弟子以矜式宜乎先生之名譽弗大振也乃先生戒行有日矣四民稱許如出一轍即行道亦爲心惻群弟子沐浴于教澤既深議將俎豆如畏壘之祝余曰無庸昔水先生之俎豆於黌宮也亦在二十年後非緩其事也以爲久而後益徵信也微信于後日則不患無遐思而樂從事者于是群進曰然先樹一石以誌不忘且以聽後人之核其誠焉君年最長宜有一言余惟世之建祠立石深刻大書者何限求如叔子墮淚之碑千不得一余今握筆以鑱斯石苟阿其所好而汎舉所未實則後之人將指數而責之余敢誣其詞以誣先生乎故約略而慎言如此至先生之素行修潔孝友慈惠尤敦年誼其鄉人畧無間言余久得之姻友傅君遠可秉鐸于上饒日也傅在饒日先生無一面之交而傅君之言既然傅君既卒之後而先生賻其喪振其子即篤于友誼一節而生平之爲人亦可槩推矣先生名道遐

字任子號仁山信州之鉛山人康熙戊子秋七月年家弟李　拜撰

季子方回壙記[illegible]

自古在昔二月十一日仙人尹虔子張石生李方回三人飛昇康熙壬戌予季子以是日誕生故竊取仙人之字字之以其去中和節未遠也故小字中和而又合二字以名之曰种种賦性恬靜肫篤柔而不懦四歲即失母繈褓騃無狎忤自失母至舍父就木未嘗一觸父怒常指鄭康成戒子書吾家舊貧不爲父母昆弟所容句謂父曰有一是便有一非鄭公儒者柰何舉此相形兒之處骨月秉志如此所以無閒言也慨予自中年應事接物時有疾言遽色每順承于初少頃即從容理前說遠引曲譬或作間評余遂不能不渙然冰釋以從之其有得於燕談之訓欽所以事父者如此則其身無疾言遽色可知也讀書不敢放捷必熟復有得而後已人休弗休也故不甚[illegible]持涉惟務精研凡父師所訂定者則沈寖其中初若弋獲無多而歲月漸漬頗亦優渥及[illegible]譚論數能參酌一一中理解發予所忽且能察人心術邪正而不一見於言惟微質予父以驗己之識見當否至己有過

失則痛自刻責若無所容者每應小試必熟五經日方中完七藝出竟不見售頗無慍色然亦因勤苦致勞悴以擊蒙糊口者六載恒以不獲隨侍父師深造爲嘅近復以館穀薄不足以備甘旨隱痛抑鬱則亦不克澄懷觀道以至于斯而不可救藥也是春曾友欽其篤行特築館舍敦延至信宿蓬蓽以待在恒情必去枯就菀矣兒則以舅氏新喪不忍舍其二孤以去仍留于徐致[illegible]舅氏[illegible]以終仁義可爲而不可爲有如此夫抑亦命矣夫日南至前十辰予祭其病不可爲恐痛曰兒病[illegible]矣[illegible]有不釋然于中者盍對父一言乎瞿瞿詢詢而不[illegible]次日乃詢指予附耳于文一帙呈予予初不[illegible]其意詢兒此時何不專一調藥而理文藝爲則對曰大人昨謂不釋然於中者此也大人或不能曠懷理此則轉求攻瑕巨來兩兒斷削而存之予即閱其文三十餘首氣魄態態欲上殊不似殀折器也乃竟以前至前一日乙亥晨壙嗚呼生壬戌殁丁亥始終不一遇順境何命固阨而又無血胤以傳世娶於周姓祇産一女是則數之窮

弟理之正也能無慟歟能無慟歟既殮予謂其兩兄曰弟極無憾遐且留寢堂東偏俟父他日殯出則帶之以去擇高爽之地以窆父坎其旁穴而瘞弟焉異時或有誌予墓石者則予季子之幽藏可附見也故預草此以爲壙記

銘曰人生百年四得其一弗顯弗揚宜無足述父曰不然在無疢疾彼貌榮名皃既其實析理洞然有如皎日人無間言親鑒其容後有君子而志篤行則雖遺文亦藉不佚

重慶府會舘許仙祠記

自古神仙得道飛昇則棲真於蓬壺瑶島而絕跡于朝市之喧囂故安期羨門終不與世人相接而惟少君欒大之徒託之以眩惑乎世主徒紛紛耳然仙亦未常不遊戲于人間也如方平偶過乎蔡經鍾離邂逅于壺虹純陽酣醉于鄂渚玉蟾教授于華嶼著迹靈異茫茫而有要之仙無求於人而人則有異乎仙之引度也今築宮室而像貌以祀之以謂仙之專駐神于此豈事之所必然乎亦以致乎吾人之誠摯以

俟夫異數之緣遇焉耳矧許仙真君之爲都仙也又大異乎諸仙之獨善其身也者仙籍所傳都仙生於江右之洪州而令於蜀之旌陽棄官歸隱憫豫章多蛟蜃之患則率其弟子誅逐妖孽而川而楚不憚跋涉卒之水逕盡除以入索勾連地脉而大江以西千五百年來無蛟蜃之患且不獨私乎江以西也其遊迹所至輒行利濟如傾藥于錦江而凡飲江之水者疫疾皆瘳其著靈異以利濟于人者溥矣久矣未可枚舉宜乎人之竭誠捐貲以大築其祠祀也歟重慶

之有祠也江右之商於是者首倡之往來于四方而
經過是地者共襄之凡以敬禮乎真仙也因而有會
館之設以敦叙乎梓里之誼亦曰吾人舍家庭聚順
之懽而遠逐乎貿遷有無之務其爲羈愁旅歎也多
矣舉目而見故鄉之人握手叙舊彼詢此詰亦有鄉
田同井相友相助相扶持之意其與端端之徒聚衆
燒香棄天倫而崇邪教者大相懸殊矣其與遊俠之
徒結私樹敵背公死黨者更相懸殊矣真仙之誥曰
忠孝淨明此夫有國家者所共爲獎進之事諸君子

敬禮乎真仙而又敦乎友朋之倫以其經營之業轉
輸灌浮鑾牽車牛利養乎父母妻子此真忠孝淨明
之都仙樂以爲徒而鑒其馨香于不替也故余聞之
而樂爲記其事焉其創始之日落成之時首事繼事
襄事之衆卓有成勞皆宜叙列於碑陰

羅溪橫買田贍茶亭記

古者建國分侯設官置吏各有攸司關梁市㕓設之
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
羈旅故行旅之出于其塗者無飢渴之患自秦而下
此政不講于上也久矣而在下之好義者往々設立
亭肆以避風雨貯之義漿以濟渴乏然往々旋立而
旋廢者民之財力有限戶之盈詘不恒歲々而斂之
嗇者無物以襄其事而豐者亦不能獨舉其事以無
所蓄積難以維久遠也今撫郡距城五里許羅溪橋

乃崇樂宜三縣往來之[illegible]天時炎熱之際行人
之苦于炎歊也多矣而[illegible]士曰某々者慨然起
而任之毋自夏歷秋煮貯茶缸以惠行者慮其不足
以持于源々不竭則相與裒貲于衆姓買田畝若干
石收其籽粒付之某菴僧徒掌之以歲々脩辦茶茗
薪芻而食其力役之人此真可以持之永々而不廢
矣無事于設官分職矣司其事者尚亦慎筦其出納
而無滋蝗糧之徒于其中致耗物力也哉刻之貞石
而記之以著戒也非矜功也非好名也然必列其名

于石者所以公其事而共覺察其法億爲耳

文興菴藎目實行記

大乘般若偈謂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露電以其可以示現一時而不可以歷億刼而長存也余惟達摩西來傳示大意而後東土之學佛者始知湛靜圓明爲西方之眞諦前此數百年亦惟以有爲功德爲實地證修耳且義學興于江左則西方諸大部了義實自謝康樂諸人爲之演繹而後義理顯暢宏深吾臨之有繙經臺也謝公爲内史時所建立也義學盛于謝公之繙經則臨之世有高僧也宜也郡之東郊

有文興菴有上人日靈目自幼羸弱多疾父母恒憂其算弗延欲藉佛乘以延之故命其薙髮焉上人自幼入佛門質性肫樸不作多上人之想晝則讚誦經典夜則精修梵行固不以睡魔昏其靈明之性亦不以遊思紛其寂靜之神其師授以諸經品目積歲月以諳習久而弗懈復日故紙推裏恐不足以煉佛性乃從疎山大尊宿受大戒參側講席久而未見開悟旋日吾骨幹孱靡難以勠力行苦行于是節省衣食之貲而以其持誦所得之贏餘助其師以修梵宇塑

神像浚義井有餘則又置買腴田以永贍其徒衆恒曰吾於湛靜圓明之體雖未精瑩透脫而一切有爲法亦可謂步步行實地矣其于金剛不壞之義是耶非耶無如賦質過弱多疾鮮安竟以四十一歲而示病圓寂矣今上人既棄法身而歸西方其於證悟之淺深余非學佛人無從知其底蘊而惟其實地之所建置者歷歷可按數也故因其徒宏岸之請而爲之書其詳焉謹按上人自己酉年祝髮癸亥年大戒參講席庚午年開義井自戊辰至癸酉節年製買田畝

自壬申以至丙子則助其師以修飾守其塑關聖及伽藍像則獨力所爲也丁丑年　月圓寂此皆實行之可見者也其徒求石以誌其師亦實地之可據者也余于上人有禪喜過從之雅今不探其悟學之宏規以爲之偈頌而第覼縷及于瑣屑之務者以示諸所建設皆所謂一切有爲法可以證實修而不可以言超悟故　不得廣及云其田畝之數則爲附刻于碑陰俾其徒世守之

李幼儀傳

臨川剩叟李伍渶著

李子幼儀既死十有餘年未嘗不怦怦往來於余心也感時悼故觸事傷懷悄然以悲凄然以絶時若有一傾然以長脩然以遠偉然岸然之一人者立於余前也然卒未遑立一傳以寫我幼儀者則實有不能執筆不忍執筆之心也今年秋以卧病之餘苦塊之次繙閱故帙取鄺炎遺令一篇讀之不勝愀然以悲日甚矣鄺炎之有似於我幼儀也憶幼儀甫盖棺時曾以此語哭之今也感傷天倫之禍變多端世路之偪窄何極益不勝悽然以悲也曰嗚呼悲夫鄺炎之有似於我幼儀也幼儀名校幼儀其字也其年長予百日十歲時同避兵于虎溪余以同姓故友而兄之幼儀聰頴絶倫好學强記師逸而功倍不似予之鈍且惰也余受業虎溪先生在癸巳以後幼儀自幼卽隨其兄鴻儀師事先生先生才幼儀雅甚因以其息女字之幼儀既得師且得婦益奮厲勤苦徧讀奇書

爲文務幽峭深險不肯蹈襲近時名人一字常謂余子才殊不尋常而爲文乃爾率易者何也先生則評幼儀文時似大力先生云幼儀爲人高岸孤迥坦懷徑直落落自異不輕與人交好而人亦不樂就之獨與落石張璽克明暨余三人者遊風雨晦明篝燈夜話盃酒長歌霜橋旅月十數年間如一日未嘗或睽也而克明竟先幼儀卒幼儀天性孝友十[illegible]歲時尊公見背幼儀以不得仰事爲恨而時時孺慕於母孺人之側其母自幼亦極鍾愛之歲在庚子其母棄世幼儀日夜慟哭遂成疾不起時或顛仆其兄勸之其婦勸之其從叔善子勸之卽其亦時相過勸之咸弗釋也時時孺子啼或終夜鼠泣其爾時卽竊憂之幼儀曁其兄戚弗省也幼儀篤于伉儷顛沛之餘其耦忽喪而外戚兄弟間或過之幼儀亦弗省也時時爲孺子泣悼其母與其耦也咄咄不休余時或過曉之幼儀都不省焉而風疾日益甚余竊憂之謂鴻儀曰二哥如此其惛眩也可奈何大哥與弟同胞胎余與同腑所設有不諱千夫百夫其可贖乎鴻儀此時郡

不甚省而幼儀尚能時過余館舍上下古今時痴時
狂輙袖文長逸稿一卷喃喃讀不輟間抵余舍值闇
余寢作撲逃狀乎時寓劉而劉人或惡之乃余先嚴
則時時責余弗能篤友誼於幼儀也爾後幼儀染瘋
疾益甚經月不出戶庭童稺或忤其意輙七八日不
食衣裾經數月不解蟣蝨走縫褶外弗恤也人或勸
之浣浴則怒不可抑余時過而問之則俛而不答若
弗聞也已乃大笑微笑不一笑期歲毋以乎至而始
爲易衣歲不過四五易耳乎時過從謂幼儀曰二哥
爾時意趣都不佳寧不寄之聲詩以洩其情乎幼儀
曰亦時有之然不能成篇人不我問亦弗錄也吾方
吟二句而首句已忘之吟三句而二句又已忘之余
曰爾今日姑向余吟幼儀則瞪目不語久之曰爾獨
不解長吟短吟胡吟亂吟我聽耶幼儀素愛潔余搴
衣袂間蟣虱示之幼儀嘻然曰好好乎促解之亦曰
好好數日或不食適余至勸之食則輙爲余舉箸亦
秪曰好好而已余曩時藏書多借在幼儀處余時問
之尚能指示至問其所自著詩若文古文詞則又曰

好好而已其後余家難游殷半歲或不相過聞幼儀
晨起走投古井中寒泉沁骨經宿乃出出不乜日而
竟死矣已乃走赴之鴻儀或咎余不即哭臨而心交
余擗踊塡膺弗能自解也已乃念人生骨無不朽而
言論文章庶可自存幼儀生平好讀書作文文成輙
驚詫先輩而今已矣不可復作矣因向鴻儀捜索其
所爲詩文則都茫然不省并余書亦失之後數年鴻
儀亦死其家書籍遂散亾略盡而幼儀竟無一字存
人間世矣余惟幼儀之身可死而其人之孤潔高峭
其文之峭悍幽仄離奇光[illegible]而不可掩抑則奈何可
死也嗚呼悲夫甚矣吾幼儀之不幸時或不[illegible]
炎也炎遭外家構難而有書以咨爾止戈而幼儀[illegible]無
有所咨也呼其陵與居而弗獲從也炎有遺文一卷
曰酈子者雖今時不存而隋唐書目尚載之而幼儀
遺文數百篇詩數百首竟無一字存乎人間則余何
以讀酈子之遺文而曰酈予之有似于我幼儀也夫
余哭幼儀而無從也求幼儀之遺文而弗可得也幼
儀之時時往來於余心而不可去而夢寐恍惚之[illegible]

卒不能得其所謂頎然脩然偹然岸然者而與之重遡其生平也已矣劬儀之神爽與數千載之上之鄺子而俱遠也鄺子生平染疾遭禍多與劬儀同而鄺子一卷亦且若滅若沒而不可復見亦既與劬儀之遺文同埋沒于荒烟斷草而不可尋繹其可悲也其可恨也又何能恐為之傳也者甚矣悲夫鄺炎之有似于我劬儀也

三友合傳

人之不自進修者輒衡口曰今世無復往古純德君子此昌黎所謂以已之不能而謂人皆然抑何不自省克也夫江河雖有日下之勢元氣斷無往而不續之時貞元遁嬗詎無禀敦龐淸淑之氣而襍合於無疵足以返頹波而持世運也者其禀質庸鈍兼復惰棄不足比于人數幸得三友足以樹儀刑而時時用以愧悔也三友者陳漸儀上鴻劉大任玄子孔衍敏文少也上鴻理學明水先生之裔孫有道周生先生

之季子也伯兄咸韶規言矩行因昺華秉羅斕逆科學沉聲匿采於寂寞之濱以教其子弟上鴻師事其兄學其所學行其所行鮮有不合者惟時應郡邑小試兄亦不以為忤也三十許曾一歲三拔萃于數千人之上竟不得列弟子員人皆致惋惜而君泰然不慍也其爾時偶歎曰上鴻如海上瓊花偶一示現耳豈世俗牡丹長供人間玩賞耶聞者頗不謂然孰意鄙悖之言竟有驗耶再罹甲寅之亂遂深居不出飽烟霞而錮泉石矣生平文稿甚富不自珍藏兵燹之

餘尚多存者人或索之則曰先明水公遺集藏板已
燬弗克重梓遑問朽木孫曾俚諺耶其簡棄榮名而
孝思不匱如此玄孫其先三世不仕宗鄗屢有以醫
顯名致殷阜者君夷然不屑也有以啇致厚貲者尤
岸然不顧少孤依于從叔祖懋吾公以有成立後孝
養其叔祖竭誠盡愼不啻所生長則師事本里王錫
玉建侯先生建侯乙酉當應歲薦感憤而棄之而惟
以友教爲已任玄孫專心致志以學于先生先生喜
其志銳恒曰必劉生也傳吾學者遂盡以所學授之

門下受業頗衆後遂無在劉生右者學既成矣以之
問世竟不大售嘗一遊楚之湘潭其再從叔祖入
籍于其地兩孫附庠矣欲留君應試君毅然曰叔祖
不返桑梓已爲缺事反欲從孫效尤耶此老不受侃
言君遂拂袖東歸而仍開館設教其教以躬行實踐
爲先而厭薄浮艷之學交友諄諄責備行誼不惜疾
言遽色坦懷任眞絕無城府余與先友玄胎時受箴
規之益孫季子從遊五載君教之一如已子君子懷
瑜不數年餼于庠爲一時鉅公推重而余季子則以

丁亥下世矣君爲孫哭季子過哀次年亦逝子若孫
英英玉立而顯揚則尚有待也文少其上世來自曲
阜歷二千年譜牒世次聯洽不淆其再從諱徵文者
以崇禎某科登賢書乙酉後亦懸車不出文少其重
其行誼而問學則欲超軼而上之雖居郊垌纖塵不
泮生平孝友敦篤刻意厲行宜欲溯洙泗之淵源而
求不媿于述聖芳躅也者初受業於近里名流三人
各數年學殖頗稱富有驗乃語余曰某有師六人焉
詢之應曰遠則晚村呂先生武曹汪先生岷瞻何先

生此神往數千里而莫[illegible]不敢忘者也近則元胎黃
先生公旂丁先生與[illegible]任老先生而六也時時受六
師之益而無執贄授餐之勤抑何多幸歟某時笑曰
昔李謐受業于小學博士孔璠後數年謐業就璠復
受業于謐謐歿而璠爲上書請謚表閭今則李生將
轉受業于孔生矣文少促綸曰主臣先生不惜齒芬
奬成孔閣則厚幸矣敢受此不倫之比擬耶元胎諱
石麟晚舉明經公旂諱若洙十九歲當乙酉棄邵餼
不補而高尚其事者也自黃丁二君既逝乃一意傾

倒于朽其交相講貫易草審詳某亦頗受亘諒之益常命其季子澹受經于余季子种种雖師于其子賓牛師其父也种不幸殀殁余哭之過慟君亦爲余劬哀而有慟聲兩家情誼亘接于其曾祖某公與余先嚴西川公時也戊子前一歲其母危疾禱于華蓋仙山而愈次年應科試後即匍匐詣華蓋謝仙而歸歸遂篤疾不起余走探疾至第三辰則不及永訣矣嗚呼此三君者皆篤行博學君子也陳劉二君荆山完瑛不剖楚廷文少僅列弟子員甫及受饑而遽殁皆

無隱遯之名而皆有不見知而不悔之操也視夫夢夢不可曉也嗟乎士君子學行足以爲一世之儀型則追古人而上之矣安問其遇不遇哉獨惜余盡失典型且失許于隻影㷀㷀曷以度日故勉拭老淚而爲合傳以致余悲云爾

劉遠孫傳

嗚呼天之生才實難而恒不能兢其才於有成爰之愛子最眞而恒不能保其子於不殆可勝悲痛哉余不修天降之罰失愛子於七十有二之年手其遺文殘書輒行嗟而卧嘆呼號如山鳥三年尚偷存視息晦齋劉君失其幼子于五十有七之秋痛其秀而不實至於成疾而不起此非晦齋之過於情實余之不及于情也故感劉生之逝而觸余舐犢之思抑感于舐犢而無從追舐也爲作劉生小傳并識余痛焉生

名遠孫晦齋君次子也晦齋二子長道孫亦既成材著名于膠庠次則遠孫幼穎秀異常甫成童益加修飭幾令元方難爲兄也晦齋前時欲收他山之石以攻玉而余以事羈不獲應命晦齋自課之講論之次引端輒能鏡尾童烏九齡而忝玄娓娓不竭衛叔寶胸無凝滯不啻過之小試於風簷寸晷之下輒能爲奇文以驚衆族伯進士君有懸其文于國門可爲一邑生色之評孺慕於祖與祖母老側毋令三老解頤會文于羣彥咸集之地每爲名宿交推行年十有文

爲選配於國學繆君之爽之長女于歸載幸舉一男足起太眞之歎賞將永永修天倫樂事於弗替也戊子秋倏沾一疾數月遂不起越數月而所舉之子亦逝蘭摧玉折合室生悲婦繆痛不欲生柏舟自誓道孫乃以次子士爲之承繼足令伯道無後而有後而不謂通翁失愛子不作多特别也可勝痛哉可勝痛哉予以家無儋石之儲不能爲季子立後雖有猶子數人不致從父之鬼餒而以視遠孫之有繼嗣爲有特享晦齋亦將共享其歆其恫相去不啻萬里道孫之篤友于於是爲不可及也已

聶芊野小傳

聶生聘字芊野瑶湖鵬溪里學博予告滙存先生之孫衛守府上閎甫之季子鄉有道高隱游公鍾盛先生之外孫也生而頴秀溫良進止有常度素無子弟之過師逸而功倍大父每爲邑壺鄉之耆碩嘖嘖稱道必亢宗云歲甲申其從姪瑹初受學予爲蒙師因得良晤一見如舊師傅一二日間婁似有所質問而吶吶不出諸口也予訝之詢其叔繡御答曰是固志欲執經而未果也豈汎愛耶客或有疑爲習儀以函

者予細訪之胥云沈潛肫篤昕夕手一編而毫無外慕也者且食飲有節寒暑亦調無或干陰陽之患者無何忽遘重疾父母傍徨秦越和緩無弗延也上下神祇無弗禱也疾將不可爲猶時親書帙毋猶人誠以弗可勞神則譊對曰兒時藉聖賢經帙以寬心胸與可卻疾耳而孰知竟以丙戌十一月某日不起哉距生之歲戊申纔十九齡耳嗚呼生之未病也匪獨父母愛之内外老幼無不愛而敬之其卒也匪獨父母痛之内外老幼無弗哀而歎之朽某尤爲欷歔而

有所感傷也生卒數月而予季子方回亦遘疾淹恤至日南至而竟逝逝前十日手持所作文一帙詣予寢榻予勉令息業凝神則對曰大人前日謂兒或有不釋然於中者惟此也他無一言車生聘而未婚予兒婚而乏嗣所存者均有遺文以牽引老淚而已矣天實爲之謂之何哉予兒柩停正寢東偏予預爲壙銘以屬其兄俾俟予葬而附旁兆焉銘兒之次因遂爲車生小傳以誌予夙昔之感而情有所不能已也嗚呼

劉錫侯傳

自古禮之燬於秦火也先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弗復煥明于後世戴氏出而記禮略而弗詳或以已意附會其間然繹其義例猶令人有所持循而不至于大悖至東漢竺乾氏之教入中國日廣日熾使人迷惑沉溺於因果之說致令子孫誣其祖禰以有罪必藉俗徒持其梵典以救拔之何其悖矣不經也哉余過寶水閱劉生開元爲其父行述知其父恂恂守古禮弗怵于邪說可謂難能也已劉君諱蕃字錫侯弱

冠遊庠序試輒前茅嘗一冠軍當受餼以外艱弗補人或惜之君愀然弗懌謂感慟于風木之不暇而何慟念于一餼乎生平事親孝事兄恭交友信睦族和待下慈教子則諄諄于義方之訓潔己好修無他奇蹟異行以炫耀世人之耳目人或惜其守約而施未博也使其早登巍科居顯位以行其所明何患施之弗博哉余觀其動履必遵古禮常疾世俗溺于異端久欲編定一書以正其失而垂爲世戒體羸多疾弗克成編病至不可爲猶諄諄囑其子毋惑於世俗因

果之説又恐其子信之弗篤也且集諸昆弟暨執友以共誡勉焉傳曰中庸不可能也君可謂擇乎中庸而能守矣即此一端可以推其大致矣行述有云雖不能爲人之所不能爲而要非古人之所爲者則不爲也不其信歟古有僅守一行而名後世者守古禮行古道非僅一節之善也故爲之立傳焉

劉母楊孺人傳

古未有女子生而立傳而且在中年者也生而立傳又在中年則必有奇節畸行以震燿人之耳目夫畸行奇節有以震燿人之耳目此豈居家者之吉祥善事哉然則楊氏孺人何以立傳也子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君子之道也乾道也抑即坤道也孺人以之胡爲而不可立傳哉夫楊氏以十六而于歸二十二即稱未亡人一子呱呱未週二齡方[illegible][illegible]烽初熄家務叢雜課耕課織之事稍緩則冗雜不理稍嚴則背

而有怨憎催租吏日叩於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待號于户姑老而倦於綜詢子幼而罔知[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貞淑之賢能亦何以立家于不仆哉馴至于子長而能讀父書家温而有以捐助內外諸事斬斬整齊淺而視之則庸德庸言實而求之或昂昂丈夫之所抱歉而一柔弱之女子能貞固而不遷然則楊氏孺人胡可不立傳哉

外史氏曰歐陽永叔以四歲而稱孤劉生則又幼二齡焉母氏之勤劬固已效之於前矣子姓之所以報生母而求告無罪於先人者胡可不勉哉吾爲此傳

臨川剩叟李伍漢著

公祭祝郡伯

嗚呼世際雍和象正彙升以廉以法曰賢曰能農悟
于野士修于室熙熙春臺不知不識疇其使然帝實
亶聰乃眷昭武簡畀我公我公降祥允稱長發謙冲
性成靡矜門閥夙隮臺閣練達典章同文叶譯貫浹
梯航緯武經文左宜右有敭釐中外一麾出守初佐
吳興繼貳臨安寔專載咏有美不刊攬轡登車來涖

余撫一意澄清無茹無吐道惟善俗誼不營利正容
物悟同寅協恭有善必揚有瑕必剔弊絕風清孚于
遐邇用事小察振其宏綱六城之治綱舉目張公聽
並觀不假言笺鉤距悉捐幽隱畢照衷懷粹白道與
時宜公弗人靳人莫公欺如臂任指如鼓應枹式臻
于治超軼纍謨外道化成將進淳古羽篇詩書式歌
且舞如何昊天眷德靡終二豎爲孽降此鞠訩巽筑
赤子呼籲失措禱于上下有淚如霪靡神不舉靡愛
斯牲雖百其身大命難頃於戲民之受祉君子純嘏

民之不二于天降荼苦上累我公棄其軒裳乘彼白雲
歸于帝鄉哀我人斯窮年鍵户淚豈輕彈惟公之訃
嗚呼哀哉豈無分惠豈無敎忠澤周恩溥曷似太空
亦有褓襁亦有乳哺保抱提携孰如召母忠信之長
慈惠之師驟失師帥其淚且滋矧茲蒼赤輒懷再蘇
脱于懷抱如魚斯淰跽奠清酤跽薦蕪詞公故愛士
諒弗余疵嗚呼載茲清靜民方寧壹誰其嗣之守而
勿失

公祭備惕菴

於戲天佑下民君子是祿民之多辛君子遐福德化
以成比戶春煥坐之春臺莫窺亭毒民或有災奪焉
斯速仙馭颷馳杳無停轂嗟惟我公來暮去速爲邇
公初未易更僕髫亂稱孤伯兄是勗並奏塤篪邇彼
徒讀學殖千笥辭源萬斛屈注銀潢倒連瀚瀆伯摛
巍科公繼芳躅瀚濯以朝扶桑初浴伯晋中秘拱繇
天木公來涖臨山水之曲雙旌弗遊嘯晤松竹謀詢
于同念謹于獨故以優優澤惟霖霂灌溉漸漬滋液

滲漉士歸御庠民安邦族胥城其曹財阜于興起祝
群生靡或不育如被榛楛濟濟旱麓揆文衛道有嚴
且肅閑邪存誠異端是蹴暨義析疑毋折五鹿師道
以興父道以續聚之弗施課焉弗督校既萃教肅且
從俗樹之風聲無煩鞭朴四野風清宵小迸伏兩期
未過甫展驥足濡以歲年淳風可復我儀其儔古數
今孰晉城之程卓交之宓公與爲參寧數陸陸漢學
衍藉公庥俯安樸遬庇在宇下受治方俶詎必皇皇
[illegible]望是祝如何昊天不我肯穀南山告騫長湖攬襟

然我神君百不一覿意則常新齒何弗宿絃有餘音
桂何韻促嗚呼哀哉來豈遲裕早怡邁軸遺澤于臨
宜其優渥敷佈未久魔御何趣我聞太史庚年謝俗
賦奏樓成詎偕昆玉梟鴞不翔玉棺偏逐常聞文懿
靈徵在木煥發奇葩芬芬郁郁公靈如在寧弗我告
暫縶龍駒生芻一束啼哀致誠跽奠醴醇式鑒予衷
洞洞屬屬

公祭孔鵲園

惟浙與汝星合川連人文蔚起推挽後先曾王李陸
相望于宋師友淵源學滙于統曰有子傳觧氛辭榮
振興絶學不憚其勤暨于汝極亦却朝聘編纂惟勤
統緒是正陽明高足惟濬惟長支分泒演迤于浙江
玉茗從之心領神悟湛静虚明圓而弗鍘國朝鼎定
先生嗣興兼綜條貫劉羅是承伯仲相師聯鑣後雋
勸于公車司鐸是選吾臨是涖師道以尊釐文炳炳
造道溫溫九載陶鎔士歸娬雅雖有不率無能躍治

或以文質必勵其行黜彼輕儁先民是程我聞先生
秉道惟一協于上下久而不失德積于躬致成于家
內外千指雍肅無譁內政既修制治伊邇推之天下
道亦惟此嗚呼敬敷五教肇于司徒遥遥華胄道與
之俱胡才於豐胡位於嗇奪之典型使我心惻遐哉
休風孰與之同安定翼翼月川溶溶載稽祀典惻焉
心疚德闇弗耀位陟斯右在斯位者吉水李公遊于
校者無或予訌人亦有言秩由司馬其惟先生緝于
純嘏先生之話碩大且宏畏壘俎豆舍是孰登惟彼

□載覿德難忘輙單將發跽奠一觴於戲風號于木
露晞于薤依依几筵其人斯在

公祭張璇玉

吁嗟先生一世之師聲宏實碩小試于茲憶昔鍾英
錦江之渼濴雪菁華雲蒸霞起倫紀肇修曾閔之儔
宗黨交譽式好無猶質既清純學務淵博經經緯史
萬派歸壑摛辭掞藻意氣干霄霏霏玉屑瀰漫蘭茗
試則搴旗屢冠曹耦橫掃千人疇或敢狃無何寇氛
闃兮蔓延摧陷拓清停試數年靜養巖岫經綸愈宏
射隼高墉遂入于彀高擢賢科魁而弗元文懸國門
衆譽騰喧謂宜聯翩即躡青紫才豐遇嗇致困一紀

五上公車宜其一遂孰謂主者而竟冬烘僉曰儒官
儘可淑世道廣德尊卓異可冀秉鐸五載教澤孔閎
敦文課行莫之與京安定在湖月川在霍先生在臨
三峰並卓敘事有成鱣兆有徵几茲在位靡不欽承
維茲小子敢曰有造坐之春風釋卻去躁頃奉　旨
意往試會城一疾不起驟失典型僚寀驚惶院司悲
惻豈獨賢嗣幽憂孔棘訃及于臨感悼惜惜追維疇
昔如聞德音出類入甡莫旋莫仰薄申一奠用告靈
逑冥則蕪荒情實難忘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祭阮秋潭先生

吁嗟乎先生才於豐德於融遇於嗇而位不躋于崇
[illegible]之方行而未大行也而年又僅踰于中豈天不欲
斯人之有其知識而不使以一鐸震斯世之群聾耶
某雖欲仰行于弗替乃既羅此而奚從惟是對崇山
求水而睇想乎先生之風儀某之初握夫不幸也先
生早蜚英於黌宗及某之步步而趨趨也先生每[illegible]
年而啓予衷泉予女鉤之得尋津關也益啓之剔之
而不令小子之即于醫蒙濆間謂先生曰湖州之規

固再振于先生也而既無人焉取而布之三雍曷亦
合盤蓿而內固其封何殊一畝之間獨樂乎石戶之
農先生則曰勿謂斯乎而不可為也為之畢而效學
弗積于穹余敢家於顏而忘夫國予敢私於顏而忘
夫公余其為之而匪懈孰誰窒吾道以弗東吁嗟乎
先生鐸振于廱德積于躬僅有夫一畝之宮而猶求
盡藕夫蒿蓬盇其潔淨精微之若此探有得于易道
而烏許夫名位之赫赫祿秩之充充吁嗟乎先生器
[illegible]弘探姿度洲瀜涯浩汪汪與不可窮慎守一職弗

敢告悴而星遂已殞于洪而神遂已返於崧而日而月遂以告於諸而後生小子能無唄㴑長號而吁嗟乎不可復逢吁嗟乎先生輀車在道輓歌匆匆一奠尚難與乎予鑒而寧敢廻念四十年來之燕笑從容而百楹與千鍾

祭車玉虎

先生才名邁于俊顧先生經綸等于房杜德望崇隆宜位保傅高文典册宜光朝宁如何一官僅等轅固斂淩雲手弗以作賦式進後英而微典故秉德不回以抗當路師道以尊正容物悟解組來歸耆衆是宿松菊未荒桂蘭環佈挺秀爭奇慇懃孺慕弗勸老期春雨時沛某時聆德音藉開霧霧鼻進坍顧長承誨論倏于客夏驟聞哀訃失茲典刑萬衆錯遝矧在吏事能無失措白旆先行眞雲莫駐薄陳蕪奠爲歌薤露幸勿棄捐少鑒平素

祭黃訥乘

康熙三十有一年歲壬申之元旦辛亥鄉有道學博
黃訥乘先生棄塵埃而返乎太虛越二十有七日丁
丑將奉體魄歸藏于先壟先一夕某率男某酹清醑
而跽奠曰嗚呼死者不可復生生者不可有愧吾茲
愧矣吾愧夫不以師事吾兄而以友事吾兄是以學
無所成而頑鈍如故也憶甲辰與兄同飲于虎溪先
生之堂先生譽兄文甚我則䦧抉微疵而面攻之
先生私謂某曰汝學力不逮元胎遠甚汝不師其大

美而攻其微疵汝謬以自能乎汝無以自益矣某于
時芒刺交集無所容既而兄反以我為諍友而樂與
辯難不已焉不幸是年挈家以徙與吾師吾友[illegible]
者十餘年丙辰後復挈家而來聚于此宜乎樂數[illegible]
夕矣則又飢寒廹其外憂愁鬱其中疾病[illegible]
轕纏縛無已時以是不能時時何吾兄問字而請益
也幸吾兄不以惰廢棄我暇則時復諄諄誨我誘我
掖我訶我責我煅煉我砥礪我攻擊我窮詰我而且
譽我師我容我受我其敎我也似師其愛我也似父

其敎我也有如盧扁之攻痼疾其信從我也或似
弟子之承家訓往往受盡言而舍己若無若虛而收
千慮之一也嗚呼坦懷無我虛衷不校求之古賢難
多其耦而我乃得之我友而一旦舍我以去也能不
痛哉能不痛哉去年弟餬口遠出兄每每嘆嗟謂莫
與商析陳言欲有所制作遑遑不能定稿喚我不[illegible]
乍會輙去其情[illegible]知妄謂日月悠長考訂正復難[illegible]
爾嗚呼二百里暫離必合之程猶且懊惱若此胡天
降割使我兩人遽焉作千古永別其痛苦當何如哉

嗚呼山川失靈人頌其傑[illegible]草委折自戊
辰沉晁生小韓而吾無以為授也今又失吾兄而吾
無以為師也獨行[illegible]其[illegible]而不知所之矣
烏能[illegible]步實行而無[illegible]是則死者安而生者愈危
也[illegible]而生者愈憂也死者賢而生者愈愚也死
者與天為徒而生者孤而莫倡也嗚呼既愚且危孤
而當憂也其文胡能久存耶獨抱此愧而不能一朝
以釋也則夕死而不能無憾也故于永訣之奠不及
詳兄生平之大行而徒叙吾繾綣私懷也兄能為吾少鑒耶

祭黃將南

嗚呼而今而後一言昔千古將兄先生不可復作矣憶昔辛卯與兄同徃盱郡應童子試兄遲三年爾首提弟再後二年而小售於時氣意翩翩謂功名可以赤手致兩人初不以爲難事也而孰知蹉跎六十載而頭角猶如故竟不一售哉兄文章超卓品行高古友敎四方不但陶淑執經問業之門徒并與其父兄而亦陶淑之所至皆奉以爲大師而無一夫敢微辭者此弟所以推乎其後而不敢望其肩背者也兄孝友

著家庭行誼尤聞左聲名馳郡國福祉鍾于孫數十年來與嫂氏琴瑟靜好嫂氏以淑德而配君子珠聯璧合非僅爲雷陳之世好也近年雖抱微疾而神明不衰天懷自暢宜若可以躋于期頤而未已也何以嫂氏先逝兩載而兄以獨唱五噫之歌而不快竟以今秋登遐哉嗚呼老成代謝典型無存近地諸君子皆先後命駕不少停轅哀㤼如潢將何恃以爲模範而寡過哉徒瞻望几筵涕泗滂沱而已矣

祭曾我山

歲再丁丑月再辛丑日維庚申越朔二七孝廉曾公我山先生永辭逆旅之館歸于幽貞之宅某等抆淚陳辭薦以清酤而告哀曰嗚呼衆庶憑生賢哲實鮮既鍾山川胡困晦眛掄秀書升豈不在選侘得侘失幾并幾寃而止一科何以勸善天實阨君君懷弗洩一德清剛澄澈無滓久抱沉疴手不釋卷琅琅遺文光于篋璉藏之名山後嗣是闡嗚呼自丱迄皓交相勸勉挾埴索摘弗懈于蹇共有千秋寧隨人醜言我

分攜埋玉于峨縱有酒池爭如淚泫永訣數言我其終踐

祭傅一民

惟翁秉清剛之粹德抱經世之宏謨早見稱于侍御曰吾家之名駒既經文而緯武亦研京而賦都藏兵甲之十萬詎肯讓夫龍圖掇巍科于早歲勤三驚于天衢詎建勳以立業將析圭而奏膚胡數奇而不偶乃息御而罷驅于是倘佯于東皋之畔聊樂志于桑榆時投壺而鼓瑟詎諂節而吹竽思濟人以澤物奚綵緒綬而拖紆架長虹于江滸拯兆庶于溺濡脩譜牒以繩武整高曾之規模化鄉邦之忿競與太丘彦方而同符門多長者之轍户絕燕押之徒森玉樹于堦砌茂蘭桂于庭除修天倫之樂事陳禮樂以爲娛斯誠東海之太老齡埶渭水而無殊謂將兆非熊之夢何期騎箕尾而長徂某久承公之訓廸甥婿秝而歌呼冀覩芝宇而靡倦遽失典型而莫扶令嗣感風木之不息親朋瞻星漢以長吁嗟歲序之方新何哲人之竟萎懷有求而莫既聊一薦夫生芻

祭晁勛州

西拔鍾英篤生俊傑澗碧泉紅鄂花湘綺岐嶷之年茹舒顛茁舞象而孤力撑門閭廿載芸窓無傾提挈經經綸緯史于集並設研究精專堅攻奥抉有峯必登有疑必决學邃才宏川融山嶼試輒冠曹秉衡咋舌睨視時輩宛如滕薛迅掃千軍不持寸鐵嘯咏酬歌遏雲消蜺迨冠賢書公車五轍愈淺愈深益縈益結奏捷南宫群彦景列及對長楊天顔孔悅選侍秘書風清霜潔經國大猷是穿是穴採集纂修整齊罔佚翼世崇儒奇衺迸滅肄習國書牙柔齦齧正畫諧聲功追皇頡重譯交通寄鞮稠迭咸就網羅靡遺一屑三歲藝成儔敌旁[illegible]鐵鑒超內艱忽截側劍言旋幽思泣血孺慕未忘倚爲服闋遂廵丘墓不忍赴闕勉就馳驅注治江浙事竟不諧二監爲孽昊天不憖哲人遽訣梁木云摧而晋棖闢憶昔辛卯賢書高揭晁李合編名傾一切公世其美有光前哲木天宵靜彤雲晝輟歷階而升將並稷契庴鑒方新群望若渴威鳳斯翔凌風遽折睿龍乍騰震電頓歇邦人共悲

我儕痛絶扶櫬來歸萬里悽咽玄堂寂寂白旐孑孑
暫厝後岡敢樹崇碣歲既再更容難再覿追維疇昔
英姿烈烈道德文章咸正罔缺賴有後賢繼起弗逸
旅進瓣香旅酹麯蘖公靈如在少鑒謭劣

祭晁小韓

嗚呼痛哉遊子行旌不返者八越月矣目斷慈幃行
分雁序媛媛婦子淚竭血枯戚戚親朋神銷氣蘗天
耶人耶天何至於此極耶於乎小韓謂天而薄于子者
耶則何以獨賦以英異之姿横絶一時無與角立者
謂天而非薄于子耶夫何以既賦以如是之才加之
以如是之學而竟不貴不壽如斯且不獲考終如斯
也謂人事之不臧耶則吾跡子之生平未有失德之
行過情之舉不可告人之事也將謂才而賢者必爲

造物所忌而摧陷缺略以至于斯耶則古來才全而
德備者何以諸福畢集具在方策爲至子而才於覺
而過於嗇如此也嗚呼小韓天何以至於此極耶意
者有其道長則必有其道消故跖壽回夭從古已然
都不足詫傺也耶於乎小韓事既如斯哀嘆鋪揚俱
無所用表行致誄倏之名人某也至戚而衰朽局以
文爲獨是昔之生也分爲翁婿至於商論古今考訂
得失志氣激昂誼兼益友形骸可忘而神情何相孚
以不問也不幸羅茲慘厄八越月矣何以黯然眞然

不與吾魂夢相親用告我以殃禍之故耶歲晏時移西日不塵逝波難返抆淚告奠強爲一言尚冀子之英靈與余相親而嘿示以患難之所由然也

祭虎溪先生

維師道德僃實于躬文章政事罔或不崇瞻乎余後欽贊靡從積羽壓軸諒不加豐惟師自述言必由衷哀輓聯賛自爲德容謙謙抑抑略見初終古來達者孰克與同昔晉徵士栗里陶公五斗不就抗志明農不攖世網浩然其胸止酒自祭寧澹沖融六代無交此惟其宗千載相望乃躡高蹤道爲身重運靡時逢縱心希古嘅念黃農不爲玉碎不爲石礱烟霞泉石弗試其鋒還真返宅同體太空述行以狀拳石衡嵸薦酒以誄翊克增封請師自誄庶見英風廉頑立懦曠世無窮築室之始寧或爾訌瀉懷奠斝黃流在中惟師鑒只百榼千鍾

祭華遂凡先生

在昔聖人作君作師道德以一樂育無疵政教既分道在吾黨誘掖獎勸民用不罔賢哲代興繼軌接型民聽不惑先民是程降于末祀棼棼泯泯榛榛蔡徑塞莫知所秉卓矣吾師當代名儒振起絕學擴闢榛蕪教始於家恪恭孝友惟愛惟敬可大可久抱道以樂無位而榮溫溫末試寡擔艸黜黃農既遠世不我與因時號功金吳廣許道日以廣擇日以宏廉頑立懦群仰高曾惻予小子罔有攸適坐在春風捫蝨叩日

日益以砥月益以磋頑然後治猝蹶無多仰惟參師同門締好詎曰喬松施於蔦蘿維某弱息得奉相榛訓以盥漱問視攸勤曾幾何時遽有今日日曀星隕典型遂失詎惟小子驟失所持老成代謝群胥所趨悲矣賢似熒熒玉立風木增號泫然以泣明德之後必有達人捧讀遺書佚之嗣興酌醴薦馨輀車將發依依几筵情何能恝此與從兄同祭先師以兄名列首東故云弱息

祭陳聆希

嗚呼江河日下疇為砥障不有君子翻天覆浪旋乾轉坤曰維君相人綱人紀儒者是仗嗟維先生道在弗諼祖武是繩高門有伉學博才鴻方將飛颺位盛上九志斯高尚几杖拒巍巍扇却亮採薇山阿以供餽養堂上交懽同懷共暢師友一堂彼和此唱樂育英才時開絳帳詒燕有謀崇深莫狀義析毫芒絕去倚傍立乎其大詖距淫放群兒雖愚無敢或謗巍然高山八埏之望雖不能至以已為量胡然山頹今將

曷嚮方習禮器遽驚匕鬯彼斤削者擾擾攘攘九十伏臾袖手大匠欽茲弘矩納於幽壙臨風酹酒無限愴況告故翁墓何年斯償

祭丁公劬

嗟維先生際運之否禀質萬夫承先趾美爰自齠齡經經緯史弁冕群英馳驟九軌騰躍天門芥視青紫晃朗大社忽焉傾圮有隕自天痛深骨髓曰余爲士人綱人紀力不擎天志寧自靡一髮千鈞百折不躋無聲之悲烈于萬耳親既死忠稿葬荒鄙悵不得歸血淚有沘毀不滅性予曷爲子勉顧蒸嘗跡追黃綺味道之腴研窮底裏攺註三經洞悉原委著述等身老而弗弛藹𥂁荒瘠不饜糠粃叠矩重規不越牽屐㭬迪二嗣焚膏繼晷曰予望撕爾其耘耔雖不豐年是續是似兩賢式訓纘績方始如何先生一瞑不視體受歸全稱完人矣某承提撕剖晰微指責備行誼攖剔疻痏一旦山頹瞻仰曷以如曾靈光獨存且燬循省儀型美不勝誄聆想音容峻潔難擬白旆翩翩迭歸蒿里情則何窮轊不可止百結離腸千秋淚瀠詞以告哀跽奠明水嗟維先生式鑒勿彼

祭揭憲武

嗚呼而今而後先生眞爲五倫中之完人矣可以仰對先人在天之靈而無憾矣可以函玉骨而永固名山之藏矣古來爲臣死忠爲子死孝妻殉其夫妾殉于嫡以至于家國爲墟宗祧不守破巢之下靡有孑遺雖一時之節烈足欽而亦非中庸之道惟先生仰體先人矢死靡他之志深維祖禰蒸嘗之重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竭誠致敬以慰節母研精遺書以敎賢嗣 仁以睦族 和以處衆俾盛德之祀永永于千秋斯所爲國有忠臣家有孝子慈孫而爲綱常名敎中不易之典型也含笑歸宜夫復何憾某素沐先生之敎愛而悵惘于明冥之永訣薄申一奠則亦肅衆之恒情而未能達觀于盿曠之原也惟先生式顧而歆之

祭周濬其

嗚呼濬翁而今而後一 昔千古不可復作矣憶君與仆君遠可締交六十餘年與朽某交亦五十餘年自壯而老而盛而衰而平而陂其所以德業相勸過失相規者諄諄以立品制行爲事未嘗以奔趨科名爲丞也少而以肫摯事其二親以敬愛友其昆季以敦厚莅其族屬以惠和逮其鄰里蓋近于古不屑不潔兢兢焉有所不爲者也夫以君之天性純厚和氣所鍾宜乎麟趾螽斯蕃衍無算乃中年失其愛子禀禀焉鞠育孤孫如執爵捧盈今則文孫亦既學優行美高門有徵曾孫克岐克嶷能就口食已之康齡亦綦上壽雖未及大偁頤榮亦可謂昭明有融高朗令終可含笑而無憾矣獨惜朽某垂年失一典型無所儀式而寡過傳生仁龍達養數年方將藉父執提命以爲依歸迺一旦不得親芝顏徒捧卮酒而跽奠詎無戚戚向隅耶聊次薦酒之言即以是爲君生平之行述焉可也

祭鄭台雯

憶寅社之初集君家伯昴實後起之英暨登堂而拜重慶遂聯紀群之交情時酌朋酒而歌伐木君方韶秀而賡鳴鳥之嚶嚶未幾而蜚英聲于庠序倜然爲吾郡之敵勍君乃發華彩而弗炫恒鍵戶以研京既經經而緯史益丙固其文明於是艸成書帶筆垂瑤瓊文名四起震達八閩名賢增其聲價斯道賴其干城宜遂聯鑣於天府煥奕棠之簪纓花萼競其妍麗竹林並其芳菁夫何金華不聞說書之響青瑣尚寂步履之聲亦曰時猶有所需待而黃鐘大呂必奏其鏗鉉孰謂日方中而忽闇星正曜而旋傾將修文之有召而玉樓之遽成歲匪巫夫龍蛇烏已杳于蓬瀛荊花悼其偏悴玉樹惋其凄清既塗吁而里歎矧吾郤之驟失夫典型且女甥之締姻于仲嗣也益有蒔于餘榮乃當茲春陽之乍轉而忽覩夫旃旃之行旌既攀轅而莫逮聊一薦夫兕觥異君靈之延佇庶少鑒夫微誠

祭李文秀

嗚呼天生烝民有物有則體受歸全斯稱懿德民生實蕃全之維艱況乃闤闠市道媥媥若處其中卓然有立豈弗與綠弗染其習游戲筆墨玩弄文辭芒然應丐嚼然不淄群稱長者宜宣遒鐸月吉載揚言由衷度斷斷懇懇樹之風聲悦痒孔甘奧潰于成浮于江左爲民請命欲起蒼生而身弗競天實不慭人謂斯何送君爰發泉痛雙波遂闕幽谷已焉莫瞶自崖而返何有醽醁昔張忠定不若其民誰歟逮者我思

古人

彭天池日筆矜墨貴半谷何減半山

祭梅覲卿

締交伊始我姪懷余歸言君德與古人俱及與君接應若鼓枹然諾必踐心膂乃敷歷年四十百不一殊君懷磊落慷慨歌呼君情瀟蕩軒豁昭蘇君囊儉澀視瘠如腴君遇艱否去菀集枯五品之內坦無畛區毀歟罔感諒不求諛今夏謀集勿爾向隅謂言嘗別觧冠故吾我初弗信勉作永圖如何曦御不緩斯須訃聞驚怛賻塡大觚臨風灑奠形隔神符吁嗟徂矣曷顧生芻

祭楊立生

歲在龍蛇頻茲邦彥于今五年音容不見華堂塵封蘇檯蛛罥石阤蘭摧玉堦蛩啗赤日埋光淒風飄霰嗟余同人能弗淚濺追憶兄初才名夙擅堂上稱孝鄉國稱善屢戢文場而不煩薦垂老一編誨人不倦犖犖手標峩峩冠弁笑傲悲歌抑揚歡忭玉樹數摧憂思以煎乃搆沉疴盧扁色變押不蘆花曽無一片羲暉弗廻陰霾四徧噫嗟吾兄胡然縺綣孝肅文襄載光史傳眼中之花石火空電達觀千古云胡不宴時行物生寒暑代禪駕以轊車藏于輿衍憮然畔援憮然歆羨有酒盈樽願予一嚥

祭范元夫

古稱做秀才時便以天下事為己任者惟范氏世有其人乎文正遇矣入則恭政出則經略傎士聖臣良之際猶且不竟其用矧以一不第秀才身丁天下至艱之運而欲爭回天挽日之功其可得乎嗟余元兄才為世重道為時阨然且胸藏十萬智潛九淵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雷電交發而並至兄于是時橫槊賦詩固有聞之而心胆寒者矣及夫一木不支聲銷影歛雖有樓觀海日門聽江潮之句則不復寓之吟咏焉嗟乎五湖之游功成身退一壑以老帶月荷鋤屈伸不同道無二致也已矣元兄生有所以為生死也終歸一死丈夫死而死耳寧復呢呢向曲士道說平生乎對酒當歌且進巨羅灌圏上下鬱蕭以翔一滴可到我懷依何

祭孔維新

我懷盛世一道同風淳淳悶悶無或干記大道既隱各私其家士嬉于校民得無譁嗟惟先生習俗不移縱彼陸沉獨力可支彥方之儔太丘之侶大不踰閑細能循矩堂上稱孝堦下稱慈雍雍穆穆作我人師雁序既敦燕朋斯闢擇善而鄰樂數晨夕兩際寇攘劍拔弩張卒歸馴伏鍔斂鋒藏賢嗣迭興摩厲霜勿射斗有光一揮世震怡愉承歡先生觧顏松風謖謖骨節珊珊如何旻天不殄二豎烈日斯沉忽然聞訃某忝中表式仰高山南山且騫扁石詎頑老淚淫淫捧巵太息綏我思成庶見典則

十二卷終

臨川剩叟李伍渶著

祭彭太姻

於乎秉彝好德民莫不然及其見賢疇克齊賢在昔訥乘稱公于走述所見聞贊不容口及締姻好畢不予訌敢持寸梃以叩洪鐘輒發其藏而不予縊漏注天灒泆于荒嵊走循所指拾級以趨瞠乎其後能勿向隅翁今上仙走猶故走而無一似徒瞻山斗執筆誌公未像素裹如椽寸管以繪太空繪其所窺繪其所測妙處不傳疇亦弋獲載彼完璞還之深山烏能冥覩再挹芝顏素旐已行薤露弗浥捧爵薦辭逡巡掩泣

祭徐太岳

嗚呼公之病也某弗獲問安公之殯也某弗獲撫棺非予則然事弗遑獲巳事則既爭情猶尺咫沂厥由來緣實有慳予悲不逮竟若等閒昔公孫女不逮父母一月呱呱依于外姥及長而笄公客而演求覯祖顏十不一年及公倦遊乃在既耄孫客而黔不逮反告荆花競茂友于夙殷或歸或外情誼遙敦季孫得婦乃在初旬甫及侍膳公遽及窀琴瑟在御莫不靜好中焉殞世亦不長保佣維公幼早失復顧暨公有成追懷陟岵蔞鳳繼起振羽參差先後弗祿蚤與公辭惟公秉德清剛正直弗茹弗吐從而不失宗族稱孝鄉御歸仁惟仁者壽金石同貞胡然不憖南極告殞嫚嫚弱孫曷勝孤影某忝孫婿有懷莫伸歷壯而衰垂翼弗振侍養雖暫實沐公訓有負公望而弗獲雋事既如斯龍[illegible]莫攀興哀一奠涕泗滂湲

祭官叔岳

嗚呼君之行誼既有以自立也君之學治宜有以振拔于時也君之嘉猷隆施宜有以垂裕于後昆也不幸與予同名余生不逢厄潦倒落魄而無以建立於天下乃同名如君亦迷坎壈而旅歿也嗚呼曷其痛也間關而返爾轉車諏吉而納之塋域亦既遂夫孝子之願矣歲遷而火改余懷曷能已也敬爲君薦一觴君其爲余致謝于冥司之司衡者人世之苦况予既已嘗之備悉矣貞冗夙復其或與之埒略此者耶

且以君之懷抱未展其所不獲彰之于身者庶其報之於子若孫也耶消息盈虛之故如循環焉而不可終窮曾謂冥漠之表而無一可憑也耶行矣恪翁予姑妄言之而君亦姑妄聽之也耶

祭蔡母舅

我舅云徂我腸寸裂如何旻天陷厥孔烈歲在戊子我母永訣四十五年幽憂泣血我舅尚存典型尚設我舅既徂風木凄絶値茲否運百無可說附身附棺賵賻有缺膽睇慈雲若沒若滅欲報伊何寸草難結我奠我舅巵傾俎折老涕霑霑枯株不蘖

祭先嚴百歲

於惟吾父抱道真淳生於叔運卓然先民得天獨粹與物爲春大瑰陥鉄默持艱屯節宣二氣亭毒群倫廸臻遐壽厤徵至仁而康而色甫登八旬痛維乙卯暫棄埃塵幽明串曆期厤茲辰神超彤隔渺然莫親無以歆薦負罪洪鈞聊率孫曾頂禮高旻格惟一氣肸蠁詵詵瓜瓞之綿二胤必均（舍弟尚未育子故仰祈焉）引之勿替似續明禋於乎追維父德彌劭靡鄰宜自天申而不于身恢弘先志未遘其人煢煢余疚捧爵逡巡

祭服兄聖兆

嗚呼倫類之相親宜莫如兄弟矣而亦有不能然者信乎人不能與天爭而時數之有所限也耶少同嬉長同學壯相友恭相欽助孰有如兄弟無爭歲之相隔無勞利之相尤不待于修而後睦講而後信也而戟意相聚一堂身未及衰而遽有鴈行中斷之痛耶先生平素康健耳聰目明手敏足利意興飲啖皆如少壯無少衰倦易簀前半月弟侄相對方自愧不及先生遠甚而先生竟遽然仙逝耶憶自祖父以來多臻上壽有父携八旬之子渡浮橋而掉臂自得者獨吾兄弟輩行多不及週甲惟從兄可白先生差登古稀耳今先生將以臈前墀六旬壽觴而不及開筵然則弟侄之惛眊遜先生者又豈能久存耶且先生平素飭躬謹約兢兢以承先啟後爲念於凡伐柸戕生之事一無所染尚且止於中壽然則持身不能如先生之謹凜者又可無懼耶今仙凡既判幽明殊途求欲如疇昔之相親相愛固不可得雖率子弟而跽奠又安能冀先生之一聆耶亦惟弟姪輩之追維碩德

而無從伸其繾綣不能不臨風而長號耳

祭族弟謙若[illegible]文

嗚呼古人之敦宗睦族也原於一本之誼相與講貫於道義扶進於德禮匪僅聯洽其情好而已也自予高曾播遷在外違隔鄉井歷五世矣一本之親發而愈出日遠而日疎漸若塗人然求其情好之聯洽且弗可多得别有進於此者乎予兄弟水木本源之思雖未嘗惄置于懷乃因循玩廢積數十年而尚弗克遂也數年來始以文字之交與群從諸君子遊而幸吾宗敦朴之風猶有先民典型而吾弟謙若尤爲敦

崇古道皇皇然惆旅人之弗獲寧處亟欲加諸膝而與之以衽席之安也予竊自幸從今返吾故守將與群從交相講論以率由于弗懈而吾謙若乃遽棄予而仙逝也何耶嗚呼以謙若之學行交修宜有以大振其宗祊而乃齎志以歿于幼家貧向平之願未畢夕陽之戈不返雖猶子惟中力能振稚弟之弱而吾謙若力未能畢出于已則亦未能恍然于九京之志也嗚呼吾年長于謙若吾筋力衰于謙若吾萍梗無泊而仰事俯畜之願弗遂殊甚于謙若內顧焉而皇

然其不寧故今有感於謙若而不勝其悽然以悲也嗚呼謙若易簀時吾方奔逐於省試病未侍藥歛未凴棺塋未臨穴歎側之衷百不一遂而僅于歲暮感霰雪而一奠也其去塗人也無幾矣謙若能無予恫耶抑亦能諒余隱衷于形骸之外而有以少鑒也耶

祭彭嫺翁

追維初識來自東川稱公孝友已歷數傳登堂拜老咸若所言言坊行表則古稱先研窮典籍與義咸宣志同誼合婣好是聯責備行誼難大是肩我有疵郄公必雕鐫必去乃已無俾襲沿既以治已誨人亦然世無受善反謂公偏嗚呼天爲剛德猶弗能全況在薄俗私已嫉賢群邪醜正掎摭翩翩公惟一德垂七十年安貧樂道税于桑田無心謁選有志遊仙適往貴溪散步林泉一疾弗起遽告終焉嗚呼古來俊傑詎老市廛文淵矍鑠據鞍周旋向平五岳不整歸鞭蒼梧之野亦有虞絃耒陽江上子美長眠況茲百里朝發夕還歸殯書室翠草窓前朝夕饋奠兒女漣漣公神浩浩陟降于天觳屣塵世尚友偓佺胡然怛化而弗仙仙蹻進一奠少效恭虔

[illegible]

自予博觀于戚友形狀中雖淑慎多有從未有如封
母之最賢其持志課子必敬必戒未有如母之貞堅
其生平儉約未享于豐美未有如母之多歷憂煎其
受報于維昊也科名繼起未有如母之昌後而輧聯
方封翁管公之爲女相依也正際世運之播遷惟以
文字之世締遂成綉幕之絲牽母之在室也早爲婉
娩之賢媛及夫相夫子以事堂上也則視形聽聲于
形聲之所未著而靡不周全方夫子之有聲于庠序

也母爲之鷄鳴戒旦而察明星之爛然及夫子之見
背于盛年也則忍死以保孤恤緜內外而不徒爲一
巳之涕泗而潺湲當其生養死葬于堂上延賓師以
課子姪結絲蘿于戚屬則莫不式于禮儀而無有于
過愆迨賢嗣之學成而名立俯仰騰達於天府然始
終恪守夫儒素而未有衰爲之翩翩則夫盡色養于
母者安得有如潘氏之長筵列夫母之篤于好善也
終年長齋繡佛以致夫恭處閭鄉邦之有困乏者則
必賑已分以濟其顛連爲太史之妹爲庶常之母人

莫不欽其尊貴而母乃謙謙自下數十年如一日而
弗肯稍溢於從前方母之壽屆七袠也予爲之張錦
致慶母乃闔帷謝客且更割雞爲黍以備盡其款延
孰意屈指未周於三歲而母乃遽然駕鸞而上仙惟
庚常之請貤封于天廷也母正康寧于爾室冀捧綸
音以奉色笑乃丁蕙幃之閴寂安能不泣血以如漣
余之締交于夫子也在四十年之先及弱息之得事
母于晨昏也偕季子而進膳者止十歲以嬌婦而奉
孀姑者較多夫偕侍之六年今更煢煢而靡依孰猶

所仰賴而不墮于頗偏故捧一卮而致奠不禁夫瓊
屑而嗚咽惟母靈之少鑒而弗余吐也翩然來下乎
六千

祭馮舅母

嗟惟舅母與舅齊年琴瑟靜好四德攸全偕事堂上內外稱賢家道以興倫敘昭宣無何不祿吾舅上仙母也悲悼驟失所天老幼曷恃秉志貞堅仰事二姑敬恭無偏俯育二孤辛廸罔愆數經寇亂無或顛連两孤有立孫子翩聯振振繼起啟後光前謂宜遐享以待旌旃胡爲弗待一疾罔痊越稽朝典確有經權凡與旌者三十以前母年廿七夫子棄捐四十三載淚血迸濺上聞弗壅貤典必先今雖未舉後必與焉生榮歿寧含笑九原茲當發靷一奠致虔母靈不昧式降几筵

祭肖岳母[illegible]

於乎合二姓之好以共承宗祏之重故人道婚姻爲大也婦於舅姑全乎其爲子也而婿於女之父母則爲半子故夫爲人子者必能事能葬能祭而後成其爲子媳之誼亦必能共勤其大事而後成其爲半子也嗚呼某之沐浴于孺人德澤也二十有六年矣不幸中道棄捐不得偕孺人之女以事孺人徒贈巾櫛以興悲也又以貧且賤之故不能率其甥爾竭其駑力度其滫瀡以事孺人而孺人又且繼翁而逝也某罪不盆滋乎某維翁之卜葬也泥于形家之言而尚有待而孺人之逝也再及期而後乃今始發靷斯其附于人子不忍遽遠其親之誼歟要皆某之貧且賤也不能共勤大事以至于斯也夫葬者藏也古之人以昭穆爲序嫡長爲重非有所謂生旺趨避之術而莫不綿延其世澤翁與孺人世居嫡長宜得蚤附于先人之兆又何必泥乎形家之言沮于減禮者之說以即于不及事之咎歟若曰必誠必信弗之有悔焉者附于身者既有然則夫附于棺者亦必有然也吾

內兄孝思不匱既遲之又久而後畢舉而必獲其安者寧不可以預期之乎獨是孺人之轄之𥡴也既緩轄𥡴已而仍未即干藏此半子之所以抱歉于衷而愈增其戚也雖跽奠一觴而亦不成享也而茀妄冀孺人之一享也

祭劉岳母[illegible]

人世賦命實分菀枯洪鈞鼓鑄萬彙在爐智愚巧拙各歸其區縱然騰躍不出大都嗟予岳母實際毒荼溦厥初生乃在呱呱無怙無恃寄養楊姑雖藉姆訓痛切肌膚楊亦運否漸際屯虞及笄而字不備衾襦歸于岳翁家未豐腴黽勉拮作何有何亡雞鳴戒旦豈弋雁鳧作勞靡間豈泛江湖積勤有年始見蕃蕪家則殷矣不育其雛三就蓐室僅延二雌廣置副貳日冀懸弧精神所致果得雙駒扃毛離裏等于青蚨福不並臻伯氏云徂予室先逝連歲嗟吁蟊賊交訌翁就馳驅征鞍不返竟殞修途中外况瘁備極艱劬相依為命一寡一孤兼撫小叔不異乳哺教養婚娶並就良圖旋丁寇亂奔竄山嵎顛連困苦幾喪其孥劬勞中澤始返桑榆暨就寧息並覯懽娛晚得一孫顏甫怡愉提携保抱明月之珠亦既授室勉學為儒如何不祿一旦淪胥淚繼以血望洋而吁長號不返地搶天呼長齋向佛四十年餘不嘗甘肯不御紈襦寸縷粒粟不溢錙銖惟勤惟儉可範可模慎持大體

迸絶叵測閨幃賢達乃勝眉鬚富無封靡老佛模糊雖臻上壽何異斯須積漸有緒視舊有逾胡然耗歎竟等瘠臞兮茲正旦棄養而瘉奄奄大夢永逝弗蘇姻族惋歎女中丈夫死者可生生者曷扶與翁冥聚曷勝悲嗚某忝半子燕石難沽負翁雅望頭角不殊撫棺長慟聊薦生芻母靈不昧與翁其俱追談夙昔庶無恧乎

祭劉太孺母

昔吾夫子岳岳懷方英姿玉立世莫與頏維母秉懿貞靜端莊以德配德不顯其光幼失所怙咸在悽惶兩家伯考友于難量各撫其孤保定孔詳敦篤世好琴瑟相將夫子蜚英名著膠庠維母佐之指顧顯揚及丁否運黯然高翔維母佐之偕隱共藏雖棠徵名志氣激昂維母佐之乃竟括囊數際寇亂滿目欃槍維母佐之不罹于殃辭饘歸農乃藝稻粱一耕一饁昔聞某嘗姿數多壺鼓篋宮墻師範既峻母誠尤良八龍繼起挺挺琳瑯蘭芳桂馥世守青緗維母頤之曰惟其常單厚其德後必有昌夫子仙逝母孝寧康十有九載痛切未亡屢損蘭蓀闇然神傷曰予何壽而乃孫殤胡不與齡以垂後芳時維秋孟日殞榆桑總帷寂寂無限悲凉兮茲發靷素旐飄颺母儀既失母德難忘矧余弱息媿不如唐雖有乳湩太姑豈嘗維師維母山高水長掬肴醴聊薦一觴

祭彭太孺母

天相名德畀厚其基罿爾女士令德攸宜於惟孺人幼産名閨作配夫子協被絃徽嫺于內則盥漱櫛笄問安視膳克盡孝慈相我太翁玉案齊眉壼政備舉樹德益滋和于娣姒仁于走厮内外斬斬咸須芳規鍾禮郝法惟母是推篤生賢胤伯塤仲篪乃勤訓廸和丸斷韲勉立令名孝友克施以德則豐以數則奇玄纁聘幣將畀奴時亦有徽媛姆教孜孜婉娩聽從籩豆蘋蘩閨禮燦彩宜相爭競諸孫林立桂馥蘭馡曾玄繼起瑤環瑜珥日暄風麗調弄含飴維茲二老相侶相偎一堂聚慶皡皡熙熙胡天不憖遽奪母儀朔風一夜寶婺沉輝閨中失友夫子其悲萊子失養涕泗漣洏內外姻友能勿其咨某忝世誼賢胤是資登堂拜母絺好勿疵惟余弱息幼未結褵遥遥母篤遥祝期頤乃今弗逮煢煢曷依當茲歲晏霜雪嵯嵯椒漿徒在踸賁一卮母靈式鑒我不敢知遡懷懿美曷既追維

奠先妣八十

吁嗟吾母音容久隔四十七年雲霾月黑當母逝時兒稚無識闇闇惛惛焉知罔極悠忽至今無能載德噫惟母慈不兒禍誦慈和之詒饒有孫息羅拜于庭陟降靡測遡厥初生八旬在即靡灌靡獻靡侑靡食有懽曷承有恨莫洩如何蒼天杌我匪克皓首窮經劳心棘棘奠不能豐敢日明禋酌茲白水以告哀惻一脉垂憐能無心盡後無逵者疇其享格悲在於天神往有佪嗚呼哀哉有慚竭力

旅寓羅墩奠故室劉

維秋社之良日乃劉君之生辰半載形異頃刻思存乃於羅墩之小菴酌白水以遥奠曰高秋零露神飛南澗之濱中谷悲風聲斷茸陵之曲覩文鴛之上下以關關感班竹之扶揺而簌簌悵火螢之燐燐泣寒蛩之肅肅紅蓼退妍丹楓謝馥目望斷於寡凫耳聽殘于单鵠撫氷絃而罔揮束牽車而罷讀謂岷江其溯湃以西來胡紅輪之颷揚而若木嗟我劉君慘不成哭姿態幽閒體性貞淑鮑室初臨燭朱盈絲梁氏既歸釵荊袴犢樂家之[illegible]織紝惟勤曾氏之厨蒸棃能熟拯楊衣之沉疴[illegible]計筐全痛弄璋之不周竟[illegible]再卜嗚呼痛哉已矣莫贖造化小兒困君以三冬亢[illegible]肓二竪糾君於百宿上巳良期永矣不祿再社伊分飄兮去速憶君二旬初度之辰惟余千秋歳引之祝詞金烏上扶桑以初騰謂雙鴛過錦江而聞浴笑語紛如再拜受福今茲何辰我懷伊鞠豈摯虞之妾對還眞何荀粲之遺軌莫躅哀月下之魂单悲燈前之影獨噫羸質之盈盈耿枯腸之孫孫釵辭鬢而燕殘衣含笥而塵覆雄無矯翮以騰飛雌奚戢翼而旋伏亂忘疊草以何歸雁杳蘆花而焉宿傷離恨之又玄慘閻浮之難矚歎漆園之蝶化以彌遥望遼東之鶴歸而來復庶瑤草之再芳進生芻於一束靈其乘風而來聽絜茲白水以爲祝

乙酉負故室官

嗚呼孺人之生於世也三十三年其棄世也二十有八年總而貫之則六十甲子一周之初度也日月不延奄忽于邁孫男子女蕃然滿室則孺人不及見也生計蕭條食貧茹茶較前逾甚則孺人瞥然無累也系去而神長存視塵埃爲已清虛也今于誕降之辰率兒孫而薄薦一觴所謂稱家之有無而不敢矯舉也孺人其少鑒茲一誠耶

祭表姪婦官母饒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自古而然矣乃今觀於孺人之中壽而殂人或疑天之佑善者難憑而余以謂天之眷德者正未艾也自余以予聟掘趨于太岳之庭者四十年所矣孺人之舅於予爲內兄弟情誼相洽數相過從事尊接卑人歷五世見所以垂裕後昆者不獨男以世德相承正位乎外而內助之賢代有徽音焉至于孺人尤所稱女而有士行者也自結褵以來事堂上以孝聞事夫子以敬聞理家政以勤儉聞睦

娣姒以和恒聞教育子女[illegible]待臧獲以仁厚聞亨父母也以恭聞散[illegible]也以禮聞周貧乏也以惠聞生平無疾言遽色[illegible]紈綺之服無珍奇之膳殆所謂薄於自養而精潔以致色養者歟逮事太姑十有餘年恒得歡心恒曰是善事我不啻如唐夫人之乳太姑也頋歷世以來都臻上壽而孺人僅以中壽云殂宜乎舅姑之撫棺而悲夫子之顧影而歎諸嗣子冢婦之擗踊泣血不勝衰絰也予忝附絲蘿休戚相關余悼內在二十五年以前太岳之哭女也過于

哀慟而余于孺人之逝且謂天之眷德未艾者以孺人之淑德淵懿不享遐福于其身其蘊崇深厚留爲後人餘慶者蒸蒸未有已也故于柩車之將就窆不爲尋常輓奠之詞而歷叙㣲行以俟嗣子他日顯達將求名人之筆以表揚母德庶于予文有徵也無奠不足以致虔誄德必徵於其實孺人諒不見吐也

公祭貫母羅

繄世俗之傷逝輙儱侗而嗇咨齊妍媸於一視銖兆亦何異乎調笑而睨唵非夫允標彤管之令範髯貴搦管而摛辭惟太君之偁德庶追美于子姒與姜媯方其稚齒而罹時之多難痛靡怙恃而持愼于流離及于歸而承懽于堂上每曰是善事我而愉怡當夫子之祿養未𦙍也勤十指以佐夫晨炊及夫子之祿豐而務殷也□肎慮以彌縫于靡虧人但知夫子之功高于閫外詎知閫內以倡隨而效儷規暨將星之驟殞于深郡則代終而肅令貽率千指而返于桑梓各勉植夫鎡基課懋勤于仕學奐聰聽乎祖考之彝于是職內職外整整奇奇循循勉勉委委蛇蛇玉樹森秀于堦𡍲蘭桂芽茁于叢籬則又惧其噫嗃而或滋于供也恒以嚴肅而濟其仁慈培丕基于孔固受多祉其咸宜宜其膺重誥而歌重慶也何鶴馭之飈返于瑤池賢嗣抱痛於風木閨中悼失夫母儀某等从締交于賢嗣方仰懿娥于無涯遠欽一峰先生之毓裕必洋洋而纚纚雖謂光岳獨鍾秀于婺女也

諒同然而何疑矧得魏舒之成其宅相亦徵明德之
不衰茲當嘉平之令候感賢嗣之嚶哰聊陳辭而誌
慟幸少鑒夫卮醑

公祭童鎭府元配鄭恭人

壼內之範才德難并夫惟士女克著賢聲義門毓秀
邇媲于京幽閒貞靜慈孝性成婉娩致養諸姓調羹
曰善事我吉于大亨久而不匱爲祝所生琴瑟在御
雝雝和鳴儉勤佐讀夫子成名金門奏對實大聲宏
典戎昭武油碧雙旌閫分內外譽重璜珩頑馴暴化
刁斗無驚盈庭蘭桂風雅是賡競爭奇秀褒託寧榮
諸美畢集曾弗爲榮曰予不懌久曠歸寧裳衣游滸
靡日祖行殷殷孺慕積于深誠瞻望弗及星現槐
夫子傍徨上下禱榮嘉平既望婺女遽傾一室之慟
遍感蒸黎埋塗歃巷泣追歎幽貞矧在某等夫子是怙
休戚與共能弗淚盈嗚呼曾經滄海競味淄澠夫子
之痛亦褒之悴素旐將發輀車難縈聊陳蕪詞以薦
醪牲

祭劉簡手祖母

嗚呼歲序之遷流也運會之變更也世代之衰盛也人情之新故也而皆不可以恒理推而皆不可以恒情測也方彥翁之以國手稱也言室滿室言堂滿堂孺人佐理家政内外漸漸有法諸名儁晋接於庭者固稱彥翁之賢豪猶稱孺人之淑惠也及嗣君之振藻於蓺林揚標于文苑也人莫不稱彥翁之世德所詒而猶稱孺人之姆訓惟勤也不孝某少從嗣君淑仁後登堂拜母敬業樂群饔飱焉孺人了無倦色不獨淑兄之期不孝也過甚而孺人之哀予而進食者猶勤勤而無已也既嗣君之以鷹揚舉而賓于王國也人爭歸賢於翁媼之令詒而孺人則又謂與孺子遊者果無咎也雍雍愉愉不其盛哉曾幾何時而世代又一變矣伯彥以考終而淑兄則又殂於公車孺人方且撫諸孫以茹荼而如飴也不謂孺人又且遽焉即世徘徊翟公之門其感慨欷歔可勝道哉昔許殿卿與李于鱗爲石交而其母亦卞于鱗忒甚乃許母之賢亦竟以于鱗之文而傳不孝何人頹影自慚垂翅不振筆墨無靈未知所立其將何以報母之殷勤哉惟與孺人之嗣孫約相與敦崇誠樸勉紹前修以俟可定之天則所以報孺人亦所以報彥翁與淑兄也

祭徐未能母

我永懿德惟坤之貞儀一心結著于璜珩夫子道成
夫子名立孺人相之外內以翕陽德方亨道與時升
貴而能下不騫不崩旣提南宮弗登朝右將庇蒼生
用而不究孺人安之曰分則然彼植槐者亦俟後賢
和熊焚荻勉修厥職溯厥淵源滙渼無極果其繼序
果其蜚英作述相承寶大聲宏曾是才豐曾是遇嗇
夏璧嶙峋弗售于即孺人安之曰俟其時前修奕奕
其達孔遲環堵蕭然懽惟菽水孺人安之君子有子

聞以孝養扃慍時艱能安能樂自有好顏含飴之暇
孫曾緝緝瑤環瑜珥森森蟄蟄胡然嫠女頓失其明
欲養弗逮孫泗交橫某忝世誼飲食教誨感茲歲晏
能不心痗薄陳一奠聊曰告哀追維循昔無限徘徊

十三卷終

臨川剩叟李伍漢著

黃訥乘誌銘

嗚呼賢人君子不必皆遇自古而已然矣江河有日下之勢能無首足倒置之悲哉訥乘黃先生蓋超然于名高厚實之外而不以時數爲悲者也嘗謂予曰吾臨山川未嘗不靈秀人文未嘗不傑出而勢位富厚不他郡若者蓋得扶輿清淑之氣也故以四先生之才之學之行曾弗齊于通顯矣不逮四先生者浮

士亦勉爲四先生之學焉而已予謂四先生之後無能爲四先生之學者平叔傳先生而已訥乘黃先生而已平叔頗自珍其筆墨手訂湘纍堂集藏之篋中其他邑乘詩抄兵抄亦多自訂可尋繹故天年僅五十有三而手蹟多有成書錢塘吳秋鴈市來遊臨川雅慕平叔悵不及見因託於郡伯刻臨川文選以行則平叔與四先生而五也訥乘咳唾皆成珠玉而不自珍惜滿目琳瑯觸手散失鴈市向嘗託余輯錄訥乘文稿許爲選刻以補臨川文選之後余爲索之訥乘笥中而不可得距今三十有八年鴈市已先訥乘謝世余尚未能輯錄訥乘詩文使有成編不第余之有負于鴈市之託亦由訥乘瀟然于聲華名譽之外不僅不以時數爲悲也訥乘諱石麟字元胎臨川瑤湖鄉人鄉有道文學性元先生諱萬祺之冢孫孝廉學諭容菴先生諱恢弘之嗣子也幼穎異不羣性元先生雅器之屢聘高才生爲師以成之鄉先達章公仲山方爲愛女擇婿一見即愛而字之甫髫齔時見知于督學侯公廣成繼督學吳公石渠郭公天門試

皆高等乙酉以後棄去欲遂其寥廓之志後爲當事者凝跡以出督學趙公訒菴楊公青巖黃公泰升皆拔冠其曹丁酉鄉科受知于司李范公祖生惜落副車及副卷出而文高出試錄上當事有恧焉餼于庠三十年而後以經明行修舉例當授郡邑助教未上不五期而年已不逮矣在訥乘雖無時數不偶之悲而鄉邦之中白叟黃童無不爲訥乘悲悼恨彼蒼太夢夢也訥乘讀書刻意湛深一目可數行而必目光止止反覆尋求古人之深意常以微言妙悟剖析千

古之疑疑而且兢兢詳慎不敢以一己之獨得頓廢儒先之緒言抑且諄諄謂我古人義有難通者要且闕疑以俟毋爲辯駁盡淨恐後之離經畔道者將藉以爲口實也余因是屢焚棄舊稿塗乙舊所批駁以從之爲文規撫八家而于柳州半山尤爲酷肖嘗舉玉茗先生之言以誨人謂文至宋六家而後文之游備彼貌爲秦漢者秖優孟衣冠耳然而散見小文時似檀弓時似左氏時似龍門至其整頓規矩鋪揚盛烈則又時似扶風戊辰應張郡伯聘同修郡乘分校

山川驛邑則又簡潔精整事詳詞約有似承祚三志蓋兼有諸家之筆而不拘于一格者也爲人真摯嚴峻落落不與人合而人亦不樂就之其常然也余爲陳書惟易先生嚴氣正性人也希與人辯論及訥乘相過則止宿其館中縱譚數日猶不肯言別平叔則所稱其爲四先生之學者也與時輩論文多不肯往復其說及與訥乘遇則遂難不已娓娓數日猶恨其少其見重于先生長者又如此少年時偶自廢于酒幾失堂上懽既而積誠見察卒無間言言動舉止間

多自行己意不顧流俗愛憎至遇戚友患難往往義形於色不避仇怨以任之其與爲難者初怪訝之及紛解難釋人之諒之不啻戚友知其胸無他腸也抑余嘗論古今人之行事不一端而人與人相際其性情亦各殊小人與小人爭名角利其水火冰炭宜也君子與君子宜乎合志同方矣而往往意見互異韓魏公富鄭公同秉鈞軸者也而二公終不相能亦終不相軋李文靖曾正臣均君子也而李公謂曾公新進喜事不可用呂正獻曾文定均君子也而呂公謂

曾公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則是爲君子者不但不相能抑且相軋矣陳省公謂爲文而欲一世之人好吾悲其爲文爲人而欲一世之人好吾悲其爲人訥乘庶真無憾猶者哉居常與人落落而或好行己意則人之好之者宜乎鮮矣而篤行君子多愛之重之四方名俊多跂而慕之信乎人之度量相遠也辛酉壬戌間石門呂晚邨數囑金谿耆貢爲我購求臨川徐君眷潞黄君右麟兩人全稿來選入知言集育至訥乘亦落落不應訥乘常言少時數舉不許

罪艾三先生一日賞雪于近光堂中紅梅盛開命作詩塡詞立奏十數首二先生大驚異爭評太白賀其尊公容菴先生爾後二先生相過必呼訥乘縱談至夜分則夫訥乘有得于四先生之學而繼續光大之其淵源固自有在也故予之誌之亦各有所專也其他懿行不及並見唯誌其生卒之年月云云其與先生同爲銷沉寂寞以老者也不敢避後死之責謹志其大略而爲之銘焉銘曰才於豐遇於嗇繼陳羅艾章而有聲不於其位於其德曰老而傳非折抑輯之遺文爲世則令名不磨斯銘不泐

傅一民誌銘

鄉進士傅公諱如懿字一民世爲臨川城北虞溪里人元至正壬寅解元諱正公之裔代有顯人傳至明贈御史諱合公生五子次諱朝佑中萬曆壬子解元天啓壬戌會魁擢御史以彈權相受廷杖下詔獄卒次朝宸任光祿寺丞加太僕少卿季爲銅鼓營守備諱朝俊公生五子公其季也生而韶秀英敏不羣御史公于羣從中最稱之有吾家千里駒之目御史顯貴時喜薦引才雋而公岸然不屑屢試弗售亦怡然

不戚馴至甲申乙酉之變世業毀燬無遺避地荒庄轉徙頓溪遂家焉與其第四兄屢戰文場弗售戊戌遊戲武試而並獲雋公仍慨然曰吾父有解圍復城三大功當超擢尚阨于驕藩而左遷是奚足爲也庚子秋榜登賢書則不得不分途而揚鑣矣五上公車冀得一當而仍弗第復慨然曰是奚足爲哉功名事當付之兒曹爾或謂公曰君正在强仕服政之年何急流勇退若此曷一謁選小試乎公曰桑田十畝之間其樂陶陶吾能以升斗而折腰哉遂絕意不圖仕

進于是勸課農桑疏濬洫治栽花種竹調鳥飼魚修
天倫之樂事樹里鄰之芳型鄉人之善者獎而進之
其不率者則扶而植之再不變則絕而遠之儼然陳
太丘王彥方之遺軌焉頓溪爲豐崇兩邑孔道行人
之病涉也久矣公倡而成梁雖有勸工裒貲之勞而
無掣肘告匱之窘人但見不日成梁之速而不知公
之捐囊槖而預爲籌畫口不言施濟而衷實先有經
營也行族衆于利濟者十餘載及後洪濤衝擊中多
圮缺公將復爲整理而諮椓者反弗善焉公是以謝

不與事而繼起者乃弊病百出矣以後事而視前事
而後乃今知公之小見經濟亦非庸人之所能及也
家乘之久不修也當御史盛時嘗邀[illegible]等況更六十
餘年其缺佚抑又甚矣公毅然[illegible]起而任之譜之成
也在　　而其作事謀始則在會試時道出江州丸
徵山得其先代源流之詳遂默爲經畫先捐已貲以
倡興而後與各支共成之其敘次最爲詳慎有淦昔
老泉作蘇氏族譜詳于已之本支而畧于族衆因譜
吾之所修也欲人惕然知所以感發而求免有公私

之異公則次各支一一詳明較老泉爲公而溥矣
黃山谷修譜五世以上弗詳其所自出以著慎也公
則一一詳審而備載焉較之山谷爲典而核矣公之
善行指不勝屈而吾獨舉此二事以見端者以公之
雄才大畧可以宏濟時艱而乃歛經綸之鉅手爲小
道之可觀即一二事亦可爲世法如此生平孝友誠
信剛毅果斷事守府公能養志而得懽心待諸昆能
盡友恭教嗣子必以義方而弗流于姑息誨諸孫則
勉其志于遠者大者而誡其弗逐于時趨睦族鄰則

盡已而忠推已而恕不強人以所難知難從登賢書
四十五年而未常一修竿牘以謁當事樂親善人而
嚴于屏絕匪類故門無雜沓之賓年友之登膴仕者
招之出遊卒不肯一爲褰裳則又斷斷乎有所不爲
而類乎敦一行而爲狷者也年踰八袠孜孜爲善力
行不倦弗爲攝生之術而未常一日有疾痛盍公之
皇考年近衛武而厥昆尚後公而益康強將無長庚
星獨照其廬歟抑亦爲善之報天于公獨信而有徵
歟余以謂此眞可以感發善心而孝思可以悠然而

興也生于前明天啓之四年甲子卒于今康熙四十有三年甲申將卜葬于　山兹且淺厝于　山祖塋之左次子少曇偕公見李應童子試後公一紀生公所謀而就所求而成有所不樂則盡然而止余皓首無成一籌不展執筆而誌公墓不能不抱愧焉爲之銘曰噫覩世人力小任鉅鮮不顛蹶公抱宏猷實長經濟袖手以旁睨國有國謀家有家計乃捨大而圖細日時則然匪衷自槃深則厲而淺則揭不盡其藏詒厥來世藏于兹丘以待後人之助封而鐫制

李榮槃誌銘

宗老我立先生伯父行也自幼承曾叔祖勿齋先生道學之淵源闇修積學數十餘年視科名若掃雲霧也素與揭潛銘先生同學至契潛銘中崇禎丁丑科五經進士禀君以不忍獨生之節順治前辛卯殉難于建寧破巢之下幾無完卵我立先生力爲保全孤雛且慮巳年力難孤肄率其子世濟共爲調護艱難百折始遂苦衷當是時也我翁喬梓椒條未審亦熒然耳天之報施善人不爽迨今辛卯六十年間世濟

孫曾盈四百指矣世濟生子六人長邦乾舉經明行修科子亦兩拔芹芳矣次邦逌武庠生早卒次邦韓偕其子縣庠生次不祿又次則武庠邦翰初則國子生邦齊翰之生也父年四十有七矣今翰以四十七齡而遽卒胡天之豐其才而不豐其壽也翰生而明敏果毅祖父皆愛之學有成矣數應試不售見韜鉼之士意氣頗張偶一爲之遂獲雋列縣庠然素有遠志不專以是爲意也迺祖著述甚富久未修輯翰獨任其勞而纂錄盈尺將次可以梓行矣生平頗好施

與甲申歲荒歉殊甚翰傾廪竭囊以濟其困厄者全活甚衆有一友四十無子語次不寧即慨然付金三十有餘其友次年果舉子名爲貸而實助也與人以可居之名耳鄉黨有爭鬨者頗肯鋤梗而植弱服其義者固衆矣而梗者不無後言弗恤也人或謂太剛則折翰每曰與其柔靡苟全無寧剛直弗惡也其叁父也太近遠祖塋兆衆不善之也其不善之者爲祖也固善也翰之爲禰亦未可厚非也朱子曰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屈原之過過而忠者也翰之過也君

子亦必有以原其衷矣早聘[illegible]于歲進士黃公興堅之次女有賢行其在室也稱[illegible][illegible]女于歸也稱賢婦敬夫子稱賢妻育兒女而能教之稱賢母而且睦娣姒而禮師賓惠困乏而慈藏獲其無成而代有終可必也產二子一女俱婚配將舉子矣乎自丙辰烽火稍寧出西鄉還瑤湖三十五年未遑西顧今以翰出就淺居過其庄居見其兄弟杖任犨從數十餘人皆彬彬質有其文深幸我立先生必大昌其後而獲恤孤忠之報也獨不見翰而慨然以悲故援筆而爲之銘

譬貞琨以待納壙也銘曰祖我立諱元吉禰世濟字思皇與于賓筵禮秩秩身居兄弟之中次何五第五無怍色外剛果內修潔薄冺全寧玉缺弗臻上壽井其忒二嗣質美而馴良必大其宗先先德望八老叟銘真藏言孔質詞弗溢情孔盡銘孔碩

車化菴誌銘

憶某壬寅夏首抱疾幾殆懼其遂盡然隨朝露以澌也自作墓誌一通畧寫其牢落疎懶之態自謂張燈取影庶幾不遠化菴見而心賞之謂某曰子茶熟香清酒酣興洽之時當爲我作一通刻之貞石以垂千秋且令我生而見之遇其意致趣趣得自吟哦以當聲歌某爾時笑許之然與會未諧數年閣筆公促之再四某謂公日月悠長姑且俟之情景相觸之時不然不敢苟作也孰謂公遽焉抱疾將遂不起乎此時

復以弗文辭則負公生平相期屬之意爲何如也于是遂捉筆以誌公尚冀公之見之霍然而起得如陳生之檄杜公之詩未可知也公姓車諱鳴遴字季玉臨之龍谿里人少而聰頴在傳弗勤稍長讀古人書不一二過輙得其微意所存辨論精警不苟與人同公伯兄鳴珂知名數十年爲文斂捷常與大士先生爭先後他雖達者弗屑齒也然輙內畏公之警敏常日吾家季子真難爲兄也每手公文誇諸先達郎無不翕然推許者然數奇不偶竟不列博士弟子公寧抱志以終弗爲苟進也鄉之中慕而執經從遊者踵趾相接公輙因其質而造就之無弗成材者公性溫茂飲酒過五斗恬然自適未常以意氣加人人亦樂與公遊某生也晚不及見公少壯時行事甲午始飲酒於公姪經家宴餘徧徵古事歷歷有來委某爾時亦爭爲奇僻以相勝公無不應答如響遂忘年爲莫逆交焉時後操觚角藝無不出余輩上獨不肯爲韵語常曰文以適意爾拘以聲律何異揳以世網乎及東余論玉茗堂錫嘯閣諸雜劇則聲韵穆如等諸金

石其情思抑何綿麗也公醉後或撚髭謂某曰子如枯梅古幹難以爭挑李之春然凝霜重雪時何必不含芳吐蕚以結歲寒之知耶時余同輩無不謂公之自評也真而切云公生平明澹冲粹於世務一無所營或咏之中年喪耦不復議續其後忽遘奇疾竟腐其軀雖有淸娛無所用之同輩咸爲公致惋惜公輙笑曰古人固有支離其形而支離其德者矣吾不幸中之庸詎非吾之所爲獨幸者乎已復自歎曰噫天

也吾亦强爲之詞以安吾天耳吾豈有所以取之者哉甲申以後滄桑遞易玉石交焚公督然無累鴻飛冥冥弋者無所致其慕公之所以得全其天於變故參事之後未必非彼蒼蒼者之巧以全之也壬寅春中公年晉六旬余時謀所以壽公公曰無庸也子第賜我以言余以律詩進公曰未也古人年尊而德卲者類有別號吾德則未能齒則長矣子嘗有以爲吾號其曰余惟公之生平變動不居德以日進請即以公命名之意爲公號曰化菴庶幾行年六十而六十

化良非諛也惟公亦自以爲不諛後命其序之序及詩皆存余別集中自是年來鄉邑之中欲有所考德而問業者無不爭向往於化菴先生之門嗚呼今幾何時哉孰謂天不欲使二三子長與陶淑之益遂遽促公以疾而公遂促余以誌乎公生於某年月日得疾于某年月日其卒之日不敢預知也經以公生平之素志命某誌之某復以此意請于公公棘舌語期期不能出連頷之而已嗚呼于是遂爲釵頭鳳辭以銘之曰雁柱折氷絃絶霹靂一聲山石裂黃花節人長訣陽關三疊惱惱臨穴别别别千秋事誰與說空有文章付斷碣唾壺缺枯籐嚙抱去瓜瓞徒然白雪咄咄咄

胡二齋先生評曰生誌奇代人爲之尤奇以此想見化菴之爲人文亦開爽中時見沉鷙非輕下筆者鍾伯敬不肯遽作哭魏無易詩交情與文價兩見之矣

車義山誌銘

從來誌墓之石以顯人而贊美顯人所謂必有一篇佳文送歸泉下求如郭有道碑無愧詞者蓋亦鮮矣自予握筆爲人稱壽銘壙亦頗衆矣中間詞義暢洽固不敢文與人大相剌謬然欲其一字不濫則不能踰于一掌指屈信之外也前時心儀洛石啓泉張翁古貌古心蹈道不愧予父執也予後登科作宰而祿不逮養未常以一字見于予文徒有仰止之思焉繼則上鴻陳君元予劉君學博本豐躬行實踐予執友

也雖有三友合傳亦未常誌其墓石今又得義山車君而爲四此四君者行義峻潔微顯無間皆未受朝家絲衣之錫究之文纁爛然者曾不及四君之百一也近讀義山賢嗣所爲行畧雖亦平正無奇靡有畸行驚舉以炫耀時人之耳目正所謂中庸不可能而翁獨能之者也烏可無誌乎予寓居瑤湖數十年與君家相去三里而遙君固未常一過蓬蓽而予亦闕訪蓬山每于旅次相遇則必握手款叙殷勤君固藹然可親君亦以予非乖角不近人情者故契洽甚深

而知君之行事爲詳也君才十五齡卽失怙彼稚齒而遭大故克盡孝養于疾病之中拮据塋兆于苫塊之際事事無遠于禮以是鄉邦稱純孝者無間言也當思宗御世之中年從兄敬谷以貲甲于里閈趨之者若鶩而君環堵蕭然曾無錙銖在其目中再從兄經遠啓文與君同學數由省會以赴賢書而君曾非動念于賢良方正孝弟力田之舉惟是敦崇本業以致勉于桑田十畝之間允也心有餘閒力有常課歲有屢豐夜無寇擾而一室之中如崇如墉有餘裕矣

循循焉予姓日就長成君則[illegible]師賓以課其學業積有年所諸嗣子學有成緒矣[illegible]且謂其諸師曰夫人力可强勉而有功智不可以兼營而並舉試以文藝卽命其三嗣各務一業惟篤其幼者以進于膠庠諸嗣改業者亦人有士君子之行歲時肇牽車牛以致洗腆君顧而樂之喜可知也秉性謙冲人有弗率絕弗與校而有沈驎士脫屐還屐之風焉然與人每有愿紀徜徉于澗谿巖岫而弗爲杜五郎之膠固焉鄉里有爲戶婚田土之爭者君每兩爲勸諭令其

人心平而氣和間有強梁者則厲色轉陳其後思而
强者亦赧馴矣近地坊庸水利橋梁道路有圯廢者
則倡率大衆以修舉而無倦也順治前丙戌丁亥年
間撫郡奇荒餓殍載道君內顧庾中秖有麥數石亟
命家衆糜屑作羹粥以供往來求食者所濟亦甚衆
也君則曰我雖力薄不能施博而濟衆然使已飽三
飡而置人飢餓于度外則斷不忍也數十年間男服
事乎外女服事乎內雍雍肅肅愉愉如也衎衎如也
生平訓廸內外惟以守先待後孝謹質樸爲閫範課

孫曾夜誦傳註而解釋之可謂耄期不倦矣其訓廸
族屬也一如子若孫其勉諭鄰並也一如字古之陳
太丘王彥方何以加諸昔萬石君父子以循謹致萬
石位丞相然史弗載其先世有賢行君家世篤忠厚
如是而子若孫曾幾三百指寧無度越于萬石君者
乎相與俟之而已君嘉言懿行美不勝收而予衰朽
瞶耄不能覼縷複說謹摭質樸之言以誌淳美高古
之行他日必有名公鉅卿太書特書採入國史以附
于一行傳也君諱寵用字君貺號羲山生丈夫子四

人孫十有一人曾孫十餘人弱冠娶同里淑媛藍孺
人琴瑟靜好幾五十年先十八年而卒內外婦孺頌
徽音者至今未艾也其先世譜牒與諸姻聯行畧中
詳矣互見可也或按籍塡入亦可也銘曰有美四翁
道德如一維風布化昭垂典則福祉駢臻羲山孔碩
天道報施詎分隆替後先繼起俟封匪遐百世其昌
千秋貞石

周濳其誌銘

文學周君諱長發字濳其其先始祖一山公自宋代以浙東永嘉人任撫州萬户總管府五子中有仁義兩伯仲定居于是焉君仁族也世出顯人文章品秩卓有聲稱至祖東暘公父諱錦公隱居高行潔躬不仕仍聚族而居于城之北君少而穎敏所師皆名士且族多文學長者共相鐵礪以有成立年十八學使樊公拔入縣庠其闈卷亦屢爲分房所賞識或幾得而復失之君恬然弗慍生平爲學多劌鉥於儒先之典訓與世之徒矜博綜爲能事而慕爲藻繪鮮麗之文者廻別以故當世名賢類皆愛之望之因其文之古雅以願交其人君早孤而事母盡孝友于弱弟所以扶掖之者無弗竭其力愛弟與姪較之愛子若孫而更篤君之子婚與教且垂成而忽中道妖折君不以毀傷性而惟慮孤孫之餅飲助也因擇猶子之循謹者撫育之以爲佐理君母鄧孺人所遺養老田撥與君爲贍學之資君乃分畀而歸之此姪嗚呼斯事也眞當于古人中之賢者求之不然如昔之排厚貲而坐視族屬之操壺瓢爲溝中瘠位都卿尹而卑衣敝履於從子者伊豈無人夫寧獨今之世也哉聞君之風亦可以少愧矣且世之委靡退縮者一切義舉悉置度外其竭歷於公事不辭勞勤者又或自功而借是媒身以爲買利之階君乃罔自居恬退獨於殉節傅公諱鼎銓先生入鄉賢一事毅然任之雖有傍沮弗之恤循良胡公指貲繕修黌舍君尤据効勤弗勸他人以効勤而或有請謁君處之泊如也胡公又遷邑隍祠入城而君之出貲飭勞最多君亦不以是求知于胡公至關外一橋屢修屢圮君獨任爲己事悉計貲理絕不旁貸於他氏君産不甚豐惟約己以賙人凡可以稍濟於人如施義漿造津筏賑困阨者遏有所求君亦然應之無德色夫憤發於公義而力排旁沮竭蹷効勤而不自爲功捐所有以勤事與人而不自見德上不借端以干於公庭下不因事矜高於儕輩動不邀利舉不尸名此眞斯世士林之模楷也矣夫學憲喬公之旌之爲不誣也故君有小齋移關外友人傅君遠可以藕花居題之意蓋謂環齋皆荷

沼而君之亭亭凈植濯清漣而不染淤泥其亦香遠益清而隱然愛蓮之遺風也夫君娶于府前黃氏賢能勤儉事堂上佐夫子育子暨孫孝慈兼盡君雖去世無成代終可無憾矣子一名景萬乙亥歲早卒孫一名占鰲曾孫一小字戊壽甫薦䏶盤君不啻解頤君雖疾革但顧曾孫而首頷毫無係悋也君生于明崇禎壬申五月念三日卒于今康熙己丑八月初十日卜以本年十一月十八日塟十六都楊家橋土名馬家背新山首巳趾亥從吉兆也君前己丑入泮今己丑告終亦異數云朽某握筆誌墓亦君治命也于是爲之銘曰有美周君實懋厥德才學孔豐榮名頗嗇惟孝惟慈惟諒惟直存順歿寧星土協極華固其藏昌後允碩

彭太孺誌銘[illegible]

東鄉艾橋有篤行君子彭公光裕先生以八十六歲考終將卜塟嗣子天池以狀來請銘納壙某忝婣聯沐浴公之德誨稔矣不待狀而後知也作而曰彭先生非今世之人也明初盛啓東先生寅以醫游于成宣間一言一動悉中典則偶夢中取用友人寄椒覺乃痛咎治心無功致有此失其每俛首尋思謂克治不及盛君遠甚而乃今得之于我彭太公也公與余言諄諄以孜孜讀書論古不肖而考之于身雖博學無益常曰醫者人之性命所寄也甞倣古則鮮通徒任識則無法王公宇泰學貫古今集爲證治準繩一以樓公全善醫學綱目爲宗而猶網羅衆說以滙其歸矧學識兩不逮焉者乎且王公之潛心於醫也以母疾久不瘳故用心專摯每忝一症如親有其痛如身有其痛故不僅以前人一得驗方爲斷而漫爲論說也老人之爲醫也亦以先嚴在病症與賸乖倘隨症處方幾抱終天痛矣惟先嚴自審其病源而後霍然以起故余之爲醫每從此門悟入不敢以衆然爲

然而亦非故與衆異也其常以疾就質公不待思維如響隨枹日在某書用某方虛因虛用也在某書用其方實因實用也在某書則用某方寒因熱用也一病而用藥各異爲變甚多兼望聞問切四者而後得之否則毫釐千里矣其回想其病者良然又曰病有先治標而後理其本者急在外也不治標本亦拔矣病有但培其本而外症自退者治者已就症治症但未深究其原是故舉其本而末自理也某欲請業于公公曰無然君不能專心致志旁黍適兒于此倘從

一端涉入則必鋒常發于不及覺矣其用是知公之爲德非第活人于所及者也率是道以爲教活人于所未及治者衆矣奚但以醫活人哉才全而德不形蓋古之抱道深淳以不用爲用者也求之于今世疇能得其耦歟又疇能偏指其一二端以爲誌歟謹按狀公生于前明萬曆巳酉四月晦前二日卒于今上康熙甲戌四月晦前一日世爲艾橋人父仰昇公有隱德舉子稍遲見謂治生爲亟故奪公竟學之志雖文名已擅弗恤也公則廢舉子業而不廢學益潛心

於往籍而尤好醫書常因仰吾公有疾醫家不究其精用藥失指幾殆公于是有感而歎與日劉原博溥詩固名家學亦兼綜然于醫道未有發明故知此道非專力一志弗能也遂郄去羣籍而力務于醫宗于前四家之學固詳矣又于明興以來戴復菴王光菴薛立齋趙貫齋葛可久錢良玉王宇泰繆仲醇李士村諸公有專書者皆洽聞而遍考焉常爲人治病應手輙效治饒姓兩痘症一以火酒沃手足而陽氣頓復一以利藥下滯而熱症頓除活徐氏子于氣甫絶

之際則用艾灸預斷吳姓子于危疾旣起之後則以酒病已深不可再燥也起周姓者于五旬後而復舉子則知其以求子而多服熱藥物也吳姓兩少年一新婚好内而投以一氣湯則陽氣鬱蒸也一潮熱大作而投以大補湯則陰氣内凝也諸如此類不可殫述要之以活人爲心而澹然于名利兩途者也生平事親孝常得二人歡心余常過從見公二嗣頗能色養矣尤謂不及公則公之能視聽于形聲之表可知也親賢常若不及而遠惡則不惡而嚴故門無雜

賓而巷多長者之轍至于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則雖古之聖賢口無擇言者又何加焉吾郷博學君子黄訥乘石麟常謂行縣邑百里内求其慈孝友恭鄉大夫士庶家未有一如公之家者也于誌公之孺人也曰有所敬而亦有所愧云其他輕財好施犯而不校懿跡多有不暇指數焉元配萬孺人于舊爲中表以德相將先公八年卒子二人長九皐行義修飭次九萬郡學生學行整峻皆能世其德者也孫三人女孫三人曾孫四人曾孫女四人女二人其子若孫將奉

公柩葬于白坊之原塋有日矣而長子九皐以甲戌十二月二十八日病卒于是先葬公而擬以九皐附葬焉首乾趾巽庶幾鍾山川之美而利其嗣人于弗替也者銘曰有美彭公厥德是崇豈惟言立壽世膺功惟天眷德世濟其隆惟地鍾秀有碑其穹公施靡窮公報宜豐古疇似者盛與啓東

嵩溪詩老高路人誌銘

隱士高君諱學孔字孔生後以字行改字路人少而胚胎前光鏃礪問學綽有能聲郷邦大老愛之重之謂將軼出其先太僕公上數應賓興數奇不售與王茗先生季子開先季雲遊處歷有歲年共相摩切季雲治詩兼治舉子業晚舉經明行修科君遂棄去舉子業不務而專治詩季雲于詩兼綜三唐六朝以上規漢魏君乃獨宗甫孟而希踪柴桑季雲學博才高數整旗鼓以相攻而不能奪君之嗜好也既而陵谷

變遷時移代易君遂一意師承柴桑收光斂釆而棲遲于五字長城中已恒謂此道必由甫孟塗徑以步趨柴桑門仭而後可以不愧風雅慨自明季治詩者多濡染於七子之派務爲高華壯濶之語矜尚與博君夷然不屑也曰詩以道性情吾胷臆間自有眞詩何暇鈎奇弔詭爲余郷瑶湖有高才生游君廓治少從武陵瞿天門先生治詩稱名家其宗尚專在竟陵開君詩以澹遠爲宗亟迎致家塾兩人論詩徃復志同誼合唱和日益富有時東湖菴釋子正映瑞曇能

治詩亦學爲鍾譚聞君高風益相延洽瑞晷詩之得
成家數也君造就之力爲多而余宗弟士徵縣圃嘗
家世顯仕時頗厭袠馬翩躚之習而好談詩詩多兼
綜諸家而尤以詩歸之論詩得性情之正也乃因游
君而友于君于是諸治詩者一以陶韋王孟爲歸而
高君巍然爲詩人之斗宿也以故君之遊踪多在帶
湖東湖蘭雪堂數處間常一至閶門吾亦一載即歸
歸而語予余遊蘇杭十數郡而書畫兩事益進信乎
目力不可不廣覽足力不可不遠到也行將遊歷齊

魯燕趙秦晉廣收名山大川貯吾胸次然後惟吾信
筆吟咏揮洒以樂天年致竟以乏貲不能成行晚乃
爲詩僧工拙迎致北鄉數年而終老焉昔元裕之論
詩極推辛敬之有愛殺溪南辛老子相逢何止十年
遲句晚選中州詩集謚敬之爲溪南詩老錢牧齋論
詩極推休寧程孟陽有耦耕舊與高人約帶月相邀
並荷鋤句晚定列朝詩選謚孟陽爲松圓詩老皆從
其所居也余誌君墓亦援遺山虞山二家之例而謚
君爲嵩溪詩老以君一生精神所寄專在于詩故于

他端美行皆畧去不書而獨稱詩以爲端且使嵩溪
片壤得藉君以不朽而千古有傳人云爾迹其先世
遠祖自南豐之　遷臨川荷塘歷數傳而遷金谿之
嵩湖世有顯人逓傳至其祖太僕少卿谷南公諱應
芳登嘉靖癸丑進士氷蘗自矢以剛毅不爲時相所
喜故不躋顯秩其學治宦跡載在郡志有傳父文學
仁吾公諱　專精理學兼好禪悅不求仕宦君生于
前萬曆　卒于今康熙　娶于　氏生三子修謹自
好稱其佳兒君爲人孤高絕俗不競榮名覩世之富

貴利達者不足以供其一盼而好與禪僧隱逸者遊
書法繪事近宗董華亭而遠希黃大癡不涉米顛一
筆人或泥其刻畫似于維摩君曰門仭各别何必兼
工余之交于君也亦以游君間常深夜談詩或舉錢
虞山之緒言不無異同然獨愛君之清空澹遠略無
依傍君向寄余秋懷六章自謂有寒瘦之迹余謂君
雖宗竟陵而無其率易枯澀之疵稱爲詩老允堪不
朽也已君詩有　集及論詩格言數卷家酷貧不獲
詩之梨棗尚有待于後世之恒譚云於是爲之銘曰

滄浪論詩專在妙悟悟乃空靈曷徵典故備矣高君
超超玄箸清而實腴儉而實富介特其捺清霜浩露
以呂其詩風聲攸樹藴厚其藏癸爾胤祚孰買黄金
閬仙是鑄

卷二十四終

劉君政誌銘

臨川剩叟李伍漢著

劉君命朝字君政世為虎溪里人父素吾家素豐裕君生而淳謹質朴不事華侈母游孺人鍾愛特至而君循循孝敬盡得堂上歡心稍長從鄉先達黃毅中先生受業先生甚才之與其從弟黃玉琯相切磋先生謂君才質出玉琯上既而玉琯有聲庠序而君屢試不偶棄去生平敦厲本行輕財好施內外族戚待以舉火者百十家國變後素吾公家計中落而君好行其德不倦遇人有緩急鬻產典衣以濟之其後無產可鬻至質子錢以濟人如故專延玉琯課訓諸子俱有成材乃僅長子遊庠序而玉琯則謂弟提問學遠出乃兄上區區一弟子員耳前既阨其父後復阨其子不知造物者之所以待賢善者果何意也其殆將待積厚流光以昌其後耶其自甲申乙酉之變寓居于劉見君始而裕如繼而淡如既而窘如終如一而容無一行可訾也者當凶年饔飧不給時猶節晨炊冒雨袖米十升往拯一貧生予問其何之則曰幼同學某困蹐原思殆將不起我不蹈泥淖孰與其顛連乎嗚呼求篤友誼如君者雖古人指不多屈矧在末俗之士乎君既終不得志于時而歿予其恐不銘耶君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娶於洛石張氏有賢行德與君配生子八人孫幾人以某年月日塟于某地銘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樂善不倦雖貧不愠我銘于石義聲弗隱

劉帝錫誌銘

劉君世盛字帝錫邑庠鴻釆公之長子也生而磊落英多風氣逌上習舉子業能採擷其菁華而旁通于韜鈐之術輙能入于羿之彀中屢應道試弗售見應武試者志氣頗揚遂不禁技癢一游戲焉即冠武庠君自信以謂有文事者必有武備異日爲國家肩鴻任鉅政不專恃毛錐于也遂益肆力于運籌決勝之學無如數科中典武闈者不甚符失當宁之簡命君徃應舉如不持寸鐵入萬衆中辟㒳雄萬夫無以斬將搴旗報上功也及後得𦵏公如商丘中丞者至則君又以疾羈不赴再展轉數年而君又以年至少壯時經畧雄心亦且少倦矣生平豪邁俊爽不屑爲摸稜兩可之論而坦中直氣足以讋服羣流事過即巳不設城府弗嗇餘慽以是人無餘議云少好華麗于服飾居室間不無見紛華美麗而悦之意及後聞聖道而悦深則戰勝而肥與西河卜子爭賢矣君卒在先余不及晤對玆過寶塘與君之第二孫煥章英文與其羣從正廻公詵數人遊處故得君之行誼爲詳而誌其墓焉銘曰世㫖儒生鮮實得肩鴻任鉅困宕邅君欲一出振其網無如數奇功未勒與弓同是落魄人爲君銘墓表遺直熊熊浩氣鬱鬱崇岡千秋萬禩永不泐

劉逸閑誌銘

文學逸閑劉君名叔字某發翁公之次子也發翁天性孝友悼先人之早世而鞠二弟以成名君乃趾美前庥克承家範與諸昆弟相爲師友汲古篤今孜孜不懈數困于賓興而益奮勉以求一當雖年至未已也所最難者宵人誣其父以黨逆邑令惑之將以深文中傷禍幾不測君乃奮身當之備極苦心而事始釋既而閩寇蜂屯于山警閭執其父以往勤索無厭君乃罄其家藏鬻産業以飽寇欲父始得釋外史氏

曰以予觀于古之徇至性而有一節一行可見者亦足以名當時而傳後世君當鋒鏑叢集之際惟知有父不知有身卒之令疑釋而寇欲填父子兄弟得以長樂其天年此豈非能古人之所難能也乎至於篤纂宗譜課督子姪輕財廣施好行其德又其餘事不足臚列也晚年息心學道自號逸閑人或謂逸閑其身將不能經世而度務君則逸閑其心息機推撞聘觀于萬物之表而與天爲徒此眞古之逸民之儔歟立之石而表之使人知今世有特立獨行之士可以爲孝友之宗也其德配游氏有賢行通書史而惇女範足以樹衆女儀型焉允與君合德也于是合塟而銘之銘曰修至性以承祖德蹈危機而攖寇賊知有親而不知有身坦步由行無差忒厥有賢配以相將樹之貞珉爲世則

劉晦齋誌銘

博士劉君才全而德不形謙冲而兼豪傑君子人也甲子以前恒以應試萃于郡城每挹手儀令人形穢甲子君登賢書丁卯余遭駁放羣分情渙者久之迨癸未余應歲薦至吉郡乃得與君萃首三旬握手道故君爲我歎皓首而無一成我亦爲君歎大才而僅小用未幾又歎相逢漫作別筵矣孰謂未七載而卽有仙凡之隔哉嗚呼其可傷也已君姓劉諱顯祖字仲揚別號晦齋崇邑之黃洲橋人父賓菴公舉丈夫

子三人而君居其次少穎敏師逸而功倍祖泰斗公深器之常與所構甲第謂此兒必能亢宗而居此宅云君與其兄緝熈伯起先後遊于庠饒于二十人中數年試輙冠其曹稱而以甲子登賢書闈墨出多見稱于文章鉅公謂必聯登上第迺四上春官未捷南宮而僅以學博羈驥足也丙子掌永豐教事卽進一邑之弟子而勤訓廸之課以義文督以行誼有胡安定在蘇湖曾月川在霍丘之風焉故事弟子員一遇歲試則或黜或降升沉迴異時外郡有遺試而詣吉補考者以赤貧不能得其本學起文自分必削籍矣君惻然憫其困乏力請于學憲竟得保全無患又有一生重疾而不能補考者君費大力周旋于其間此生不費一錢而得平等以歸至于隨時方便而爲人拯阨救患者不可勝計也生平澹于名利而紛華美麗不足以動其中博士秩滿當遷矣可化權者以超擢之音見示而君力却之曰一氊雖冷然三百里而近可以移祿養親雖不逮晨昏定省而聲息可以相聞呼之可以時至吾寧以燕仕而易吾孝思乎是以

十四年井飫于苜蓿[illegible]不一動心於大官之膳也予之應薦于吉也亦抱[illegible]不能[illegible]卷君爲我力任其無咎且飲食教誨有加無已卽此三旬中余所及見爲人濟困扶危好行其德者不獨一朽叟也夫以君之才德如此使得居尊位以行其志則所以宣上德而達下情植善良而翼孱弱者將無一夫之不獲豈僅陶淑澤宮之子弟哉卽留滯於廣文一席使得年登期頤壽考以作人則化育溥而流澤長弟子之設施亦先生之遺留也今君既終于舁秩年又不躋于上

壽可勝嘆哉昔有明盛時胡若思朱備萬皆以學諭而占大魁登臺閣雖以直道旋退而猶為大司成以表率羣倫今以資格而困英賢夫豈世道之幸乎徒令人瞻蒼穹而浩歎耳余偶遊寶塘值其家方修宗譜憫仲揚君之蚤逝而侯安其尊公先生方康健而享其孫曾之餽養悲中有喜也因草率握筆而為君誌墓焉銘曰昔彭文憲歷相三君位配其德先父而抎惟君邁德與彭同羣位不副德秖職廣文循分造士教澤孔殷喜懼兼并瞻望白雲今焉已矣其志無垠惟君有子得祖歡欣世篤孝弟弗勤其勤天眷明德後將策勛我銘其墓以代典墳

劉常菴墓表

嗚呼先王立政用人之道既遠士之能自振拔于功名之會者鮮矣才者不必用而用者不必才可勝浩歎哉昔范文正公經畧西夏子堯夫為之調劑其偏稗張魏公北伐金源子敬夫為之協和其將佐二賢雖未即大用于時而兩尊人皆功建名立則二賢之學治亦已敷施于當世而流聲於後代矣以余觀于常菴劉君不禁為之感慨不已也君名之奇字平叔奉政大夫勤闇公之仲子也自少以才名著邑侯駱公學憲邵公皆以第一人處之賓興之歲屢為分考評賞幾得復失竟不獲及第而用無何勤闇公官粵東之饒平攜君入粵勤闇公報政為最而僅量移貴陽之定番州復藉君扶疾以佐理兩地皆荒服號稱難治而其士民皆戴守令如父母近悅服而遠謳思依依而難捨也夫勤闇公以宏才而僅小試於遐陬視范張二公之顯秩已遠不逮矣則君雖欲出其學治以大展施奚可得哉君侍尊人歸里跋涉于遠道為最勞經營于事務為最久寧家而後兄弟數人尚

有先人之產業以佐饔飧而君至無郭外之五十畝以遺子姓佐耕讀其生平之澹于榮利不于是而可槩見哉最後應邑侯舉義館以陶淑邑中之子弟教其弟子閉户潛修而不一聞外事間一臨池以抒寫其興趣且不欲以一藝成名也其生平履歷行誼卓有可傳已詳見于章德先先生之墓誌茲故不詳僅補書其生卒之歲月及墓田之所在伐石而表之云銘曰誕彌厥月剖明玥祥光藹藹聲涥涥俾薦宗廟祖考歆骨重神寒耀丹闕瑚璉弗陳兎缶鳴徒令覃胡嗟咄咄截將完璞固深山以待孫玄濬長發

廖春寰墓表

雲南道大理府趙州參軍廖公臨川人生於前明萬曆丙午十二月之除日卒于皇清康熙戊寅十月既望二日享年九十有三其子鴻文既狀其行事與乞銘于大人先生狀之序事也質而核不敢以子贊父禮也余爲條系其事蹟而表之公益孝友忠信廉能慈惠幾于古之循吏宜立傳以光於國史而未際其會者公諱偕亨號春寰幼穎敏好學姻友皆稱之以祖養初父顯吾皆久客滇黔不歸家頗零替年甫十六奉母命往迎祖父將抵滇而余酋叛逆道梗出萬死一生以見祖若父于叢箐中[illegible][illegible]數年卒迎兩尊以歸後任州貳守屢著勞勩上[illegible]文相薦舉將擢顯職公力辭歸養懇切備至而後得乞且又以軍興畱襄事者踰年始得戒行及抵家而母不逮養已二年搶額泣血不能與孺慕不瞀非至孝而能急流勇退歟未仕之先暨既仕之日每有家書必囊金以奉其兄若弟并遣負而代塡之非其友乎牧趙之日上下交孚貴賤共信將謝事而扳畱者不惜捐頂踵而叩

憲轅既辦事而郊餞塗餞者沿及百里而遥且築畏
壘以俎豆庚桑非忠信有以淪膏浹髓而能化洽豐
氓若此乎方大帥之兩駐師於趙也軍粮芻茭器械
酒脯供給無虚日且需索無已時州守史公關東之
豪俊也及銓而出仕且束手無措一切委重于公公
毅然任之爲之區分軍民得以不擾一往一返養馬
兩度斗大一州民力幾何大帥威尊州佐職卑而力
悴卒能集事而見稱于大僚也非才能殊尤而能智
如炙轂乎公以廩監而仕於搶攘之際非徒手可致

卷十五　三

爵位也在任六年廩無餘粟至無以辦歸裝道里之
費雖廉如吴隱之不是過也方民之阻飢也則設粥
糜以哺之民之暍瘞也則捐材木以殮之民之遭掠
也則移公家之錢以贖之産婦之不得寧處也則構
蓐室以棲之貧農之不得耕者則買牛種以給之士
子鮮能應試者則建義學延師以教之大帥有額外
之加派則送印解組激切以懇罷之此眞古之慈惠
之師忠信之長也宜乎士民之歌思無已同僚之眷
留而不忍舍也道里悠遠資斧浩繁歸田以後囊橐

幾垂矣雖存留無多而又出其所有以仁其三族其
貧而不能舉火者則助之救之不必有葭莩之親也
公迎祖若父歸後復奉父命以經營于滇往來有常
度已婚傅孺人于家矣育一女而未舉男甲申乙酉
鼎革後道阻弗通子舍尚虚有叔曰灼者亦客於滇
爲之請於當事而婚于同鄉客籍鄭氏又弗獲舉男
不幸歿於變亂幷過繼子師閔殲焉繼婚鄭孺人則
行年五十有五矣無後爲大不得已也卒之天佑善
良而後舉鴻文一子於五十有九之秋也在恒情則

卷一五　四

必嘆爲遲暮乃連舉四孫曰某某尚及爲某孫婚配
此何莫非孝友忠信廉能慈惠之報歟趙州眼界天
下共稱爲奇方也其人多秘而不傳公捐重貲得之
歸則捐重貲以修製普施于有疾者所謂疾者得藥
吾爲之體輕寧獨藥長公爲然歟此雖細事何莫非
仁厚之一端也厥後州守史公陞寧紹道憲道出江
右問道訪公而不留轄繼乃迎公過淅拜謝當年之
勤劬佐治云公生平坦白樂易中無城府故所至而
人親懿行甚多羨不勝收皆親炙者所傳信也狀所

未詳者表亦畧之古之表墓者多不加銘余以公之塋也閼于誌墓故爲之銘焉其世系姻連則詳于狀茲故不贅銘曰有美廖公清時俊傑材武恢弘德㨾峻潔事上惟恭治道貫徹牧民惟慈退遐胥悅游歷艱虞盤根錯節頤養辭榮聲名炳烈壽躋期頤福祉綿延循良孫子宜躋朝列高門樹棩佇瞻來哲我銘以詞中心如結

恒白塔銘

大長老恒白示寂于白沙禪院已三年其徒以庚辰中春迎塋于千金隄之水滸寺左建塔勒石以垂永久蓋以師之生平精力萃于斯寺也斯隄之築也始事于唐刺史顏魯公歷代相沿不廢而年久漸湮水源散洩而郡城之氣脉稍漓矣明萬曆初大守古公郡丞徐公力爲修築踪雖仍舊而勞則不啻創始也立鐵犀以鎮其涯立水府祠香火以守候補葺而又慮補葺之無貲也歲徵華蓋山香水銀一百兩貯

府庫遇石潤岸崩則司祠者報于官工給發隨缺隨補庶不至大潰決也而無如年久而事玩祠亦幾圮矣恒白過是隄心焉憂之乃自明勝菴來駐錫于此與其徒心源竭力補葺隄以固而祠以修請於郡伯祀公立額曰水滸寺名稍異而意實同凡以爲隄也其後祠旁孔道岸崩數十丈行旅困躓恒白則捐衣橐以修築不募官民公私一錢也恒曰泫力宏鉅籌畫精審當事者才之不置授以僧綱司辭不獲已勉任數年即力辭退院惟教其徒等作有爲佛事整理

道均數處皆以精誠專一而致之大異于世之以鉢析詠　爲能事者曩黄山什力跡山卓山先後說法于羊城而恒白兩叅法席闡提證嚮兩和尚極稱恒白心地透助悟力超拔且勸以更入深山力圖向上華師則謂即心即佛隨地有靈山故游衍于諸大弟子禪院而究竟于一大事者與年而俱進也道則日益進而年則日益邁身則日益衰矣示疾于蕭菴移錫于白沙以某年月日順世而去世壽七十有　僧臘五十有　生于　村穆氏少多羸疾初事黄冠毛

鍊師繼事博山老禪於戒祝髪于明勝菴與瑞雲稱禪林二傑瑞雲始終棲息于兹地而叢林加焕詩學大振恒白卓錫數處而佛法宏宣詣力自勝要皆明勝之所儲毓且高山頽石亦稱老苑殊林亦明勝之所自往也噫盛矣自滄溟數人而下皆余平日之所與叅究者也故誌恒白而連類及之云銘曰而黄而緇力萃于禪亦印亦教妙有機權兩叅法席隱然叢林然廣作佛事斷絶世縁晚養其母勝目慳連是惟佛性不傳之傳永固斯塔不漏一涓與魯公隄並億萬年

華母朱孺人壙銘

華母朱孺人余師遠凡先生元配也與先生同生萬曆之戊午後先生數年而終越數年爲今　上康熙之壬申嗣子奉柩塟于袓山濮事先生久而母之飲食教誨無倦是以稔知母德兹雖不能發揚母德之幽光然不可無銘以納于幽宫也銘曰維母之德柔嘉維則婉娩聽從令儀令色敬事舅姑秪秪翼翼敬事夫子溫溫抑抑夫子秉道才豐遇嗇兩濟𥳑訌瀆汙蒞䆳維母相之是匡是飭道高毁來亦有叐忍維母相之罔有差忒和於娣姒仁於臧獲敬禮仁賢亦惠罔極内外上下咸隆即即頌聲四起允稱淵塞初秀門楣晚乃嗣息寶大聲宏而昔有槍嗟維母儀一世之特凡我閭中所宜矜式廟祀有虔枚枚實實介以繁祉子孫千億斯銘不隱斯石不泐悖史是修載揚邦國

故室劉誌銘[illegible]

嗚呼婦德之難也自古而然易言無彼遂詩以無非無儀並稱其旨遠哉下逮馬少倫尚有苟然而已之言謝道韞猶有不意天壤之歎況內無庭訓而能免於哲婦之誚者誠難其人矣不謂無資女誡而能動履不遠經傳所稱有吾劉君者君名壽英未有字李聖水漢之髮妻也君幼不甚嫻詩書僅能識字繪花卉供綉線而已以十五歲歸於予余長君四歲學未有所成君敬予不少懈而事翁姑輒得懽心庶幾無間言也君之父家先溼於貲益生而豢養不習爲勞苦者予家世儉約兼以亂離之後轉更竄産爲生予更落魄詩酒跌宕不蹈典斂質衣飾盡君十年如一未少有不足之色也初納采時君年始六歲後經兵戈之後恒與先慈相聚而居先慈愛之過于已子每曰吾年命不永俟兒十二三時當卽歸我家令我蚤見兒修婦事數年吾死無恨輙婦姑相對泣不能止殊意毋言遂成左券竟不逮事而先慈不幸先期謝世嗚呼痛哉君時九歲哭姑能盡哀亦過於予及歸予爲婦迴上姑塚而孺慕之情不替焉丙申舉子不育次戊戌舉女亦不育及庚子舉女乃克育而疾痾相仍君卽勸予置側室予遲之未應狀第之間常從牛泣爲予言我體多疾不宜子壽且不永何不及我之身見君有室且有子不愈於死而忘之乎壬寅夏首余抱疾幾殆自作墓誌一通與君讀之能會其大意大哭不已旣而曰君之自爲則太早計矣遲數年當爲我作一通庶藉君以托不朽已又大慟余爾時猶謂此亦兒女子常談耳孰意未越一期余尚無所成立而君遽不永哉生爲窮措大妻無以光顯其身死而立貞石焉又表之曰先措大之妻之墓更無以表揚其德命也何如終焉已矣嗚呼痛哉君生于有明崇禎庚辰八月壬申日卒于淸時康熙癸卯年三日越三日淺厝于先慈塋外欲遂葬焉從其志也後以形家言山勢罔吉余欲改葬先慈并葬君於側遲之又久未有所得念君久暴棺於外非心所安也乃以乙巳歲臘月庚申日葬君于余祖母徐太君之側地曰武大湖在臨汝之八都余家世居臨川附郭與

君家虎溪相去二十里耳君之父名徵祥號源吾初見余八九歲時以遨大相期堅以君字予恬余未有以副其望也甲辰旅歿袞州歸櫬于家予別有誌以誌之予念城郭雁雜非所以幽棲也行將入深山力耕鑿以畢餘生不無離祖宗遠墳墓之悲又念劉君未有子祀或墳塋不修千秋萬歲保無滄桑陵谷之變乎後之君子倘相値焉讀其文以哀其志因以及其妻不令暴露則所以感激於冥冥者無旣也銘曰厝於姑側也從其志葬於太姑之側也綿其祀予他

時不及同兆也悲其遇雖然千秋萬歲之後均之爲陶爲塩也寧知其不遇乎而又何足慮

胡二齋先生評曰文極空銘極達

杜覺菴先生評曰一派縱横如大海波濤烟雲萬狀令人凍合玉樓

劉母黃誌銘

孺人黃氏名招秀國子生黃君良臣之長女文學其瀾之元配也生而貞靜柔嘉未出閣事父母稱賢女旣于歸事舅姑稱賢婦相夫子以義從稱賢妻青子女能教誨稱賢母娣姒安其雍和藏獲家其惠澤勤儉孝敬宜其永綏百祿而僅以四十有四而卒何哉生丈夫子三人長弗祿無後次大昻字日助娶　氏生子二人長解孫行鉦四次升孫行鉦七幼大景娶陳氏名珍秀生子一人曰旣濟行訪一大昻大景俱

早世秀而不實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媳陳氏亦歿母子姑媳兄弟四柩俱葬一都　山樹之貞石能無隕涙乎三孫煢煢在疚賴繼室能撫均愛如一有在桑之風焉黃氏爲不亾矣銘曰貞其德壽胡嗇子弗延孫咸植三株玉樹列階除然相其成賓王國合銘其塋錮幽藏母子婦姑無少轟

劉母舒高合誌銘

傳曰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未有治外而不由于治內敎國而不本于敎家者也以今觀于奉直大夫勤闇劉公暨其德配舒高兩孺人而益信大夫爲鄉有道允宇公之幼子允宇中年謝棄塵世伯子鴻祚發翁以長子而代父鞠兩稚弟以皆有成發翁大夫聘于本邑庠生舒翼聖次女賢能貞淑佐讀匡家稱靜好焉生三子頭角嶄然拭目成材而猶勸夫子置姬媵以廣儲貳大夫以壬午科登賢書癸未遊

江南聘國學生考授叅軍高一元次女爲副室高孺人抵家事舒孺人和而能敬閨門衆女之稱后妃也曰樂只君子福履綏成衆大人之稱仲任曰溫恭淑愼秉心塞淵舒高兩孺人可謂合璧矣歷六載戊子舒孺人弗祿越數年高孺人勸夫子增置副室又得陳氏淑女以爲貳焉大夫生平于閨門之內有倡隨之樂而無寵抗之嫌此非敎成于家之驗歟辛丑會試大夫文入彀數日將成進士矣至揭榜一瞑息落副車大夫乃喟然嘆興曰甚哉天之阨我于南鄙也

吾無復望矣乃始謁選癸卯得粤東之饒平大夫勉不欲以家累隨行宗老僉曰古者行役適四方以安車載婦人焉況爲天子牧民于嶺表必數年而後政成女子善事人者也必攜之大夫始攜兩孺人同入粤油碧雙車稱盛美焉大夫曰古今政治不同術當此寇氛初息民窮財盡之時涖此土者政當奴種殘妾織蒲少甦物力耳故兩孺人相對而織紝組紃以理內事大夫乃得專其力以治外也不幸戊申高孺人以疾終越二載大夫陞任黔之定番州高孺人以

柩歸鄉陳孺人亦弗從黔高孺人生一子名之美陳孺人生二子名之慶之齊皆入庠爲名諸生大夫涖黔未及一年即致政告[illegible]大夫終老焉六丈夫子其依依於膝下衎衎一堂之上其樂可知也大夫既仙遊而陳孺人尙幸[illegible]七節舒高兩孺人一卒于戊子一卒于戊申相去廿年皆未獲吉壤今始謀葬有定所而予爲之誌墓且合誌焉表墓之石立於外而銘墓之石納于壙中仍析而爲二合誌者所以見二母之能和順以致福分葬者于以見予姓之

能各圖其藏且以敎几爲曾孫婦者皆當法二母之所以垂裕後昆也

合銘曰山崔巍水清洌雙璧涵輝貞且潔匪不必同區歸不必同穴呈瑞秀于瓊林玄圃萬禩咸睎觀夫緜緜之瓜瓞

卷十五終

臨川剩叟李伍渶著

劉虎溪先生行畧

今　上康熙壬戌夏四月巳丑前四日乙酉吾師虎溪先生棄弟子捐館舍不肖渶與諸嗣子侍屬纊奉遺戒治喪具襚襝不敢違其訓諸賢嗣擗踊震悼流淚涕洟將編次先生之文集若干卷以傳于世而先生之行實不可無述也行且彙次先生之嘉言懿行以求當世立言君子採擇而賜之銘嗚呼先生著述

富五車道德追三古脩義永千秋抱璞以終懷寶不試而今已矣不可復作矣渶也自癸巳受業于先生之門執經問難者若而年追隨杖屨者若而年抱函臨風感時弔古者若而年先生隨在指示罔不精切渶也不能尊所聞而行所知而徒悠謬漫衍以至於今莫予仰莫余放也嗚呼其尚能執筆以識先生年譜耶且先生具經濟之宏才抱匡時之雅志初非泉石間人也而未嘗一日見用于天下迺一抒其壯懷于詩酒文字間此豈先生之素願也哉而渶也欲以

黍翰彰其潛德發其幽光曷有當歟雖然自古賢人君子固多有以無用爲用者矣寧俟乘權柄勢而後見耶則先生其人也先生劉姓諱命清穆叔其字但月仙其別號也其先有宋狀元淳叟先生之裔曰宣公世居金谿之玉田婚于臨川五都楊氏數載乃自楊遷于虎溪因世爲虎溪里人虎溪爲臨右族世有傳人曾祖諱蘭中明經選授縣未赴祖諱有典邑乘篤行傳稱承顏先生者也父諱毓祥號衷孺早補郡學生中萬曆癸卯乙榜著有竹岡集行世郡乘載名

賢傳衷孺公娶于徐氏生丈夫子二人而先生居長賦性莊重外樸而中慧不與羣兒同嬉而能兼舉業兒書在傅弗勤師逸功倍髫齡考妣繼喪哀毀踰節諸長老欲旌異之而世父孺唐公以大器期先生雅不欲以諛聞動衆亟止之先生一依于孺唐公而能承其志以遠大自期焉初太常傅雲岑先生與衷孺公昆季相友善雲岑有弟早世獨遺女姪撫之不與息女遂以字先生先生與雲岑仲嗣平叔相切磋以世其家學故揭潛銘先生有臨川二叔之稱弱冠補

弟子員前後受知于督學雲怡蔡公龍友王公錫明
陸公廣成俁公天門郭公石渠吳公或評其文如飛
珠濺玉或評其文如冰珠玉露或稱其具筆類蔚宗
微言撥輔嗣或稱其拼宕縱橫龍躍虎卧或謂崢嶸
詰曲不事雕琢而以自然爲奇備極讚揚稱引不啻
然而試于文衡則高才異等試于棘闈則蹭蹬目睫
五色者也用是不獲以其學治早見于天下而惟以
訪教後學爲已任嘉郡李氏谿南王[illegible]小株余氏稠
源李氏金翁上莊李氏皆甲申前[illegible]處也于時忠

烈李公令穀城以舊學敦先生先生[illegible]制荆襄天下
形勝之區陳同甫所爲惓惓者宋[illegible][illegible]垂似今當[illegible]
其形勢豪傑而採攬之入幕未及三月而大盜屠[illegible]
城李公殉義先生以賓師不與[illegible]閭閻以歸則前此
之著述無一存焉者矣時諸同人徵文結社僅得館
課于生徒處以應社刻傳播吳越名儒交推先生文
名雖日著先生經濟偉抱實未一用也未幾而閩錐
北擢獻壽南營安池潰師神州且陸沉矣其州縣之
幸而後敗者恃有守土能率義以團練爲保障也郡

伯陳公郡倅王公日以桑梓之保障致詢因與同學
游公黃公訓飭保甲推誠布公義宜勇集不事鉤距
而劇盜十許皆得以投畀河伯里閈爲之安寧迨大
亂後窮鄉僻壤稍得藉以安棲息避寇氛者咸謂諸
君子訓飭之所庇也先生遂用韜晦戢景匿采採薇
山阿披髮狂吟長與世辭矣乙酉以後故老元臣思
綿鐘簴于一隅而廣羅材賢以共事于是冢宰吳公
樞部揭公銓部施公交章引薦已奉俞旨擢史館微
赴行在先生以江河難挽力辭簡命喟然歎與日予

以諸生丁國難一隱足謝君父倘臨重任則必搯
止水之波染柴京之血已寧敢苟全性命耶于是縱
跡林泉自號漁叟誓爲農夫以沒世云前後哲學使
者猶欲按籍而物色之然而先生之名可得而聞貌
不可得而親矣其所以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
則未嘗一息少懈也復設教于韋門汝東及近地諸
處最後黃岡蕭友延館于會城宣城施愚山先生延
館于蕭江因與高阮懷先生伯璞陳子入門郭子相
倡和所著經史兩論詩文詞賦有漁叟集但月仙集

虎溪渉聞填餙虎溪夥諸書彙輯成帙可高三尺許
經閩莆名儒鄭郊牧仲手訂定者也家故貧乏不能
梓行曩余宗石臺先生官金陵以書遠招酌酒烹鱸
頗致行贐將欲藉是結廬高臥矣無何孺唐公有遺
孤陷獄先生悉捐金破産以活之其貧較舊乃益甚
枕流漱石瀞如也盋杜門著書不復聞問世事邇者
慈谿胡二齋先生令臨川徵刻臨川文獻補葺志書
得先生文于友人處亟延[illegible]而商訂焉先生遜謝歸
由迻未秉筆其始終固[illegible]而石隱也如此然則先生

眞成其爲泉石間人也後之人欲于何而窺見先生
之德業也哉放浪于山[illegible]水瑞之間寄懷于詩情酒
德之外固其所矣先生湛深經術於古載籍無不考
訂嚴核不拘守訓故而時出精意以評隲之輙得古
人微意之所存爲文根據理要不尚辭鋒未許採春
華而怠秋實者輙讀也諸經子史多所箋註手自易
稿數四故其精神不宄于行而宄于文間出其餘畫
以興鄉閩水利則坊庸以固以緒論馴服頑暴則邦
鄰以寧小用之而小效惜哉無位以行其道而斯人

之不蒙其澤也生平孝友自將義命自守人不敢干
以私而未嘗以無私自揚詡勇于爲義而未嘗見德
色于人也有弟質峻峭而先生惟廣大故歷七褒而
友愛不衰孺唐公有仲子衰老無後先生終養之而
能使之怠憂其孤孫貧不能自立而先生婚配振救
之先生之學之有立也以孺唐公故其家計之中落
也亦以孺唐公故而先生故樂焉以爲乃今可告無
憾而安吾故也今壬戌元旦發策揲著端策而入曰
命也夫遂命嗣子治後事二月二日前堂有鐘聲達

寢時孫婦黃寢疾將萚矣先生曰非兆其兆也吾其
行夫示疾數月而書卷不輟日删次舊稿謂嗣子曁
諸門弟子曰無爲多存也吾所三删而手定者他日
其可梓也勉之而公弗復多言矣至寒食將疾幾重
則命兒子輩舁籃輿徧拜先墓欣喜以歸平素善飲
無算在疾以酒代糜者越月矣至是亦謝絕焉手書
喪祭一遵古禮戒無作佛事自作輓奠詩文命幼兒
書之曰喪具稱家之有無稱貸而足者吾所不享也
四月初黃霧障天數日至八日早正衣冠而起曰披

我至正寢自晨至夕無惛憒諸嗣子或請後事則曰不必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夜分而逝翼日即就殮遺命也其時視含視殮見先生顏面如生較平時更加樂易焉自祭文所謂含咲歸寢者非其驗歟生于前萬曆庚戌十月三日辰時距卒之日蓋年七十有三云卜塟尚未得佳城將以十一月四日淺厝于水竹居蓋少年讀書之所先生常云吾塟地當不出四橋之內也諸嗣奉志唯謹將必求仁人之言鑱之貞石而納之墓而漢也不敢以不敏辭謹循歲月而識其畧以俟天下之知先生者庶有所撫拾焉謹狀

寸公勑行畧

嗚呼運會隆替造物主之然有時而造物不能爲之主也綱常倫理聖人主之然有時而聖人不能爲之主也況主君子生當陽九百六之會而敢與造物者爭時數而欲爲聖人之所不能爲者乎自古未有人而出于倫常之外逃于虛無寂滅而可自命爲人者也君子重倫而愛身故有所不爲也且倫莫大乎君親進不獲委贄以事君退又不得溫凊而事父耿耿然徒抱其心自總角而壯而老卒不能申其苦衷于

一日惟有伏枕而隱痛攀衾而引罪至於汗漫窮年以終若浮梗之汎汎於洪濤而無所棲泊也可勝痛哉則公勑丁先生其人也先生生十有七年而列于郡庠越二歲試冠軍當餼于四十人中遭會闖寇陷京神州陸沈即棄去舉子業學灌園種瓜以事父而父雲礎先生又不忍安受子養于草間求活蓋雲礎先生自戊午登賢書九上春官不第不肯求仕州縣丁亥戊子間與一二元臣故老愚延鐘簴于閩廣一隅間關跋涉茇舍從行顛蹶離次與同官十六人員

登者二十餘人同畢命于粵西之江州是地苗獞素
不服疆索既利羣賢之所有則聚三十七軀焚而瘞
之諸君子之遺殖竟無從別白尋求矣此先生之所
以苡棘攢心逃陽絹足行號坐慟而不能畧刻寧帖
者也深念毀不滅性桼盛為先于是時緟古籍以滌
蕩其結轖而展拓其胸懷乃燹掠之餘卷帙散失瓶
無儲粟老少啼號飢來驅我誰乞誰因雖欲久措七
尺于硯北以上下數千年網羅四庫七畧奚可得哉
所謂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愁多偏少詩書福願

卷十六　九

影髣髣髴幾絲而先生且老矣衰病矣且屬纊矣生
平鬱鬱于兩大倫不得不舉而付於不可知之運會
而已矣而謂能由人乎哉檢遺帚孤孺子泣謂與先
生談永筆墨莫如余久知其跼蹐莫如余淡行畧不
可不述嗟乎嗟乎夫人既抱無限隱痛窒塞難舒一
腔熱血揮酒不出而徒抒寫其日用飲食事此與鄉
鄙自好之士細廉曲謹相去幾許哉此予所以擱管
而不能運毫惟循孺子之言畧書其生卒之年月而
已矣嗚呼此而可謂之行畧哉荒畧弇鄙所不辭已

嗚呼丁先生諱若洙字公析號鈍思近年癒于卜人
一號汝濱槎客生于前明天啟丁卯四月　日　時
卒于　今上康熙巳卯十二月　日　時享年七十
有三祖　先生鄉飲耆賓父雲礎先生諱朝棟登萬
曆戊午賢書母氏李早卒繼母氏　娶于湯氏玉茗
先生之孫女安廬道毓髻先生之長女也毓霱藎薺
王事卒于官其弟叔寧為之適擇快婿而得先生于
舞象之年亟訂結褵之約及婚數載無出而卒以副
室[illegible]氏生子二人女二人二子既壯宜有室矣而未

卷十六　十

卜也則以先生志在滇南慟哭而未獲申也初先生
十七而遊庠十九而補餼視科名可唾手垂成既而
謝絕舉子業不事則一以著述為務雖疏糲不飽敗
絮不完一室交謫而不少輟所著易書詩三經解雖
有成帙而未經覆訂詩古文詞孺子錄之雖有成稿
而散失為多生平篤守先人所築傍石居不肯出就
外館生徒時來時散脩脯不給意豁如也撫弟妹婚
嫁不後時和族屬有恩紀間以醫藥治病者甚衆以
六壬指示趨避亦甚驗然皆以寄其無聊之苦衷焉

耳壯年有幕于與東者致書于先生謂由此可入粵西訪遺殖先生捧書涕淚積歲月終以不井曳裾俟門而阻步又時時飲泣謂舍此更無引手者此其所以夢寐不寧而賫志以歿也其他善行甚多非先生之志所存故寧從畧所望大人先生有德之言發其潛德幽光鑒其畏約自持一無所就有萬難措手者則無言之言亦附以見也嗚呼

祠憲武行畧

嗚呼忠臣孝子天地之正氣也國家之元氣也人紀之所賴以立治亂之所由以分也故興王應運必先褒錄前代之忠義以砥勵人心而垂世教但世運更革之際斯人既已之死靡他力任綱常之重原不求諒于人世而褊衷忮刻之徒妄設淫辭以訾議正人此張許所以有殺人食人之誚文謝猶有黃冠反鄉之誣割股刲肝者且有傷遺體非中道之譏也乎惟爲忠臣固難爲忠臣之孝子尤難何也世運既已更

革舉目皆非吾徒跋前疐後轉喉觸諱匪第人不稱其能爲子而斯人亦不敢自信其果能爲子否也此所以數十年忍死泣血賫志以終自行其心之所安理之至正者而已則純孝揭憲武先生其人也先生爲前明致身大司馬　本朝採公論祠祀鄉賢蒿菴先生之孝子也孝子生十三歲而有甲申三月闖寇陷京之禍本朝因得戡亂而定中原然寇盜雖藉以蕩滅而主人遂已斬焉不祀此蒿菴先生所以有君親雖抱必死之症而臣子斷無忍視而不進藥之理

也獨是忠臣既已艱關從王義不顧家而孝子年方
童丱不可從戎惟有奉母逃竄以存高曾之嗣續而
已矣于是由邑之西鄙以之豐城之宜川之盧溪之
金谿輾轉數年播遷數十處忠臣既已致命遂志孝
子始得奉母返鄉盧舍悉已拆燬田園悉已籍沒儆
舍而棲拾椽而食所賴以提攜孤㷀保全血胤者鄉
先生游公劉公數人而已最勞苦艱危則贖骸奔喪
之義士楊君紫生而已孝子伏念先人體魄雖可以
殉義而不保存精神則不可不炳烺于萬世精神之

所寄者文章是已乃躡[illegible]微求遺文于山陬
水澨費二十年心力而[illegible]以編成一集
初得繡谷徐君爲之[illegible]得別駕濮陽禹
公不伐明府慈谿胡公亦嘗爲之搜贊付梓而後大
集畧布于梨棗也夫已戕之遺殖得以歸壟已散之
遺文得以壽木此在他賢鮮不以爲可藉手以告無
罪于先人而孝子則不敢但已也念先人著書等身
所徵存者不啻百一也乃更以六旬踰七之年復跋
涉八閩與得斷刻遺珠而孰知事有大不然者無東

道主人以爲之按羅無扉屨芻糗以供其餽老珠淮
龍化香邈無蹤逆旅悽然對影爲糊不得不徒手而
言旋此先生所以數年來伏枕泣血抱無涯之苦衷
而遂寢疾不起也嗚呼七尺之軀可遂棄捐以寧二
人于地下百折不回之氣不歷萬古而長存哉然則
他人之所謂鐘鳴漏盡者正先生憪受歸全存順沒
寧之日也以稱純孝人無間言矣先生名貞傳以乃
祖貞符先生七旬而命名也是歲爲前壬申七夕前
一日劬貧與質幾于過目不再導人乃博延名師以

裁成之十齡便已遍頌五經自是握筆爲文一日而
得二十餘藉當流離奔竄中乃更勤苦力學不恥下
問弱冠遂成通儒復研精理要鐵[illegible]與堅於以叅洛
閩之席而由以入洙泗之懋無悪也卒于皇清康熙
四十有二年癸未臘月二十有七日抱疾幾于一載
病中猶欲備集西江文獻以繼先人所著古今人才
大宗後而病日甚書未底手成且并塗乙其生平所
作之詩文而焚棄之則氣有所不能持而奇疾有以
中之也先是數年先生與不肖某商析疑義常曰我

二人不知誰爲後死我先則子必當誌墓子先則我
亦然今先生遂成千古矣朽其敢避後死之責哉然
誌墓非得名筆不足以闡揚幽光謹抒其生平若翦
以俟有道而文之君子畏其椽筆云爾所居爲鸛塘
里系出元名儒傒斯先生之後高祖東泉公諱欽大
賓曾祖月溪公祖諱應瑞兄弟學生學成通儒父諱
重熙以五經中前明丁丑科進士卷呈御覽有五經
通明之評授福寧知州政最超擢銓部未赴而國破
艱關赴義歷位至大司馬而致身于建寧郡者也娶

楊氏閫範端嚴居福寧[illegible]然裙布釵荆當患難[illegible]
然無怨迨夫子報國[illegible]繡佛孝子所以感于母
氏而終身不舉羽[illegible]娶于李氏前丁丑進士
華亭令李公諱[illegible]之女多賢行其事姑也眞能視
無形聽無聲也事夫子自少歷老無頃刻而不敬順
此孝子所以得盡心于著述也子三人孫男十人凡
畧而不詳者俟墓誌塡入云

黃石乘行畧[illegible]

歲進士石乘黃先生賫志以歿旬有五日不肖外弟
某逐自會城奔哭于柩次孺子元鍾涕淚請曰先君
子經既明而行既修曾不一展懷抱卒阨于困窮以
死孤當抒寫往蹟請叔父柄筆賜銘無如嗚咽而不
能成聲也予曰銘爾先君子須求諸大人先生誥道
德而能文章者也予何敢余何敢予誰畧次行事之
一二以俟大人先生之採擇而已嗚呼士子終年抱
六經守訓故作爲制舉之文以求合于有司之[illegible]

數十年而不一遇即欲肆其詣力以窺古今典籍
之奧賾且有所不暇又安得有所設施功績以康濟
於一時而傳信于後世乎不殊齎志以生死文字間
古今文人同一浩歎獨予外兄乎哉而外兄又困悴
之尤者也謹狀曰石乘黃先生諱興堅生而穎異在
傅弗勤艾千子先生羅文止先生常與其尊翁尚衡
先生會文君以稚齒側筆其間二先生輒奇之十有
六歲名學使吳公拔置邑庠試文出諸先達翕然稱
黃氏爲有子乙酉後隨父宦于閩粤遭亂播遷不能

自拔及在延平倅于與勤王幕下隨征指畫有功五
欲委任守延平君避庭訓遜謝不敢當王才之不置
乃受尤溪教諭之命時延新罹兵燹士民嗷嗷無安
宅君爲請于幕府安輯而噢咻之士民賴以出水火
而登衽席有一士陷于大獄君力爲解救且大破已
貲以活之士後登甲乙科君視若無與焉庶幾乎公
子有得于人公子竟忘之也者且割買腴田一頃以
永贍其貧不能育女者尤溪之俗爲之一變云既而
湖州閔公諱杜督學八閩聘君校閱文字所賞拔咸
知名士闈試牘頓爾騰譽爲一時僅事已事罷去歸
于井里迨學使趙公按臨撫郡君裹泥襪入試趙公
大奇之才名大振明年臬長秦公北人亦以倅而有
文得官累任至憲長未爲深知君者然手君文輒躍
然喜見眉宇一日夜分閱邸鄲傳奇有感君爲諷諭
深切秦公豁然即日請致仕去君之善曉人也類如
此爾後學使武進楊公首拔君以式多士謂君文當
即售世君亦以售世之業自許力爲杜門計間以尚
衡先生遺事往悞在閩君罄鬻家產復行乞爲苦行

汲往歸結案牘躬負遺骸以歸塟又以未獲告竣弗
果塟閉門飲泣計惟有篤志舉子業階寸進以養母
塟父而已矣于是益下帷攻苦閒練揣摩人人謂黃
子文如張鷟宜乎萬選萬中也而竟弗售餼于膠庠
三十有四年而後以明經膺歲薦又且十年而以食
貧告終嗚呼羈丱以才名顯皓首方以明經舉經果
至是始明耶紱若若者果俟明此而後致彼耶假令
君不自退抑當髫齡英發時受親王命爲延平守居
守任職由撫轉兵備渠不三槐九棘耶而乃以舌耕
未信困厄終生然則篤志學道乃反爲造物者之所
怒耶盈虛消長之道固有理之所不可推事之所不
可解者矣君恒半菽不飽或亭午不舉火內外怡然
無啼飢之聲色夫非教成于家之效耶當事者近歲
開設義學召君主教事宜乎授粲便便矣領粟至則
羣生徒聚而飽之粟不至則人各颺去君仍泌水洋
洋樂飢如故也生平敏于爲文一日可十數篇不自
收拾無專刻秖社刻數十首遍炙于人口也爲人少
警敏而達于機務繼則涵養醇粹恂恂然若無一長

可稱者于學専精經傳弗肯泛鶩于諸家至出其精識以衡論詩古文詞往往能中諸名家之疵病此其天資大有過人者不盡以鑽研掌故也以稱經明行修斯無愧已世有立言之君子能無簽其恬澹之操而賜之銘耶謹述其梗概以俟焉

傅傅安行畧

傅公諱道孫字遠可號傅安世爲臨川北郭虞溪里人曾祖玉吾公諱國璧登隆慶丁卯賢書任山東萊蕪縣事歷國子助教歿而祀乎鄉賢祖應星郡學生永仕生三子曰觀奇鳴奇功奇俱負才名時有臨川三奇之目奇功號大有以明經任永新學副轉安福學正以終大有公娶室于豐城名解元徐公州牧徐公愛女過于愛子予彥舉癸酉賢科而女亦有曹大姑宋耶君之風慎於擇配而得大有公大有公舉一子一女而愛子女亦如徐公初徐孺人之娠公也嘗寐杪夢空中飛下黃綾一幅與娣姒爭褰裙承之孺人得而喜喜而覺覺如眞有所得也次日遂舉公骨格有異合族皆相慶焉五歲入小學絕不與羣兒偶俱時受經書課文于母氏九歲遂能爲舉子業每篇成輒千餘字間或二千餘字塾師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惟伯父奇觀極嘆賞之因謂家季曰此子非凡材也當自課其學勿爲村學究所束縛也大有公次年乃携入遠館是年曾一隨母入豐城拜謁舅氏

奘心源澄澈如冰壺秋月似李延平其訓迪諸生又似胡安定公云云謹次鄒先生之言以俟仁人君子採擇矜憫肯椽筆而闡發其幽光賜之哀輓碑銘庶足以補不盡其才之缺陷也其世系姻連生卒年月則俟纂誌填入云

先考行述 [illegible]

先考西川公既卒五年乃今始得奉柩葬于七郎梅崗山先妣蔡孺人之墓右嗚呼先妣之卒也不孝洊罹嘗無所識茲先考之葬也不孝且頑鄙倍甚將納石於幽宮以識世系年月之大畧非藉有德者之言不足以埀示後裔也敢不避非笑妄為號嗄之聲以俟仁人矜擇焉公諱文燦字秉忠先祖諱廷枚公之幼子先曾祖諱心浴先高祖諱𤇯益自六世祖伯璿公始由東鄉之橋西里遷入撫城東隅五世弗仕

麗敦固弗隕厥聲先祖得考在[illegible]而後家計中落先祖六十有九而卒以故先考[illegible]畢力於學去于生產生平孝友慈仁質實誠信不[illegible]市道故貲聚不能饒給歲時伏臘慶忌之日家祭[illegible]慟哭失聲癸丑陽月不孝幸率兩豚犬進八十壽觴考猶感泣痛先祖之不覩曾孫也昔時先伯考號吾公忽陷大獄先考破產以出之時有再從伯嗣貲謂考久祈着矣宜作商量語考弗恤也性好施與歲歉施粟施藥及施材木甚衆晚復尊禮西竺施像施梵宇橋梁道路竭其

藏不遺餘貲迨滸更兵燹考既壽終不孝孫遂艱不
能舉塋焉顛越播遷悽魂斷魄於燹火中而不勝數
燹火之悲也嗚呼痛哉考居恒訓不孝兄弟惟以存
心仁恕為諄諄廿年前鄉里有為不法者為人詆揭
不孝渼偶詢其稿先考大訶責之謂不當求人過失
先考嘉言懿行不勝述不孝無能備述然自鄉黨數
十里咸稱為善士無間言壬子鄰人不戒於火幾及
寢堂登陴而望者數千人咸謂不當殃及善人時大
災亦倖免先考則教誡不孝孫謂火爲公物無私

不宜誕妄不加省修致[illegible]義弗復可稱
聞矣嗚呼痛哉先考生[illegible]月十九日戌
時卒于康熙乙卯三月廿四日[illegible]葬以己未臘月
十三日巳時先妣生有十八年而歸先君又四年而
生不孝渼又十二年而卒先渼而生者曰鳳後渼而
生者曰鵬俱早夭又後鵬而生者妹也既字施而亦
弗祿渼幼多疾窃嘗記憶先妣顧復之年母子強半
在疾病中耳先妣性柔淑殁之十餘年姑姆娣姒頌
說不衰恒稱引以爲女法其卒也渼不能卒哭如禮

幼又能識其梧棬乎嗚呼痛哉先妣生于乙卯二月
二十有二日戌時卒于戊子八月朔七日巳時葬以
癸巳正月朔六日　時先考初娶張氏蘇氏無出繼
馮氏生女一繼則先妣氏蔡子一女一繼周氏副陳
氏子一女一渼娶劉氏官氏俱早世次仲海娶鄭氏
女兄弟長適沈生麟瑞次適施孝[illegible]楚材幼適阮生
爾修渼子二紀思靜思女三長適庠生晁子宣次議
劉生賓孝幼議彭生堂渼家乙酉甲寅兩經兵火先
世譜牒碑銘略無存者惟大宗譜系記出唐西[illegible]
武王之幼子德公云

卷之十六終